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五三冊目次

朱子年譜四卷朱子論學切要語二卷 （清）王懋竑撰 清乾隆白田草堂刻本 〇〇一
朱子年譜考異四卷 （清）王懋竑撰 稿本 一五三
劉向古列女傳七卷續一卷 （漢）劉向撰 明刻本 二一三
卓異記一卷 （唐）李翱撰 明刻歷代小史本 三三四
東林列傳二十四卷 （清）陳鼎撰 清康熙五十年刻本 三三九

朱子年譜四卷朱子論學切要語二卷

（清）王懋竑撰

清乾隆白田草堂刻本

朱子年譜四卷考異四卷附錄二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王懋竑撰。懋竑字予中、寶應人。康熙戊戌進士。授安慶府教授。雍正癸卯特召入直內廷、改翰林院編修。初李方子作朱子年譜三卷、其本不傳。明洪武甲戌朱子裔孫墱別刊一本、汪仲魯為之序、已非方子之舊。正德丙寅婺源戴銑又刊朱子實紀十二卷、惟主於鋪張褒贈、以誇講學之榮、殊不足道。至嘉靖壬子、建陽李默重編年譜五卷、自序謂猥冗虛謬不合載者、悉以法削之。視舊本存者十七。然默之學源出姚江、陰主朱陸始異終同之說。多所竄亂、彌失其眞。國朝康熙庚辰、有婺源洪氏續本、又有建寧朱氏新本、及武進鄒氏正譌本。或詳或略、均未為精確。懋竑於朱子遺書、研思最久。因取李本洪本互相參考、根據語錄文集、訂補舛漏、勒為四卷。又備列其去取之故、仿朱子校正韓集之例、為考異四卷。併採摭論學要語、為附錄二卷、綴之於末。其大旨在辨別為學次序、以攻姚江晚年定論之說。故於學問特詳、於政事頗略。如淳熙元年劾奏知台州唐仲友事、後人頗有異論、乃置之不言。又如編類小學、既據文集定為劉子澄、而編類綱目乃不著出趙師淵。楚辭集注本為趙汝愚放逐而作、乃不著其名。至於生平著述、皆一一縷述年月、獨於陰符經考異參同契考異兩書不載其名、亦似有意諱之。然於朱子平生求端致力之方、考異審同之辨、元元本本、條理分明。無程曈陳建之浮囂、而金谿紫陽之門徑、開卷瞭然。是於年譜體例雖未盡合、以作朱子之學譜、則勝諸家所輯多矣。

寶應王予中先生纂訂

朱子年譜

白田草堂藏板

朱子年譜序

自洙泗徂而羣言亂有宋朱子集濂洛之大成以上溯孔孟於是道之晦者復明如日再中矣明中葉以降異論復起或踵宋僧宗杲故智取朱子門人所記早歲未定之言與已意近似者易置先後以愚誑後人其說之是非有目共見摘瑕而攻者亦不乏人顧晚近學者深造之力既百不逮古人又急人知而名喜其說之便於放言高論每明知其痴而嗜之以致

眞僞之辯垂五百餘年未定甚有平日服習於朱子之道者溺於草廬吳氏調停之說乃亦截取語錄所述早歲未定之言附會於離問學而尊德性者汲汲辯言謂吾朱子何嘗不足於是以爲庶幾可以競勝於非朱子之徒而不知適爲惑世誣民者助之薪而張其燄使存心致知力行朱子尊道之全功由此益晦是矛盾起於門牆而朱紫之淆將與爲終古則識者所深憂也白田先生讀朱子書數十年於朱子之

學既講明而私淑之其所得之精微見於文集中與友人辯論諸書又以明李默古沖所定朱子年譜多刪改原編與晚年定論道一編暗合陽爲表章而陰移其宗旨後之人不辯其僞而尊信之其爲害滋甚乃取朱子文集語類條析而精研之更博求所述諸儒之緒論師友之淵源與夫同志諸子爭鳴各家之撰著曲暢旁通折衷於勉齋黃氏所作朱子行狀以正年月之後先旨歸之同異訂爲年譜四卷其間辯

論之迹考据所由別爲考異四卷又以朱子自序中和舊說謂讀程子書渙然氷釋自乾道己丑之春復取己丑以後論學切要之語分年編次爲附錄二卷然後朱子生平自早歲從師講學中間博訪友朋歸而反復遺編卒得大學中庸聖賢授受心法晚與門弟子究悉精蘊辯超悟之詣功利之習之非以垂一脈眞傳其爲學誨人本末次第瞭如指掌俾有志於朱子之學者如就山川道里圖考而數計歸程不致

臨歧望洋爲異說所迷眩其有裨於聖道良非淺鮮豈特於朱子有功已哉先生之爲是書也未嘗輕以示人歿後十年先生子箴傳乃出以授梓而屬安國爲之序國惟古人之書蓋皆不得已而後作其憂在百世其成之也必本諸闇然爲己毋自欺之一心故其序述聖賢悉如其本旨不敢以私意穿鑿驅前言而就我其有所論撰又必體驗之後得之眞知不敢據恍惚之見妄託高深奪學者之心志而迷所向往

下此則微特炫其詭異盜名一時者不足語於聖人之道即閉門獨造窮極幽險以冀後世之有述顧立心之始己不能豪釐無差及其流失豈獲免千里之謬先生學朱子之學自處闇門里巷一言一行以至平生出處大節舉無愧于典型其成是書固深懼朱子之學不明即孔孟之道不著求年譜原本不可得不得已筆削僞本以反其朔而窮年考訂歿而後出其斤斤致愼又如此末學淺薄望先哲之門牆而不

知所從入愧無以發明是書啟斯人之信從故原古人著述之成法告天下學者讀先生是書庶幾知所別擇云爾旹乾隆壬申秋季中浣高郵宗後學安國謹序

朱子年譜原序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皐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閔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柄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没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辯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敝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實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

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有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曰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沉疴之間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倡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

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視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

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言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爲之鋟木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余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

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余生也後雖不及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昔者嘗共學焉故不敢以固陋辭後學臨邛魏了翁序

附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秋我文公闕里掌祠事朱境以書告曰文公年譜謀鋟諸梓邑賢令佐斯文朋友願就緒敢徵以序文爲鵠嗚呼大賢君子一動一靜一

語一默無非教也况吾文公之年譜乎哉刊以傳示於人固其宜也然在當時年譜與行狀二文並傳故年譜所載求師取友註述本末出處進退居官涖政前後次第悉詳年月書之而行狀則惟以發明求端用力之精義微古造道成德之淵奧要歸所以承先聖道統之傳信有在也昔伊川撰明道行狀而伊川之年譜行述則有待於文公嗚呼大賢君子盛德形容良不易易也此康節墓誌所以惟屬之明道而濂溪之行述亦待吾文公而後方爲撰述蓋惟聖賢能知聖賢故也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均之爲聖人也達而在上則立君道以正萬方窮而在下則立師道以教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在上之聖人也立君道以正萬方者也仲尼窮而在下之聖人也立師道以教萬世者也師道之立君道所由以立也先儒有言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是亦所謂立師道以教萬世者與今文公之學薄海內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家有其書人誦其言然經燹之餘此文或不能盡見也以平日仰慕之心誠得此而寓目焉則其感發興起若時雨之霑溉自有不能已者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是之謂與若邑令佐倡率刊行而前廣西護衛知事李文徵辭疾家居集議督工力就厥緒均知崇尚斯文以隆治化咸可尚也故不敢辭以復命於掌祠云

是歲之九月三日汪仲魯序

朱子實紀紀朱子之始末與夫今昔尊崇之實也舊名年譜今更曰實紀何也謂之年譜則紹乎前彰乎後者不足以該必曰實紀然後並包而無遺亦猶史家有世表年表總謂之實錄也或曰堯舜始末孔子紀於典孔子始末馬遷紀於世家濂溪伊川始末朱子紀於事狀年譜是編亦擬孔朱而作歟銑避席而對曰不然此果齋李氏之書屢經錢補頗涉淆舛加以事或逸於時文寖增於後未有粹其全者銑於朱

子受罔極之恩且爲鄉後輩與有職掌之責不自揆竊因其舊而修之釐爲十有二卷以致景行之私非敢妄作也夫堯舜周程之事固賴孔朱以傳乃若孔子雖無世家而六經之昭於萬世者自若朱子雖無實紀亦奚病其書之昭於萬世哉書昭於萬世卽道之昭於萬世何賴乎此編也抑朱子嘗言伊川年譜不能保無謬誤此固夫子自道亦足以見紀述之難大賢且然矧區區小子乎同志君子幸原其僭而加訂之使讀之者有以觀夫德業之全而興起焉得有所據以爲希賢希聖之階則其爲助似當不小爾正德丙寅歲十月朔旦後學婺源戴銑謹書

世傳李果齋公嘗著紫陽年譜三卷魏了翁爲之序今其序固在但云果齋輯先生言行卽不稱某年譜及考朱氏今所存譜蓋多出於洪武宣景間諸人之筆與朱氏增益所成斷非果齋之舊其最謬者先生歿後數十年間所得褒典猶用編年之法甚者尊朱訟陸爲私家言非述作體也比侍御元山會君佩按閩至建陽得其書讀之頗疑冗脫將重加刊正而以其事謀於默默惟尚友古人必論其世矧先生立言垂訓在禮學者所宜立爲先師乃其行年素履桑梓後人頗可誘之弗知卽雖不文詎何敢辭竊聞之古昔聖賢道術精純要以踐形盡性爲至學也者學此者也論性莫如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學莫如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大賢而下靡不須學其爲道也本除習氣以還眞性所不能者學與習相爲進退量盡而止耳故爲果爲達爲藝爲孝爲簡爲魯爲愚所至不同其所以學則一也易稱學以聚之所聚何事中庸語博學弗能弗措所問何物蓋學舉全功行要質德非徒誦書窮理空譚爲也如此斯可謂之學也已宋自周程以還談道術者益多岐矣先生崛起於時早聞父師之訓旣舍二氏默百家遂自力於學問思辨之

用以求聖賢不傳之緒卒於遺編衍之折衷羣儒直
泝伊洛故其析義最精著書最富與陸氏之學頗相
遠異此其途轍所從入不同明矣然觀先生微言細
行具皆篤守聖謨至進退取舍之際與立朝大節尤
辟然著明於世惟其以疏遠犯人主觸權路見嫉羣
邪蒙識傳學非先生之過流風餘韻益有起千載斯
人之纂者豈獨傳詁爲世所遵用故默也後先生數
百年翔泳高深欲起九原質疑義而不可得而於今
譜所逖又素之討論輒以元由君之意否於先生齋
孫河河指摘譜中外誤者數事與子意合因劃之考
訂一準行狀文集語錄所載默不自揆稱爲則潤其
覆冗左謬不合載者悉以法削之覩稽本存者十七
不以鄙誣累先哲也請成後取勉齋行狀並國史本
傳爲附錄以示傳信其自宋褒與亦蒐附於末與是
譜合爲五卷云默猥本論次矣原道術問學之貫欲
使後世尊先生者就而考之然知不免於世識元[illegible]

君學古人者也寗無諒於余心乎嘉靖壬子夏六月
既望同邑後學李默謹撰

徽國文公年譜宋李果齋氏所著也益以勉齋黃氏
行狀先祖生平履歷道學事功始終大致盡矣婺源
戴氏因傳本藩正附諡議詩文而總曰實紀重於徽
也考亭仍發葉俟重修本併附書院題記總曰年譜
行狀重於建也蓋子孫世守以爲家乘凌不敏無聞
承先訓加恐墜之頃病謝山居嘉靖壬子仲春大巡
侍御元山翁會老先生按閩之暇凌以年末晉見於
建溪行巖比詢家世聞出年譜求正公披覽一蓋歎
字跡多浸滅亟欲修訂且慨傳本之未盡善也遂敦
請於大家宰古沖翁李老先生重加參定校閱纂輯
之勤歷三時焉備藏翁所序集矣錄既成侍御乃命
付諸梓嘉惠四方學者凌私心感激其何可喻復諭
凌撰序諸後凌叨末裔究敢則以文辭觀叢不容緘
也凌竊聞晦祖受業延平推衍闗大尊信長重貫程

氏之學也河洛淵源即孔孟正脈也夫子之道萬世
一日獨吾祖之學近稍廢而不講固凌不肖者之罪
於今何幸遇于侍御公之鄉多文獻崇行得師超軼
閩見已神會孔門於千百世之上而獨崇尚晦祖際
俛思興起其學中翁桑梓在念悉力訂讐朗其用心
俱可想也將使斯脈之學行而後孔孟之道可明孔
孟之道明而後聖王之治可復茲或二公之意也要皆
能以斯文鳴國家之盛者凌故闕而陽之大雅君子
冀原僭妄惟以可告於宗云嘉靖壬子仲冬既望十
一世孫凌頓首謹撰

古今著述之富無有過於朱文公者蓋朱子之學集
諸儒之大成所著有小學近思錄四書章句集註詩
集傳儀禮經傳通解周易本義啟蒙太極圖說通書
西銘解義楚辭集註通鑑綱目名臣言行錄諸書而
又有文集百餘卷門人記錄問答之語百四十餘卷
今家有其書學者無不誦法可謂盛矣然讀其書而

不考其生平師友淵源出處進退之所經歷與夫文
章事業艱危患難之所履踐將微言大義湮鬱而不
彰孟子所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則是年
譜之作惡可以已也考朱子門人李果齋氏嘗敘次
朱子之言行雖未以年譜稱而大端歲月之終始可
與稽也明世宗時李古沖從而修之以舊譜爲多出
於洪宦錄聞諸人之所改竄是豈果齋之譜不復見
於世俄宦古沖同修年譜諸公在嘉靖之部跳汀之
學方盛其以果齋之譜爲多所改竄非舊本[illegible]不通
如序中所稱果齋嘗辯朱陸異同從而譜[illegible]實之未
能盡者而不知果齋親見朱子辨正象氏[illegible]等有晚
年定論之說其來據質而但諸之以從夫後人之折
衷定論不可謂者[illegible]立說者之不[illegible]得於此也然尚
古沖之所修其亦有出於果齋之小[illegible]誌如大修荒
政條奏諸州刊病諸其[illegible]與陳祠南求注書在英大
書之下及毀秦檜澗闢皆紹行關係了何以異著文

史053-008

兄去無嘗輯兩家之譜而參以朱子從學延平及與張敬夫氏中和三變之書而合爲一編附以黃氏行狀宋史本傳與歷代褒典廟記諸文以俟後之君子其書旣刻於金陵因不揣固陋用序述而傳之世有能讀朱子之全書者得見茲譜亦足以想見朱子之爲人爲學而涵泳步趨如親炙之焉豈謂無所助益也哉題曰重刻仍其舊也康熙三十九年歲在庚辰秋八月既望紫陽後學洪璟識

朱子年譜卷之一

王懋竑纂訂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甲寅先生生

（行狀）先生諱熹字仲晦姓朱氏爲婺源著姓以儒名家吏部公擢進士第入官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號韋齋先生吏部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年譜）先生本歙州人世居婺源之永平鄉松巖里宣和末考吏部韋齋公松字喬年爲建州政和縣尉遭父承事府君喪以貧不能歸遂葬其親於政和縣護國寺側服除調南劍尤溪縣尉去官嘗僑寓建劍二州是歲館於尤溪之鄭氏而先生生焉叔

紹興元年辛亥二歲

二年壬子三歲

三年癸丑四歲

（行狀）先生幼穎悟莊重甫能言韋齋指天示之曰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辨詳

四年甲寅五歲始入小學

（年譜）韋齋與內弟程復亨書云息婦生男名五二今五歲上學矣　按先生小名沋郎小字季延此云五二以行稱

五年乙卯六歲

〔語錄〕某五六歲時心便煩惱天體是如何外面是何物〈賀孫錄〉

六年丙辰七歲

七年丁巳八歲

〔行狀〕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通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語錄〉

八年戊午九歲

〔語錄〕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年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為為學當如此做工夫當時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僩〉

九年己未十歲

〔行狀〕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譜〕時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語錄〕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而今方覺得難〈錫庚〉

十年庚申十一歲受學于家庭

〔年譜〕時韋齋為吏部員外郎以不附秦檜和議出知饒州請祠居於家　初韋齋師事羅豫章與李延平為同門友聞楊龜山所傳伊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勵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

曰韋齋以自警焉〔文集皇考吏部府君行狀〕云又得浦城蕭公顗子莊劍浦羅公從彥仲素而與之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延平行狀〕云先君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

韋齋先生書昆陽賦後云為兒甥讀光武紀至昆陽之戰熹問何以能若是為道梗概欣然領解故書蘇子瞻昆陽賦畀之　先生跋云紹興庚申熹年十一歲先君罷官行朝寓建陽登高丘氏之居暇日手書此賦以授熹為說古今成敗興亡大致慨然久之〈熹〉

十一年辛酉十二歲

十二年壬戌十三歲

十三年癸亥十四歲春三月辛亥丁父韋齋先生憂

〔文集遷墓記〕云以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卒於建州城南之寓舍年四十有七

稟學于劉屏山劉草堂胡籍溪三先生之門

〔年譜〕當韋齋疾革時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公子羽而訣於籍溪胡憲原仲白水劉勉之致中少傅之弟屏山劉子翬彥沖且顧謂先生曰此三人者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聽韋齋歿少傅為築室於其里先生遂奉母夫人遷而居焉乃遵遺訓稟學於三君子之門三君子撫教如子姪而白水劉公因以其女妻之不數年二劉公相繼下世獨事籍溪胡公為最久[illegible]〔文集屏山墓表〕云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

卽兄汝社父事之而聽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沒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卹孤窮為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於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稚所以教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 白水墓表

云先君子棄諸孤先生慨然為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既又以其息女歸之 籍溪行狀云

先生所與同志唯白水劉先生既與俱隱又得屏山劉公彥冲先生而與之遊更相切磋以就其學熹之先君子亦晚而定交焉既病且沒遂因以屬其子故熹於三君子之門皆得供灑掃之役而事先生為最久 少傅劉公碑云先人晚從公遊疾病寓書以家事為寄公惻然憐之收教熹如子姪故熹自幼得侍公左右 屏山字詞冠而欽名粤推古制朱氏子熹幼而穎異友朋尚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榮容一作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也揣其氣象知顏子如愚迹參並遊英馳俊驅豈無他人夫誰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終身弗越隨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斯惟參也無慚貫道惟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文又一作華其紛來茲講磨融融惠惠頍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箱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切而唯唯予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今矣宜養於崇古而思悲勵而思躋深乎惴惕惟顏曾是畏

十四年甲子十五歲葬韋齋先生

年譜墓在崇安縣五夫里西塔山

十五年乙丑十六歲

語錄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 某年十四五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 語錄

十六年丙寅十七歲

語錄某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讀書 語錄

十七年丁卯十八歲秋舉建州鄉貢

年譜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十八年戊辰十九歲春登王佐榜進士夏准勅賜同進士出身

年譜中第五甲第九十人 語錄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舉業後來只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卻要求為必得豈有此理 語錄 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 語錄

十九年己巳二十歲

語錄某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

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讀書）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閒是閒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粗心了（語類）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語類）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後來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語類）文集跋曾南豐帖云熹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竊慕效之 跋徐誠叟詩云熹年十八九時得拜徐先生於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歸仁知言養氣之說時蓋未達其言久而後知其爲不易之論也

二十年庚午二十一歲春如婺源展墓

（年譜）先生是歲如婺源鄉丈人俞仲猷嘗得先生少年翰墨以示其友董穎相與嗟賞頗有詩云共歎韋齋老有子筆扛鼎時董琦嘗侍先生於鄉人之坐酒酣坐客以次歌誦先生獨歌離騷經一章吐音洪暢坐客竦然 有帖與內弟程洵曰聞之諸先生皆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淡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然更須讀語孟以深其本又帖云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辭賦之宗學詩而不本之於此是亦淺矣然學者所急亦不在此學者之要務反求諸己而已反求諸己別無要妙語孟二書精之熟之求見聖賢所以用意處佩服而力行之可也 按虞集作復田記略云吏部之來閩質其先業百畝以爲資同鄉張公敦頤教授於鄉請爲贖之計十年之入可以當其直乃後以田歸朱氏癸亥吏部沒張公以書告文公於建安而歸田焉庚午公省墓於婺源以其租入充省墓祭祀之用

二十一年辛未二十二歲春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二十二年壬申二十三歲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歲夏始見李先生于延平

（年譜）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羅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諱侗字愿中受學羅公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爲不及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迪天啓嘗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韋齋深以爲知言先生少耳熟焉至是將赴同安特往見之（語錄）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文集）延平行狀云初龜山先生倡

道東南下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又云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人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要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

秋七月至同安

〔行狀〕涖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爱之〔年譜〕縣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凡簿所當爲者大書楣間又職兼學事身率諸生規矩甚嚴初士子尚循故態食已則去先生爲文勸諭之以爲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間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各已散去豈愛日之意哉蓋今日學者舍利祿之業則無以爲而放苟足以應有司之求則至於怠游而不知返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矣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死而後已者果何爲哉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知所以爲學則將有欲已不能者矣先生既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身加督勵有本縣進士徐應中議論純正王賓操履堅確教諭赴學待以賓客之禮俾諸生有所矜式又有柯君翰者家居教授常百餘人行[illegible]不苟遂請爲學職衆益有所嚴憚不敢爲非先生又以爲[illegible]之於法制之末而理義不足以悅其心[illegible]以使之知所趨而與於行乃增修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與漸摩理義有以博其內規矩有以約其外學者翕然從之以至學殿講座齋舍悉加整葺云〔語錄〕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徧帖云本縣取幾日點追甚鄉分稅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所以人怕[illegible]初任同安主簿縣牒委補試喚吏人問例云須榜曉示令其具檢頭多即論以不要如此只用一幅紙寫數榜但云縣學某月某日補試各請知悉臨期吏覆云例當展日又論以斷不展日赴手請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事皆當管某向爲同安簿許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簽押以免吏人作弊〔文集〕答陳明仲書云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illegible]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

〔文集〕高士軒記　同安縣諭學者　論諸職

事　補試榜諭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
劄子　舉柯翰狀

是月丁酉子塾生

二十四年甲戌二十五歲秋七月子埜生

二十五年乙亥二十六歲春建經史閣

年譜正月以檄至帥府盡模府中所有之書藏弃閣中又料簡故貴治平中所藏書得尚可讀者二百餘卷悉庋於閣學者得以覽觀焉文集同安縣學官書後記云二十五年春正月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言於連帥方公願撫府中所有書以歸俾學者得肄習焉公即日屬工官撫以予縣凡九百八十五卷　同安縣故書目序云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爲

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去者復二種三十六卷著之籍記而書藏之加嚴焉

文集經史閣上梁告先聖文

夏縣有盜分守城之西北隅

文集射圃記云二十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城以守而予與監鹽稅曹侯沆分備西北侯與予行所部循勉慰飭諭意吏士士皆感奮爲用又相與相城之隅得隙地以爲射圃屬其徒日射其間其後盜雖潰去而圃因不廢間往射如初

定釋奠禮

年譜初縣學釋奠舊例止以人吏行事先生至求政和五禮新儀印本於縣無之乃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考畫成禮儀器用衣服等圖訓釋辨明纖悉畢備俾執事學生朝夕觀覽臨事無舛杁

申請嚴婚禮

文集申嚴婚禮狀云竊惟禮律之文婚姻爲重所以別男女經夫婦正風俗而防亂之原也訪聞本縣自舊相承無婚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或至奔誘則謂之引伴爲妻習以成風其流及於士子富室亦或爲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違禮典瀆亂國章而已至於妬媢相形稔成禍釁則或以此殺身而不悔習俗昏愚深可悲憫欲乞檢坐見行條法曉諭禁止仍乞備申使州檢會政和五禮士庶婚娶儀式行下以憑遵守約束施行

立故丞相蘇公祠于學宮

年譜蘇公名頌字子容同安人相元祐時學術風節爲世所稱

文集蘇丞相祠記

二十六年丙子二十七歲秋七月秩滿冬奉檄走旁郡

年譜時秩滿代者不至因送老幼以歸語錄看文字卻是某居獨處方精專看得透徹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脈當時亦不暇寫只逐段以紙簽

發之云此是如此說發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
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
語録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只借
得一册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
問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如此答其文雖若
不同自有意脈都見貫穿字字語意都有下落語
録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
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
志語録

二十七年丁丑二十八歲春還同安俟代不至罷歸

館陳氏者數月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名其室曰
畏壘菴陳氏世爲譜名良傑行狀歷四考罷歸以
奉親講學爲急年譜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
滿罷歸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於
學宮

二十八年戊寅二十九歲春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

趙師夏跋延平答問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
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
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
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於是盡棄所學而師
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旣歸之後也文公先生
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儱侗宏闊之言好
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爲何
爲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反復思之始
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
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
殊耳此其要也又集與范直閣書云熹頃至延平
見李愿中丈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與卑意不約而

合又與范直閣書云熹奉親屏處山間深僻亦
可觀書又得胡丈來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窮約之
中此亦
足樂矣

冬十一月以養親請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

年譜先生自同安歸彌樂其道其於仕進泊如也
文集申建寧府狀云同安到任四年省罷歸鄉偶
以親老食貧不能待次遂乞嶽廟
差遣行狀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
延平答問李先生書云某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
靈時時只在心目間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
此心未嘗敢忘也於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亦
間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爲理道所縛殊無
進步處今已老矣日益恐懼吾元晦乃不鄙孤陋
寡聞遠有質問所疑何媿如之戊寅十一月文集

存齋記云許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
者於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人之所以位天地
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
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
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
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
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
之不存矣此予所
以名齋之說也

二十九年己卯三十歲春三月校定謝上蔡先生語
録

文集後序云謝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
昆弟之門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

異初得括蒼吳任寫本一篇後得吳中版本一篇二家之書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下篇四十七章與版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獨吳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誣程氏以助佛學輒放而絕之其餘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凡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後記云往時削去版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篇讀之則書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因書以示讀者使無疑傳傳云我

語錄其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辭大

文集謝上蔡語錄後序　謝上蔡語錄後記

秋八月召赴行在辭

年譜用執政陳康伯薦也先生方控辭會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本傳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名以疾辭

文集辭免召命狀

三十年庚辰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于延平始受學焉

文集再題達觀軒詩序云紹興庚辰冬予來謁隴西先生退而寓於西林院惟可師之舍以朝夕往

來受教焉閱數月而後去年譜退寓舍旁西林院閱數月而後去行狀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豫章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韋齋於延平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益深矣年譜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語錄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禪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卻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卻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辭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卻理會不得道亦

無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
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錄沈
元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以問李先生
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語若學者未曾仔
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
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云辥問李先生令去聖經中求義某後刻意經學
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悞也大延平先生嘗
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
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做去真箇是不同蕭義某向
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
般字字仔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僩

三十一年辛巳三十二歲

年譜是歲貽黃樞密書黃名[illegible]

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歲春迎謁李先生于建安遂
與俱歸延平
又集再題達觀軒詩序云壬午春復拜李先生於
建安而從以來又舍於此者幾月靜晚默好培
㒞年譜復寓西林者數月文集延平行狀云熹獲
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益其
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延平答問李先生書云某幸
得早從羅先生遊自少時粗聞端緒中年一無伏
功爲世事淚汨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
與講學於頹墮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何
慰如之七月
二十一日

夏五月祠秩滿復請祠
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即位復差監南嶽廟
秋八月應詔上封事
年譜是歲五月祠秩滿復以爲請會六月孝宗即
位詔求直言遂上封事行狀祠秩滿再請孝宗即
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聖
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
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
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
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
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
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
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學必先

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
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
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
之說疑之也今敵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
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
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
利何苦而必爲之願暗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
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
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事
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
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
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勵以圖事功數年之外
志定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
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
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
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

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陛下以為今
日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
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
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
而知之耳
〔文集〕壬午應詔封事
〔文集〕答許順之書云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
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為
害亦不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況此非特毫釐之
差乎且以程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為標準反復
玩味只於平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
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
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為從前相聚時蔡亦自
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
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
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為戒而不可學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十四歲春三月復召辭有旨
趣行冬十月至行在
〔文集〕辭免召命狀
十一月六日奏事垂拱殿
〔行狀〕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
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
易覩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了然於心目之間
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謬陛下
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
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
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
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於大學之

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讎不
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
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
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
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而
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於威強而
在於德業其備不在於邊境而在於朝廷其具不
在於號令而在於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幸
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
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
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夷狄之
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
切焉先生以為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
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
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
而措之於言者如此〔年譜〕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

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覿
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先是先生將趨召命問李
先生所宜言李先生以為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
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不顧義而
主勢孤先生
用其說以對
〔文集〕癸未垂拱殿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
三
十二月除武學博士待次
〔年譜〕待成資闕也拜命遂歸〔行狀〕除武學博士待
次〔文集〕與魏元履書云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
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次讀
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鴟
張則不復聞天語矣十二日有旨除此官然
闕尚遠恐不能待已具祠請之剳辭日投之

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成

〔年譜〕按序次論語要義又以其訓詁畧而義理詳非啟蒙之要因而刪錄以成此編〔文集〕論語要義序云熹年十三四時受二程先生論語說於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為未足於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竊有所聞乃慨然發憤盡刪餘說獨取二先生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為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　論語訓蒙口義序云予既敘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又以其訓詁畧而義理詳於非啟蒙之要因為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畧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

〔文集〕論語要義目錄序　論語訓蒙口義序

歸劉氏田

〔年譜〕按乾道中田券跋云初屏山與朱子講劉武夷去家頗遠時於中途建歇馬莊買田二百餘畝以供講費實與朱子共之屏山既沒忠肅公共書以畀朱子資其養母後朱子同安秩滿歸以田還屏山子玶玶不受謀於忠肅轉畀南峯寺至今猶存本寺

〔文集〕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為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為甚晚耳非敢遽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illegible]

二年甲申三十五歲春正月如延平哭李先生比葬復往會

〔年譜〕始閩帥汪公應辰延請李先生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時癸未十月十五日也先生以十一月赴正月即往哭之比葬又往會葬

〔文集〕祭延平李先生文　再祭延平李先生文

秋九月如豫章

〔續集〕答羅參議書云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歎豈特吾人共之海內有識之所同也自豫章送之豐城舟中與欽夫得三日之欽其名質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不置何可量也

困學恐聞編成

〔年譜〕先生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至是歲書成〔文集〕困學恐聞編序云予嘗以困學名其燕居之室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蓋取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之意以為困而學者其用力宜如是也　困學詩云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衡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困學工夫豈易成斯名獨恐是虛稱旁人莫笑標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

〔文集〕答江元適書云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為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

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　答何叔京書云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頹梁壞之歎倀倀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塗終日而莫知所

適也

乾道元年乙酉三十六歲春省劄趣就職夏四月至行在復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

（行狀）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年譜先是省劄趣就職既至而執政錢端禮等方主和議不合請祠以歸

（文集）戊午讜議序　與陳侍郎書[illegible]

二年丙戌三十七歲

文集與張欽夫書云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眞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

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蘗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既[illegible]聞此又與張欽夫書云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諭尚有認爲兩物之弊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惟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龜山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何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眞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illegible]又與張欽夫書云誨諭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而思之則或疑或信而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所以觸處窒礙偶那見得所以然者緣見陳之以卜是否大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儱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

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工夫處苶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見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畧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又與張敬夫書云前書所禀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

今皆不待安排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没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拖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眞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其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歎以爲得未

嘗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啟鍵直發其私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爲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爲如何爾　答何叔京書云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其覺有益所恨者不得就正於高明耳今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答何叔京書云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憒憒而已一小懈則復倒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

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已氷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不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　又答何叔京書云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　答羅參議書云某塊坐窮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

歟矣幸甚幸甚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步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擊絕不得著實處亦可笑耳轉又答羅參議書云欽夫嘗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轉答許順之書云秋來心閑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真是一盲引衆盲耳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

三年丁亥三十八歲秋七月崇安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文集答林擇之書云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爲之徧走山谷間十日而後返大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箇端緒何故汨沒得如此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

八月訪南軒張公敬夫于潭州

年譜道經昭武謁黃端明中於其家端明端莊靜重德容粹然先生先之以書而請見焉梓文集與曹晉叔書云九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行狀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聞長沙再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梓

冬十一月偕南軒張公登南嶽衡山

是月六日庚午自潭城往南嶽十日甲戌至十三日登山十六日庚辰下十九日癸未始離南嶽二十三日丙戌至櫧州次日與敬夫別偕伯崇擇之東歸凡二十八日至家十二月二十日也甲戌至庚辰詩名南嶽唱酬集敬夫爲序丙戌贈答詩文集有南嶽遊山後記與伯崇擇之東歸名東歸亂藁文集有東歸亂藁序南軒集詩送元晦尊兄云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揭來臥衡門無愧自日伏書收湖海氣仰希洙泗游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留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牀語匪爲林壑幽白雲正在望歸哉風颼颼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豪釐

有弗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輈勉哉共無斁邈矣追前修文集答詩云我行二千里訪子南山陰不憂天風寒況憚湘水深辭家仲秋旦稅駕九月初問此爲何時嚴冬歲云徂勞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南山高不極雪深路漫漫泥行復幾程今夕宿櫧州明當分背去惆悵不得留誦君贈我詩三歎增綢繆厚意不敢忘爲君商聲謳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橫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

十二月至自潭州

是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年譜用執政陳俊卿劉珙薦替施元之闕 宋傳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四年戊子三十九歲夏四月崇安饑請粟于府以賑之

文集五夫社倉記云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鄉之耆艾劉如愚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俄而盜發浦城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乃請於府時知府事余公嘉以粟六百斛來於是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遂得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而浦城之盜亦以無復隨和而就禽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知府事王公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

程氏遺書成

年譜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并行間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文集程氏遺書後序云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殁而其傳寖廣然散出并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先生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請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才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程氏遺書附錄後序云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

文集答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臥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爾敬夫所見已高所作艮齋銘便是做工夫底門戶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一個宗旨相與守之 與曾

史053-023

答父書云敬夫爲元履作齋銘嘗見之否謾納
本其言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寘左右
也　答何叔京書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記
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
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旣立自然下學而上
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
手處也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
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
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
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黙會諸心以立其
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
所以超脫自在不爲言句所桎梏亦爲合下入處
親切也　又答何叔京書云博觀之弊誠不自揆
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
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
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

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
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也此
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
此則知仁矣　答石子重書云熹自去秋之中走
長沙閱月而後至留兩月而後歸在道繚繞又五
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況粗適他無足言欽
夫見處卓然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姿
明敏初從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
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游者遂一例學爲虛談其
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當有以捄
之然從游之士亦自絕難得樸實頭理會者可見
此道之難明也胡氏子弟及他門人亦有語此者
然皆無實得拈搥竪拂幾如說禪矣與文定合下
門庭大段相反更無商量處惟欽夫見得表裏通
徹舊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覺釋去儘好
商量也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

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
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審
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
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工夫方能行著
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
人爲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
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
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
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
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
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
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
却恐顢頇儱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　答許順之
書云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
所以尋常議論間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
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子之闢楊墨

亦是如此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又答
許順之書云近聞越州洪适欲刊張子韶經解爲
之憂歎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
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

五年己丑四十歲春正月戊午朔子在生

夏五月省劄再趣就職再辭

樞密院編修官施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省
劄催促前來供職先生辭以見患足疾未任起發
復以家貧親老急於
祿養陳乞嶽廟差遣

秋七月省劄復趣行辭

年譜時太學錄魏掞之以論曾覿去國遂力辭又
集與陳丞相書云鄙性憨愚觸事妄發竊覩近事

深恐一旦不能自抑以取罪戾不肖之身非敢自
愛誠懼仰負相公手書招徠之意連玷聽言行士
之美則其爲罪大矣況復老親行年七十旁無兼
侍尤不欲其至於如此旦夕憂煩幾廢寢食人子
之心深所不遑敢再瀝悃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
陶鑄嶽廟一次實爲莫大之幸　與汪尚書書云
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爲去就熹固已畧言之矣夫
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抑心不能一言使
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
能優容獎厲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
俟其自請而亟遣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行天
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
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
視諸公所以待天下士者而爲進退耳行狀五年
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曾
覿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幸之戒言

既不行雖擢用押至不敢就
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
文集回申催促供職狀一　乞嶽廟劄子
回申催促供職狀二
文集已發未發說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
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
之云遂目心爲已發而以性爲未發之中自以爲
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
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
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却本領
一段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
語而附以已見告於朋友願相與講焉據諸說皆
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
當此之時卽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
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
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

呂博士論此大槩得之特以中卽是性赤子之心
卽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蓋赤子之心動
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
欲知巧之思故爲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
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
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
際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
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
本然而心之道或幾於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
而無失爲言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
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
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
間斷也但以靜爲本爾謂仔語韞畦讎韓翠提趾
[illegible]自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
物亦以察識端倪爲付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
養一段工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

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躁迫浮露
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爲凡
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非
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
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
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
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
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
亦無體段之可名矣　中和舊說序云余早年從
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
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
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
告予以所聞予亦未之省也退而沈思殆忘寢食
一日喟然歎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其語默動
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

嘗發爾自此不復有疑以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氷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新本作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壬辰八月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云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

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新本作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新本作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新本作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辯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為說之誤故又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為如何

答張欽夫書云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

有依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立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來諭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一靜字元非死物至

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後則亦爲未得爲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却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林擇之書云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中但不能愼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爲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愼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　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又答

史053-027

林擇之書云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滲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 又答林擇之書云古人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爲學之序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

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忽遽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通貫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答林謙之書云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

歟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九月戊午丁母祝孺人憂

年譜孺人歙州祝處士確之女卒年七十

文集外大父祝公遺事

六年庚寅四十一歲春正月葬祝孺人

年譜墓在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名曰寒泉塢自作壙記

秋七月還葬韋齋先生墓

年譜按遷墓記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鵝子峯下及考吏部行狀又云慶元某年某月某日遷於寂歷山則今墓是也豈韋齋之墓嘗再遷與 皇考吏部府君遷墓記

文集先妣孺人祝氏壙誌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爲獻 答劉子澄書云程夫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閒服之功當得其趣夫涵養之功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

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 答陳師德書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葢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於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語錄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又云舊失了此物多時今收來尚未便入腔窠但當盡此生之力而後已耳

冬十二月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

年譜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

七年辛卯四十二歲夏五月刱立社倉于五夫里

文集五夫社倉記云劉侯與余旣奉王公教糶民所償官粟貯里中次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葢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旣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不欲者勿强歲小不饑則弛半息大祲則盡蠲之請著爲例旣而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儲之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又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揭之楣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 辛丑延和奏劄四云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燿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倉廒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還納本府其見存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文集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文集答林擇之書云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葢不知所以措其躬也又答林擇之書云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

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以祿不及養辭

文集辭免召命狀一云右熹正月十七日準建寧府遞到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

史053-029

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續准本內
再送到元奇納軍資庫尚書省劄子一道內一道
備坐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
召熹赴行在指揮伏念熹才不逮人學無所就累
蒙召擢訖無補報近者衰剝未終復叨收召之命
甫及除禫朝廷又趣其行熹雖至愚仰感恩遇豈
不感激奮勵庶以圖報萬分實以凡庸自知甚審
頃希微祿徒以為親今則罰之餘孤蕪益甚誠
不忍遽冒榮寵以遺不消之悲加以憂患侵凌心
志凋弱近於胛裏後發癰腫雖幸破潰耗損愈多
正使強顏無可辭筋力亦難勉強惟是疏迂慢心
不自安敢冒殺威仰干洪造伏所將歸敷奏早與
寢罷元降指揮則
熹不勝幸甚（壬辰）

八年壬辰四十三歲春正月論孟精義成

年譜是書後名要義又改名集義文集序云論孟
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
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
斯道之傳宋興百年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
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
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
雖遠而操之有要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
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
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
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
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則嘗論之論語之
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
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
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
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
其孰能知之嗚呼此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

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然若張公之於先生
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
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
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
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
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
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
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說之行於世
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
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
不先涉其說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
家與夫學於先生之門入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
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
何適而無得哉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
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
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

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
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
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
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眾說
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
辰月正元日書
此書鋟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
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毗陵周
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焞明仲復以附於本章
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見而悅之既以刻於
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於
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淳熙
庚子冬
十一月

夏四月有旨趣行復辭六月省劄再趣行再辭

文集辭免召命狀二　廿三　卅四

資治通鑑綱目成

文集序云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强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

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書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幾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　與蔡季通書云通鑑節(節本作綱)本只名綱目取一綱衆目張之義條例亦已定矣三國竟須以蜀漢爲正方得心安耳(大王辰真註劉)下又與書云綱目凡例修改(抗林作)畧定極有條理意義矣到此更商推之但修書功緒尚廣若得數月余似此兩月無事則可以小成矣(缺土)又與書云綱目(航錄作)方修改未定舊本太畧不(成土)成文字也(註良)與李伯諫書云綱目三國以後草藁之屬臨行志記說及今想隨一行的便旋付及幸甚(錄卜)又與書云通鑑文字近

方修得數卷南北朝者伯起不承當已託元善矣閏溟必能成之但見修者殊費工夫蓋舊看止史不熟倉卒無討頭處計今秋可了(缺)已又與書云通鑑諸書全不得下功前此却修得晉事粗定條例因事參考亦頗詳密但晉事最末兩三卷未到故前書奉速宋以後事分屬張元善已修得大字數卷來尚未得點勘(鍵)已與林擇之書云通鑑工夫浩博甚恨始謀之太銳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爲之不容中輟須來年春夏間近入山僧寺謝絕人事作一兩月期畢力了之乃可(斷作)樸答呂伯恭書云近稍得暇整頓得綱目(齋字)數卷頗可觀欲寄未有別本俟來春特去求是正也(押)又答呂伯恭書云綱目草藁略具俟寫校淨本畢即且休歇數月(紀未)答劉子澄書云綱目亦修得二十許卷跋(本一)通鑑(提)義例分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眞無所匿其形矣根相去遠不得少借餘力一郤

訂正異(時作)脫藁終當以奉累耳又云近看溫公論東(漢作)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非而眞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余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爲悔也輒答張敬夫書云

通鑑綱目近再修到漢晉間條例稍舉今亦謾錄
數項上呈但近年衰悴目昏燈下全看小字不得
甚欲及早修纂成書而多事分奪無力繕寫未知
何時可脫藁求教耳　又答呂伯恭書云綱目近亦
重修及三之一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矣　又答李濱
老書云通鑑之書頃嘗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
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檃括
別爲一書而未及就衰耗浸劇草藁如山大懼不
能卒業以爲終身之恨　又答呂伯恭書云綱目此
中正自難得人寫亦苦無甚一仔細工夫所修未
必是當須後也　又答尤延之書云蒙教揚
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
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爵而以卒
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
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亦未改溫公
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
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但據實書之曰某人某
官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
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
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
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
彧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
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
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邱於南唐事亦相似
此論竊謂得彧之情　又答尤延之書云區區鄙
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
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槪以莽臣書
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
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正春
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實有
所不敢從也　又答潘恭叔書云通鑑擧要詳不能
備首尾略不可供檢閱此綱目之書所爲作也但

精力早衰不能卒業恐爲千古之恨耳　○壬寅辭
免江東提刑奏狀三貼黃云臣舊讀資治通鑑竊
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
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
凡事之首尾詳略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
檢尋因竊妄意就其事實別爲一書表歲以首年
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至其
是非得失之際則又取用史法略示訓戒名
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然閑暇則當繕寫
首篇草本先次進呈恭候臨決語錄補目若成書
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
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餘狀難綱目今未及
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　行狀考論西周以來
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繼以春秋紀事之
法綱擧而不煩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
得失如指諸掌又云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
及修補
爲恨

入朝名臣言行錄成

文集序云余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
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
而無統也旣莫究其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
浮怪誕之說余嘗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爲此錄
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
續書之　答呂伯恭書云名臣言行錄二書亦當
時草草爲之其間自知尚多謬誤編次亦無
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爲訂正示及爲幸紀癸

冬十月西銘解義成

年譜　橫渠張子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
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

生曰是敬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伊川先生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游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先生至是發明其義楊語錄同到云看自下上由中途大而通身皆渾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本通及果人同在那裏果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著所以遂遜使作西銘等解語類

文集西銘後記

文集答薛士龍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答汪尚書書云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曰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覩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惕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

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過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九年癸巳四十四歲春三月省劄復趣行復辭并請祠

文集辭免召命狀五

夏四月太極圖說解通書解成

年譜始濂溪周子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先生謂二程先生語及性命之際亦嘗不因其說然周子手授二程本圖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闇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不知有所統攝又朱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修來而五峯胡氏以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至是爲之傳解與西銘解義皆未出以示人也晦

文集答胡廣仲書云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絶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舛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已意之私也程允夫問程子不肯明以此圖示人今乃遽爲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答曰當日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後生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爲之說爾

文集太極通書後序[己丑]　太極圖說後記[戊子]　再
定太極通書後序[己]　通書後記[丙]　題太極西
銘解後[戊]

五月有旨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

年譜先是有旨再趣行再辭繼而四被省劄俱辭
至是進呈乞嶽廟劄子宰相梁克家因奏朱熹屢
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但稱之上曰朱熹安貧守
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
便指揮行狀先生以改秩非嗣皆進賢賞功優
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
再辭

文集辭免改官宮觀狀一　狀二

八月程氏外書成

文集後序云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
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
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
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
得此十有二篇以為外書大先生之言非有精粗
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
以一概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
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
道癸巳

六月

伊洛淵源錄成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欲作淵源錄一書盡載周程
以來諸君子行實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諸人
事跡首末因書士龍告為託其搜訪見寄也　又
答書云淵源錄許為序引甚善　又答書云外書
淵源二書頗有緒
否幸早留意[甲午]

冬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不合辭免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歲春二月復辭三月有旨不
許辭免復辭夏六月始拜命

行狀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
郎奉祠年譜先是十一月省劄檢會依已降指揮
行下二月再辭三月省劄檢會不合辭免旨劄下
又辭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降指揮先生以為改
官賦祿蓋朝廷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小
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
未安故三具辭免遜避逾
年上意愈堅至是始拜命

文集辭免改官宮觀狀三　狀四　申建寧
府狀　謝改官宮觀奏狀

編次古今家祭禮

文集跋古今家祭禮云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
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
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
其所不能無者制為典禮所以致其精神篤其恩
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
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
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
不得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
事討論以為一國一家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
義起之意然其存於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
落將遂泯沒於無聞因竊蒐輯叙次合為一編以
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錯續本可參校

往往闕誤不可曉知號通典唐書博士官藹藏版
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
暢孟詵馮翊周元陽范詵徐潤孫日用賈頊鄭正則等
儀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并得
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
益折衷共成禮俗於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
豈不美哉淳熙元年五月 答鄭景望書云家祭
禮三策并上不知可補入見版本卷中否若可添
入即孟詵徐潤兩家當在賈頊家儀之後孟爲
第七徐爲第八而賈儀以後篇數至政和五禮爲
第十一而續以孫日用爲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
祭享儀爲第十三而遺儀以後至范氏祭儀爲第
十九又於後序中改十有六爲十有九仍刪去孟
詵徐潤孫日用七字雖不敢即存舊序而別
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爲詳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更俟誨諭也但寫校須令精審無誤然後刻板免

致將來更改費力爲佳或未刻間且并寫定上板
眞本寄示容與諸生詳勘納上尤便也馬端臨文
獻通考古今家祭禮二十卷陳氏曰朱子集通典
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祭禮皆在焉凡二十
卷

朱子年譜卷之一終

朱子年譜卷之二

王懋竑纂訂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夏四月東萊呂公伯恭來
訪

近思錄成

文集書近思錄後云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
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
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
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
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
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
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
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

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
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
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
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
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東萊呂
公題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
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
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
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
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
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
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
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
耶覽者宜詳之文集答呂伯恭書云近思錄近令
抄作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
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者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爲首

章却非專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二條又事親居
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
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草卷附呈不
知於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闕範中亦不載不記曾
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云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
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爲佳
千萬勿吝也八月又答呂伯恭書云近思數段已
補入逐篇之末今以上呈恐有未安却望見教所
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諭也輒答張敬
夫書云近思舉業三段及橫渠語一段幷錄呈幸
付彼中書官屬王之或更得數字說破增添之意
尤佳酊答呂伯恭書云欽夫寄得所刻近思錄來
欲添入說舉業數段已寫付之不知渠已去彼能
了此書否耳皷〔語錄〕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
微近思錄詳之時擧閎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
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淳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

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
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
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
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害
十四聖賢氣象蓋卿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庸大學
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
又曰且熟看大學了卽讀語孟近思錄又難看賀孫
又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
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
如頓兵堅城之下却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
以游心大雅道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
第二卷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
廷

偕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

〔年譜〕東萊歸先生送之至信州鵝湖寺江西陸九
齡子壽九淵子靜及淸江劉淸之子澄皆來會相
與講其所聞而子壽子靜自執所見不合而罷其
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附象
山年譜〕淳熙二年乙未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
齋會朱元晦諸公於信之鵝湖寺復齋詩云云元
晦歸三年乃和此詩朱亨道云鵝湖講道誠當今
盛事伯恭蓋慮朱與陸猶有異同欲令歸於一而
定其所適從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
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
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曰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
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
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
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
更欲與元晦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
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象山語錄〕呂伯恭爲鵝湖

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
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
兄遂與某議論致辨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云
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
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
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
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
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某云詩甚佳但
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
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詩及
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才四
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
罷遂致辨於先兄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詩墟
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
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
竟浮沈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末二句云欲知自

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白令元晦大不得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屈（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陸子壽聞其名甚久恨未識之子澄云其議論頗宗無垢未知今竟如何也 又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畧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 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 又（東萊集）與朱元晦書云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 又（文集）答張敬夫書云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

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札答王子合書云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札（東萊集）答邢邦用書云祖謙自春末爲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嘗爲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泛泛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札（南軒集）答朱元晦書云陸子壽兄弟何如肯相聽否札又答書云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札

秋七月雲谷晦庵成

（文集）雲谷記

三年丙申四十七歲春三月如婺源

（年譜）蔡元定從既至邑宰張漢率諸生請講書於學辭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儀鄉約等書留學中鄉人子弟日就經請問隨其資稟誨誘不倦又作茶院朱氏譜序至六月初旬乃歸績溪與滕璘游見水山幽靜曰儼余疇昔夢中所見也問其地對曰名銛塘璘業也先塚在此曰故與子有神交者在因命作亭於其上書草堂二字與之（文集）答呂伯恭書二汪丈遠至於此想同此傷感且久歸婺源當便道往哭之也 又答呂

伯恭書云昨承遠訪數日開警良多熹十二日遠婺源更一兩日遍走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

復遠祖墓

先生展墓以遠祖制置府君兆域歲久弗修爲他人所有乃言於有司而復其舊伐石崇土加修葺焉

（文集）祭王尚書文　祭告遠祖墓文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夏六月授秘書省秘書郎辭不允秋八月復辭并請

祠許之差管武夷山冲祐觀

【行狀】除秘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獎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參政因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祐觀【年譜】時上諭大臣獎用廉退之士以厲風俗參政龔茂良以先生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爲言遂有此除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之時權倖望小乘間譖毀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乃因其再辭即從其請【文集】辭免秘書郎狀一云右熹準六月二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并告命一道授熹秘書郎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聖主臨御俊傑起事功片善寸長靡不收用巖穴幽隱亦弗棄遺

遂使妄庸有此遭逢恩德隆重非熹難勝豈敢僞詞遜避以孤奬拔之意然熹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選試有程未始輕授郎以奉守爲職雖異典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耆德之士如熹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冒寵榮不自量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明又況頃年屢以多病不赴懇辭召命已蒙聖慈洞照肺肝益既憐其愚若憂困阻有畎畝夙夜之誠而又知其衰朽無庸重閔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以假借褒嘉惠養全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成之恩則有不可以終辭者此熹所以懇辭踰年而卒拜明命且復具以此意附奏陳謝其所以感恩自誓之誠蓋有皦然而不可欺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借惠養之資而遂貪祿以冒進擢恬退之寵則是古人所謂登壟斷而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不惟上失清議有

所不貸而熹之不肖亦竊若之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祇受伏惟鈞慈憐察特爲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熹恩分少安不勝幸甚熹除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謹狀

辭免秘書郎狀二

答韓尚書書云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竊妄意此必尚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存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乎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獨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官卅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閒亦筆之

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閑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閑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足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感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大人以熹之猶介迂疎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群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沮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言

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斷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為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將敦從史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援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托欺謾以取爵祿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請公必欲強之使充其數焉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噬齧之也且熹之言此于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游談大為引重而其要歸成効則不過使之內遊素心外貽累請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

計其生平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悤悤不及書此曲折故今借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職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為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墻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冬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年譜）草堂劉公女也明年某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名其亭曰寧如而規壽藏於其側名其菴曰順寧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年譜）先生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錄之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互有發明亦學者所當熟味也（文集答何叔京書云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謬處更望痛加刊削警此昏憒幸甚頃答張欽夫書云中庸大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藁孟子則方欲為之而日力未及也又答呂伯恭書云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自黃直卿先為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為折中起答胡季隨書云嘉

於語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此豈易事若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語錄）論語集註蓋某十年前本為朋友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煞誤看讀處（楊道夫）（文集）答張元德書云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二書甚恨其出之早也又答孫敬甫書云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語錄）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解人知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注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可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作等閒看了聖人言語本是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出所以做

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此解上更有不出却
如何看得聖人意出人傑前輩所說添後學雜又
故集注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注脚外又
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人傑語學
者曰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仔
細看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論語集注
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
用功看得僩又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
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注處宜仔細看逐那
集註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閒那箇無緊要
閒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閒字那箇正是緊
要字賀孫某所解語孟和訓詁注在下面要人精粗
本末字字爲理會過此書某自三十歲便下功夫
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僩以上語類集注於
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
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名如學而

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
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
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
章之意反復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語類又曰集
註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或有說全
別者是未定也語類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
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說皆
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
可知耳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語類某解釋經年
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語類某解書如
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
如此亦要教人知道看文字不可忽略語類須分常
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
他本未有這般意思在楊道夫文集答潘端叔書云
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
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

皆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喻及却好評量
也錄那張元德問曰論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
來改定如何答曰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
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
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攷集注更
自思索爲生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繕
節錄論語或問甚好何故不肯刊行曰便是
不必如此文字儘多學者愈不將做事了只看得
集注儘得僩又問論語或問曰是五十歲前作
背文字與今說不如當時欲修後來精力衰那箇
工夫大後
掉了語類

詩集傳成

文集詩集傳序丁酉冬十月[illegible]
[illegible]呂氏家塾[illegible]

讀詩記後序壬寅九月讀呂氏詩記桑中篇牌
春書臨漳所刊詩經後云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遺
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
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
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
爲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存毛公乃
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
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
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
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
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於其初猶懼覽者之或
也又備論於其後云淳熙庚戌冬十月答范伯
崇書云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故集傳中不
敢提起歐陽公本末論甚作亦收在後語中矣起
前答呂伯恭書云竊亦讀詩終篇想多所發明恨
不得從容以請熹所集解當時亦甚詳備後以意

定所餘才此耳然爲舊說所制不滿意處多此欲修正又苦別無稽援此事終累人也紀未又答呂伯恭書云詩說所欲修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略及之此亦得聞刊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略修舊說訂正爲多尚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完書耳預又答呂伯恭書云詩說非已附小雅後二冊去矣小序之說未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誨却得反復區區之意已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論未極更須有說話竟恐尚意見得不如此處却望仔細一一垂諭更容考究爲如何遂賜批示尤幸並得之却雖看也勝瞑眩又答呂伯恭書云向來所喻詩序之說不知後來尋意得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概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爲法存其惡者以爲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

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爲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以爲何如也卿又答呂伯恭書云詩不知竟作如何看近來看得前日之說猶是泥裏洗土塊畢竟心下未安穩猜脫便中求所定者節目處一二篇一觀恐或有所警發也卿答潘文叔書云詩亦再看舊說多所未安見加刪改別作一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即自有伯恭之書矣卿答潘恭叔書云近再看二南舊說極有草草處已略刊訂別爲一書以趨簡約尚未能便得就也卿答呂子約書云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故自度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卿答李公晦書云詩說近修得國風數卷舊本且未須出其占卿寅語錄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義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却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取詩編排放在前面舉逐序澗

後面自作一處辨說錄前○語類詩序是東漢儒林傳分明說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同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疎鄙向來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過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illegible]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間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說〔續集〕與葉彥忠書云詩傳兩本煩爲以新本校舊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有數冊副在內恐要帖換也妹時題韓年譜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穿鑿爲說以通之先生獨以經文爲上而下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寘經後以還其舊

周易本義成

〔文集〕書臨漳所刊易經後云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之言書未畢而伯恭父歿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見於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呂氏書古易後〕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

亡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元皆為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為未安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為斷其說具於音訓云淳熙八年五月晁氏古易跋周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篇第如上案晉太康初發汲郡舊冢得古簡編科斗文字散亂不可訓知獨周易爲最明了上下篇與今王同別有陰陽說而无彖象文言繫辭杜預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彖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朱子書嵩山古易跋後按晁氏此說與呂氏音訓大同小異蓋亦有得失也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則魏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為周禮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

文而就經說附傳為詁馬鄭相去不遠蓋倣其意而為之爾故呂氏於此義為得之而孔氏不能無夫至晁氏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彖象并繫卦末而卒大亂於王弼則其說原於孔疏而呂氏不取也蓋孔疏之言曰夫子所作彖辭本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為彖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彖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其以為夫子所作元在經辭之後為夫子所自定雖未免於有失所謂輔嗣分爻之彖以附當爻則為得之故晁氏捨其半而取其半也其實今所定復為十二篇者古經之舊也王弼註本之乾卦盡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呂氏跋語雖云康成輔嗣合傳於經然今音訓乃獨舉之鄭氏所八改之則未知其何以為[illegible]深之[illegible]乃於王本經傳次第兩體之不同亦不知所以為說矣豈非闕哉[illegible]此（文集）答呂伯恭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為說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若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遂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

註說為高深微妙之說者[illegible]
[illegible]
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此
也又答虞士朋書云寄示趙倉易說簡易精審恨
未得一見面扣其詳也但象數乃作易根本卜筮
乃其用處之實而諸儒求之不得其要以至苛細
繳繞令人厭聽今乃一向屏棄闊略不復留意却
恐不見制作綱領語意來歷似未甚便也昨於乾
坤二卦略記所疑之一二今漫錄呈幸為詳之或
因語次以盛意扣之[illegible]與趙提舉書云大抵易
之書本為卜筮而作熹亦嘗粗具說今復錄二卦
上呈其他文義未當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
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概并以
為獻[illegible]答陳明仲書云[illegible]易未佳但經書難
讀[illegible]此書未[illegible]老所傳謬說當時草草抄出未

成文字然試畧考之亦可見門戶梗概[illegible]答余
正叔書云歸家只有得大學與易修改頗多義理
無窮心力有限奈何惟須畢力鑽研死而後已耳
[illegible]答鄭仲禮書云示諭讀易之說甚善熹嘗
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一卦之次第至於經文
亦但以虛心讀之間畧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
則便放下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蓍卦揲
蓍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摹印以傳[illegible]答
孫季和書云示及易說意甚精密但近世言易者
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
久矣要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義而復
以傳釋之則其命辭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
漸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而為人傳
出摹印近雖收毀而傳布已多不知曾見之否其
說雖未定然大概可見循此求之庶不為鑿空妄
說也又嘗作啟蒙一書亦已板行不知曾見之否

今往一通試看如何[illegible]答劉君房書云本義未
能成書而為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啟蒙自
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剩語[illegible]答楊
伯起書云讀易想益有味某之謬說本未成書往
時為人竊出印賣更加錯誤殊不可讀不謂流傳
已到几間更自不足觀也[illegible]語錄某之易簡畧
者蓋於只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已說遍了
其只就語脈中畧牽過這意思[illegible]問本義何專以
卜筮為主曰且須熟讀正文莫看註解蓋古易彖
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為一後世諸儒遂
不敢與移動今雖未說且須熟讀正文久當自悟
[illegible]大戊戌五月仍見先生於豫章問看易曰易未
好看易自難看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又問讀
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
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畧得聖人之意
辭近趙子欽有書來云某說語孟極詳易說却太

畧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
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蓋著不
得許說也[illegible]先生於詩傳自以為無復遺恨曰
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
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為先儒說道理
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illegible]

五年戊戌四十九歲秋八月差知南康軍辭

〔年譜〕宰相史浩必欲起之或言宜處以外郡於是
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本傳〕
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任
〔文集〕辭免知南康軍狀

冬十月有旨不許辭免復辭請祠

十月奉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候
任滿前來奏事即具劄子辭乞宮廟差遣

文集乞宮觀劄子

十二月省劄趣之任

六年己亥五十歲春正月復請祠二十五日啟行俟命于鉛山

年譜東萊屢書勉行南軒亦謂須一出為善蹤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為用於大體非有害也先生至是始有行意二十五日離家行至信州鉛山俟命寓止崇壽僧舍

二月復請祠

陸子壽來訪

文集和鵝湖寺子壽韻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語錄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為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等皆數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舊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著實也如孟子卻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今有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卻是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 子壽存先生辭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日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滾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卻是使人有檢點處凡飲自覺力將等常非禮念慮固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於不免有急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檢點也先生曰固然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少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院清規樣亦自好子壽言孔子答尊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說故所成就多如克己復禮為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書便令克己復禮義乎以顏子望之矣今釋子接人猶能分上中下三根云我則隨其根器接之吾輩卻無這箇先生曰此說固是如克己之說卻緣

衆人皆有此病須克之乃可進使肯相從卻不誤他錯了路說若教他釋子輩來相問吾人使之克己復禮他還相從否子壽云他不從矣曰然則彼所謂根器接人者又如何見得是與不是解後卻錯了不可知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卻自訟前日偏見之說不知果如何又答呂伯恭書云子壽相見其說如何子靜近得書其徒曾立之者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靜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卻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為詞說只此氣象卻似不佳耳 又答呂伯恭書云子靜學生又有興國萬人傑字正淳者亦佳見來此聚六子靜卻教人讀書講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陸又答呂伯恭書云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凉來游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卻

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了諦於循行此來
意思間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難已轉步向大介於
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
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耶決耶東萊集兄朱亡時
書云陸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
湖所見為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
中甚難得也又文集答曹立之書云錄示陸兄書
意甚佳近大冶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
大槩比舊有問矣但覺得尚有揀主張說以為隨
特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却似偏有揀擇
不明白處以救包斷道理仍主先入尚以讀書講
學為充塞仁義之禍號難而尚軒頓亦
云使婁象老揚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
令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識舊習以進於
日新之功不宜尚復疑貳秘藏以滋其惑也祭
陸子壽教授文云學貶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

擇善雖異序以同次如我與兄少不並遊益一生
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
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
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
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
紛擾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虛以辨屈又知兄必
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未
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
余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俯齋兄乃枉車而來
教相與極論而無猜乃足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
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忽聽炭以宗居僅尺書之
兩通期枚履之肯頓或想滿予余衷篇者乃問兄之
病在牀亟發書而問訊並累紮而攜將曾往使之
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
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
淑要與吾道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履中正而無

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
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惰
執泄予哀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酹觴
既聞訃答呂伯恭書云子壽復為古人可痛可傷
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也又答
呂伯恭書云子壽云亡深可痛惜吾道不振此天
也奈何奈何　答傅子淵書云荊州云亡忽忽歲
晚此又得青田教授陸兄之訃吾道不幸乃至於
此每一念之痛
恨無窮

三月省劄復趣行是月晦赴上

年譜到任首下教一以郡土瘠民貧役煩稅
重求所以寬卹之方俾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
知利病之源者悉具以陳二俾士人鄉人父老歲
時集會教戒子弟使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

兄出以事其長上篤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
患難相恤以成風俗之美三俾鄉黨父老各推擇
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詣學宮以暇時與教官
同共講說經旨以誘掖之庶長材秀民為時而出
朴先生每四五日一詣學宮為諸生講說亹亹不
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為學職士風翕然丕變
梓

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二程先生配又立五賢
祠

年譜先是濂溪教授司戶以為崇恩假守畀付民
社將使宣明教化敦厲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
而已其為訪尋陶威公侃謝文靖公安陶靖節先
生潛前朝孝子司馬暠司馬延義熊仁贍義門洪

氏等遺跡與夫白鹿洞學宮之廢址濂溪先生周公西澗先生劉公父子了翁先生陳公祠宇之有無并核其實以告至是乃立周先生祠以二程先生配其陶靖節曾劉西澗父子[illegible]道李公擇[illegible]陳了翁[illegible]別為堂祀之榜曰五賢堂[illegible]

（文集）知南康榜文　又牒

夏五月遣使祭唐孝子熊仁贍之墓

修復劉屯田墓

壯節亭記始至訪求先賢遺跡得故尚書屯田員外郎劉公渙之之墓於城西門外草棘中為作小亭於其前立門墻謹扃鑰以嚴樵牧用歐陽公語名其亭以壯節

（文集）告熊孝子墓文　祭屯田劉居士墓文

（文集）壯節亭記

請祠不報

作臥龍菴祀諸葛武侯

（年譜）菴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捐俸錢屬西原隱者崔嘉彥董其役繪諸葛武侯像於堂中書武侯制表中語洪毅忠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一十六字於楣間後又越數百步西龍潭作亭為吏民禜禱之所時歲適旱禱以為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行矣因榜曰起亭標

（文集）臥龍菴記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四五日一至學中為諸生誦說只此一事猶覺未失故步　又答呂伯恭書云學中略為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却只是令教官兼羅所授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略為發明亦未嘗敢升講座使官讀告如來教所慮也但只如文翁常衮之為區區志願止於如此耳政事固欲簡靜但今時仕宦之人不務恤民多是故縱吏胥畏憚權豪凡有公事略加鈐檢無不生此二病者勢不得已須痛擇一二根治此外則不敢有毫毛之擾財賦適諸縣皆不得人殆癡姝甚為丞任所迫亦不免使人吏監禁斷遣然思為縣者亦豈不欲了辦財賦見知州郡何苦如此迫覺想亦是有做不行處每提筆欲判此等文字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又云修造事學中二祠只是因舊設像無地步可起已其他方作得宂之菴亭並門凡此等皆用初到送代者折送香茶及逐月供給中不應得者略留為之不敢破使官錢至如前書所說臥龍菴又自用俸錢亦不敢破此錢矣

六月奏乞減星子縣稅錢

具狀奏南康軍諸縣大抵荒涼而星子尤甚因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乞賜蠲減事下戶部

請祠不報

秋七月以屬僚不合用劄子申省自劾

（行狀）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臺諫言用劄子非舊制遂申乞罷黜

八月嚴別籍異財之令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郡事比亦甚簡靜間以兩縣破壞不說暫易其人卻月詞訟便減十七八今或

至竟日而罷訟者亦條畧減去十一二亂政生訟者
之故藉令勸率民間亦肯相信如衆行別籍異財
之令父子復合者數家初恐
未必從令不意其能爾也
文集曉諭兄弟爭財產事

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

書院乃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
立黌舍五代時李氏為建官師給田延衆其
盛太平興國中嘗賜九經俾官其洞主成平
中有勅重修其後淪壞日久莽為丘墟乃訪求
遺址俾教授楊大法星子令王仲傑等建書院於
其地明年三月訖功率賓佐今師生修釋菜之禮
以告於先聖先師又奏乞賜書院勅額及太上皇
帝御書石經板本九經注疏并得求於江西諸郡文
字藏之又置田以贍學者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
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
反文集白鹿洞書院學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
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
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
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
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
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
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
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
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
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

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
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
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而後有所持循哉近
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學又未
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
聖賢所以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
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
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
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
必將有取之故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呂公白鹿洞書院記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
高卬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視陂塘並廬
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徒曰是蓋
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
業之地也書院肇於南唐其事至鮮淺太宗於汛
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摹
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圮於寇戎者斧斤之
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
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
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
於方來乎乃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
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某記其成祖謙竊聞
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
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閑
曠以講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
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
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
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教行義而不偷
守訓詁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
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歷嘉祐之間
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
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

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
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
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也建炎再造典
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燼棄剪滅之
餘後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
力之實躐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
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
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北邦之士
盍相與揖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而遵守離經辨
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陵闢
樂育之人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
方志紀人物亦有士名所當諱若李渤之之遺跡
同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
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興廢始末
具於當道諸事
所記考皆存書

文集白鹿洞賦　白鹿洞牒　白鹿洞成告
先聖文

是月申省自劾

申省狀言屬縣今秋有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而
催理舊欠過於嚴急遂致人戶流移乞特與敷奏
早賜罷黜以爲遠近牧守之戒十
二月又以未蒙處分復申省自劾

申請賜晉太尉陶威公廟額

申轉運使狀云據都昌縣稅戶等言公始家鄱陽
後從潯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本軍城
內都昌縣有廟二所水旱禱禳皆有感應乞加封
號又據本縣繳到江南劉羲仲所撰公贊撫州吳
澥所著辯論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爲明白有補
名教理宜褒顯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
以品節尊名者已稱其行事之實今據士民陳請
欲乞朝廷詳酌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
不別賜
爵號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春正月請祠不報

二月復奏乞免星子縣殘錢

去歲六月奏事下戶部戶部下之漕司責以上供
對補乃復上奏州郡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有
此奏請今乃限以對補勢無從出不過剜肉醫瘡
以救火則人非惟無益而反有害欲望聖慈直賜
蠲放施行詳其所請不過細絹一千五十餘匹錢
一十九自餘皆可以少寬斯人使得安其生業
文集乞蠲減星子縣殘錢第二狀貼黃

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

文集祭張敬夫殿撰文云嗚呼敬夫遽棄余而死
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
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
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艤
紅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櫧州今十五稔作年公試
識軸公牆作翔禁省首公牧于南我遷巖嶺顯晦殊
迹心貞與同書疏懇則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
廬阜驛騎相望音問逾數去歲之窮有來自西告
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於時神理咸備是疾雖微
已足深念兩道問訊閱月而歸即再發書款悃獻
歎時友僚于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詎不忍留俾行
未幾公卧果成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
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
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

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年之
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剏聞公喪痛徹心
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
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正而
斃者又賢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而
增氣抑又可以上告於哀陵又聞公於此時屬其
弟以語予用勉文以為寄意懸懸而無餘顧何德
以堪之然政不斷其精爽升矣尚以終報尚精爽
其鑒茲嗚呼哀哉　又祭張欽夫殿撰文云維淳
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
熹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
酌時羞奠於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
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
而不墜然微言之餘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
所聞已不勝其乖異甚惟我之與兄脗志同而心
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遺蓋有我之所是
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
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而晚得其味
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
上而天道之微達而聖賢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
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己洞照而無遺若我之
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
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
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盡以是而傳之
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
知之甚篤抑不自靖而無媿嗚呼孰謂乃使兄終
在外以遑其心予亦見廢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
攻使得聞以就其言是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
故吾道之窮以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
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
臨衛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隣而鑒之尚陰
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神道碑云公之教

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
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
已蓋其嘗言有門學莫先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
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
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
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
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年譜南軒卒於江
陵府治疾革時弟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職莫
愛他底一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曰蟬蛻人欲
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按文集答呂伯恭
書云欽夫竟不起疾極可痛傷前月初遣人詣
祠未還今又專人再慰勞必可得只候命下便自
此便道一過長沙哭之也　又答呂伯恭書云荊
州之計前書想已奉聞兩月來每一念及之輒為
之潸然朋舊書來無不相弔吾道之衰乃至於此
為將奈何　又答呂伯恭書云欽夫之逝忽忽半
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同志書來亦無不相弔
者蓋使人慨歎蓋不惟吾道之衰於當世亦大有
利害也今日方再遣人往致葬奠臨風哽愴殆不
自勝計海內獨尊兄為同此懷也祭文一篇謹錄
呈答欽夫向嘗有書來云見喜請經說乃知聞中
得就此業殆天意也因此畧遣向來講學與所以
相期之意而歎吾道之孤凡窮於欽夫則不能有
所發明也　張欽夫文集序云孟子沒而義利之
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
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
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
家則亦曰功利而已爾爰自國家南度以來乃
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
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
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
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

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
先生之門人也曰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
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
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
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
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
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
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
屛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寄以大用而敬
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裒其故藁得四
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早世而其同志之友亦
少有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
予受書愀然開卷若見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
息久之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
書將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
此也且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
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
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
摹印而流傳廣矣遂取觀之蓋多向所講焉而未
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
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
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
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
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
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所見於言語文字
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
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
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
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
則予之罪也已大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
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卷嗚呼
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又豈予之所得而

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
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槀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
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奏劄論事及行州郡條
奏民間利病則人意多嚮刻之亦不頗施行者以
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篇附於表奏之後
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文傳之傳者讀
者有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有二月辛酉　答
何叔京書云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
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
雖未能絕無疵病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也
孤答石子重書云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遊之
久反覆開益爲多但其天姿明敏初從不歷階級
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
之遊者遂一向學爲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之來
頗覺此病矣教答范伯崇書云欽夫日前議論傳
快無涵養本原工夫終覺應事匆匆熹亦近方覺
此病不是小事也缺答呂伯恭書云長沙三兩月
不得書部武有諸子說不知所疑云何須以見告
須得本考之也然此等文字流傳太早爲害不細
昨見人抄得節目一兩條已說有可疑處不知全
書後如何若洙泗言仁則問多未合當時亦不當
便令盡版行也○又答呂伯恭書云欽夫近得書
苟諸解數段亦頗有未合處然比之向來收歛慇
質則已多矣○與劉子澄書云荊州論箚甚改得
好此書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可痛惜伯
恭許審稔當有徐士不改此公之後徹明快也制
時答呂士瞻書云南軒非呂與叔中庸見向之多
後本已爲刪去矣但恐免令云所養於未安之在
則可求中於未發之時見不可此時切當不可移
易則欽夫之說亦未爲非但其意切要於此處
不當更無着了涵養之意又自爲大病耳從後來
此意亦改晚年說語儘不干事也缺語錄欽夫見

識極高却不耐事伯恭學耐事却有病端南軒
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伯恭疎略
從卑處去○南軒論語初成書時先見後十篇一
切寫去與他說後見前十篇又寫去後得書來謂
說得是都改了孟子
說不曾商量休却

三月請祠不允

修學申乞以泗水侯從祀
申省狀云昨因修葺軍學見從祀神位名號差舛
具狀申尚書禮部准本部降到見行從祀神位名
號已來安見而泗水侯孔鯉獨未得在從祀之列
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
十子之後沂水侯孔伋之前
庶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
文集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申乞頒降禮書
申禮部狀云今州縣春秋釋奠祈報社稷及祀風
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無所據依
循習苟簡而臣民之家冠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
可以遵守欲乞特賜申明檢會政和五禮新儀內
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鏤版行下諸路州軍其壇壝
器服制度亦乞彩畫圖本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淺
深尺寸行下以憑遵守又乞增修禮書狀云禮部
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竊嘗參攷頗未詳備又
近者禮部符兩浙知州縣臣民禮儀鏤板頒降竊
慮其間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牴牾今具如後
如有可採乞賜施行
文集乞頒降禮書狀 乞增修禮書狀

夏四月申減屬縣木炭錢
本軍木炭錢元係吏納本色紹興年間改折納錢
以税絹紐折比之紬絹計增一倍比之本色計增
三倍重困民力到任之初即申提點坑冶司乞與
裁減又具狀申省繼准省劄下泉司指定至是泉司
奏下凡三屬縣歲減二千緡蠲豁贍貼
文集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一 劄子二 劄
子三

應詔上封事
行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
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
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税重爲苦正緣二税之
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
二税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
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决不可寬唯有選將
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
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
弟厮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
惟望裒斂刻剝以償債負總餽之任亦皆倚
負幽陰交通貨路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
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
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
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
議則可以絶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
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
之弊而軍士畏愛寬閑以將貪名冗食者不得容
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
田之事付以重權責以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
食之兵稍損州縣供軍之數軍節既覈屯田既成

兵民既練州縣事力既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齟齬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讎恥又何時而可雪耶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前日之發本期容贊聖聽非日乃則除付後省不審失身從是始矣然業已故身非上生死禍福惟其所制非己所得專也此間只有三五擔行李乃見甥一兩人上往亦不費力但屏息以俟雷霆之威耳前日如自明諸人文字及近習者皆不降出此乃付外又不可曉區區愚忠猶不能無冀幸於萬一耳[illegible]

朕與江東陳帥云熹疎賤狂瞽之言意謂必觸雷霆之怒今聞已降付後省矣是則主聞優容之但此章宣露賤迹自是愈孤危矣[illegible]與周參政劄子云蒙諭謬妄所陳聖旨乃有假借納用之意自[illegible]敗賤不宜得此慚歎之私殆未易以言語既也然前事不聞有所施行後來更被詰問反若以遲滯之罪罪之者借手學士處心受言之美未有以見於行事之實也竊嘆[illegible]

【文集】庚子應詔封事

請祠不報

秋七月再奏南康軍旱災

大修荒政

【行狀】是夏大旱盛暑中禱祠山川却蓋暴露減食踰月恐懼憂勞無頃刻暇至秋計苗失收七分以上乃竭力措置為荒政備首諭小民安分著業以待賑糶勿得輕有流移令土戶各存恤其客戶佃餘米平價出糶以濟鄉間其有措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illegible]本息還不足官司為責償如有違令閑糴者當根究施治其貧民妄行需索鼓衆作鬧定當重作行遣又計度本軍別無儲積糴本千米斛少乃兌借上供官錢[illegible]千餘貫糴米[illegible]千餘石以備賑糶又以賞格勸諭富室[illegible]得米[illegible]九千石以給饑民又乞留六年未起米不得及本年檢放外除[illegible]盡行[illegible]又乞令轉運[illegible]平兩可將所管[illegible]不義倉[illegible]支撥又乞[illegible]文乞許依分數放外其今年[illegible]納[illegible]行等[illegible]俟來年額[illegible]新租[illegible]納本年苗米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又乞[illegible]等

以下人戶零欠夏秋並與倚閣放散既罰以收民
無荒移凡荒政涉冬皆已有緒知〔語錄〕先生因說
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賑濟委
無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旱
便劄刷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糴米添支官
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賑糶早時糴得
却糶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闕事旋來截住客船
糴三分米至於客船不來具見官中及上戶自有
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糴
客船米又且米價不長〔語錄〕
〔行狀〕至若愁恤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
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或
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者錢不盡官物之檢
放倚閣蠲減除諸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樁經
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為之條奏或至三四不
得請不已亟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
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隣路隣港遏糴之禁
官吏按以方略俾覘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
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
爭傳錄以為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
數門先生視民如傷于姦察按隱細民撓法害
收者悉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閭里安靖
〔文集〕奏南康軍旱傷狀　再奏南康軍旱傷狀
乞放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
乞截米綱充軍糧賑濟狀　奏推廣御筆指
揮二事狀　奏借兌上供官錢糴米并乞推行
倚閣夏稅錢帛狀　乞撥賜檢放於外合納苗米
充軍糧狀　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　申南
康旱傷乞放租稅及應副軍糧狀　申南康旱
傷乞倚閣夏稅狀　乞聽從民便納錢絹劄子
乞禁保甲擅關集劄子　報經總制錢數
目劄子　乞減移用錢額劄子　乞行遣脚

米官吏劄子　乞申明閉糴指揮劄子　乞
撥兩年苗稅劄子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
勸諭救荒　與江東陳帥書一劄子　與
江東王漕劄子　轉總料錄　與漕司書一劄子
劄上　乞除豁經總制錢及月樁錢狀申

九月申請修築沿江石堤

劄子云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是寨堤往西灣
水汊藏泊舟船每歲錢糧綱運並商旅行船俱於
寨內注泊避便風濤亦免沈溺公私兩便自紹興
以來不暇開修逐年風浪砌石損動寨內沙土填
塞運載舟船不免於石寨外江心排泊每有大風
暴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拋失官私錢物不可勝
計今緣本軍旱傷細民缺食尋給與年今災傷州
縣可以募人興工者並行檢計工料奏聞本軍已
委官檢計合用工料具申轉運使衙取撥窠名錢
米僱募人工修葺使饑民就役不致缺食而公私
舟船得免
沈溺之患
〔文集〕乞支錢米修築石堤劄子　乞催修石堤
劄子

八年辛丑五十二歲春正月開場濟糶

年譜先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
場以待賑糶合為三十五場乃選見任寄居指使
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監
一場以轄賑糶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戢弊就乞
官之弊至是人戶赴場就糴其鰥寡孤獨則用常
平米依令賑濟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之錢則凡合
糶者皆濟半月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皆
一頓與之都昌無米則令郡運而往下里之內范

史053-053

不周浹閏三月望以二麥秀茂食新不遠糴消粘
局凡活饑民人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
九萬二百七十六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為
法時孝宗臨御久延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盡可
至撥借上供錢物糴米賑糶假求早餘苗米亦
盡得之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移捐瘠之患

月陸子靜來訪

年譜子靜來訪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先生俾
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以君
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先生以為切中學者隱微
深痼之病請書於簡以論同志文集跋陸子靜
白鹿洞書堂講義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
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
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
白鹿洞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

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
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
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
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
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陸子靜講義
九淵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疏
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
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
從郡侯秘書先生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睹盛
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
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
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昔之所感以應嘉命
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
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
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九淵平日讀此不無
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

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
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
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
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
如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
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
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
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
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
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
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
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
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
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
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

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
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子勉之以毋負其意 文集答
呂伯恭書云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
之叙述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
欽服歎服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
盡合處幸其卻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 又答
呂伯恭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弊
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
即只是定本無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
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
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
本耳渠卻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為學者
之病熹云如此卻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理
會開宇方始分明不教人作解會耳又教人恐須
先立定本卻就上面著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

理今如此一概排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來雖推唯終亦未竟窮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過有理自是深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何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喻陳正已亦其所間只爲病於禪者長未識之未知呉果然否也大抵兩與二緒東出西沒無提撫處從上聖賢無此樣輔方擬湖南欲歸遂過之再與行細商討偶後說詖未知久這說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撿殺可敬服也但時或約與俱詰見相與劇論光作依等書抑之或是來春始可動也六服語鈔謂楊道人門行見了卻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日這是他來南康某論他說書他卻說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爲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切切稍有知識此心便惕齊整地夫了千名逐利

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以益遠豈不深可痛惜哉夫子靜只是拗伊川云雖其深喻是以爲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也多若全不聽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難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誠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當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通言論語無意只是卻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只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朋友集答林擇之書云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樸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

痛著工夫數幾有益陸子靜兄弟近日議論亦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問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到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痰與吳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見偏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卻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看儘好卻是先於性情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卻無此

病也幾答項平父書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卽便捨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卻看文字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動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敢也斂于所陸好靜與行復仰吾常佾汨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毀聲色吾說之閑老大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爲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忠於道理事事要觀是不肯狗情後欲識見雖未適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爲吾人王之之從更行師友講磨何思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隨於卻患亦自可貴若妄意張說近亦又縣答也文集答項平父書云示諭曲抑及陸周正盡三後爽然所警於吾儕者爲尊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

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其自覺雖於義理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辦答陳膚仲書云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見聞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二月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待次

年譜初到南康有任滿奏事之旨將滿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除此職然猶待次先生愛君之誠深願見上以罄平生之蘊既不獲前乃奏本職四事一請勿拘對補之說特旨蠲減星子縣稅二請照賞格補授諸出粟人吏民罰早得爲善之利三請凡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理積年舊欠而去年倚閣夏稅乞與蠲放其上二等人戶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亦請許其多作料數帶補去年夏稅殘欠四請降勅賜白鹿洞書院額及頒賜太上皇帝御書九經註疏印本等書秘文集繳納南康軍任滿合奏禀事件狀

閏三月二十七日去郡東歸

年譜先生治郡視民如傷至豪家使暴細民據法害政者亦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急務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本寓錄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一小兒將死某訊而禁之次日杖之諸樓下偶一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縱若天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爲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爲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爲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爲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陷溺一至於此趙萬道

夏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

年譜劉子澄請爲諸生說太極圖義濂溪曾孫正卿彦卿元孫濤爲設食於光風霽月之亭度湖口而歸是月壬戌還家按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閏三月二十七日方得合符而歸替後只走上南山北旬日始謁濂溪書堂以四月十九日至家

秋七月除直秘閣三辭

年譜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故除先生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賞辭九月告下復辭不允又辭行狀除直秘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

文集辭免直秘閣狀一　狀二　狀三

八月東萊呂公訃至爲位哭之

文集祭呂伯恭著作文云嗚呼哀哉天降割於斯文何其酷耶往哉已矣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而過將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蕭通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

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
易其出此同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
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
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身而恥
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
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
納而川渟豈澄清而撓濁汕湍於先訓紹文獻
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遠所以稟之
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
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
仕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宜公獨御之對
承詔奏篇則有尹新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眾
亦注目其敷施何遺時之不遂遽榮疾而言歸悵
一臥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閱近遠以曳杖忻
上之風雲家咸喜其有瘳冀卒攄其素蘊不惟一傳
道以著書亦將後來之指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

夕而常終增有邦之殄瘁秘吾黨之哀恫嗚呼哀
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爲前
日之社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
死期之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蔚
謂昔騰騫而有約盡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
悽惋計車而借乎考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
嗟呼伯恭而遽死也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爲
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哉之有聞尚前言
之可踐嗚呼哀哉尚饗年譜先生稱伯恭舊時性
極褊因病中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
如此好又曰讀書如伯恭方是爲變化氣質至是
東萊與南軒相繼下世深痛斯文之不幸既爲位
而哭又遣奠於其家　呂公定周易爲十二篇以
復古經之舊先生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自成
一家之言有補學者故祭文中有事記將就使續
之語蓋歎其難繼也　文集與劉子澄書云伯恭

逝去令人悲痛不可言計報中必已見之傷悼之
懷相與同之也去年方深敬夫今伯恭又如許吾
道之衰一至於此不知天意如何吾人不可不自
勉未死已前協力支撐也稍牒又與劉子澄書云
日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前時猶
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
絕不聞此等語因循媮惰安得不至於此今乃深
有望於吾子澄也對答舊師書云伯恭大事記甚
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事
但恐其所謂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
則非筆削之本意耳浙中近年怪論百出駭人聞
聽壞人心術強者唱弱者和甚衍因出而顧亦自
咎於伯恭常爲深歎息也　語錄　伯恭說詩
萊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　大事記曰此書
其好考訂得仔細大義詩記附　文集呂氏家塾
讀詩記後序　跋呂伯恭書說附東萊集後與朱元

晦書云詳觀來喻激揚振厲頗乏寬大溫潤氣象
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不可不省察也觀又
與書云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
夫如偏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吾
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爲樣轍回擒縱低
昂之用爲仵義欽戚之功斯文之幸也觀又與書
云張五十丈祭文讀之泫然不唯痛逝者之不可
作又竊以窺任道之心屹然益堅幸甚顧益勉之
使宏大平粹則見諸行事垂諸方冊皆可以爲後
世模轍吾道之幸也大抵梟賊偏處便使消磨得
九分爛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旺要須融化得盡
方可爾陸文集答張敬夫書云傷急不容耐之病
固亦自知其然深以爲苦而未能革若得伯恭朝
夕相處當得減損但地遠不能數見爲恨耳紅

是月改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年譜時浙東薦饑宰相王淮薦先生提舉浙東常
平茶鹽公事先生以上殿辰爲慮遂拜命不敢辭即
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仍
乞奏事十月堂帖報南康納粟當行遂受職名焉
文集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冬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年譜先生去國二十年既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
與夫修德任人之說上爲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
之策並南康兩事其七劄上之本行狀入對其一
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
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
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
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
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

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汚賤者騁與貨賂或
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
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
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將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
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
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
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
其勢有所偏而因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
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
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
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
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
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
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
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
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

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
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
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
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
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
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
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
三言救荒利害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
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米之人早行推賞所
納米數乃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
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稍與丁身等錢
頒行蠲放及免木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
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官
暫持服官員特與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
五等戶免稅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
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蠲

與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當乞蠲減星子
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各細鄙稅不達大體其七言
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
皆自書以防宣泄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
用袋重封於閤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救荒
之急者當倥偬不暇給之際而愛深慮遠從容整
暇蓋急於救民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
居之鄉每歲春秋之交家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
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帥鄉人置社倉
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乃是乞推行之白
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
言先生因念此亦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
先爲此言不可不及對卒言
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
文集辛丑延和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奏劄四　奏劄五　奏劄六　奏劄

比

十二月六日視事于西興

行狀先生初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輳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

奏劾賈祐之不抄劄饑民

奏狀言紹興府兵馬都監賈祐之並無抄劄委是不職乞重賜黜責以爲官吏奉行賑濟不虔之戒

詔行社倉法于諸郡

年譜初奏事延和殿請推行崇安社倉法於諸郡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旨頒行

朱子年譜卷之二終

朱子年譜卷之三

王懋竑纂訂

淳熙九年壬寅五十三歲春正月巡歷紹興府屬縣婺州衢州

行狀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語錄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錄日

紹興時去得遲已無擘畫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劄城下兩縣饑民其人不曾意只抄得四萬人來外縣却抄得多却托石天民重抄得入萬人是時已遲天民云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數日便辦却分作數等賑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量道里遠近就偷寺及莊宇置糶米所於門首置木牌關防再入之人難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指沂亦難朝廷應副得以効力已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監司尤難以地濶遠動成文具催縣令於民親行之爲易可學

奏劾甯克勤偷盜官米

奏狀言蒙聖恩撥下米斛賑濟紹興府差指使甯克勤往下江府請取米分上虞新昌兩縣支卸賑

濟今臣巡歷到嵊縣點檢其所押米一萬三千石
內折欠升合并和擽泥之數計缺米四千一百六
十石情理重害不可容恕除已牒本府交量發下
賑濟仍拘管啓克勒送獄根捉外欲望聖慈先將
本人重作施行仍令紹興府
監追所盜米斛送納賑濟

奏劾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

奏狀言臣巡歷到婺州金華縣孝順鎮第十二都
米場無人在彼糶米據人戶衆狀告訴本縣分差
上戶朱熙績就近在本場糶米其朱熙績輒敢欺
罔縣道不復發米前去及臣巡歷到彼乃詐出文
榜稱就十四都出糶致一場人戶無從得食其在
家所糶又皆減尅升斗虛抬歷頭所散粥日以一
斗米多用水煑成粥飲就食者反爲所僨狼
狽而歸凡其所爲無非姦欺切害之事若使人皆

如此荒政何由可辦欲望聖慈重賜
黜責以爲豪右姦猾不恤鄉鄰之戒

哭東萊呂公墓

文集題伯恭所抹荆公日錄云淳熙壬寅正月十
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淑度出此編覩之感歎之
餘爲書
其左

奏劾衢州守李嶧

奏狀言自去歲大水之後知州事李嶧專務掩蔽
不以實聞及轉運司訪聞得實反爲李嶧挽積衙
水而其親戚方在政路曲爲主張至今未免及旣
遭旱嶧又妄申諸司民不缺食未至流移檢放諸
縣都不盡實如常山一縣被災最甚通計七八分
而嶧只作一分六釐減放開化縣被災不減常山
又僅及一釐一毫而已臣今行視兩縣水痕尚存
山谷之民羸瘦萎黃非復人貌死亡已多而嶧恬
然略不加恤但知一槪差人下縣督責財賦急如
星火加以病昏不能視事百度廢弛不成州郡不
但檢放不實荒政不修而
已敢昧萬死按劾以聞

奏劾張大聲孫孜檢放不實

奏狀言衢州元差監酒庫張大聲龍遊縣丞孫孜
前去檢視災實却乃觀望本州守臣意指輒敢欺
罔減裂將七八分以上災傷作一釐一毫八絲六
忽檢放以致被災人戶流移四出而貧下之民死
亡甚衆望特降睿旨將張大聲孫孜并行重
賜黜責以爲日後附下罔上侵法害民之戒

永康陳同甫來訪

同甫名亮永康人呂東萊特重之
至是來訪於衢婺間旬日而別

二月回紹興乞賜鐫削

奏狀云臣以職事橫被中傷伏蒙聖明特賜臨照
諒已遣臬復還紹興府界竊見諸暨縣災傷至重
疾疫大作民之羸瘠死亡者已不勝數臣前日聞
命之際深恐猝迫輕去職守有失照管其罪已在
不救之域顧以救荒事亟未敢乞罷只乞聖慈且
將臣見在官職先賜鐫削候救荒結局日別行竄
責厥允
公議

夏六月旱上修德政以弭天變狀

行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
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

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

條奏諸州利病

行狀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終役用貫頭科紐惟恐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中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爲萬戶於救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爲經久之計年譜又言台州丁絹錢有抑納倍輸之患乞每丁納半錢半絹本傳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

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

秋七月奏蝗蟲傷稼

奏狀言聞紹興府會稽縣蝗蟲頗多遣人走探已據回報郎親往看視委是爲災有害苗稼紹興府先已支錢募人打撲赴官埋瘞本司亦支錢添貼收買臣與帥臣王希呂一面同究所轄打撲焚瘞外須至

奏聞者

奉御筆回奏

奏狀言紹興府會稽縣蝗蟲已同本府發錢收買焚埋續奉御札令臣分詣祈禳更行支賞召人收捕令速殄滅臣恭準御劄夙夜不遑即同帥臣親府治設醮祈禳又於先支錢外加增賞貼召人收捕今據申到并已收買焚埋尚有一分以上未至盡絕爲此先具奏聞

巡歷紹興府屬縣入台州界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

申省狀言臣昨巡歷至江山縣見得知縣王執中庸謬山野不堪治劇及據士民詞訴又伏覩臣僚所奏本縣饑民事其知縣王執中委是疲慢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伏乞敷奏將王執中特賜罷黜已先行下衢州將本官對移闕慢職事聽候朝廷指揮

奏劾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

奏狀言臣昨親見寧海縣人戶流移自到本州郎行詢究見本縣流移人戶已十有餘口其知縣王辟綱恬然不恤亦無申報委是不職欲望聖慈特賜罷黜

申乞許令佐自陳嶽廟

中省狀言諸州連歲災傷全藉知縣佐官協力措置以救民命竊慮其間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欲加按劾則無顯過欲罷不問則爲民害欲望敷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自陳獄廟差遣仍嚴責已差下人疾速赴上其未到間乞委自本司差人權攝庶幾數月之間逐縣得人不至誤事

奏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

奏狀言婺州去歲災傷本州通判趙善堅措置濟糶委有勞效本官雖將任滿本州今歲又遭旱傷全要知得措置首尾官員差委幹辦欲望特降睿旨許令善堅在任同本州守臣協力措置災傷庶免誤事

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年譜知台州唐仲友與丞相王淮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七月先生巡所部將趨温州涉台州境民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紛紛急趨台城則訴者益衆至不可勝窮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汚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偽造官會等事節次劾之仍送紹興司理院鞫實章三上王淮匿不以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先生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司委清強官體究仍令先生速往旱傷州郡相視先生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初王淮營救甚至而終興獄具情得按章至六上淮度其勢益熾乃取首章語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辨疏同上曲說開陳

故他無鐫削止罷新任台州久旱雨遂大霈是歲穀重熟[illegible]

八月留台州乞賜罷黜

奏狀云臣之所以久留台州只緣憂慮仲友[illegible]報復殘虐吏民今新知本州史彌正已到候其交割州印臣即便恭禀聖旨日下起發不敢稽留外再臣雖孤賤叨被使令個者所按巨姦未蒙朝廷準依常法略賜施行則自是以往復有貪殘不法肆毒害民如仲友者未審在臣合與不合按劾如臣愚闇實有疑焉然以臣之私計而言則惟有斂迹朝市遠避權豪可以少遂初心京今素守臣謹上奏乞賜罷免十八日辭台州至二十二日入處州縉雲縣界以以未蒙處分再乞顯責

毀秦檜祠

年譜永嘉學有秦檜祠移文毀之曰竊見故相秦檜歸自金虜久專國柄內忍事讎之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爲進退崇獎天下諂諛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既死於棘寺魏公復竄於嶺隅連逮趙汾之獄蔓將逮衆正而盡誅之非刑漢鼎之旁已問周九錫而來獻天不誅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况永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用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厲矣賢何以爲訓[illegible]

除直徽猷閣再辭

年譜賞以賑濟之勞也先生以爲糜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躐等號

榮擢非所以示勸懲況前按知台州唐仲友反被
論訴雖蒙聖斷已罷本人新任而營求指揮尚未
結絶方藉藉以俟斧誅豈容
遽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
文集辭免進職奏狀一　奏狀二

改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辭
年譜蓋奪唐仲友新任也先生初聞江西新命即
日解職東還具奏言臣自早歲即甘退藏妄意討
論遺經以待後之學者今蒙恩許解職歸正愚臣
得遂夙心之時而所除官又係與唐仲友鬭蹊田
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亦知其不可臣
恩何敢自安願得歸卄於[illegible]畢志舊學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九月十二日去任歸
文集奏紹興府都監賈祐之不抄劄饑民狀貼
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狀貼　奏
、捄荒事宜狀貼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
米狀　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狀乞再賜官
會三十萬貫速行舊歲之賞富減度牒之價其作
捺湖埂下新年農事利害之人者并乞早賜米斛
奏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狀　奏巡歷婺
衢捄荒事件狀　一於所賜錢內取撥台州處州義
倉米錢五萬貫應副婺州糴米糶濟　一於許撥義
倉米五萬石內將一萬石對充衢州賑濟　奏
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狀　奏請盡一事
件狀　奏張大聲孫孜檢放旱傷不實狀
乞賜鐫削狀　乞給降官會等事狀其一乞推
去年獻助之賞其二乞減度牒米數其三再乞賜

錢會三十萬貫又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
錢並行住催　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
役錢展限起催狀　乞住催被災州縣積年舊
欠狀　乞推賞獻助人狀　婺州金華縣進士陳
夔獻米二千五百石合補迪功郎婺州浦江縣進
士郭良爵獻米二千石合補上州文學婺州東陽
縣進士賈大圭獻米二千石合補上州文學處州
縉雲縣進士詹珍獻米二千五百石合補迪功郎
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狀　乞修
德政以弭天變狀　奏蝗蟲傷稼狀　節
回奏狀　再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
狀　奏捄荒畫一事件狀　一被災州郡督理夏
稅特與寬限其紹興府去年住催夏稅人戶先期
輸納者理折今年夏稅　一乞詔州郡依條受理旱
傷及早差官檢放　一請開許印給度牒官會早賜
給降其度牒減價每道止錢五百貫　一聞村落間

已有強借劫奪之患乞早撥上項錢數宣布存恤
自可以銷賊鬭亂之萌然後詔安撫提刑兩司察
其敢有作過倡亂之人及早擒捕致之憲典庶幾
姦民知畏不至生事　一獻納減半賞格止於紹興
一府今乞於浙東一路通行　一與修農田水利既
濟饑民又成永久之利　一七州糴濟用人甚廣乞
許將得替待闕丁憂從仕之人權行差使庶可集
事　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乞將合該蠲閣夏稅人戶前期輸納者理折今年
新稅狀　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　一蝗蟲傷
稼催促差官檢視及支錢收捕埋瘞　一乞賜指揮
令州縣不得刷具舊欠催併賦稅　一乞將嵊縣上
虞餘姚三縣新舊租稅特與倚閣俟見秋苗合放
分數別賜處分　一乞新昌縣連得大雨中晚之禾
間有可望而秋旱已深恐難結實荒熟之形切宜
子細分別　一已損田段不堪收割皆欲耕犂亦逼

蕎麥二麥之屬乞特降指揮催促檢放庶幾民間
及早耕種其有缺少種糧更令官司量行應副
奏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狀　奏救荒事宜
書一狀一已蒙給降三十萬貫更乞撥錢揍作二
百萬貫及早分給諸州發行運糴一減半賞格已
行於浙東一路通行乞删去今來指揮所增委曲
關防之語庶幾人爭先應募一乞將本路被災縣
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候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將
夏稅亦依分數蠲減至台州五縣等五等人戶今
年丁絹乞特與蠲放一乞許於賜給錢內量撥什
三於合修水利去處畚費應副一乞被災州縣人
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賜蠲放一被災州
縣人戶往外興販糴糶者不得邀阻抽稅其糴米
乾所買同貨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　奏明州
乞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官會度牒狀　奏
台州免納丁絹狀　再奏乞給降錢物以減放

任催水利等狀　乞降官會發州撥還所借常
平米狀　奏巡歷至台州奉行事件狀一奉旨
給降度牒三道官會十五萬緡即時分撥應副
諸州仍詢訪土居官員士人誠實練事者一縣
人與州縣官公共措置募船前往收糴不解仍請
上戶說諭或出米穀或出錢物添助賑糴又立式
還差都正鄉官家至戶到抄劄饑民取見的確數
目俟將來闕食就行糶濟已諭州縣官吏常切
體訪不拘早晚但覺民間闕食便行賑糶收錢運
糴循環接濟無與於官有益於民一與修黃巖水
利支錢一萬貫付本縣及土居官林鼒蔡鎬公共
措置其本縣知縣范直與不甚曉事難以倚仗乞
特與對換別選清強官權縣事庶幾與役救荒
不至闕誤　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　奏
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　奏義役利害狀
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一狀　第二狀　第

三狀　第四狀　第五狀　第六狀
一申乞禁止遏糴狀　申乞賑糶賑濟合行五事
狀　申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　申揀荒
事宜畫一狀　申乞許令佐官陳獄訟狀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

詔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辭詔免回避復辭

年譜詔與江東梁總兩易之又辭言臣區區誠懇
已具前奏既蒙改命曲遂其私其在微臣固已深
幸但臣前所奏尚有未蒙聖察者欲望曲賜哀憐
追寢誤恩改畀祠祿使其得遂夙心免罹非覬且
臣祖鄉正隸江東見有墳墓宗族些小田產合該
迴避詔特免迴避又辭以為今來所除仍司按察
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為或至重傷朝廷事
體若但覩勢徇私又恐下負夙心上辜眷使乞特

與祠使得卒其舊業退避怨怒時辭職名不允之
命下又辭以為前按唐仲友更不差官體究其紹
興府見勘已招人蔣輝等亦聞已得朝旨盡行釋
放竊恐臣所按劾不公不實別有合得罪名難以
例霑恩賚
詔並不許
文集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奏狀二

冬十一月始受職名仍辭新任并請祠

年譜始受職名仍辭新任且乞奉祠極言昨來所
按贓吏黨與衆多棋布星羅并當要路自其事發
以來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所
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
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
亦復無故橫肆詆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

不肖之身反為魚肉而其變亂黑白詆誣聖賢又有不可勝言者為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庶可少紓患害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以沮先生王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故先生奏言及之

文集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十年癸卯五十四歲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年譜上覽奏知不可強起詔以累乞奉祠可特與差管台州崇道觀行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門是海內學者尊信益眾然憂世之意未嘗忘也作感春賦以見意續

年譜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殉國之意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

夏四月武夷精舍成

年譜結廬於武夷之五曲正月經始至四月落成始來居之四方士友來者甚眾

文集武夷精舍雜詠詩 武夷櫂歌十首[illegible]

冬十月如泉州

傳安道自得與先生有先人之舊是歲八月卒往弔之十二月歸

十一年甲辰五十五歲是歲辨浙學

年譜先生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

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論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力為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文集答呂子約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為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毋乃悖之甚耶又答呂子約書云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靡然同趨不問其智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中有時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卻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正道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此然後為有徵也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拔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又答呂子約書云世路險窄已無可言者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縱又答呂子約書云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

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
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濟詭在甚麼處此
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已答路德章書云
又謂儒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
是舊時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
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
不容些兒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究轉
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為
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為根本若果如此
則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
矣　答沈叔晦書云前日務為學而不觀書此固
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
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
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又不若不讀之為愈也
　又答沈叔晦書云子約為人閒無可疑但其門
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為學者心術之
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
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
者尤可駭異　答劉子澄書云伯恭無恙時愛
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
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腳不
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
今幸少定然其說不可合者猶未肯堅降也已
又答劉子澄書云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
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
卻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
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已答孫季和書
云子約漢唐之論在渠亦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
所謂乃邪心者卻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
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
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
由徑之計相引去私語密傳以為奇特直是不成

規模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
象如此否耳　答潘叔昌書云六國表議論乃是
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為卻
取此等議論以為標的殊不可曉此恐是目前於
根本上不肯入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著力
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
恐亦熾已立未必以為然耳熹老矣不復有意於
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
追聖賢之域不謂近年議論蠭起高者溺於虛無
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
知所以為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
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　答耿直
之書云頃歲入浙從士大夫游數月之間凡所聞
者無非枉尺直尋苟容偷合之論心竊駭之　答
潘端叔書云子約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
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途以趨功利之域充塞
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
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
到此地位也已答黃直卿書云婺州近日一種議
論愈可憂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深可憂歎
亦是伯恭有
以啟之

十二年乙巳五十六歲春二月祠秩滿復請祠夏四
月差主管華州雲臺觀

辨陸學之非

文集曾立之墓表云立之名建幼穎悟長知自刻
厲學古今文皆可觀　已而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
知聖賢之學為有在也則慨然欲求其所為者而
大覃思於諸經間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

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郎往從之得
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
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
而若有得焉子静蓋深許之而立之末故以自足
也則又寓書以講于張氏然敬夫時沒立之竟不
得見後盡得其遺文考其爲學始終之致于是乃
有定論不疑其告朋友書有曰學必貴于知道而
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
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
期于一悟而遂至于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
之間狼狽已甚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
邪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胡子有言學欲
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
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
其庶幾乎熹嘗答劉晦伯書云立之墓表已爲作矣
而爲陸學者以爲病己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
莫但據實直書耳續集與陸子静書云立之墓表
今往一通顯道甚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何如
續集又答劉子澄書云子静寄得對語來語意圓
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
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
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
地撑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
但不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
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于學者又爲此
說引去眞吾道之不幸也聞謂服枺比答陸子静
書云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
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爲然今想到部
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礪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
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即在面前此而不
察乃欲別求元妙于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
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數日來病軀方似略可

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
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
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
同否耳輛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辨之端三復
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
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
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諭
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著
力處止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
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静
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
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
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
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
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
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
遜之容眷常竊笑以爲正使眞是仇敵亦何至此
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
言至今常不滿也輛又答諸葛誠之書云所喻子
静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消融其隙者
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
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囘護
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生嫌隙也輛答程正思書
云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懷
抱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
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
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
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亦不知
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
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
阿矣又答趙幾道書云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
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

由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相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又答陸子靜書云税駕已久諸況想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區區所憂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内外精粗之别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illegible]答趙子欽書云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

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答劉公度書云臨川近說愈肆荊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試思之如何載與黃直卿書云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晳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得是處也可歎可歎[illegible]答項平父書云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内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必有待講學省察而後

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又答吳伯豐書云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物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又答方賓王書云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愈高而其狂妄恣雎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又答郤叔義書云子靜書來殊無義理

每爲閉匿不敢顯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却不得也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又答程正思書云臨川之辨當時似少商量徒然合鬧無益於事也其書近日方答之所說不過如所示者而稍加詳耳此亦不獲已而答恐後學不知爲惑耳渠則必然不肯回也輙又答程正思書云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其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略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又答陸子美書一通書二則與陸子靜書五一[illegible]皆六經之附庸象山兩書語錄陸子靜之學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想

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在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纔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衮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纔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雜賀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卻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梢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底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後世即今便是蹂賀有江西士人問為學曰公們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倀倀然如村愚瞽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傅子淵便是如此豈有學聖人之道蹉了卻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叫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做陸氏之學只是禪初間猶自以吾儒之說蓋覆如今

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便打人罵人後生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百怪如此可畏可畏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以說其胸中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得他卻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鮝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䮁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卻不肯說破某常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䪨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卻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為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卻諱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蹶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是快胡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為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蹶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

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他是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此鱗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為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言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嘗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類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貪贓正賊借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辯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已私而思索講習卻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說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過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為皆彼自謂不妨者也又曰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熳也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纔自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得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纔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卻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卻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且其為說喫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纔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了此煞壞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得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某道他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所聽文集答詹元善書云子靜旅櫬經由聞其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耶答趙然道書云荊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為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諭謂恨未及見其與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敝帚者哉答孫敬甫書云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間自然非其傳匪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指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當時名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為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辯以啟其紛釋不

遂之端而反爲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禪學文
字見呆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欛柄入手
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
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一用此策但其遮藏
不密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
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
巧抛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
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顧

辨陳學之非

年譜同父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之畧任俠豪舉
先生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并用且謂漢唐行
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父有書辯難先
生累與書極力開諭同父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
焉每逢先生生辰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
爲常文集與陳同父書三癸書四書六甲辰書七書

八巳書十稱附陳同父甲辰答書乙巳三書語錄
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烏得爲無罪恁地橫論却不
與他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
伯恭門人卻亦有爲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
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
事不是是便是非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
突某向來與說許多說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
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
說也須回轉得幾人葉賀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
不明瑩要之自足心地不清和也燾道同父在利
欲膠漆盆中僩賀因言陳同父讀書譬如人看劫
盜公案看了須要斷得他罪及防備禁制他教做
不得它却不要斷他罪及防備禁制他只要理會
得許多做劫盜底道理待學他做賀陳同父學已
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說蕭何
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

賀孫或問同父只說皇帝王霸之畧而一身不能
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
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
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賀孫
年譜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
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

十三年丙午五十七歲春三月易學啟蒙成

年譜六經遭秦煨燼唯易以卜筮得全迄漢魏流
爲讖緯之學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清談諸儒因
之至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本
則未及焉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而
亦未及於卜筮也先生既推羲文之意作周易本
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啟蒙四篇以爲言易
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
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牽合附會故其篇目以

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爲次凡揲撲及變
文又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而易始復其舊本序文
集序云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
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
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
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
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
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
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啟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
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於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
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傳
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
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
初學使無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　易
五贊　原象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
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

史053-071

旣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如日之中爰暨末流淫於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繆加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無爲

其爲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於扐初扐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扐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捨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喜來復

稽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名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爲則

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於卦於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旣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唯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答陸子美書云近嘗作一小卜筮書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闊畧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觀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方賓王書云熹向來作啟蒙正爲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畧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　語錄啟蒙初間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得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中間自有好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看

如何也自有人見得到底曉　文集答袁機仲書云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啟蒙之書所爲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畧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爲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爲熹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毋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書之不盡偶得小詩云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狂妄僭率幸勿鄙誚也

秋八月孝經刊誤成

文集後記云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illegible]之顧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歲春正月如莆中弔陳福公

年譜以三紀游從曉歲知己且爲中興賢輔故千里赴弔並爲文祭之　文集祭陳福公文　陳正獻公行狀

三月小學書成

文集題小學書云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之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爲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淳熙丁未三月朔旦晦菴題　年譜先生旣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慮其失序無本而不能

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
支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
曰嘉言曰善行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
以兼補之於後修身之事此畧備焉棋

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年譜以三月除至夏四月拜命按別集答劉子澄
書云雲臺將滿力欲俟批書畢遣人宛轉致懇復
求舊秩忽尤延之送勅來乃蒙朝廷檢舉直差雖
似小小行遣聞新授却甚以爲恩蕤緞月又書云
昨日拜鴻慶勅偶得一絕云舊京原廟久烟塵白
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
眞年衰易感不知
涕泗之橫集也

秋七月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辭不允

年譜時上論宰執楊萬里封事薦朱某久閑可與
監司周必大杞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錢穀非其所
長故有是命以疾辭不許　告詞云勅宣教郎直
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爾好古道據正不
回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擁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
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
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哉惟允行爾盡心之學廣
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
事淳熙十四年七月某日陳居仁行詞行狀十四
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待久以疾辭不許遂拜命本
傳十四年周必大相除
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十五年戊申五十九歲春正月有旨趣奏事之任復
以疾辭不允三月十八日啟行在道再辭并請祠夏
四月復趣入對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　劄子二　劄
子三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語錄六月四日周揆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
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閤門通進榜子有旨初七日
後殿班引及對上慰勞甚渥曰陳昕任浙東提舉
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
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只
留卿在這裏待與清要差遣再三辭謝方出奏劄
上曰正所欲聞卩奏第一劄意言犯惡逆者近來
多奏裁減死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

可不理會第四劄言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
第五劄讀至制將之權旁出閤寺上曰這箇事却
不然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
薦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
意且如監司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
者況此曹奸偽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
以此爲說聖論謂爲不然臣恐疏遠所聞不審退
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
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問上曰陛下知此
人否上曰固是但洩漏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
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
人挾勢爲奸所以爲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
以其有才爲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小人有才
鮮不爲惡上因舉馬蘇論才德之辨云云至當言
責者懷其私以緘默奏曰陛下以腹任知縣人爲
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塗轍一

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
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之事可
見矣至知其爲賢而用之則用之唯恐其不速聚
之唯恐其不多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唯恐
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盡奏曰豈有處君子太多
須留幾箇小人在裏人之治身亦然豈有惡善太
多須留些惡在裏至軍攻不修士卒愁怨曰主將
刻剝士卒以爲苞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切
不聞此果有此豈可不理會卿可仔細採探却來
說末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
久闕正官臣今逸遭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
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辭同〔行狀〕十五年促奏事
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
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
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生平所學只
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

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
清要不復勞卿州縣〔本傳〕時曾覿已死王忭亦逐
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
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
〔文集〕戊申延和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奏劄四　奏劄五

癸酉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在告請祠乙亥詔依舊職
名江西提刑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二云特蒙聖恩除熹兵部
郎官熹以未能即日拜命供職即具申朝廷給假
將理是晚忽有吏人抱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
曾供職不敢收領嘗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俟病
愈赴部供職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劾章熹不敢
自辨即具狀請祠回避復蒙聖慈曲賜全護使得

仍舊持節江西〔本傳〕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
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
無學術徒竊程頤張載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
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
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
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
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
刑〔行狀〕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
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
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時
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
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
曾陳乞磨勘蓋先生改職既出特恩其後累任
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乞磨勘者十有四年
在道辭免新任有旨趣之任秋七月復以足疾辭并

請祠磨勘轉朝奉郎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
福宮八月辭轉官辭職名皆不允遂拜命

〔年譜〕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
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上
覽之論宰執曰林栗章初未降出何得外廷喧播
或對以栗在漏舍宣言章疏人人知之上不悅太
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
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
人蓋用此術詣朱熹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
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先生固辭
足疾不任起發復請祠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
栗執拗不通復自用黨同伐異之論乃起於論
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爲黨鼓人之所惡聞
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乃出栗知泉州

而先生亦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時
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焉
告詞云朕惟廉節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退
之士表而用之庶幾幡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遠
有淵源其爲操行養之久矣志在憂時曾未得一
日立於朝比以部刺史入奏便殿朕嘉其議論留
寘郎曹蓋將進諸清要之地遽以疾請祈反初服
旣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眞祠夫拾塵何意於去
來止止不形於喜慍此古之清達之士也朕察爾
誠是用陞職二等聽食優閑之祿身雖在外亦有
補於風化淳熙十五年八月
某日中書舍人鄭僑行詞秘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狀三 辭免磨
勘轉官狀 辭免直寶文閣狀

九月復召辭

(行狀)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
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名辭召命以
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閒退方竊難進易退之名
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所
屑之
譏、

冬十月趣入對十一月復辭遂上封事

(行狀)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天仗許面奏以
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
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文集戊申封事云十一月
一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臣
朱熹謹齋沐具疏昧死再拜獻於皇帝陛下臣猥
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兩歲以來受恩
稠疊有加於前顧視衆流無與爲比其爲感激之
深固有言所不能諭者然竊惟念狂妄之言抵觸

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爲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
界施行者臣誠不自知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
者而未知所出也以是慚懼久不自安不意陛下
又欲召而見之臣愚於此仰窺聖意尤不識其果
何謂也以爲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
爲欲加之恩意則寵旣厚而無以加二者之間未
有所當此臣之所以徘徊前却懇切辭遜而不能
已也然而陛下猶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
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言者蓋
嘗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敢進豈非陛下偶亦記
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
然君父之命至於再下而爲臣子者堅臥於家則
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獨恐進見之後
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爲則臣之
辭受將有所甚難處而終得罪者是以輒因前請
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爲雖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

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賜觀省若以其言爲是而
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巖穴死無
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一望見
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
是臣所學之陋僞無所有政使昌進陛下亦將何
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
所全也又况陛下之庭侍從之列方有造爲飛語
以中害善良唱爲橫議以脅持上下其巧謀陰計
又有甚於前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下無爲使臣
輕犯其鋒而復蹈已覆之轍也蓋臣竊觀今日天
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
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
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
如盧扁華佗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爲之湔腸滌胃
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
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

所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爲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之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爲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擧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

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illegible]

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

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懔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所以治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illegible]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觀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

共籍籍矣臣竊以是觀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
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
恩過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
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嘗
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輩但當使
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
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
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
其有才適所以為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
來王曾袞事欽奉几筵之命違近傳聞與不竊笑
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外國傳於後世
且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繼有曲折如前日所論
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
醜不比人數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
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
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
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illegible]
至其納財之拳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
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論臣以為誠當深
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
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
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
使郎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
為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
奉事旅之賞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額乃未嘗得
一溫飽甚者採薪纔綴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
甚者至使虐次昏塗擇倚市門以求食迫怨署謗
蕭惜逆絕理子有不可聞者一有縱急不知陛下
何所倚仗是皆為將飭者巧為名包頭會其飲於
奢取其得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
用彼此既厭足人然後時以擅少競為羨餘陰奉
燕私之費以嫉下卒忿怨之辱於倖下且幸陛下
一受其獻則後日雖郊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
出入禁閫腹心之臣外變將飭共為欺蔽以至於
此從有一毫愛敢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
曜之以是為哉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
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
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
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
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
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
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
而不得以通乎天下矣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
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
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
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
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
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行私財陛下上為舉天
之所付全付所復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
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
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蓋

不可惜也哉[illegible]

[illegible]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

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

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

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

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

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弱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

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之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

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于先王之法

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

秦越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

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

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

是既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

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

交攻而不罷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

既如彼而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

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

則賢人必不得用所用者皆庸繆險巧之人雖

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

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

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

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

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

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

有以正之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

仁者蓋以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

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

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

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疏略之甚也

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疏

略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

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

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

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

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

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

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汙

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

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

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以

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

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補導而

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

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

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

其輕且褻之甚邪人亦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

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

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

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

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

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其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

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

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

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

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賓友咨議以司訓導罷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罷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畧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啟迪凡古先聖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illegible]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畧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嘗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

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唱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陛下此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苦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爲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汙廉恥廢壞顧猶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之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閒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illegible]陛下日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illegible]

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有以賊污不法聞者矣狥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徐而理為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為降官而實以辭散其事此雖宰相出其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今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為人情各有所私我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顧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凡以為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丞賊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同

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為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詰山陵諸使竊賣辟闕頗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削而纖以進用[illegible]

[illegible]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價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畀其所灼反撓公議尚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讀其非[illegible]陛下視此綱紀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

毅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譏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聽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

能外死生則其在乎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乎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其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留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為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為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

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畱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尚未論也[illegible]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人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名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任於監司太多而其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占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門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

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大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爲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illegible]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而禦敵乎夫將帥之不得人其獨兵卒之受其[illegible]爲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覈而備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爲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其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爲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驟遣

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鬪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彊其不能者以往主屯則假貸不耕而反爲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爲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類往往亦爲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屬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蔓濶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

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爲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迄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爲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爲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紬而退之凡州縣之閒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其奏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爲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

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illegible]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彊中原不復仇敵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

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寖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寖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爲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爲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爲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強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爲而無所向望以爲標準亦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爲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爲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況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懦將驕外有彊暴之寇仇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illegible]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illegible]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頹墮之不可久

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然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爲虛言以快天下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爲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爲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眞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其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掌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爲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飫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眞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眞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澈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顚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

史053-084

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
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而實外
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
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
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
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
聽髡徒誑妄之說而以為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
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為最
下則臣竊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
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為然則聖賢不為
不高學之不為不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
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
反之哉[illegible]

[illegible]若夫管商功
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
者之道為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將
居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
其富國強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
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
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
威則固所以為富強之人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
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
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
喜之說遂以為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
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
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
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

非臣所為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為之
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
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迂
之古與夫論者之說其為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
矣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悲者臣之得事陛
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
過三四其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為言
矣辛丑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其所言又不
過此臣遐方下士山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
曹而固欲攻之以決已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
不合而不敢侮者區區之意獨為國家之計而不
敢自為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
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特臣之蒼顏白髮
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陋
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
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

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
心馳魏闕竊不勝其愛君憂國之誠輒冒萬死剡
瀝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獻且以自乞其不
肖之身焉[illegible]伏惟陛
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則非獨愚臣之幸實宗社
生靈之幸[illegible]

臣熹誠惶誠恐昧死再拜謹言〔行狀〕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年譜〕楊復曰先生嘗謂孝宗初政憂封事所言皆陳復讎之義力辨和議之非其後乃置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封事有曰此事之失已在於與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月長臥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紀懈弛士氣頽靡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當者何暇恢復之可圖乎此所以惓惓獨以天下之大本天下之急務爲言也又曰大本誠正急務武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讎虜不滅臣請伏鈇鉞之誅以此言觀之先生蓋嘗忘復讎之義哉但以事不可幸成故必先於自治能如是則復中原滅讎虜之規模已在其中矣

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行狀〕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嚴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秘除閤修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者二其初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則以當世急務二三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者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獨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省郎曹之除皆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愚忠孝宗之受盡言亦不爲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

〔文集〕辭免召命狀 辭免召命奏狀 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是歲二月始出太極圖說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文集〕題太極西銘解後云始余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文集〕答呂士瞻書云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於此兩句爲如何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爲正耶答方賓王書云遺書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輯語錄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先生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聞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致而聊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時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

則求非思慮不可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
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
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
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
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
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
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
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
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
則不可有一毫之偏也如大黃附子冷底人喫也
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問先生所作李先
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
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
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語格之則其
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
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
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便似坐
禪入定義剛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
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
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
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或問延平先生何故
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
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定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
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淳錄或
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
之說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
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
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
則不可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
心觀四者未發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
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
云學者不須如此

十六年己酉六十歲春正月除秘閣修撰依舊主管
西京嵩山崇福宮辭職名
（年譜）拜祠命辭職名
（文集）辭免秘閣修撰狀一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即位
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年譜）二書定著已久猶時加竄改不輟至是以穩
洽於心而始序之又各著或問中庸又有輯略先
生微言大義具見二書序中尤學者所當盡心也
（語錄）大學是爲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
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
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
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看大學且逐章
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
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復尋究待他浹
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這方始是須是
靠他這心若一向靠寫的如何得問大學或問
曰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章句或問
乃注脚之注脚亦不必深理會學者且去熟
讀大學正文了又仔細看章句或問未要看他
疑處方可去看或問先發之有異聞乎曰平
常只是在外面聽朋友問答或時裏面亦只說某
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
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說大學啟蒙畢因言
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
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
然有工夫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鋟木
如何先生因公歸時頗說與切不可某爲人遲鈍

旋兒得旋改一年之內改了數遍不可知又自笑
云那得箇人如此著就辭解文字下字最難某解
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爲無那恰好底字把
來看又見不穩當又著改幾字所以橫渠說命辭
爲難〔語類〕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
說想也看得鶻突而今看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
在仔細去看〔語類〕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說使
人自致思此大不然人之爲學只爭箇肯與不肯
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略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這
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以上語類〕〔文集〕答許順之
書云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
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誤誤人深爲可懼耳
又答呂伯恭書云中庸章句一本上納如提綱
更有詳說一書字多未暇餘俟後便寄去有未安
者一一條示爲幸大學章句並往亦有詳說後便
寄也沈僴錄○文集與張敬夫書云大學中庸章句

緣此暑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
乙脉十答詹帥書云中庸大學舊本已領二書所
改尤多中庸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歷添入一段
甚詳大學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刪去辨
論冗說極多舊本直是見得未真也己

夏四月復辭職名許之依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

〔文集〕辭免狀云右熹四月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
免秘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仍隼吏部降
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職名者誤寵橫加乃超三
級所有告命不敢祗受〔年譜〕詔辭云以爲寵卿以
爵秩不若全卿名節之
爲尤美也乃上表謝
〔文集〕辭免秘閣修撰狀二　謝依所乞仍舊直
寶文閣及賜詔書獎諭表

附五月更化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

秋八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辭

〔年譜〕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先生以江東漕
置司建康奄暨守行宮衙習至與監司帥守迭爲
賓主故不敢受以祖
鄉田產隸部內辭格

冬十月詔免回避疾速之任復辭

〔文集〕辭免江東運使狀一　狀二

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

〔行狀〕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
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
〔文集〕辭免知漳州狀　辭免知漳州劄子

朱子年譜卷之三終

朱子年譜卷之四　　王懋竑纂訂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一歲夏四月二十四日到郡首頒禮教

[年譜]臨漳素號道院比年風俗寖薄先生以民未知禮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衰絰者首下教述古今禮律以開喩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其俗尤崇尚釋氏之教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菴舍以居悉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校訓誘諸生如南康時其在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廉恥者使列學職爲諸生倡[語錄]郡中元日出公廳延郡士黃知錄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與永嘉徐寓八人入學而張

教授與舊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僚屬又有乞留舊有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變色厲詞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爲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爲事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學校底裏遂欲留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錄以其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士人同爲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識些向背稍知爲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趨上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意不謂作之無應弃得來沒合殺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責任不爲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卻容許多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枉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若寡廉鮮耻雖能文要何用某雖不肖深爲諸君耻之潚先生熟聞知錄趙師虙之爲人試之政事又得其質遂首舉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問者莫不心服（大陽道）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日輪番入校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剌以塡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纘賀）某爲守一日詞訴一日著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却罷了此日詞訟則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旬之內有未了者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纘賀）

奏除屬縣上供罷科茶錢及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凡萬餘緡

奏狀云將諸州縣所認折茶錢罷科荔枝龍眼乾一錢抱認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七千六十四貫及近年所增經總制無額錢四千七百五十四貫盡與蠲減[行狀]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

[文集]乞蠲減漳州上供經總制額等錢狀

條畫經界事宜申諸司

[年譜]初先生爲同安簿已知經界不行之害及改命臨漳會臣僚有奏請行於泉漳汀三州者詔監司條具利害以聞監司下其事於州先生旣至適與初意合卽加訪問講求纖悉畢究以至弓量算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具申諸司以經界行否之利害一經界詳畧之利害一又得其必可行之術三將不得行之慮一蓋謂田稅均則爲公私之利否則爲害行之詳則足爲一定之法行之畧則適滋

他日之弊故差官置局打量步畝攢造圖帳三者
皆必可行而三者又各爲條畫共便宜使之無擾
而辦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
吏皆所不樂喜之者皆困苦單弱無能之人故雖
有懇誠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才力辨智有
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爲說辭以惑羣
聽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
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例
爲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此則
誠不能無將不得行之慮也

詔相度漳州先行經界秋八月上條奏經界狀

奏狀云准省劄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須至
條畫奏聞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
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
汰其昏繆疲軟力不任事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

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任又不能則擇於它官一州
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缺之
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只以措置經界爲名使之
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
量加旌賞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
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本州已差人於隣近州
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
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諳曉算法之人選擇官
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熙年中
戶部行下打量攢算格式印本未見全文乞詔戶
部根檢謄錄點對行下一式圖帳之法始於一保
山川道路人戶田宅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當
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諸都合爲一
縣則其圖帳但取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爲諸保
諸都之別也今只令役戶作草圖草帳而官爲置
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

費用若干具申漕憲於本州上供錢內截撥應副
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煩費矣一紹興經界
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今恐逐
鄉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雖一番打量攢算而
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欲乞特許產錢
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
便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
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
各不同姦民猾吏並緣爲姦爲今之計盡去此等
名字只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概均產每田一
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計一州諸色
租稅錢米之數卻以產錢爲母別定等則一例均
數每產一文納錢若干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
交收卻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逐旋撥入諸
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遇辰戌丑未年逐
縣合諸鄉各造一簿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

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係某人管
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卻於後項通結逐一
開具某人田若干產錢若干使其首尾相照又造
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
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併就煙爨地
分開拼總結并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
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卽將契書及兩家砧基
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
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
住持田土爲人侵占失陷稅賦不少乞特降指揮
許令本州召人實封請買不惟一時田業有歸亦
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
人其人廬其居之意又集與留丞相劄子云恭奉
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
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
有顧望前卻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

不敢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
竊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
土皆爲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
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
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
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
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
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郡計入不支出
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
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
亦有尚爲兩可而於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
更五十日卽是新春設使便蒙施行亦無日子可
以辦集矣語錄經界既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十
分弊也須革去得九分半所除者一分半分而已
今人却情願受這十分重弊壓在頭上都不管及
至纔有一人理會起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底弊

來瑕疵之以爲決不可行如役人少却百貫千貫
却不管及被人少却百錢千錢便反訓要與理會
今人都是這般見識而今分明是有箇天
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語類〕
文集經界申諸司狀　再申諸司狀　條奏
經界狀

九月奏劾黃發罪狀

奏狀言縣官黃發怠慢不職專務營私不以國家
養兵捕盜爲念其上軍月糧不爲及時交納致令
一寨上兵饑餓狼狽實非細事委是難以存留在
任本州遂將黃發與龍巖縣上杭對移已申尚書
省並諸司照會訖欲望聖慈將黃發重賜
施行以爲官吏慢令廢職不恤軍民之戒
文集按黃發狀

冬十月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恩錫宴自劾仍請祠不
允

行狀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任同
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
弓量之法洞見本末遂條其事上之蓋經界法行
息爭止訟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
不便及具宣德意榜之通衢則邦人鼓舞而寓公
豪右果爲異議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賜
宴自劾文集與留丞相劄子云九月中州境屢有
地震之異求及自劾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足
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不得少
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宋時計閏〕十又所請罷
科茶錢無額經總制錢之屬久不蒙聞允經界聞
亦有陽爲兩可而陰力沮之者至於按劾姦慢不

虔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有已行取勘而無故自
引罷者如此使熹寧復更有顏面可臨吏民已具
奏牒乞從罷黜而並以此私布腹心於下執事
伏惟少賜矜憐復得奉祠則又千萬之幸也

刊四經四子書于郡

年譜壬辰奏以告諸先聖各爲說繫於後以曉世
之學者文集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易〔畫卦下本〕
詩〔儀禮下陳〕　書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
傳書二十八篇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
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
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
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子壁中書增多
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
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
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

史053-091

予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
生書中四篇爲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
中盤庚下康王之誥並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
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爲五十八
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
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
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
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
如此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
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
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
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
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
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
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
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

讀者姑務沉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傅會
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十月　春秋　熹之先
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
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
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
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
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爲有感也近刻易
詩書於郡帑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絀詩
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
而不錮於後世諸儒之說顧二禮體大未能緒正
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
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爲皇帝王霸之書
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
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
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異時有能放呂公
之法而爲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
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
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
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
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
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
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
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
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言然後
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
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
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
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
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
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
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

文集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年譜按語錄云某如今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
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云熹覺得
今年方無疑（賜）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
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
年去年勝似前年（林夔孫）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
中庸爲人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
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
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
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
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
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
難知平心易氣以騐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
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
戒未嘗不三致意焉

列上釋奠禮儀

一年譜先是南康承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其中有未詳備又朝廷編類臣民禮儀鏤板頒降亦恐有未詳備處乞更增修事未施行至是乃復列上釋奠禮儀數事且移書禮官乃得頗爲討究則淳熙所鏤之板已不復存後乃得於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始能定議得請施行而主其事者適徙他官遂格不下攷文集申禮部檢狀

十一月詔先將漳州經界措置施行

申狀云尚書省十二月二日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泉漳汀三州經界十一月二十六日降指揮先將漳州措置施行行狀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

之喪再請奉祠其後經界竟報罷語錄問欲行經界本末曰本一官員姓唐上殿論及此尋行下漳泉二州相度本州以爲可行而泉州顏尚書操兩可之說致廟堂疑惑却是因黃伯耆再論上如其請卽時付出三省宰執奏請又止且行於漳州

二年辛亥六十二歲春正月申轉運司經界乞候冬季打量

申狀云正月九日准省劄十一月降指揮先將漳州經界措置施行熹自去年累次申請欲於秋成之後卽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目今雖是正月中旬然閩南地煖纔及冬春之交民間已是耕犂若於此時施行不惟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敷奏許依七月一日方行差十月一日然後打量文集與留丞相劄子云經界已被漕檄聞命之日已是正初農事方興不容措手已申漕司乞候十月一日打量矣其合預行措置事件則日今不住施行講究令益精審以俟及期而行但此事之行雖細民之所願欲而豪家右族倚勢幷兼者惡其害己莫不陰謀詭計思有以動搖未知此入九月之間事體又復如何更願丞相深察其情而以天下至公之理裁之有以終惠此邦之人而不隨於騰口閒說之計則如熹等輩尚得以効奔走而微幸於有成如其不然則當以罪罷自劾而歸不敢遊泳相陶鈞之內矣年譜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多以爲不可行先生與書再三切言之有旨先行漳州經界而已是春初事已無及二月先生以子喪乞祠去郡冬十月漳州進士吳禹圭訟其擾人詔寢其事而三州經界訖不行攷

奏請褒東溪高公登直節

年譜高東溪先生名登漳浦人爲古縣令以直言忤秦檜削官徙容州死舊有祠郡學中先生爲之記至是奏請於朝昭雪褒贈以旌其直節攷文集與留丞相書云高古縣特蒙主張得被仁聖漏泉之澤九原忠憤一旦獲伸丞相所以褒顯忠直擯抑姦諛之意不但施之今日周行之閒所勸多矣文集乞褒錄高登狀

二月以嗣子喪請祠

年譜正月癸酉長子塾卒於婺州報至卽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葬

辭薦知龍溪縣翁德廣

奏狀言德廣天資剛直才氣老成不爲赫赫可喜
之名而有懇懇愛民之實察其施爲庶幾乎古之
循吏者欲望聖慈特與陞擢差遣以爲官吏勤恤
愛民之勸文集與留丞相書云龍溪亦蒙收召之
恩始望益不及此
文集薦知龍溪縣翁德廣狀
三月復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
行狀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修撰主管
南京鴻慶宮語錄先生以喪嫡子丐祠甚堅當路
者又以經界一夯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
以不便己爲病率共有是請也亟啟從之辭
夏四月二十九日去郡辭職名
年譜先生去郡卽辭免職名蓋上初政嘗申孝宗
是命力辭得請已降褒詔難以復受故再辭焉林

語錄先生在臨漳僅及一期以南陬敝陋之俗驟
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愕然疑
譁然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
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
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歛踪而不敢肆法平時
習浮屠爲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爲之屏
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抄掠於閭巷亦
皆相視歛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
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
改復生業至是及期計商姦息先生之化而先生
行矣豈不深可恨哉辭
文集辭免秘閣修撰狀一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繇橋
文集與留丞相書云以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
越三日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答吳
伯豐書云此間寓居近市人事應接倍於山間今
不復成歸五夫見就此謀卜居已買得人舊屋明
年可移目今且架一小
書樓更旬月可畢工也
秋七月復辭職名不允乃拜命
文集辭免秘閣修撰狀二
九月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辭不允冬十二月復辭
以經界不行自劾
文集辭免湖南運使狀一　狀二劄辭
文集與留丞相書云蒙垂論深以士大夫之朋黨
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
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

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
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
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
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
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憂君憂國
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
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
朋黨爲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
爲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
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
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對天下之望而陰邪讒
賊常若反有使凌下犯之勢也夫杜門自守孤立
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
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
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
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

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憂者之慮竊謂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邪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邪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肥又與留丞相書云抑又聞之天下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夭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躑躅之孚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孰爲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爲制於人者乎於是亟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爲異日之患乎耶又與留丞相書云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爲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冀乎富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冀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邱壑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成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將見彼黨日甚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

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耳

是歲與永嘉陳君舉論學

年譜先生往歲聞永嘉陳傅良君舉嘗有詩說以書問之至是遺書來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上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欲以雅頌之音籥勺藝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見異同無從就正問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至如不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訕浸失本旨益刻劃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盡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先生答云書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日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鄙是口口鄙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諧俗曰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覆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夕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向風引領不勝馳情文集又與陳君舉書云前書所扣未蒙開示然愚悃之未能盡發於言者亦多每恨無由得遂傾倒以求鐫切近曹器之來訪乃得爲道曲折計其復趨函丈必以布露敢丐高明少垂采察其未然者痛掊擊之庶有以得其

真是之歸上不失列聖傳授之統下使天下之爲
道術者得定於一非細事也惟乾淳間之語錄君
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群慝章句訓詁
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
詞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
瞞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
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劃太精頗傷易簡
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何如方是淡益若孟
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劃太精便只
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
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
不說又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是甚
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又曰他那得似子靜子靜却
是見得箇道理却成一部禪他和禪也識不得蘇
耶今永嘉又自說一種學問更沒頭沒尾又不及
金溪大抵都說一截蘇作話終不說破是箇甚麼

然皆以道義先覺自處以此傳授君舉到湘中一
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某向見季
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
主人所以纔聞他人之說便動
答葉正則書云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
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幷坐稜尋觀左右之言若
欲有所言者而竟嚬嗬不能出口前書歲往來雖
復少見鋒頴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
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箴規包
藏之語不惟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
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
狥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
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
次第便以已見搏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
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
敢分明指言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illegible]

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
粧作權柱只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
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
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撫
州無事有佛書乃知世外瓌奇之說本不能與治
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
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
亦淡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
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豪釐之爽處故作此見
目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
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戲大開口說話
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以說
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亦快哉孟子自許雖
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原乃只在議破
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確不能識此而
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

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姑
以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識明者以爲如何然勿
示人恐又起鬨無益而有損也 答項平父書
云中間得葉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
甚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
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語錄陸子靜分明是
禪但却成一箇行戶尚有箇據處如葉正則說則
只是教人都曉不得嘗得一書來言世間有一般
魁偉底道理自不亂於三綱五常既說不亂三綱
五常又說別是箇魁偉底道理却是箇甚麼物事
也是亂道他不說破籠統恁地說以謾人及人理
會得來都無效驗時他又說你是未曉到這裏他
自也不曉得他之說最誤人世間獃人被他瞞不
自知瞞 義葉正則說話只是杜撰看他進卷可見
大略[illegible]葉正則作文論事全
不知些著實利害只虛論

三年壬子六十三歲春二月有旨趣之任復辭幷請補祠秩許之

年譜詔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疾速之任先生猶以補祠秩爲請遂許之 文集辭免湖南運使狀三

始築室于建陽之考亭

年譜先是韋齋嘗過其地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至是卒成韋齋之志遷焉以六月落成而居之焉 文集告家廟文云熹罪及不天幼失所怙祇奉遺訓往依諸劉卜葬卜居亦既累歲時移事改存沒未安乃眷此鄉實亦皇考所嘗愛賞而欲卜居之地今既定宅敢伸虔告以妥祖考之靈

冬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辭

文集與留丞相劄子云春間蒙恩褒安祠館感戴蓋不勝言今者曾未逾年又叨除目付以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愛惜人材不忍使其終身棄於無用之地故以及此而熹衰病益侵精神益耗自度實難冒受以誤使令之意已具狀辭免欲望鈞慈特與將上令熹終滿今任祠祿之後別聽指揮 文集辭免知靜江府狀一

是歲孟子要略成

語錄敬之問看要略見先生所說孟子皆歸之仁義知說性反以後諸處皆然曰是他見得這道理通透見得裏面本來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到得說將出都離這箇不得不是要安排如此此賀孫因要略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維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面去終不甚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却不用得許多難得勇猛底人直截便做將去賀孫敬之問要括不取杞柳一章曰此章自分曉無可玩索不用入亦可却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觸哭故不編入賀孫問孟子首章先剖判箇天理人欲令人曉得其托始之意甚明先生所編要略却是要從源頭說來所以不同曰某向時編此書今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自恁分曉示人自是好了賀孫

四年癸丑六十四歲春正月有旨趣之任復辭

辭免狀二云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準正月七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知靜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聖旨不許辭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前狀所陳委曲詳盡不謂未蒙照察申命益嚴是敢昧死復有陳述伏惟朝廷再爲開陳收回誤恩復還舊秩不勝祈懇激切之至 文集辭免知靜江府狀二

二月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冬十二月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辭

年譜或傳是冬使人自虜中回虜問南劍朱先生安在答以見已擢用歸白廟堂遂有是除先生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 告詞云十國爲連師是寄別長沙據湖湘上游賜履甚廣覗邦選侯

尤難其人以爾學古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爲世之
師仁心仁聞威惠字洽可以爲時之帥兼是二者
往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聳服儒先相望士氣方
振爾其爲朕教之楚俗雖安尚有凋瘵爾其爲朕
撫之典刑所存奚事多訓可紹熙四年十二月某
日中書舍人樓鑰行詞文集與留丞相書云熹迂
闊鄙儒多致觝觸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東約
之初首加拔用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節湔
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屢請而不
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爲不深而於漳之士民
愛之不爲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
報至其甚不得已而一陽許之則又多爲疑貳之言
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
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
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
匹夫之志因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

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惟以粗伸
已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
也今相公郊居累月一日來歸復首以不肖之姓
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
言爲重卽使出命君相之恩隆厚若此自當黽勉
拜命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
有未能忘者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
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
士如此已爲盛美若又能容之使不自失其所守
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實者亦何必使之回而汙
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
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
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矣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
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
激而不肯出於門墻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無以
報德也〔語錄〕過甲寅年見先生問朋輩說昨歲虜

人問使人云南劍朱先生出處如何
歸向廟堂所以得帥長沙之命邪
〔文集〕辭免知潭州狀一

九年甲寅六十五歲春正月復辭二月有旨趣之任

〔年譜〕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
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
正非不知某但其性剛到此不合反爲累耳先生
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往祗成命毋執
謙辭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獠竊發
擾屬郡恐其滋熾遂拜命四月啟行
〔文集〕辭免知潭州狀二

夏五月五日至鎮

〔年譜〕在道所次老稚扶攜來觀夾道填擁幾不可
行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里間學子雲
集先生誨誘不倦坐席至不
能容溢於戶外士俗聳動

洞獠侵擾屬郡遣使諭降之

〔年譜〕猺人蒲來矢出省地作過或薦軍校田昇可
用先生召問之以爲可招期以某日不俘以來將
斬汝昇卽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者數
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等聽命遂并其妻子俘以
至官給衣冠
引赦不誅

奏劾將官陸景任

奏狀言潭州東南第八將從事郎陸景任病患尫
羸不能行立兵官職事難以倚仗欲乞改與宮觀

差遣別選材武前來充職庶幾軍務不致廢弛。
文集奏劾陸景任狀

祭南軒張公祠

文集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祭南軒墓文

修復嶽麓書院

委教授牒云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本爲有志之士求師取友以爲優游肄業之地故前帥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惑焉而比年以來師道陵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議者惜之當職叨冒假守到官兩月困於簿書未及一往除已請到醴陵黎君貢士充講書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其廩給依州學則例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察牧訪往行擇入凡使爲學者知所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教授及帖書院照會施行年譜先生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略無倦色多訓以切己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焉

文集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

申請飛虎軍隸本州節制從之

年譜申教令嚴武備以飛虎軍人爲百姓害郡不能禁且本路別無軍馬雖賴飛虎軍以壯聲勢而乃還隸襄陽不便遂有是請焉

文集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

六月申乞放歸田里

行請於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寧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憂懼遂申省乞放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姦猾姦宄之人無所逞其志而爲亂不然則以一介書生與而留許數千百甲軍民之上彼亦何所忌憚而能服其桀驁哉熹雖至愚自知甚審而亦相告語竊觀古今治亂安危存亡之變矣誠恐朽轉之餘不堪今日方面之寄兼以近奉大行壽皇聖帝之遺詔發喪不遠迷悶隕絕自覺精力亦難支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放歸田里行造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葬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即位不果上

文集乞放歸田里狀

秋七月光宗內禪寧宗即位召赴行在奏事辭

宋史寧宗本紀云七月庚午召秘閣修撰知潭州朱熹詣行在年譜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先生行且辭先是蜀人黃裳爲嘉邸翊善講說開導上學頗進一日光宗宣諭云嘉王進學皆卿之力裳謝因進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人乃可光宗問爲誰對曰朱某彭龜年繼爲宮僚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曰朱某之說自後每講必問朱某之說云何蓋傾心已久故履位之初首加召用楊行狀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至是首召奏事

文集辭免召命狀

立忠節廟

年譜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歿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牒本州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象五人者又考譙王本傳於象其參謀數人立侍左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奉祀如法後赴闕奏事特請於朝賜廟額曰忠節本注

文集乞潭州譙王等廟額狀

考正釋奠禮儀行于郡

年譜先是潭州任內列上釋奠禮儀已條奏得請施行而後格不下至是前太常博士詹元善還爲

太常少卿始復取往年所被勅命下之本郡吏文重複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徧下諸州先生以召還奏事行有日矣又苦目病乃力疾躬爲鈞校刪剔猥雜定爲數條以附州案俾教學宮府屬縣且關帥司并下巡內諸州僅畢而行未幾元善補外而奉常亦不復下其書他州矣本注

文集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八月赴行在

年譜先生行至宜春門人劉黻遮道請見曰先生此行上虛心以待敢問其道何先先生曰今日之事非大更改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必有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之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爲樂然後庶幾積誠盡孝默通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爲其事大其體重以言乎輔贊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乎啟沃之道則非吾之敢當然天下[illegible]可爲之時人主無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知竭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本注

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前來供職

宋史寧宗本紀云八月癸巳以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年譜先生辭癸亥之命甫旬不報遂東歸道中忽被除命以爲超躐不次之除難以祇受乞以舊官奉祠辭者至再且云竊下詔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倖佺之門一開豈可復塞乎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係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告詞

云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帷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外頒召節以趣歸從班以重吾道具位朱熹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爲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於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於士論且將增益於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師臣有賴試望之於馮翊不如寘之本朝召賈傅於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懇辭溫詔望聞遄驅可紹熙五年八月某日黃繇行詞文集奏狀二云臣昨辭召命已被疾速前來供職指揮今茲所免詔除又奉不允之詔不敢更有留滯見已一面起離信州前路聽候處分　答蔡季通書云到臨江忽被改除之命超越非常不敢當也始者猶欲且歸里中未决今既如此又得朝士書皆云召旨乃出上意親批且屢問及不可不來又云主上虛心好學增道

講員廣立程課深有願治之意果如此實國家萬
萬無疆之休義不可不往遂自臨川改趨信上以
俟辭免之報
文集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一 奏狀二
九月奏乞帶元官職奏事
奏狀云次對異恩無故超授在臣私分實難自安
是以徬徨未敢拜受今來復準前項聖旨已即日
起發前去外欲乞到日許臣且依七月十一日已
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俟面奏
辭免別 聽處分
文集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乞且帶元官職詣闕
奏狀二
晦丁亥至自潭州次于郊外

年譜先是先生行至上饒聞以內批逐首相[illegible]
[illegible]有憂色學者問其故先生曰大臣進退亦當
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先生曰
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導之使輕
逐大臣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
施行之策紛然不決先生曰彼方為几我方為肉
何暇議及此哉蓋是時近習用事
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先生憂之
冬十月己丑入國門申省乞帶元官職奏事
文集申省狀
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年譜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為之見
於上地變為之作於下人情為之哀恫怫鬱而皆

有離叛散亂之心此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
常理處焉者也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
紹丕圖不越須臾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
下之勢翕然而大定亦可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
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
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
又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
已伏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
竊為陛下憂之然而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
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
已爾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
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
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
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
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
奉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

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
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
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天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
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
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
不敢一毫有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
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日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
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
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
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
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無一
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
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
名實之疑不與然而氷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
之變禍亂之機有未盡去則又在陛下凝神恭默
深監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相濟唯是之

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
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
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異學之萌不得作
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深留聖意而亟圖之次
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
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
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
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
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
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
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
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
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
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
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
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

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
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
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
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
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
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
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
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
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怱怱常若有所奔趨迫
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
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
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
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
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
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
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

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
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
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
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
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
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
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
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
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
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
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
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
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
之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
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於光明

於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
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有餘榮矣又言湖
南歲計入少出多官吏往往苟追目前多方趣辦
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若更差到諸班換授歸
正雜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愈見逼迫無以爲計
欲望聖慈特詔本路帥臣監司諸郡並行均節痛
加退減指定奏聞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以寬
其民而有不奉詔者亦無以逃其罪矣又言湖南
州郡從前邊防全無措置因令州守臣條畫到移
置寨栅增撥戍兵利害數條已經具奏欲望明詔
大臣早賜處分俾所司公共相度從長區處庶爲
一方永久之利又言潭州城壁剗落摧圮乞行下
計度修築以爲
永久不虞之備
面辭待制侍講不允

文集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奏劄四　奏劄五　辭免待制侍講面奏劄子

壬辰申省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

申省言昨具劄子面奏辭免新除奉旨不允熹已仰體聖意不敢力辭講筵職事第以未得進說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有報効而疾病發作不可支吾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熹之愚死有餘罪欲望朝廷特爲開陳與免待制職名改作說書差遣容熹卽日拜命供職不敢數具奏狀上勞聖覽謹具狀申尚書省

文集辭免待制改作說書狀

丁酉奉御筆不允乃拜命係銜供職

行狀旣對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改作說書差遣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文集謝御筆以次對係銜供職奏狀云右臣十月初十日準御前降到御筆封付臣令臣勿復牢辭次對之職臣昨以新除恩命超躐異常累具辭免日望開允豈意仰勤聖主親御翰墨俯賜奬諭令勿牢辭諫賤小臣分不當得拜受伏讀不勝恐懼謹已仰遵聖訓係銜供職外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上孝宗山陵議狀

行狀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月日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附上親國之音因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

文集山陵議狀

辛丑受詔進講大學

年譜庚子丙引辛丑進講故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値假故卽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係罷講月分先生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

文集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

差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允

文集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一　奏狀二

更化覃恩授朝請郎甲辰賜紫金魚袋

年譜告詞云學先王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仕三已義不苟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歎而不忘也長沙試帥彌爲時起肆予初政式遄其歸於以勸講朕將虛己納爲爰因大賚序進厥秩雖曰舊章亦嘉乃忠可紹熙五年十月十七日中書舍人陳傅良行詞

奏乞令後省看詳封事

年譜時以雷雨之異下詔求言因奏登極之初已下明詔獻言者衆未聞一有施行今日求言殆成

慮請乞令後省官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以次
施行則求言之詔不爲具文庶聞者知勸而言日
聞十七日奉旨差沈有開劉光祖限十日內看詳
聞奏宋史寧宗本紀云甲辰以朱熹言趣後省看
詳應詔
封事
文集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　乞令看詳封事
官商奏劄子

奏乞討論嫡孫承重之服

劄子云禮經敕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
衰三年蓋嫡子當爲父後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
嫡孫繼統以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
之後歷世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
嫡孫承重從可知已至尊壽聖皇帝至性自天孝
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

超越千古其盛德也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
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
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
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
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
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
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
追改惟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
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稽壽皇聖孝
成法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
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爲之制勿使過爲華靡庶
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宋史寧宗
本紀云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禮官
條具典禮以聞禮志云初高宗之喪孝宗爲三
年服及孝宗之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
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之舊朱熹初至不以爲然

奏言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啟攢發引禮
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
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
服亦宜稍爲之制勿使肆爲華靡其後詔中外百
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年
譜奏上詔禮官討論後不果行
文集乞討論喪服劄子

瑞慶節奏乞卻賀表並乞三年內賀表並免

年譜瑞慶聖節前一日百官詣行宮便殿稱賀先
生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並班投進乞權免稱賀
表亦不收接三年之內凡有稱賀事並依此例有
旨卻賀表不受宋史寧宗本紀云丙午以朱熹奏
請卻瑞慶節賀表
文集乞瑞慶節不受賀劄子

乙巳晚講

庚戌講筵留身面奏四事

年譜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
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
三數百間欲徙居之而諫臣黃度將論近習遂以
特批逐之先生不勝憂憤乃具奏四事口白之所
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宮
闈之私居處服用日如潛邸之時以至外庭禮數
供御恩澤亦未可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
感格親心早遂晨昏定省之願以爲陛下必亟開
納而數日來乃聞有自修葺舊日東宮爲屋三數
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爲便
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
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

右近習假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
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
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
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
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室但以適已自奉爲事而
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
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
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
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
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
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
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聖
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
次深宮永巷園囿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
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發或感移
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修業

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
定省之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
過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亟爲之慮如臣所
謂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者顧乃遂遽紓緩無異尋
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
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
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
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
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
爲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
而即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已之
勞而非敢遠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
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子天倫三綱所繫不惟
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爲不美久而
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
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

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
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
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
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
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
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
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
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
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
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
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
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
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
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
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
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寵

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
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
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
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
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
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深非但前日
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宮之卜偏聽臺
史膠固謬妄之言隱其交結眩惑之計而不復廣
詢術人以求古地但欲於佑思諸陵之傍儹那還
就苟且了當既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爲
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侍從以至軍民皆
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
不遷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咈
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類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
又臣之所大懼也凡此四懼皆非小故臣願陛下
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

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羣下窺觀睽貳之姦而慰斯民饑餓流離之歎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嗚咽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諭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懽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

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則臣前日嘗以議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進名具奏今更不敢頻煩聖聽亦望特賓大臣使詳臣等前後所論而決其可否於立談之間先寬七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

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實下以申小臣愛君憂國之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上爲之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又集講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閏十月戊午朔晚講次日編次講章以進

年譜是日講至盤銘日新因論湯有盤銘武王有丹書皆人主憂勤警戒之意先生講及數次復編次成帙取旨以入上喜且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嘗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先生頓首謝先生知上有意於學因復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畧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畧如仁

祖開天章閣故事至如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強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則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而不復以古之聖賢自期也先生退謂門人曰上可與爲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棋

庚申早講辛酉晚講

上論災異劄子

劄子云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間都城之內忽有黑烟四塞草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物著於面目皆爲沙土此爲陰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象臣竊懼焉恭嘗聞之商之中宗高宗遇災而懼修

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伏願陛下視以為法克己自新早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生靈守之在旁懍懍然不敢復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以煩譴告而又申勅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文集論災異劄子

甲子上廟祧議是日在告乙丑直日進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丁卯宣引入對

年譜孝宗將祔廟禮官孫逢吉許及之曾三復等初請祧宣祖而祔孝宗繼復有請並祧僖宣二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祫享則正東鄉之位乞議祧主所歸者時宰相趙汝愚素主此說諸儒給舍樓鑰陳傅良輩皆附和之癸亥當集議先生度難以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入議狀宰相不聽孝詠因乞且依禮官初議樓鑰獨乞主並祧之說丙寅得旨來日內引丁卯入對賜食上問外事人才畢請宣引之旨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初先生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畫為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祖乃國家始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時亦不曾祧太上即位時亦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從批出施行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既退即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撤僖宣廟而更創別廟以奉僖順翼宣四祖矣 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趙汝愚既以

王安石之論為非侍從之臣多附和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先生謂神宗復奉僖祖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予異議之徒忌其軋已借以求勝事竟不行天下至今恨之行狀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並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為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為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略狀文為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既退復以上意喻廟堂而事竟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已權姦遂從而乘之

文集祧廟議狀并圖　面奏祧廟劄子並圖　議祧廟劄子　進擬詔意

戊辰入史院

語錄實錄院略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修前後往往不相應先生嘗與衆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為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

錢存得總底在唯葉正則不從[illegible]今當
於史院置六房吏各專掌本房之事如周禮官屬
下所謂史錢人者即是此類如吏房有某注差刑
房有某刑獄戶房有某財賦皆各有冊系日月而
書其吏房有事涉刑獄則關過刑房刑房有事涉
財賦則關過戶房逐月接續為書史官一閱則條
目具列可以依據又以合立傳之人列其姓名於
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墓誌等文
字專設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後有可
下筆處及異日史成之後五房書亦各存之以備
漏落
韓

庚午面對乙亥直日

丙子晚講是日御批除宮觀戊寅付下附奏謝申省

乞放謝辭遂行

年譜丙子晚講留身申言前所奏門事疏乞賜施
行既退御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
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宰相趙汝愚留御劄因諫
上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戊寅韓侂胄
遣內侍王德謙封內批付下先生即附奏謝仍申
省乞放謝辭得旨免謝出靈芝寺遂行中書舍人
陳傅良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驛御史吳獵
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給事中樓鑰
交章留之皆不報緋他日工部侍郎黃艾因對問
所以逐朱某之驟上曰初除某經筵耳今乃事事
欲與聞吏部侍郎孫逢吉亦因講權輿之詩反復
以諷上曰朱某所言多不可用宋史寧宗本紀云
戊寅侍講朱熹以上疏忤韓侂胄罷

文集謝御筆與宮觀奏狀 乞放謝辭狀

壬午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

荊湖北路安撫使辭並乞追還待制職名

行狀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
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年譜有旨除寶
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遂除
知江陵府辭並乞追還新舊職名不允

文集辭免寶文閣待制與郡狀 辭免兩次除
授待制職名及知江陵府奏狀

年譜初上之立也宰相趙汝愚求能通意於長信
宮者知閤門事韓侂胄以說於太皇太后親屬也
請效力遂入白不許出遇內侍關禮於門告之故
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太后許之乃命復呼侂
胄入使喻意寧堂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
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先生離長沙已

聞之即惕然以為憂因辭免職名已微寓其意及
進對再三面陳之夕約吏部彭龜年請對白發其
姦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時丞相方收召四
方之士聚於本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
從中出先生既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遺生徒客
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
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丞相方謂
其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
無復遠慮先生獨懷忠憤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
胄大怒陰與其黨謀先去其為首者則其餘去之
易耳乃於禁中為優戲以熒惑上聽會先生急於
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頗見嚴憚而一時爭名
之流亦潛有甚悶之意由是侂胄之計遂行及講
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則內批徑下先生既去闕
彭龜年遂攻侂胄因奏曰政繇陛下近日逐得朱
某太暴故亦欲陛下逐去此小人耶而省劄直批

雍年與郡佐胄由此聲勢益張羣憸附和并皷
及丞相視正士如深仇衣冠之禍蓋始此云本傳

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講學于縣庠

年譜邑宰司馬邁請爲諸生講說先生辭不獲乃
就縣庠賓位因學者所請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
起邁刻講義一篇以傳於世此乃先
生晚年親切之訓讀者其深味之本末

丁未還考亭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辭

先生拜祠命仍辭待制職名
文集乞追還煥章閣待制奏狀一　奏狀二

竹林精舍成

年譜先生既歸學者益衆至是精舍落成率諸生
行釋菜之禮於先聖先師以告成事後精舍更名
曰滄洲
文集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慶元元年乙卯六十六歲春二月復辭舊職名并以

議廟祧自劾

三月三日省劄以乞追還煥章閣待制職名奏
聖旨不允因復力辭并以前嘗議廟祧不合乞收
還誤恩是月二十八日奉旨次對之職除授已久
與廟議初不相關可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
文集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磨勘轉朝奉大夫

年譜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辭文
集奏狀貼黃云蒙吏部降到告命磨勘轉官即已
謝恩祗受年譜告詞云勑登崇俊良固欲行於衆
望丕視功載自難廢於彝章雖告法從之班亦用
敘遷之典具位受才宏遠造道精醇學明主於三
代之隆風懷此志以六經爲諸儒之倡務淑斯人
爵每見於辭榮飭素高於難進載稽吏考爰陟文
階積久以致官恐未免如昔人之議舉賢不待次
當有以徇天下之公其體朕心勿忘猶告可
慶元元年三月某日中書舍人鄧驛行詞

夏五月復辭職名并乞致仕

年譜初韓侂胄卽欲并逐趙相而難其詞及是評
以不軌竄永州中外震駭大權一歸侂胄矣侂胄
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爲
清議所擯者乃教以除去異己者然後可以肆志

而見予遣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更道學
之名曰僞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
修者皆僞也於是羣小附和以攻僞干進者蠭起
而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論救丞相貶韶州先生自
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
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
相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賈禍先生
不聽蔡元定入諫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家人先生
默然退取奏槀焚之更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云
祠集答劉德修書云病中痓結鬱發狂疾欲舒憤
懣一讀等著既復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
爲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稿齰舌然胸中猶勃勃
不能已也餘干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甚不易
只去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語言皆晏然如平日
固已服其有定力矣某往趨之請人尚未還而小
報已不允勢須再請但得冷撰舊秩亦可以已矣

不敢必其悉從也殘暑
未衰萬萬以時自重
文集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乞追還待制
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狀四

秋七月復以議永阜攢陵自劾

奏狀言臣累具奏辭免職名並乞致仕奉聖旨辭職謝事非所以優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恭稟聖訓未敢再瀆宸聽所辭職名亦不敢再辭避免然伏念向嘗妄議永阜攢宮今小大之臣皆議此者皆已次第降黜而臣以所入文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網豈可隱匿不言自竊寵榮伏望聖明付之司敗以肅邦刑有旨朱熹無罪可待餘依已降指揮
文集乞追還待制職名並自劾不合妄議永阜攢陵事奏狀五

冬十一月復辭職名

奏狀言臣本意止爲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三次奏狀乃因它事忘其前語今始覺前日之謬不敢再有它說伏望照臣去年申省及第一次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使臣得以本官仍奉香火屏伏田畝以終餘年貼黃言去歲初除之日已有疏封錫服之寵封贈蔭補之澤及用檢舉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臣恩數並乞賜處分討論改正
文集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十二月詔依舊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

年譜告詞云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斷夫次對之榮既諒悃誠其頒茂命以爾心耽墳典性樂邱樊被累朝之特招稍妨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悵然既陪泉學之遊兼侍西清之邃見卿幾曉方吾知榮之說書高論未聞噫若貢生之懷土仍大華職秩以真祠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還茲累歲始復有陳前文之是令受之非誰能無感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願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豈轉於爵數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者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士堂而良嗟噫依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功歸鄉里受生徒往究聖門之業其祗訓用蹈於中可依舊秘閣修撰宮觀差遣慶元元年十二月某日中書舍人傅伯壽行詞

二年丙辰六十七歲春二月申乞改正已受從官恩數

中省言元奏貼黃內稱疏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賜改正未奉進止欲乞朝廷特爲敷奏檢照條例逐一討論悉行改正庶安愚分
文集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冬十二月落職罷祠

年譜先是臺臣擊僞學既榜朝堂未幾張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開之知舉葉倪劉等奏論文弊復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大學中庸之書爲世大禁士子避時所忌文氣日卑自棄洶洶爭欲以先生爲奇貨門人楊道夫謂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告先

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久之發人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爲察官紘以藁授之繼祖銳於急取謂立可致富貴遂奏乞褫職罷祠從之結蔡元定隱居不仕亦特編管道州善類重足以立本傳宋史胡紘傳云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亡去及是爲監察御史遂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汝愚初抵罪去國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其冤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已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爲僞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僞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察官紘遂以疏授之繼祖論熹皆紘筆也行狀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憸人迎合其意以學爲僞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之大禁猾胥賤隸頑鈍無恥之徒得作引用以至卿相繼趨凡亦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本傳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

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語錄行一冊文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辯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至末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了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箇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　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閩人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語錄如某輩皆不能保只是做將去事到則盡付之人欲避禍終不能避語類今爲避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語類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寫底話亦不敢說也語類

是歲始修禮書

年譜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先是其奏欲乞修三禮言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

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數十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會去國不及上文集答應仁仲書云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先生季子在跋儀禮經傳通解目錄先君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蓋先君晚歲之所親定是為絕筆之書唯書數一篇缺而未補而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朝禮八篇則猶未脫稿也其曰集傳集註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為王朝禮而卜筮篇亦缺餘則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刪改也至於喪祭二禮則嘗以規模次第屬之門人黃榦俾之類次他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本末具備

三年丁巳六十八歲春正月拜命謝表

年譜前數日之夕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落職之命來告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翌日諸生方知其有指揮也尋具表謝

文集落職罷宮觀謝表　落秘閣修撰依前宮祠表載年

語錄季通被罪臺評及先生先生飯罷樓下起西序行數回即中位打坐賀孫退歸精舍告諸友漢卿筮之得小過公弋取彼在穴曰先生無虞蔡所遭必傷即至樓下先生坐睡甚酣因諸生偶語而覺諸生問所聞蔡丈事如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因與正淳說早上所問孟子未通處甚詳繼聞蔡已遵路防衛頗嚴諸友急往中途則別先生舟往不及聞蔡留邑中皆詹元善調護之先生初亦欲與經營包纏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生嘉之是日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是夜諸生坐樓下圍爐講問而退聞蔡編管道州乃沈繼祖文字主意誣先生也賀孫

餞別蔡季通于淨安寺

宋史蔡元定傳云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連疏詆熹及元定未幾詔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之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繼與答儲行之書云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

不適意耶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語錄先生往淨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先生出寺門接之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之蔡應答灑然少遲諸人醵酒至飲皆醉先生閒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先生醉睡方坐橋上詹元善即退去先生曰此人富貴氣[illegible]爲明日獨與季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季通卒於舂陵先生爲之文哭季通發先生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先生嘗與元本河圖洛書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因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故其殁也恨無與昭誥者其發也祭之以爲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

可窮之辨不復可見也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嗟深致其哀云續集與蔡季通書云自奉別後悵悵至今不能忘於懷某幸無它諸生既來遣之不去亦姑任之若有禍害亦非此可免也但極難得人議究文字義理深處便無人可告語殊情憒益懷仰耳 又與蔡季通書云柰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爲日既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或其心也賤迹復推彈文繼此須更有行遣只得靜以俟之若得在湖嶺之間度得聲問易通亦一幸也

韓文考異成

文集書韓文考異前云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

四年戊午六十九歲集書傳

年譜按大全集二典禹謨命臣召誥洛誥武成諸說數篇及親稿百餘段其在其他悉已授蔡沈俾足成之書

冬十二月引年乞休

年譜先生以明年年及七十初疑猶在罪籍不敢有請繼以尚帶階官義當納祿與申建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是歲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正爲所編禮書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日與了卻亦可瞑目矣 文集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五年己未七十歲春二月楚辭集註後語辨證成

文集楚辭集注序云右楚辭集注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

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本意離其不
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
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
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於下而所天者
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彜之善豈不足
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余之所以
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
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
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
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
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有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
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并行於世
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
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
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咏歌
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喩立說旁引

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
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
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余
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隱
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
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
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
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夏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致仕拜命謝表

文集乞致仕狀　致仕謝表

始用野服見客

年譜坐位榜略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
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

其指深矣夫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
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
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
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六年庚申七十一歲春正月作聚星亭贊

年譜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曰聚星亭至是作新
之先生爲本原荀陳事畫著屏上而爲之贊末云
哉乃附晢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所歎父曰高
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擬余衷百僚竊臨
鏡考妣息聞國承家永奉明戒先生之意深矣
文集聚星亭贊

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三月初先生病已甚猶修書不輟夜爲諸生講論
多至夜分且曰爲學之要惟在事事審求其是決
去其非積累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
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是日改大學
誠意章午後暴下不能興隨
入室堂自此不復能出樓下

甲子先生卒

年譜前夕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
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
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先生乃作三
書一與子在令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黃榦令收禮
書底本補緝而成之其書界行間具逐項合修條
目且封一卷往爲之式一與范念德託寫禮書出
子即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
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曰疏略然則
當用儀禮乎乃領之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享
年七十有一送終諸禮皆遵遺訓焉是日大風拔

木濁水崩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一樣黎明諸生復
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
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
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頷之按行狀先生疾且革
手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榦尤眷眷以
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門人侍疾者請教先
生曰堅苦問溫公喪禮曰疏略問儀禮頷之已而
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說一以儀禮
從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
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蔡
沈夢奠記慶元庚申三月初二日丁巳先生簡附
葉味道來約沈下考亭當晚即與味道至先生侍
下足夜先生看沈書集傳說數十條及時事甚悉
精舍諸生皆在四更方退只沈宿樓下書院初三
日戊午先生在樓下改書傳兩章又貼修稽古錄
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初四日己未先生在樓下

商量起小亭於門前洲上先生自至溪岸相視陳
履道載酒飲於新築亭基時溪東山間有獸聲甚
異里人在坐者云前後如此鄉里輒有喪禍然聲
未嘗有此雄也是夜說書至太極圖初五日庚申
先生在樓下臟腑微利邑宰張揆來見有饋先生
却之謂知縣若寬一分百姓得一分之惠揆藉時
相之勢凶焰可畏百姓苦之是夜說西銘又言爲
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日久心
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
萬物直而已矣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章令脩
淳謄寫又改數字又修楚辭一段午後大瀉隨入
宅宅自是不復能出樓下書院初七日壬戌先
生臟腑甚脫文之勢自五夫歸初八日癸亥精舍
諸生來問病先生起坐曰誤諸生遠來然道理只
足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堅苦工夫須牢固著脚
力方有進步處時在坐者林子武夔孫陳器之埴

葉味道賀孫徐居父寓方伯起劉擇之成道起惟
夫范益之元裕及沈先生顧沈曰某與先丈病勢
一般決不能起沈答曰先人病兩月餘先生方苦
臟腑然老人體氣易虛不可不急治之蓋先生病
實與先人相似上極熱揮弱不敢下極冷洩瀉不
止先人亦初因病結服神功丸致動臟腑春暖病
革將嘗作先生書及此故也諸生退先生作范伯
崇念德書託寫禮書上爲家孫擇配又作黃直卿
幹書令收禮書底本補葺成之又作敬之在書令
早歸收拾文字且歎息言許多年之父子乃不及相
見也夜分令沈檢巢氏病源劉擇之云待制脈絕
之三日矣只是精神定把得如此分曉初九日甲
子五更令沈至臥內先生坐床上沈侍立先生以
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久之醫士
諸葛德裕來令然請用治命移寢中堂平明精舍
諸生復來問病味道云先生萬一不諱禮數用書

儀何如先生搖首益之云用儀禮何如先生復搖
首沈曰儀禮書儀參用何如先生首肯之然不能
言意欲筆寫示左右以手版托紙進先生執筆如
平時然力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手誤觸巾目沈
正之諸生退沈坐首邊益之坐足邊先生上下其
視瞻猶烱然徐徐開合氣息漸微而逝午初刻也
是日大風拔屋左右梧桐等大木皆拔大洪水
山皆崩陷其所謂山頹木壞者歟嗚呼痛哉先生
頻年脚氣自入春來尤甚以足弱氣痞步履既艱
刺痛更作服藥不效先生謂沈曰脚氣發作異於
常年精神頓壞自覺不能長久聞一月俞倅夢達
閩中自邵武毛延年過考亭爲醫上張修之張至
云須畧攻治法去其壅滯力得氣脈流通先生初
難之以問劉擇之擇之蓋素主不可攻治者即共
用藥擇之曰治粗人病爾此豈所宜張執甚力擇
之不能固先生亦念此病恐前後醫者只養得住

遂用其藥初製黃耆罌粟殼等服之小效繼用巴豆三稜莪朮等藥覺氣快足輕向時過食多不下膈之病皆去既而大腑又秘結先生再服溫白丸數粒臟腑通而泄瀉不止矣黃芽歲丹作大劑投之皆不效遂至大故嗚呼痛哉先君殁春侍時謂沈曰先生老矣汝歸終事之末逾年先生亦殁數奇命薄學未有聞而父師俱往抱無涯之悲終天之恨後何不窘苦而遂死也嗚呼痛哉式奠祭沈書記安叟與黃直卿書云三月八日熹攸人還得書知已至三山一行安樂又知授學次第人谷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佳深以為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衰病本自畧有安意為俞夢達薦一張醫來用硫砂巴豆等攻之病遂大瘦此兩日愈甚將恐不可支吾泰兒又遠在千里外諸事無分付處極以為撓然凡百已定只得安之耳異時諸子諸孫切望

直卿一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大為門戶之羞至祝至祝[illegible]所言禮書今為用之屬之不來亦不濟事無人商量可使報之可且就直卿處折衷如向來喪禮詳畧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附案一面整理其他並望參考條例以次修成就諸處借來可校作兩樣本行道大小並附去並紙各千番可收也議之公庶各煩致意不意遂成永訣各希珍重仁卿不行亦為致意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懷黯不具

年譜先生閑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

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國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自少時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晚為孜孜不知老之將至若不屑於斯世者及其出而事君則竭忠盡誠不顧其身推以臨民則除其疾苦而正其風俗未嘗不欲其道之行也遇知於人主而不容於邪枉故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豈非天將以先生紹往聖之統覺來世之迷故嗇之於彼而厚之於此歟 行狀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

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冬十一月壬申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年譜會葬者幾千人 本傳既殁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旨望令守臣約束從之

勉齋先生作行狀云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革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

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絶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

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

矣故其得於已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始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

至達旦威儀容止之間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缺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

予則深原其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休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没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

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以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没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禀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不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

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月中天昭晰呈露則摭其言行又可畧歟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其立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瀰或麤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其反躬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

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視聽言動非禮不為意必固我與迹俱泯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蓋語默云為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合是三者而一以貫之其惟敬乎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迨立自己道出處物之表及大理明義精養深積踐充內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觀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雖門人弟子親炙之久因亦莫得而形容也姑以蠡測管窺者言之則備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幅巾大帶方屨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安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稱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至於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旣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世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書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齊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旣通四子又苟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編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訓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

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小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啓未及者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謬辨異教之非揭其巢穴砭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蹈於荊棘披其穿之塗指迷請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影響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傳授學者而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騖於該洽者負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或雜之歸其術於容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昭於聰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旣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剖其不合稽其實用而辨其疑蘊參伍錯證以拔尋論而詳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而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綸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乎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浩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道析因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聲聲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思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六業何有哉嗣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所可輔翼經傳遺持爲精粗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

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己務實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必三歎焉學者即其所誦而質其疑意有未論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商略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

子出焉歷時未久寖失其眞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燼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夙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采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朱子年譜卷之四終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一

癸巳

答楊子直云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在於內而凡視聽言動語默出處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此書以何叔京書參考自在癸巳

答王季和云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已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之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此書未詳何時姑附在癸巳後

答游誠之云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

答吳德夫云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工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

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譏也癸巳後

答胡寬夫云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躐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塘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又云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省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月格日之內當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若到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復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白卻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癸巳後

答陳師德云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益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於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於操存涵養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也癸巳後

又答陳師德云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嚮道不忘之意持敬正當從此而入此必來書舉程子語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不易明顯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丁亥癸巳間

考異

答吳德夫　按此書所云工夫既深則指格物致知講明義理非徒反觀內省之謂又答呂子約云李先生之意大抵且要僩飭躬自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後却就上面仔細檢點是亦學不躐等之意與此正同

甲午

答汪德功云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

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做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字訓彼字也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豁然了理無不窮則未去輕易矣蓋特出於禪學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謂窮理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且考之他書格字亦無訓接者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疎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謂佛老之學乃致知而離於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佛老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於蔽陷離窮之失而不足為知則庶乎其可矣甲午後

乙未

答王子合云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也又云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得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乙未後

丙申

答黃商伯云近日看得後生只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會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丙申後

考異

按此書與爲學先要立本文義一書相發明爲學只當教學二字立本文義立字疑作說即所謂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也只爲爲學字立字少涉疑似遂有立本居敬之解細看語意全不如此以此書證之愈見分明矣

丁酉

答程正思云論語傳嘗纂訂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定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甚欲相與商訂耳

又答程正思云論語說二篇甚仔細所訂集註中一二字甚善如三事之爲三者當卽改易也此書及濂溪祠記跋文集濂溪書堂記在丁酉祠記在己亥此云祠記當作己亥後

己亥

語錄　聖人言語甚實且即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惟能審求經義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久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却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爲二物何緣得有諸己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賢用心處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著地其爲害反甚於向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今之學者卻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大免

雅

庚子

答曹立之云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戸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因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己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難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顔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

答林擇之云此間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提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下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包詳道云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段作捺扭捏底工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

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蘄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　庚子後

答陳超宗云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餉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汎汎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如此可以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　庚子後

壬寅

答項平父云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徧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只特一個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攫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要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寛平其心深沈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直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答陳膚仲云且讀論孟大學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遠只要人玩味尋繹日下便可踐履也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壬寅後）

又答陳膚仲云所謂涵養工夫非是閉目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壬寅後）

又答陳膚仲云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壬寅後）

癸卯

答項平父云所論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鄙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答李叔文云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卽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癸卯後）

答廖子晦云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

非謂平居無事而狥其所是但操存有功卽念慮之萌無不知覺未能如此卽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癸卯後

考異

答廖子晦　按此說似淺却有實下手處表裏內外都是一齊用功審其邪正公私卽所謂考之事爲之著者故居敬窮理互相發此條雖似淺近然正是初學下手工夫不可忽也

甲辰

答董叔重云示喻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

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甲辰後

又答董叔重云來喻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眞是聖賢眞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甲辰後

又答董叔重云發見之端只平日省覺提撕處便是只要人就此接續向下推究令其開濶卽不曾說等待發討將來做此工夫也甲辰後

答周舜弼云向時每說居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甲辰後

又答周舜弼云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開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原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甲辰後

答程正思云諸書再看義理未安處甚多皆是要切大頭項處令人恐懼不可言甲辰後

又答程正思云所喻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疑其說之不明方略改定正與來喻合甲辰後

答王欽之云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

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躐之病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爲出處語默之繇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甲辰後

答路德章云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書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

下而經世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又謂儀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替時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見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曰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仰孟子果然見淵而公孫衍張儀眞可謂大丈夫矣甲辰後

答黃直卿云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顚沛不可間斷此

說大槪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蓋旣曰各具一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之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見得皆不但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然此亦只是大槪法象若論日用工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也旣先有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理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潤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耶此書未詳何時疑在甲辰後

考異

答黃直卿　按此書言太極最詳其曰不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又曰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又曰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何由有進步則大指亦可見矣後之言太極者大率想像思維比量湊合其於朱子此書亦未之深考也

乙巳

答劉公度云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册聖

賢之言皆須仔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則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

答潘端叔云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鈔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喻及却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又看得何如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胡季隨云大抵欲速好徑是學者今日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指出敬字眞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眞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顚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答向應朝云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士子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卽恐學者將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躐等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

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爲己之實也乙巳後

答詹體仁云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敎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啟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置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論著則以謹訓說爲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却許多懸空閑說庶幾不繆耳

乙巳後

丙午

答潘恭叔云近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修得大學中庸論孟皆勝舊本

答劉子澄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日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

又答劉子澄云若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同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眞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

答潘恭叔云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眞是

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義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大抵今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惟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

答胡季隨云道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格物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何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不以深戒也丙午後

考異

答劉子澄　按此云方別尋得頭緒似差簡約端的此爲子澄言之子澄好編類文字有向外浮泛之弊故以此力箴其失前書所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即所謂簡約端的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也　按此兩書鄭譜皆截之而余注語亦附其下但後書截自近覺向來以下似爲朱子自道之語而其意未明今并載居官一段則向外浮泛之指編綴異同而言乃謙己誨人之辭文字語言之外別有用心處即指押文字之類而言而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其意愈明白矣

答潘恭叔　按此所云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此爲恭叔言欲其向裏著實用功所謂因人說法應病與藥者非向來先後緩急果有倒置處也其下即云病其說之太高與太多其意可見也鄭譜條載前段而合之與子澄書則似朱子至丙午方自悔者正學考以丙申至丙午十二年爲一大關鍵至此主敬工夫益親切皆是誤認不可不辨也

丁未

答潘恭叔云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有得愈見親切端的耳

答王子合云人爭尊德性一條章句似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工夫分別處日用間常切提撕著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解說無有了期不濟事也

又答王子合云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　丁未

又答王子合云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心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窠臼也　丁未

考異

答潘恭叔　朱子早年爲學於答江元適汪尚書鄭景望陳正己諸書略可考而己丑之悟則中和舊說序已敘未發說其確據也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一語終身守之不易而敬字親切之妙於庚寅答林擇之書已言之是後言之不一蓋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雖欲擬其近似而不可得而輒敢率爾批判其毋乃輕於立言乎

戊申

答符復仲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合

有見未盡含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答黃子耕云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復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更元本作便誤要純熟直待元本作得誤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戊申後

又答黃子耕云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恐更須着令簡潔明白親切令下工夫處約而易守乃佳耳別紙兩條亦覺繁雜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其終耳不必如此多說也又云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令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工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功夫實處却無欠闕耳戊申後

答楊志仁云兩書所論存養工夫甚悉但此亦是依本

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趁此心地明淨處大著胸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使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亦揀取元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爲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戊申後

答陳抑之云熹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汨沒於章句訓詁之間黽勉於規矩準繩之內卒無高奇深渺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妄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儻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強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戊申後

答汪長孺云大抵明道先生所謂會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原以爲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戊申後

答方賓王云示喻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甚慰鄙懷但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謂操存涵養者又未免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工夫也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是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卻悔前日之致知

格物爲非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延平行狀中語乃是
當日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
之恐亦自是其所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 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
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 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易傳所云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賓
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
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
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
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
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

此心既存爲無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
爲存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
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
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則知
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愈高而其狂妄恣肆也愈甚
則其得失亦可見矣 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己
事但須實進得一步方有立腳處做得後段工夫須有
效驗而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即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
自爾也 戊申後
己酉
答陳膚仲云大學近修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
寄去易啟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往
答吳伯豐云論孟中庸俟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
後方看乃佳若今者走作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
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
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
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答方賓王云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
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
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
於流行發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意思便以爲本心之

妙不過如是擎夯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
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
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
其學者於其工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
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眞
不可以不戒 己酉後
答李晦叔云持敬讀書表裏用功切須實下工夫不可
徒爲空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彼而舍此耳其
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又云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
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歸都不會做工夫今且逐日
持實做將去未須比較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

事反害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他
物方有得力處耳己酉後
又答李晦叔云操則存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
只一操字已自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又云此須
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
只要工夫接續不令間斷耳又云罷却許多閒安排除
却許多閒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
更下注脚己酉後
答林伯和云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
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昧如賢
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

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
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過然
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
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
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
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乎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
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
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
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
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
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己酉

答汪叔耕云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蓋
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
逐影指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
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而
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
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
以愚天下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
但恐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游反復以味其立言之意
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
之別傳耳又云幸且置此而卽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
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

則力自進持之以久積纍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
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於心目之間
矣大學章句一本附往古人爲學規模及今日用功次
第盡在此矣勿以爲老生常談而忽之也此書及大學章句在己酉
後
語錄 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
此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涵養做頭致知次
之力行又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幾放
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旣涵
養又須致知旣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
知同亦須一時並了不是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

行也要皆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
先要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
莫放教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
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是了便行將去今且將
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 楊道夫 己酉後
庚戌
答周南仲云熹頑鈍之學晩乃自信竊嘗世道術分
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
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
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
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含

其舊而新是誠哉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眞實說盡
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句內無一字之
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
誑如九方皐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語言之外也
答方子實云示喩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
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
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惰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主
一無適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
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只是展轉
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李子能云承喩及爲學之意甚善但如此用力頭緒

太多令人紛擾無進步處故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
學則在致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
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近修
定大學解亦說得此次第分明可細考之依此節次做
一兩年工夫自當見得門路方得根本也
答黃道夫云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
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氣也生物之具也是
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
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
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
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

禮運之言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
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
子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眞者理也所
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百
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
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
不可不察 庚戌後
答吳伯豐云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
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
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
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

計也庚戌後
答曾泰之云所喻鄉黨辛章疑義此等處且當缺之却
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
察有不合處卽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工夫不可只
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又云論語集注之作只是解說
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工夫
却在當人不在文字也未詳何時以編次之例考之當在己酉庚戌後
語錄　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
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某向時也
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
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

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
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
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旣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
且與之說箇樣子久之自見楊道夫
某覺得今年始無疑章伯羽
道理要見得眞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眞
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
點便以爲是如爲人父須眞知得是決然止於慈而不
可易爲人子須眞知得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
眞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眞見得是惡方始決
然必不肯做陳淳

擇善而固執之致知格物便是擇善正心誠意修身便
是固執之淳舉南軒謂知與行互相發曰知與行須是
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知下須字在字便是要皆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
始行陳淳
看道理須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
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大理人欲義利
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
處前面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
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一句透道理小了
陳淳

天下萬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懸定合做甚底事
聖人教人也不曾教人懸定如何做只自家日用間看
甚事來便做工夫今日一樣事來明日又一樣事來預
定不得若指定事親而又有事長指定事長而又有事
君只日用間看甚事來便做工夫陳淳
讀書理會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
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
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
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件書
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此
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

物不理會這裏便缺了一物之理淳錄

考異

朱子在漳州云南來吾道得一安卿安卿甚會用心於內者故深喜之所言多宏濶蓋欲其展拓得開也而安卿尋用心於內於朱子所言不無錯認處如第一段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此即補傳窮之以至其極極者至善之謂事理當然之極也語自分明而安卿前所錄云如論孝須窮個孝根原來處論慈須窮個慈根原來處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此恐是轉了朱子語殊只是安卿意指也第句於此只云究其精微之蘊程子亦曰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初未嘗言尋其根原來處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少長無不知敬其兄也此是自然如此何須窮究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於此可識仁義爲吾性之所有而非外鑠耳若於事親尋其根原來處自性中之仁來於敬長尋其根原來處自性中之義來則是以事親事長爲借徑而以識性中之仁義爲極則其與楊慈湖所云有將父召急趨前不知不覺入闕輿何以異哉安卿問曰有道理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所錄答語却不甚分明於此可見安卿本指而所錄朱子語亦多雜以己意從來所見亦不出此故終是展拓不開而無以副朱子之望也今所錄五段與正序考所錄有不同者覽者可以參考其得失焉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一終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二

辛亥

答曹元可云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畧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

答曾光祖云大綱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間講論省察

便足致知如得一分便有一分工夫節節進去自見欲罷不能不待刻苦加厲而後得也但日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不刻苦加厲不須遽以助長爲憂也

又答曾光祖云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旣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卽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答劉公度云此事別無奇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只要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實處自是不容離叛便是到頭若更欲別求見解卽是邪說鮮不流於異端矣

又答劉公度云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卽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岐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旣陷於一偏而不可救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趨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爲有亡耶

答吳伯豐云近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畧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工也

答陳廉夫云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

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別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日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涵蓄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眞有益也 辛亥後

答周舜弼云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

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
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
而已何何問哉辛亥後
答鄭子上云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豈
是此事之外更無他事只是此本不立如無可下手處
此本既立卽自然尋得路徑進進不已耳辛亥後
又答鄭子上云儒釋之異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而彼
以心與理爲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
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釋氏同
病又不可不察又云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
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其所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

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而
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亦是見得不眞故有此病此大
學所以貴格物也辛亥後
語錄 黃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
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
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鄭可學
某今日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趲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
某年二十時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
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
子歲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葉賀孫辛亥後
考異

答吳伯豐 此云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爲伯豐言
之未云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後來據此乃謂朱
子晚年始悟涵養工夫豈非夢語 果齋李氏所論
似本此書而未云學者則知所傳矣又或悅乎持敬
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與此恰相反亦不知其何所
指也
壬子
答胡季隨云願深省察且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近思
等書子細玩味逐句逐字不可放過久之須見頭緒不
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
答劉季章云賢者比來爲學如何覺得多是不曾寬著

心胸細玩義理便要捏捉造作務爲切己所以心意急
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
答項平父云大抵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
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
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工夫固
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
癸丑
答鄭仲禮云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
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
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
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未必能通而

不誤乎近見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由於此不可不深戒也

答許中應云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所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已矣來論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已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蠭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

不可知之地以徼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已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

非謂獨戒懼於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來諭則人所共見之處罔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速之尤者也

語錄　漢卿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年死卻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歎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是見以前就道理說今就熟業上說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葉賀孫）

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到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腳

痛灸腳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潘時舉癸丑後）

考異

答許中應　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致知處即是力行非有二事也夫讀書所以爲學未有爲學而不自於讀書者讀書不離於章句訓詁之間朱子晚年與人書其發明此意甚詳故曰持敬窮理不是兩事蓋屢言之勉齋行狀云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然爲已務實辨別義理毋自欺謹其

循之戒未嘗不一致意焉則已說成兩截而非朱子之意矣至果齋李氏又謂晩年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始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其失朱子意尤甚多來異論皆自於此也竊意此所謂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饒胡以下諸公又何責哉　學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此是其實語所謂學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爲己者欲朱子但譏其顯著處多所間斷而不謂其有不睹不聞之欺也若良知家則借此語以遮掩其若見之過而反以不睹不聞欺世任不睹不聞之地眞有無所不至者亦於陸氏之學淘然其不同矣故良知家雖託於陸氏而實非陸氏之所許也

甲寅

答孫敬甫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敬之與否只在當人一念操舍之間而格物致知莫先於讀書講學之爲事至於讀書又必循序致一積累漸進而後可以有功也

答胡季隨云遺書云先立根本後立趨向卽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收得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甲寅後

答林退思云學者之心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以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六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其道之傳貽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勢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

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豫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甲寅答○按此書與五十四卷答王季和第二書同

答余國秀云所謂貼裏求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不將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

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
純熟矣甲寅後
答杜仁仲云艮仲示喩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
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
令放出也只是要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
動靜間都無走失耳甲寅後
乙卯
答劉季章云所論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
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
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
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
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
直便向前著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迤邐向上何必如
此迂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
答王晉輔云爲學大概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
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
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己見妄起浮論也
答任伯起云羸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稱流竄
放殛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
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
答林德久云所論日用工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
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

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
此論竊恐非晩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他法只日
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
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又
云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
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
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
爲不會曉得自家道理只見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
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
磈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
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
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攔
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
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
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
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答曾景建云讀書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
立言埀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
後卽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復推窮以求其理
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
意誠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
泛然博觀而概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

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
端緒者所笑矣
又答曾景建云主一窮理此二事知之甚易而爲之實
難爲之甚難（元本作易誤）而守之爲尤難主一之功固須常
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
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
自然見得意緒若鶩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
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
答趙詠道云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不先
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審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
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媛媛姝姝

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惟不足以得
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
答吳伯豐云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
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
添一句閒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倍解一一皆
是聖賢眞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
是自家杜撰見識也（乙卯後）
答劉仲升云大抵學問專守文字不（元本作但誤）務存養者
即不免有支離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不免有妄意
躐等懸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曾仔細玩索義理不識
文字血脉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

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已更無他人只有
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
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
聖賢氣象矣季章意思正是如此若只解（□□有差）下字
不爲猶未爲深害也又云更就自己身心上做工夫凡
一念慮一動作便須著實體認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
仔細辨別勇猛斷置勿令差誤觀書論理亦常如此剖
判自然不至似前悠悠度日矣（乙卯後）
答胡季隨云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著且
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工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
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

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
攷其自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
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
之嘗言也（乙卯後）
答余正叔云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
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
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
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恐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
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
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
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

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憒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後乙卯

又答余正叔云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閒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為判然二物也後乙卯

答陳衛道云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見得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綿忽間不容略有差外纔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廬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纔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

又答陳衛道云欲為儒者之學却在著實向低平處講

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且指向一邊久之到得真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攪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儱侗恍惚之間也後乙丑

答項平父云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剖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

答孫敬甫云示諭為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敬之一字乃

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意遇誤元本作使有所據依以為致
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四字亦恐有誤
今讀往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無窮
未易以淺見窺測也

考異

答劉仲升　按朱子所說兩種病痛其支離昏昧者
蓋多有之若妄意躐等懸空杜撰者則其據地頗高
而人亦不敢輕有訾議所以自信愈篤而其病則與
支離昏昧者實無以異此有志之士不可不痛救於
此也

丙辰

答劉季章云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
說曾無疑事即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
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
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
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
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
不及即在我亦無為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
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
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
色之可否以為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
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

真知是非之辨而為説回護不是説時病痛乃是見處
病痛也試思之

答方賓王云所論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
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
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
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
洽貫通也

答張元德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只在
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
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
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
如此分別也

答孫敬甫云所論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
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為主所
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
言盡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閑中見
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

答劉季章云熹今年之病發作雖輕而日月甚久又氣
體衰乏精神昏耗大與常年不同亦是年紀催促理應
如此不足為怪但恨平生工夫只到此地頭前面地步
有餘而日月有限又不得與朋友之賢者相聚日夕切
磋恐此意一旦斷絶更為後賢之憂耳

又答劉季章云熹衰病日益況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
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乂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
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答周南仲云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處欠聖賢遺訓具在
方册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
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
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
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箇題目在面前又
却低徊前却不肯果决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
肯待人恐不免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
地也

答孫敬甫云南康語孟是後所定本然此讀之尚有合
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覺有說不到
處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當面蹉過也大學亦有刪定
數處未暇錄去
答方賓王云病中却於舊僞舊聞看得轉覺簡約精明
非昔時比恨不得相與講之也又云舊書讀之覺得平
淡著實中意味愈長
答張元德云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横渠成誦之說最爲
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只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
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
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
戰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
如此溫習乃爲佳耳
又答張元德云大抵讀書須只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
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畧用今人言語體貼替
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
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
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却
本文肆爲浮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
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丙辰後
答孫仁甫云人無英氣固安於卑近而不足以語上其
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

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
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
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强之氣而爲
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
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
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
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
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
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恐徒
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丙辰後
答孫敬甫云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使存

養講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致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却有牽强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丙辰後

考異

答劉季章 按此書語意直截最為分明但與劉仲升書云據自己一時偏見便自主張以為只有此

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季章意思正是如此以此參詳則此書似非與季章者蓋非所以矯其偏而救其弊也或編次者之誤未敢自必姑記所疑

丁巳

語錄 且自勉做工夫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輔廣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裡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又勝似前年休夔孫

又論輔廣云今講學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道理無安著處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為我有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更緩散消索了又云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多散緩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求箇心來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輔廣

答度周卿云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

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答楊子順云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

答葉仁父云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為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

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並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即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

答潘子善云所論為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答吳伯豐云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通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言深可畏耳伯豐識學精詳議論明决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須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

又答吳伯豐云伯豐明敏有餘講學之際不患所見之不精區區屬望之意蓋非他人之比但願更於所聞深體而力行之使俯仰之間無所愧怍而胸中之浩然者真足以配義與道不但為誦說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願也

戊午

答孫敬甫云所論纔說存養即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為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其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去年曾與子約論之渠信未及方此辨論而忽已為古人深可歎恨今錄其語設往一觀深體味之便自可見也

答劉季章云來諭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者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見自以為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疎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擺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

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年來頓覺衰憊殊甚死期將至而朋友間未有大可望者令人悲懼不知所以為懷季章千萬勉旃乃所深望

答林德久云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

答林正卿云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卻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見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

然淡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遍便可隨意穿鑿排布使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耶

答劉季章云來諭所云講說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只著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長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也又云趂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此著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脉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

也

己未

跋南軒主一箴云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

答熊夢兆云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得做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未詳何時以類附此）

語錄　先生語淳曰子思說尊德性又卻說道問學道在可是爲學用功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卻只偏在尊德性上去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事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只是自了便得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節卻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强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方賢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這一邊易得暗昧了一日間事變無窮一身有許多事一家有許多事一國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與他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

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淳）

先生語淳曰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個事理會不得所以聖賢教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逐件上理會去（淳）

史053-147

先生語淳曰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頭處但聖人平日也不曾說箇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湊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處又曰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却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放那邊也無頓處放這邊也恐攧破放那邊也恐攧破這天理說得蕩漾似一塊水銀滚來滚去捉那不著又如水不沿流溯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得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有多少次第力行有多少次第陳淳

先生曰淳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將心大業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曰如吾友所說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粗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緊要便讀閑慢底便不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蓋了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

差異有了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揀論語孟子恁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間粗底書如何地看得又曰而今且云放下此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平看不要得高看來看去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纔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如天命之謂性初且恁地平看過去便看率性之謂道若只反倒天命之謂性一句便無工夫看率性之謂道了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亦且平看過去便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只反倒這未發之中便又無工夫看中節之和了陳淳

淳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聖賢說事親要如此事君要如此事長要如此言要如此行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如何如喫饅頭只撮個尖處不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都是好笑過來看這樣話都是閑說不是真積實見陳淳

考異

朱子晚年於陳安卿屬望甚至故訓語最多所謂倒廩傾囷羅列而進者此云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之又可

惜了意可槩見也然安卿自守所見終是展拓不開所錄朱子語累百千言語意頗有錯雜而所歸直在四面湊合將來成一件物事又無事必尋討原頭處此只是安卿所見於語脉中未免轉却朱子意旨也朱子云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又却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如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又曰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粗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皆切中其病後來與廖子晦書云安卿之病亦正坐此因書覺之其令久日拘繫蓋已逆料其終故亦未嘗望以傳付之任也正學考

五段失載所言安卿之病而於安卿錄有未盡得朱子之意者則未之辨今所錄與正學考有不同者而附論之如此以俟後之君子考而擇焉　安卿初意謂先見天理原頭而後做工夫朱子已力闢之其後又謂於件件事上尋究本原來處將來四面湊合只成一件物事於前說雖若少異而實無異指其件件講明者總爲尋究本原以爲湊合一件之地所重不在件件講明也朱子與廖子晦書論此最明而曰安卿之病亦正坐此蓋指此耳其云不可纔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處見原頭處語自分明却又曰致知就這事上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逐

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原頭處與前語正相反安卿又問曰件件知得箇原頭處湊合來便成一個物事否此可見安卿之意而所錄朱子語亦毎有四面湊合將來便只是一箇道理之云此自安卿之意而非朱子之指也朱子嘗云曾子終身亦只是戰兢臨履中間一唯乃不期偶然得之非其初所謂到此地位而後施下學之功也如安卿所錄乃是所謂到此地位而後施下學之功者恐非朱子語聖門工夫只在下學處上達蓋未可易言德行如冉閔文學如游夏皆不與一貫之傳豈後之人皆在其閒游夏之上哉安卿所錄有得有失今亦未能細辨以案其槩如此俟後之人訂正其是非焉

庚申

答楊子直云熹病日覺沈重而醫者咸以爲可治但服藥殊不見效安坐拱手以聽天命耳不知近日更得何異書便中望見告此間却亦讀得舊書但鍛鍊得愈純熟亦頗有實用不專是空言也

答廖子晦云詳來諭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眞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

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間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為實見耳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誠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為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元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為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

命之全無極之真所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

知頗會洞見全體卻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為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為學則又不在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為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得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謂持循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來諭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為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功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為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

耳非病其不曾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諭之許終亦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仔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斷然當日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在此向來至此說得似不相合退便錄了更不能盡疑無間與之極論至今以為恨或因與之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繫也一詩亦未甚曉恐亦只是尋求意思但論只就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

道愈遠也
語錄　廖子晦得書來云有本原有學問某初不曉得後來看得他們都是把本原處是別有一塊物事模樣聖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不成真箇是有一箇物事如一塊水銀樣走來走去那裏這便是禪家說赤肉團上自有一箇無位真人模樣黃義剛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箇物事閃閃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那心莫胡思亂想幾曾捉定有箇物事在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只是說見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

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皆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黃義剛○按此條又見一百十七卷不知何人錄
考異
黃義剛錄　按此兩條發明答廖子晦書意尤爲故附著之　據安卿祭文以己未冬暮至建寧未久留去與子晦書蓋在其後書中有安卿向來至此之語可考也廖書在庚申正二月間此與所謂晚年定論者安卿在建寧所不得預以廖書爲問此記者之誤義剛錄在癸丑以後據錄言侍教半年當是癸丑淳錄在己未義剛錄蓋與淳錄同凡此皆不可考而安卿與廖書爲問則其誤無疑矣
答或人一作答劉公度云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仔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探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
答或人云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効卻能交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

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摭拾異聞以資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又云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又云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算後也
答或人云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卻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

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答姚徠云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及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未詳何時

右朱子論學切要語先君子手定目次起己丑至庚申為年譜附錄既纂集盈帙適會有疾寖劇竟至大故前後凡六年尚缺而未補而已定者猶未盡脫稾也益先君子絕筆之書雖有未完而意指昭揭脈絡聯貫實與年譜匯為大觀今敬因其舊附刻於年譜後分兩卷男箴聽謹識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二終

史053-152

朱子年譜考異四卷

（清）王懋竑撰

稿本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一　　王懋竑

洪本年譜云朱子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此傳本）徽州婺源人（此本作新安人此傳改）生於南
劍尤溪之寓舍（元本此本無云行劍州此改尤）始居崇安五夫里傍
所居之聽事堂曰紫陽書堂（元本此本云文所集濂書室之此）
故徽州有紫陽山韋齋先生嘗以刻其印章用之又
揭於聽事識故鄉也（此元本此新安有紫陽山）又
築草堂於天湖之陽寒泉塢曰寒泉精舍（元本此本無）又
築草堂於建陽蘆峰之雲谷牓曰晦菴自稱雲谷
老人亦曰晦翁又於武夷五曲曰武夷精舍
晚卜築於建陽之考亭作滄洲精舍自號滄州病
叟後又更號遯翁（此本作）卒年七十有一仕
至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

朱子年譜考異　卷一

大夫謚曰文追封徽國公祀孔子廟廷（李本按年）
譜始於李果齋先生而洪本此條於年譜之首
洪本皆稱先生而此條獨稱朱子又追封徽國公
在紹定庚寅從祀孔廟在淳祐辛丑距朱子沒四
十年矣果齋必不及見也其為後人所增入無疑
今從李本削去而附載於此其有訛誤俱據文集
行狀改正閩本亦載此條於後而又有不同今皆
略之不復一一置辨也○按行狀云字仲晦本傳
云字元晦一字仲晦考屏山先生所作字詞本云
元晦朱子跋屏山遺帖稱字元晦亦先生所命不
云改字仲晦惟性理大全載字詞注云後以元為
四德之首不敢當改字仲晦此於文集語
考不知其何所據而云也延平答問及
集其稱元晦無云仲晦者朱子又書於題跋自

署皆云仲晦世稱元晦皆是訛錯疑理注語亦
有自來行狀據朱子自稱本傳則從考他書故而
存之洪譜止據行狀而不及其同異之故甚為疏
略故附記於此又按閩本亦云後以元為四德之
首不敢當改字仲晦疑年譜元本有之此大全所
本然閩本新出或反以大全之語而增入亦未可知
其載字詞於大全則多十餘語又似別
有所本非自大全採入者也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甲寅先生生

按年譜李本稱朱子洪本稱先生年譜朱子門人
果齋李公晦方子所輯合稱先生李益以意改
也定從洪本（洪本作門人輯改）此○按韋齋墓記云府君
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承事公

朱子年譜考異　卷一

卒官不能歸因葬其邑年譜云以方臘亂不能歸
方臘之亂在庚子辛丑承事之卒在己亥閩本
方臘之平久矣年譜誤也又吏部行狀云授建州
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劍州尤溪縣尉以己
巳計之除服當在丁未而四月靖康之變吏部已
在尤溪是吏部以丁未三四月間除服即調尤溪
矣又考吏部與倪公書乙酉十二月在建州權職
官庚戌正月為所攝攜家寓政和五月初又攜家
下南劍入尤溪是在尤溪未二年即去官但未詳
何時以嘗作政和尤溪兩縣尉故往來其間而閩
館為閩本云任尤溪秩滿賦館鄭氏之義齋而生
文公非其實也今定從李洪本刪以方臘亂句而
備調尤溪縣尉於書僑寓句之上庶為得其是云
又韋齋墓記叙調尤溪於赴官往來閩中之後以吏

部行狀考之不合此則有不可掩者而遷墓記亦多可疑當别論之又考閩本所載南溪精舍記鄭氏號義齋非寓舍名也閩譜假館鄭氏之義齋亦誤○閩本年譜云婺源南街故宅有古井紹聖四年井中白氣如虹是日韋齋公生文公嘗曰聞先君生時井中有氣如白虹經日不散因名虹井韋齋公嘗作井銘遂名韋齋井是歲井中紫氣如雲

恒虹皷富三日而文公生世本按建炎四年正干戈搶攘之時尤溪距婺源甚遠即故宅井有紫氣焉得知之且曰三日而文公生其爲附會無疑也今從李本删去而附載於此

紹興四年甲寅五歲

韋齋行狀是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尋丁內艱服除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員外郎按丁內艱當即在四年服除則六年也至十年則出知饒州乞祠還家矣

五年乙卯六歲

黃義剛錄與行狀略同而小異故併載之

七年丁巳八歲

洪本年譜云又嘗指日問於韋齋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韋齋奇之 李本按此與行狀所載本一事而所記不同今從李本删去

十年庚申十一歲

年譜韋齋師事羅豫章與延平爲同門友

李本兩行狀而取蕭公覿故附錄之

十三年癸亥十四歲春三月辛亥丁父韋齋先生憂

二十四日四字據吏部行狀補

稟學於劉屏山劉草堂胡籍溪三先生之門

按韋齋遺命稟學三君子而朱子師事屏山爲舉業於白水籍溪蓋以父執事之白水妻以女不詳

何時未幾而卒事籍溪最久然皆稱胡丈不稱先生至爲三君子墓表行狀則皆自稱門人盖以韋齋之命也○年譜云按先生所爲草堂墓表與籍溪行狀俱稱二公受學涪陵譙天授盡聞伊雒之學其淵源大略本此至於師門請質則屏山爲最其爲屏山墓表有云先生病時熹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又命字祝詞有云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又云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言而思毖動而思躓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其期望之意如此先生晚歲猶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盖識父師之誨也 李洪本按草堂墓表云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邃易學卽

從叩馬盡得其學之本末。稍溪行狀云旣又學易
於涪陵處士譙公天授，物未嘗言，譙公書傳伊雒
之學也。屏山學佛，以為佛與吾聖人合，故作聖傳
論。墓表明載之未晚歲略未論傳之云，獨指字詞
而言耳。年譜所云恐皆未確。今刪去，而別載屏山
白水而墓表稱羨行狀及少傳劉公碑於後[illegible]
此條李洪本皆同，或元本所有，故附見於此而並
論之

二十年庚午二十一歲春如婺源展墓

年譜先是婺源云云。此從洪本，李本略有帖與內
弟程洵前一帖，李本不載，後帖亦有刪削，止云有
帖與內弟程洵論詩，且曰學者所急云云。按朱子
此時頗事詩文，而平歸里語孟與延求諸已則大

本已立矣。李本以意刪削，非元本也。今從洪譜。
與程允夫二帖，今文集載。按允夫集後田記於
文集語錄其事皆無所考，不知處何所據也。李本
尚存其真，洪本刪其首書學士集後田記略云九
字，則似元本所有，後人遂無從考証矣。
今姑仍李本刪去學士二字而附論之。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歲夏始見李先生于延平

李洪本皆作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今改正。
按年譜言癸酉受學延平先生，而行狀言歸自同
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遂以趙師夏跋考之，
當是行狀但自同安歸後，戊寅往見，庚辰又往見，
而行狀不指其年。以今考之，戊寅興化直閣書稱
李愿中文不指先生延平，答問載戊寅間語不似
受學，有云不審尊意以為何如。至再題西林達觀
軒詩序，庚辰始稱先生，往來受教，則受學當在庚
辰也。今據行狀文集改正。延平戊寅冬答書云：
得吾元晦不鄙孤陋寡聞，遠有問，此非從學語
也。壬午書云：所幸比年以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
壬午距庚辰三年，故云比年。若以癸酉計則十
年，即戊寅亦已五年，不得云比年也。以此二書證
之，則庚辰受學無疑矣。文集答汪尚書書云：熹一
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書在癸未，以庚辰冬計之
恰合。續集與羅宗約參議書云：自前所聞於西林
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庚辰朱子見延平寓西
林院，此亦皆庚辰受學之證也。洪本年譜云：初
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
年。年二十四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

能掊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
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此條必元本
所有，非後人所增入。李為陽明之學，以道統之傳
始有所歸語為太重，故刪之，非有所據也。今按朱
子盡棄異學在庚辰，而年譜屬之二十四歲時，非
是。故改從行狀，而年譜則仍附見於此，非敢效李
氏之妄
刪也

秋七月至同安

二十五年乙亥二十六歲春建經史閣

按同安縣學有書後記、同安縣學故書序，皆不言
建經史閣。年譜書春建經史閣，而略序二文於下。

又皆在卷後及各刻中偶舉其得以錄其自其後不得所謬今載同安縣學經史閣上梁文自於後

夏縣有盜分守城之西北隅

鄂本傳射圃記補今從之

定釋奠禮

李洪本皆載建經史閣下闕本另立一條今從閩本

請申嚴婚禮

鄂本傳申嚴婚禮狀補今從之

二十七年丁丑二十八歲春還同安候代不至罷歸

李本館於陳北溪畏壘庵者數月作畏壘庵記洪本作北溪陳淳按北溪漳州人朱子庚戌至漳州始來受學年譜之誤甚明又有畏壘庵記可考閩本已改正今從閩本

二十八年戊寅二十九歲春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

按李本不載此條而續通鑑載之續通鑑本之年譜此李氏自以意刪之耳戊寅與庚辰閩書云晦君延平見李先生中未此為錯證李蓋據西林詩序以庚辰謁李先生故刪戊寅而不考之文集也於庚辰又書再見其意以為癸酉受學此為再見此李氏之率意刪改類如此今從洪本閩本同

二十九年己卯三十歲　秋八月召赴行在辭

年譜云用執政陳俊卿薦也李洪按是年陳俊卿未為執政疑當作陳康伯康伯以二十八年九月參知政事。陳康伯於紹興為名臣其薦朱子當在諸公之先自行狀畧不載但云召赴付本傳云以輔臣薦亦不載其名年譜又以宜書後來若祇知陳俊卿之為朱子而不知有陳康伯遂以意改之不知俊卿方為殿中侍御史未為執政也朱子孟子或問論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而曰近讀陳魯公集有論此旨與鄙意合是固德人之言也其於康伯不薄矣不知修譜者何意改之均見陳書公家集其裔孫所刻偽撰朱子序及書目署門生此甚可笑然於此可見年譜舊本必云康伯為故

後人因之而偽撰也陳俊卿三字今改作陳康伯。年譜云是歲籍溪胡公以正字召大振籍周直付秘狀附除蚍騑錯着正字字漢元本先生送行詩有曰祖餞衣冠滿道周此行誰與話端由心知不作功名計祇為蒼生未敢休此錯文元本集作執底仍詭我知漫持行止聽天儀獨時鷁忘軍開事只恐先生袖手歸集作閒二字又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老許我衡茅冠尚眠幽人臥室否一川風月要人看瓊桶則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五峰胡公宏曰此詩有體而無用豈嘗之甲个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似為籍溪解嘲云按此條李洪兩本俱附載召赴行在下是時籍溪家居召為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

正字藉奚年已七十餘矣耳又重聽見朱子文集
門人子弟皆疑其行朱子四詩皆有諷焉蹟藉款附行
詳蹟但不知年譜載此亦復何意豈以為朱子序延
召之詔耶五峰詩見朱子題跋中為藉奚解嘲於
朱子年譜亦無所當今刪去以其兩
本俱載戊元本有之故附之於此

三十年庚辰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于延平始受學焉

年譜作冊見李先生于延平今據達觀軒詩序改
正o洪本年譜云汪端明應辰云先生師事延平
久益不懈曾言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
盡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illegible]

先生李本稱朱子亦足以例作朱子語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字敘
按端明前輩不當稱
路無一去而復來以
下延平行狀中語上達不已日新指延平言與首
二句語意不合李本亦以意刪非有所據也今以
行狀語系之俱歸延平下而此條則削去o按年
譜道統之傳始有所歸語必果齋元本所有然不
如行狀所叙之為得也自龜山先生受學程子以
傳之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以及朱子其的緒
相承如此然朱子之學受之延平而發明盛大有
不盡於延平所傳者大學章句序叙道統直接二
程龜山以下皆無所叙史則且大指亦可見矣延
平行狀言求中未發已意而反求之未得所安
於是往問之南軒而胡氏之學與延平不合其後
朱子自悟心為已發性為未發而又以已所悟合

之延平所傳其云已發未發之機默識而心契焉
則與體認未發氣象亦小不同而與胡氏先察識
後涵養之論反相近反至潭州與南軒共講之
軒嘗示以延平黙坐澄心體認天理為不然見
蹟又力辨呂氏求中之說見朱子與呂士瞻書而朱子卒從
南軒受胡氏之學以艮齋銘為宗指[illegible]則與
延平異矣故戊子諸書不及延平逮己丑又悟其
非更定已發未發之分以胡氏先察識後涵養為
不然而於未發仍守延平之說其云以靜為本又
云從靜中漸漸養出端倪來則猶體認未發氣象
之論也與南軒始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
致知二語學問大指定於此而壬辰作中和舊說
序謂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於所已言者而未
言者可推則已不專主延平之說矣已以後往來

講論亦不及延平至甲辰與呂士瞻書戊申與方
賓王書明言程子之說不可移易延平自是一時
入處未免合有商量晚年語錄楊道夫葉味道陳
安卿眾于臨所記尤詳中庸或問力辨呂氏求中
之非而謂龜山亦未免呂氏之失龜山之說則延
平所自出也此其前後異同之故亦大略可考矣
故今從行狀而年譜所載則附見於此未知後之
君子以為何如也o按朱子少即有志為己之學
其學肆止是從心地著工夫而於語孟經史及周
程張諸家之說攷訂講貫盡無一日不用其功內
外兩進自幼已然此所謂生知安行無精粗之漸
者也問安歸後再見延平盡棄異學而於求中未
發之旨未達與南軒講論逾四五年迨己丑始定
其說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二語生平學問大指

定於此是早年進學之序於合江元遣書而向書
書蒔士能書陳正已書及中和意說序自叙極為
分明今日可據以為說至庶依以後所謂豁覺其
進而不不及知者蓋自後來之所能擬議矣孔子
自言吾十有五以至七十其節次可考而程子言
聖人未必然持為學者立法朱子亦言因其近以
自名不敢輒為之說也明道謂澌勵道曰賢見某
如此某效用工夫以顯道之高明又總叉之久於
明道尚有不及知者後之人何敢安下一語即若
以一已所見而取文集語佛之語以為依據又雜
取諸家語錄屍亂之說而斷之曰某年至某地位
又某年至某地位未免於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恐
識者之有以議其後矣語錄有云只今六十一歲
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始無疑又曰自

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隔一膜此聖賢日新不
已望道未見之心若遽據以為証是又痴人前不
得說夢也文集語錄中多演已誨人之辭大手固
人說去患病無藥又聞或有為而發
不可只看孔子嘗言何有於我
又言我無能焉孔子豈真何有無能者哉此又讀
文集語錄者所當知也欲因年譜語而
附論之世之君子望有以訂其是非焉

三十一年辛巳三十二歲

年譜云是歲貽書黃樞密論恢復按文集與黃樞
密書言戰退後當先為自治之計其於恢復盡慎
言之末以起用舊人為要策而恐啟之復未來言
專言恢復也年譜元本出於果齋不應舛誤若此

疑此二字或後人增入今刪去

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歲 夏五月祠秩滿復請祠

六月孝宗即位求直言秋八月應詔上封事

年譜云五月祠秩滿復以為請六月孝宗即位詔
求直言八月應詔上封事不報是月子祠
子行狀云祠秩滿再請孝宗即位復因其任會有
詔求直言遂上封事按年譜叙子祠於上封事之
後據行狀則得祠在上封事之前按封事首言左
建功即是嘗州南嶽廟則固已得祠矣今從行狀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十四歲 十一月六日入對

垂拱殿 十二日除武學博士

年譜云八十月辛巳入對垂拱殿十一月戊辰除
武學博士今改正○接孝宗本紀隆興
元年十月戊午朔或十月大盡則十一月戊子朔
也以戊午朔計之則辛巳為二十四日十一月不
得有戊辰且辛巳距戊辰四十七日不應授官如
是之遲也據文集與把元履書六日登對十二日
除武學博士則年譜之誤無疑今依郎本改正錦
又據與呂伯恭書當在十一月登對非十月也今
亦從之孝宗只除武學博士年譜云皆成
肯關也朝命遂歸行狀云除武學博士待次考宋
官制其待次者曰替某人闕是時武學博
士秩未滿也故答把元履書有其闕尚遠恐不能

待之語又按習成自闕則成當尺姓迭丁未除左而提刑故皆馬大同或當闕而辭也此有數月即赴任之語俗成資為闕待滿之名是救旨上書剛有任弟而年譜缺不載耳然武學闕朱子又有闕期尚遠恐不能待之語則又與闕將滿不合此無可考姑仍年譜之舊

歸劉氏田

按屏山卒於紹興十七年丁卯則田發不當在乾道中選田在隆興亦不在乾道中也直以乾道還田而年譜誤載耶忠肅既本已作忠肅政耶稱誤則在忠肅殁後忠肅卒於淳熙五年戊戌則亦非乾道中所跋且且云至今猶存則是在朱子殁後其云朱子時已久矣不知何時何人所跋也此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然李氏據舊本如處集後田記之類但不知何人增入洪本去首七字則似元本所有後人無所考矣今仍李本

二年甲申三十五歲　困學恐聞編成

按朱子以困學名其燕居之室又在同安既歸之後困學詩之作則在恐聞成編之前矣戊寅己卯間也困學恐聞編序不著其年而文集次於論語訓蒙口義之後年譜序於甲申又有所據延平答問之錄自丁丑至癸未具成編又在甲申後但無序文可考耳年譜亦缺附記於此

答工元遣書劉子發書　按朱子少習學於劉胡三先生之門而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庚辰受學延平後斷然知老釋之非其云以先君子之餘誨而不及劉胡若以三先生皆為佛學也獲親有道自指延平先生此書叙次最為分明更以子登書本考之尤為可據其云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又云晚親有道則非受學在庚辰而非癸未之確證也○或疑工書不及延平之卒當在癸未未卒以十一月入對垂拱殿歸即聞延平先生之卒矣江書及垂拱奏劄自在歸後非癸未也其或在于淡書後歲月已遠偶未之及耳

乾道元年乙酉三十六歲春省劉趣就職夏四月至行在復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

按行狀本傳皆云既至則朱子四月間至行在矣困執政復主和議故不就職而請祠以歸耳年譜亦止云既至所書未明今依行狀改正○按本傳既至而洪适為相復主和議不合歸與年譜不合考宋史洪适是年八月參知政事十二月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四月間未為相也本傳誤錢端禮以甲申十一月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次年八月方罷是歲二月陳康伯薨時未置相端禮為首參則年譜所書是也○年譜云是歲六月重魏元履所作戊午讜議為之流涕因序其略曰戊午之議檢言盈庭云云按戊午之議當作癸未之議李本洪本皆誤當據戊午讜議序正之戊午為高宗紹興八年癸未孝宗隆興元年戊午初議和癸未再議和元履所叙次者戊午之議而未

于序中所極論着癸未之議也年譜不考全文略載數語又妄改癸未爲戊子盡失其意今削去而別載序文於後

二年丙戌三十七歲

與張欽夫兩書答何叔京三書合羅宗約兩書

按與張欽夫兩書朱子自注甚明其別卷答張敬夫兩書與前兩書意同而在前兩書之後其無注者或朱子所自刪而後人又收入之以中和舊說序云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則必不止兩書也前第二書注云自有辨說甚詳今未之見豈指已發未發說及中和舊說序即姑記於此。朱子文集三十卷與張欽夫書三十一卷答

張敬夫書大槩以年敘[illegible]三十二卷所載則不以年敘且多未定之論故疑爲朱子所自刪而後人復入之者然未敢定也。按朱子受延平求中未發之說未達而延平沒求其說而不得甲申晤南軒於豫章舟中自是書問往來皆講論未發之旨也南軒集無所考而朱子兩書自注甚明別卷兩書無注此詳其文義皆一時語也向以中和舊說序云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之學則往從而問焉爲往潭州時故以四書在戊子今又合羅宗約書考之自指書問往來而非主潭州時也答何叔京書未發已發渾然一致與此四書意相合又言程門記錄之後與中和舊說序所云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亦正相合而何書自在丙戌[illegible]

[illegible]彼此參考四書之在丙戌而非戊子確然矣其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更不分時節此朱子所自悟非受之南軒[illegible]而南軒從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illegible]不言未發與朱子所見略同南軒前書尚有認爲兩物之疑朱子再書反覆發明於此蓋無異論也至潭州後講論之語與所考南軒贈行詩云超然會大極眼底無全牛朱子別詩云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具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直達見本根皆以未發爲太極即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之旨與四同一意至己丑始悟其非然以書報欽夫及當日同爲此論者則潭州之所講論與朱子所見皆同而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者小不同而皆無與指此中和舊說序於潭州之行略

而不言也故今斷以四書分在丙戌而以答叔京三書答宗約二書繫之叔京書言體認未發叔家而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而有犯于占似之語此求中而未達之時當在丙戌之春且言未發已發渾然一致則在既悟性爲未發之後又言延平講學者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則以己所悟合之延平所傳與龜山門下指訣亦似少異此在丙戌之冬[illegible]若宗約書宗約遠在西蜀又守於戊子之四月二書不在往潭州後其言欽夫書問往來近方覺有脫然處自指丙戌之悟又言所聞於西林者皆不敢與叔京書亦相合又言衡山之學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此則與中和舊說序所云欽夫告予以所聞亦未有省後得胡氏與曾吉父書乃益自信亦正相合

則此書或丙戌之冬丁亥之春夏未可知也李本一年譜既一切不載洪本雜叙與欽夫書於往訪潭州時其說未明通辨亦不之及而閑闢錄反以未發與張欽夫兩書為朱子尊德性之証尤為大誤正學考已覺其誤而以四書載於戊子叙說雖多異意終未明了故於此特詳論之以俟後之君子考訂其是非焉○朱子自注二書又見編次於論程集改字之前時劉共父在潭州乃乙酉丙戌間至丁亥則召還矣此亦四書在丙戌而不在戊子之明證也

三年丁亥三十八歲秋七月崇安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按此條李洪本皆載於戊子是年五夫有秋饑見社倉記與水災不合何疑其有誤及考續集與蔡季通書云邑中水禍至此極可傷憫此中幸亦無他而日後方聞之耳是此水所及不遠[illegible]而五夫獨不及也李洪兩本皆無注而文集與林擇之書言此最詳崇安大水之後重書此水災書小略不言及與何叔京書言守稍已熟可無他慮止是七月亦不言崇安之有水災而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飢以因上年水災之故以此參考則行視水災之在丁亥無疑也[illegible]擇之書極言州縣官漠然無意於民難與圖事而朱子八月即往潭州盡避之而不欲與其事也是時知建寧府者徐嚞嚞為秦檜之黨朱子自不肯為之用至次年崇安大飢及於五夫又郡境盜發則不得不與其事而以請於府嚞方以檜黨不自安而朱子已為樞密院編修官陳應求劉共甫自執政故所請即從而其實未嘗相合也嚞以戊子秋奉祠去而社倉之米乃始於嚞社倉記亦不欲沒其名反復參校自在丁亥今為改正而附著其說如此俟後之人得以考焉

八月訪南軒張公敬夫于潭州

按朱子以九月八日至潭州留兩月講論之語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李本極略洪本所增為多而不無訛誤今併載李本敘語而洪本則別見於此而附論之○洪本年譜云留長沙兩月講論之語與所考見南軒贈行之詩曰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先生答詩云昔我

抱冰炭況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以二詩觀之則其往復而相契者太極之旨也又中和舊說序云余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後先生卒更定其說然則未發之旨蓋未相契也又云考先生與敬夫論中和凡十年而始定於與敬夫書以為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云云又曰通天下只是一個天機活物云云後答敬夫書又以浩浩大化之中云云最後與敬夫書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

之妙皆有條而不紊云云及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書皆是此意○按洪本所云係契太極之旨此以贈行詩與答詩贈之月朱子自甲申後與南軒往復皆講未發之旨而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蓋以未發爲太極所云太極則指未發而言也專言太極則不識其意矣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而尤生於此與異論至常州當以共講之中和舊說序云並以書報欽夫及當日同爲此論者則生常州與南軒同爲此論乃共可證而謂未發之旨未相契者真妄說也范念德言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此語絶無所據洪本云其後先生卒更定其說此李本無則指己丑已發未發說而言哉以爲歷十年而後定中和之指與南軒講論在乙酉丙戌至己丑即悟其非以書報欽夫欽夫以

爲然不過四五年間惟先察識後工夫之說欽夫執之尚堅後卒從朱子說雖不詳其時大約不久而論定矣以爲十年而後定皆妄說也其敘丙戌三書爲均未定之論則是然不載中和舊說序所云則指意不分明又載己丑論心學一書以爲定論此書在己丑均悟已發未發之分時尚多未定之論如以靜中知覺不昧爲復寂而常感感而常寂以靜爲本諸論皆后來所不言即如出以爲靜其止爲動與太極圖解正相反豈可據以爲定論耶李而軒文云蓋徽往反者幾十有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此統言之如論語說仁說之類非指中和說而言洪譜並誤認此語也凡此皆非果齋之舊洪序之言乃李爲陽明之學自主中和舊說故於此多所刪削略而不言而洪本則不勝其可疑也姑附其說於此

年○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李洪而本皆載之此或元本所有非後人增入也然於文集語録皆無所考而洪本以爲未發之旨未相契者非是稍嘗考之朱子從延平之學南軒從衡山之學各有師承延平沒而問之南軒南軒以所聞告之亦未有省也而朱子自言性爲未發如合之延平所傳南軒則專主衡山而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不然又力辨呂氏求中之非說書自與延平不合意其所云不合者或在於此其後朱子卒從南軒受衡山之學書以艮齋銘爲宗指相與守之識後養則與延平異矣

與林擇之書後來所見不同不復致思蓋指此時而戊子諸書尤不及延平亦自可證己丑始悟以性爲未發之非未發已發各有時節而於未發仍守延平之說又深以先察識爲非其先後異同大槩如此竊以意擬之而未敢定也今仍李本存此二語以俟攷焉

冬十一月偕張公敬夫登南嶽衡山

陸南軒南嶽唱酬集序朱子山後記東歸亂稿序月叔父時日道里趣爲詳悉李本略載南嶽唱酬東歸亂稿於往漳州至自長沙而今子本別立此條而去語感爲外誤今依兩家文集考正而洪本注語且剛去之亦不復一一置辨也○又按朱子往訪南軒與林擇之偕行南軒序亦止言三

人范伯崇至己卯始別其群從昆弟而來同登山
又與朱子擇之同歸然年譜言范念德侍行疑本
與伯崇擇之同歸伯崇有群從兄弟在湖相聞別
往視之至己卯而後來然本有考也南軒序謂己
卯胡晉廣仲范念德至同登山朱子後記謂伯崇
來始聞水簾之勝欲一往觀以雨不果而返辭史
胡廣仲伯逢季立甘可大來餞雲峯寺酒五行劇
論所疑而別洪本叙次斷續不明而以自叙言主
潭州為南嶽唱酬集尤為舛謬亦盡削去

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李洪本皆削官字洪今補正○己丑省劄施元之
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疾速前來供職則此除皆
施元之闕也施元之官
闕未滿改待次於家

四年戊子三十九歲　程氏遺書成

按程子論涵養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庚寅始
特拈出而戊子遺書序已云主敬以立其本窮理
以進其知即此二語之指也續集與蔡季通書云
近看遺書目錄乎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說道理不
出敬字之云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
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而皆交相
為用而不已焉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默契於先
生之心而疑信之傳可坐判矣則是序文後有更
改蔡書不詳何時當在庚寅以後即時有先後之
云亦不見於遺書序中則其所更改者又不止此
也

按自潭州歸後以艮齋銘為宗指其見於與程允
夫曾裘父書甚明艮齋銘以知止為始而格物致
知專以察識端倪為下手工夫與學者問辨之指
不離其云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為化之
源與主書事理當然之極註又不合此何叔京書
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然會諸
心以立其本是皆艮齋銘之指也而于重書非格
物致知不用正心誠意及其正心誠意却不用致
知格物其語自是但以當察見得為格物致知以
存然行將去為正心誠意亦仍是艮齋銘之指也
大抵以心為已發以性為未發要使已發處識得
未發故曰惟恩辭處直達見本根凡戊子諸書

皆是一意平胡濬叔京書易與異學所借尚似
有所未發正學考不載與允夫書則未見其宗指
而於病論之所以後似皆未得其要領也故附論
之○合程允夫書見遺集或以為疑此舉與曾
裘父書亦明言之
矣兩書皆確證也

五年己丑四十歲　夏五月省劄再趣就職辭　秋
七月省劄又趣行辭

除樞密院編修官係皆施元之闕是歲施元之磨
勘改官別行注授省劄催促前來供職年譜載於
戊子年之末誤也總括之以四年十二月除太學
錄五年六月罷歸正省劄趣行時朱子所以因是

力辭也南軒挽元履墓志年月可考年譜誤載而續通鑑因之今改正。行狀云五年三促就職攝文集回申催促供職狀五月內兩次准尚書省劄子催促供職今又准前件指揮年譜注八月後趣行即第三次也以戊子末一條移於今年五月則明白無疑矣

按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皆在己丑之春蓋作易蓍說猶有未定之論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自以為未當而未發已發說則以為指心體流行而言非指事物思慮之交與湖南書又以爲指赤子之心而言但不當言凡言心者此皆有所未安呂博士之說中庸或問力辨其失而此以為大段得之又謂涵養之功至則其發也無不中節又似删抑已發工夫皆早年未

定之論也中和舊說序在壬辰距己丑又三年不及前諸說則其所見已不同矣中和舊說序云出以書報欽夫及當時同為此論者今其書不見於與欽夫答問中豈即與湖南諸公書即既云第一書則尚有第二書第三書矣此書序年當在前而編次於六十四卷之末與答或人為類此皆編次之失恨不得起勉齋諸公而一質問之也。與張欽夫諸說則蒙叩可一書當在與湖南諸公書之後亦己丑答也其中亦多未定之論如以心為主即心體流行之見又云仁者心之道而敬者心之貞後來都無此語又云靜中之動動中之靜動靜自是兩時不又互說又云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感者已發也寂者未發也今若曰已發而常未發未發而常已發可乎又云以靜為本亦似偏於靜

注已自明言之而偏末二語亦自平說凡此皆未定之論如以靜中知覺為復後來改之而太極解句以仁中為靜義正為動與今解相反豈可據此書以為定論即整菴羅氏引此書與陽明辨乎湖注氏亦以此書為定論恐皆有所未察也。答林擇之三書皆辨乞察識後涵養之非而於涵養特至於已發工夫未免少略如云從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又云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自然發見昭著不待別求是皆早年未定之論而後來所不取也羅整菴言後人創為異說者乃拾前人之所棄以自珍正謂是爾

六年庚寅四十一歲春正月葬祝孺人

年譜云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歸奠几筵湖閣本李本作旦望。洪李本閩三本皆云日居墓側而不言何所寒泉精舍當與墓相近然以精舍名則是講論之地而非守墓之所也朱子與實與范伯崇書云此偶二子過寒泉括季通來相聚亦有一二友朋未揚不廢講論則朱子固嘗主寒泉與友明講論而謂日居墓側朔望方歸奠几筵恐未然也

削去而附注於此。按書儀附劉主後於寢猶朔夕哭不奠小祥止朝夕哭唯朔望隨食會哭則朔望設奠小祥前當亦然也朱子居喪自用書儀考文集答陸子壽書力言徹几筵之不可而於朔夕設奠則未明言與答李繼善問則

謂朝夕饋食，禮不害其為厚，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其答葉味道書，則據左氏特祀於寢與國語日祀之文，謂主復於寢，三年內皆日上食，此後來所講定與書儀亦有不同者矣。○按禮記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註疏說皆不分明。開元禮朝奠，主徹，夕奠；夕奠，主徹，朝奠。開元距孔賈不遠，其或有所傳也。鄭註既夕記云：饋，朝夕食也。孝子不忍死其親，事之如生存時，進徹之時如其頃。據此則寢宮朝夕之奠與下室之饋，絕不同。今哭後罷朝夕奠，而下室之饋自移於上，是但存文不具爾。儀禮猶朝夕哭，不奠其僃朝夕哭者，以朝夕饋食之故。不奠者，其禮與奠異。書儀於此考之或有未詳。（此甚精）

（有云論公論謂而朱子之 朝夕嘗饋餘）論自當以答葉書為定也。

譜有家禮成一條，今削去。○洪本年譜云：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為一編，命曰家禮。既成，未嘗為學者道焉。道之後其書始出於人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語不合者，當考。○黃氏云：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皆當詳擇焉。（默本）○家禮附錄李氏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參酌古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為一編，命曰家禮。（年譜李氏附辨跋 附語本語而其記）讀之贈黃氏當曰：先生既成家禮，為一行童竊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語不合者，故未嘗為學者道也。陳氏淳曰：嘉定辛未歲過溫陵，先生季子敬之倅郡，出示

家禮一編，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携來，因得之。朱子行狀曰：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文集答潘尚書書云：又嘗因於手草具於喪之儀，行以行於私家，而述年遭喪未及盡試。答呂伯恭書云：祭禮略已成書，欲俟之一兩年，徐於其間察所未達。今又遭此期喪，勢須卒哭後乃可權宜行禮，考其實而修之，續奉寄求訂正也。又答呂伯恭書云：祭禮已寫於汪丈處，託以轉寄，然其間有節次僭段處，俟別錄呈求訂正也。答張欽夫書云：祭禮僭定迷甚，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為於此一篇，而參義說文又各為一篇，比之昨文稍復精審。又答李通書云：祭禮只是於呂公書儀增損之也，止欲商訂洎

候間春稍暇，乃可為也。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為之，或者頗以僭上為疑，亦不為無理，并俟詳議也。（丁合經呂子書間在數書何不又年合其呂時書大在小後庚已寅時後書則在）跋三家禮範云：嘗欲因司馬公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定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厭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隨以病衰，不能及已。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之志也。○語錄云：某之今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書減却長處。（賀孫錄）某嘗修祭禮，只就呂公儀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僩錄）○按年譜及家禮附錄，則家禮為朱子之書無疑。考之文集語錄，則有今禮祭說，而無云家禮者。所云被人竊去亡之者，亦祭禮而非家

禮也唯與蔡季通書有已收家禮四卷并附說者一卷納一哥之語此丁巳後書所云家禮乃經傳通解中之家禮非今之家禮也大抵此通解中喪禮與以年譜家禮成於庚寅正居母喪時而序已不及居憂一語所謂因喪祭而推之於冠昏中亦無此意勉齋行狀及家禮後序但言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既不言其居喪時所輯亦不言其亡而復得是皆有所不可曉者姑類集諸錄及文集諸錄諸說於此以俟後之人考而訂焉。明邱氏濬曰武林應氏作家禮辨謂文公先生於紹熙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嘗欲因司馬公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定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別以衰病不能及已勉齋先生後序云文公以先儒之書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為家禮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未及脫稾而先生沒此百世之遺恨也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之姑以年月考之宋光宗紹熙甲寅文公於三家禮範自言踰以衰病不能及已宜於孝宗乾道己丑已有此書況勉齋先生亦云未及脫稾而文公沒則是書非文公所編不待辨而明矣文公集中有與門人言及家禮已成四卷并家禮序文此門人編入以為張本耳按應氏此言謂家禮為未成之書雖或而未盡用可也乃并以為無是書可乎既無此書胡為而有此序且序文决非朱子不能作而謂門人編入以為張本決不然也況其所引勉齋跋語所謂未及脫稾者指經傳通解也非謂家禮也三家禮範所云是亦謂未及參考諸家裁訂增損使無遺恨爾非謂無是書也貴陵李楊諸子皆出自

朱門親授指教皆不以為疑而應氏生元壬正閏一旦乃肆意辨論以為非朱子所編斷斷乎出於門人附會然既且謂其妄意增損三家禮範之文張奉禮經又謂附注案祭亡甚戾應氏之為此言其亦淺妄之甚矣。按邱氏辨應氏之說詳矣然以愚考之則應氏所疑不為無見但所據勉齋跋語則非其旨所引已成家禮四卷亦考之不詳生邱氏謂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然序文自與年譜不合勉齋行狀及跋語不言成於居憂時又不言其亡而復得與年譜家禮附錄皆不合凡此俱略而不言其所辨三家禮範跋語則其失正與應氏同也應氏之辨今不可見因邱氏之語而得之故并附著於此以見前人已有疑於此者以俟後之君子考而質焉。所引應氏語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之語不可曉疑有錯誤又家禮年譜成於庚寅恐以為己丑家禮序與年月旨應所見之本有己丑字後來因與年譜不合故刪之即如應氏之誤也。勉齋行狀序朱子所編文有古今家祭禮而家禮與通解皆以其未成别叙於後宋史本傳則以家禮入於所編文之中刪去古今家祭禮故後之人但知有家禮而古今家祭禮遂失其傳甚可惜也古今家祭禮成於淳熙甲午有跋語可考其後增三卷見於與鄭景望書後又增一卷共二十卷為代通考載之年譜皆叙諸書而獨削古今家祭禮不載其意以為有家禮而古今家祭禮之書可廢宋史之誤蓋亦由此此朱子所云不詩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後之人又何責哉

。附家禮考

家禮非朱子之書家禮載於行狀

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
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
其為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覆考之而知
其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於庚寅
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
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為此往
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
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
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
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
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
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
不可考據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尚書書與張敬
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

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辰
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為絕不
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為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
祭禮甚詳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
禮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
語及家禮者惟答李季通書有家禮先寄來四卷
之語（[illegible]）此儀禮經傳通解中
家禮六卷之四故云先寄來而非今所傳之家禮
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
書參攷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
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
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
忘之至是而乃為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
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倣以成之者其自附於後

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
依倣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
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
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
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
季思刻温公書之比公晦從遊在戊申後其於早
年固所不詳祇敘所聞以為譜而勉齋行狀之作
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為敬
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為微辭以寓之其
書家禮後謂往傳惠解未成為百世之遺恨則其
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序又見行
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為刊刻三山楊氏
上饒周氏復為之考訂遵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
然雖云遵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舛誤

亦不及察惟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
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所刻
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辨多疎畧未有
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以不然之致余今編考年譜
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
註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他所摘謬誤亦數
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
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焉爾（[illegible]）
又按朱子跋古今家祭禮在淳熙元年甲午距
庚寅五年不言其有家禮其云有餘未集附益通
校而通傳之相與損益折衷以成禮俗與跋三家
禮範維所後紀遠而其意大槩相同也家禮之非
朱子書此
亦一證

秋七月遷韋齋先生墓

原譜云按遷墓記云乾道六年七月遷於里之白水鵞子峰下又考行狀又云慶元某年某月遷於寂歷山即今墓是也蓋韋齋之墓再遷也又集遷墓記云初府君將歿欲葬崇安之五夫里之明年遂定其里靈梵院側以未更事卜地不詳既擇寵嘅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遷於里之白水鵞子峰下先吏部行狀云卒之明年奉其柩葬於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之後山天湖東寒泉塢[illegible]公所葬地皆卑濕非久計乃卜以慶元某年某月日奉而遷於武夷鄉梅里寂歷山中峰僧舍之北○按遷墓記言以韋齋卒之明年定其里靈梵院側至乾道六年遷於白水鵞子峰下從儒人壙記言距丁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是韋齋之墓遷於白水無疑矣乃行狀止云以明年葬於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不言遷墓直西塔山即白水鵞子峰即靈梵院側鵞子峰皆在五夫里相距不遠故行狀言之爭然不得云明年也蓋以之窆云卜地不詳而行狀之地皆卑濕自指白水之兆而不言再遷此不可曉果齋作譜時尚可詢問而今譜但為鼓詞不知即果齋之舊否也遷墓記與行狀互有異同編次首亦略不為考訂何即始記所陸於此○行狀成於慶元五年十二月其卜之端始有疑諱行狀成吉考此文云改云卜以某年者自是六年而朱子沒以六年三月九日宣以正二月間遷墓欲抑在朱子歿後也㑹

明年定其里靈梵院側至乾道六年遷於白水鵞子峰下從儒人壙記言距丁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是韋齋之墓遷於白水無疑矣乃行狀止云以明年葬於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不言遷墓直西塔山即白水鵞子峰即靈梵院側鵞子峰皆在五夫里相距不遠故行狀言之爭然不得云明年也蓋以之窆云卜地不詳而行狀之地皆卑濕自指白水之兆而不言再遷此不可曉果齋作譜時尚可詢問而今譜但為鼓詞不知即果齋之舊否也遷墓記與行狀互有異同編次首亦略不為考訂何即始記所陸於此○行狀成於慶元五年十二月其卜之端始有疑諱行狀成吉考此文云改云卜以某年者自是六年而朱子沒以六年三月九日宣以正二月間遷墓欲抑在朱子歿後也㑹

[illegible]而特附入者惟甲申答江元適劉子澄兩書[illegible]學辨陸學有綱目頗附焉其[illegible]劉[illegible]書[illegible]發明未定之論庚寅之書發明以後定論[illegible]進學[illegible]所[illegible]一所[illegible]不合[illegible]此一段[illegible]此[illegible]

進學則在致知此正言者[illegible]有發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尤為直截分明盡相卯二十五年矣而其言無毫髮異也自庚寅以後書問往來雖因人說法間有所獨重而其大指不出此兩語晚年為鄂州稽古閣記福州經史閣記正以此兩語相對發明其指意尤晚然矣通辨正學考皆不載此二書今據文集補入

更考

按自庚寅與東萊書特拈出程子兩語主平學問大指蓋定於此即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易大傳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從古聖賢所傳如合符節至甲寅與孫敬甫書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尤為直截分明蓋相距二十五年矣而其言無毫髮異也自庚寅以後書問往來雖因人說法間有所獨重而其大指不出此兩語晚年為鄂州稽古閣記福州經史閣記正以此兩語相對發明其指意尤曉然矣通辨止學考皆不載此二書今據文集補入

七年辛卯四十二歲　十二月省劄趣赴行在以祿不及養辭

乾道六年庚寅十二月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七年辛卯十二月省劄趣行辭八年壬辰四月奉旨疾速起發再辭五月省劄趣行又辭六月又辭九年癸巳三月省劄趣行又辭就差監南嶽廟

按六年十二月召赴行在是年五月陳俊卿出知福州虞允文獨相閏五月梁克家參知政事此召雖以胡銓之薦日或允文克家之意也朱子以喪制未終辭其狀不見於文集疑其在喪中不復具狀但以省劄回納建寧府軍資庫而已至七年十二月喪制既滿尚書省依六年元降指揮直從起

再申省命

不再記書

發朱子於八年二月具辭免召命狀以祿不逮養辭四月三省同奉聖旨令疾速起發行狀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免喪在七年而復召則在八年四月行狀統言之不復詳叙本傳亦同其七年十二月省劄乃依六年元降指揮而非即有復召之命也八年二月克家為丞相與虞允文並今傳九年克家相九年當作八年自召赴行在屢趣赴發疑皆出克家之意而允文特聽之耳允文以八年八月去位九年仍與改秩宮觀則允文之去位久矣然朱子於允文克家皆無書蓋申省狀已屢言之而素無交往故不使有書耶抑或文集之脫屬也陳丞相龔參政周丞相留丞相皆再三與書即趙雄王淮亦屢與書是在南康浙東事有相關不得不爾而文集乃諱言之亦不識朱子之

意矣行狀云四年之間辭者六此指六年召赴行在八年召赴行在七年省劄趣行八年省劄再趣行九年省劄又趣行辭免召命狀凡五而喪制未終無辭狀元甚分明李本止載六年八年兩召命九年省劄趣行為太略洪本為得之而以七年十二月趣行為八年二月趣行則亦失之今考正其始末而詳論之如此

八年壬辰四十三歲春正月論孟精義成

按癸未編次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兩書皆不傳而存其序至壬辰編次論孟精義庚子刻於南康改名要義其名偶同而非即前論語要義之本也年譜誤認以此書先名要義後改精義又改

名集義以書語孟要義序後考之非是今改正。

又按癸未要義序獨取二先生（九此杜五游）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輯訂正以為一書則取與精義略同但具書卓略故後來編次精義不復及之而別為之序自非癸未之本也閩康之刻蓋取其名以精義二字太重而諸家之解亦有未盡當者後定名集義而以此年譜之云蓋未辨此意也

夏四月有旨疾速起發再辭六月省劄再趣行周辭

按辭免召命狀以壬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二月具狀辭先共本以趣行敘於二月誤也今四月有旨疾速起發至五月六月省劄又兩次趣行洪本止云六月省劄催促非是今俱改正

資治通鑑綱目成

按綱目序於壬辰據李通伯諫擇之伯恭諸書則癸巳甲午壬乙未方寫校爭李乃成編也又據敬夫伯恭書則重修於丙申丁酉至庚子方可寫撰延之恭叔書則丙午以後欲重修而未及行狀所云每以未及修補為恨也余大雅錄在戊戌後當是重修時而語意不類恐記者之誤若陳淳錄則自分明矣年譜綱目成於壬辰以序文而言耳。凡例刻於王魯齋栢勉齋諸公皆未之及或以後出為疑今考蔡書云條例亦已定矣又云綱目凡例修立略定極有條理意義則元有凡例當以蔡書為據也。又按綱目於通鑑改正甚多而猶有未及改者故曰恐為千古之恨今載此劄子尤延之書以見其欲朱子於壬辰年以綱目為孝宗言之蓋欲仿溫公之例而孝宗傾置之則反不如神宗遠矣而朱子居家五年竟亦未能再修此所以常以為恨也

八朝名臣言行錄成

按東萊集與汪尚書書云建寧刻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有此前集）又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曾過目否是書書呂許公事初直故東萊不樂之（此見錄）而朱子後來亦未修改此早年之書與論孟或問同也（[illegible]）

冬十月西銘解義成

按年譜據西銘解後跋然考之作解當在壬辰前跋云熹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則非壬辰明矣又考葉味道語錄自在雲谷作天地之塞兩句解後來追還作西銘本解雲谷記以庚寅得雲谷則銘解作於庚寅辛卯間據呂東萊書太極西銘兩解皆成於壬辰前也

九年癸巳四十四歲　夏四月太極圖說解通書解成

己丑作太極通書後序癸巳作太極圖說後記己亥再定太極通書後序丁未作通書後記戊申記太極西銘解後曰按年譜壬辰十月西銘解成癸巳四月太極圖解通書解成此據兩後序歲月言

之而通書則附見考之呂張集則太極圖解成於戊子西銘解成於庚寅辛卯東萊書壬辰有改定太極圖說解之云則以不至於癸巳而後成矣○又按己丑己亥皆訂正太極通書不云有解也丁未作通書解後記戊申始出太極西銘而解以示學者年譜以通書解附焉東萊與朱子書云太極圖解近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蘊多未曉處已疏於別紙其書在戊子又云太極所疑重蒙一一鐫誨則在己丑又云示下太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繹若稍有所未達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又云乃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本益覺精密西銘發昔人所未發處益多又云太極圖解昨與張丈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少暇當理前說此三書當在辛卯朱子與南軒書云太極解後來所改不多別紙上呈則書在戊子己丑間南軒書云伯恭昨日得書猶疑太極說中體用先後之論則在辛卯後據此諸書則太極圖解成於戊子己丑西銘解成於庚寅辛卯而書後跋各以其跋之歲月言非成書之歲月也又戊申跋未敢出以示人乃為學者言之張呂二公則未嘗不共商確象山亦設訂正釋似不見圖解矣通書後記作於丁未此如己酉叙大學中庸章句之比章句非至己酉始成通書解亦非丁未始成也年譜叙於此年疑亦因太極圖解附及之而李微之序亦云太極通書解義成於癸巳豈別有所據耶竊意亦成於壬辰以前至丁未始作後記以授學者戊申二月則出而解非并出通書也按山誌太極圖西銘林黃中詆郡易西銘而通書尚未有議皆故未之

又為今姑依年譜所叙而考訂其歲月先後如此○李微之序成書歲月大槩同年譜而易本義以為成於乙巳丙午之間與年譜不同則非書同年譜也戊申出太極西銘而解以示學者明言兩解不及通書而李洪兩本於戊申皆以通書附焉今據郡本刪之前說亦以意度未盡然也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歲春二月再辭三月省劄奉旨劄不許辭免又辭夏六月始拜改秩之命

按文集辭免改秩官觀狀凡四行狀云九年再辭元年又再辭李本止云省劄凡三下趣依已降指揮太略洪本得之而但紀載於拜命之下亦非是今依行狀文集改正○行狀辭若四則據辭免狀年譜云三具辭免則以第一狀辭改官第二狀辭告命實一事也此則非誤

編次古今家祭禮

朱子自為之跋甚詳而不載其目其答鄭景望書言嘗孟詵徐潤孫日用三卷為十九卷以書考之則賈頊家祭儀第六孟詵第七徐潤第八政和五禮第十一孫日用第十二杜公祭享儀第十三范氏祭儀第十九又通典見於跋中唐會要見於文集其確然可考者九卷而已[illegible]禮書皆不見[illegible]馬氏文獻通考陳氏曰朱子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祭禮皆在焉凡二十卷則又增一卷矣凡十一卷盖莫可考以通考所載計之有江都集禮有開元禮開寶禮有胡氏吉

凶吉儀唐鄭正則祠享禮唐范傳式寢室時享禮劉岳書儀陳致雍新定寢祀禮又有韓氏古今家祭式楊溪張氏祭禮伊川程氏祭禮呂氏家祭禮温公書儀書儀本今刻無祭儀禮凡十三篇或刻於書儀或不在其內耶此朱子手自編次之書而家禮則爲人僞作也齋以古今家祭禮同爲編次而家禮則削之至宋史以家禮入於編次諸書之內而刪古今家祭禮故後人但知有家禮而古今家祭禮遂以不傳於世甚可惜也然藏書之家或當有存者有志之士多方訪求庶朱子之書復見於世

爭非大

事字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一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二

王懋竑纂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夏四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

李洪本俱作五月今改正。按文集書近思錄後云乙未夏訪予於寒泉精舍留止旬日而後跋云五月五日則東萊訪在四月明矣東萊年譜亦云四月可證

近思錄成

洪本年譜云其後先生守漳州日又添入數條刻於學宮按文集與張呂書則添入數條在丙申丁酉間不知洪本何據李本無之今不載。

偕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

李洪本皆作梭山陸公子壽按梭山子壽兄子美號也子壽號復齋譜蓋因象山辨太極書屢言梭山而誤今改正。按鵝湖之會年譜不詳語錄無及此皆象山年譜語錄所載爲詳緻朱陸異同皆見於此故附著之至其辭氣之悖覺者當自曉然無當辨也朱子和詩在己亥春三月子壽訪朱子於鉛山追和鵝湖詩韻以贈子壽象山年譜謂歸後三年乃和此詩蓋因別離三載而言其實非也

今依通辨補入而其他諸語則不可考矣又如諸以各……見於朱……陸並言之亦……李氏所改也

然可證年譜俱載鵝湖會之誤。學蔀通辨云朱子年譜謂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今年譜無此語此又李本所刪而洪本亦不能是正也。可據與王子合書則在鵝湖與二陸講論幾句日矣年譜語錄皆無可考象山語錄所云收十折議論者不知是何議論可惜也。按鵝湖之會朱陸異同是所謂大關鍵果齋元本不可得見李為陽明後人於此皆諱而不言故載又累諸書并張呂書俾後人有考焉

秋七月雲谷晦菴成

按雲谷記乾道庚寅始得其地即作草堂榜曰晦菴則晦菴之成在庚寅至乙未已六年矣蓋是

亭臺始具而又併得山北姚氏地故作記以識其成年譜云秋七月晦菴成蓋以晦菴既名其地作指草堂三間也今始仍之

三年丙申四十七歲春三月如婺源

按卯譜云公以三月半後起程十七日至玉山今汪尚書四月朔日答呂伯恭於當山十二日抵婺源六月朔句歸之考文集答呂伯恭書東來年譜皆有據李本二月如婺源誤也今從卯本改正。按與其從滕璘游一條見李本洪本不載考滕璘通書在丙申前此或元本所有姑存之。洪本有先生與鄉人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而附敬齋箴此附會也敬齋箴[illegible]今刪[illegible]按茶院

朱氏譜序今文集缺。答呂伯恭書此在婺源所寄附文集注此書在丙申有頃進之功等語距己丑八年矣以此仰觀古人精進刻刻用力所謂上達不已日新者固不可執己丑一悟以為定也。又按八月九日與呂伯恭書云前月至昭武見端明黃丈旬日而歸黃丈端莊寧厚老而不衰議論不為詭激而指意懇切亦自難及見之不覺使人心服據此則朱子自婺源歸再見黃端明矣七月八日具辭免秘書郎狀是又在其後也年譜俱缺今附見於此

夏六月授秘書省秘書郎辭不允秋八月再辭許之復差主管武夷山沖祐觀

按本傳以手書遺茂良令考韓書其辭不詳其與韓元吉尚書書最為詳盡年譜與汪尚書書注字誤即與韓書也閩本已汪刪取其前數十語而意不明今全載

冬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按年譜明年二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唐石里名也後朱子葬唐石里大林谷可證閩本葬嘉禾里之唐石大林谷嘉禾里三字衍文寧如閩本作寧如疑當作寧如側閩本作左語錄云某葬先世時只存東畔一位是同穴而在左非易規壽藏也名其庵曰順寧墓旁有庵以守墓是墓旁有亭又有庵矣凡此皆從李洪本又行狀云令人卒以乾道丁酉其葬以祔穴葬以祔穴與語錄同

今人本以丙申而云丁酉又非乾道辨見年譜附
齋不應有誤此後來刻本脫漏訛舛耳此語江村記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年譜從洪本李本太略其謂或問輟而趨學似用南軒書中語與朱子意不合也或是果齋元本所有姑仍之○南軒戊戌與朱子書云論語章句微似太簡確精嚴足以啓後學或問之書大抵不可易之論但某意謂此書却未宜出孟極力與辨說亦不能得書却使之誦味章句節節看得則去取之意與諸家之偏自能見得不然却恐失之輕易肆而起學者按朱子之不肯刊行或問似未及修改而南軒所云又是一意今附見於此○與許順之書在丙戌丁亥間據此則大學章句與論語訓

蒙口義同時所作但不知即以章句名否耳南軒書論語章句論語或當作大學也○答呂伯恭書大學中庸皆有詳說此即或問稿洪譜云又作訓蒙口義即詳說也誤李本無即詳說也四字今從李本刪去又己亥與呂伯恭書云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自善道卿先為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為折中據此則論集註丁酉尚未成書也後書又云盛意欲得語解定本此亦欲有脩改書今上納二冊論孟精義則丁酉已成書此更脩改耳○楊道夫錄在己酉後此集註乃初本後來改訂極多年譜集註或問成於丁酉止據初本言之此云十年前正指初本也時不疑吉此南集刊此年閱語則指也或○兩辰谷孫求甫云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以語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按集註成於丁酉在南康

時已亥與子距丁酉二三年耳後來所定本又在其後而刊於南康非在南康時也此書而後距丁酉二十年矣尚云合有改定而諸家問語所舉集註往往與今本不同考其年則在乙卯丙辰後是其後改直至沒身而後已也的句尚凡可三知四未改丁方之定語今心說集前語三年四按此於子文以下時四學者不謹寧知不且今言初本而於止之喻語學以皆於曰朱在過庭所聞是歟之有此書矣今語類無考

詩集傳成

按年譜據集傳序而朱子明注云集傳甚多則後來集傳不用此序也集傳甚有綱領而無序文集注辨此頗明今附載○附文集王　按朱子明詩遺說注集傳乃集序此時仍用小序後來改定逕

除此序不用今考序言自邶而下國之治亂人之賢否有是非邪正之不齊又云吾皆師之而悉措改而則亦不純用小序但不斥言小序之非而推鄭之辨亦略而未及以讀詩記後序及讀家中編考之其與集序無疑編文集者既不注明而大全遂冠此序於綱領之前坊刻並除綱領而止載集序其失朱子之意益遠矣今考遺說而附正之○按乙未與呂伯恭書朱子年四十五矣又二年丁酉作詩傳序則以有改正然讀詩記皆載朱子集說而丁酉集序亦後來所不用至壬寅書讀詩記後乃致其疑甲辰作尋中後記則盡斥小序之非是今本蓋自甲辰之後所脩也壬寅朱子年五十三甲辰年五十五語類李輝錄云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

之出於漢儒所作以文集考之其為記者之誤無疑也（如遺小說作周頌但說其詞三十歲以前序）。文

●按庚子與呂伯恭書已力辨小序之非書諸詩記後及記叢中所皆本於此而以答潘端叔書考之則詩本已修於甲午後而丁未與呂子約書言詩說久已成書則其成在丁未以前也又考與李公晦書則甲寅以後更有修改而滕璘夫書又有新本集本之異此書不詳其時然當在甲寅後也文獻通考云南康本出胡泳伯量家更定幾十之一不知即此新本否今所更定不同處皆不可得而見詩傳中亦間有一二可疑處亦無從考矣。按果齋李氏云其於詩也求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意此是東以後溫余教序之教與年譜語略同則此疑出果齋元本也但未考丁酉所序詩集傳之為舊本此為初稿然不載詩集傳序則可知乎非集傳所有矣李微之性傳亦言詩集傳成於淳熙丁酉蓋本年譜之誤

周易本義成

按詩傳據傳序成於丁酉十月易本義則附見焉其實無所據也李收之序言成於乙巳丙午之間當以李序為正文馬氏文獻通考易傳十一卷本義十二卷陳氏曰晦菴初為易傳用王弼本後以呂氏古易為本義其大指略同而加詳焉前列九圖末列揲法今考之文集語類皆未嘗言有易傳本義之異後來纂輯諸書亦未有言及此者不知陳氏何據而云然也前列九圖末列揲法則諸書

所同然實非朱子之舊通考說蓋未可信今姑載於此而俟考焉。按文集答孫敬甫書云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耄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於人而私居無人可傳只有一本（不敢遠）寄其書在丙辰後則易本義又已刊行不當云不敢出又書名本義不名易傳且其語無程子答張閎中語略同以別其答孫季和楊伯起書考之殊不相類矣不載。按古易經二篇傳十篇後為王輔嗣鄭康成所亂至宋晁呂始正其失朱子本義從呂氏其見於論說者詳矣乃朱子沒未幾而門人節齋蔡氏已變其例至度宗咸淳時天台董氏乃合程傳（輯錄纂註）本義為一書元文宗天歷時鄱陽董氏從其說而小有不同至明永樂大全依而董氏例而又一以程傳為主反以本義附焉坊刻則去程傳而改本義從程傳本於是朱子已正之古易遂肴亂而不可復見矣果齋作譜時節齋本亦未出後來改訂至永樂大全而極若坊刻之妄亦不足置辨也。又按朱子自不滿於易本義以答孫季和劉君房楊伯起諸書考之則沈莊仲所錄是也但自以其未及修補改訂如章句集注之精當耳謂其說理太多却是巧才甚則亦恐未然。○周易會通載朱子辨呂氏晁氏語與文集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注語不同不知出何書也朱子明文公易說第十九卷論古易今刻前缺二板遂不可考首云按晁氏此說當是書晁氏說後而文集竟無之則文集之遺逸亦多矣。易本義所附九圖筮儀皆非朱子之作乃後人誤增入者如程子易序上下篇義不見於程子文集考其

辨，惡斷斷非程子作，而天台董氏則附上下篇義於程傳，鄱陽董氏又并以易序附焉，皆循所傳而不考其真偽。其附九圖並儀於本義，亦其類也。當有辨說批詳，今余於後。○附周易本義九圖論

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做為之，又雜以已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其見於文集、語錄、講論者甚詳，而於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豈不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敘畫卦約略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即六十四卦方圓圖）

也。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漢上朱氏易載伏羲八卦圖，同州王氏易載文王八卦圖，啟蒙皆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註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蓋其慎也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之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為皆出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摶圖南，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淵源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

明言之，本義以為未詳，啟蒙則為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為揲蓍以求爻，啟蒙以為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而乾為首，乾為馬而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蓋兩存之。今乃以為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自周子太極圖以黑白分陰陽，後多因之以為說，廬山先生於唐李審問易以一圖示之，而書其半曰此即易也，是特以意為之，朱子答袁機仲書所云黑白之位，當指此。今此圖乃推明伏羲畫卦之次序，其不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黑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為問伏羲之畫以奇偶乎，以黑白乎，則以黑白之位為伏羲之畫，雖甚愚知其不可也。今直題為伏羲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

受之而孰傳之耶。啟蒙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卦，又云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語無，今圖亦有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為此圖以寓之。又書云漢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為之，滿出奇偶相生次序，令人易曉，則又明指六橫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謂使素出此一節，乃後人勒入之，以為九圖取本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尤非易中所有，考其文義，都不相屬，合衣書凡十一卅黑白，往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偶論，其為有所增損改易，而非本文無疑也。卦變圖，啟蒙詳之盡，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象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為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復姤臨遯乎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

推論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爲謬妄尤爲顯然必非朱子之書明矣故當反復參考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來未有覺其謬者蓋自朱子既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義流傳既久有所纂入亦不復辨爲端臨文獻通考載陸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有揲去雖啟蒙學者乃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元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奚不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未嘗有九圖揲去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而九圖筮儀遂爲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絶不類朱子語其注有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按儀禮士冠禮士喪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等醫說不知何來推求其故則學易 但見漢上易

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北面之文而並未嘗考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昧謬若是耶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考所云前列九圖及者揲法者皆爲相傳之誤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家依做爲之又雜以已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今考其大略如此其餘義疑說有相發明者別列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擇其是非焉文有考論孫叔凝敘

五年戊戌四十九歲秋八月差知南康軍辭 冬十月奉旨不許辭免再辭請祠 十二月省劄趣之任

・按八月差知南康軍即具狀辭十月奉旨不許辭免今疾速前去之任又具劄子申省辭免宮廟差遣補與呂伯恭書十月後又有三劄託表拔仲爲投而未之投至十二月堂帖又趣行亦見與呂伯恭書故以年正月後具狀請祠至二月在鉛山候命又具乞宮觀狀三月省劄又趣行三月臨赴任李本太略今從洪本

六年己亥五十歲春正月復請祠二十五日啟行候命於鉛山

按東萊書記行會東萊集可考而南軒語則南軒集無之或脫漏也今以爲不語爲據○按南軒集與朱子書云出處之計如何莫須一出否三五二十此與年譜所載范略同然此書自在丙申以秘書郎之除而言非己亥也南軒以戊戌五月移知江陵朱子八月方除南康而此書皆言靜江事又題若每兩居僕之而易其任當在丁酉而書中言曾司趙若每來在丙申無疑者己亥南軒自別有書而集軼弗載耳或以此當爲不辭之證非也

二月又請祠

行狀以在鉛還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此謂八月非免十月請祠正月請祠二月請祠辭者凡四也依傳再辭不許誤○李本正月再請祠洪本正月請祠不報二月在道請祠今從洪本

陸子壽來訪

子壽賦後嚮李本作陸枚山來訪誤也今從洪本
〻按和鵝湖寺子壽韻詩年譜繫於鵝湖寺兩陸
詩之後非是象山年譜謂歸後三年乃和此詩此
因訛爲三載而云云考其旨亦非也詩云别離三
載忘則之會在乙未鉛山之訪在己亥中間隔
丙申丁酉戊戌三年故曰三載偶扶藜杖出寒谷
則自指候命於鉛山又枉藍輿度遠岑則謂子壽
之來承鵝湖言故曰又枉若在鵝湖則又宁下不
得也舊學商量四句正答子壽文所云志同道合
極論無猜降心從善者若在鵝湖則方各執所見
垂與子合又安得作此語耶故斷以此詩爲在鉛
山追和前韻以贈子壽者今改正。按答東萊書
一書戊戌則鵝湖會後三年也子壽蓋自悔其
前說之誤故鉛山來訪時其論與朱子多合祭文

所云志同道合相論無猜降心從善者也朱子此
時於子靜更有深望焉與丁丑書皆有惜深引誘
之意其惓惓之心可想見矣癸卯以後子壽既卒
而子靜之道更益甚朱子於是知其不可挽回也
至乙巳丙午乃論言攻之以示學者俾不惑於其
說此其前後答心學若不可以不之考也。按象
山語錄子壽與子靜學問元有不同及將會鵝湖
子靜與三鮮論而子壽乃以子靜之言爲是遂作
孩提知愛一詩子靜以爲未故鵝湖之會子壽舉
詩四句朱子曰子壽早已上了子靜船也
[illegible]
[illegible]其時二陸與朱子辨論皆不合後三年
子壽過訪東萊乃幡然以鵝湖所見爲非而東萊
稱之有番是看書講論心平氣下之語故鉛山之

訪亦不與子靜俱而卒從朱子之說祭文所云蓋
記其實也是子壽與子靜之學始改本不相同子
壽早卒復齋集不傳於後世之人但據鵝湖之會
同稱二陸而子壽之生平遂爲子靜所掩遠今未
有發明之者甚可惜也今書載語錄文集及祭文
并附以卒後三書以見其學俾後之人有考焉祭
文敘述最爲詳明而與呂伯恭傳子厚書皆以爲
吾道之衰其痛悼與南軒同矣東萊亦以子壽
之亡於吾學大有關係而子壽乃不
大見稱於世云亦有幸有不幸耶

三月省劄再趣行是月晦赴任

三月有劄再趣行此於文集無考與呂伯恭書欲
垂趣官治史得朝旨乃可去以嘗已報本軍官吏

以嘗請祠也則三月晦赴任云云 年譜云每五日一詣學
史有省劄趣行矣今從李洪本 呂今據呂書作四五日

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二程先生配又 立五
賢祠

陳了翁陳忠肅公瓘也李洪本
皆誤作了齋今改正

夏五月遣使祭唐孝子熊仁贍之墓 修復劉屯田

墓

按兩條皆據文集從鄒本增入修復劉墓鄒本書云作壯節亭而註於下非是壯節亭記文是去郡後十年事不得因記而遂專以亭洪之也

六月奏乞減星子縣稅錢　七月以廣像不合用剳子申省自劾

奏減星子縣稅錢李洪本註皆不明其以不合用剳子自劾又是一事李洪本皆附於其下非也今從鄒本改正。按鄒本增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又乞減移用錢額得以樁減屬稅而條已載其目於庚子其與王漕師愈剳子乞將淳熙三年四年五年未起發殘零之數悉從蠲免又與顏提舉師魯剳子言本軍未辦盡起建康受納近一年改撥入都乞仍令就建康受納供見文集而其事之行否則未有考李洪年譜皆不載今仍之而存其大略於此

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

李本太略洪本爲詳然亦多未合今考文集行狀補正。李洪本皆云請賜勅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之詔皆是爲請求李本無與請賜物件四字經御書石經注疏監本李本也考辛丑延和奏剳言其事云今亦未蒙施行則詔皆從馬乃虛辭耳

今刪去白鹿洞學規李本僅載一兩語洪本所載亦不全今全錄并錄東萊白鹿洞書院記是東萊之文而其本朱子之意也與呂書白鹿洞賦李洪兩本語焉不詳今止載其目云。是役始於己亥十月次年三月告成李洪本附於其下是也而祭云祭數月其辭不明今改正。告成之祭屬諸生釋菜於先聖先師以落之則是行事時旋立主未嘗設像設也像設乃後守事可不載今刪去。朱子是時奏請洞額與時宰書有復洞主廡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其間暇之稍稟略如祠官之入等語然亦偶言之爾朱子若再郡亦未及能久留而廢也其事又迄不行今亦刪去

申請賜晉太尉陶威公廟額

乞賜陶威公廟額文集作乞加封陶威公狀誤也鄒本已此亦李洪年譜所不載按狀所稱發明公之忠義有補名教而乞賜廟額不更別賜爵號鄒本尤可爲後法今從鄒本補入

十二月又申省請祠

是歲六月以疾請祠見與呂伯恭書及自劾狀而其狀則闕又庚子正月剳子言累乞宮觀則己亥嘗有再請而九月與呂伯恭書言少忍踰冬又似無再請皆故嘗以爲疑今考呂書其下即云逼歲迎賀正書當升遷則歲前已有申請而正月之狀自在其後非一事也行狀在任以疾請祠者五六集止載其三其己亥兩請皆闕不載故無所考今據呂書補入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 二月再奏免呈子賑糶錢

李洪本俱無今從閩本補

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

洪本疾革時以下語李本無今按神道碑有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閒語則以集本所有而李氏刪之耳洪本略載而祭文李刪後祭文序又載與呂伯恭書李亦刪去今從洪本而兩祭文則全載與呂書太略文義不明今增入○按朱子文集與南軒書三十卷三十一卷皆以年敘三十三卷則不以年敘而其年亦可考南軒集與朱子書二十卷至二十四卷內有錯互無其年亦尚可考今以兩家文集參校其問答不甚分明對值朱子文集自丁酉後無書而諸書所舉南軒語多不見於南軒集中即如太極圖解跋明言欽夫以書來其書亦不載南軒於丁酉後尚有十餘書半多論事之辭而發明道要之精語皆不在焉此患不可曉豈朱子集多所遺逸而南軒集今刻本非朱子所定本耶（以四定本四庫本明依文集序可知也）中和舊說序及南軒祭文文集序其前後同異之跡較然分明而考之又集反不得其所據今錄何叔京（戴伐）石子重范伯崇諸書其早年語言之異同與祭文文集序無不相合而至丁酉以後所謂同歸一致者則絕無所考矣語類以南軒入胡氏門人中其所載語甚略蓋南軒早卒語錄多在後故及之者少而黃子洪輩又非足以知南軒者固

不足據也○朱子與方賓王云欽夫未發之云乃其初年議論後覺其誤即已改之但舊說已傳學者又不之察便加模刻為害不細往日曾別為編次正為此耳然誤本先行此本後出遂不復售甚可恨也朱子所編次四十四卷見於文集序而定叟所臨四巨帙無卷數文集序亦言已用別本模印而以傳廣與方書合馬氏通考南軒集三十卷奏議十卷與朱子所編次不合疑即定叟四巨帙而後印先行者是馬氏固不見朱子所編四十四卷而於文集序亦未之考也今南軒集刻於梁溪華氏凡四十四卷止載朱子序文而不言所自來又無他序可証其中頗有參錯故嘗疑之又考黃氏日抄其編次與今刻略同與朱子書七十三首今本其數亦合但末多武侯傳及語錄黃氏既不載卷數又不言此朱子所定本而武侯傳語錄文集序所未及則黃氏所見其為朱子之本定叟之本未可知也黃氏在度宗咸淳後馬氏相去不遠不應黃氏見朱子本而馬氏獨未之見此皆有未可曉者姑記於此以俟（一說文集有此條以朱語非也）（考 馬錯氏明 朱抄子於語經此定是謂）

三月請祠不允

按正月請祠三月許祠而已言觀狀甚明洪本以三月為二月誤也今從李本不允指揮而見答呂伯恭書所云不報者乃政府不書以上聞耳不允則有指揮也

申乞頒降禮書

按乞頒降禮書一州縣祭祀儀式一臣民以下冠昏喪祭之禮元有兩項其冠昏喪祭之禮鄂州見有印本只乞行下取索精加校勘不須別行鏤板見乞頒降禮書小帖子書故禮部符下止政和五禮祭祀儀式其云未詳備而欲申審者於祭祀儀式而已至禮部請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鏤板頒降則並有兩項而其書未成後狀只以前所欲申審者言之庶編類成書之後免致後來復有更改而冠昏喪祭之禮則皆有所未及也年譜本之而狀所敘未明故附論之。又按請修禮書狀在淳熙七年三月則乞頒降禮書當在其前矣洪本敘於三月修學之下今依鄉本別立一條而統敘其事不更分析也

夏四月申減屬縣木炭錢

按論木炭錢子云已申使司未蒙行下不免具奏朝廷今准省劄送使司指定則是已嘗具狀申省而其狀則闕今據文集補入朱子到任之初即具申泉司主與子四月方奏文蹟載年譜此又有據其云歲減二千緡見與王漕劄子與呂伯恭書今從李洪本

應詔上疏（封事）

本傳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云云且曰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則能否自見矣上以為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宋史趙雄傳朱熹累召不出雄請以外郡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諭雄令分析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問可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李本年譜云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云云[illegible]上讀之大怒令其分析趙雄説詞救解乃已[illegible][illegible]。舊通鑑六年夏大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上讀

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至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姑置不問熹仍舊職候旨。按行狀止載疏語其云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則見於本傳而令其分析趙雄説詞救解則見趙雄傳中年譜曲採兩傳語似是後人竄入未必果為元本也陳必相判建康入見在淳熙五年其為朱子見於陳行狀[illegible]至八年羅判建康為本道守今五人其為朱子見於與陳師中書相距已三年而本傳以過闕之為屬之除江西常平之上誤也趙雄士之好名等語亦在知南康時雄傳請出以外郡止指此而本傳并以屬之除江西常平之上皆誤也朱子此疏降付後省[illegible][illegible]是時趙雄為丞相周必大為參知政

事故皆言之而雄詞過甚似非其實雄與南軒不
合其為此言亦以迎合帝意而朱子曾望已高必不
意亦頗向之雄不應請訊如此或出家傳增改未
可知也事本所云趙雄說詞救解本於雄傳而不劾其語洪本改說劾為力為長不劾其違
也具令監司條具民間利病乃可議臣之奏封事
所載甚明而本傳誤增大旱二字續通鑑并以系
之六年且云詔求直言又以雄好名等語為救解
之詞愈不相合又云姑置不問第仍實賑候旨絕
不成語訊以巫訊可為一哂大抵宋史本傳趙雄
傳已為淆雜而年譜本之至續通鑑料誤益甚今
竟從行狀而其他一切削去○東萊集與朱子書
云降付後省之說必是虛傳此間却不聞也尋常
條陳利害文字乃送後省看詳看深於此者有時
或宣付宰執略看却復進入少有外付者以聞挨

及新參皆常於榻前調護以近例觀之縱使無人
調護亦不至有它甚不相諒者不過以為好名耳
庚子六月朱子書云既有調護者即是嘗有譴怒之意
幸參以見告也又東萊後書云奏疏出於忠憤懇
切固不可過上容納讜言亦不以為忤按降付
似省朱子以為得之即史其與江東陳師書亦云
爾非虛傳也東萊偶未聞耳前書云似聞挨及新
參皆常調護挨趙雄時為丞相新參周必大初參
知政事似聞若傳聞不確之語後書云上容納讜
言不以為忤此必得之周子充乃屬其審朱子與
周參政劄子亦云竊論聖主有假借納用之意則
宋史所傳所云當未必然而行狀元非有所避而
不言也或云宋史所載當因年譜今考李本言趙
雄說詞救解而不著其語雄傳則有之洪本又增

入本傳以教為亡語至周必大為言則兩本皆不
之及明是年譜之用宋史而非宋史之襲年譜也
今附載朱子與呂伯恭與江東陳帥與周叔謹三
書以證年譜之誤○朱子與陳師中書云試郡無
狀幸及秩史促叨除命傳聞嘗汚丞相屬以
有此意者偶因感奇支郡及之比歸見到平父乃
知所以假借稱道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懼悚惕不
知所言檢師中福公子南康於建康為支郡故云
滿南康之除本傳以為出於史浩亦以陳相通聞
力為之故江西提舉之除行狀以為上意不欲其
遽去跋見七卷以書言之則亦以陳相之力也李
傳叙次亦未為誤而以通聞之屬與羅列建康之
薦混而不分則非是又朱子在南康以疾請祠者
五諸書所云徑明而本傳以屬之上疏言事之下

尤非是今并
附論於此云

大修荒政

李本略洪本詳而大槩則同今據洪本而以文集
補正其已見行狀者則刪去推廣御筆指揮二事
則不專以南康
言今亦刪去

秋九月申請修築沿江石堤

李洪本皆載於大修荒政下
鄧本別立一條今從鄧本

修荒政行狀亦舉其略而節目則未之詳今據行
狀而別以文集奏狀申請具列其目於後所謂設

施次第人事傳錄以為法
者亦考於文集而可知也

八年辛丑五十二歲　二月陸子靜來訪

按陸氏之學與朱子
合下不同故朱子於未相識時即斷其為禪學然
呂書可考鵝湖之會議論不合然察其操持謹質表裏
不二實有為己之功又精神氣魄感動得人亦為
亦可為吾道之助故雖不合而常有招徠勸誘之
意蓋於陸氏兄弟惓惓有深望焉其後子壽從朱
子之說而子靜不果觀其南康來訪。白鹿
洞講義力言義利之辨而終之以博學審問謹思
明辨為行其於朱子之論始無以異而平日所言
說不之及其前後叙詞極為懇下故朱子跋語亦
亟稱之壬寅子靜入為國子正癸卯遷勅令所删
定官名位略與朱子侔矣至甲辰因書立之表遂
與朱子忤然輪對五劄朱子與書明謂其釘恐粉
帶來子靜復書雖有不深而亦未肆其辨迨丙午
既歸講學象山始名益甚徒實益衆戊申遂有無
極太極之辨詆訾不遺餘力判然與朱子為敵矣
朱子論言攻亦在乙巳丙午之後知其又不可以
合也子壽而在子靜末年未必猖狂至此然子靜
自信甚篤自待甚高亦非子壽之所能挽回假使
子靜先卒則其說不至盛行後來可無異同之論

矣此天實為之亦吾道之不幸也東萊亦以為子
壽之亡於後學大有關係蓋先見之矣程氏閑闢
錄陳氏學蔀通辨皆辨朱陸異同之說為有功於
吾道者程氏忠得其大槩而間有誤處陳氏說極
為詳盡而始同終異中年疑信相半之說則亦有
未然者今不暇悉論也[illegible]。
又按子壽以己亥二月來訪朱子於鉛山遂從朱
子之說子靜以庚子五月約秋涼來遊廬阜
子壽言子靜已轉步而未曾移
身朱子謂回思鵝湖議論今何止什去七八
則子靜所見亦非曩時矣子壽既卒朱子以文祭之
明言鵝湖所見之非子靜於此亦無異論明年來
訪卒踐廬阜之約其為白鹿書堂講義幾與朱子
之見無以異其年祭呂東萊文述推崇旨粗心序
氣從致奔康寘足酬義蓋亦自言鵝湖之非矣而
朱子於南康歸後謂其盡日規模終誤三頭兩緒
東出西沒無提撮處蓋於來訪時已逆料其不能
盡舍舊習矣而猶以望於子壽者望之故亟稱其
講義而於其與衍侯仲者亦有取焉癸卯與項平
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丁未與子靜書又言所學
通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
所以招徠勸誘之者至矣而子靜復參訾望逾論
徒實益盛遂其書說日以橫肆朱子不得已而始
論言攻之凡子靜前後之異同又有若此者前之
所論尚未盡其曲折也。今林擇之吳茂實書與
子是時子壽尚在也答符復仲書與子後[illegible]
[illegible]云癸卯與項平父書乙
巳答陳膚仲書俱有舍短集長之言一以戒為學

者而於陸學亦未嘗不取其善可以見聖學公平正大之心而捲捲引誘之意亦具見於此矣故皆附載於篇

三月除江西提舉常平茶塩事待次

此條從洪本而第三事以李本刪數語末云多見施行而本皆同按延和奏劄則星子稅錢未盛納東人尚未推賞乞賜白鹿書院勅額及書亦未施行則所云多見施行乃虛語耳今亦刪去至洪本所載執政論且勿言諸語則在延和奏對時行狀述此至明洪本最為舛誤今亦刪去

閏三月去郡東歸

夏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 [illegible]

洪本附太極說按太極說非朱子作也說中止言陰陽動靜為一語及太極又與太極圖說冊絕不相應朱子文集語類並及此者南軒有太極說曾刻於高安朱子與南軒書適且收藏之宜此南軒作而誤入朱子集即浙本以南軒仁說為朱子仁說此或其類今從李本刪去

秋八月東萊呂公訃至為位哭之

李本年譜云呂公定周易為十二篇朱子果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缺洪上本又載向見奇卿敬扣以此日講授次第一帖末云其切磨之意如此○按年譜李洪兩本詳略不同

而與大異獨此條乃大相反李本於東萊君有識為洪本改之亦未知孰是果爾尤本也李序謂舊本之猥冗乖繆不合法者悉以法削之存者十之七而不言其有所改竄據此則非特以意刪削也洪本皆有所自來非妄改者今定從洪本而李本則附見於此呂洪公本格載甲申刪去與○朱子文集三十三卷三十四卷與東萊書皆以年敘三十五卷則不以年敘頗有淆亂李本所載此見奇卿一書在三十五卷之末是東萊居明招山教授時其年在戊子己丑諸東無東萊年至十三卷戊子己丑有書言向見與諸生講說左氏之書還詞命意亦頗傷巧蓋指博議而言蓋東成東萊年譜乃博無但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而不讀諸經論孟之說竊疑此書在三十五卷之末明是後來竄入或有所增損改易未

可知也且此書在早年而李本系於東萊卒之下若欲以此蔽其生平者不特誣東萊並誣朱子矣此不可不辨也東萊祭文及與劉子澄書其傷悼之情與南軒無以異而李本頗失其旨朱子與東萊書三卷見於文集此不復載今撮取東萊與朱子三書及朱子與南軒一書以見其學侯從之學者焉○朱子嘗自言氣質之偏多有奮發直前之弊故東萊每以此為規與南軒語相同也東萊充養溫厚多所包含朱子所以箴之者尤力南軒書云近東伯恭講論詳細如此朋友真不易得但凡事似於果斷有所不足又云伯恭却有會耐處又云氣量與家學之說成然不能矯革亦是剛明不足耳此皆與朱子意相同至如功利之說自是後來浙學尺傳之弊然東萊之學多於博雜處

用功視與張書故道序其始有拖泥帶水之歎朱子
嘗論相中學子之奬亦謂欽夫見有太快處遂啟
流傳之奬與此略同固非盡以爲東萊之過也。
又請吳與劉子澄書言直卿來春同爲金華之行
今既聞伯恭訃決當如約耳當與俱往哭伯恭亦
不與前約也是歲六月間朱子與東萊有約而七
月東萊已卒十二月朱子之往浙東明年正月往
哭東萊墓是所謂不與前約者生死交情如此獨
又東萊墓文集無祭文豈偶軼之耶抑以祭南軒
墓乃置奠故有祭文而東萊墓親往則無之耶此
不可考姑記於此。東萊以七月二十九日卒聞
訃當在八月年譜系之七月誤也文集與東萊書
在七月望後東萊文集有答書在卒前三四日東
萊日記廿七日脩定讀詩記公劉章而卒以廿九日

盖又病而
暴亡也

改除浙東提舉常平茶鹽事

按朱子上宰相書云去歲諸路之饑浙東爲甚浙
東之饑紹興爲甚熹於是時過此田間而明公寔
推擇之使得與使令趨走之末此壬寅年書王淮
以辛丑八月爲右丞相此年相則王淮也文集編
改緒諱言之耳浙東之除王淮所薦而本傳云王
淮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則非矣共本
年譜承本傳之誤續通鑑云王淮薦熹卽爲得
之今從續通鑑改正

冬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洪本年譜云先生去國二十年既得見上極陳災
異之由與夫脩德任人之說凡所劄大略謂陛下
臨御二十年間云云上爲動容竦聽因條陳
救荒之策首劄盡爲七事次陳二說次言紹興和
買內藏重詳見延和奏劄。按李本最略第一
劄用本傳極陳災異之由而語以咳之而第二劄
則才之及其意以任人一語卽可該第二劄也因
條陳救荒之策盡爲七事則第三劄而四劄以下
則皆不及此李本之疎也本傳獨叙第二劄盖舉
緒而末云所奏凡七事意自分明但改奏劄
七爲七事則非是李本盖用本傳而又失之洪本
首兩劄易叙其下乃及條陳救荒之策首劄盡爲
七事此第三劄非首劄也次陳二說則第四劄次
言紹興和買則第五劄而後下不及其所
入奏劄然依行狀而間有所不知所謂何者
今從李本存其略其誤處略爲補正載行狀於後
而洪本則刪去

月視事于西興

除奏救荒事宜

請行社倉法于諸郡

按朝行社倉法在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文集所
載如舉戒諸最明年譜載之九年是此因
社倉榜在九年六月
而誤也今改正。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二

哭呂伯恭墓

文集題伯恭所抹荆公日錄云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叔度出此編視予感歎之餘為書其左

奏劾衢州守李嶧

奏狀言自去歲大水之後知州事李嶧專務捡放不以實聞及轉運司訪聞得實反為李嶧執稱無水而其覩我方在政路曲為主張至今未克及既遭旱澤又娄申諸司民不缺食來至流移捡放消縣都下盡實如常山一縣被災最甚而嶧只作一分六釐減放闕化縣被災不下常山又僅及一釐上覆而已臣今行視兩縣水痕尚存山谷之民無便萎黃非復人貌死亡已多而嶧恬然略不加恤但知一概差人下縣督責財賦急如星火加以病昏不能視覆百度廢弛不成州郡不但捡放不實荒政不修而已欲昧萬死奏劾以聞

奏劾長吏失聲孫孜捡放不實

奏狀言衢州元差監酒庫秦大聲龍遊縣丞孫孜前去捡視荒實却乃觀望本州守臣意指敢欺罔減災將七八分以上災傷作一釐一毫八絲六忽捡放以致被災人戶流移四出而貧下之民死亡甚衆望特降睿旨將張大聲孫孜并行重賜黜責以為日後附下罔上慢法害民之戒

永康陳同甫來訪

同甫名亮永康人呂東萊持更之至足來訪於衢婺間旬日而別

二月回紹興自劾乞賜鐫削

自劾狀云臣以職事横被中傷伏蒙聖明特賜照臨達已遵稟復回紹興府取竊見諸暨縣災傷至重疾疫大作民之稍氣屠死亡著已不勝其數臣前日聞命之際哀恐狼迫輕去職守有失照管其罪已在不赦之域偵念饑民生死之命在此數日之間必勉從遂未敢迄離乞聖慈且行見在官職先賜鐫削候救荒結局日別行竄責無允公議

夏六月旱上修德政以弭天變狀

行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落落後時無益於事煌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户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捡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遂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飢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後上特降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安身之切是

已出南庫錢三十萬貫付浙東提舉朱熹俗賑糶
此兩條各三十萬緡俱見朱子奏狀[illegible]
續通鑑止載九年而八年則缺盖疑其重出而刪
此通鑑之誤也又朱子巡歷至台州奏奉行事件
狀云七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給降
度牒三百道官會十五萬貫此即九年七月所出
南庫錢而前狀所云已蒙聖慈支降三十萬貫者
也度牒一道價錢五百文[illegible]
三百道合之得十五萬貫并官會十五萬貫合之
共三十萬貫此非別有支降而奏狀所云奏戊二
百萬貫者朱子以劾唐仲友去任未知後來應副如
何不紀無考。部本年譜云正月出巡所部奏巡
歷合奏聞陳乞事件七日至嵊縣劾奏家兄勤十

三日入婺州界十四日劾朱熙績十七日只吕東
萊裏由蘭溪入衢州劾李嶧及張大聲孫孜奏巡
歷婺衢救荒事件二月復回紹興官只自劾五月
劾元[illegible]一六月奏修德政心七月奏蝗蟲回奏卹
筆奏救荒畫一事件十五日出巡所部十八日至
嵊縣十九日至新昌[illegible]巡歷吕洽災傷事宜二
十一日入台州天台縣界劾王辟綱奏救荒事宜
[illegible]劾唐仲友八月十八日離台州入處州界
具奏台州奏行事件奏處州差役利害九月四日
准省劄進職徽猷閣辭九月十二日在衢州常山
縣界省劄八月十八日除江西提點刑獄即日
辭罷職事仍具狀辭免新任還家候命十月九日
准省劄令與江東[illegible]易其任畔十一月乃日
准省劄不許辭免并免[illegible]進辭是日降劄直徽猷

閣告命復辭十二月[illegible]十四日准省劄不許辭免
即日拜受職名仍辭江東提刑新任按此依文集
諸狀序次日月最爲詳悉然於
體例不合故附著於此

十年癸卯五十四歲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行狀年譜略同而
小異故併載之

冬十月如泉州

[illegible]李洪本無今據閩本補入

十一年甲辰五十五歲是歲辨浙學

李[illegible]洪本同李本載合吕子約劄子澄兩書洪本
僭答南恭叔一書論諸書分。按此條語雖本之答
吕子約諸書而意有所偏重不知是果齊元本否
也浙學指子約應時德章輩而推其由來於東萊
有不滿焉年譜究以浙學爲東萊實今雜採諸
論浙學語而附辨之。洪本附大紀論此不可曉今
削去。辨浙學始於癸卯甲辰而乙巳丙午以後
凡辨浙學者悉附焉蓋以年分則散而不可以紀
故類聚於此後辨陸學做學皆仿此例。[illegible]朱子
早年與東萊先生切劘甚至見於兩家文集盖不
後於南軒先生其殁後深爲悼痛而嘆吾道之衰
盖亦與南軒先生同也勉齋行狀云南軒張公東

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
主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
道而遁者厭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
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達道入德守虛靈之識
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立論
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以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
利之思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
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
天下是以南軒東萊並稱而陸陳則斥言之其大
指分明可按也至栗齋則謂士各以意爲學其篤
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博雜
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
性而陷於矯爲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
悅乎持敬之約而憚於窮理之煩溺於徑約自信

金谿騖於該洽則以指東萊學者知所傳則又不
知何指而同父則棄一及與栗齋所云殊以別矣說
鶴山作年譜序言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闡
先聖之道而陸及中身晉述潛龜益同勉齋之說
而大全集編次問答以汪張劉呂爲一類陸陳爲
一類界畫判然獨黃子洪諸類以南軒入胡氏門
人中而東萊自爲卷與陳君舉一卷[illegible]
爲陸氏一卷同則道於果齋之言矣今李本年譜[illegible]
於甲辰持書力辨折學之非於鵝湖之會則載三
詩而云各持所見不合而罷於太極通書解下略
敘諸書往復不加一辭於同父果詩略載數語並
不言辨陸陳之學而於其末載朱子語江西揖悟
永康事功者不極力辨論此道何由得明則元參
當有辨陸陳之學等語而爲李氏所刪矣惜駘

明之學自爲陸[illegible]不及果齋語不及同入
言之之學知同父仍
立元本止有辨析學生學而不及同父歟未可加
也朱子之辨析學者多呂子約潘叔昌孫季和輩
言之而推其所始不無遺議於東萊者又云名爲
伯恭而責主同父故辨析學與辨同父同而非以
東萊與同父同類而並譏之也如胡相學者胡季
隨筆後來盡從君舉之學朱子亦言欽夫言自有
樊又立可以上及於南軒即李本之謬蓋大失朱
子之意共本後出其敘析學陸陳大略皆同其太異
下亦不諸書推於聞東萊許其下則有大異其本於李
本時有所增刪改易以見李氏未刪改前之本而
於此不能推類思正其誤豈爲可惜然此氏所見
之本目未之足
果齋元本也

十二年乙巳五十六歲　辨陸學之非

象山年譜朱元晦書云立之墓表今作一通鈞適
甚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如何象山答書云立
之墓表亦好但叙履歷亦有未得實處凡湖社時
與立之一書叙述立之生平甚詳自謂真實錄未
知尊兄及見否按朱子此書不載於文集於陸譜
見之其書疑甚長譜記其畧耳所言抑句輪對及
王謙仲表裡仲語頗悉未始及立之墓表象山答
書雖不以墓表爲然而於朱書語一一酬答未嘗
有激怒之意也其謂因書表而有所激或諸葛誠
之論度之辭耳未必其書然也。論象山輪對五
劉象山答書云奉劉獨家長者稱揚獎譽之厚增
無以當之深慚疏忠不能回五藏匿肺肝思以書

冩而凡向有向上一路未曾撥轉之疑並待之太重望之大過未免以金注之昏即按此書象山文集亦不載載於年譜亦其略也洪譜亦載朱子與書而少略其句意稍帶來句則削去此固為陸學者所深諱也。又按朱子乙巳七月與劉子澄書言象山輪對奏劄及建昌傅子淵語甚詳而不及識之書則識之書自在乙巳七月後也閑闢錄學蔀通辨皆以為癸卯非是又續集答劉晦伯有為陸學者以為病已頗不能平則指顯適子陸書譜識缺偽題甚不諳以閑闢錄以顯能平為指象山亦非是足或識之書所云競辨之端則正指子靜言而學蔀通辨又以為指門人皆非是答項平父書四以合識之書寄之項書在丁未則識之書自在丙午大約乙巳七月後也。按曹表在癸卯五月論輪對奏劄在

乙巳七月傅子淵之來見在乙巳冬朱子與象山書力攻子淵在丙午識之見因象山不知何時又在乙巳七月後也見陸集象山之激怒或因惡頹帶來之云或因力攻子淵之故皆未可知但以曾表為辭其實距此已四年矣丙午攻子淵書象山文集無合書至丁未朱子再與書始答論子淵事辭氣頗慢主有勞力不能相數之語此其激怒可知至戊申乃有無極太極之辨為與象山書朱子文集不盡載今兼以陸譜文集考之而附其說如此後之君子當有以考而正之也。語錄云象山卒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得易水之文理就按象山卒於壬子十二月二十四日其間訃當在癸丑正二月間也湯永綠乙卯園不值其時文卿竇從周錄在丙午以後此

年譜始受職名仍辭新任且乞奉祠極言昨來所按賦吏事與衆多恭布星羅并當要路自其事發以來大者軍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鶩經營於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著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詆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身反為魚肉而其變亂黑白詿誤聖明又有不可勝言者為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庶可少紓憂言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以沮先生王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厝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故先生奏言及之

文集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狀乞再賜官會三十萬貫速行泉處之賞痛減度牒之價其作捺湖

梗亦新年農利之大者并乞早賜給降米斛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米狀 奏巡歷婺衢救荒事件狀 一於所賜錢內支撥台州處州義倉米錢五萬貫應副婺州糴米賑糶 一於許撥義倉米五萬石內將一萬石專充衢州賑糶 奏請畫一奏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狀事件狀 奏張大聲孫孜檢放旱傷不實狀 乞賜鐫削狀 乞給降官會等事狀其一乞推去年獻助之賞其二乞減度牒米數其三再乞賜錢會三十萬貫又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並行住催 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役錢展限起催狀 乞住催被災州縣積年舊欠狀 乞推賞獻助人狀婺州金華縣進士陳夔獻米二千五百石合補迪功郎婺州浦江縣進士鄭

良商獻米二千石合補上州文學婺州東陽縣進士
賈大圭獻米二千石合補上州文學處州縉雲縣進
士居珍獻米二千五百石合補迪功郎　奏衢州
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狀　奏修德政以弭天
變狀　奏蝗蟲傷稼狀　御筆回奏狀
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義倉米狀　奏救
荒畫一事件狀一被災州郡督理夏稅特與寬限其
紹興府去年主准夏稅人户先期輸納者理折今年
夏稅一乞詔州郡作條受理旱帳及早差官檢放一
請州許即給度牒官會早賜給降其度牒試借每道
止罰五百貫一閒村落間已有强借攘奪之患乞早
撥上項錢數並布存恤自可以銷弭禍亂人萌於後
詔安撫提刑兩司察其敢有作過倡亂之人及早捡
捕致之意與無錢嘉民知畏不至生事一獻納感聿

嘗格止於紹興一府今乞於浙東一路通行一興脩
農田水利既舒飢民又成永久之利一七州糴糶用
人甚廣乞許將待替待闕丁憂致仕之人權行差使
庶可集事　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狀　乞將
合該蠲閣夏稅人户前期輸納者理折今年新稅狀
奏處州沿路災傷事理狀一蝗蟲傷稼宜促差
官檢視及支錢收捕並行埋瘞一乞賜指揮令州縣
不得刷具舊欠催督賦稅一乞將嵊縣上虞餘姚三
縣新舊租稅特與倚閣俟見秋苗合放分數別賜處
分一金新昌縣連得大雨中晚之禾間有可望而秋
序已深恐難結實亂紀之形切宜子細分别一乞特
降指揮催促檢放錢已損田段不堪收割者得及
早耕種其有缺少種糧史令官司量行應副　奏知
寧海縣王辟綱不職狀　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一已

按癸卯與劉子澄書小學蓋託子澄為之編類其
中有云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一篇已自多了叙
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涉難讀非啟蒙之具却是古
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易諷詠
易入心最為有益也至乙巳又與書云小學見此
修改凡定著六篇目如今本所定已刪去文章一
類矣凡此可見其次輯之意又君丙午丁未而後
成也又按語類陳淳錄或問小學嘗明倫篇何以
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衆編類來偶缺此爾又黃
義剛錄云安卿問曲禮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
於梱一條甚切何以不編入小學曰這樣處漏落
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拘此
則編類或不止子澄一人而於兩縣又可見古人
看書得其大者而於小小處亦不肯苟免也今
并附載
於此

秋七月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辭不允

據年表丁未二月周必大為右丞相施師點知樞
密院事八月留正參知政事戊申正月施師點罷
黄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五月王藺罷是
丁未七月王淮尚在相位無自已不主此除而書
所云似指周不指王也其云緣上封事則與洪
合李本刪楊萬里封事薦六字云上命宰執未本
啓久聞可與監司失其實矣今從洪本而附與直
卿書以見疑焉。行狀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
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又以疾辭不許遂
行李傳十四年以疾辭不許遂行此誤也據辭免
狀以十五年三月十八日起行可證年譜十四年
十月遂行蓋承本傳之誤今削去。按壬寅改官
宮觀告命丙申秋書即告命年丑直秘閣告命壬
寅直徽閣告命此皆見於文集辭免狀而年譜皆

不載其告辭載之自此年始以後多載而亦有缺
者今之其存者悉著於篇

十五年戊申五十九歲春正月趣奏事之任復以疾
辭不允三月行在再祠夏五月復趣入對

按此條洪本所書為詳正月趣奏事之任則見於
辭免提刑劄子一三月十八日起行在凡兩請
祠一見於辭免劄子二一見於辭免劄子三生五
月促入對則辭免狀所云行至信州而次還人復
申前請凡歷四旬幸而稍安且有促行之命是其
明證也行狀四月闕准罪相逐力疾入對而不
及促行以為闕略今定從年譜而於
在請祠則依文集增再字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年譜用李錄而少有不同後殿班引下有力疾奏
事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十七字而刪
上慰勞甚厚五字與清要差遣下年譜有不復勞
卿州縣與諭甚渥十字不可不理會下年譜有其
二言獄官當擇其人其三言經總制錢十六字第
五劄富生共本作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
年凡三百一十字盡用行狀補入李本其五乃言
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効可
以仰酬聖志因反復以天理人欲為言規諷切至
與洪本不同其下又言置將云云皆與李錄同末
有是行也五十字則又皆用行狀語洪本又有時
曾覿已死二十二字則又用本傳今錄李錄及行

狀本傳而異
同則附載於此

癸酉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在告請祠乙亥詔依舊
職名江西提刑

按郎官之除以疾在告未供職次日聞有林栗章
疏乃以足疾請祠辭免狀二所叙甚明行狀但言
以足疾請祠以少曲折洪譜云故事與以侍郎劾
本部郎官者為朝皆駭笑之先生初以足疾移告
繼聞有劾章遂請祠併進呈年譜所叙與辭免狀
合其云併進呈者蓋以申省給假申省請祠併進
呈非指林栗章疏也上曰林栗言似過則孝宗自
以林疏與宰相言之耳今依奏狀洪譜略為改正

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已。又答呂子約書云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癸巳。又答呂子約書云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有說在甚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耳已。答路德章書云又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汝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則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究轉廻䕶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濶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答沈叔晦書云前日務爲學而不覩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畧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又答沈叔晦書云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疏端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是德宗而非陸贄者尤可駭異癸卯。答劉子澄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亦嘗云爾中間不免極力

排止今幸少定然其強不可令者猶不肯豎降旛也巳。又答劉子澄書云婺州自伯恭沒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嘆然亦是伯恭自有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巳。答孫季和書云子約漢書之論在彼非有邪心然亦未免程子所云乃邪心者却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甲辰。答潘叔昌書云六國表議論乃是衆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爲却取此種議論以爲標的殊不可曉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使於討論世變處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告語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趨聖賢之域所謂近年議論達起高者弱於虛無下者淪於卑賤各執已見不合不公使人憂嘆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敢復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甲辰。答耿直之書云頃歲入浙從士大夫游數月之間凡所聞者無非枉尺直尋苟容偷合之論心竊駭之癸卯。答潘端叔書云子約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得學者捨道義之途而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

道辭新任非七月再以足疾請祠亦非八月磨勘
轉官在直寶文閣之前轉朝奉郎即轉官非兩事
洪本俱誤今辨正於後。按朱子以六月八日除
兵部郎官十日依舊江西提刑其啟行之日無考
大約一兩日間耳在道辭免新任此六月非七月
也又辭免提刑狀三在七月而云歸途觸熱度嶺
足疾又頗發動當是七月還家之後其辭免轉官
狀云今月二日準降到告命今月乃八月則轉
官自在七月而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亦
在七月與周丞相書言崇福請已拜命其書在八
月十四日可據宋史林栗以七月出知泉州行狀
所謂兩罷之策是也辭轉官職名皆不許其拜受
當在六月召赴行在以九月二

十六

而辭免狀言遷官進職曲賜光寵則固已受職名
矣又己酉正月辭免秘閣修撰狀云去秋方蒙聖
恩直寶文閣懇辭不獲祇受無名自頃至今曾未
五月以是送計之則拜受職名當在九月召命之
前必不在十月也今俱依文集改正。按奏事延
和殿年譜所叙較行狀本傳為詳皆本之李閎祖
錄此條紅上與周相語則行狀本傳語錄皆無之
未詳所據疑出元本而葉憲上疏以下則其於本
傳（胡臣今附本傳又增入數語之語）皆而叙次亦不合其語意入對
等語在六月廿六日而胡晉臣之疏林栗之出知
泉州在七月朱子之除直寶文閣□月故云為
而罷之策本傳叙次極明行狀辭除直寶文閣主管

日準省劄則其狀辭免在十二月至己酉正月十
一日又準省劄可依所乞除秘閣修撰仍舊宮祠
前後亦自分明宋史十二月壬午除朱某主管西
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與文集不合又行狀明云
疏入之明日除說書宋史之誤
蓋無疑也。孝宗天資英毅聰明特出於天下事
無不論悉登即位勵精新治但以惑於近習不
能信用正人卒不能成其大有為之志此為根本
之蠹故陳俊卿作相僅二年而一去不復入於汪
應辰張栻劉珙陳良翰王十朋諸正人皆不能盡
其用龔茂良以有為遠不得相而一與曾覿忤遂
至頭死朱子屢辭召命蓋亦以此故封事之末有
云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而於其間得
見陛下數不過三自紹興之初固嘗輒以
近習為言矣辛丑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所以

年譜考異 卷上 十七

言又不過此臣退方下士田野之人直有精忠深
慨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決己私也哉其所以至
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為國家之
計而不敢自為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
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
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
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德而陛下
日新之盛意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夜
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蓋
通篇陳說雖多而其大指歸結在此所謂忠誠懇
惻千載下讀之猶為涕下者行狀之所發明詳矣
而於此全不之及至所舉日月逾邁數語則不過
年往歲徂之嘆而於忠誠懇惻何有哉勉齋朱子
高弟豈有不得朱子之意者而後學愚昧於此有

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斂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為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又云所喻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肯觸其隙若不知隙從何出恐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個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才有異同便

生嫌隙也丙午○答程正思書云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深慰況汀州見責之意故不敢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知其為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尤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為前日之唯阿矣丙午○答趙幾道書云兩論將學之弊甚善但所謂今淡生活者亦恐變遷而為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為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相矛盾亦厭繳紛競辯若可蓋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

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為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某筆發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丁未○答陸子靜書云稅駕已久諸況想益佳學徒雲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區區所憂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若此其為說乖戾狠悖大為吾道之害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丁未五月二日○答趙子欽書云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將此凌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

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丁未○答劉公度書云臨川近說愈肆荊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試思之如何丁未○與黃直卿書云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將見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晳牧皮乃是真有得於決子若其言怪解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戊申○答項平父書云告子之病盡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必有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

者故於學聚問辯之所得皆指為外而以為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為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司谷而識課程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以然自任以為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壬子。答吳伯豐書云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物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壬子。答方賓王書云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乎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持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

則論愈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辛亥。答邵叔誼書云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為閑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使不答却不得也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知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為戒己酉。答程正思書云臨川之辯當時似少商量流於忿閧無益於事也其書近日方答之所說不過如所示者而稍詳耳此亦不獲已而答恐後學不知為惑耳渠則必然不肯回也又云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其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略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為無益不必深辯之云

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己酉。答陸子美一丙午。二丁未。與陸子靜五戊申。六己酉。附陸象山兩書語錄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粗惡底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在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物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裡一齊衮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者自天理全

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雜鬧。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個心本來是底物事上面看不得一個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個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這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抵俊偉下稍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師常要處是在那裡御只恁地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後世即今便是雜鬧。我有江西士人問為學曰公們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依依然如

村愚昏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
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
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傳子淵便是如此豈有學
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皆是甚道理吁誤人
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
覺悟（語類僴）。陸氏之學只是禪初講猶自以吾儒
之說蓋覆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
有見於理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
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便打人罵
人後生才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
世道衰微千變百怪如此可畏可畏[illegible]璘。陸子
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
過假借以說其胸中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
聖人文字得他却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

販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鯗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
被人捉了耳（語類廣）。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
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個克處又却不肯說
破某常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言語道斷心行路絕
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語類）
錄。或問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要克去那
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
此等議論却如小兒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
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
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
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
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
是佛法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
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

己復禮為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况有
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
至恁地說他也又却諱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
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
言夾雜了說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
高年亦不如此後來更得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
了後生個個不肯去讀書一味顛蹶沒理會處可
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退快胡罵教得箇李斯
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為如
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蹶
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
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他是那不說破處他
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
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語類廣）。問陸象山

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
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為
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言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
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個是說甚底話又
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又豈曾說個當下便是底語（語類卓）。因看金
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復禮處曰看此兩
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着真贓正賊
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辯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
己私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
家說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

理將此心都禁過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
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紛起恣意猖獗
如劉淳叟輩所爲皆彼自謂不妨者也又曰金溪
學問眞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
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
亦可粗見大意堤錄○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
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
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
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
要自家心裡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
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
子之說如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
之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一也豈可一
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

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着
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
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
一切皆廢錯苗○一便如一條索貫底物事便如
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一條
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亍
這一條索却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且其爲說學者
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
一個關嶢跳得過這一個關便是了此然休學者
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恐後人錯以某
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某道他斷
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
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僩
何氏文集答唐元善書云子靜旅櫬經由聞甚周

旋之此甚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
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
愚者之過不知此禍何時而已耳丑於○答趙然
道書云荆門之訃聞之悼但故舊凋落自爲可傷
不計平日議論之異同也來喻謂恨未及見其與
人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
近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
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常笑其陋而譏其僭
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敝帚哉丑於○
答孫敬甫書云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
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儕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
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指本
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
肅諸人分明招認着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次

如此隱諱遮蔽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
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
知其如此勿爲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
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
來矣切勿與辨以啓其爭不遜之端而反爲卞
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
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
用儒家論說向士大夫引誘後來學者後見張公
經解文字一用此術但其遮藏不密漏露處多故
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雖以純自託於儒者
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
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
自勞而卒不足
以欺人也丙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四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一歲乞[illegible]除屬[illegible]

及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凡萬餘緡

[illegible]按行狀云錢一千一百萬奏狀云錢十一千

八百一十八貫行狀以錢言之奏狀以貫言之其

實一也故年譜云凡萬餘緡又按後奏狀上供

七千六十四貫本州通融支遣不須更令州縣

發解發亦不當上煩朝廷別行應副其所乞除諸

若此經總制錢四千七百餘貫而已據此則上供

錢元不曾除而本州自行解發不更派諸縣是在

民已除此賦矣行狀年譜皆而言之[illegible]

[illegible]

條畫經界事宜申諸司

李洪本俱作奏行經界法今依文集改正○按此

條李洪本最詳而猶有小誤其云行於閩中當作

行於泉漳汀三州奏書當作申諸司事末疏於朝

以之未報此字亦當刪去今俱改正○按紹興中

推行經界獨閩之泉漳汀三州未行（詳見經界狀）故臣

僚奏請專以三州為言朝廷行下諸司諸司行下

諸郡在是年二三月間朱子未至任也比四月朱

子至任三郡各上議泉汀之言畧有異同（泉州漳州行之）

[illegible]朱子建議嚴力其申諸司

當在五六月間後奏書今朱子相度漳州先行經

界（[illegible]）八月朱子具奏經界狀至十一月

二十六日奏首漳州經界先行措置次年正月九

日方被轉運司所下省劄時已正月中旬故回申

轉運司乞候冬仍打量此其前後次第確然可考

若也李本敘於奏行經界法之下其語略而不

明又謂事其有是奏亟故從之則不知其所指又

前無所承於文義皆有所不通矣（[illegible]）今

俱刪去共本後別立冬詔先行漳州經界一條爲

得之而洪語則複疊不可解至李其有是奏則又

仍李本之誤此皆淩亂不成文義非果齋元本也

九月奏劾黃度罪狀

按劾黃度狀不言其官狀內止稱縣官從事郎縣

丞寧尉曾一將之官此劾狀不應不指其官此

不可曉又與陳憲書則明言漳浦縣尉此可據以

補此狀之闕而狀內言已將當及與龍巖縣主簿

陸槐對移以尉而對移主簿乃是遷非罷黜也其

狀又書內言官吏[illegible]不度戒州郡差使不行

等語於非僅爲一縣而發凡此皆有不可曉者李

洪本皆無此條疑本依文集補入今姑仍之而略

記所疑於此

刻四經四子書于郡

李本作五經誤今從洪本李本無先生教人以下一條○按語類所云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云覺得今方無疑此與孔子言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相似聖賢進學之序蓋有獨覺其進而非人之所能窺測者非是六十歲前錯用工夫到此方悔悟也李本只載語錄三條而行狀先生教人以下則不載蓋以發明晚年定論之旨而行狀所云則以爲非是而削之矣李爲陽明後人其刪削年譜即遵一編晚年定論之計而更說出之此本既行而元本遂不可見刻然以見舊本略有異同而亦不能致辨近聞新刻尤爲無識無所發明讀者不可以不詳考也

列上釋奠禮儀

李本無此條今從洪本○按南康所申乞頒降禮書府有州縣臣民兩項因臣民禮長鄧州見有印本故禮部行下只於禮儀式具朝廷以州縣於禮臣民禮儀并行鋟版則禮部乞請而朱子所欲增脩者釋奠教事而已當時想以已鋟版頒降故奠之者李本刪此條而洪本所叙亦未明了且以同安臣民禮儀雖其中非其實也今以文集叙考改正○按南有請頒降禮書狀又有增修禮書狀見文集漳州有釋奠申禮部檢狀見別集考而狀略有不同此所考正到漳州所上也文集書釋奠申明指揮後但云列上數事而不條晰言之以有指揮在前也申明指揮令無所考故年譜止云致

事姑仍之
州一狀系於後

十一月詔先將漳州經界措置施行

李本無此條洪本係雜錄本傳及李譜語複疊不可辨其叙經界後事爲詳今亦刪叙數語而別系於辛亥回申轉運司之後○按經界本一事行狀所叙爲詳其以申諸司語入於奏疏之下蓋統言之○後云經界竟報罷而不叙其爲連蓋略之也本傳最爲踈誤吴禹圭上書在辛亥十月而叙於庚戌冬先行漳州經界之前又云詔且需後則無其實今載行狀而刪其申諸司二語至本傳則削去○按尚書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泉漳汀經界奉指揮令福建轉運司無相度到事理先將漳州措置施行仍每縣各選材力能幹官一員同知縣公共措置及委陳某時一提督候打量明具已行事件及打量圖本申尚書省據此則轉運提刑提舉同相度而先行漳州經界則專委轉運司其陳某疑即轉運司故朱子回申只轉運司而不及諸司也光宗本紀紹熙二年三月丙寅詔福建提刑司陳公亮同知漳州朱某措置泉漳汀三州經界按朱子以三月二十七日具省劄除

敕書除主管南京鴻慶宮以期計之奉旨當在二月末三月初則三月不得有此旨也且朱子知漳州泉汀非其所屬而光行漳州經界者則明言委轉運司非提刑宋史之誤類多如此不足據也○又按辛亥七月廿日與留丞相書言數日前陳憲按部經由亦有所聞深不自安致送之請始決

之請即啟畧知曲折則是陳憲請改毀轉運司而
前指揮尋陳某監督走陳憲非書司也朱子之
回申轉運司則以被受轉運司所下省劄而援刑
則無故不及耳宋史之誤亦有自來洪亦以意擬
之不可詳考姑闕疑以俟知者

二年辛亥六十二歲春正月申轉運司經界乞候冬
季打量
李洪本皆無此四字今依鄒本補入李本總敘於奏
行經界法之下略而不明洪本另立冬先行漳州

經界一條而以明年春早無及諸附焉亦後不
明故錄申司狀及與留丞相劄子以詳正之
奏請褒東溪高公登直節
李本無此條洪本有之而載於與戊到任之後按
狀言今章喻年則在辛亥二三月間非庚戌也今
從洪本而改置於此
奏薦知龍溪縣翁德廣
此條李洪本皆無今補入
李本此二月洪趙帥書論招州軍募江戍一條
洪本附之入[illegible]陳論學之下今據趙書乃極論招
州軍募江戍之不可行其行者不可
詳李洪本所載未明今刪去

三月復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
陳錄最明洪兩年譜俱誤今載陳錄
末即為允之依李洪本作亟改從之
夏四月去郡再辭職名
李本去郡中考宗是命
句今從洪本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繇橋
與留丞相書云五月二十四日抵建陽諸錄五月
二日既十四二字剝本之脫誤多如此讀者當參

考而互證之不可
執一說以為據也
秋七月再辭職名不允乃拜命
按朱子在光宗朝與孝宗時不同孝宗之知朱子
甚素而朱子之望於孝宗者亦至故往往堅辭以
卜上意至光宗元未有名用之意其除命皆由留
丞相所薦而朱子亦止於再辭蓋以為之非詳年
譜云始論與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辭後湖南之
命人乃言是以道屏得賢為重似皆以得褒語而後
受之耳皆本之行狀然後之朱子之意殊未為合
今亦刪去○李洪兩本皆以四月去郡下載與留
丞相書論黨禍以黨與興邪為諷而不錄其書
安與留書復言陰陽消長否泰相乘之幾具言

紅圈宜一格

甚切不能盡錄錄四月七月

十月三書以見其大指云

是歲與永嘉陳君舉論學

與陳君舉書上二在辛亥冬與君舉書在甲寅春

書云老病無憂死亡無日不似在郡時語業錄在

辛亥疑是在建陽非在漳也今作是歲○按後書

後書所云則前書君舉蓋未之答後書想亦不

答也年譜只載前書而曰後無聞焉蓋未之考今

並載後書而刪此四字○又某又與黃直卿書云

君舉門人曹器之來不免極力為言其學之誤又

生一來矣後書所云曹器之來訪指此君舉蓋深

以為然故置不答亦前書更相切磋未見其益之

意也語錄門人問永嘉貌敬甚至及與宮祠乃識

之云朱某素來迂闊臣所不敢但陛下進退人材

不當如此而行狀亦云一時異議之臣忌其

指奸遂從而乘之蓋指君舉而言則君舉與朱子

固枯然不合也○按黃子洪語類以

陳葉為一卷陳謂君舉同父葉謂正則

也今語類則書陳君舉而以同父正則附焉年譜

載與陳君舉論學而正則則不及同父於壬子書

其來訪略載辨論之語今據○文集語錄

陸陳各立一條而正則則附於君舉之後

三年壬子六十三歲始築室于建陽之考亭

按文集續集與陳同父書辛亥五月

已定卜居之計至是年六月始落成而居之耳李

本刪六月落成句

非是今從洪本

冬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辭

與留丞相書李洪本皆不載此亦

留丞相篇也故附著之

是歲孟子要略成

李本無○洪本附注下今改正○

要略又名指要一名要指蓋一書也其書今不傳

故附載語錄

以見其概

四年癸丑六十四歲春正月有旨趣之任復辭

按正月六日奉聖旨七日尚書省劄子下二十三日到

建寧驛見狀敘次最詳他狀有不

詳敘者可以類推矣故詳錄之

冬十二月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辭

年譜云或傳是冬使人自北中回來之語錄行狀

今傳俱不載語錄亦云聞朋輩說非有所據或傳

二字蓋疑之也閩本刪或傳二字非是今從李洪

本而並載王過錄於後○據與留丞相書則此除

留丞相所薦而語錄所未詳也

五年甲寅六十五歲春正月辭二月有旨趣之任

李本無二月字某自語長沙臣屬至遂拜命

除俱刪今從洪本其原刪語語則可仍之

奏劾將官陸景任

李洪本俱缺，鄒本有之而不詳，今據文集補入

修復嶽麓書院

李本云改建，洪本云重建，今俱不從。按嶽麓書院創於開寶九年，祥符八年賜額，南渡後廢，乾道乙酉建安劉公共甫知潭州，重建，悉還舊規，南軒為之記。朱子至潭，牒委教授與恭、鄭二君同行措置，別立員額，增廩給，而絕未有改建之議也。又牒言到官兩月，未及一往，而七月已有召命，八月去郡，亦不及有所改建矣。語錄有至嶽麓講書之云，是亦曾一往，而亦不言改建。年譜李洪兩本俱言改建於舊墟之地，未詳所據。今載委教授牒，而兩年譜語則皆刪去。又按與蔡季通書，言嶽麓事今在風雩右手，背負亭腳，面對筆架山，乃彥忠所說，未定之議，而未言代者乃毀道學之人。與王樞使書云，去郡二日即聞移鎮王謙仲，非毀道學者，是又參錯不合。又與樞使書，湘西精舍得賜一言，又云湘西區榜，僥宰寄示。別集與劉智夫書云，為作湘西精舍，已成嶽麓，乃朝廷頒額，即改建，別為之名，又不容別有區榜。嶽麓未改建而別為湘西精舍乎？凡此皆不可詳考，今附載蔡王劉諸書於後，以存疑云。蔡季通云：嶽麓事前書奉報，乃廷老所定，後兩日彥忠到，却說合在風雩右手，背負亭腳，面對筆架山，面前更有右邊拱揖，抱嶽邊坡，亦拱揖，勢似差勝，但地盤直淺，而揖閣恐須作排廳堂，乃可容耳。已屬廷老畫圖來納去，求正而未至，俟其來當別遣人。但代者乃毀道學之人，未知其能不敗此否耳。與王謙仲云：素以收召去郡，留未兩日即聞移鎮是邦。又云：湘西精舍，謂臺想已寄聞，得賜一言，俾遂其役，千萬之幸。答集書云：湘西區榜，僥宰寄示，得以仰觀。別集與劉智夫云：廷老為作湘西精舍，已成，恐有合求助處，幸留念也。

申請飛虎軍隸本州節制，從之

李洪本俱作奏請，誤，今改正。洪本飛虎軍人為百姓害，郡不能禁，此乃元本所有，李本刪去，此三句今從洪本

六月，乞放歸田里

李洪本同，而李本末句改作遂有此陳，殊不成語。洪本乞歸田里下有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以下聞文，按天下國家所以長久以下，乃乞歸田里狀中語，載在文集，而李亦不能補也。洪本敘為詳，而於訛誤缺漏處亦不能是正。李本率以意刪改，故今多從洪本，而李本異同亦不能盡著也。

從洪本，李本刪。

召赴行在奏事辭

李本無寧宗即位三字是一行

立忠節廟 且辭二十七字今從洪本
考正釋奠禮儀行于郡 此誤以考正二十九字非是

李本略今從洪本據申明釋奠指揮僅畢
而行下但有則字無制又也洪本誤

八月赴行在

李本無又有悉泳云全非各之數當七十六字又
無以天子之命十四字此皆李氏以意刪削故語
意不完今
從洪本

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前本赴供

職

年譜起環不次之除恐有冒昧之譏句不分明今
據奏狀改正作難以祇受

九月奏乞帯元官職奏事

按此奏乃離長沙在道所上李洪本
洪本卻本有之而不詳今據文集補

臨丁亥至自潭州次于卯外

按上既語見語錄六和塔語則無所見又年譜元
本所有也前條用行狀云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
已有用事者故捐有是言此又云時近習用事御
筆指揮皆出有所故先生憂之語稍涉重複不知

果蕭元李
何如也

冬十月己丑入國門申省乞帯舊職奏事

申省非在己丑入國門後年
譜係於十月誤今改正

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李本太略洪本為詳而湖南三劄全不載亦非是
今據洪本而以文集便殿奏劄補之其兩本異同
亦不悉
著也

壬辰申省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　丁酉奉

御筆不允乃拜命係御供職

按此申省狀行狀改作臣字則以為奏狀矣
蓋以從使兩年譜既云申省又仍作臣字誤也
今載申省狀弁行狀李洪兩本略同供不載○文
集係行供職狀其叙御筆於經術淵源寄儒重道
等語皆略之可知朱子之意矣年譜所云論撰之
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長沙己屑得贊為重乃拜命
及此手札云云乃拜命雖皆本之行狀然與朱

上孝宗山陵議狀

李本從行狀其是已明洪本據山陵議
狀增補然當以行狀為得今載行狀

轉朝請郎甲辰賜紫金魚袋

轉朝請郎從洪本李本作朝請郎賜紫金魚
袋從李本洪本作紫章服

奏乞令雖有日看詳文字

按李本皆係於乙巳晚講之下朱子文集元注
十六日看詳[illegible]甲辰則此
奏在甲辰前非乙巳李本亦云甲辰與文集元
注合今改從之又按此事元係面奏後兩日入劄子
面奏當即在乙巳也

請討論嫡孫承重之服

宋史胡紘傳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喪紘言
止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後以為太
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祭祖廟將來禫祭令禮官
檢照累朝禮例詳議行四月庚戌詔群臣所議雖合
禮經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來奏知太皇
太后面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康愈宮中亦行
三年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遵依
有一[illegible]六月[illegible]○按宋史李紀十一月
辛亥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禮官條具典禮以聞
乙卯權攢孝宗於永阜陵朱子以閏十月去國而趙
汝愚猶在位永阜之攢墓追用朱子之議禮記
所云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當在此時也禮
官條具[illegible]定議不知葬後用孝宗衣冠視朝
之制否次年三月汝愚罷相又不知若何此皆無
明文可考胡紘傳言止當服期集議釋服其詔略
而不明禮樂志所載為拜葉翥等議從紘所請參
以典故於六月六日大祥後皇帝及百官皆純吉

具不早去之唯恐其不盡奏曰豈有慮君子太多
須留數個小人在裏人之治身亦然豈有慮善太
多須留些惡在裏至軍政不修士卒愁怨曰主將
刻剝士卒以為苞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卿
不聞此等事有此豈可不理會卿可子細揀擇來說
末後辭去然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
闕正官臣今遂遲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
卿自詳練不在多囑聯綿行狀十五年促奏事又
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羸相逐
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
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生平所學只有
此四字豈可回互而默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
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
要不復勞卿州縣本傳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

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為言上曰昇乃德壽所
薦為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
文集戊申延和奏劄

癸酉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在告又請祠乙亥詔依舊
職名江西提刑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二云特蒙聖恩除熹兵部
郎官熹以未能即日拜命供職即具申朝廷給假
將理是晚忽有吏人把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
曾供職不敢收領書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候病
愈赴部供職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約章熹不敢
自辨即具狀請祠回避後蒙聖慈曲賜全護使得

仍舊持節江西（本傳）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
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
無學術徒竊程頤張載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
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
供職其偽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
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
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
刑（行狀）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
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
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時
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
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
曾陳乞磨勘盡先生致秩既出特恩其後累任祠
官無請可考以致不曾乞磨勘者十有四年
在道辭免新任秋七月磨勘轉朝奉郎辭以足疾
請祠八月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辭轉
官辭職名皆不許遂拜命
（年譜）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為人臣
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上
覽之諭宰執曰林栗章初未降出何得外廷喧播
或對以栗在前日宣言章疏人人知之上不悅太
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
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
人蓋用此術詔朱熹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
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先生固辭

足疾不任趨復請祠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林
栗執拗不通狠愎自用黨同伐異之論乃起於論
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為黨最人之所惡聞
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乃出栗知泉州
而先生亦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時
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為而罷之策焉
○誥詞云朕惟廉恥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
退之士表而用之庶幾翕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
遠有端原其為操行養之久矣志在憂時曾未得
一日立於朝比以部刺史入奏便殿朕嘉其讜論
且真郎曹盡將進諸清要之地遽以疾論所反初
服既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真祠夫指意何意於
去來仕止不形於喜慍此古之清遠之士也朕察
爾誠是用陞職二等懇食優閒之祿身雖在外亦
有補於風化淳熙十五年八月
某日中書舍人鄭僑行詞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狀三 辭免磨
勘轉官狀 辭免直寶文閣狀
九月復召
（行狀）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
故為而罷之策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名辭召命以
為遠官進職皆為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
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笑不但往來脩
眉之
譏
冬十月趣入對再辭十一月遂上封事

湖北安撫使辭并乞追還待制職名

年譜云丙辰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辭　李洪本同按此條疑有誤陸本已正之今從文集○年譜主於分為二條有旨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除知江陵府辭朱子以戊寅奏御批卯庚寅間已行至壬午乃除寶文閣待制足亦道㞐也遂行二字誤今刪去○按文集朱子以二十一日戊寅奏御批具狀奏謝即申省乞收謝辭奏旨與收謝辭即已起發前路聽候指揮是啟行當在二十三四間也二十五日壬午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又申省辭免奉旨不允仍除知江陵府奏狀云旬日之間除書継下則去壬午之除不及十日年譜丙戌當是除知江陵府之日二十九日也李本是日晚講洪本丙戌晚講皆誤今考文集定從閩本

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講學于縣庠

洪本附於除寶文閣下李本附於還考亭下今另立一條○李本無此乃先生晚年親切之訓讀者宜深味子之二句而刪去抵家遂力辭新命按末二句未知即果齋元本否果齋有晚年頻指示本體之語與此意合意必果齋元本也按果齋李氏□□□□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語指玉山講義答陳□之林德久諸書而言以今考之皆發明性善之指既出地頭名目如韓子原性人之所以為性者五人之所以為情者七之例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陽明晚年定論之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

辭免煥章閣待制奏狀二云今月十一日考其詞意非隔歲也當是十二月十一日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六十六歲

年譜有春正月復乞追還舊職名不允一條李洪本同辭免奏狀二言今月十一日蓋以為正月也考奏狀六言照去年申省及後來第一次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則第一狀第二狀同在去年明矣今依文集刪去

夏五月復辭職名并乞致仕不允

年譜還遯之同人行狀同按劉集答劉德修書云得遯之家人為遯尾好遯之占若遯之同人則占遯尾矣行狀年譜蓋傳聞之誤今改正○

閩本蔡元定入諫下有亦不從門人朝奉郎劉炳十字不知何據朝奉郎三字尤為無義今刪去

秋七月以□議永阜攢陵自劾

按此奏狀專以□議攢陵自劾乞賜處分其待制職名亦云未敢祇受文集題乞追還待制職名以六狀則言之耳李本刪七月復辭非是洪本注語狀答五月奏狀非七月也亦誤今與依文集改正○洪本又云九月乞寢職名考文集無□今刪去李本無九月一條而注則兩本同其云先是辭職名不允則五月之奏也又以當妄議山陵自劾則七月之奏也乞寢職名則文集無之語又言已罷講官不當復帶侍從職名則十一月之奏也李本既敘於十二月緣辭職名詔依

舊充秘閣修撰宮祠如故之下洪本九月乞鐫職名盖為李注所誤其云十一月再辭職名則可止李本之失李本刪七月十一月再辭而以屢辭職名包之此李本之以意刪改類如此

十二月詔依舊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

傳伯壽行詞依舊秘閣修撰宮觀差遣慶元元年十二月歲月甚明而年譜俱誤載於甲寅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條下閩本已改正今從之

二年丙辰六十七歲○冬十二月落職罷祠

李洪本俱作擬職此本沈繼祖疏語行狀本傳俱云落職罷祠今改正○年譜著閩閩之閩本或是

行文之言作知或之字下另有知字業蕭劉德秀說未詳何人李本亦作聞之而無業說劉以下至并行除毀四十四字又無臺諫以下十一字蔡元定以下九字系於從之之下○按洪本註是年語元本李本略刪削耳蔡元之疑以沈繼祖疏與朱子落職罷祠之命同下語錄可考李本未甚分明宋史蔡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連疏詆熹及元定未幾謫道州亦與語錄小異洪本系於汀已別元定寒泉精舍之下非是今從李本○又按[illegible]但為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本傳云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年譜以沈繼祖章為胡紘所授所載為詳宋史胡紘傳亦明言繼祖疏乃紘筆較年譜又加詳焉選人余嚞上疏乞斬熹於宋史而語錄亦有其如

今頭以粘在頸上之語圭沈繼祖疏宋史所不載今所據者不知何據疏語大罪有六與宋史十罪不合而續通鑑漫採入之閩本年譜乃據續通鑑以改李本甚為疏誤後人今并削去[illegible]○閩本先是臺臣主文氣日卑同李本以下則同續通鑑并載沈繼祖疏而改續通鑑大罪有六為論大罪十此皆後人妄有增改非元本之舊今悉刪去○李本止一條洪本增多三條其第二條全用宋史本傳今錄行狀李傳此削去第四條載畢錄語亦可刪惟第三條或元本所有但語多錯雜不知所據今存其大略而附辨之○洪譜云先生在所求時謝廓然陳賈趙彥仲首攻之後以提刑召入人心其步青要咳林粟極論之且後韓侂胄柬

政則林采施康年誣為偽學胡紘沈繼祖共誣先生之罪王義端余嚞又特請斬以為學京鏜何澹附和之○按朱子在浙東時誣為學者鄭丙陳賈肅然乞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其攻朱子則未有考趙彥仲有疏攻洛學亦非直攻朱子也林栗因以與朱子論易西銘不合劾朱子非為人所唆若其教林采施康年京鏜何澹俱與史不合又教林栗友人稱朱待制朱子此時未為待制此皆傳聞

是歲始修禮書

文獻通考載中興藝文志喜書為家禮五卷鄉禮

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晝晚歲所親定惟書
數一篇缺而未補其曰儀禮集傳集註者即此書
舊名凡十四卷為王朝禮而卜筮一篇亦缺晝後
來未及刪改[illegible]曰且子在剡於南康一切皆仍
其舊[illegible]入於南康則敬之自有跋語藝文
志所云亦本之跋語也但今剡通時本不載跋語
不知鄙本從何得之豈猶及見爲本耶或今家所
有今刻偶脫漏耶今依鄙本録入而并識爲考於
此○乙倩三禮劄子以主國不及上行狀本傳皆
不及文集與應仁仲書云向在長沙臨安謂當有
意欲藉官司之力爲之亦未及開口而罷按此則年
譜所載爲是凡年譜[illegible]所謂入有在於行狀本傳之
外者未可以爲
無據而略之也

三年丁巳六十八歲春正月拜命謝表

按謝表以正月二十九日准省劄子賜謝表在正
月也李本不載而附注于刻本元定下今從洪本洪本又云後竟
無告命蓋振恒不敢桼筆公論為可疑也據落祠
閱修撰依前官謝表四道到月日告命一道則未
嘗無告命也○[illegible]閱時既久祇命准折又
云想重書之來下此歲律之還處則告命之下諸
遊戊午正二月閱劉[illegible]於戊午○冬別立一除云
奉省劄[illegible]戊午閱參照依前官按此則落職罷祠丁巳正月
[illegible]劉蒸及依前官[illegible]有告命循劉落職罷祠告命
泉其時閣參同契即在淨安寺中[illegible]
[illegible]本傳亦只言餞別

[illegible]天胡
之陽也非孔道[illegible]之行州縣防衛甚嚴來不與
朱子共宿寒泉也今[illegible]蔡本[illegible]語録改正○年譜
[illegible]自州縣逮捕[illegible]用蔡本傳而以
語録會別淨安寺皆入之今[illegible]本傳語録而
[illegible]明日獨與[illegible]會宿寒泉仍載之
以存疑其次年[illegible]其於春陵以下皆從洪本○
按拜命謝表刪而從李本與洪本大異李本[illegible]
[illegible]刪拜命謝表
而以前數日之夕等語系之於別西山蔡元定於
寒泉精舍之下李本誤也且其後竟無告命則以
李本刪去爲是[illegible]時州縣逮捕甚急至爲之衰撤
李洪本同自[illegible]從先生捷以下李本止載敘語
而義理大原以下俱刪又一條按與[illegible]書曰桼
患難行乎患難又一條按[illegible]以乞絶祖流李沐

悉刪去又坐僞時禁益嚴[illegible]則李本與洪本
同疑洪本乃元本而李本通有刪削然洪本亦條
後人增入者以果齋本也其載謝深甫語亦與本
傳不同今大略從洪本而其警咒處則一切但削
去○續通鑑載此時雖採諸書而不無外誤閱本
以補年譜非也今略不載而附辨之○按續通鑑
本之宋史胡紘傳而沈繼祖之跡則不知出於何
李宋史無有也信州明改爲廣信府宋時止名信
州今疏云廣信穗胡之奇此甚可疑宋史本傳論
[illegible]云大罪有六亦與宋史不合又選人
余嚞上書見於李傳自在沈繼祖疏後宋史謝深
甫傳有余嚞者上疏乞斬朱[illegible]以絶僞學且指蔡
元定爲僞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
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嚞蟻

歟小臣乃敢欲妄加此當相與奏之行遣以爲其
餘續通鑑本此而稍改其文由移之速補之
前以語錄考之落職罷祠與竄皆以沈繼祖
疏文集亦可考續通鑑所云多不合劉本大槩與
李洪本同而採續通鑑語以補之是皆
後人改竄錯非李洪元本實今皆削去

四年戊午六十九歲集書傳

刪去合從李本

李本有按大全集四字洪本撰蔡氏書傳序云慶
元己未冬先生命沈作書傳年譜載於戊午

蔡子先自爲書傳未成而後命蔡足成之
其二典禹謨據文集乃改訂蔡傳至金縢召誥
洛誥武成諸說皆早年作觀稾百餘段則文集無
之蔡序言引用師說不復識別亦不言別有觀稾
百餘段也凡此皆所未詳按文集答潘子善書
論書軼甚詳而李時可亦有書說求朱子所命其
書不傳當是戊午已命門人
之至己未又乃專屬之仲默耳

五年己未七十歲春三月楚辭集註後語辨證成

李洪兩年譜皆以楚辭集註成於乙卯今改正○
洪本云楊楫跋云慶元乙卯楫侍先生於考亭精
舍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於永先生
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忽一日出示學者以所釋楚

語錄 六月四日周揆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
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閤門通進榜子有旨初七日
後殿班引及對上慰勞甚渥自陳昨任浙東提舉
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
江西提刑衰朽多病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只
留卿在這裏待與清要差遣再三辭謝方出奏劄
上曰正所欲聞口奏第一劄意言犯惡逆者近來
多奏裁貸死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
可不理會第四劄言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
第五劄讀至制科之權旁出閽寺上曰這個事卻
不然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
爲然皆托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
意且如監司守臣薦屬吏盡有定率相臺諫風旨
者況此曹奸偽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

以此爲說聖諭謂爲不然臣恐踈遠所聞不當退
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
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問上曰陛下知此
人否上曰固是但洩漏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
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
人挾勢爲奸所以爲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
以其有才爲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小人有才
鮮不爲患上因舉馬蘇論才德之辯云云臣嘗言
責者懷其私以賊默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爲
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塗轍一
定率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
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之事可
見矣臣知其爲賢而用之則用之唯恐其不速聚
之唯恐其不多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唯恐

注云已未之夜為諸生說太極圖庚申之夜復說
西銘甚詳二書蓋先生奉以終身而生是尤詳詳
為學者言之其以原始反終之意甚深切著
明矣李本主於改誠意章下云戊午歲
己未傳明言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
可以絕筆是日改誠意章先是已未夜為諸生說
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且言為學之要云
云
已按蔡仲默夢奠記丁巳看書與說數十條及
時事甚悉戊午改集傳兩章又貼修稽古錄一段
是夜說書數十條已未夜說書生太極圖庚申
夜說西銘又言為學之要云云辛酉改大學誠意
章寫畢又改數字又修楚辭一段午後大寫遐生
桂下自此不復出矣是朱子平日之前每夜為諸
生論說其縱言及於太極西銘蓋亦論說之常今
洪本乃大書已未說太極圖庚申說西銘似朱子
前知其將終而以此書為末後傳付之秘者又載
為學之要數語於改誠意章後明與記文不合勉
齋行狀止載改大學誠意章為朱子絕筆而於太
極西銘等語皆不之及足訂洪本之失也世皆未
之辨也

甲子先生卒

按治喪大事朱子無遺命而門人於病革時方入
請則朱子已不能言矣行狀與夢奠記所載不同
洪本從行狀李本從夢奠記未知孰為允本祝穆
又所辨年譜兩事其一作轉先後以行狀為據今
而本皆同行狀疑後人所改其一是日大風拔木
洪本從崩山則洪本有之而李本無又李本從夢奠
記明與行狀不合而穆又之辨略不及此宜洪本
乃元本而李本則後來所改與今錄洪本而附李
本於後並存之以俟考焉○李本無先生起坐四
字有告之二字一與黃幹下有今更加勉勿且曰
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十七字補綴一字作
煙字當用書儀字下云朱子抑以洪本略三字
當用儀禮字下有亦採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
之字十四字下接乃顧之又有執枕誤觸巾目門
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廿二字洪
本收李本所增入而無下則此條刪則為多亦不可
曉○又按何氏後家禮附錄曰復按李方子述先
生年譜云諸生入問疾葉味道請曰先生之疾革
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曰疏略范元裕請曰用
儀禮乎先生搖首葉沉復請以儀禮書儀參用如
何乃頷之據此則年譜元本用夢奠記而疏略二
字則用行狀今李群大槩與元本合而有詳略則異
洪本則從行狀以周氏所述考之則兩本皆後人
所改而非其真矣然李本為近之而考之祝穆父
所辨則又不合凡此異同當各以質
也○按朱子卒前一日與子在門人范念德黃幹
書勉之與伯崇書不載文集惟勉齋書載二十九
卷編次之誤也行狀云先生疾且革
手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幹尤惓惓以勉
學及修正遺書為言以此書校之相合夢奠記所
記最詳而於此書則略李洪兩年譜本略同其云
令收禮書底本補緝成之其書界行間具遜項合

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為之式則又較當為詳也宋
史黃榦傳云病革以深衣并所著書授榦手書與
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此本之書而寄深
衣則書所無有也李本有吾道之託而語與宋史
[illegible]無之如不知抗為元本今錄文集書
語而附論之如此○又按朱子臨卒與勉齋書有
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之語然止以授學次第而
言其於門之願曾未知何如也大抵[illegible]年與人
書每言斯道之傳不絕如綫而論[illegible]門[illegible]公未有
可當衣鉢之傳其微意亦可見矣勉齋最後發文
言末年之付屬將歿之丁寧則感戚然於微言之
絕大義之乖也榦獨何人而當此期望之厚耶今
考此書却無此意續集有與直卿書言古之禪家
有慮其學之無傳而主於感注流傳者不意今日

朱子年譜卷之四終

史053-212

劉向古列女傳七卷續一卷

（漢）劉向撰

明刻本

古列女傳七卷續列女傳一卷（內府藏本）

漢劉向撰。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之後。以父任爲輦郎，歷中壘校尉，事蹟具漢書本傳。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載向所序六十七篇，註曰：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載列女傳十五卷，註曰：劉向撰，曹大家註。其書屢經傳寫，至宋代已非復古本。故曾鞏序錄稱曹大家所註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本書然也。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編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是鞏校錄時已有二本也。又王回序曰：此書有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嬖孽等目，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然世所行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併頌爲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同時人，五傳其後人，通題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撰，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予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爲斷也。向所序書多散亡，獨此幸存，而復爲他手所亂。故併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爲八篇，號古列女傳。餘十二傳，其文亦奧雅可喜，故又以時次之，別爲一篇，號續列女傳。又稱直祕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傳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是回所見一本，所聞一本，所刪定又一本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此本始於有虞二妃，至趙悼后，號古列女傳；周郊婦人至東漢梁嫕等，以時次之，別爲一篇，號續列女傳。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而傳各有圖，卷首標題晉大司馬參軍顧愷之圖畫。蘇子容嘗見江南人家舊本，其畫爲古佩服，各題其頌像側者，與此恰相符合，定爲古本無疑云云。此本卽曾家舊物，題識印記並存。驗其版式紙色，確爲宋槧，誠希覯之珍笈。惟蘇頌等所見江南本在王回刪定以前，而此本八篇之數與回本合，古列女傳續列女傳之目亦與回本合，卽嘉祐八年回所重編之本，曾據以爲江南舊本，則稍失之耳。其頌本向所作，曾鞏及回所言不誤，而晁公武讀書志乃執隋志之文，詆其誤信顏籀之註，不知漢

志舊註、凡稱師古曰者乃籀註、其不題姓氏者皆班固之自註。以頌圖屬向乃固說、非籀說也。考顏氏家訓、稱列女傳劉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是謂傳頌爲歆作、始於六朝。修隋志時、去之推僅四五十年、襲其誤耳。豈可遽以駁漢書乎。續傳一卷、曾鞏以爲班昭作、其說無證。特以意爲之。晁公武竟以爲項原作、則舛謬彌甚。隋志載項原列女後傳十卷非一卷也。必牽引旁文、曲相附會、則隋志又有趙母注列女傳七卷、高氏列女傳八卷、皇甫謐列女傳六卷、綦母邃列女傳七卷、又有曹植列女傳頌一卷、繆襲列女讚一卷、將續傳亦可牽爲趙母等、頌亦可牽爲曹植等矣。又豈止劉歆班昭項原乎。今前七卷及頌題向名、續傳一卷則不署撰人。庶幾核其實而闕所疑焉。

古列女傳序

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為漢成帝光祿大夫當趙后姊娣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其文美刺詩書已來女德善惡繫於國家治亂之效者有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嬖孽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為卒篇傳如太史公之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為屏風然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并頌為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同時人五傳其後人而通題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撰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為後人所附余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為斷也頌有焦之女等亦漢時人而書已上之史見於他書而此顧不錄若魏姬亦不載周郊婦等四人而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秘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為古佩

明為文忠公頌像似與堂文公之君
於潍詩藏家皆已為世學不知其
傳果向之頌圖欲抑後世之女樓
公頌取其佩腋而圖之欲發而加致
已予讀而為安重公文字先生之而悟
宋所序論正脫誤于千歲之曾韋

序　三

存為完書者之耳後為他手竄艶
於是真娛並錄公自而以頌證之
刪為八篇附其平生傳其凡以為安
者其中皆祖之劉氏批之錄二十傳
公文之奧雅而真能觀吾讀史說
能作也故又自周錄以及東漢梁

據事以時次之合為一篇附讀其書傳
余友合肥嘗謂予曰子欲述詩雅以為
史者證其是非辨其傳學也子何正之
書法之耶予以語先王之作史見謂學
士大夫論議情仁義進取為說之功
寧皇學識並其不為學于識審之

序　四

述而不聚於聖人多矣然聖人之道
亦未嘗廢理也況如吾身且無所
不至之者周是之以重家國之威經
其雖未中理義而一志於善行集
於春秋傳其皆遵先王之作述錄
其質而先生美自家刑國則雖

寄於閨門況治臣妾之詩者也乎
是以學者不幸而與向之書於世也
因具其次讀其書之善也竊明定之
以告後之君子何見焉嘉祐八年
秋長樂王回撰

古列女傳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
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
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
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
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
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
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
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于館閣
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
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序又藝文志
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
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
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
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
錄而在者亦眾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

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
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
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
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
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
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
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
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

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
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
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
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
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
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
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
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于文王之躬化

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群臣有
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
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
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
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
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
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
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

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
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
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
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群
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
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
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
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

聲及聲所乃服者頗合於孟子然其傳載者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吾道也凡治世治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法覽者參其書補而擇其要於可也特為之敘論以黄其端之編校顧下書郡臣曹單之序

劉向古列女傳小序

母儀傳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為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業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賢明傳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動作有節言成文章咸曉事理知世紀綱負法興居終身無玷妃后賢焉名號必揚

仁智傳

惟若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理禍福所移歸義從安危險必避專專小心永懼匪懈夫人省茲榮名必利

貞順傳

惟若貞順修道正進避嫌遠別為必可信終不更二天下之俊勤正潔行精專謹慎諸姬觀之以為法訓

節義傳

惟若節義必死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背義誠信勇敢何有險詖義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姒法斯以為世基

辯通傳

惟若辯通文詞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推指一切後不復重終能一心開意甚公妻妾則焉為世所誦

孽嬖傳

惟若草藥亦甚嫚易滋如熒獻背御衆蒙指是為非
終被禍敗
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義者皆以為劉向子劉歆作攷之隋書崇文總目及本朝曾校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為一十四篇并傳頌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為一篇共計八篇今止依此將頌義大序列于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觀者宜詳察焉

劉向古列女傳目錄

一卷

母儀

有虞二妃 棄母姜嫄 契母簡狄 啟母塗山
湯妃有㜪 周室三母 衛姑定姜 齊女傅母
鄒孟軻母 魯季敬姜 楚子發母 魯之母師
魏芒慈母 齊田稷母

二卷

賢明

周宣姜后 晉文齊姜 楚莊樊姬 秦穆公姬
齊桓衛姬 周南之妻 宋鮑女宗 晉趙衰妻
陶荅子妻 柳下惠妻 魯黔婁妻 齊相御妻
楚接輿妻 楚老萊妻 楚於陵妻

三卷

仁智

密康公母 楚武鄧曼 許穆夫人 曹僖氏妻
孫叔敖母 晉伯宗妻 衛靈夫人 齊靈仲子
魯臧孫母 晉羊叔姬 晉范氏母 魯公乘姒
魯漆室女 魏曲沃婦 趙將括母

四卷

貞順

召南申女　宋恭伯姬　衛宣夫人　蔡人妻
黎莊夫人　齊孝孟姬　息君夫人　齊杞梁妻
楚平伯嬴　楚昭貞姜　楚白貞姬　衛宗二順
魯寡陶嬰　梁寡高行　陳寡孝婦

五卷

節義

魯孝義保　楚成鄭瞀　晉圉懷嬴　楚昭越姬
蓋將妻　魯義姑姊　代趙夫人　齊義繼母
魯秋潔婦　周主忠妾　魏節乳母　梁節姑姊
珠厓二義　郃陽友娣　京師節女　上谷魏母

六卷

辯通

齊管妾婧　楚江乙母　晉弓工女　齊傷槐女
楚野辯女　阿谷處女　趙津女娟　趙佛肹母
齊威虞姬　齊鍾離春　齊宿瘤女　齊孤逐女
楚處莊姪　齊女徐吾　齊太倉女

七卷

孽嬖

夏桀末喜　殷紂妲己　周幽褒姒　衛宣公姜
魯桓文姜　魯莊哀姜　晉獻驪姬　魯宣繆姜
陳女夏姬　齊靈聲姬　齊東郭姜　衛二亂女
趙靈吳女　楚考李后　趙悼倡后

右七卷俱有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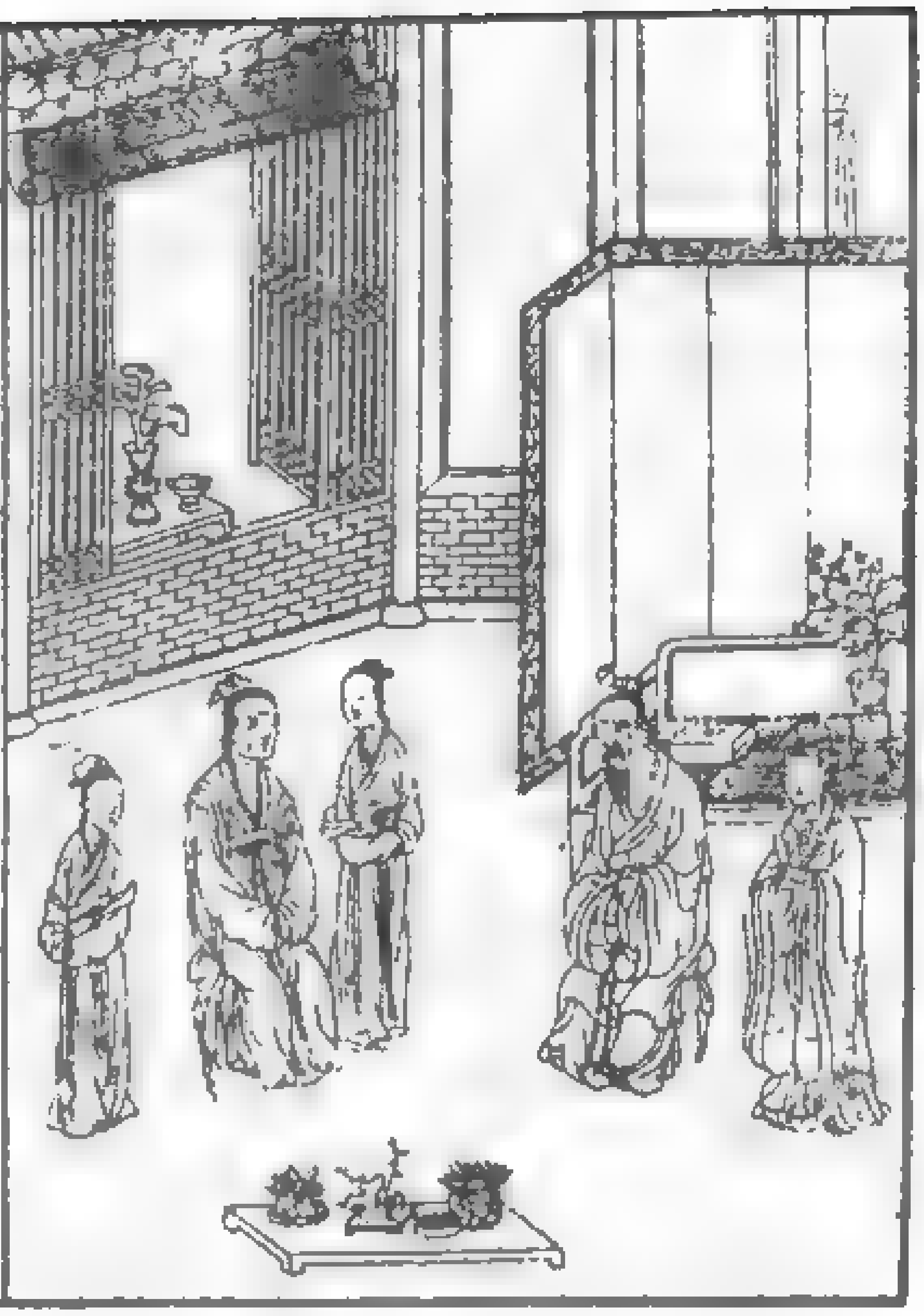
八卷

續列女傳

周郊婦人 仁智　陳辯女 辯通　聶政姊 節義
王孫氏母 節義　陳嬰母 賢明　王陵母 節義
張湯母 仁智　雋不疑母 母儀　楊夫人 賢明
嚴延年母 仁智　霍夫人顯 孽嬖　漢馮昭儀 節義
王章妻女 仁智　班婕妤 辯通　趙飛燕姊娣 孽嬖
漢孝平王后 貞順　更始夫人 孽嬖　梁鴻妻 賢明
明德馬后 母儀　梁夫人嫕 辯通

右二十傳皆班氏前人或同時人並無頌

古列女傳目錄終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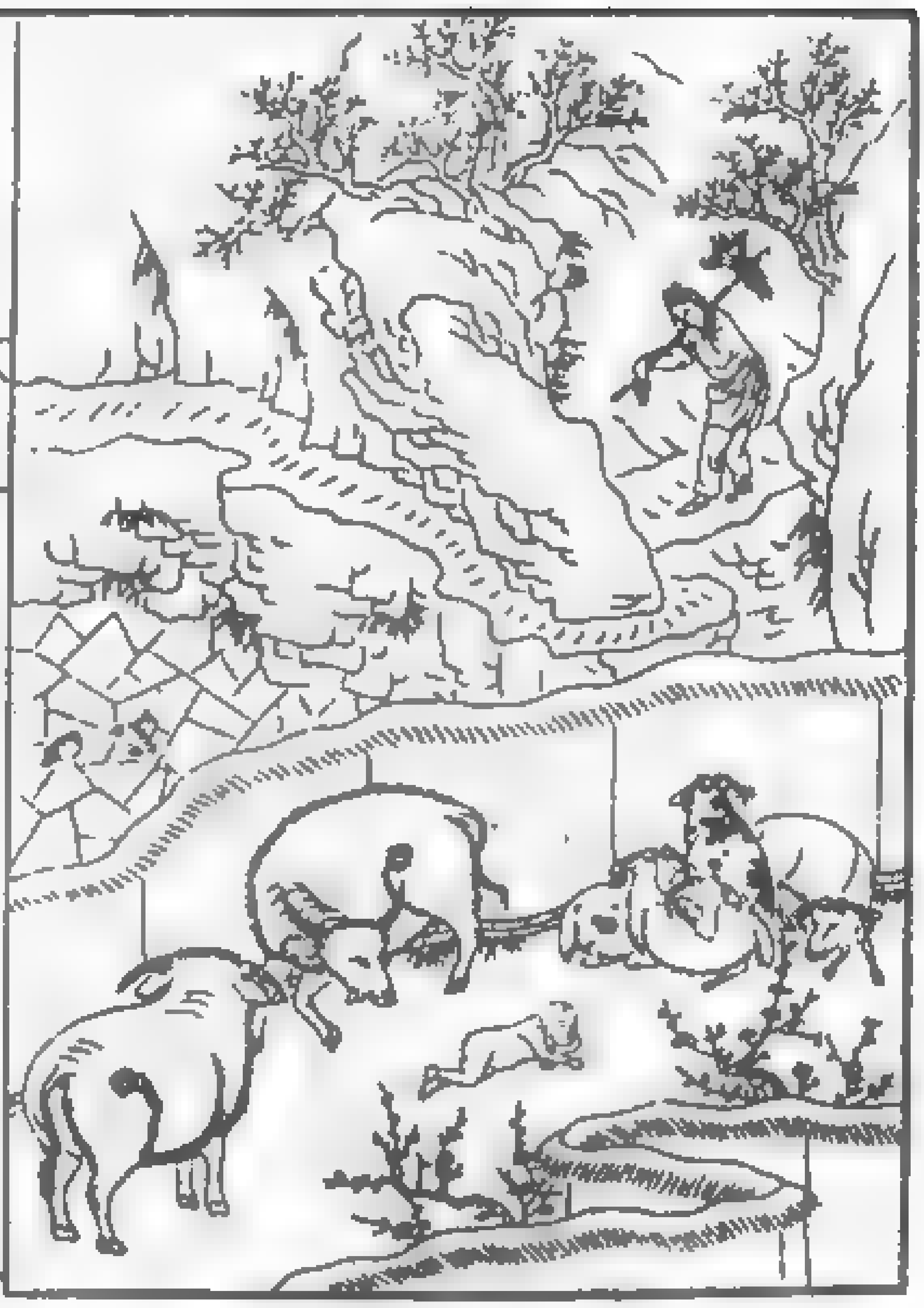
母儀傳

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父母欲殺舜舜猶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怠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于二女舜既嗣位升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封象于有庳事瞽叟猶若焉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于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頌曰

元始二妃　帝堯之女　嬪列有虞　承舜於下
以尊事卑　終能勞苦　瞽叟和寧　卒享福祜



棄母姜源

棄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恶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氷之上飛鳥傴翼之姜嫄以為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為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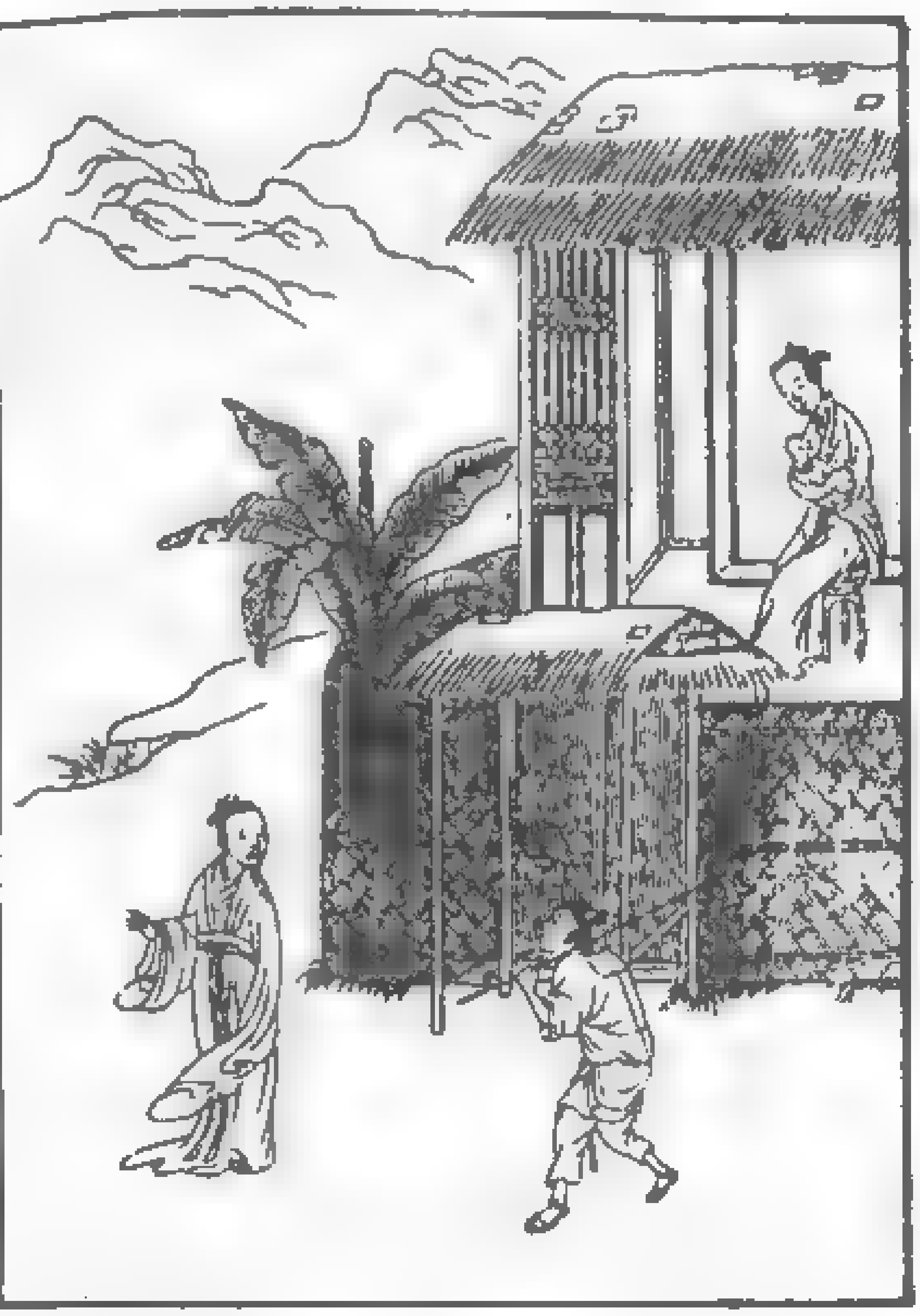
棄母姜嫄　清靜專一　履跡而孕　懼棄於野
鳥獸覆翼　乃復收卹　卒為帝佐　母道既畢

契母簡狄

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為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勅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為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娀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頌曰

契母簡狄　敦仁勵翼　吞卵產子　遂自修飾
教以事理　推恩有德　契為帝輔　蓋母有力



啟母塗山

啟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啟辛壬癸甲啟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啟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為天子而啟為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頌曰

啟母塗山　維配帝禹　辛壬癸甲　禹往敷土
啟呱呱泣　母獨論序　教訓以善　卒繼其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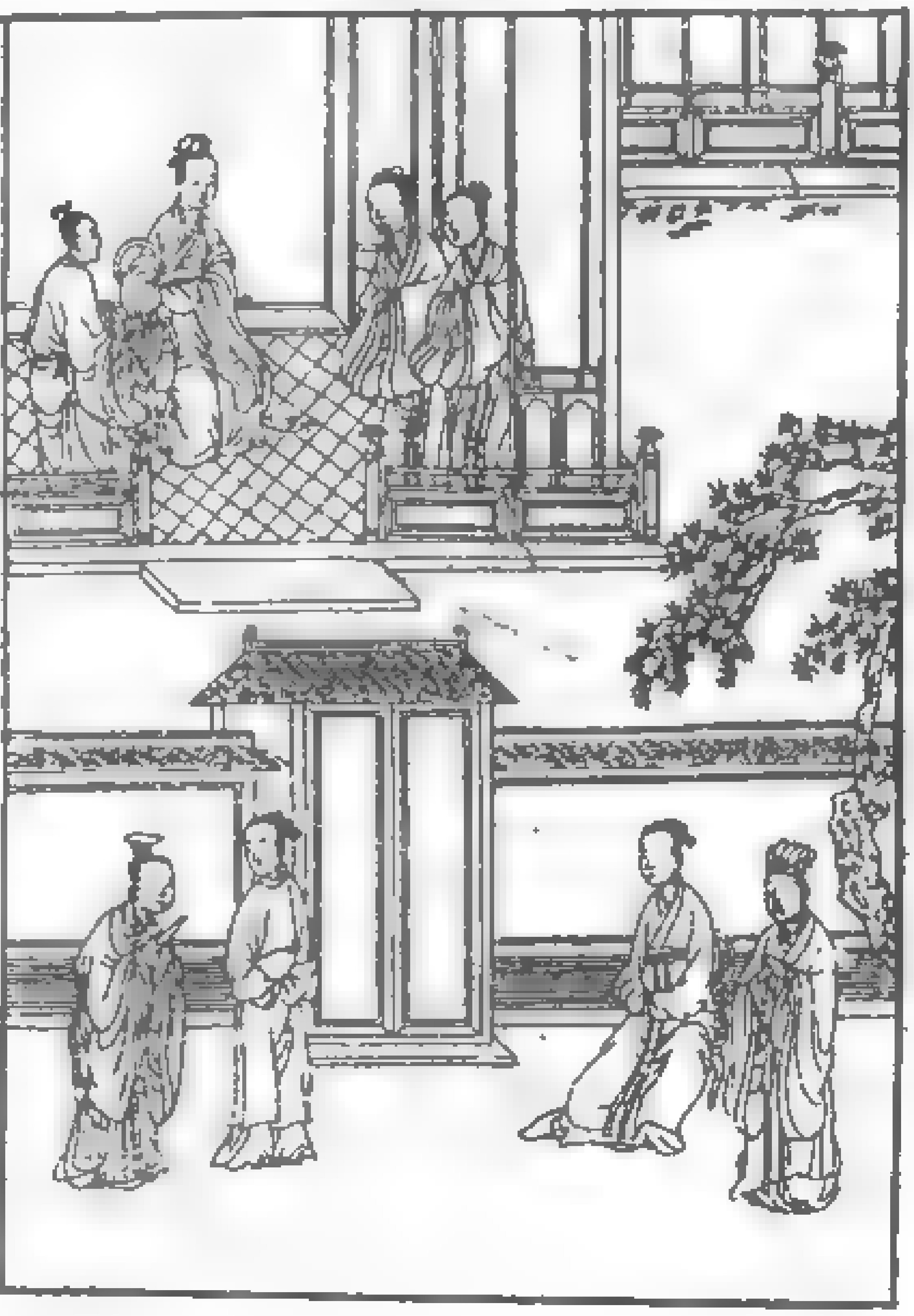
八一集　七

湯妃有㜪

湯妃有㜪者有㜪氏之女也殷湯娶以為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訓致其功有㜪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其有㜪之謂也

頌曰

湯妃有㜪　賢行聰明　媵從伊尹　自夏適殷
勤愨治中　九嬪有行　化訓內外　亦無愆殃



八一集　八

周室三母

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姒　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大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于德教德教本也而謀事次之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也益太姜淵智非常雖太王之賢聖亦與之謀其知太王仁恕必可以比國人而景附矣

太任者文王之母摰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

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溲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姙子之時必慎所感感于善則善感于惡則惡人生而肖父母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意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

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后有㜪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而治外文母理陰道而治內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則武王發次則周公旦次則管叔鮮次則蔡叔度次則曹叔振鐸次則霍叔武次則成叔處次則康叔封次則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辟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

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蓋十子之中惟武王周公成聖要其安民以播烈光制禮以廣達孝而言之則盛德自然著矣若管蔡監殷而畔乃人才質不同有不可以少加重任者易曰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反思其受教之時未必至於斯也豈可以累太姒耶故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又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頌曰

周室三母　太姜任姒　文武之興　蓋由斯起

太姒最賢　號曰文母　三姑之德　亦甚大矣

八一本　十二

衛姑定姜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為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郤犨為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定公卒立敬姒之子衎為君是為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食飲嘆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鱄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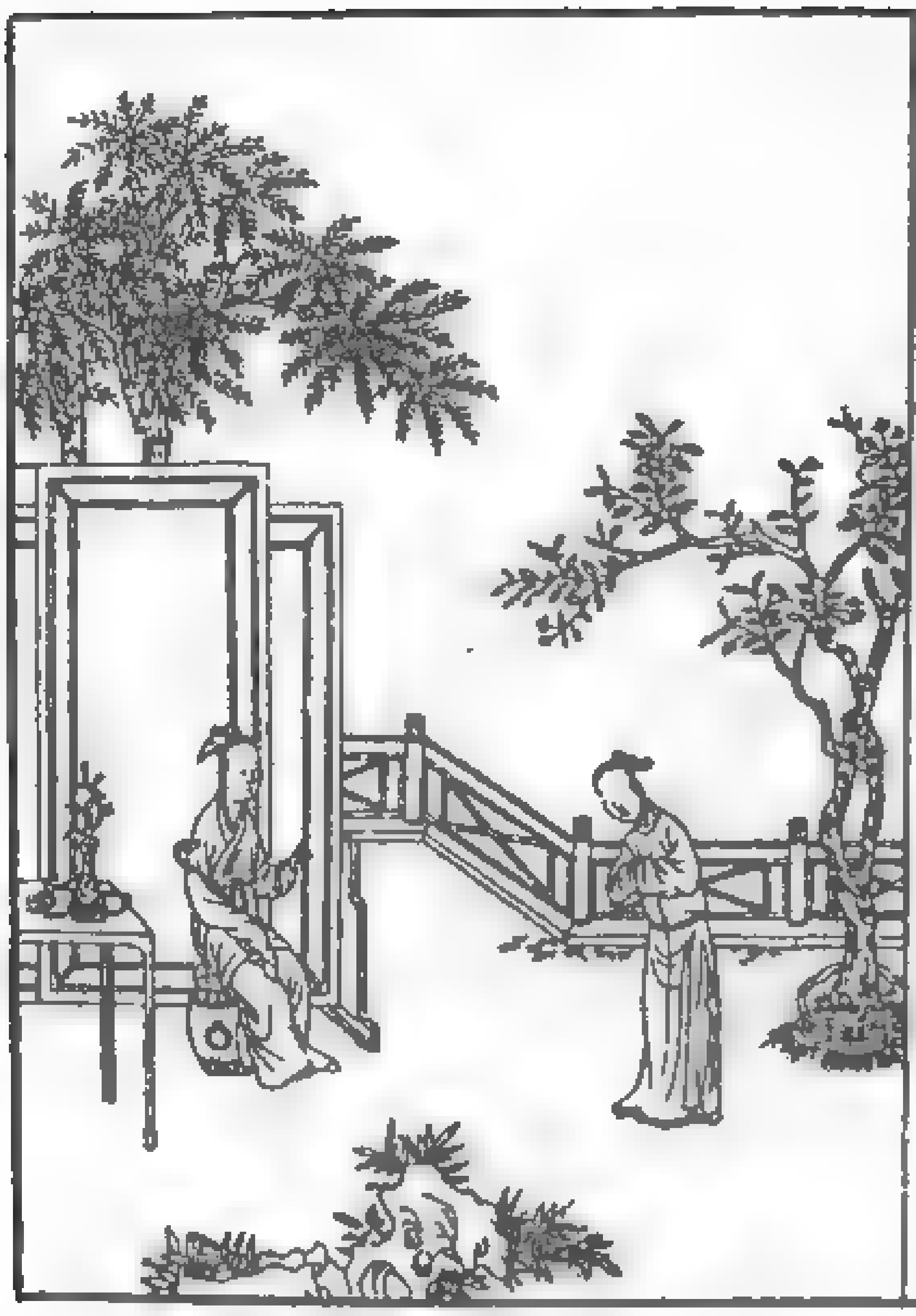
八一本　十三

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鱄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惟服此之謂也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鄭皇耳于犬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

頌曰

衛姑定姜　送婦作詩　恩愛慈惠　泣而望之

數諫獻公　得其罪尤　聰明遠識　麗于文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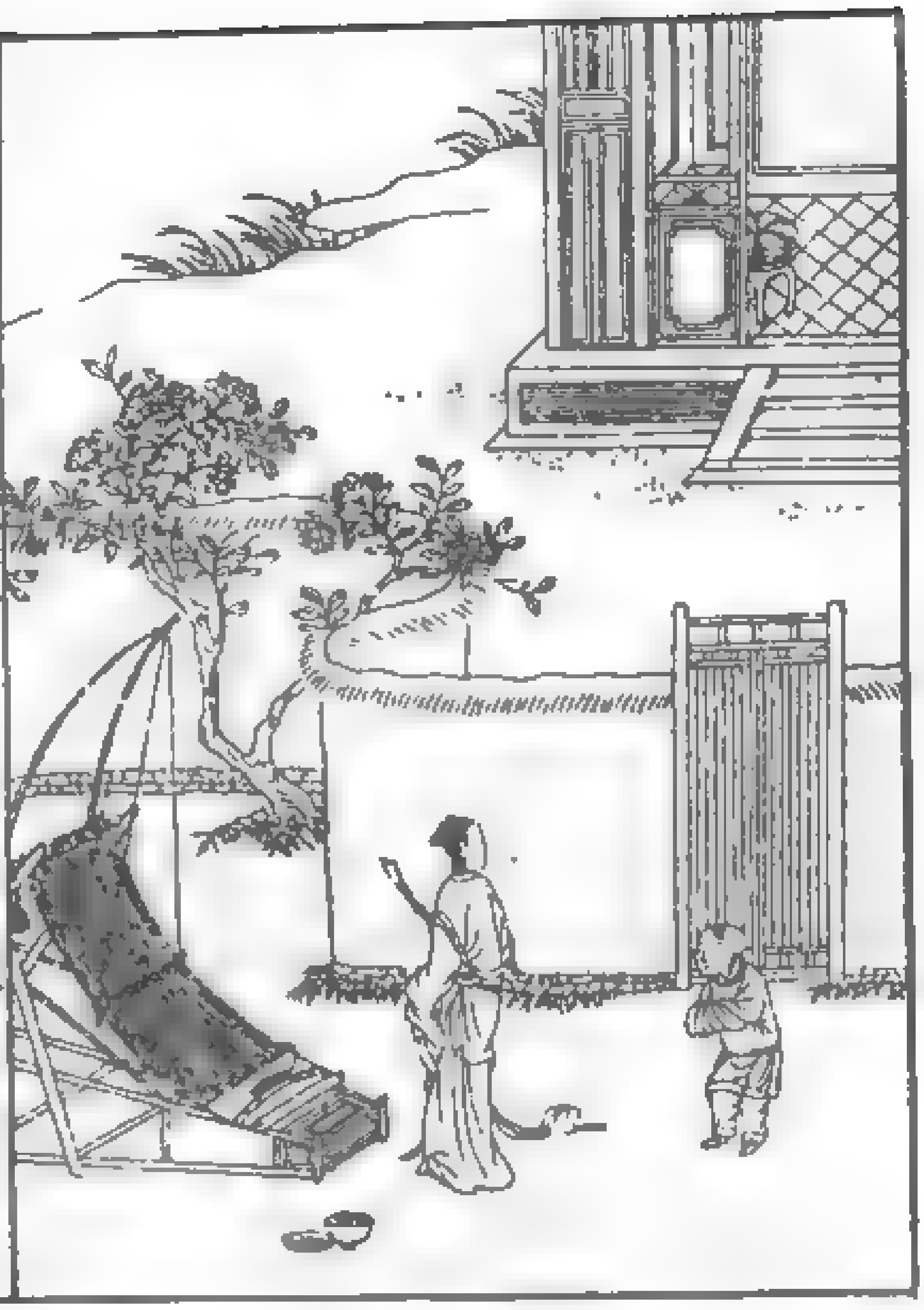


齊女傅母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心淫泆治容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脩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為人君之子弟為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無子姆戴媯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毋教猱升木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傅母　防女未然　稱列先祖　莫不尊榮
作詩明指　使無辱先　莊姜姆妹　卒能脩身



六一卷 十五

鄒孟軻母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自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于禍患也何以異于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于脩德不為竊盜則為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

六一卷 十六

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于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

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此之謂也

頌曰

孟子之母　教化列分　處子擇藝　使從大倫
子學不進　斷機示焉　子遂成德　為當世冠

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盻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袜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

室彼二聖一賢者皆伯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于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彊故幅可以為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為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為

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絶者梱也梱可以爲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關內之師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內史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爲三公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力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敬姜嘆曰魯其亡乎使吾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

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組織施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宣敍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令晝考其國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肄夕而習復夜而討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

服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曰吾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絶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文伯飮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鼈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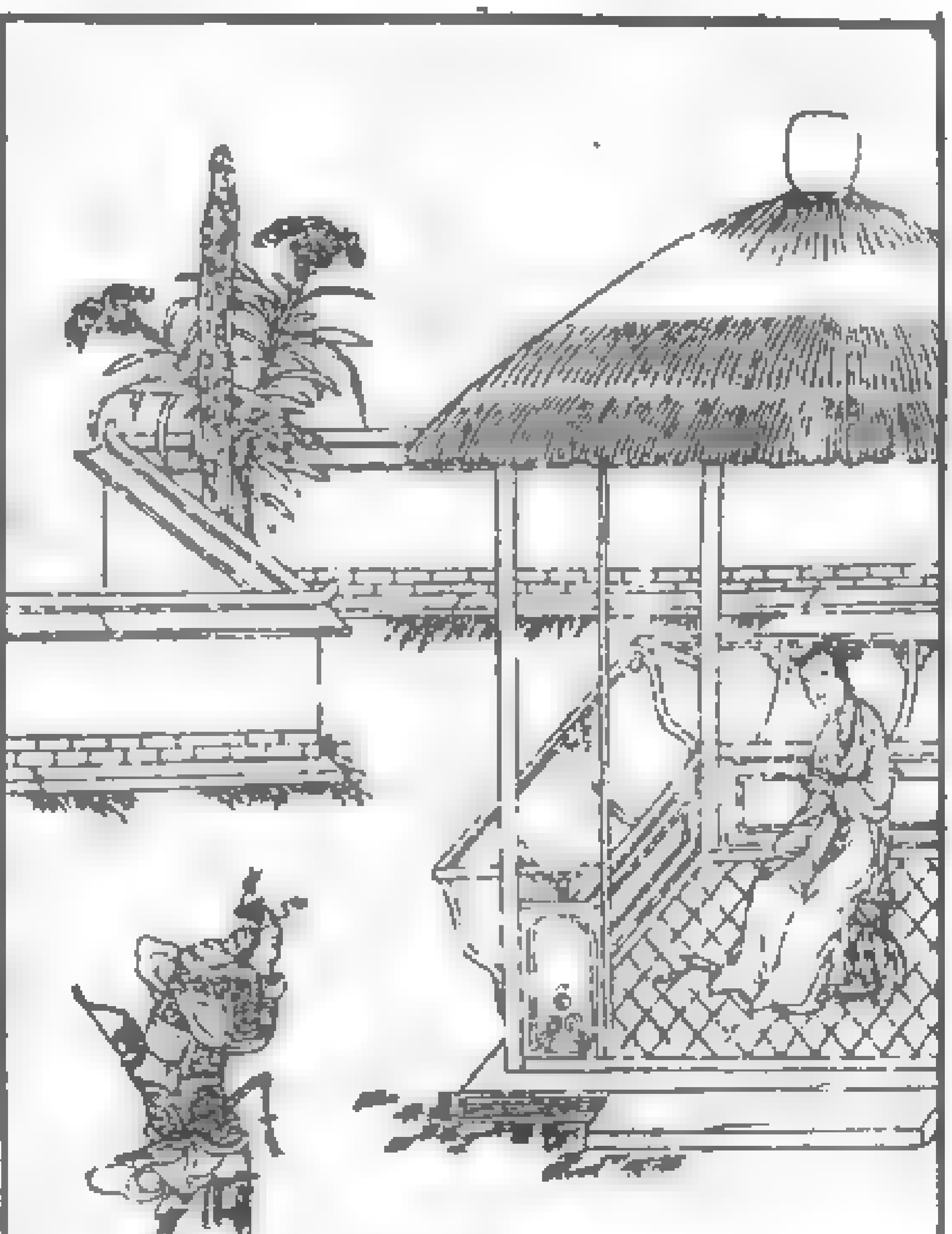
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于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謂敬姜爲愼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尊賓也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

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于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毋乃罪耶敬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闞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讌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不退仲尼謂敬姜別于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頌曰

文伯之母　號曰敬姜　通達知禮　德行光明

匡子過失　教以法理　仲尼賢焉　列為慈母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于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于死地而自康樂于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于是謝其母然後內之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尔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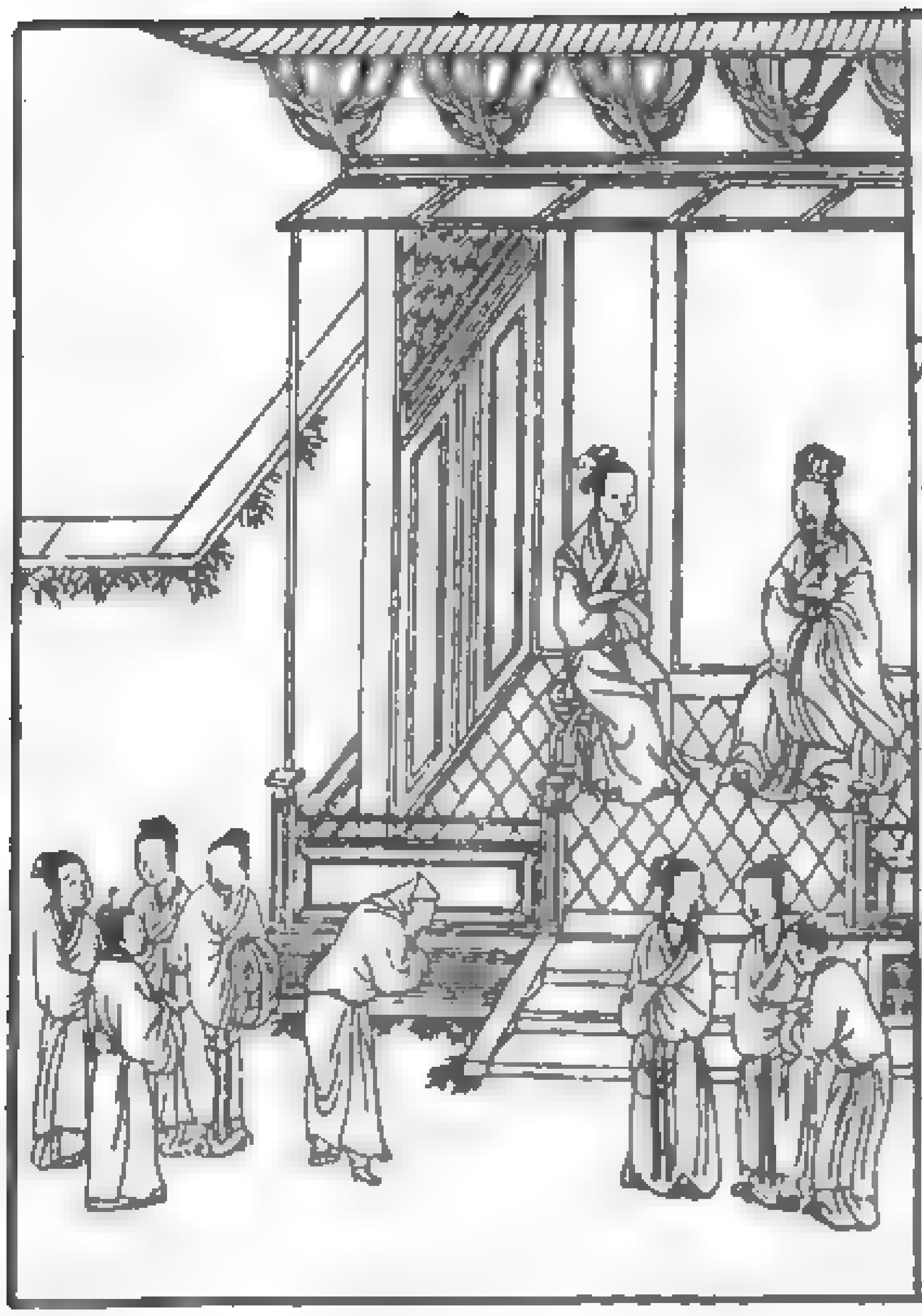
頌曰

子發之母　刺子驕泰　將軍稻粱　士卒菽粒
責以無禮　不得人力　君子嘉焉　編于母德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父母長繫于夫老繫于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于是使少子僕歸辦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間視其居處禮節甚脩家事甚理

使者還以狀對于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至閭而止良久夕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禮畢事間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醻醵醉飽人情所有也妾反太早不敢復反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于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明請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為天既嫁則以夫為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頌曰

九子之母　誠知禮紀　謁歸還返　不掩人情

德行既備　卒蒙其榮　魯君賢之　號以尊名

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命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于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何如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于凡母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繼母如母為人母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安可以忘義乎遂說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救其子乎乃救其子稅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為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

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頌曰

芒卯之妻　五子後母　慈惠仁義　扶養假子
雖不吾愛　拳拳若親　繼母若斯　亦誠可尊

齊田稷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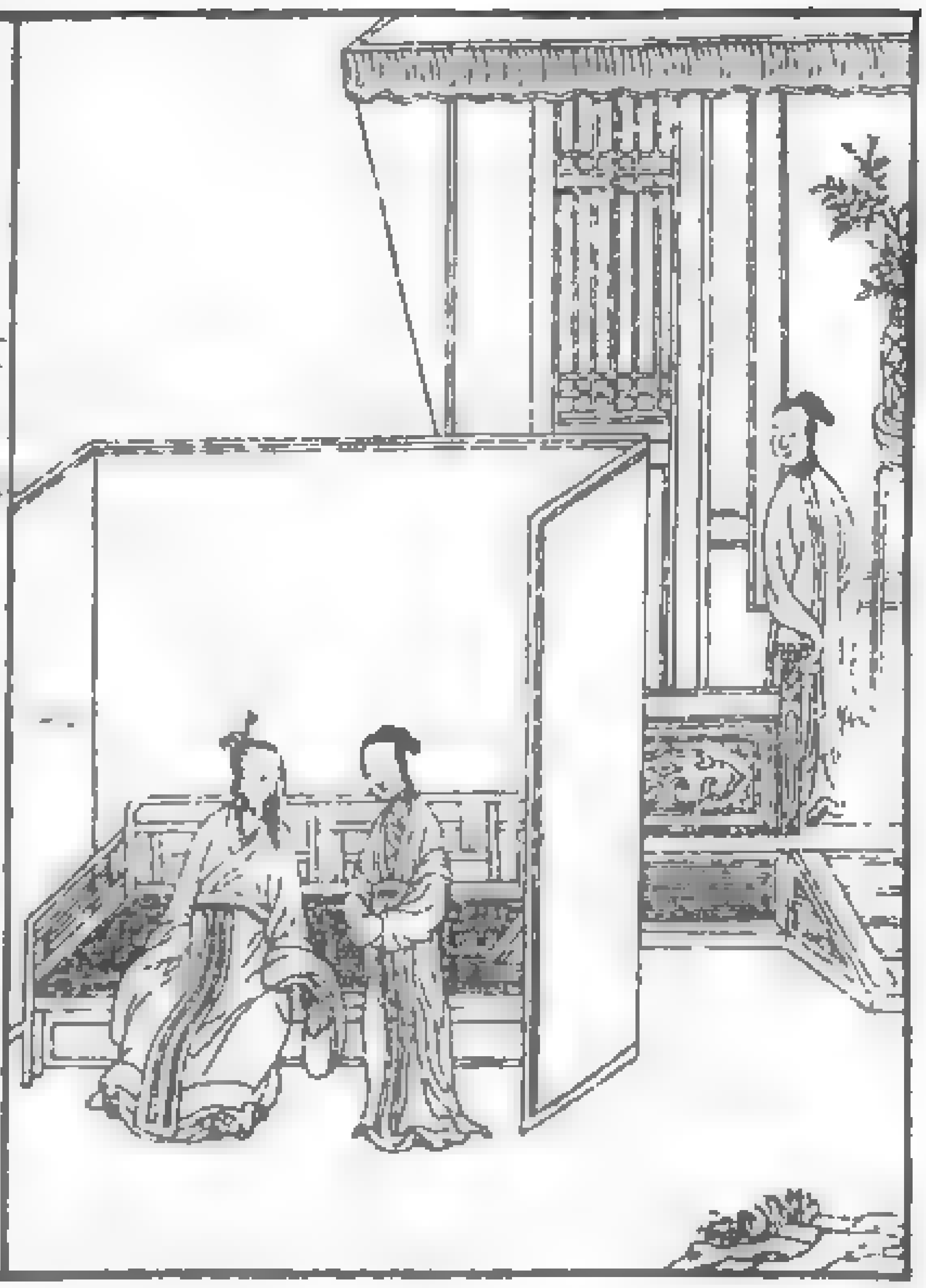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脩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脩身潔行不為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偽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為人臣而事其君猶為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為人臣不忠是為

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慚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無功而食祿不為也況於受金乎

頌曰

田稷之母　廉潔正直　責子受金　以為不德
忠孝之事　盡材竭力　君子受祿　終不素食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一終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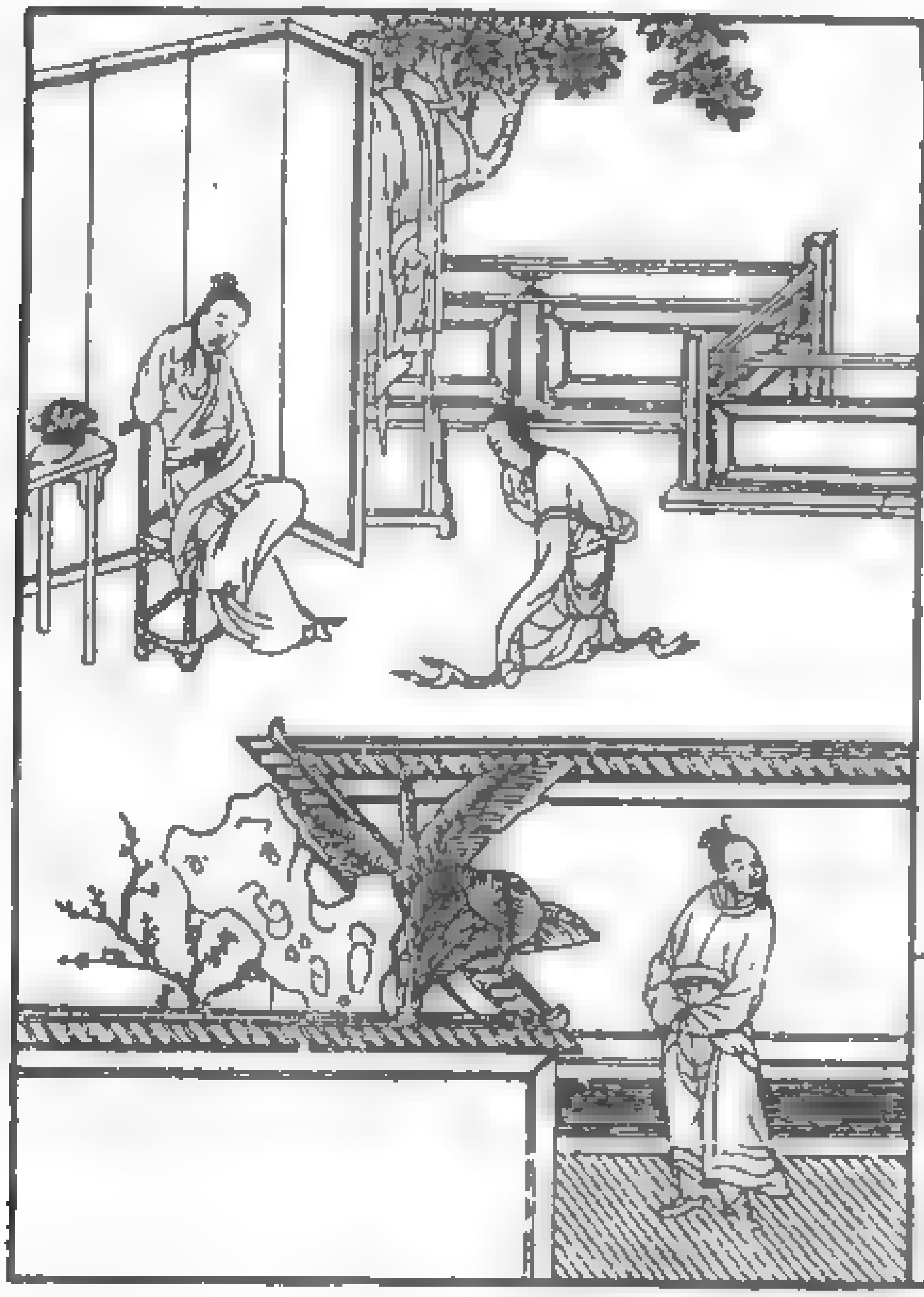
賢明傳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有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于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于君以燭進至于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于君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頌曰

嘉茲姜后　厥德孔賢　由禮動作　匡配周宣
引過推讓　宣王悟焉　夙夜崇道　為中興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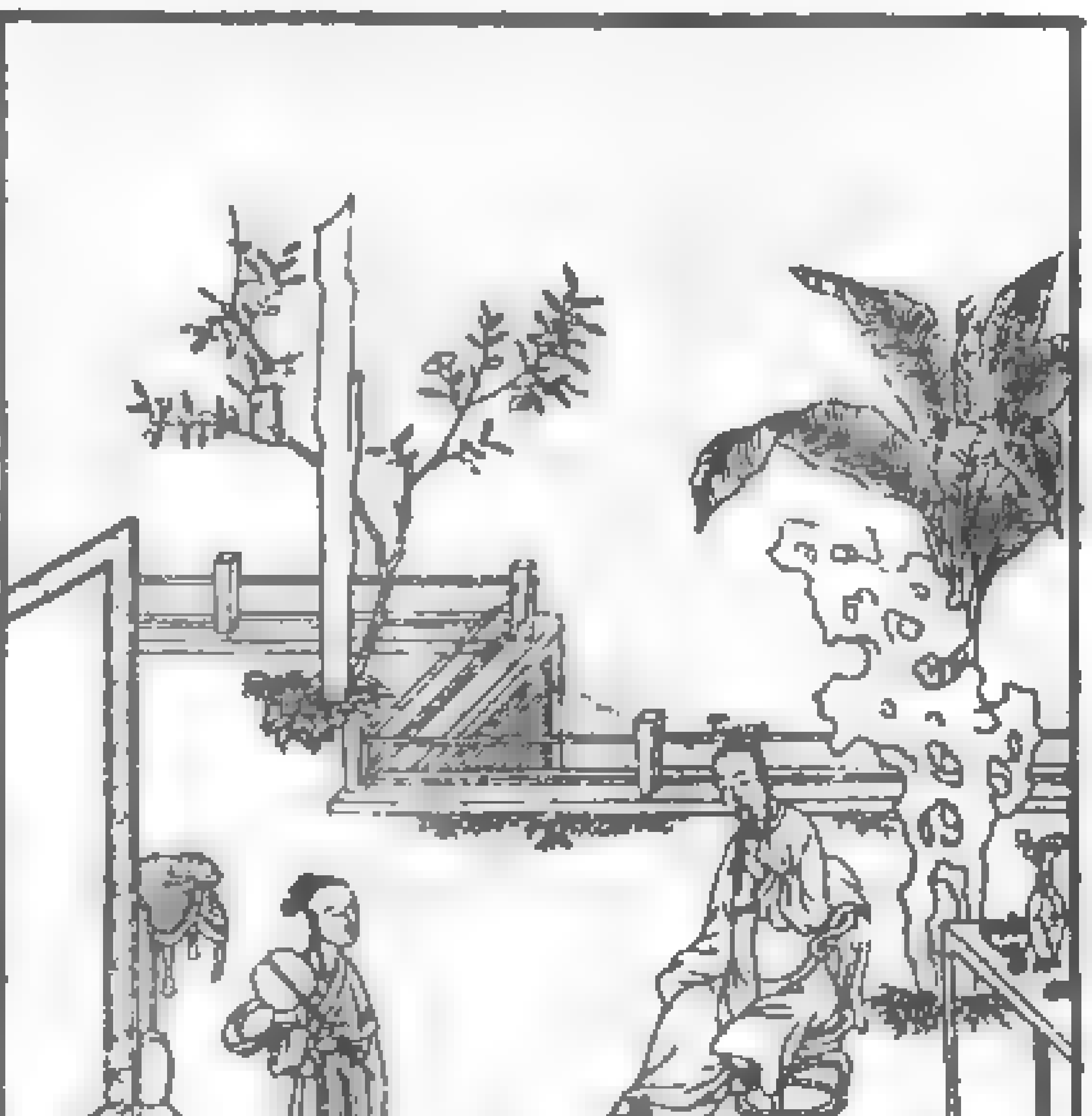
齊桓衛姬

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甯戚行伯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也桓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

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于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頌曰

齊桓衛姬　忠款誠信　公好淫樂　姬為修身
望色請罪　桓公加焉　厥使治內　立為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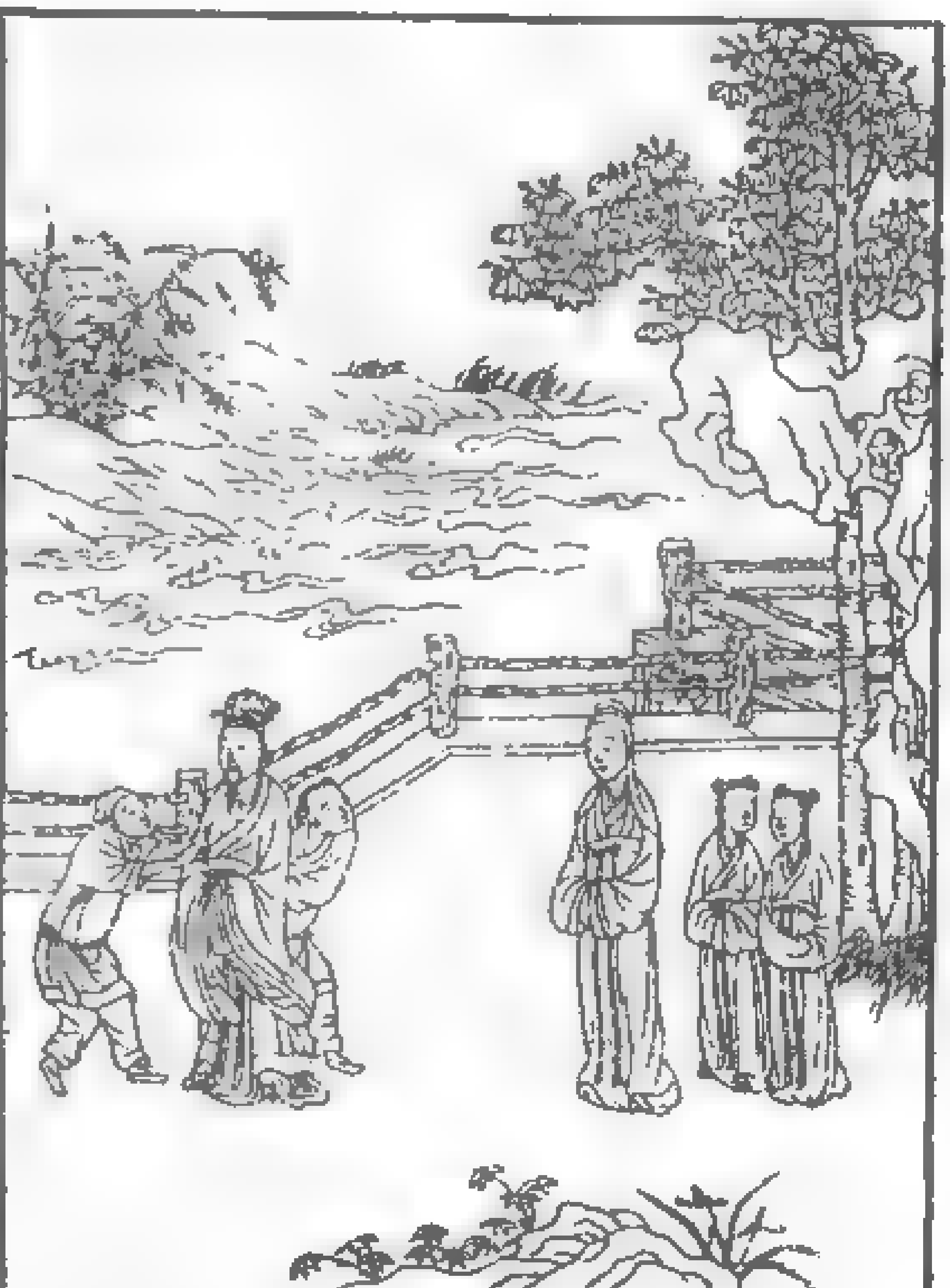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獻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犯奔狄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將死于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于桑下蠶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聞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二無成命自子去晉晉無寧歲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

趾矣姜曰不可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亂不長世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有饜哉遂行過曹邾鄭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為文公迎齊姜以為夫人遂伯天下為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曰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

齊姜公正 言行不怠 勸勉晉文 反國無疑
公子不聽 姜與犯謀 醉而載之 卒成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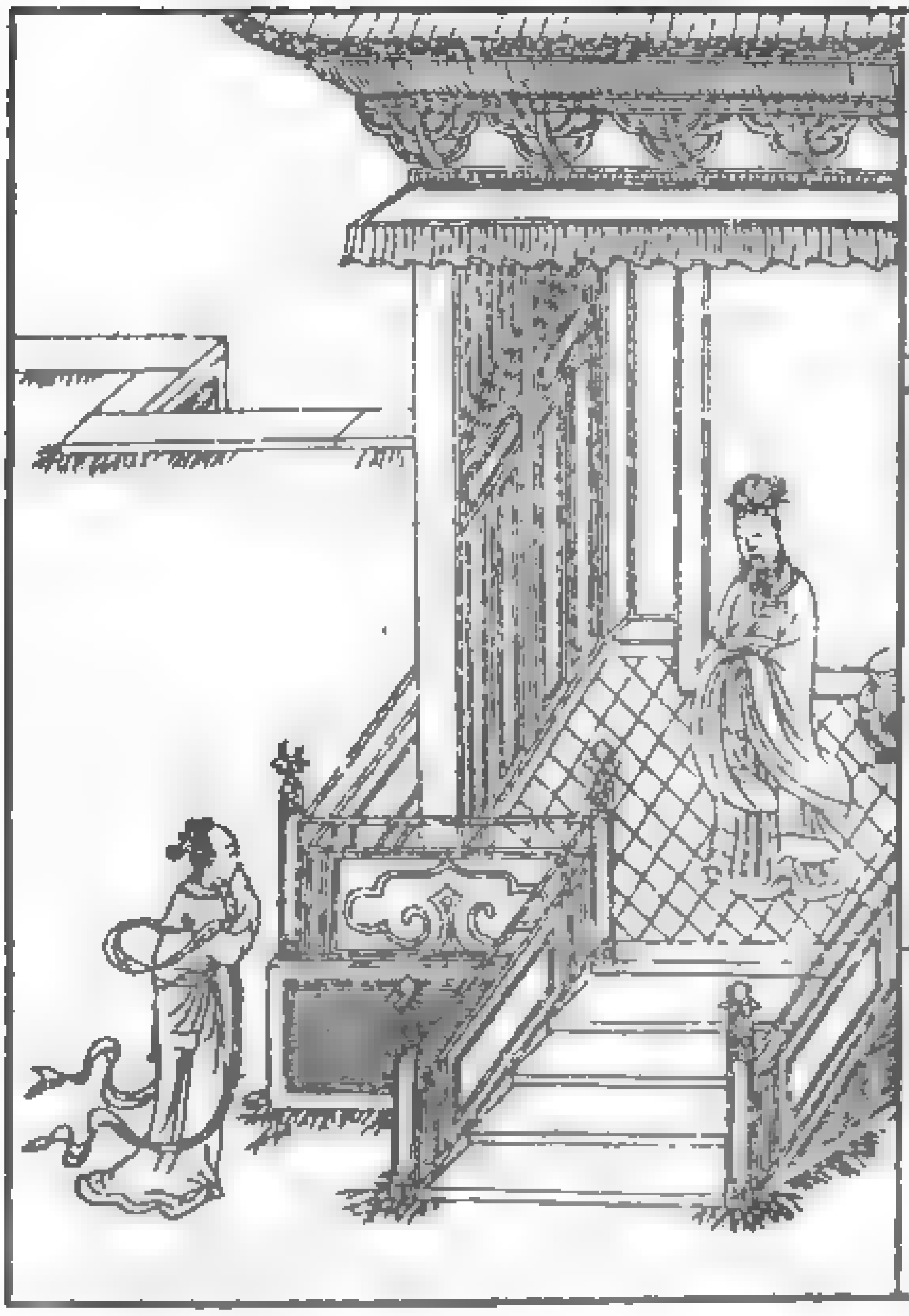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娣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群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群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饑請粟于秦秦與之秦饑請粟于晉晉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掃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罃公子弘與簡璧衰絰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匪以玉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娣姒不

能相教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君以功歸令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頌曰

秦穆夫人　晉惠之姊　秦執晉君　夫人流涕
痛不能救　乃將赴死　穆公義之　遂釋其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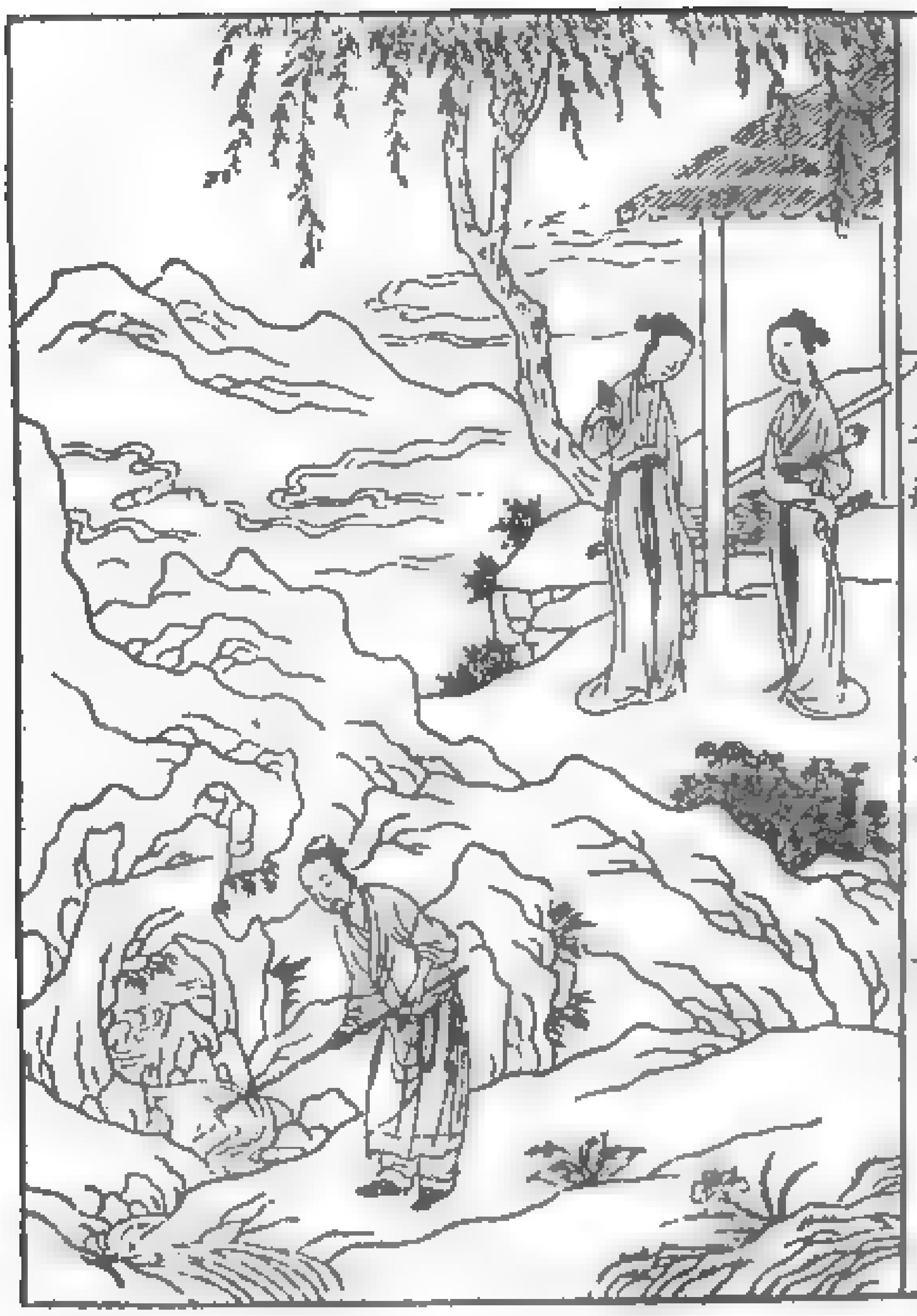


楚莊樊姬

楚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俱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賢人進于王今賢于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乎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妾聞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于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夜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者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頌曰

樊姬謙讓　靡有嫉妬　薦進美人　與己同處



非刺虞丘　蔽賢之路　楚莊用焉　功業遂伯

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于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于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為之者為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皇不罹于蔚羅麒麟不入于陷穽蛟龍不及于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于人乎生于亂世不得道理而迫于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為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頌曰

周大夫妻　夫出治土　維戒無怠　勉為父母
凡事遠周　為親之在　作詩魴魚　以勅君子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姒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若其以淫意為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方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妬正為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頌曰

宋鮑女宗　好禮知理　夫有外妻　不為變已
稱引婦道　不聽其姒　宋公賢之　表其閭里

晉趙衰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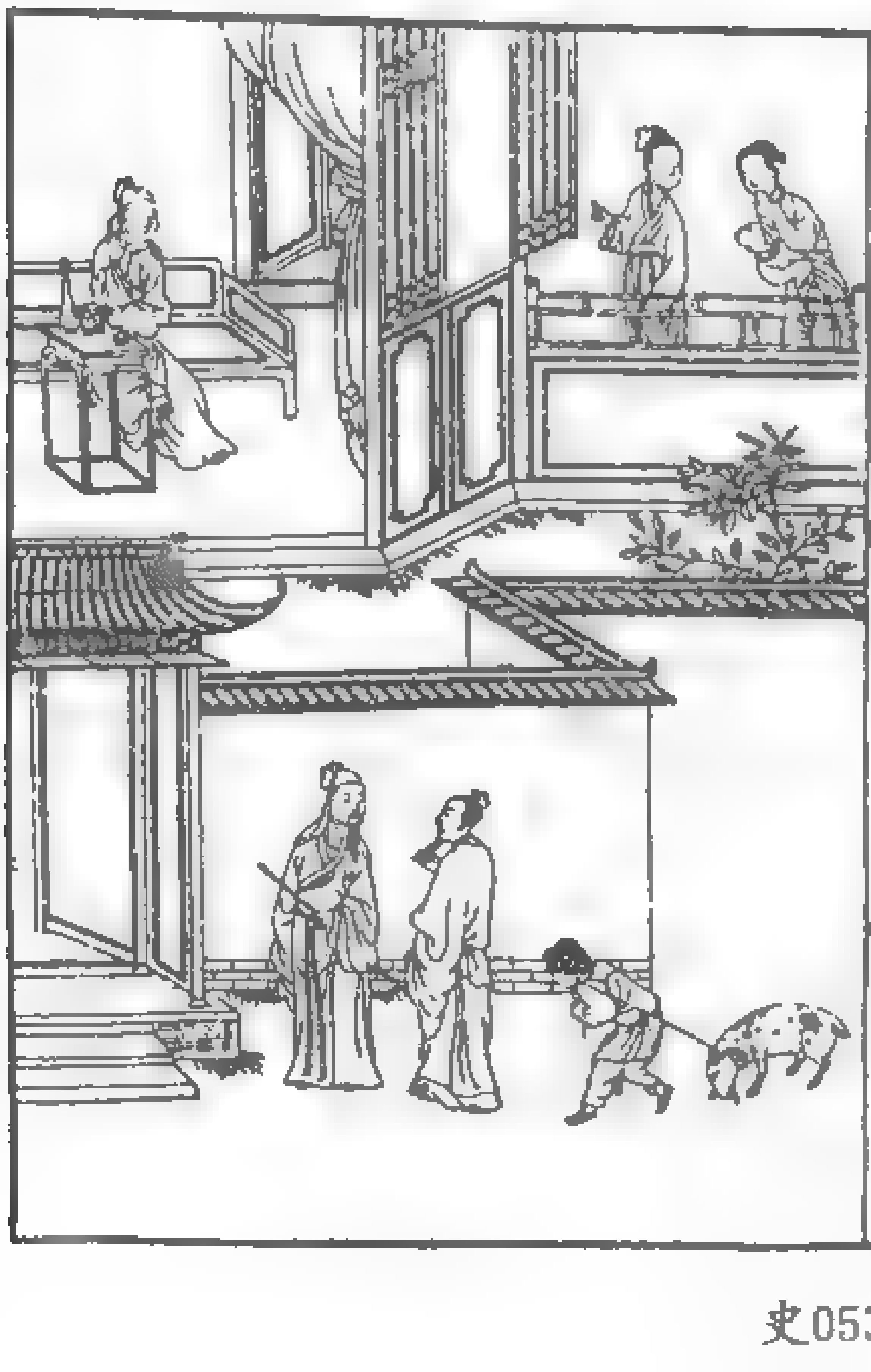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為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于公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反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于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于安新忘舊乎又

曰讌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為賢請立為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為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為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為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頌曰

趙衰姬氏　制行分明　自雖尊貴　不妒偏房

躬事叔隗　子盾為嗣　君子美之　厥行孔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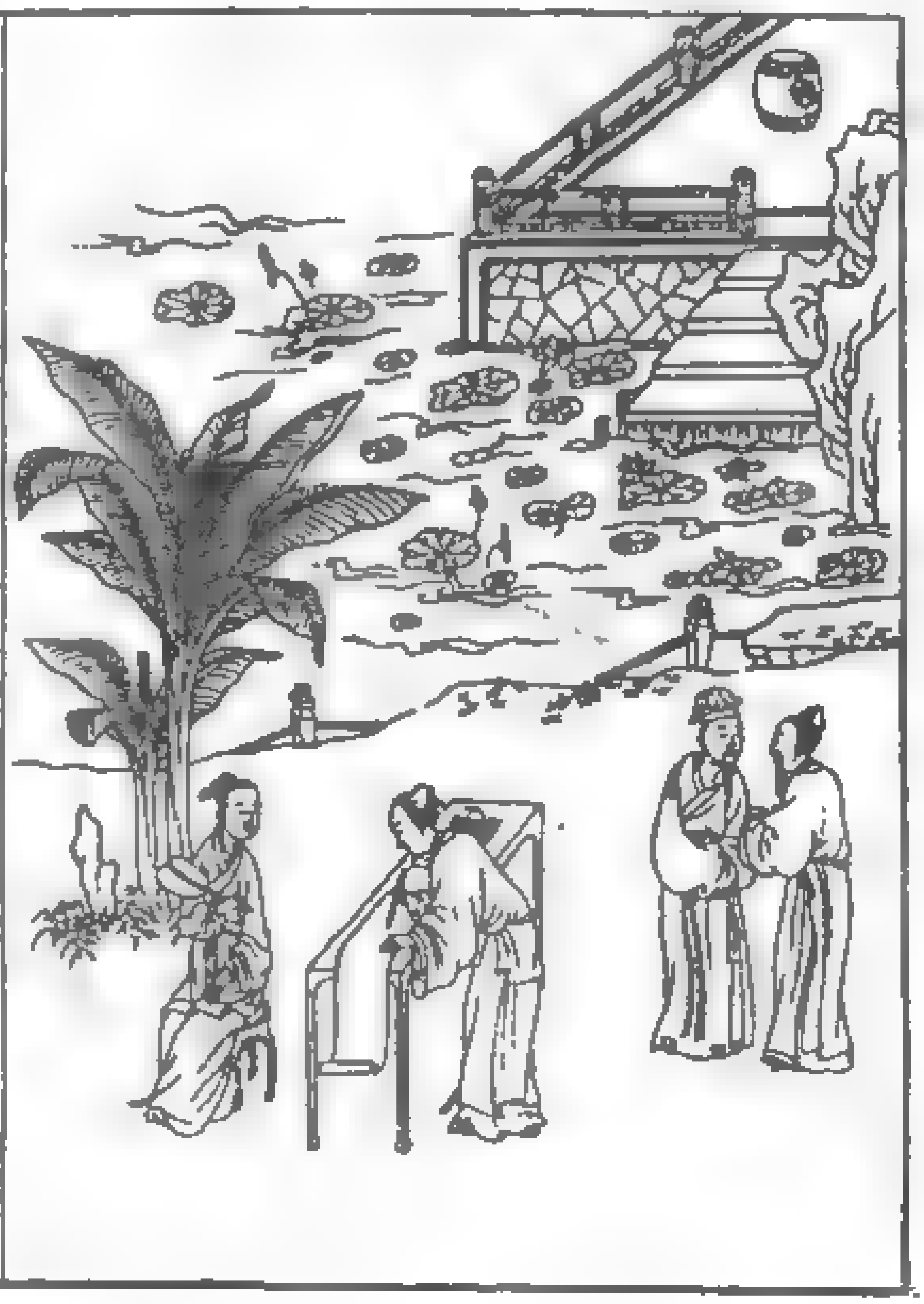


陶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妻也荅子治陶三年名聲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于子孫名傳于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朞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君子謂荅子妻能以義易利雖違禮求去終以全身復禮可謂遠識矣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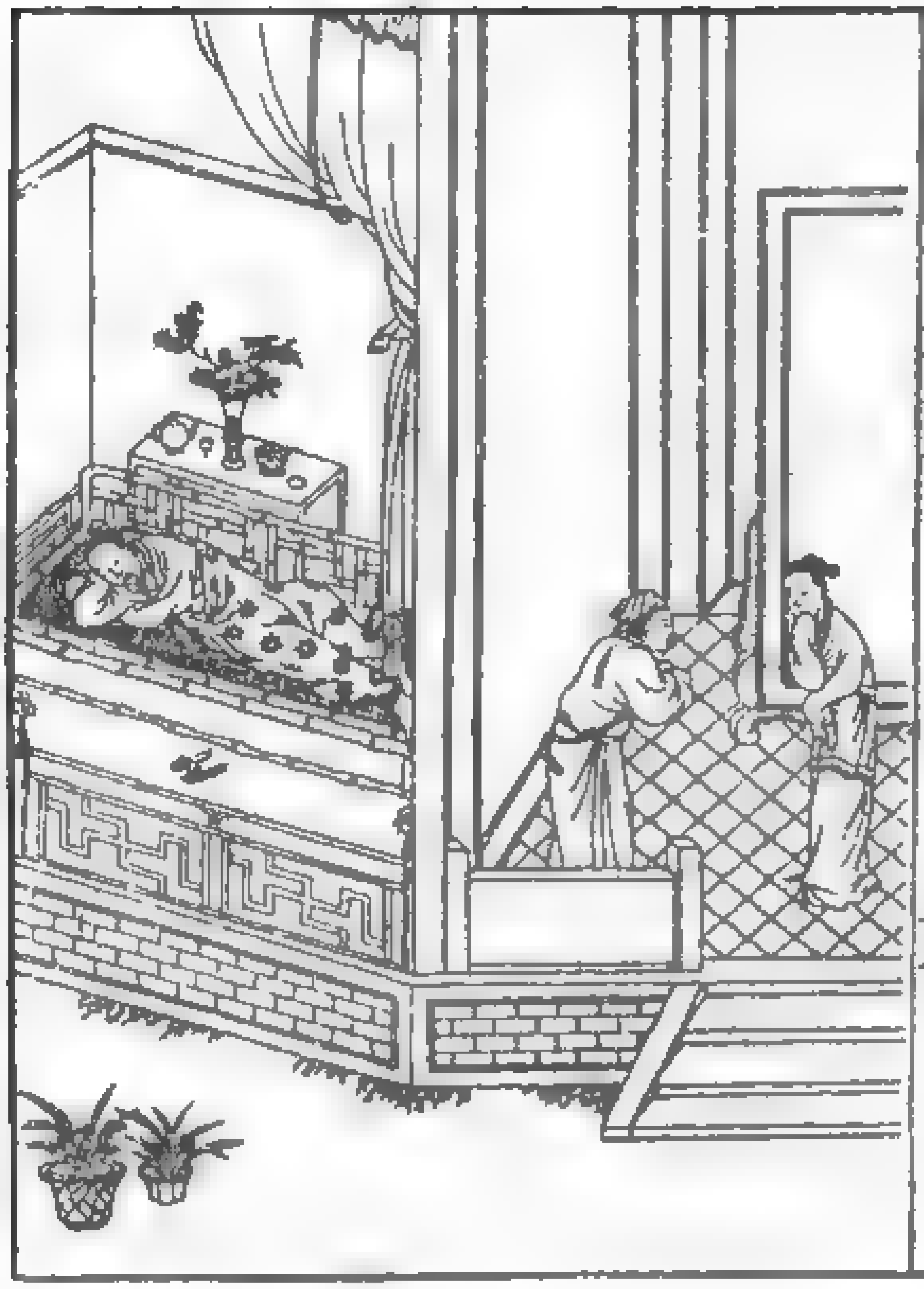
頌曰

荅子治陶　家富三倍　妻諫不聽　知其不改
獨泣姑怒　送厥母家　荅子逢禍　復歸養姑



柳下惠妻

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于害吾能以乎且彼為彼我為我彼雖裸裎安能污我油油然與之處仕于下位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弥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



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
今遂逝兮嗚呼哀哉䰟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
門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
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頌曰

下惠之妻　賢明有文　柳下既死　門人必存
將誄下惠　妻為之辭　陳列其行　莫能易之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
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
稾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
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
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于此生時
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
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
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
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于此而謚為

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
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
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
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而得仁求
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
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為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
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

黔婁既死　妻獨主喪　曾子弔焉　布衣褐衾
安賤甘淡　不求豐美　尸不揜蔽　猶謚曰康

齊相御妻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閒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于義而賤不虛驕以貴于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于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為大夫顯其妻以為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為其善也

頌曰

齊相御妻　匡夫以道　明言驕恭　恂恂自效
夫改易行　學問靡已　晏子升之　列于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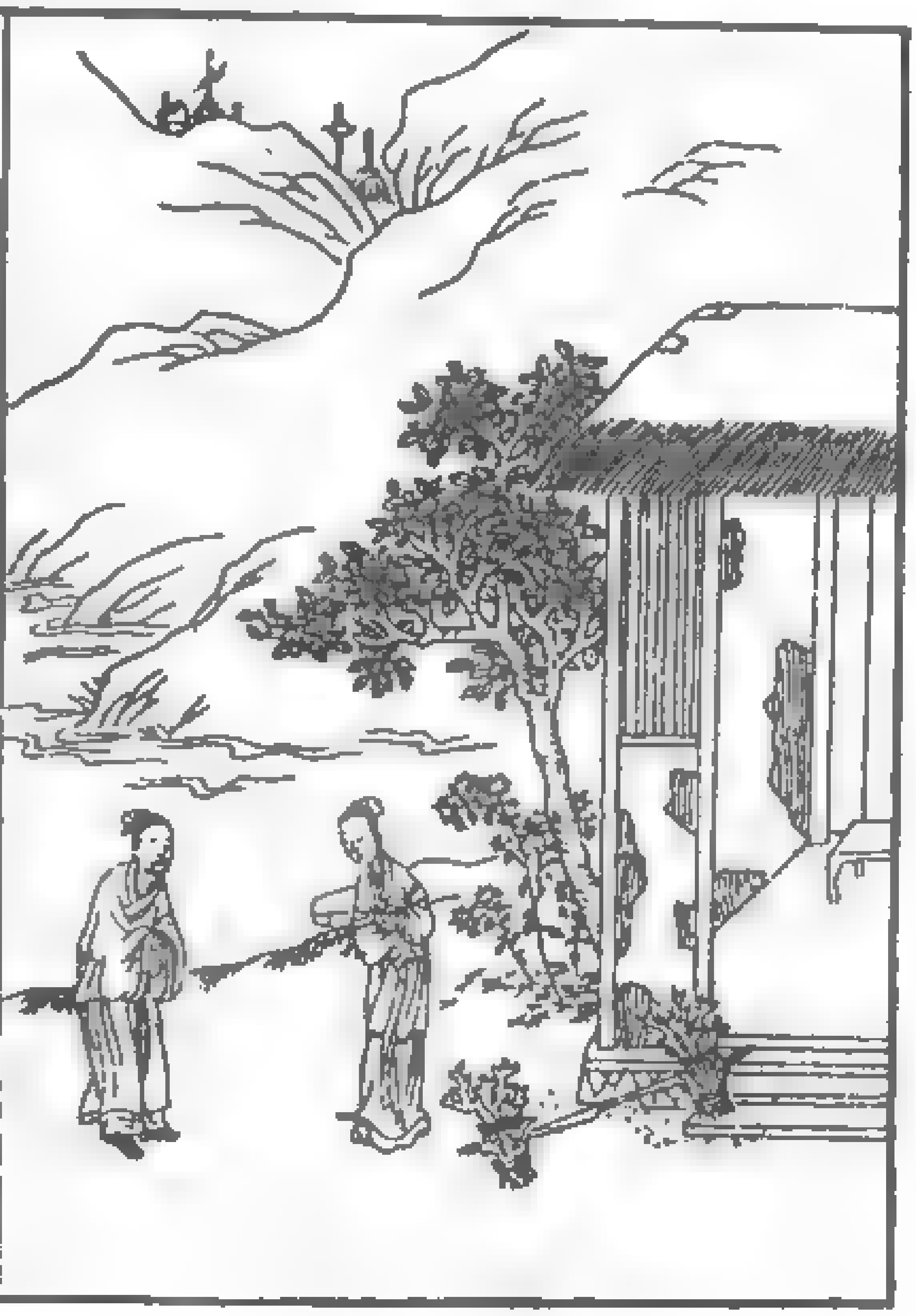
楚接輿妻

楚狂接輿之妻也接輿躬耕以為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以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為食親績以為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

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為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于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言不怠于道也

頌曰

接輿之妻　亦安貧賤　雖欲進仕　見時暴亂
楚聘接輿　妻請避館　戴紝易姓　終不遭難



楚老萊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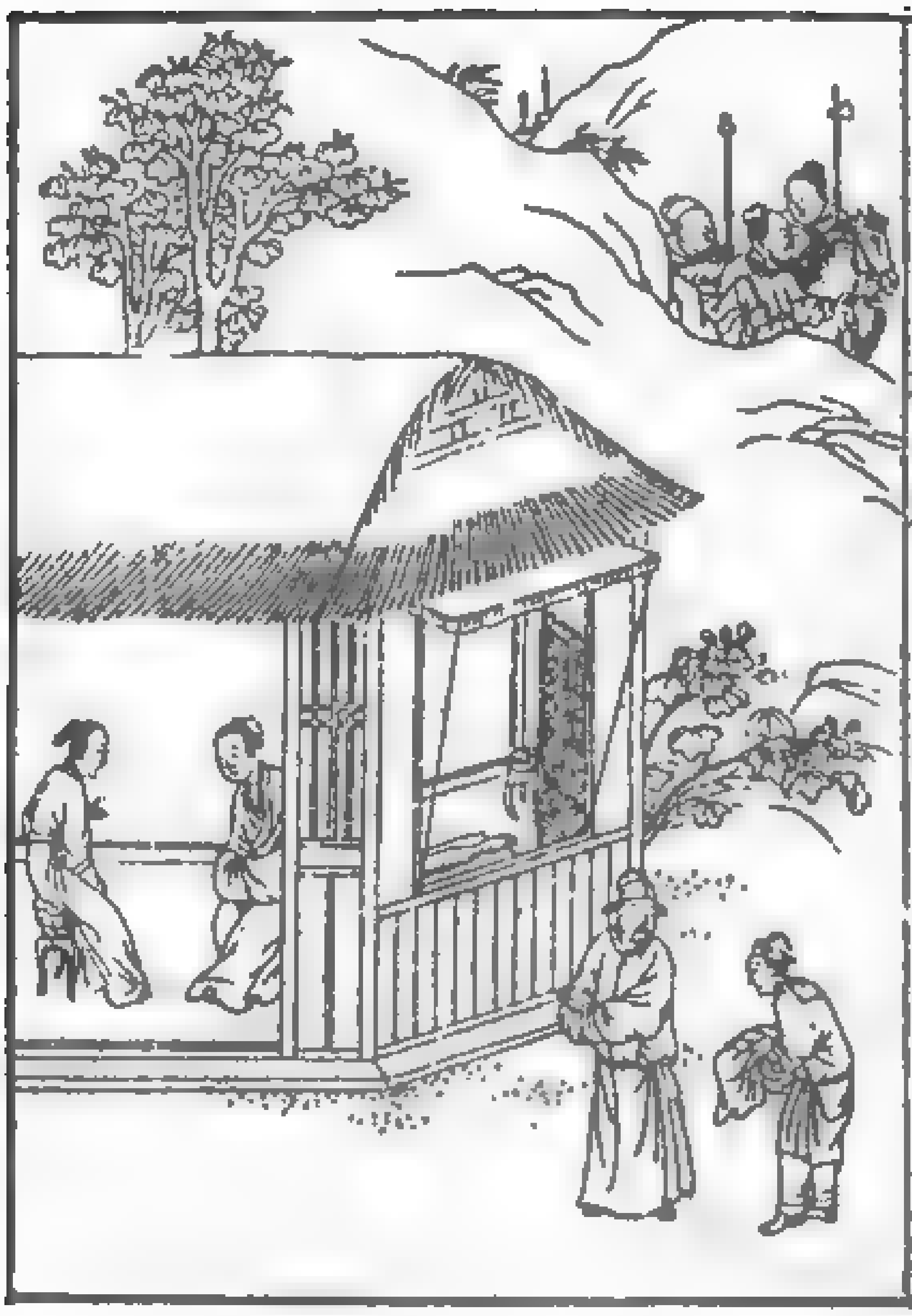
楚老萊子之妻也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葭墻蓬室木牀蓍席衣縕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賢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來楚王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畚萊挾薪樵而來曰何車迹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曰許之乎曰何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棰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

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為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妻不能為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為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据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々可以療飢此之謂也

頌曰

老萊與妻　逃世山陽　蓬蒿為室　莞葭為蓋
楚王聘之　老萊將行　妻曰世亂　乃遂逃亡

六二本　二十三



楚於陵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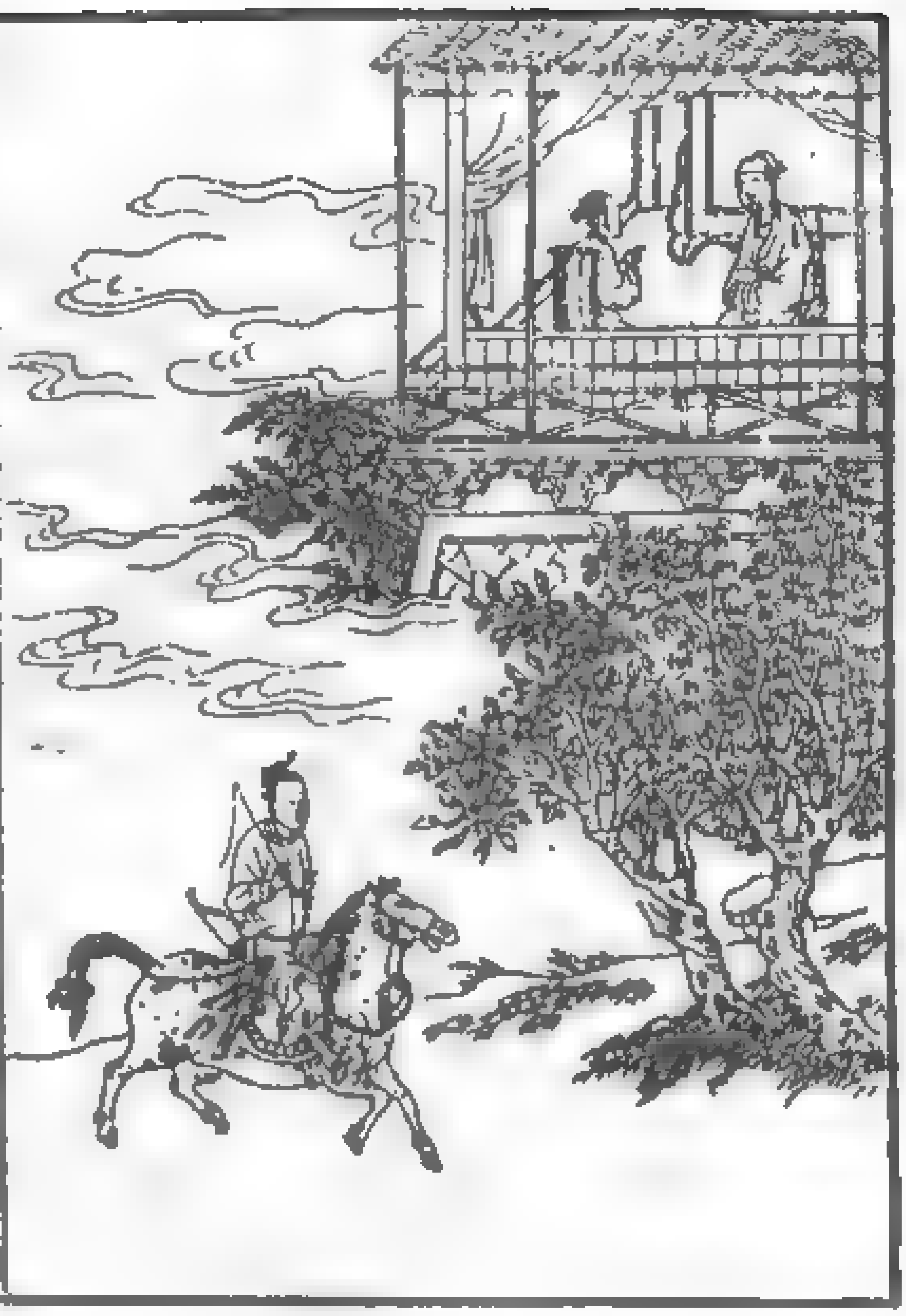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々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箒之妾請入與計之即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樂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為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為有德行詩云愔々良人秩々德音此之謂也

頌曰

於陵處楚　王使聘焉　入與妻謀　懼世亂煩
進往遇害　不若身安　左琴右書　為人灌園

六二本　二十四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二終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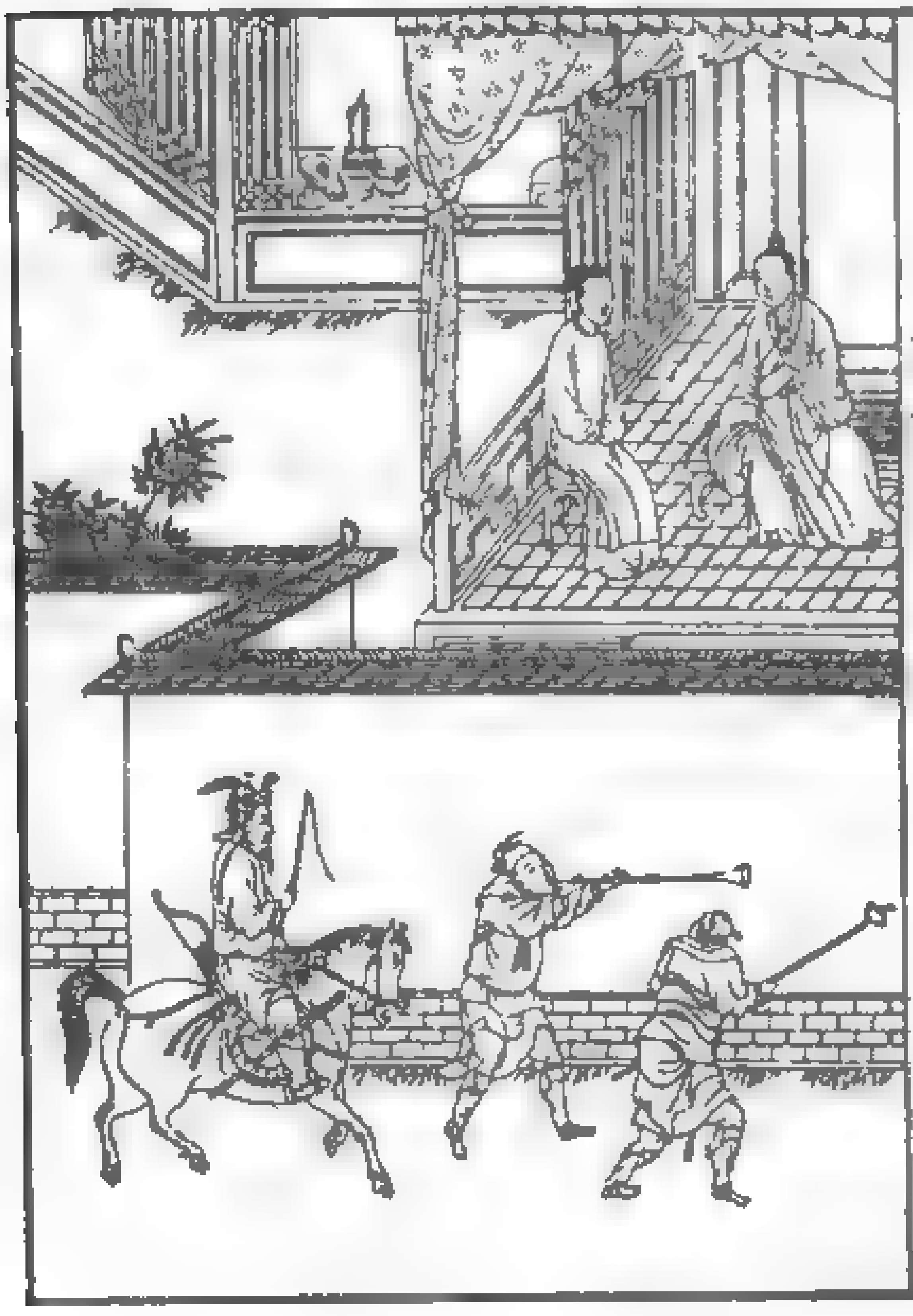
仁智傳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隗氏周共王遊于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尒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謂密母為能識微詩云無已大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頌曰

密康之母　先識盛衰　非刺康公　受粲不歸
公行下衆　物滿則損　俾獻不聽　密果滅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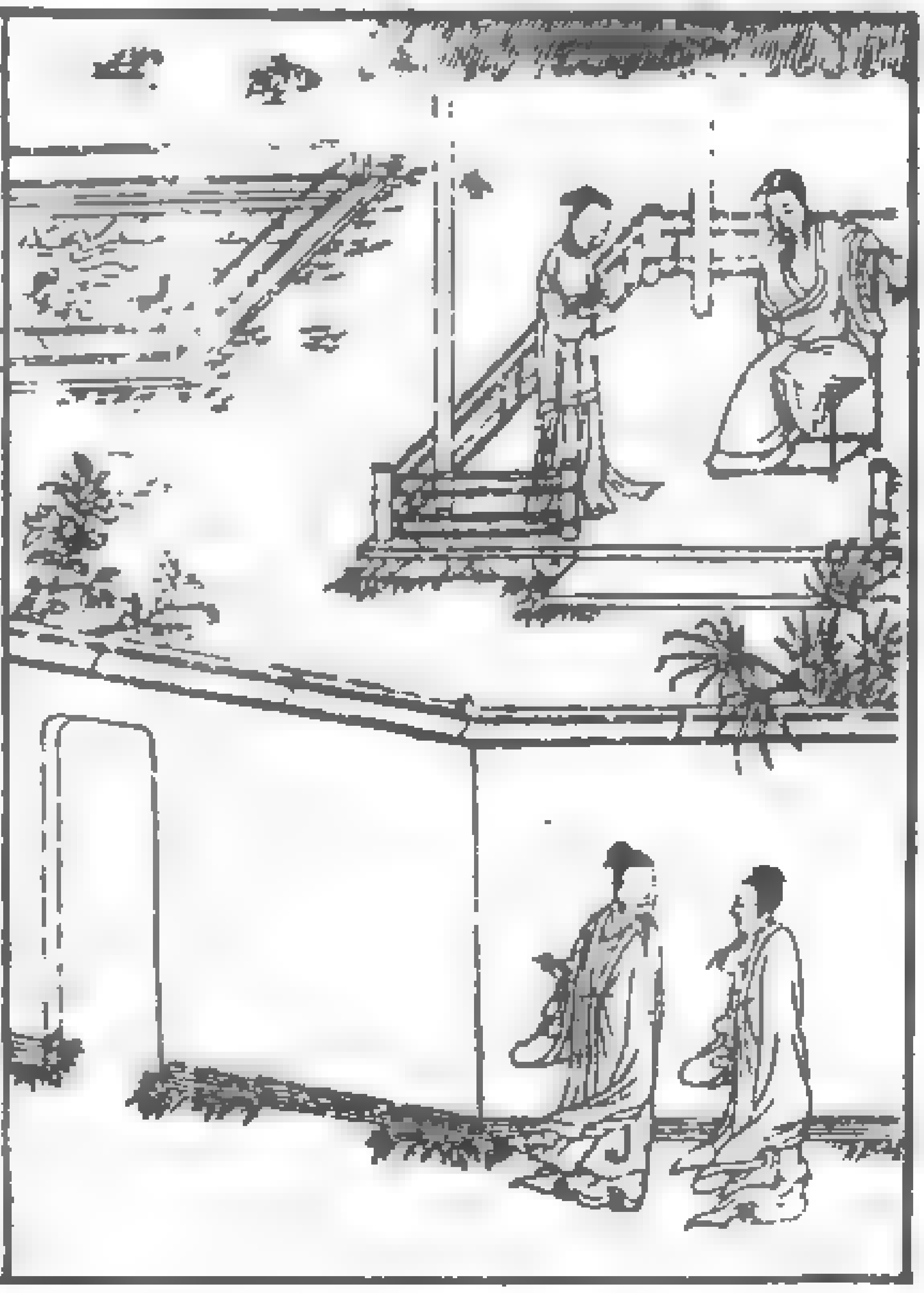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為將伐羅屈瑕號莫敖與群帥悉楚師以行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曼曰大夫非眾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令于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鄢師次亂濟至羅羅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為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毋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君子謂鄧曼為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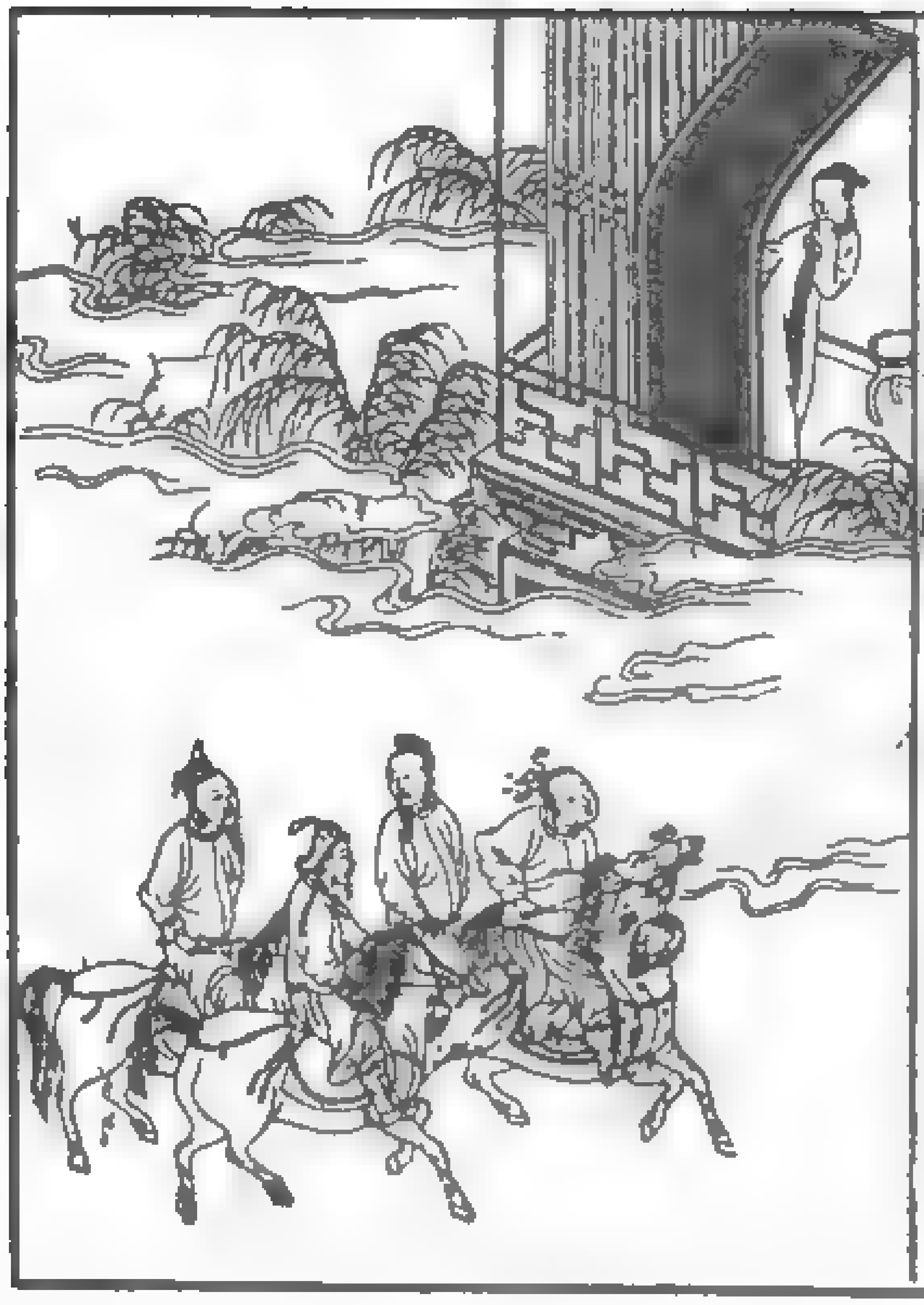
頌曰

楚武鄧曼　見事所興　謂瑕軍敗　知王將薨
識彼天道　盛而必衰　終如其言　君子揚稱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為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于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



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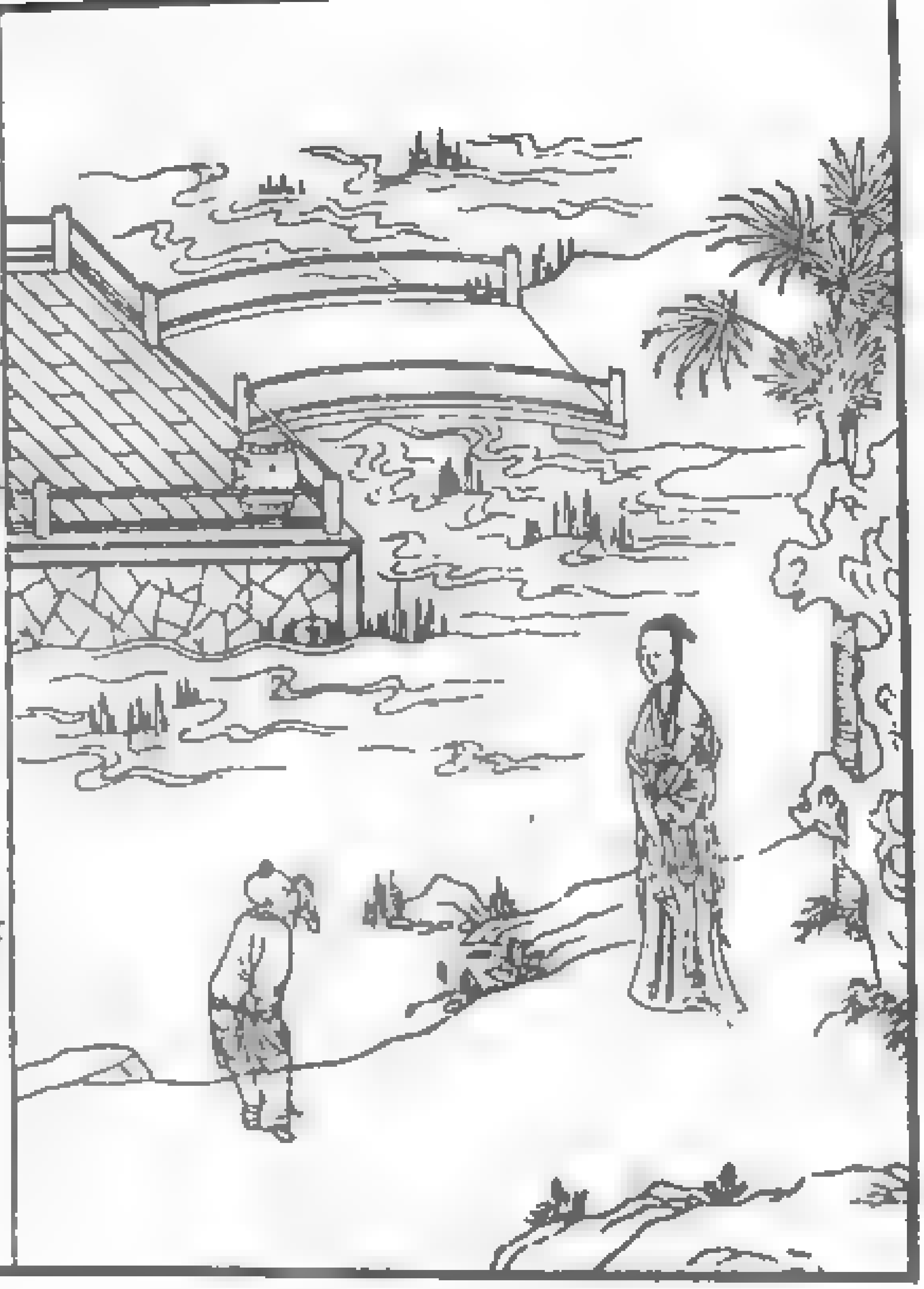
衛女未嫁　謀許與齊　女諷母曰　齊大可依
衛君不聽　後果遁逃　許不能救　女作載馳

曹僖氏妻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焉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帷薄而觀之負羈之妻言于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為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伯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飡加璧其上公子受飡反璧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負羈之閭令兵士無敢入士民之扶老攜幼而赴其閭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頌曰

僖氏之妻　厥智孔白　見晉公子　知其興都
使夫餽飡　且以自託　文伐曹國　卒獨見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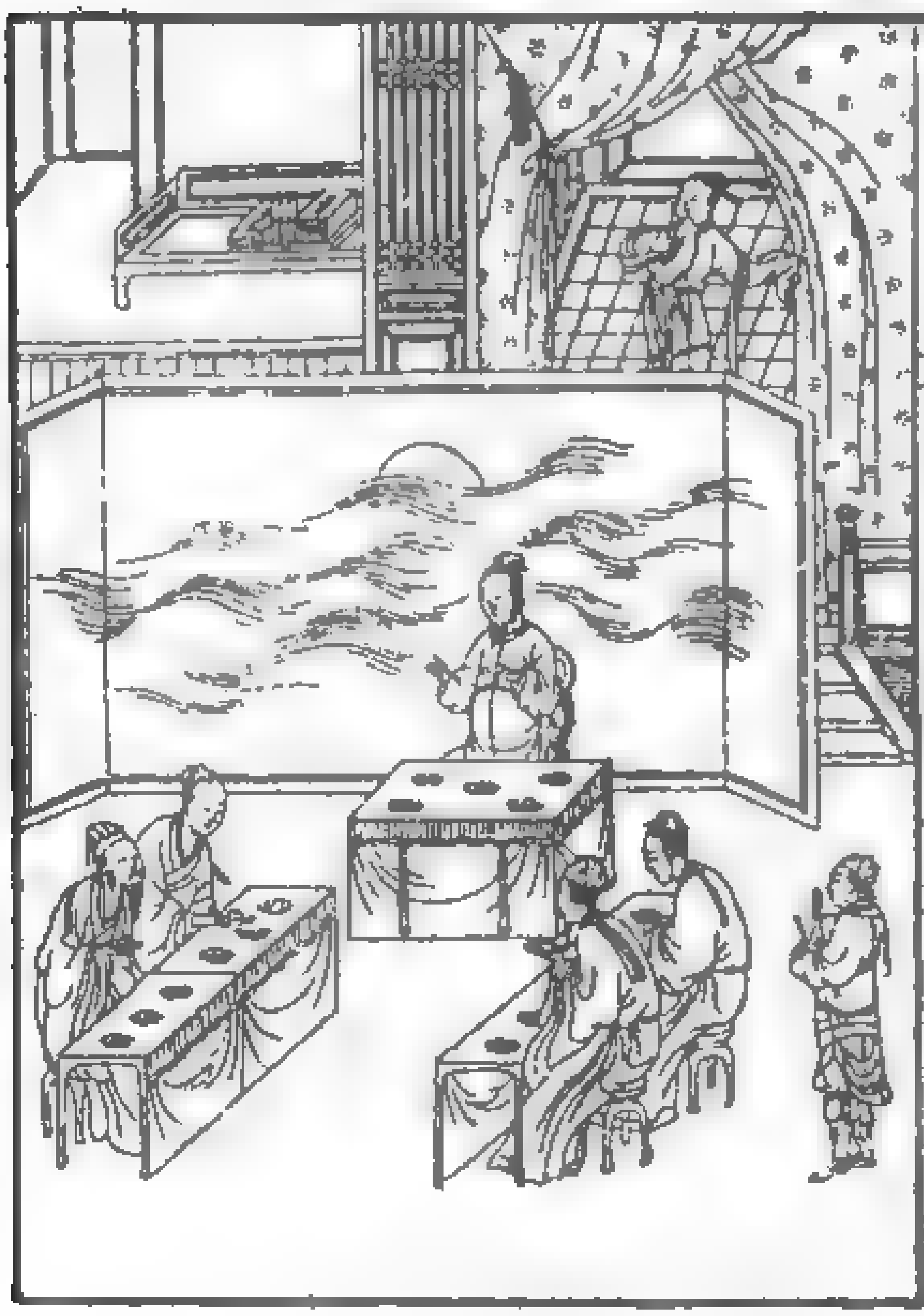


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于楚及叔敖長為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頌曰

叔敖之母　深知天道　叔敖見蛇　兩頭岐首
殺而埋之　泣恐不及　母曰陰德　不死必壽



晉伯宗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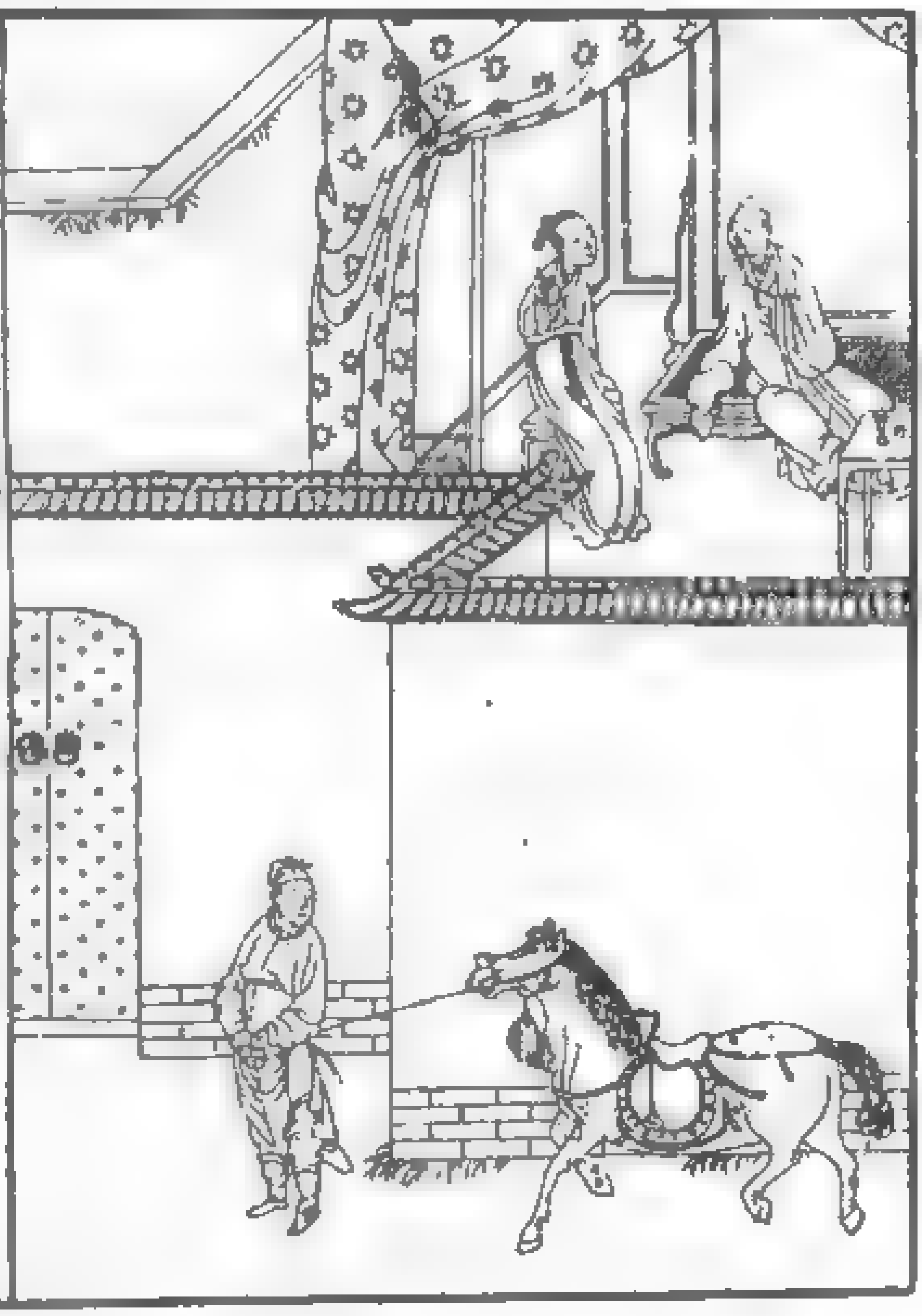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謀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為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之仕國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犁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欒不忌之難郤害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犁于荊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此之謂也

頌曰

伯宗凌人　妻知且亡　數諫伯宗　厚許畢羊
屬以州犁　以免咎殃　伯宗遇禍　州犁奔荊

衛靈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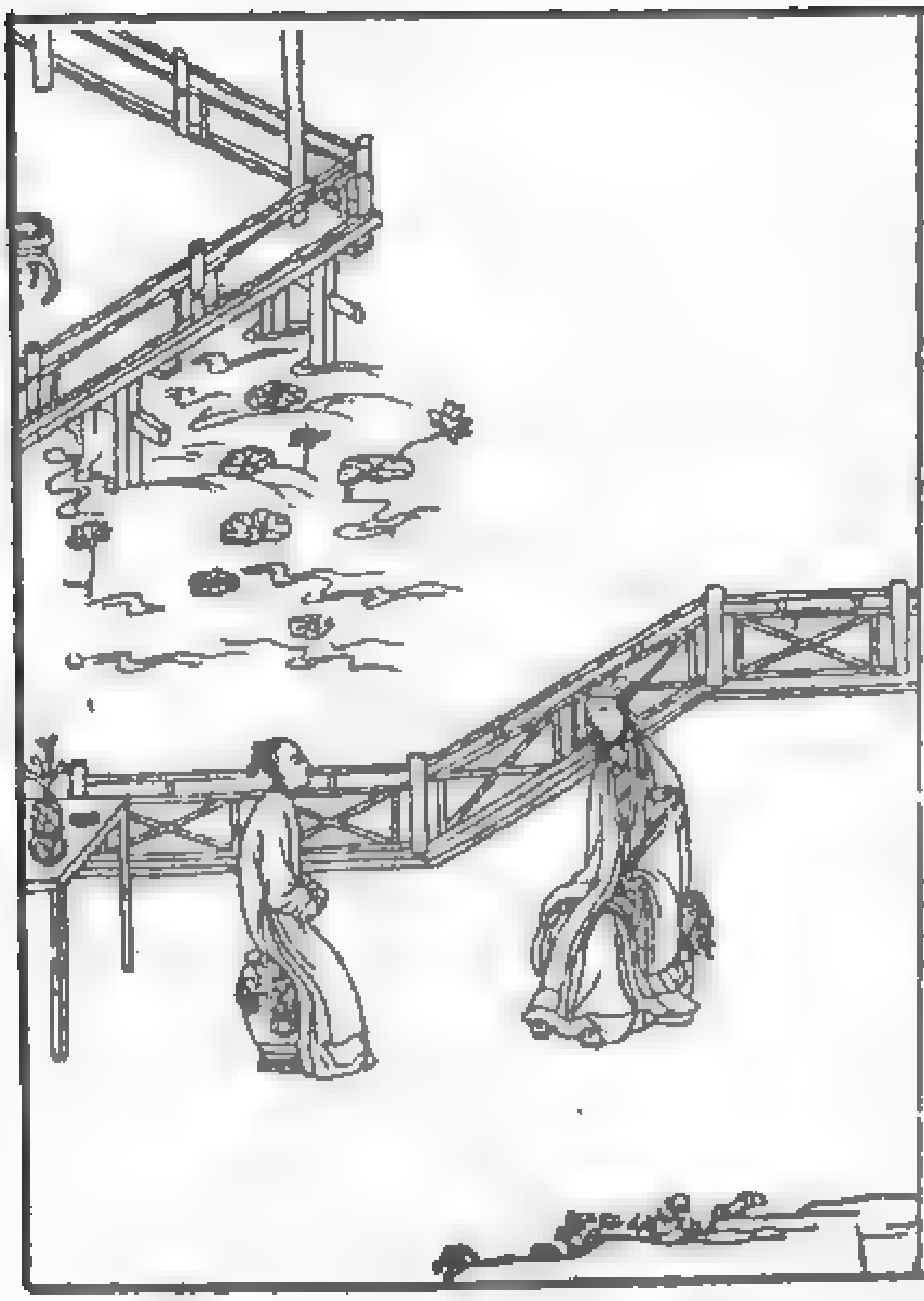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以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有蘧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



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于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頌曰

衛靈夜坐　夫人與存　有車轔轔　中止闕門
夫人知之　必伯玉焉　維知識賢　問之信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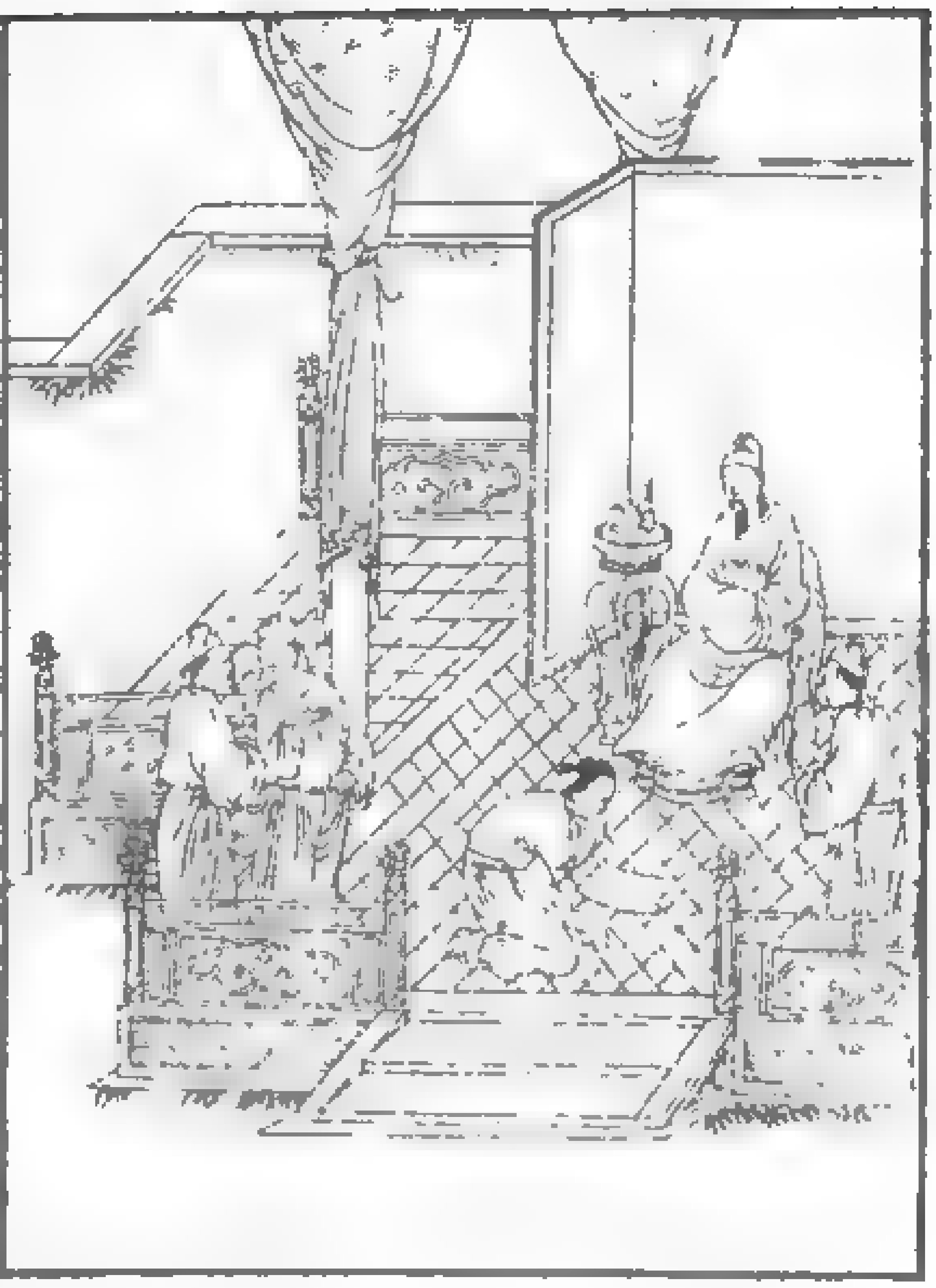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于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娣戎子嬖于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為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間諸侯之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為太子高厚為傅靈公疾高厚欲迎牙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

頌曰

齊靈仲子　仁智顯明　靈公立牙　廢姬子光
仲子強諫　棄嫡不祥　公既不聽　果有禍殃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為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為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于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鄰隣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于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于是文仲託于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陰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于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鬬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于獄矣冠纓不足帶有

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于境上齊方遣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高見遠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頌曰

臧孫之母　刺子好威　必且遇害　使援所危
既厚三家　果拘于齊　母說其書　子遂得歸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叔向名肸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于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于三室之邑是于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肸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于是乃盛以甕埋爐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

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為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此之謂也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光可監人名曰玄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宕有豕心忿戾毋期貪婪無饜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為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曰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姒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祁勝為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為能推類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

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為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于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于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知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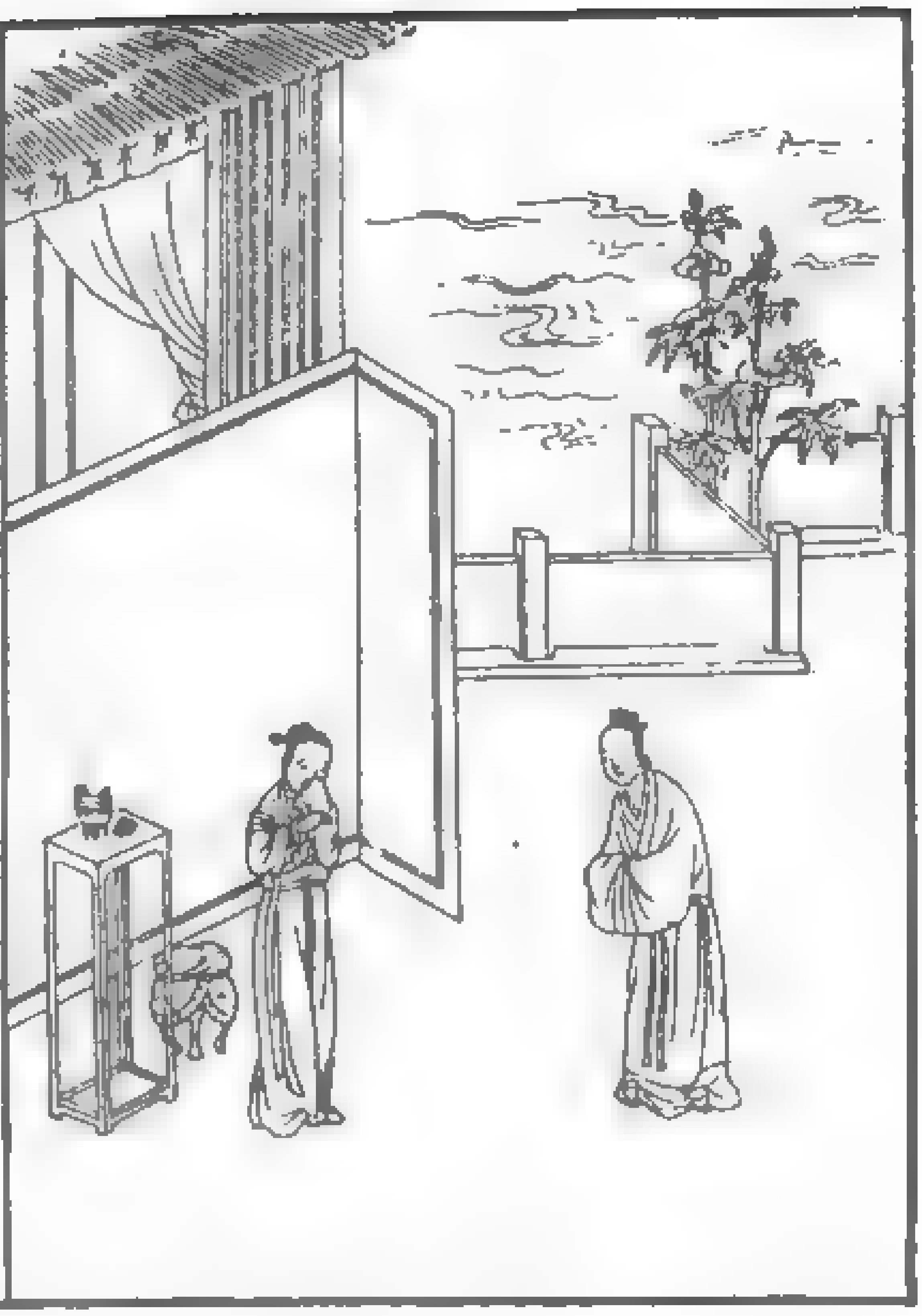
叔向之母　察于情性　知人之生　以窮其命
叔魚食我　皆貪不正　必以貨死　果卒分爭

晉范氏母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于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奈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為亂君不問而為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于山將有馬為也已而開園示之株夫山遠而園近是民一悅矣去險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悅矣既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嘆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偽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為知難本詩曰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此之謂也

頌曰

范氏之母　貴德尚信　小子三悅　以詐與民
知其必滅　鮮能有仁　後果逢禍　身死國分



魯公乘姒

魯公乘姒者魯公乘子皮之姒也其族人死姒哭之甚悲子皮止姒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為相子皮問姒曰魯君欲以我為相為之乎姒曰勿為也子皮曰何也姒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為相子皮曰姒欲嫁何不早言姒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以此相一國據大政何以理之譬猶揜目而別黑白也揜目而別黑白猶無患也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為也子皮不聽卒受為相居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公乘姒緣事而知弟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然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詩云蘀兮蘀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

子皮之姊　明事分禮　子皮相魯　知其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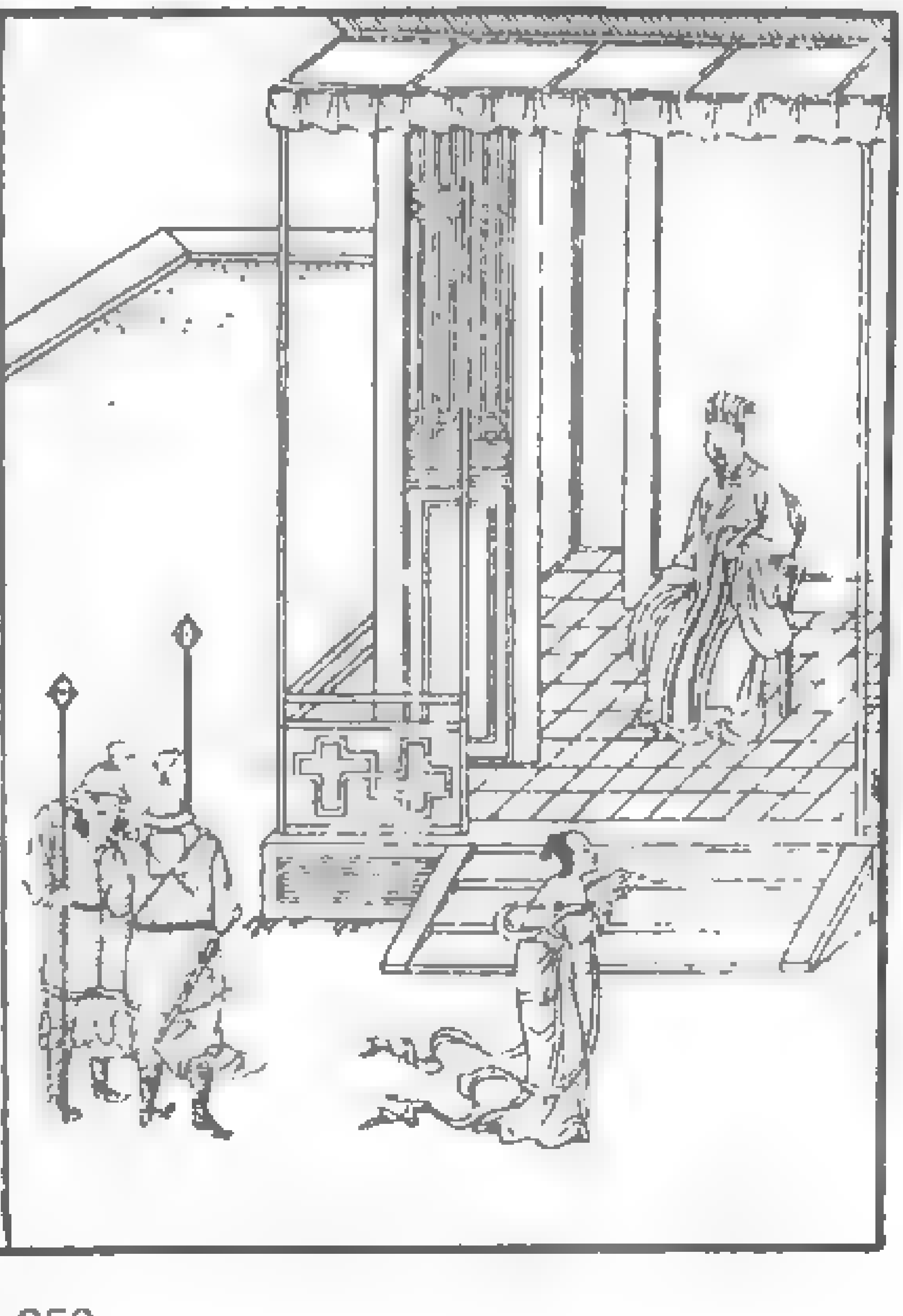
姊諫子皮　殆不如止　子皮不聽　卒為宗恥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為之慘者其鄰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為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偽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鬬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頌曰

漆室之女　計慮甚妙　維魯且亂　倚柱而嘯
君老嗣幼　愚悖姦生　魯果擾亂　齊伐其城



魏曲沃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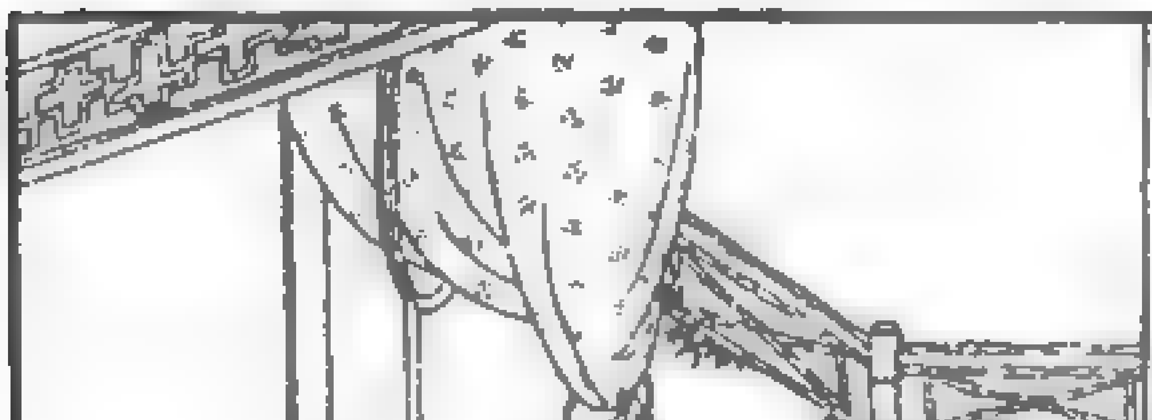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為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為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于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為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為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閒會使于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于志窳于心不

可以邪閑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
謚所以就之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開善遏淫
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
王為太子求妃而自納之于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
亂男子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
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
有㜪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大姒亡也以褒姒周
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
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
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為萬物始君臣

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
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大大國五六南有
強楚西有横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
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
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賁負三十鍾如耳
還而爵之哀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
敢加兵焉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
思此之謂也

頌曰

魏負聰達　非刺哀王　王子納妃　禮別不明
負款王門　陳列紀綱　王能自悔　卒無敵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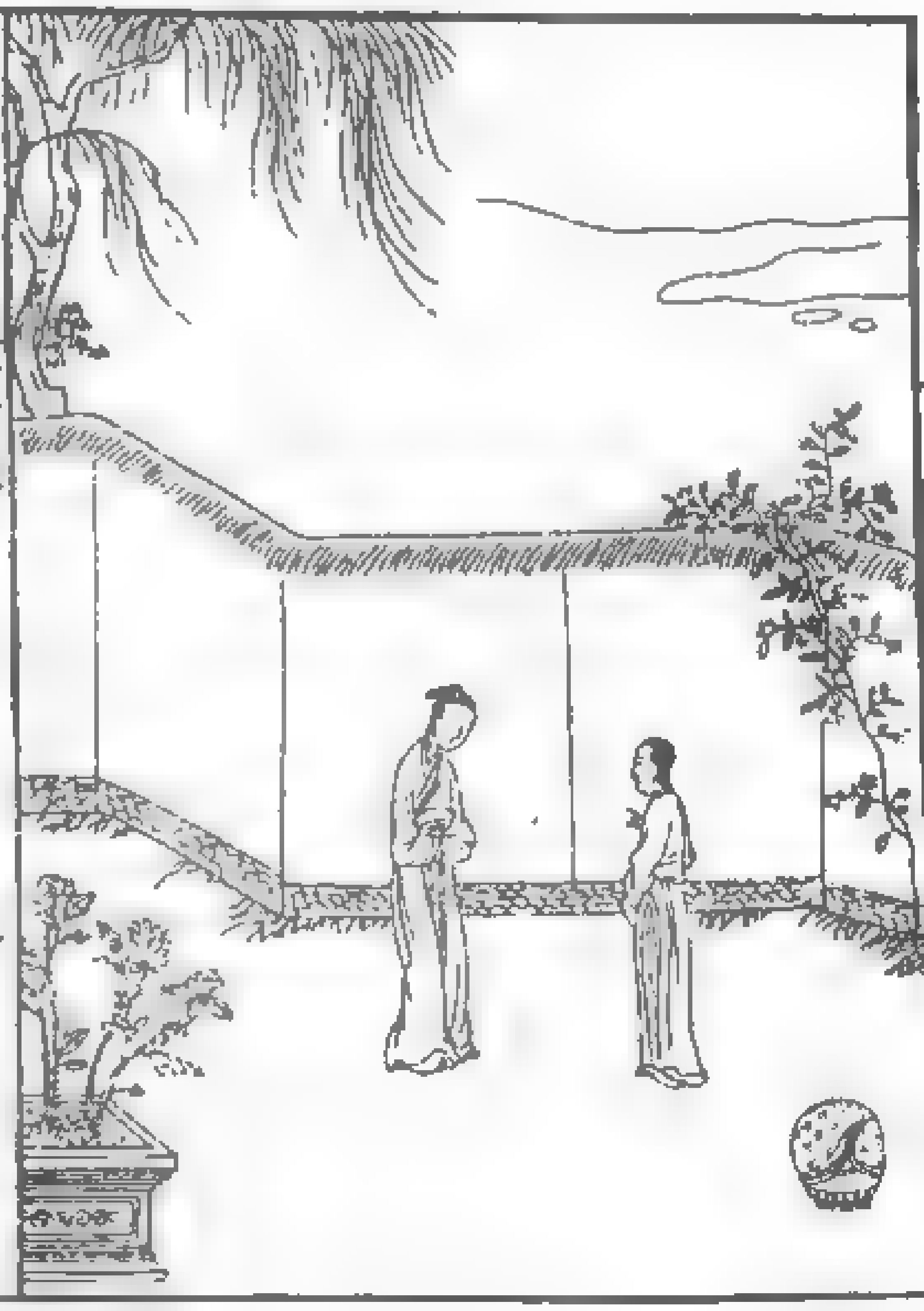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為將將行括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也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為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此之謂也

頌曰

孝成用括　代頗拒秦　括母獻書　知其覆軍
願止不得　請罪止身　括死長平　妻子得存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三終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四

貞順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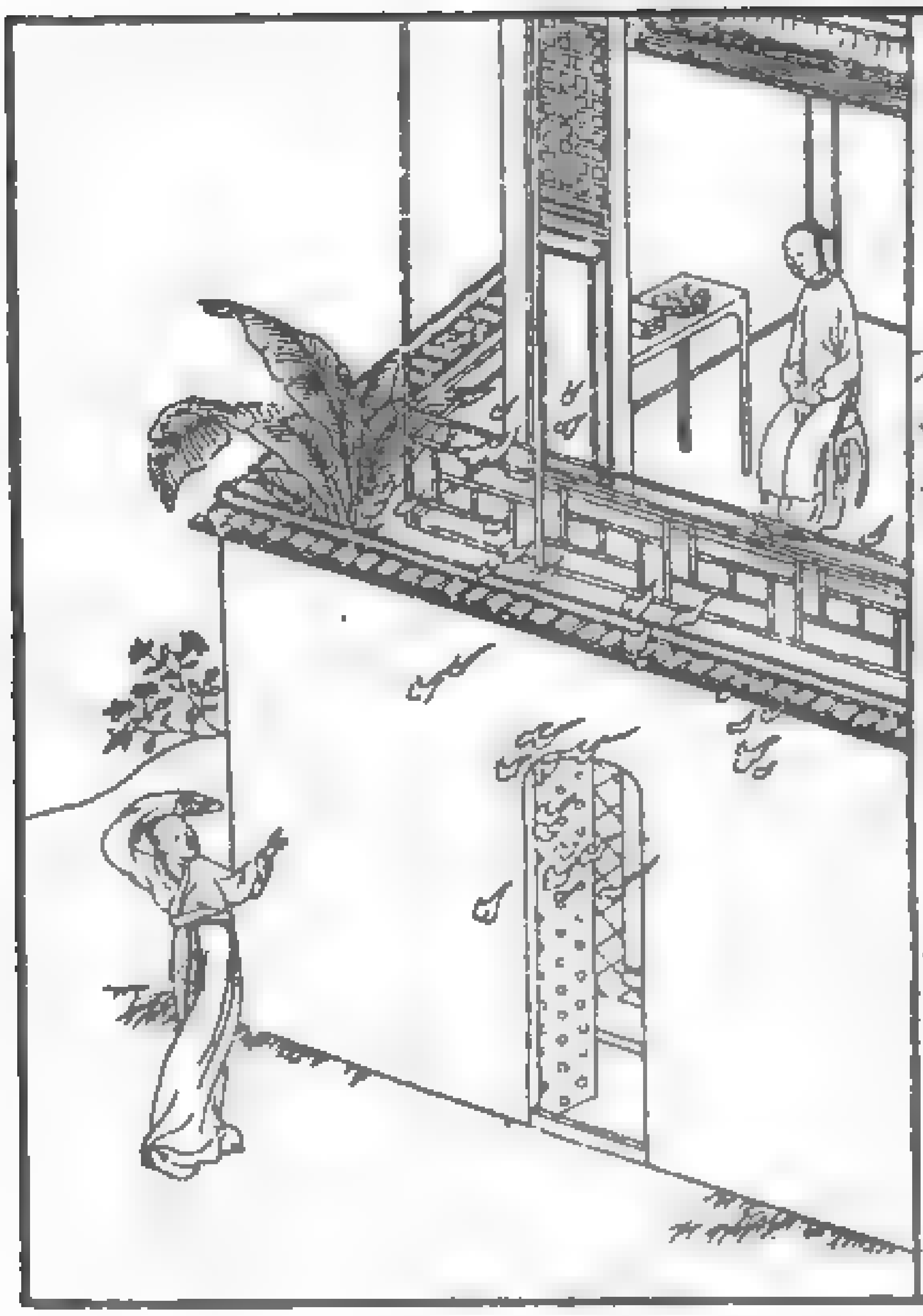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潔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為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于理致之于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

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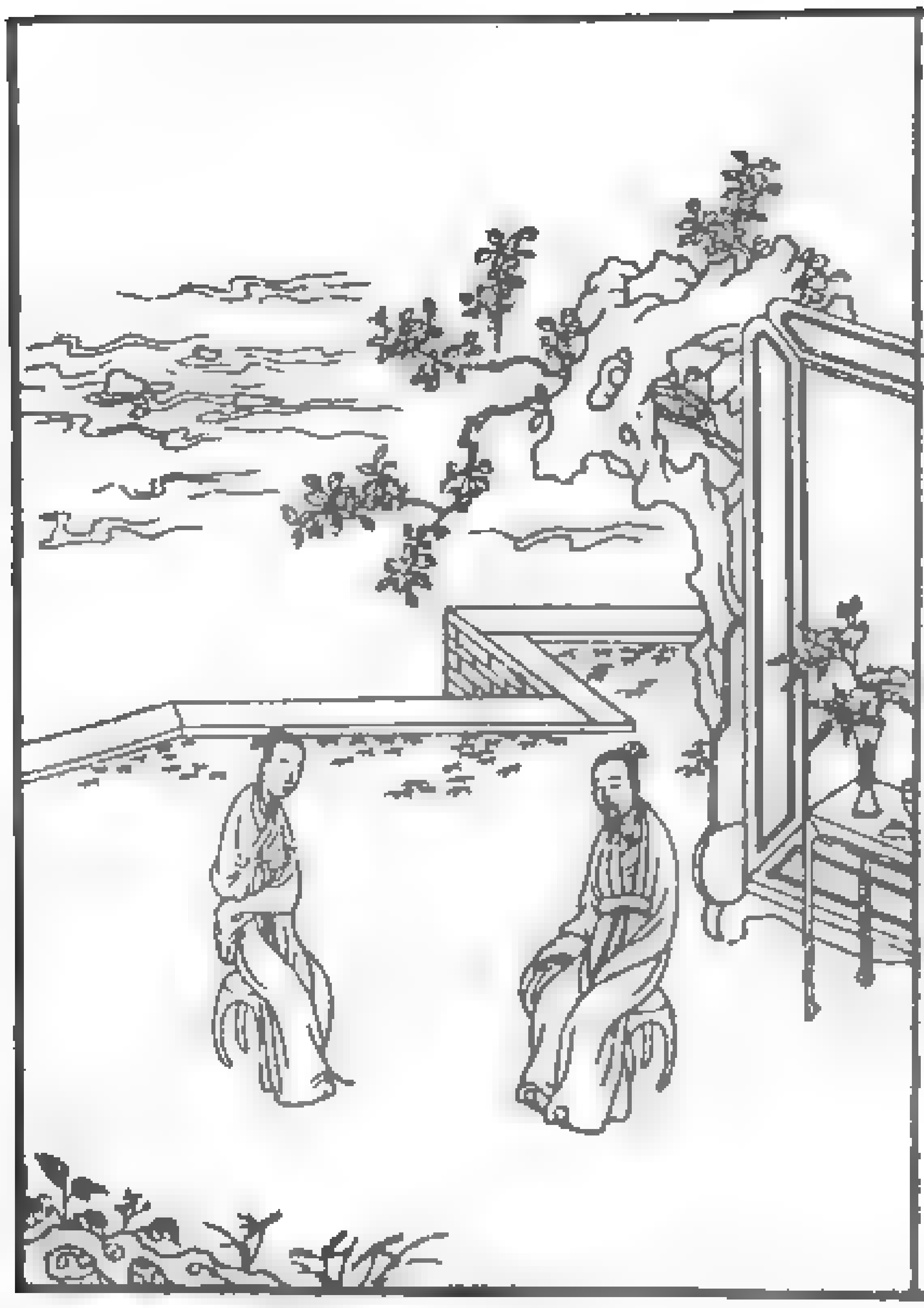
召南申女　貞一修容　夫禮不備　終不肯從
要以必死　遂至獄訟　作詩明意　後世稱誦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于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于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于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勞于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于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于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以為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為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于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頌曰



伯姬心專　守禮一意　宮夜失火　保傅不備
逮火而死　厥心靡悔　春秋賢之　詳錄其事

衛宣夫人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于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于詩也

頌曰

齊女嫁衛　厥至城門　公薨不反　遂入三年
後君欲同　女終不渾　作詩譏刺　卒守死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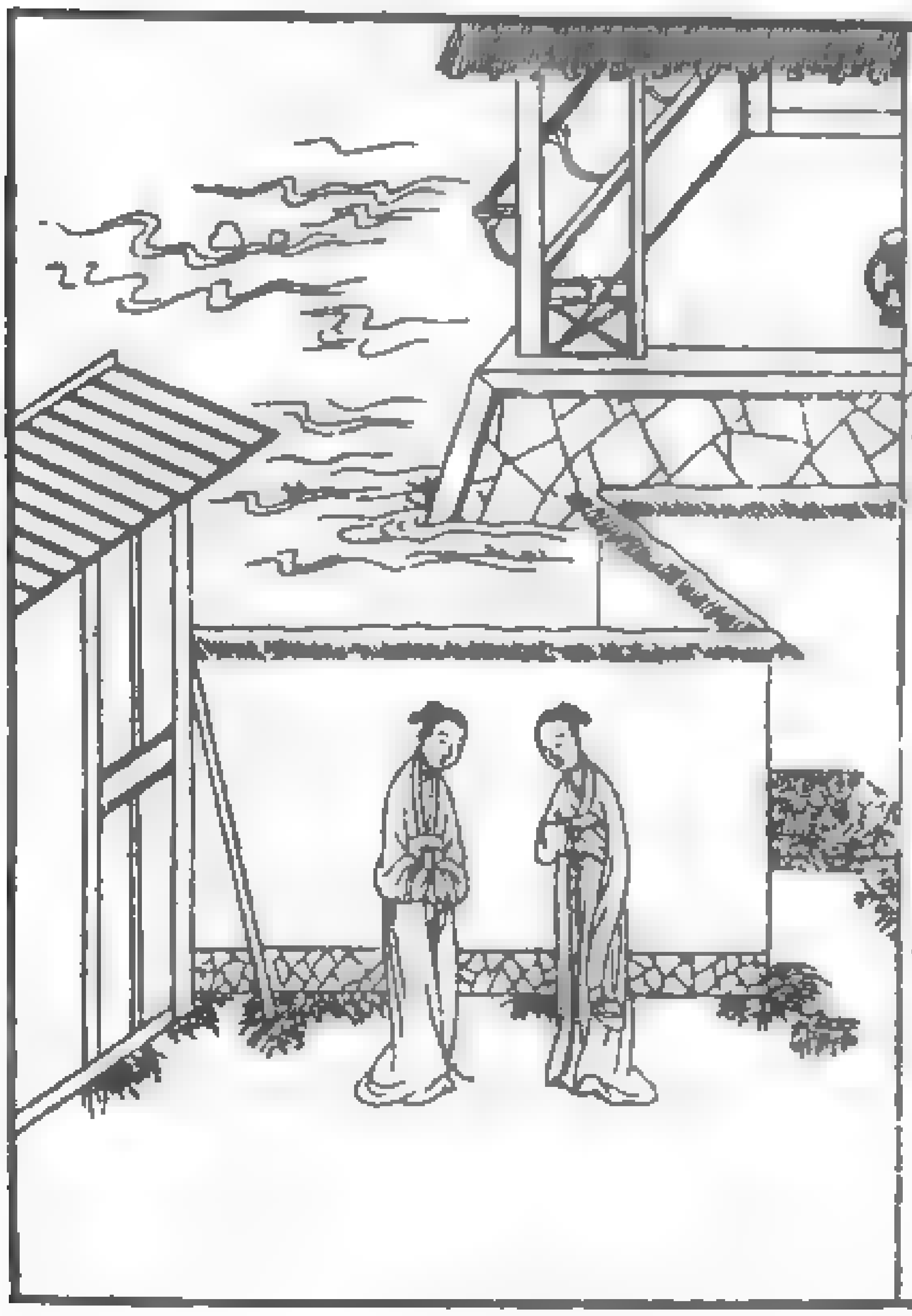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于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于捋采之終于懷襭之浸以益親況于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一也

頌曰

宋女專慤　持心不頓　夫有惡疾　意猶一精

母勸去歸　作詩不聽　詩人美之　以為順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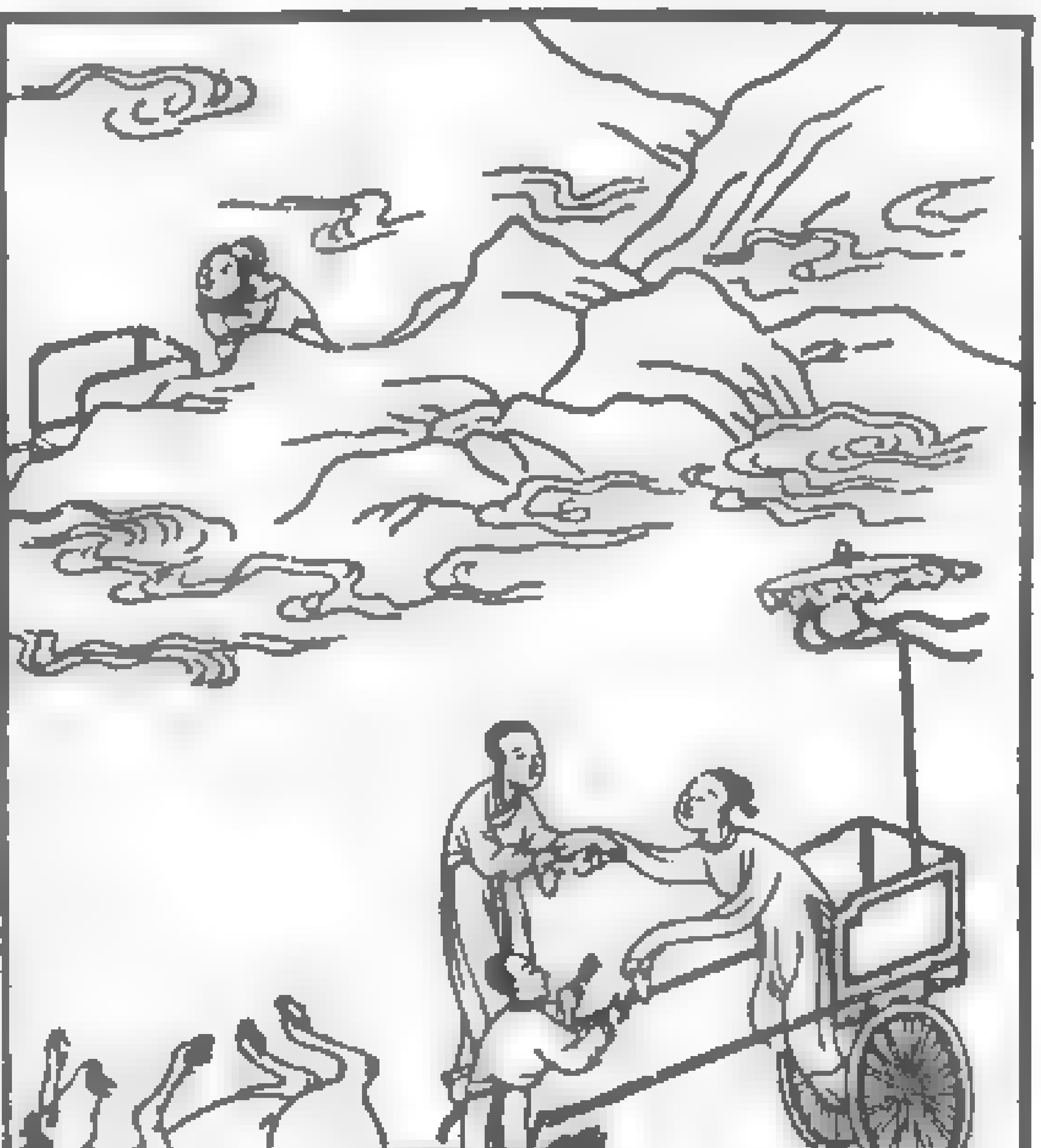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于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終執貞一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頌曰

黎莊夫人　執行不衰　莊公不偶　行節及乖
傅母勸去　作詩式微　夫人守一　終不肯歸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脩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結其衿縭戒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于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誡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縭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誡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爾之衿鞶無忘父母

之言孝公親迎孟姬于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于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則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内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歛制也今立車無軿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絶傅母曰使者至輜軿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軿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頌曰

孟姬好禮　執節甚公　避嫌遠別　終不冶容

輦不並乘　非禮不從　君子嘉焉　自古寡同

息君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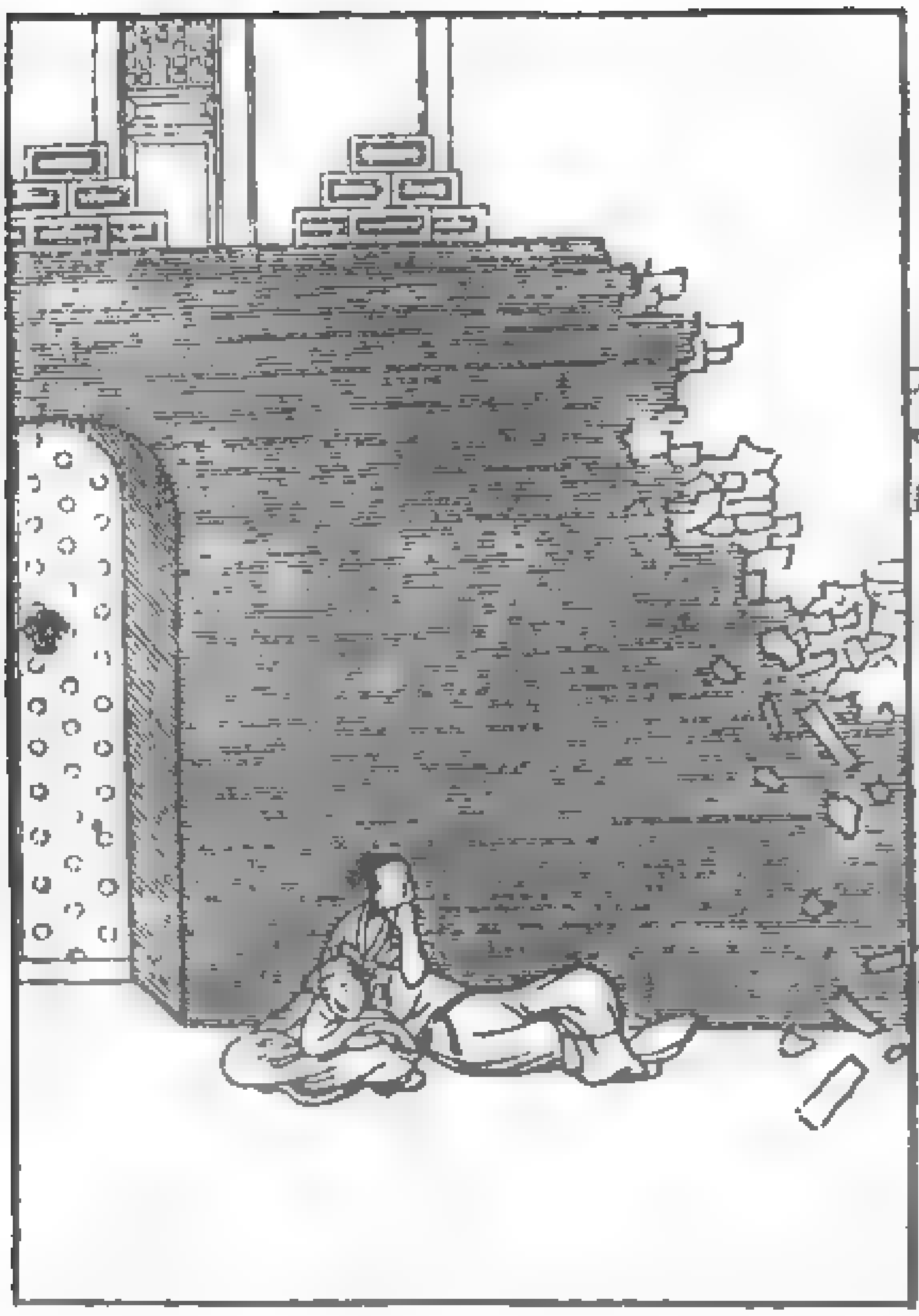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于地上豈如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死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説于行善故序之于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為利動矣詩云德音莫

遂及尔同死此之謂也

頌曰

楚虜息君　納其適妃　夫人持固　弥久不衰

作詩同穴　思故忘新　遂死不顧　列于貞賢



齊杞梁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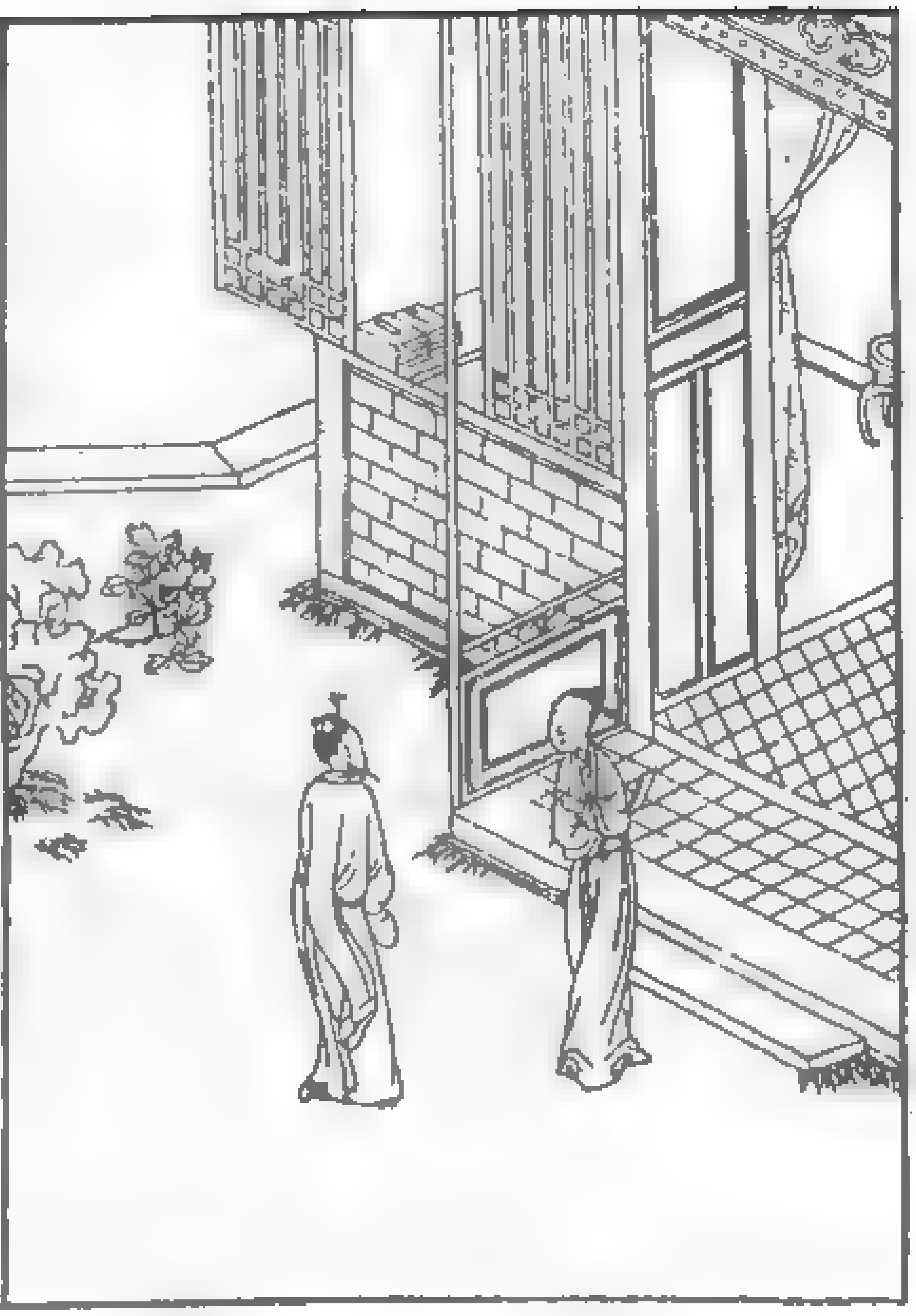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内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内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内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

杞梁戰死　其妻收喪　齊莊道弔　避不敢當

哭夫于城　城為之崩　自以無親　赴淄而薨

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為伯莒之戰吳勝楚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椸枷異巾櫛所以遠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于君王于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一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

闔閭勝楚　入厥宮室　盡妻後宮　莫不戰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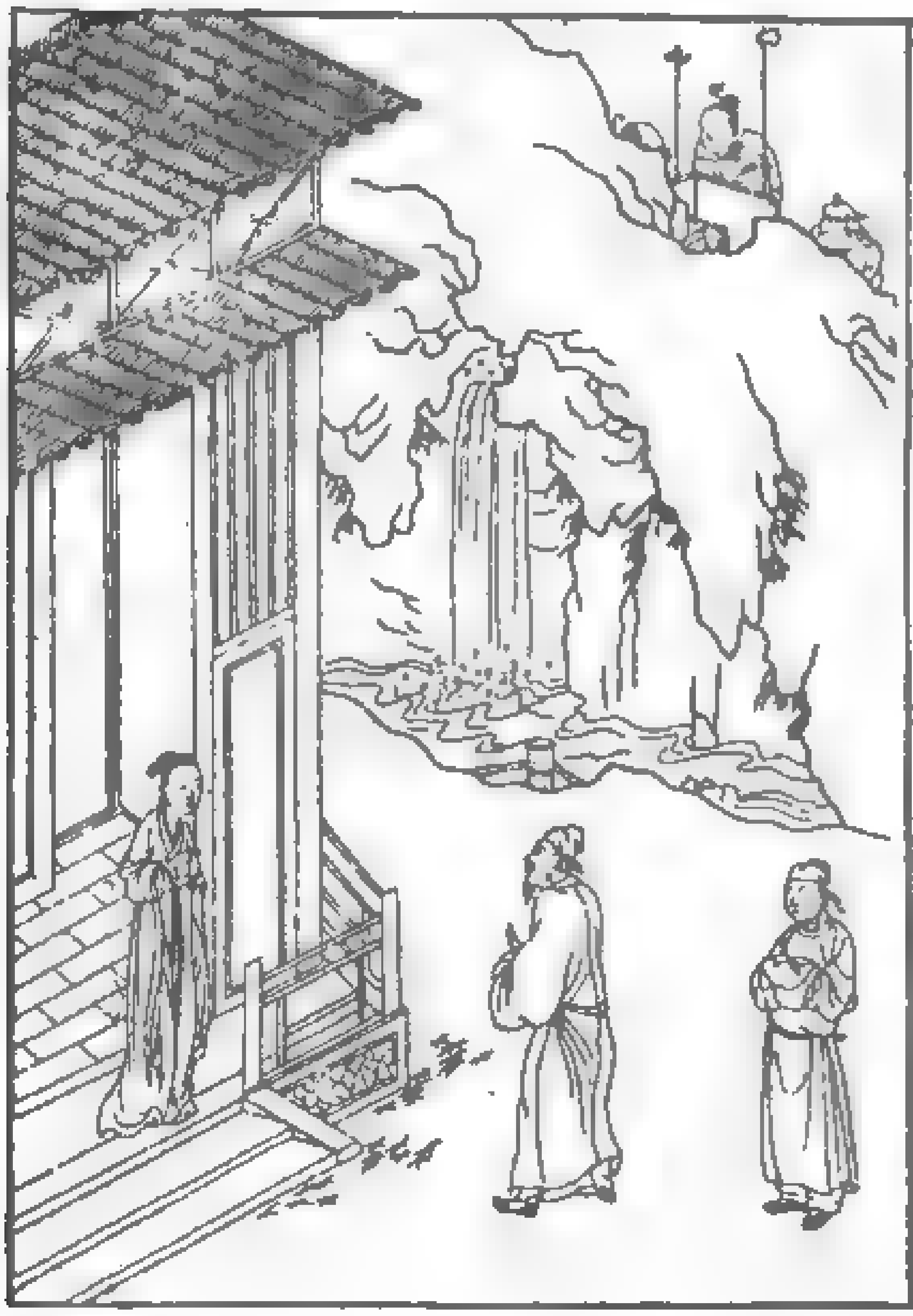
伯嬴自守　堅固專一　君子美之　以為有節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于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爲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頌曰

楚昭出遊　留姜漸臺　江水大至　無符不來
夫人守節　流死不疑　君子序焉　上配伯姬



楚白貞姬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于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頌曰

白公之妻　守寡紡績　吳王美之　聘以金璧
妻操固行　雖死不易　君子大之　美其嘉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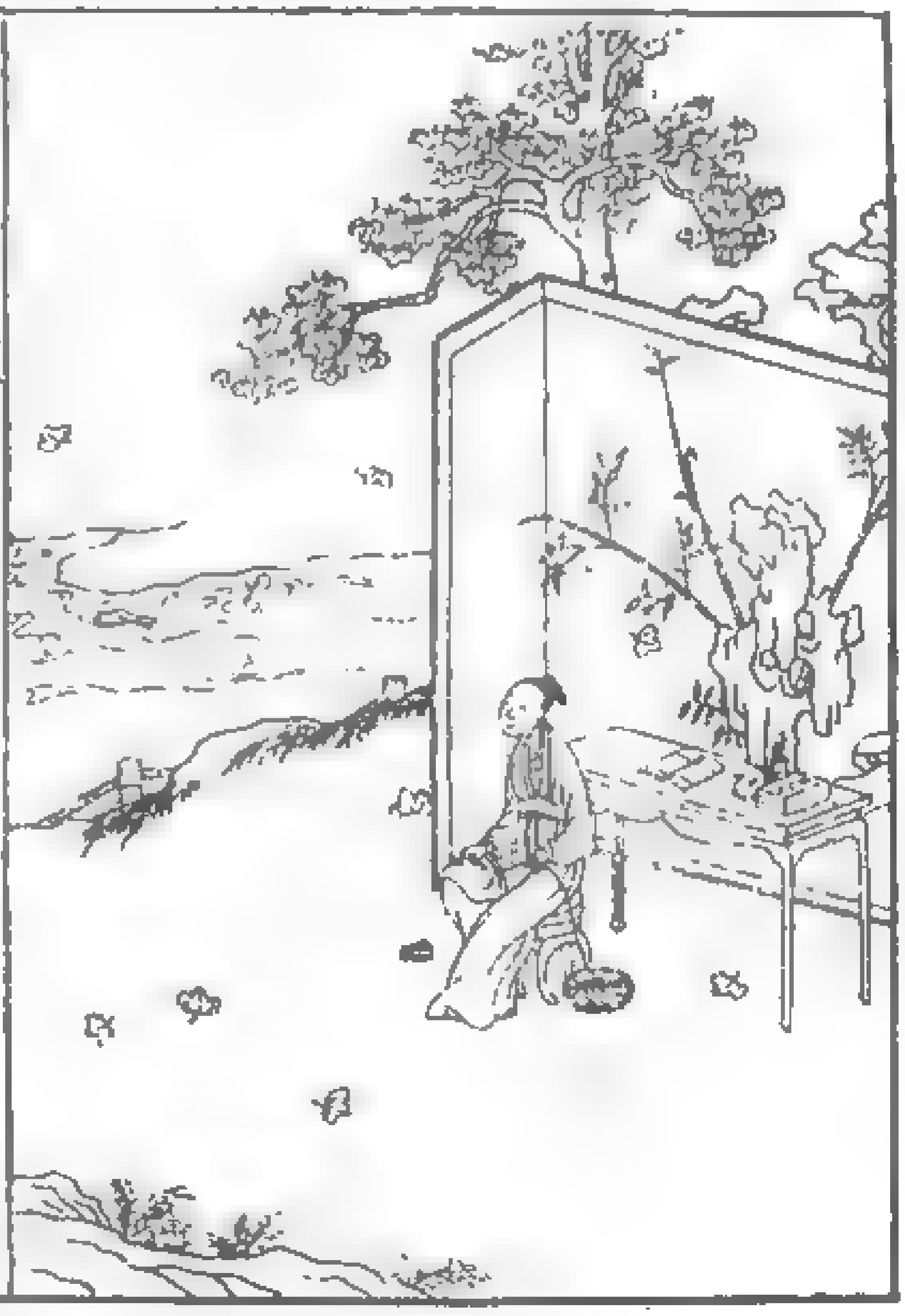
衛宗二順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于禮斥絀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

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下君無怠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脩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于內而名立于夫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頌曰

衛宗二順　執行咸固　妾子雖代　供養如故
夫人慙辭　請求出舍　終不肯聽　禮甚有度



魯寡陶嬰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織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鵷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于貞良雖有賢匹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一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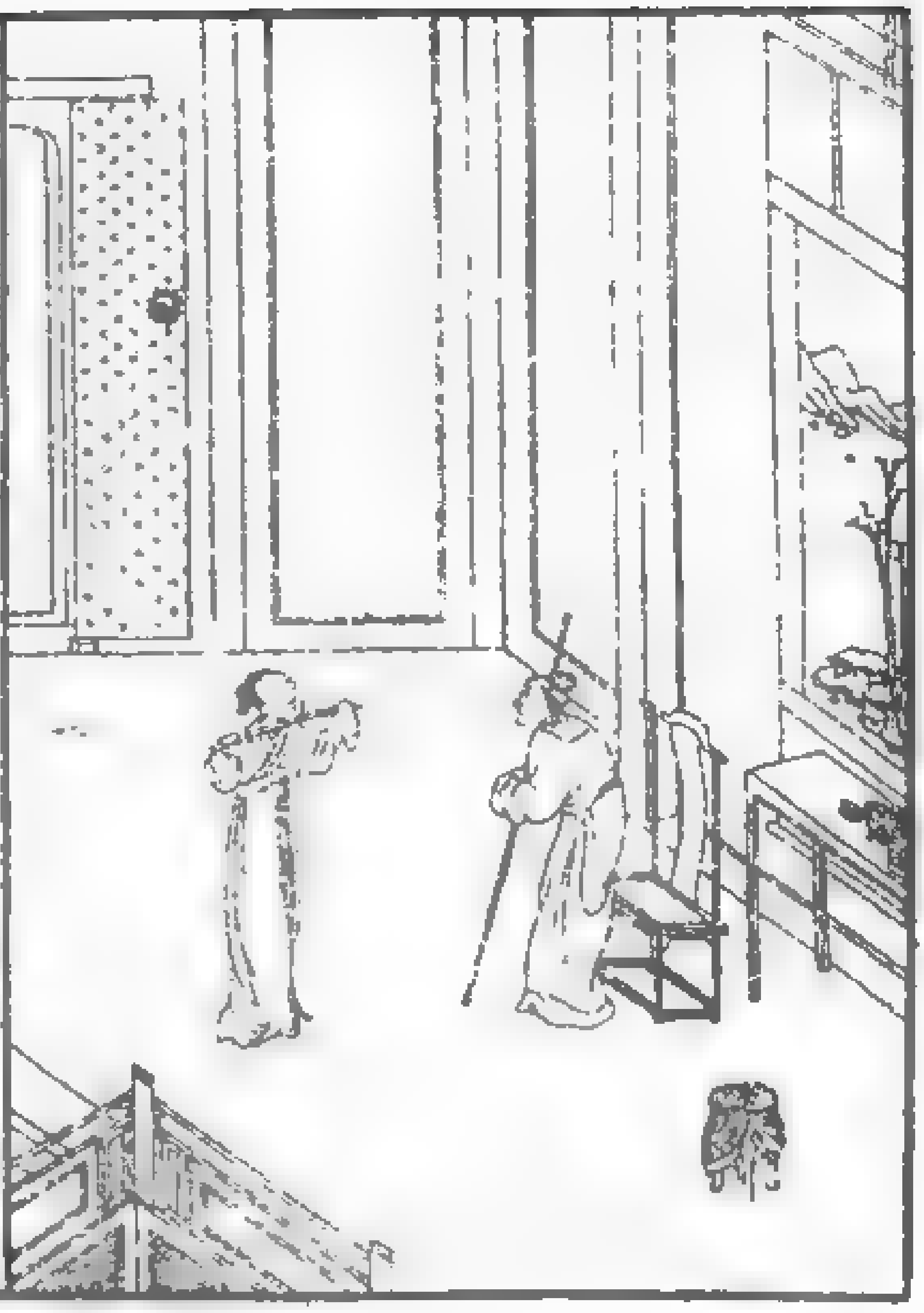
陶嬰少寡　紡績養子　或欲取焉　乃自修理
作歌自明　求者乃止　君子稱揚　以為女紀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為人榮于色而美于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妾守養其孤幼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此之謂也

頌曰

高行處梁　貞專精純　不貪行貴　務在一信
不受梁聘　劓鼻刑身　君子高之　顯示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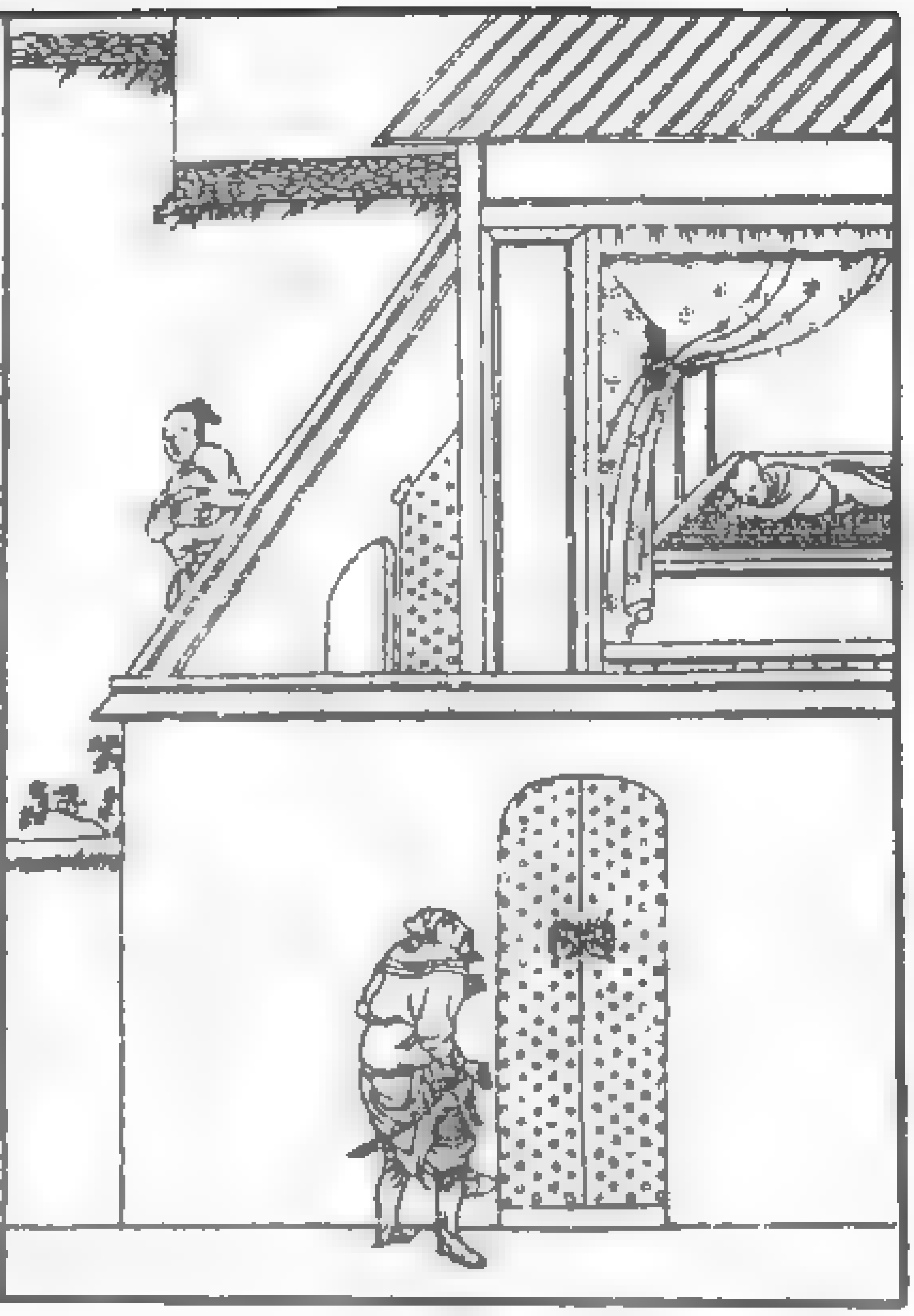
陳寡孝婦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女少年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于義而死不載于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于世夫為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為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于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頌曰

孝婦處陳　夫死無子　母將嫁之　終不聽母
專心養姑　一醮不改　聖王嘉之　號曰孝婦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四終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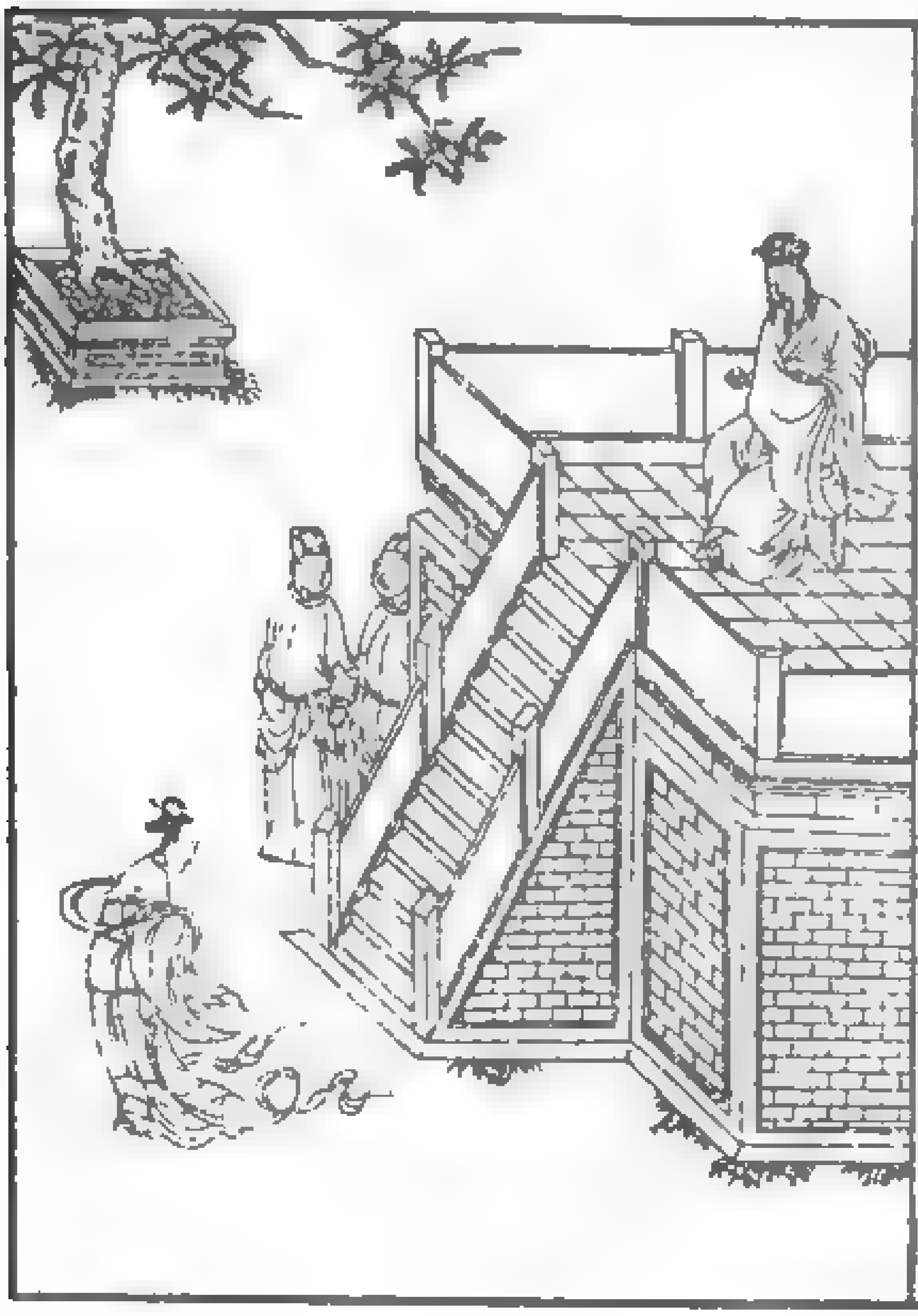
節義傳

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

伯御作亂　由魯宮起　孝公乳保　臧氏之母
逃匿孝公　易以其子　保母若斯　亦誠足恃



楚成鄭瞀

鄭瞀者鄭女之嬴媵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〻人皆傾觀子瞀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行者顧子瞀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為夫人子瞀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瞀遂不顧于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一顧可以得之可得而遂不顧何也子瞀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為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為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為太子王問之于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既置而黜之必為亂矣且其人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于夫人子瞀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瞀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在于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者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〻商臣庶弟也子瞀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于王王不應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生衆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于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興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誡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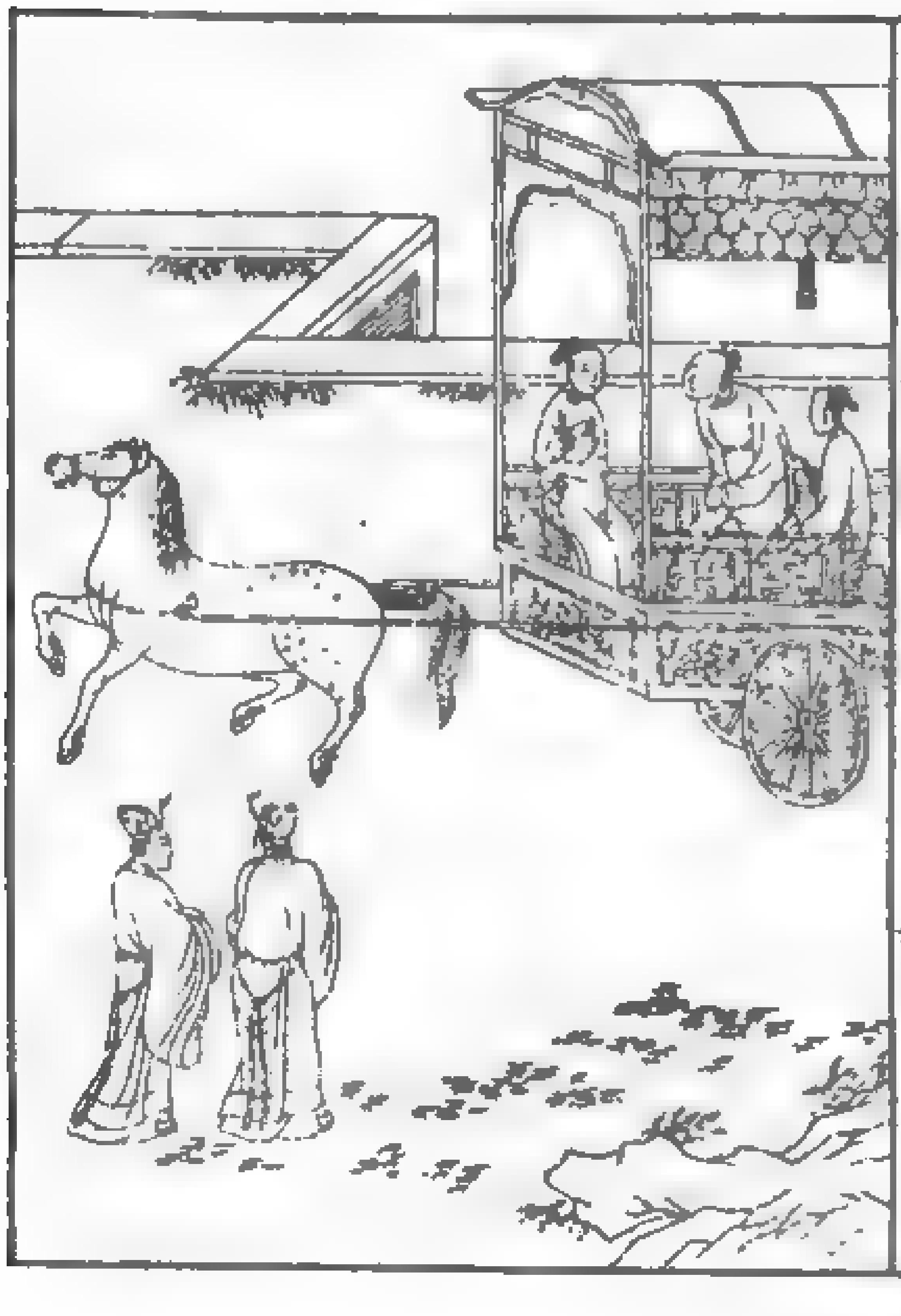
子瞀先識　執節有常　興于不顧　卒配成王
知商臣亂　言之甚強　自嬿非子　以殺身盟

晉圉懷嬴

懷嬴者秦穆公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圉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圉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于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圉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頌曰

晉圉質秦　配以懷嬴　圉將與逃　嬴不肯聽
亦不泄言　操心甚平　不告所從　無所阿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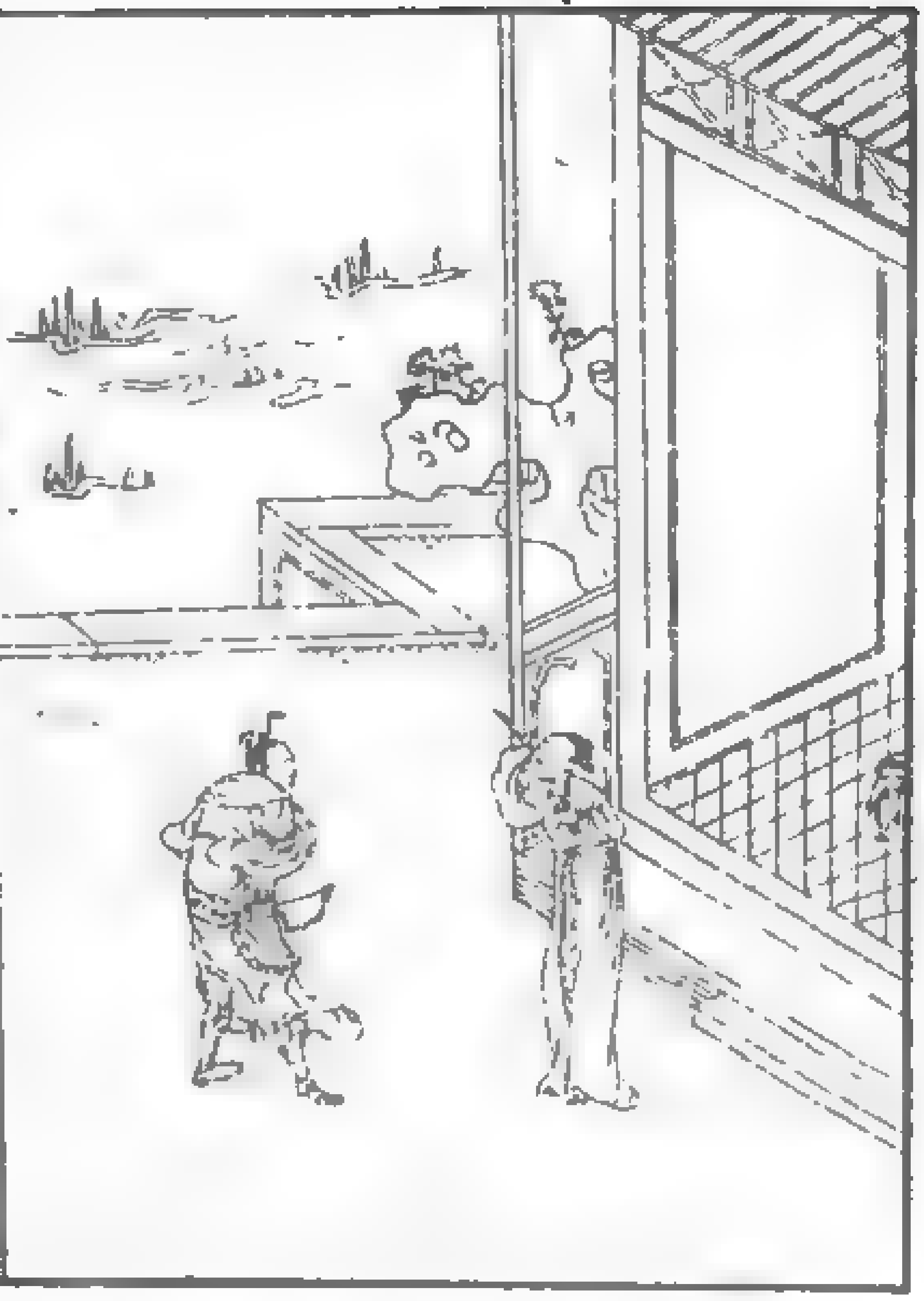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
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
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
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
若此蔡姬曰昔敝邑寡君固以衆黎民之役事君王
之馬足故一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于妃嬪
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
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
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
曰昔者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
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
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
以束帛乘馬取婢子于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
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
其以苟從其闇死為榮妾不敢聞命于是王寤敬越
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越姬
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
是害王身然可移移于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
于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
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
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于禮國
人皆將為君王死而况于妾乎請願先驅狐狸于地
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
也越姬曰昔者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
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
好也遂自殺王病甚讓位于三弟三弟不聽王薨于
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母
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
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
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頌曰

楚昭遊樂　要姬從死　蔡姬許王　越姬執禮
終獨死節　群臣嘉美　維斯兩姬　其德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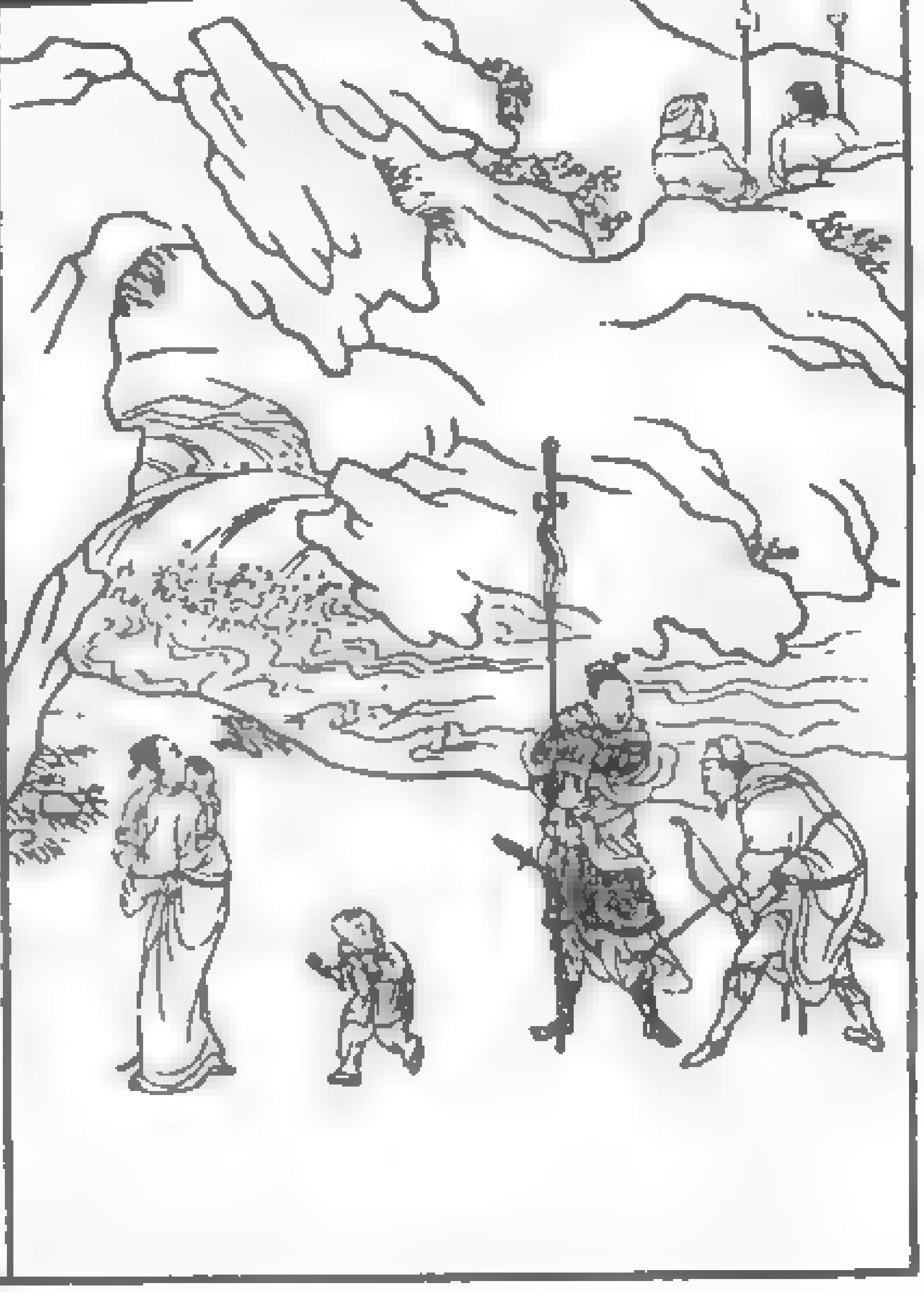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丘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令于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可生忠孝忘于身何忍以歸丘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何益于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于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為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

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

蓋將之妻　據節銳情　戎既滅蓋　丘子獨生
妻恥不死　陳設五榮　為夫先死　卒遺顯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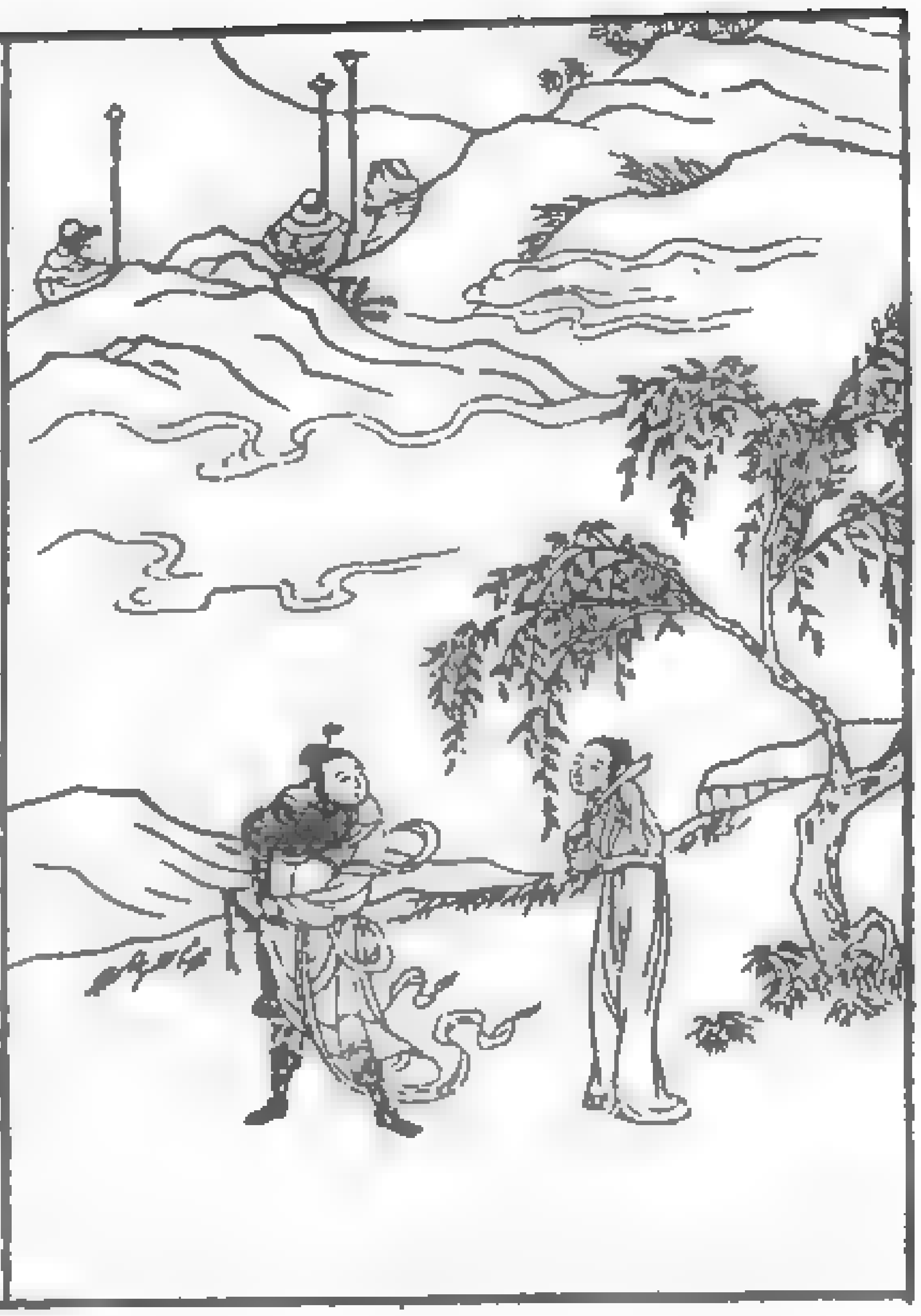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況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

齊君攻魯　義姑有節　見軍走山　棄子抱姪

齊將問之　賢其推理　號婦為義　齊兵遂止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馳登夏屋誘代王使廚人持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王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于磨笄之地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

惟趙襄子　代夫人弟　襲滅代王　迎取其姊

姊引義理　稱說節禮　不歸不怨　遂留野死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鬬死于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于相相不能決言之于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于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于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于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于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潔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頌曰

義繼信誠　公正知禮　親假有罪　相讓不已

吏不能決　王以問母　據信行義　卒免二子

魯秋潔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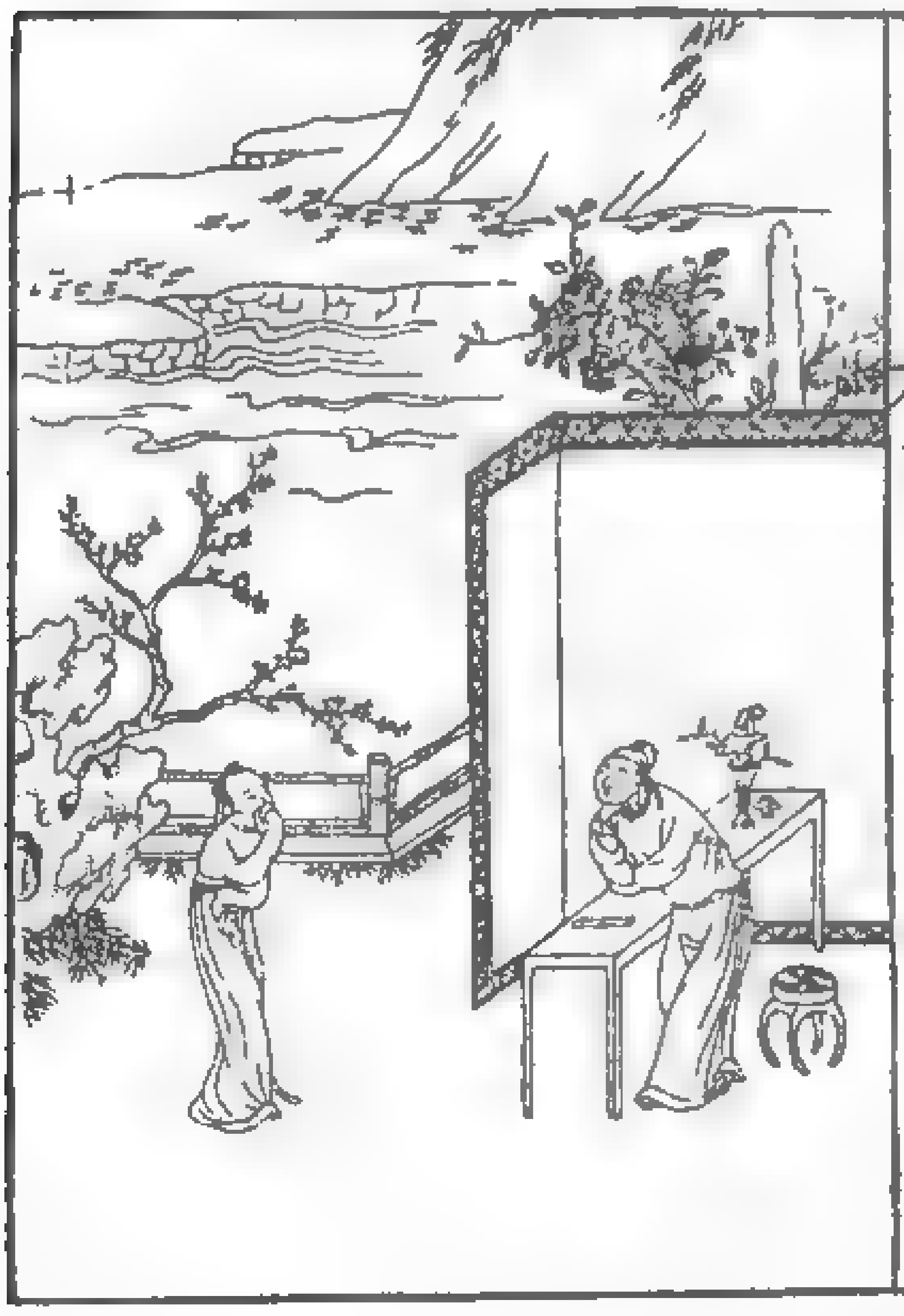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飡下齎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佚之志收子之齎與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

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忘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為刺此之謂也

頌曰

秋胡西仕　五年乃歸　遇妻不識　心有淫思

妻執無二　歸而相知　恥夫無義　遂東赴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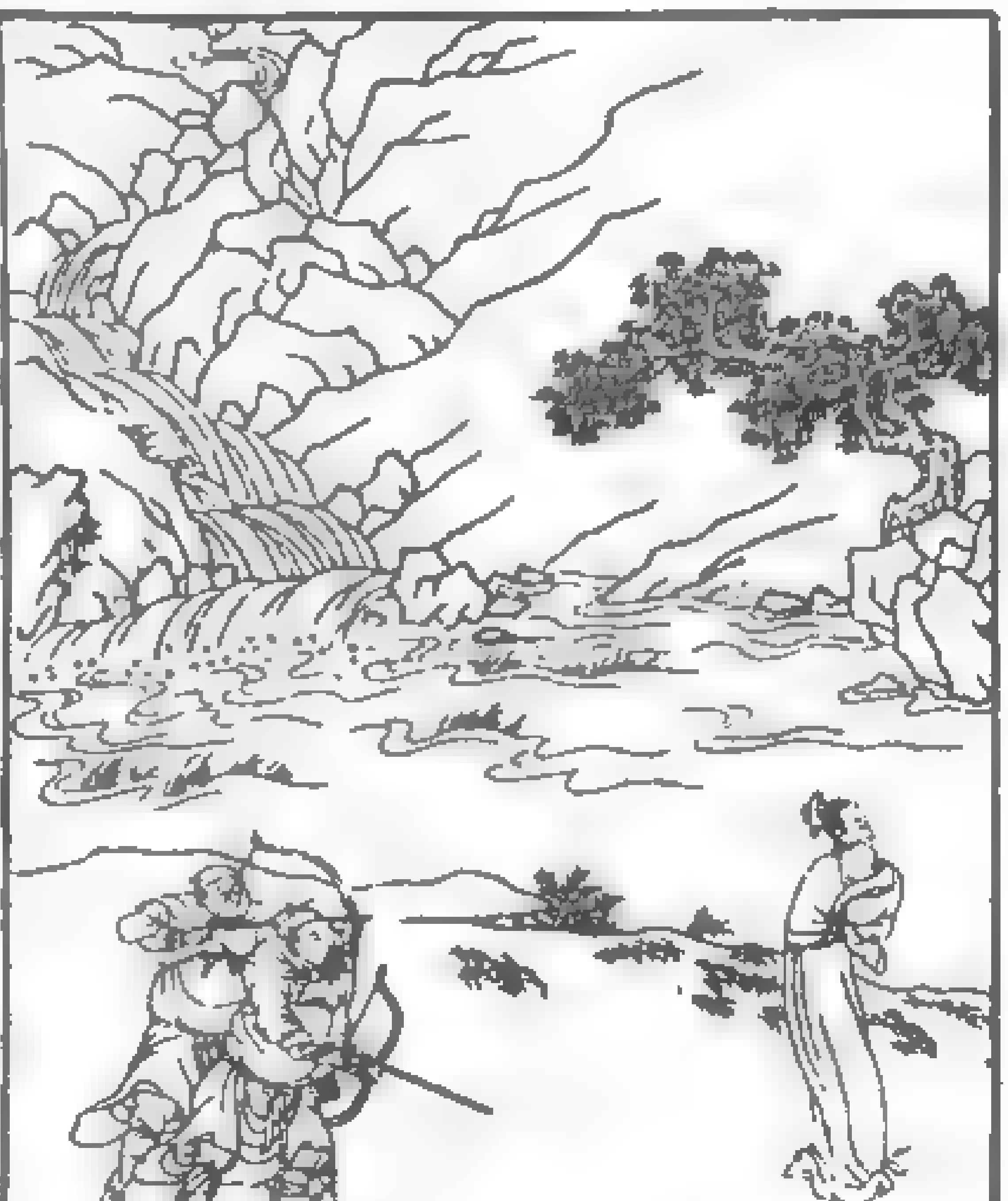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仕于周二年且歸其妻淫于鄰人恐主父覺其淫者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為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日主父至其妻曰吾為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進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不忠猶豫因陽僵覆酒主大怒而笞之既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笞欲殺之媵知將死終不言主父弟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媵婢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為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妾獨生是無禮也代主之處是逆禮也無禮逆禮有一猶愈今盡有之難以生矣欲自殺主聞之乃厚幣而嫁之四鄰爭娶之君子謂忠妾為仁厚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頌曰

周主忠妾　慈惠有序　主妻淫僻　藥酒毒主
使妾奉進　僵以除賊　忠全其主　終蒙其福



魏節乳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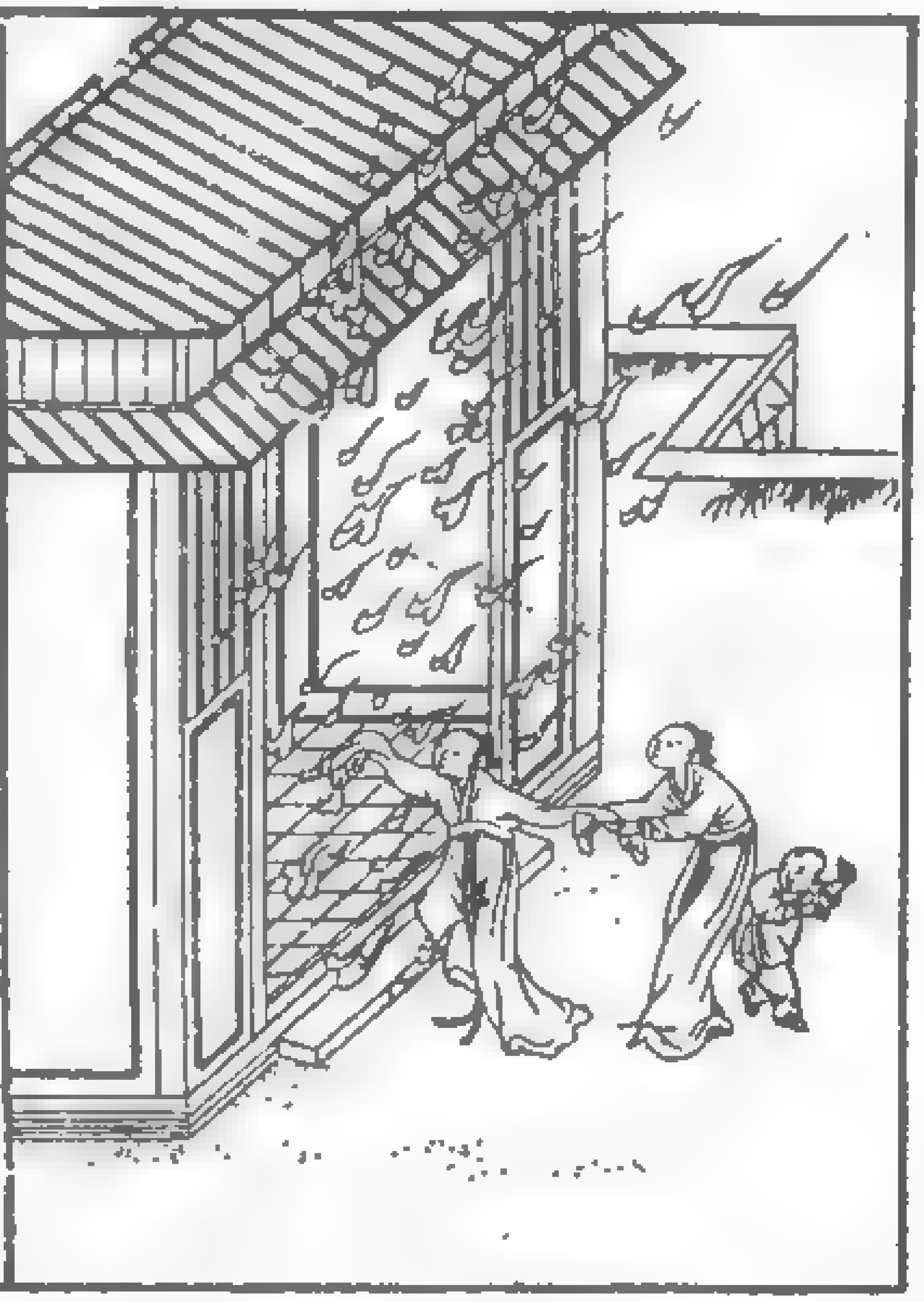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者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儻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亦破亡族已滅子

匿之尚誰為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禽也遂抱公子逃于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為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為孺子室于宮擇諸母及阿者必求其寬仁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為

子師次為慈母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無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人伏鷄搏狸恩出于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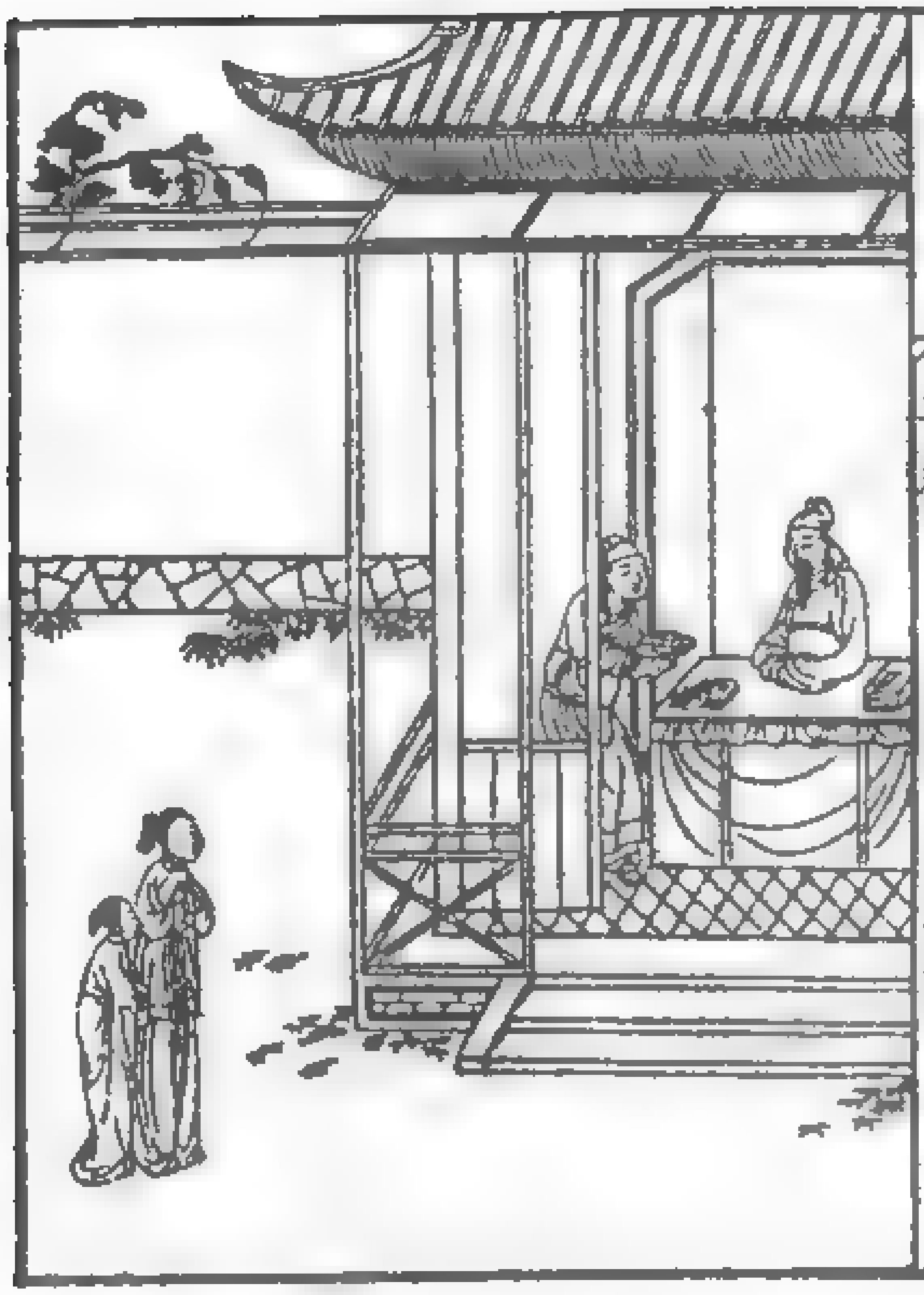
秦既滅魏　購其子孫　公子乳母　與俱遁逃
守節執事　不為利遷　遂死不顧　名號顯遠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也因失火兄子與其己子在火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趣火其人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恠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為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汙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



梁節姑姊　據義執理　子姪同内　火大發起
欲出其姪　輒得厥子　火盛自投　明不私己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為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内珠入于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于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母云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為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慟傍人莫不為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

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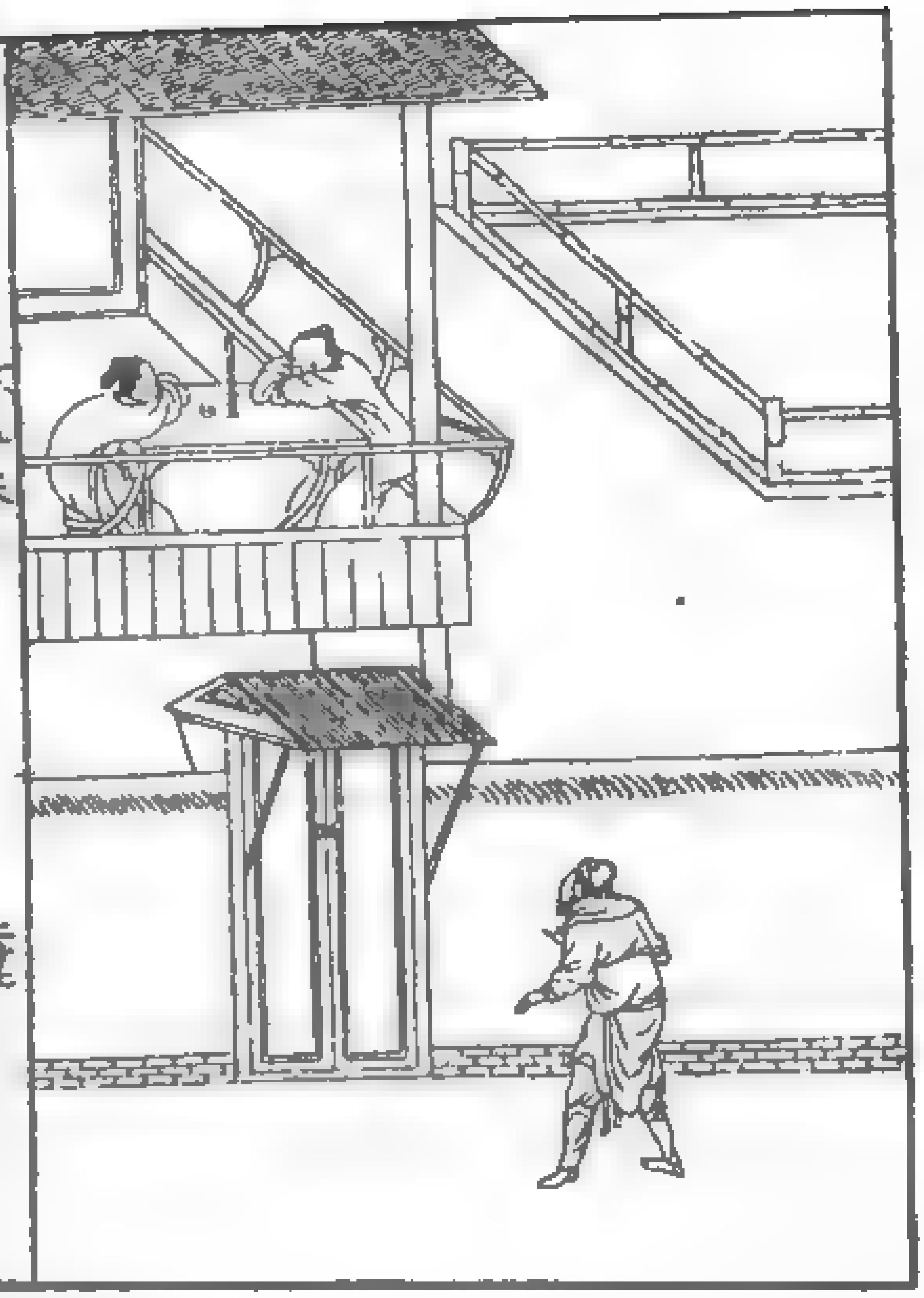
珠崖夫人　甚有母恩　假繼相讓　維女亦賢
納珠于關　各有伏愆　二義如此　為世所傳

郃陽友娣

友娣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為誰延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讐不執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讐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身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娣善復兄讐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季兒可以為則矣

頌曰

季兒樹義　夫殺其兄　欲復兄讐　義不可行
不留不去　遂以自殃　馮翊表墓　嘉其義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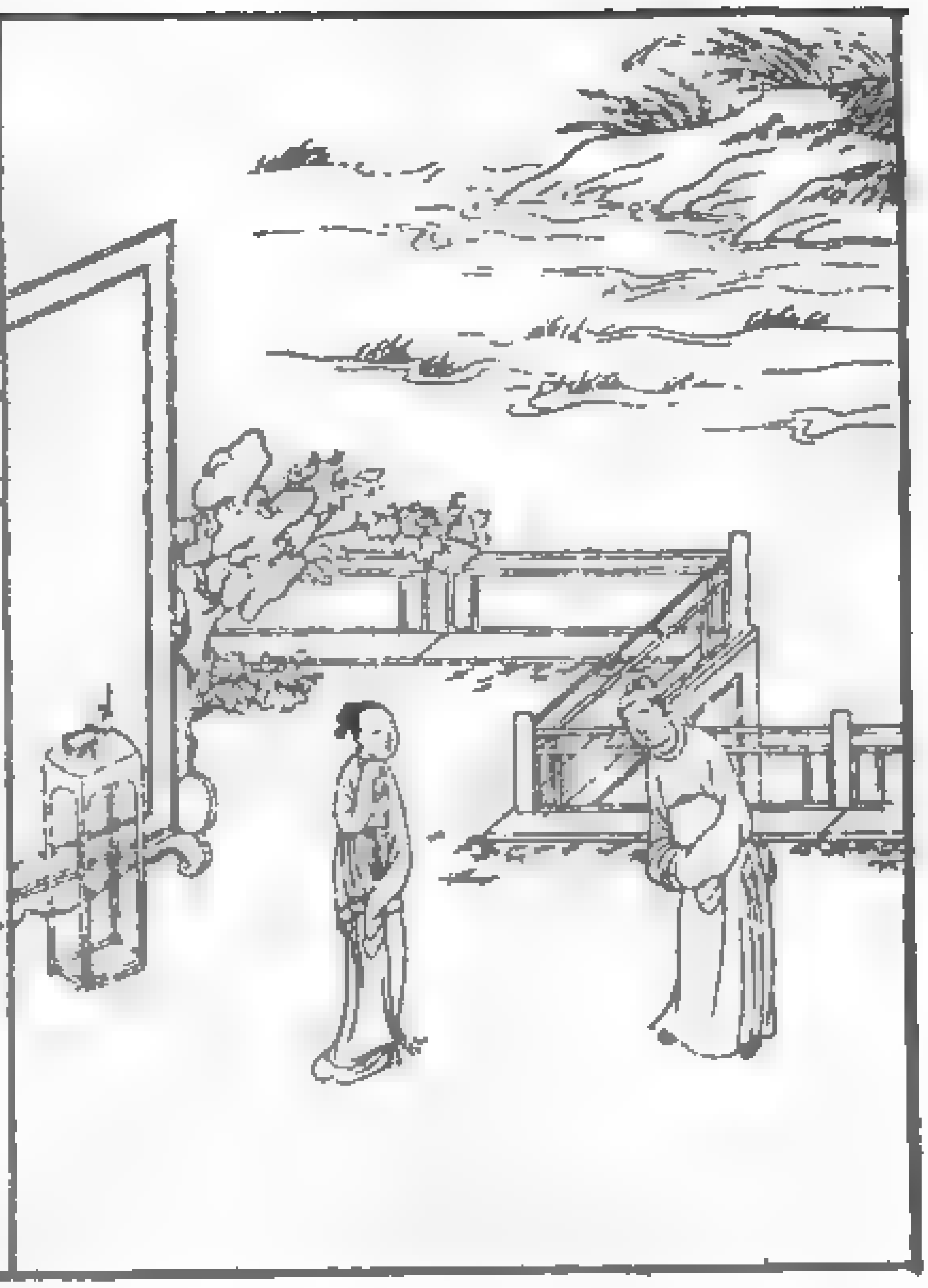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讐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為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于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讐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讐人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頌曰

京師節女　夫讐劫父　要女問之　不敢不許
期處既成　乃易其所　殺身成仁　義冠天下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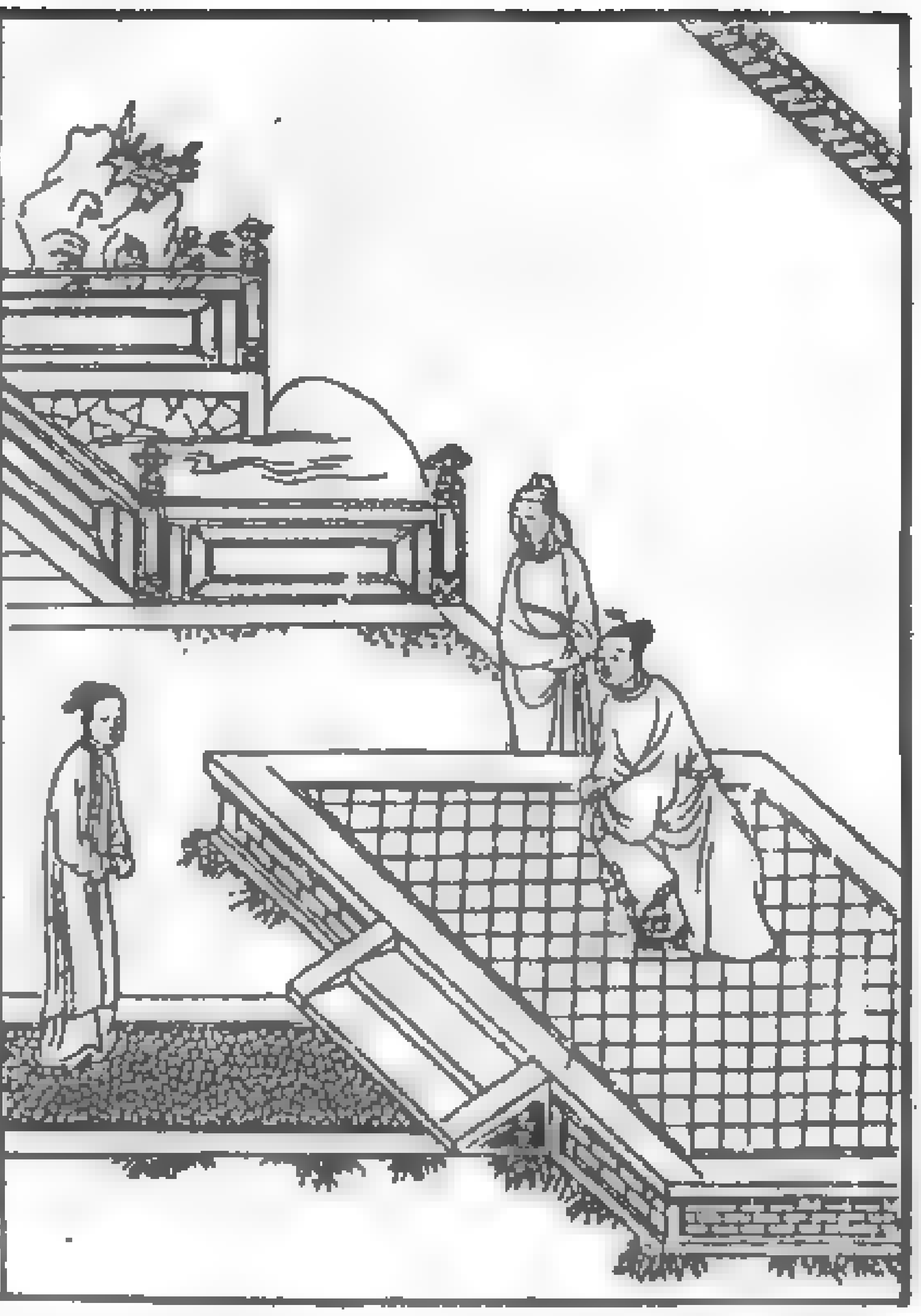
辯通傳

齊管妾婧

妾婧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婧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于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于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㜪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睪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于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也語君矣君不知識矣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職齊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為相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婧為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頌曰

桓遇甯戚　命管迎之　甯稱白水　管仲憂疑
妾進問焉　為說其詩　管嘉報公　齊得以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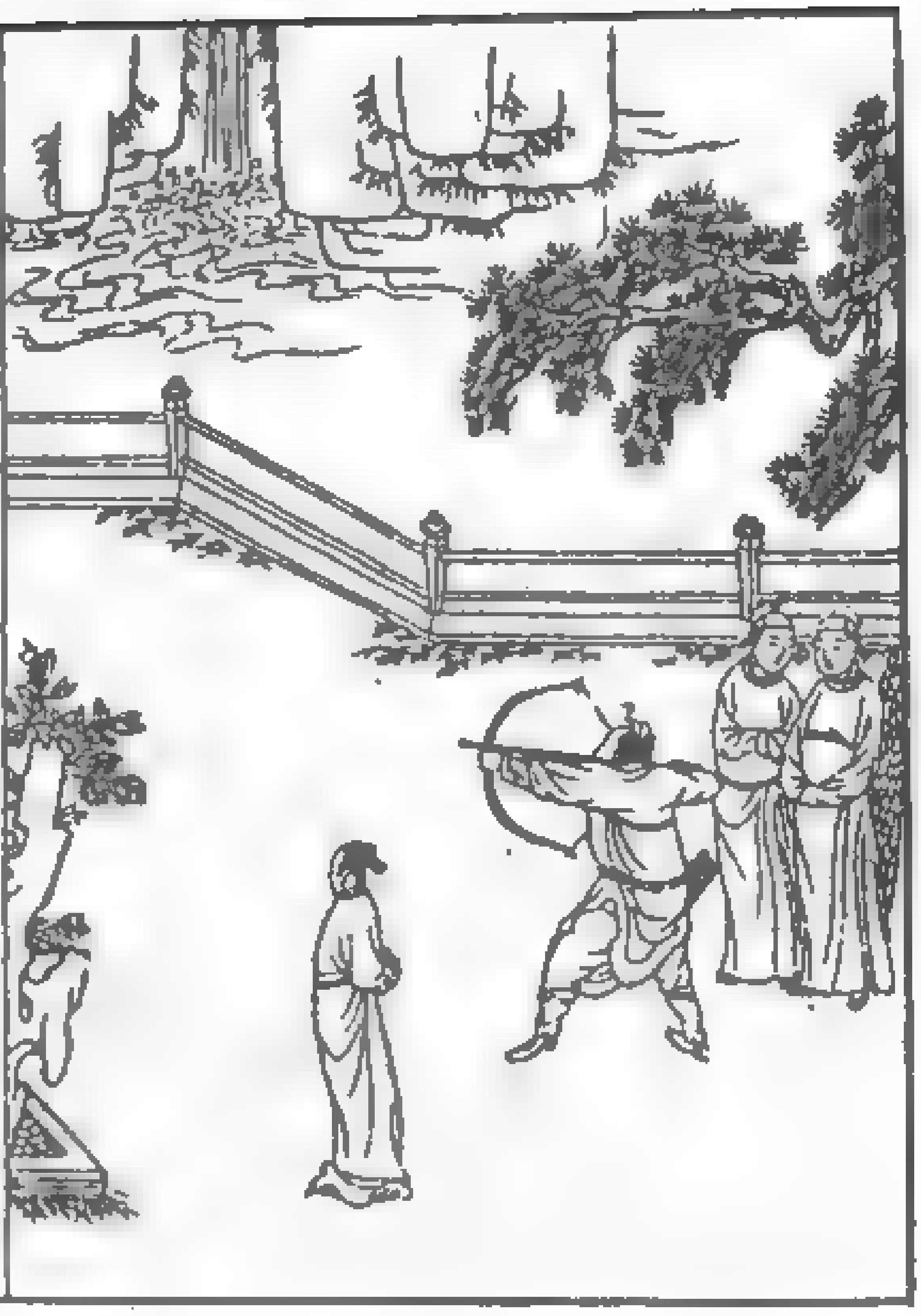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于王而絀之處家無幾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于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為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柰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者妾之子為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為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罪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

江乙失位　乙母動心　既歸家庭　亡布八尋

指責令尹　辭甚有度　王復用乙　賜母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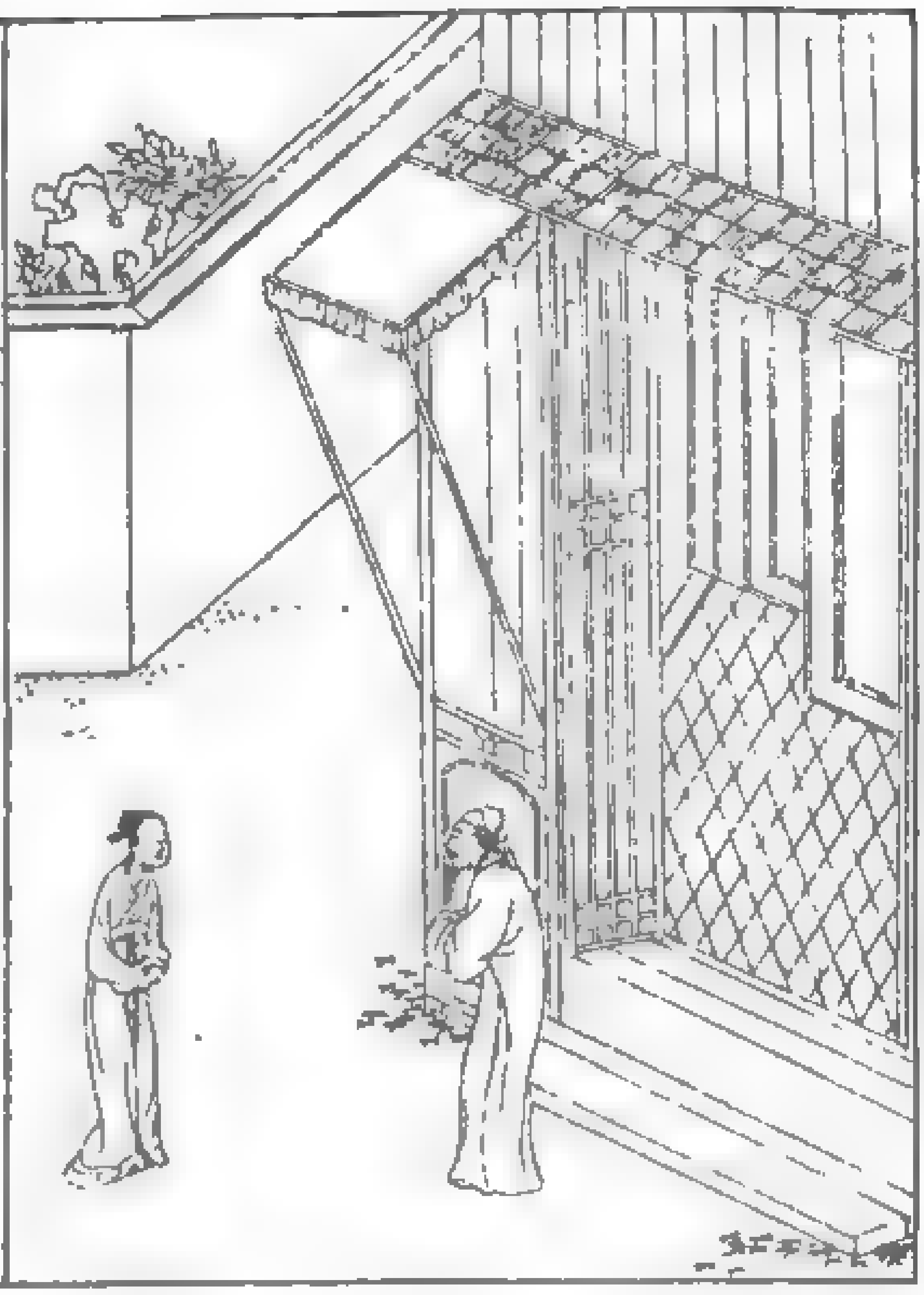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于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于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以爲爲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爲之亦勞其幹生于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頌曰

晉平作弓　三年乃成　公怒弓工　將加以刑

妻往說公　陳其幹材　列其勞苦　公遂釋之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于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于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于下晏子聞之笑曰嬰有淫色乎何為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為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于名山神女不勝麴蘖之味先犯君令醉至于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為六畜傷民人不為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為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槐之故殺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是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頌曰

景公愛槐　民醉折傷　景公將殺　其女悼惶

奔告晏子　稱說先王　晏子為言　遂免父亡

楚野辯女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于荆至于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于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怒妾豈不貳過哉周書曰無侮鰥寡而畏高明今子列大夫而不為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鞭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慙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于鄭乎對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辯女能以辭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頌曰

辯女獨乘　遇鄭使者　鄭使折軸　執女忿怒
女陳其冤　亦有其序　鄭使慙去　不敢談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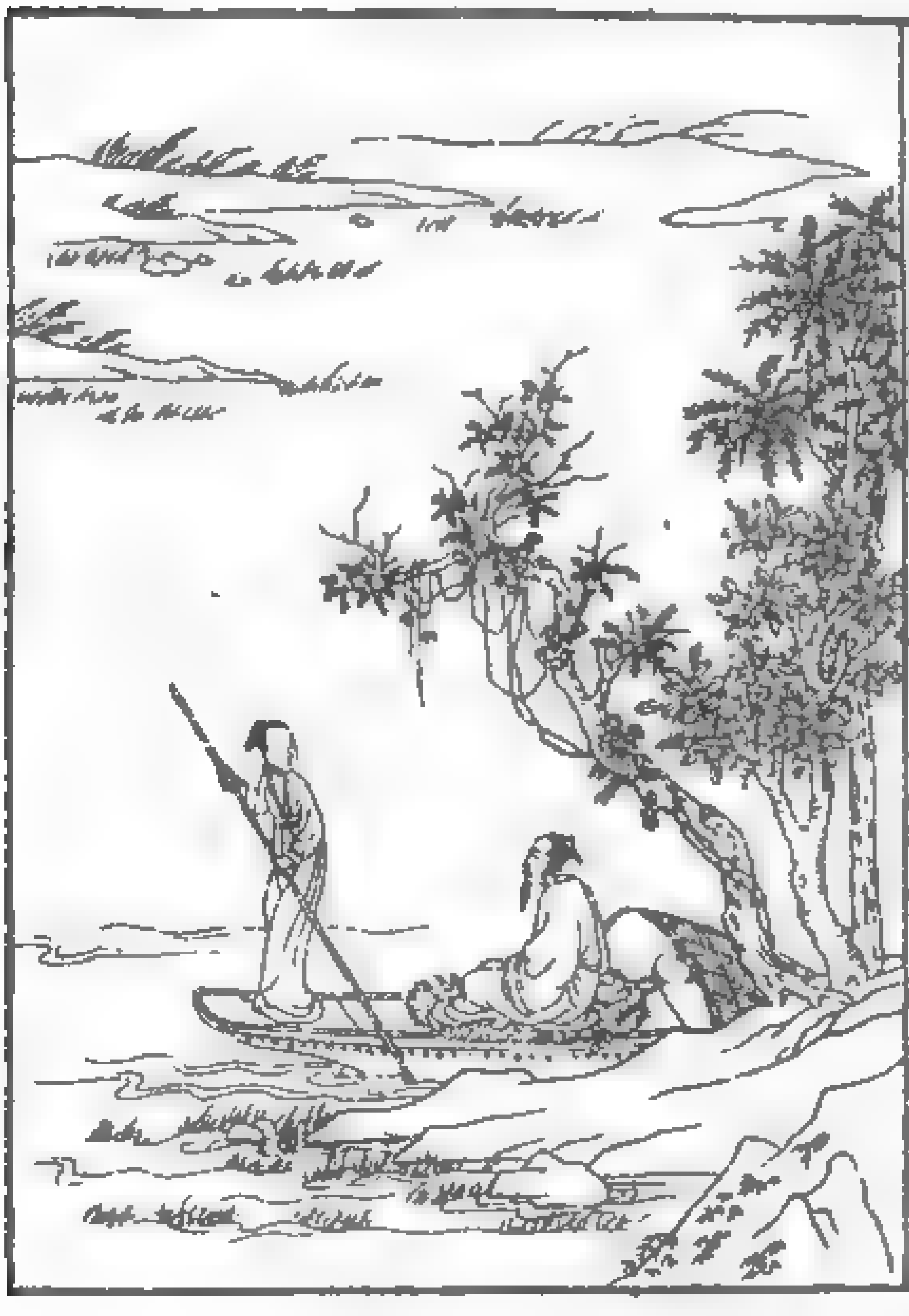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珮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為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于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泛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鄉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于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切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于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頌曰

孔子出遊　阿谷之南　異其處子　欲觀其風

子貢三反　女辭辯深　子曰達情　知禮不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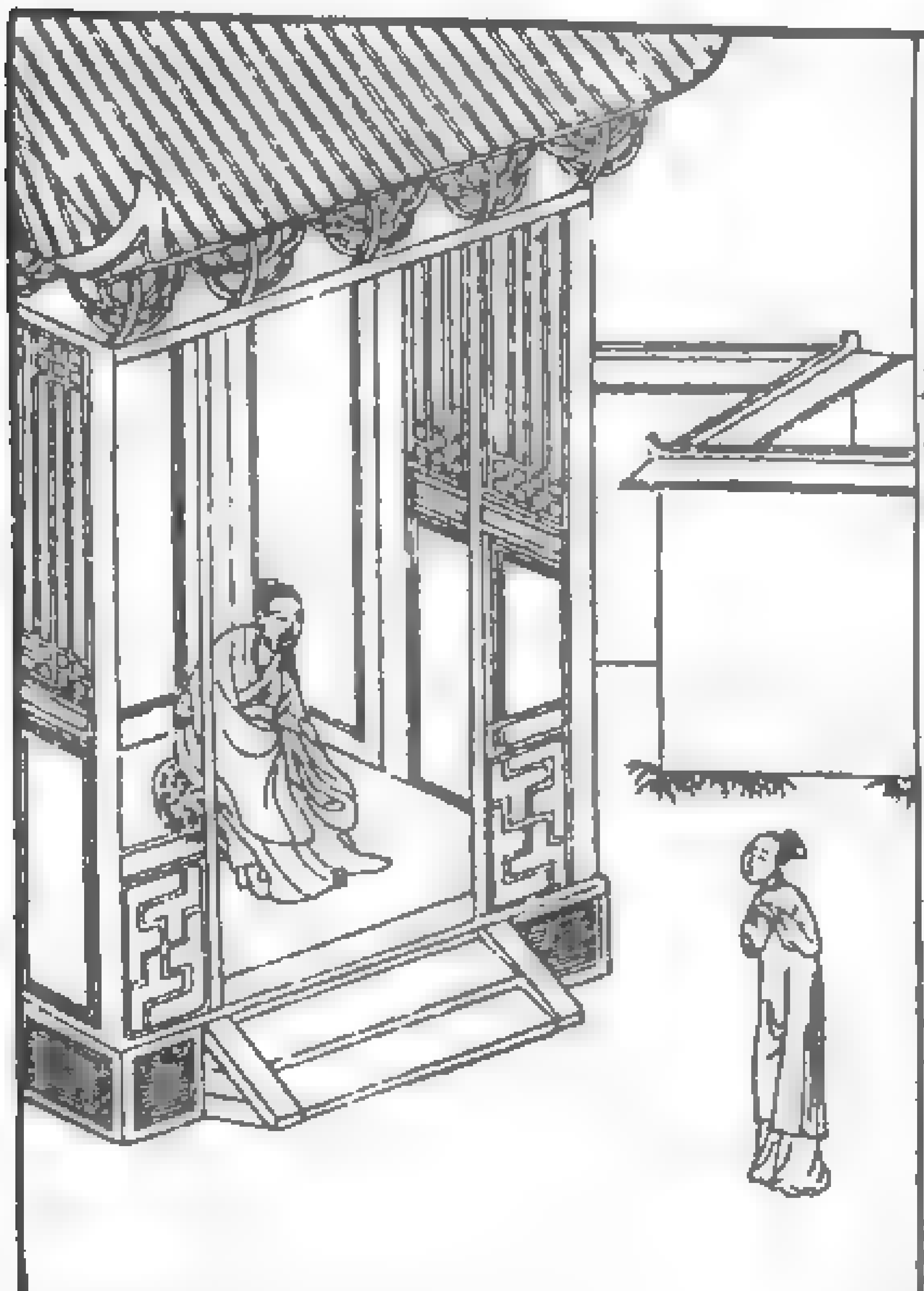
趙津女娟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王祝杯酌餘瀝醉至于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

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靡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驥而遂克紂至于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浮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内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于父母而立以爲夫人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頌曰

趙簡渡河　津吏醉荒　將欲加誅　女娟恐惶
操楫進說　父得不喪　維久難蔽　終遂發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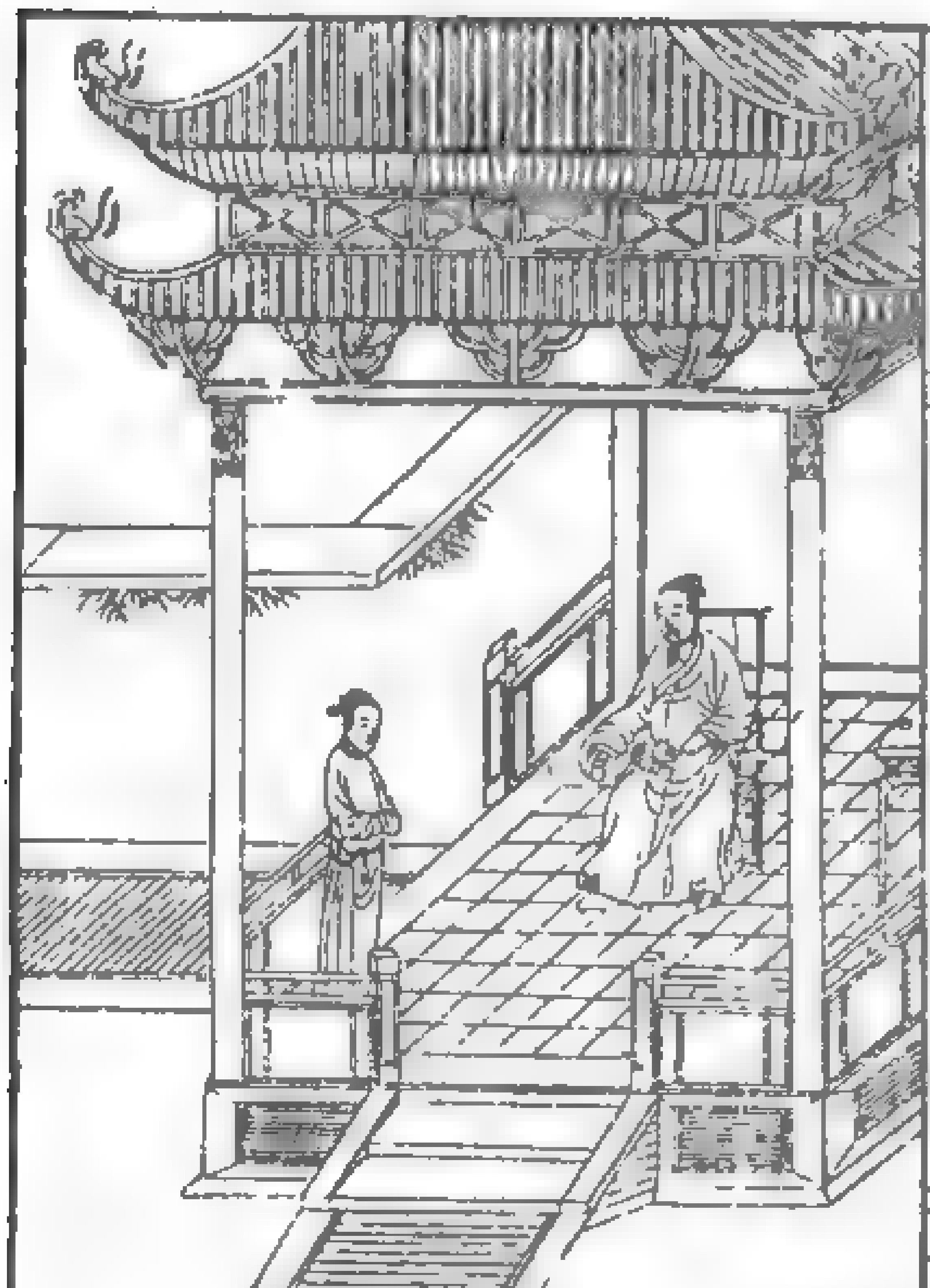


趙佛肸母

趙佛肸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牟畔趙之法以城畔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我死不當士長問其故母曰為我通于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為之言于襄子襄子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于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為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于反母何為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于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為子長則為友夫死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

佛肸既叛　其母任理　將就于論　自言襄子
陳列母職　子長在君　襄子說之　遂釋不論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于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于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詞而上之王視其詞不合于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于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泥附王著廌床蓐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于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為汙柳下覆寒女不為亂積之于大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納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〻為之崩亡士嘆市市〻為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冤明于白日雖號于九層之內而衆人莫為毫釐妾之罪二也既有汙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為莫白妾之汙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為殘妾既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于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于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頌曰

齊威惰政　不治九年　虞姬譏刺　反害其身
姬列其事　上指皇天　威王覺寤　卒距強秦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長指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于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借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于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于是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為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女子不容于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時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

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于山林諂諛強于左右邪偽立于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沉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于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哉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于是折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為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

無鹽之女　干說齊宣　分別四殆　稱國亂煩

宣王從之　四辟公門　遂立太子　拜無鹽君

齊宿瘤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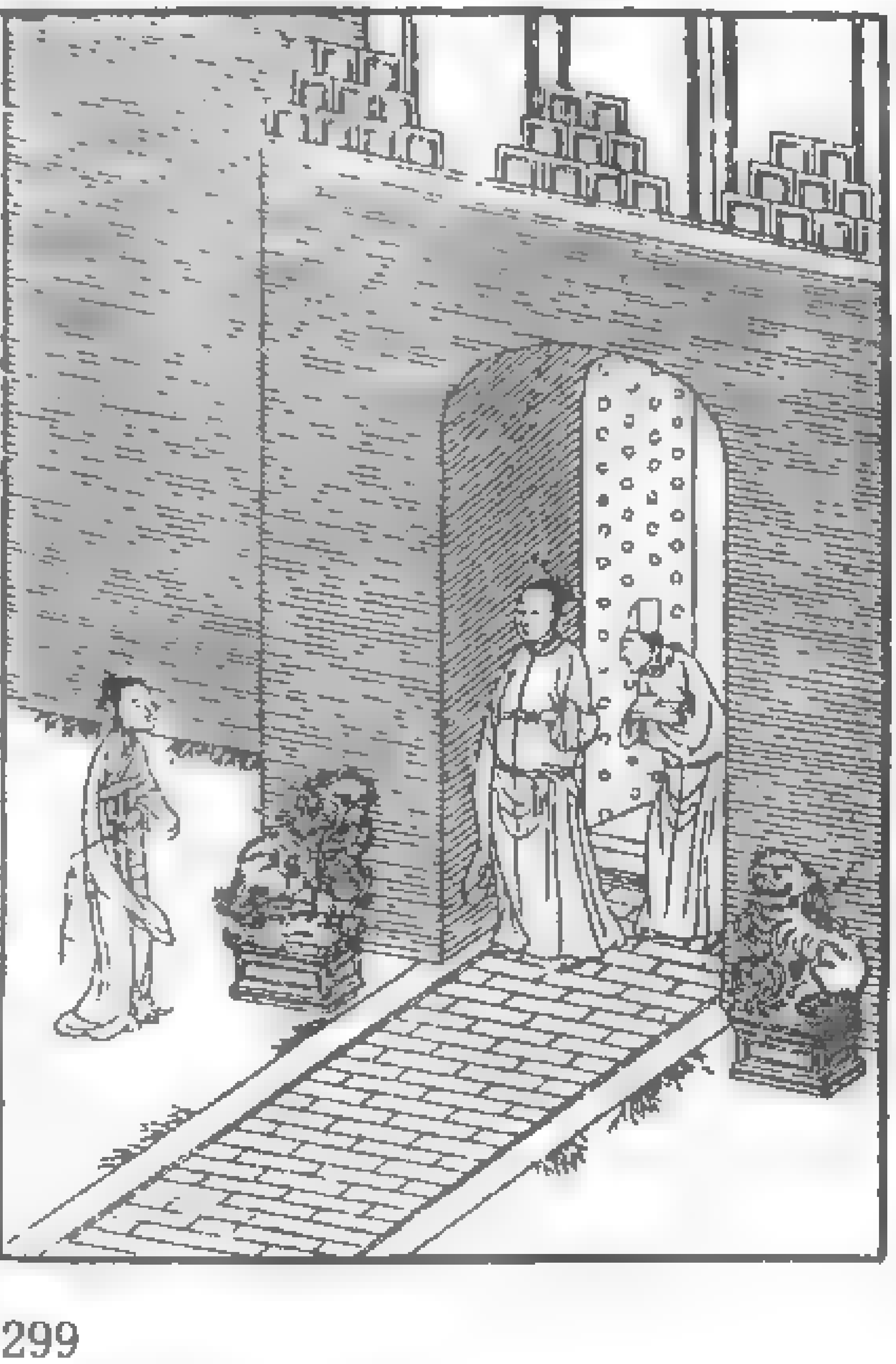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子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

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于是王遣歸使使者以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于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于節儉

茅茨不翦采椽不斵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奇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于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宿瘤女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减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閒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立帝號閔王至于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死于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宿瘤　東郭採桑　閔王出遊　不為變常
王召與語　諫辭甚明　卒升后位　名聲光榮



齊孤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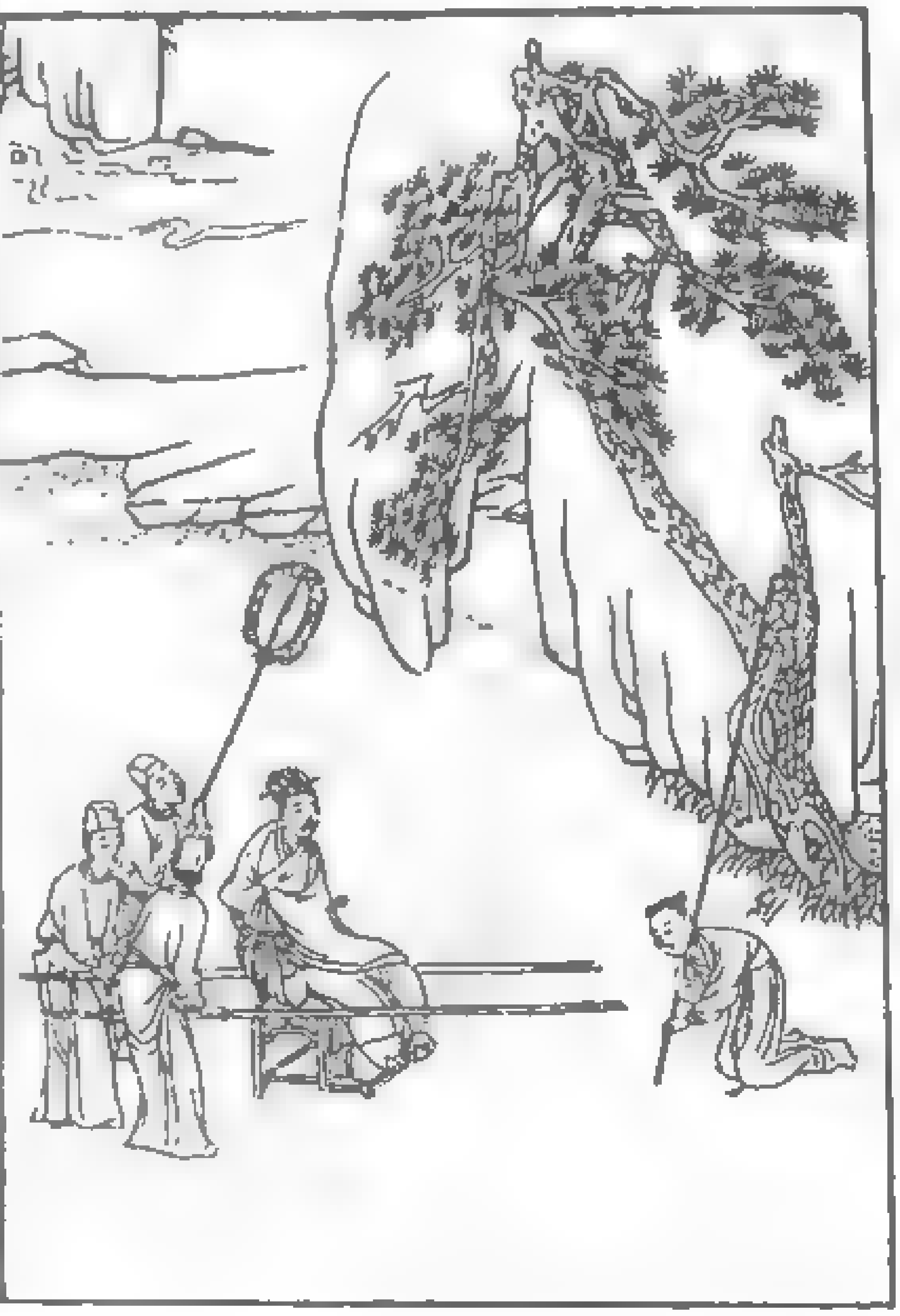
孤逐女者齊即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三逐于鄉五逐于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于鄉五逐于里孤無父母擯棄于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于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于鄉者不忠也五逐于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為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

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榱橑墮榱橑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榱橑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哲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一曰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明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曰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為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

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柰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蜋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為暴下物之所徵國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以治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頌曰

齊孤逐女　造襄王門　女雖五逐　王猶見焉
譚國之政　亦甚有文　與語三日　遂配相君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閒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遊于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遊五百里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姦臣必倍敵國而謀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為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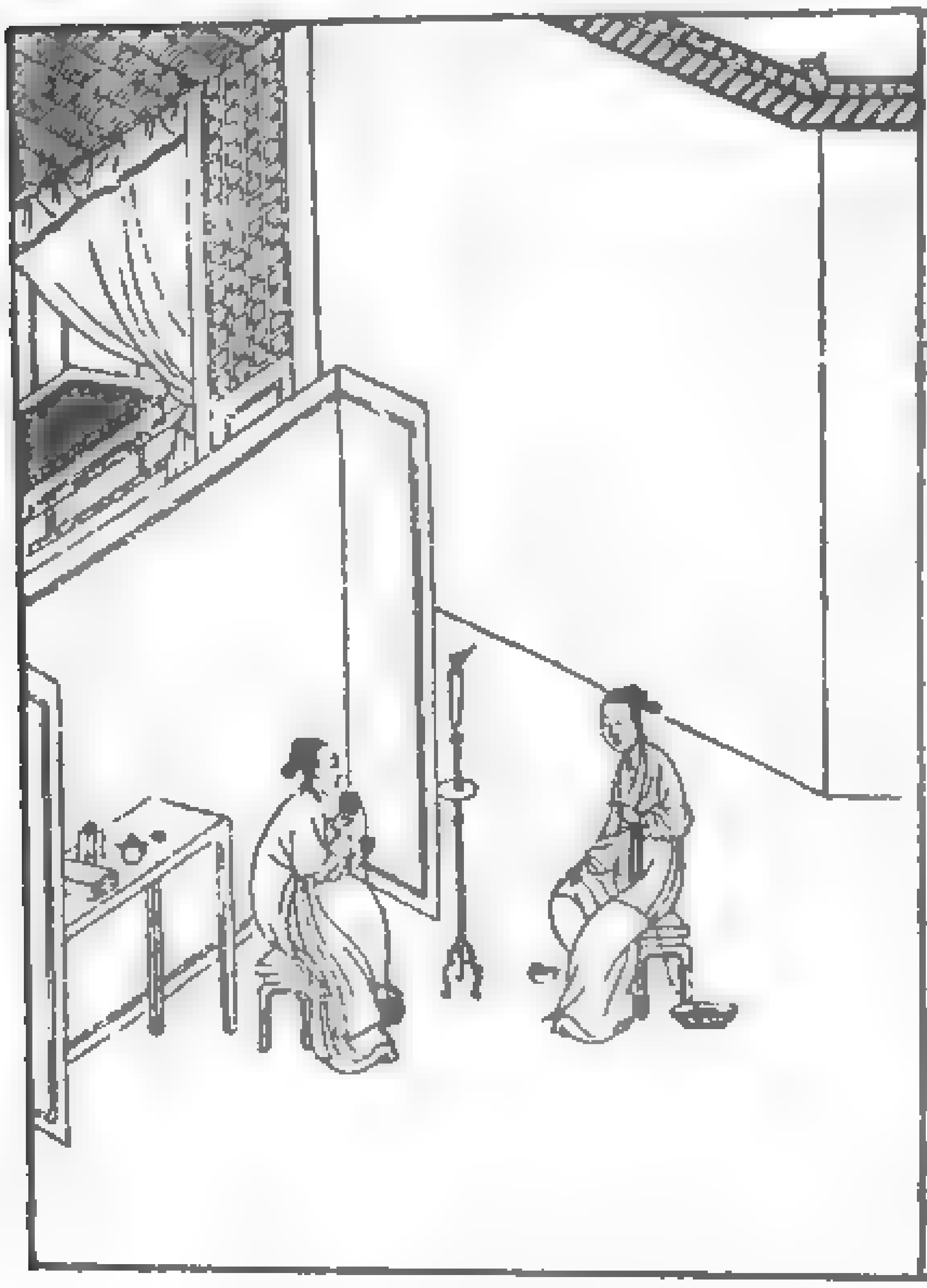
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
曰有一女童伏于幟下願有謁于王王曰召之姪至
王曰女何為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
于王恐壅閼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
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
無尾墻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姪對曰大魚
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于
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彊輔必
且殆也墻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
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

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內崩
壞強秦使人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滋曰以甚今禍
且構王遊于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
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
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闊達一患也宮垣衣繡民
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飢
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
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
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
乃立姪為夫人立在鄭子袖之右為王陳節儉愛民

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違于禮而終守以正
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
謂也

頌曰

楚處莊姪　雖為女童　以幟見王　陳國禍凶
設王三難　五患累重　王載以歸　終卒有功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與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坐常處下凡為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為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于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于隣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徐吾　會績獨貧　夜託燭明　李吾絕焉
徐吾自列　辭語甚分　卒得容入　終沒後言

齊太倉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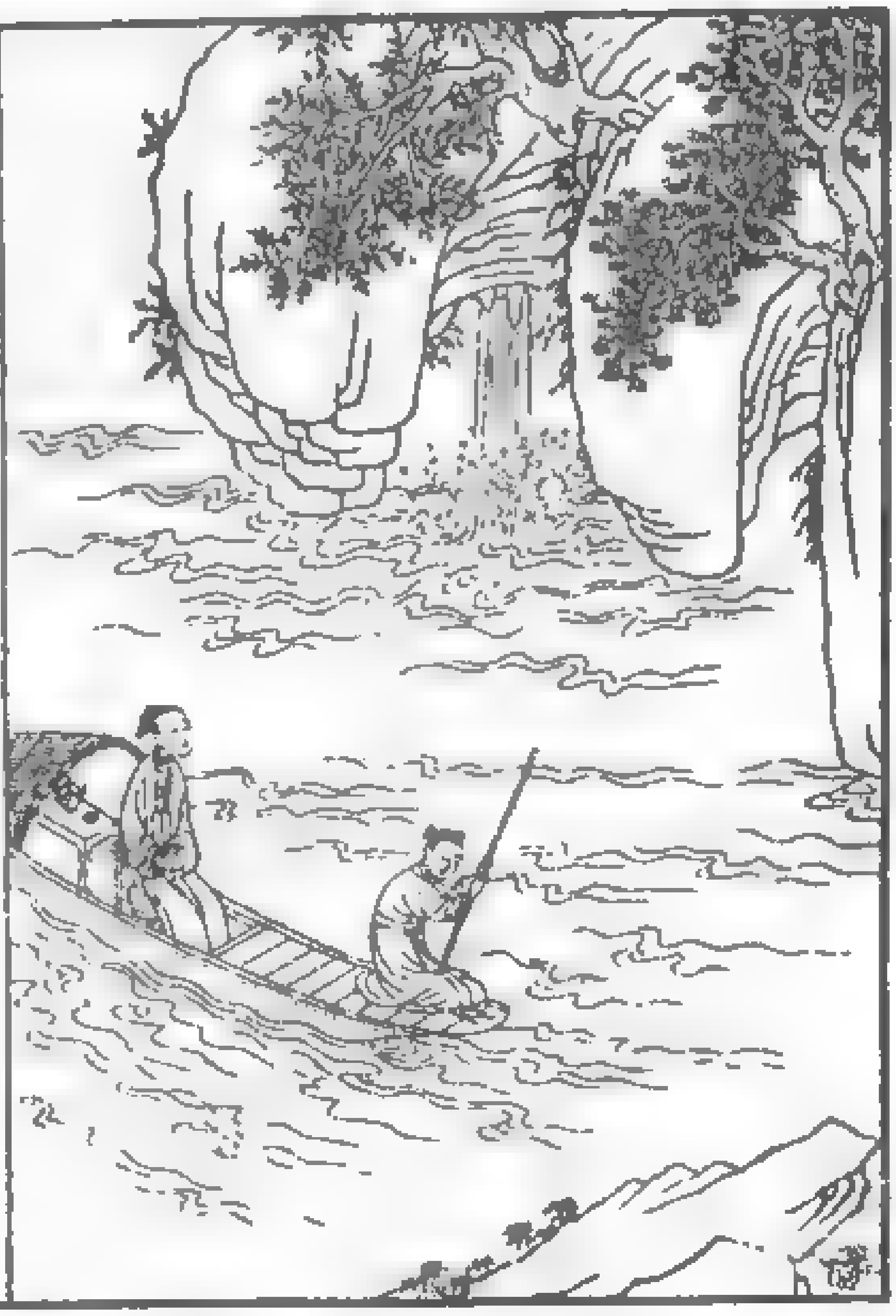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示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

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其道無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刖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

緹縈訟父　亦孔有識　推誠上書　文雅甚備
小女之言　乃感聖意　終除肉刑　以免父事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六終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七

孽嬖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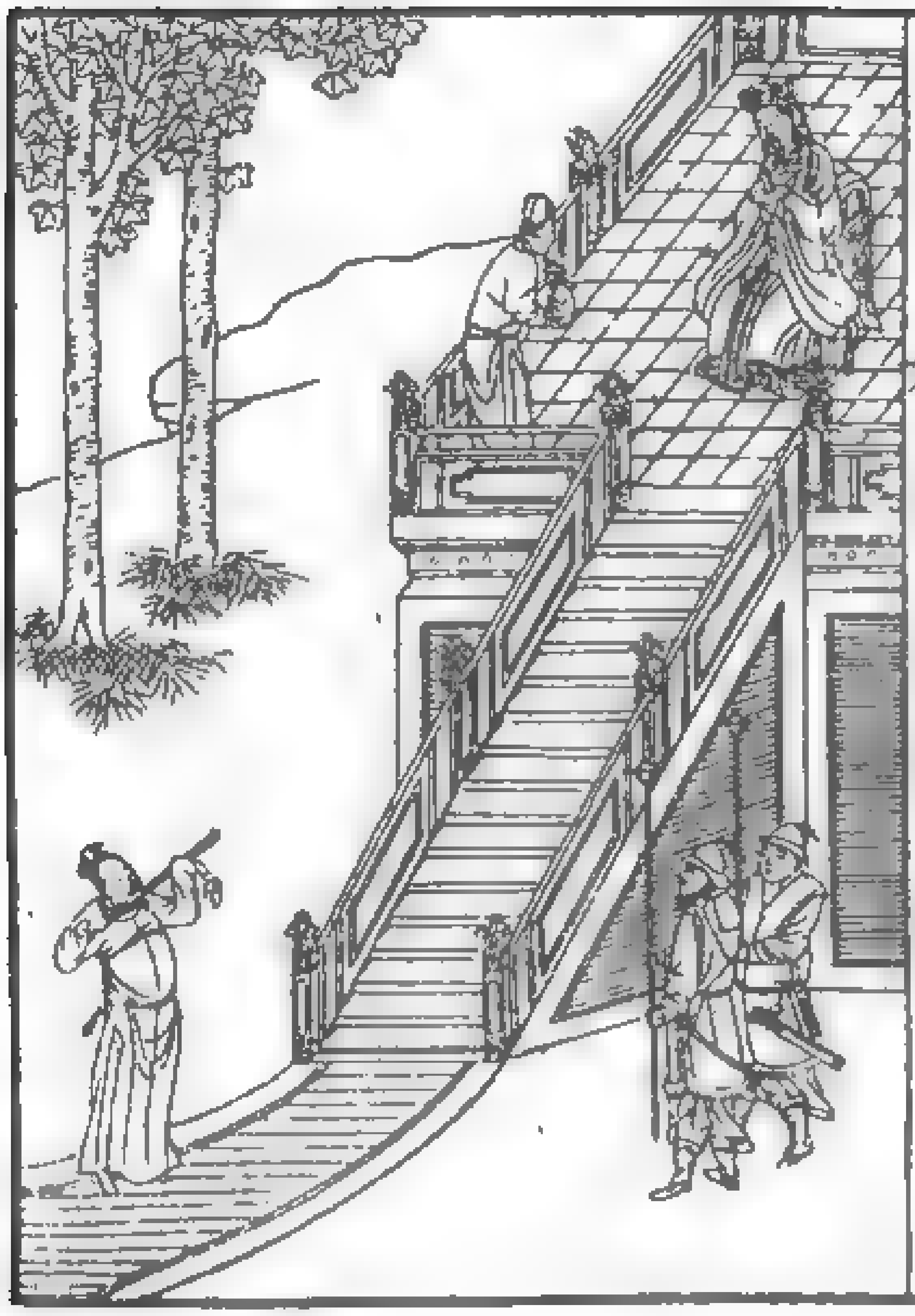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于色薄于德亂孼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于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為奇偉戲者聚之于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妹喜于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為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𩨨其頭而飲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為樂龍逢進諫

曰君無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聽以為妖言而殺之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尚不饜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于是湯受命而伐之戰于鳴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喜嬖妾同舟流于海死于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此之謂也

頌曰

末喜配桀　維亂驕揚　桀既無道　又重其荒
姦宄是用　不恤法常　夏后之國　遂反為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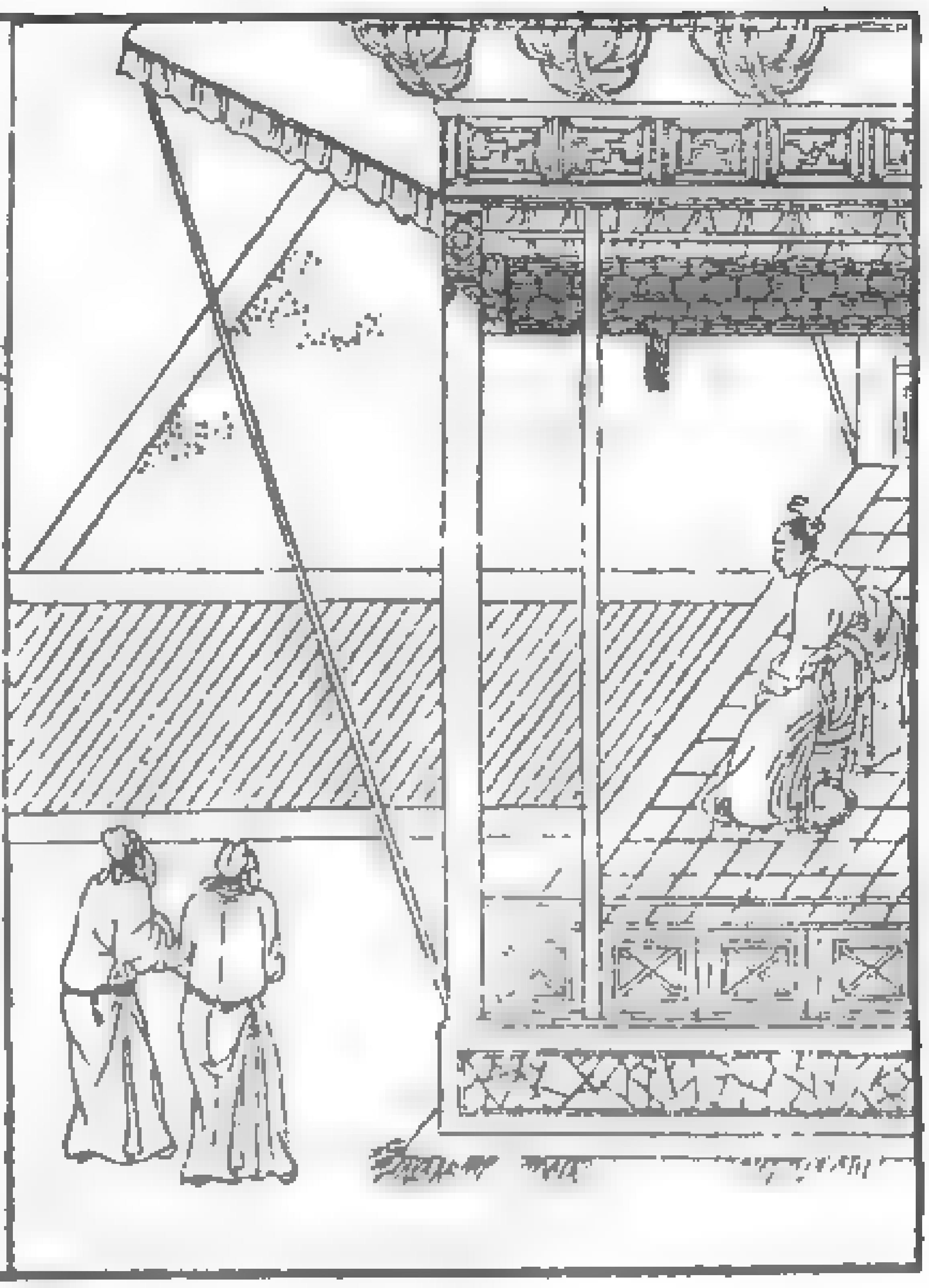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于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之樂收珍物積之于後宮諛臣群女咸獲所欲積糟為丘流酒為池懸肉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為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為妖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于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興師伐紂戰于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廩臺衣寶玉衣而自殺于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于小白旗以為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之謂也

頌曰

妲己配紂　惑亂是修　紂既無道　又重相謬
指笑炮炙　諫士刳囚　遂敗牧野　反商為周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漦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漦櫝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為玄蚖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寔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檿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于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姁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為后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為太子幽王惑于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沉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為熢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為舉熢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

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熢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于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于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頌曰

褒神龍變　寔生褒姒　興配幽王　廢后太子
舉烽致兵　笑寇不至　申侯伐周　果滅其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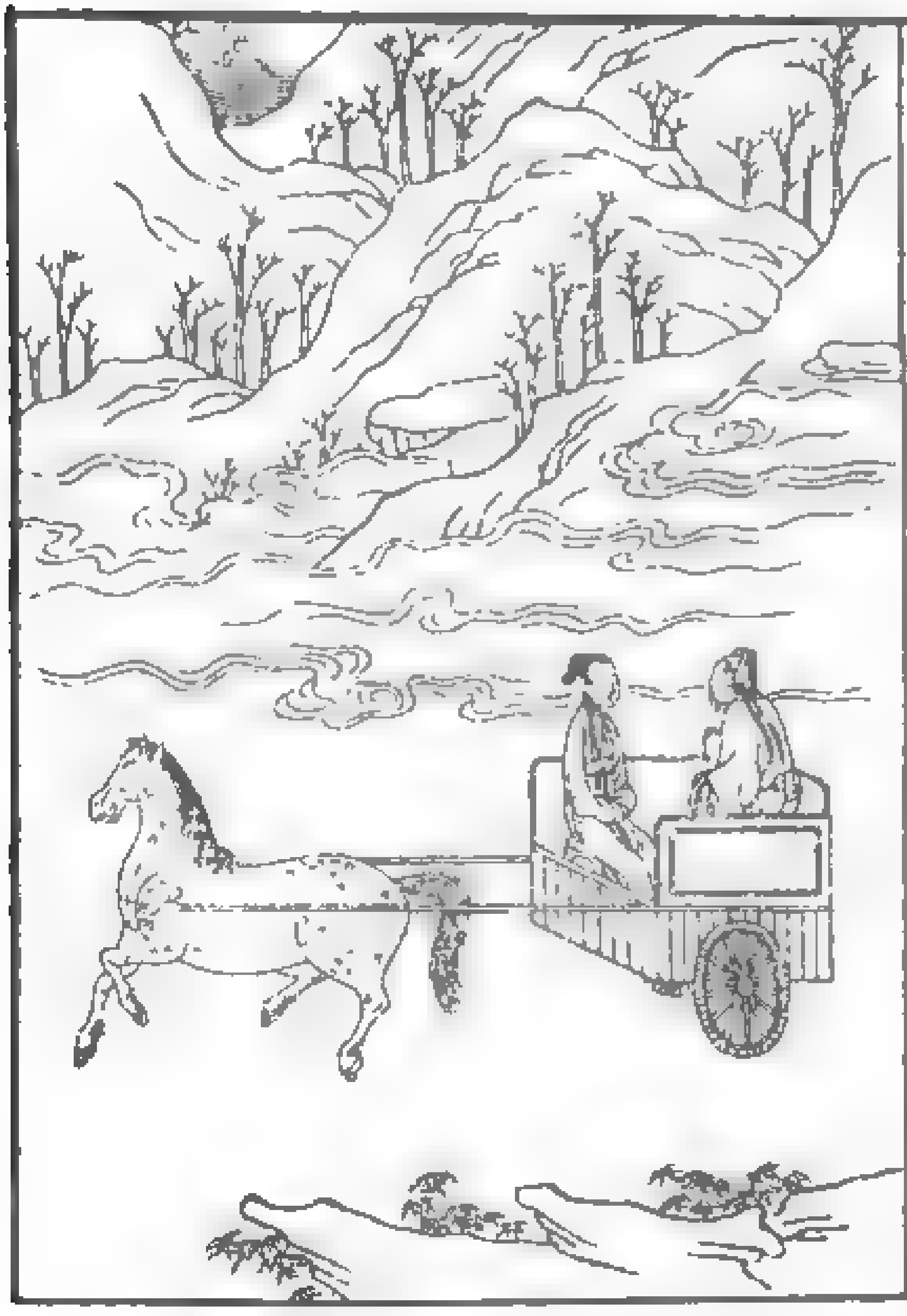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為太子又娶于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以壽為已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立為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為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頌曰

衛之宣姜　謀危太子　欲立子壽　陰設力士

壽乃俱死　衛果危殆　五世不寧　亂由姜起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于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頌曰

文姜淫亂　配魯桓公　與俱歸齊　齊襄淫通
俾厥彭生　摧幹拉脅　維女為亂　卒成禍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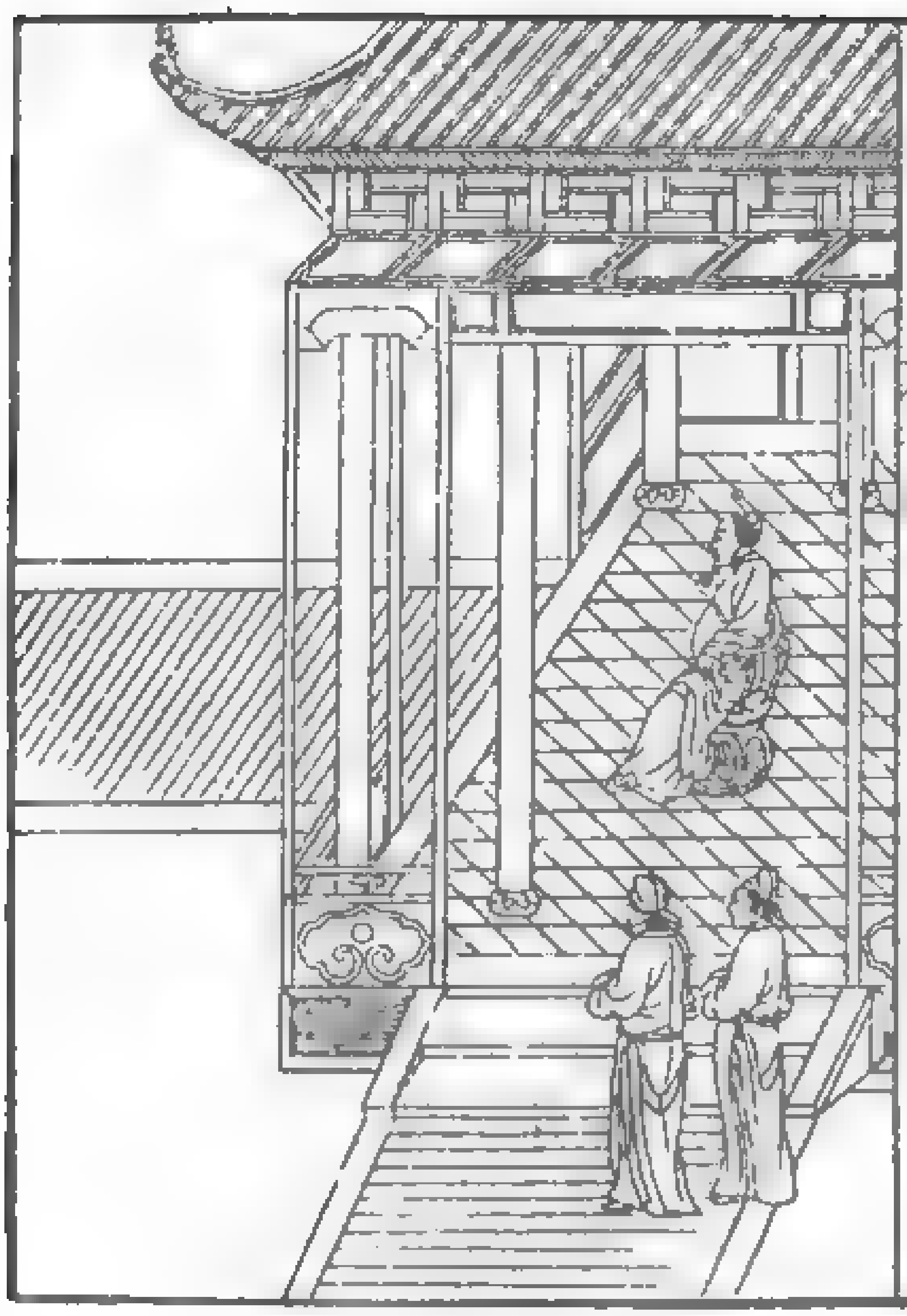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婦贄不過棗栗以致禮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彰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無乃不可乎公不聽又丹其父桓公廟宮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哀姜驕淫通于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莊公薨子般立慶父與哀姜謀遂殺子般于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為閔公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

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卜齮襲弒閔公于武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

哀姜好邪　淫于魯莊　延及二叔　驕妒縱橫
慶父是依　國適以亡　齊桓征伐　酖殺哀姜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于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驪姬嬖于獻公齊姜先死公乃立驪姬以為夫人驪姬欲立奚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間也于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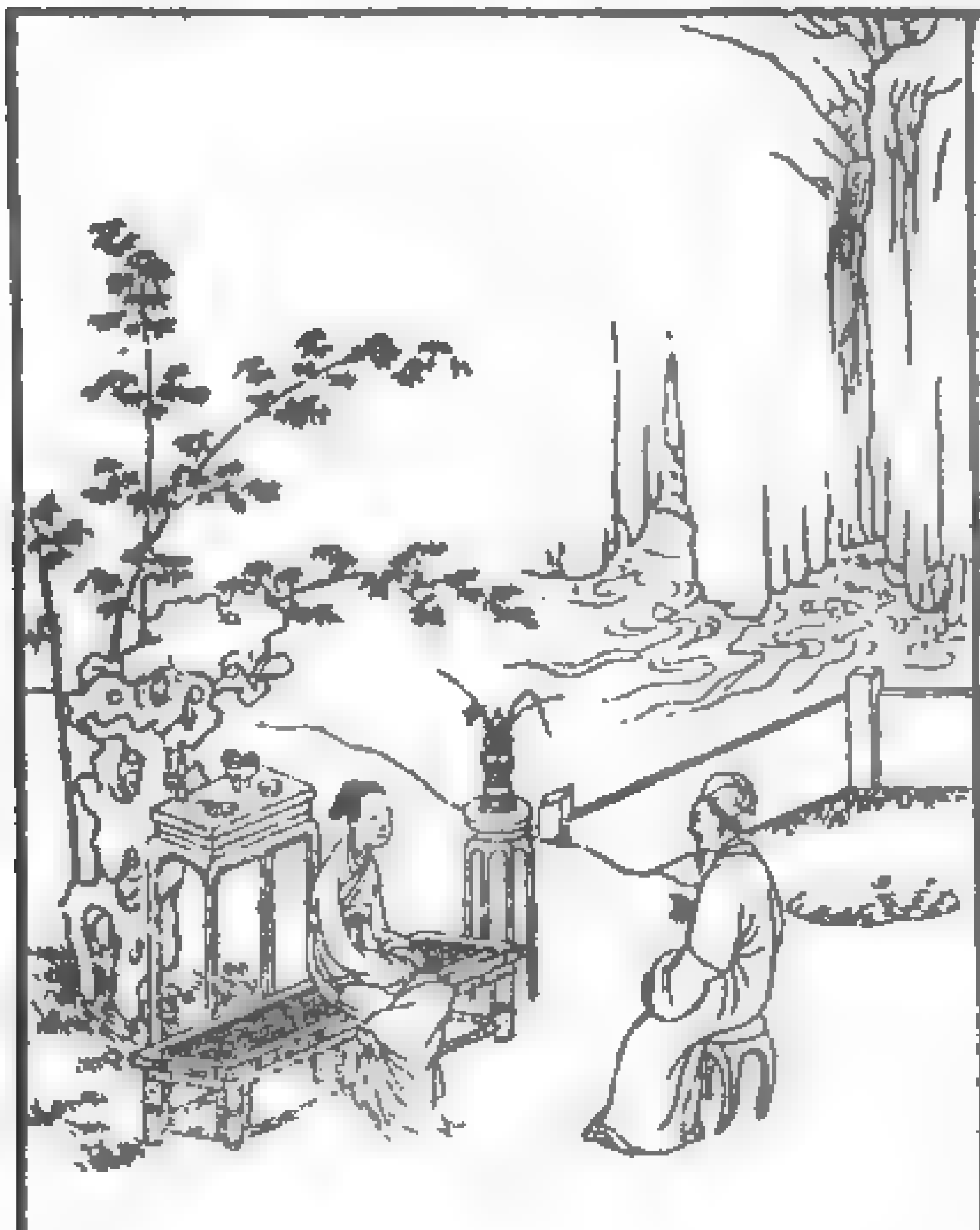
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晉獻驪姬既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對曰吾聞申生為人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于民今謂君惑于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于君君未終命而歿君其柰何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為民與為父異夫殺君利民民孰不戴苟父利而得寵除亂而衆說妾不欲焉雖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彰其惡鈞死也毋必假手于武王以廢其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此皆為民而不

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柰何而可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曰不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夢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置鴆于酒施毒于脯公至召申生將胙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犬死飲小臣小臣死之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國子之國子何遲為君有父恩忍之況國人乎弑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爾其圖之太傅

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吾君不安遂自經于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款使閹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梁盡逐群公子乃立奚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鞭而殺之于是秦立夷吾是為惠公惠公死子圉立是為懷公晉人殺懷公于高梁立重耳是為文公亂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

驪姬繼母　惑亂晉獻　謀譖太子　毒酒為權
果弑申生　公子出奔　身又伏辜　五世亂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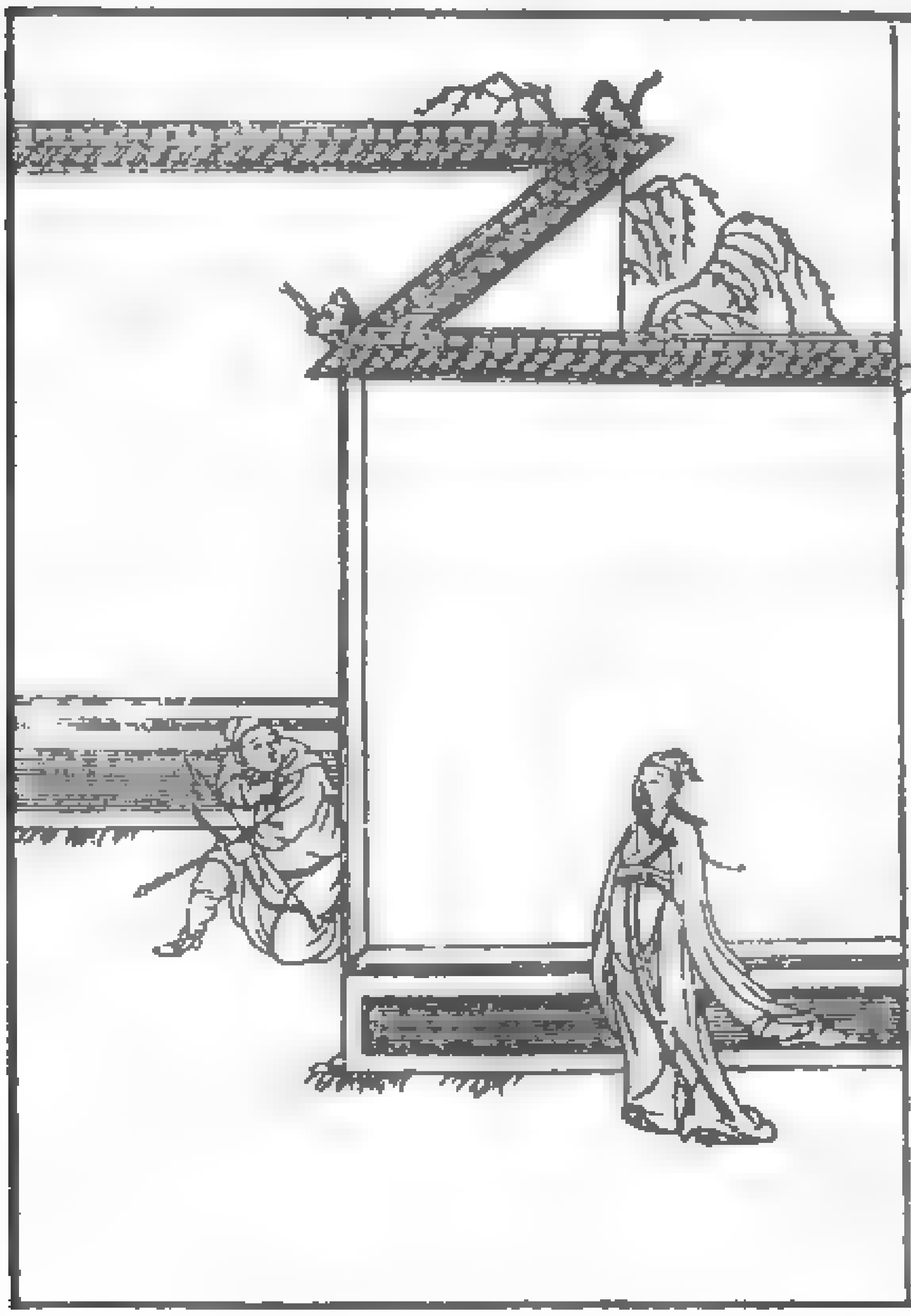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而行亂故謚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于叔孫宣伯名喬如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于鄢陵公出佐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士晉為內臣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之喬如奔齊魯遂擯繆姜于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不得出矣卒薨于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

繆姜淫泆　宣伯是阻　謀逐季孟　欲使專魯
既廢見逐　心意摧下　後雖善言　終不能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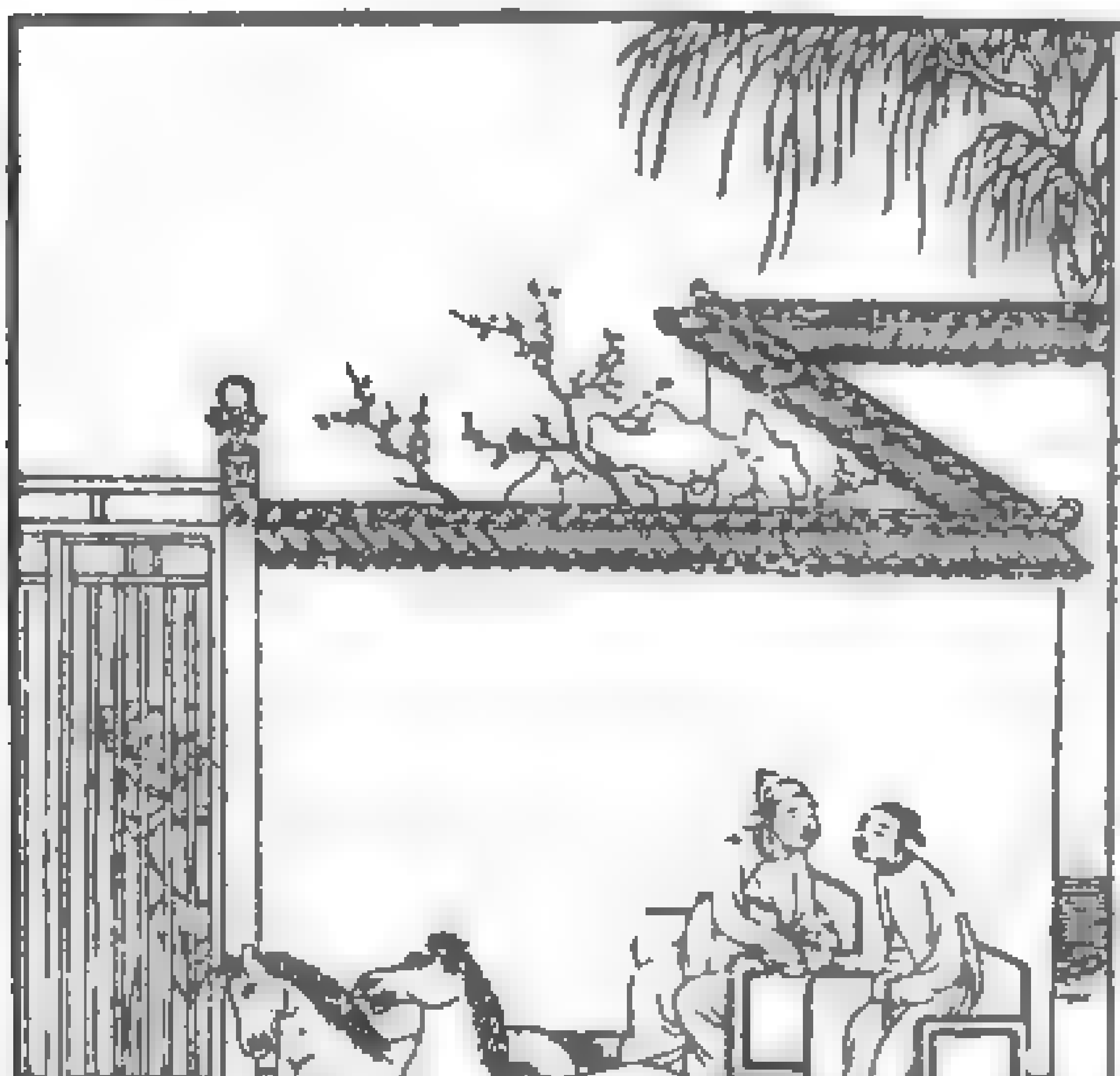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内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為大夫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于夏姬或衣其衣以戲于朝泄冶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為之不待幽閒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冶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徵賊泄冶而殺之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徵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

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國立午是為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弒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天下多美婦女何必取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亡其尸其子黑要又通于夏姬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聘汝及恭王即位巫臣聘于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頌曰

夏姬好美　滅國破陳　走二大夫　殺子之身
殆誤楚莊　敗亂巫臣　子反悔懼　申公族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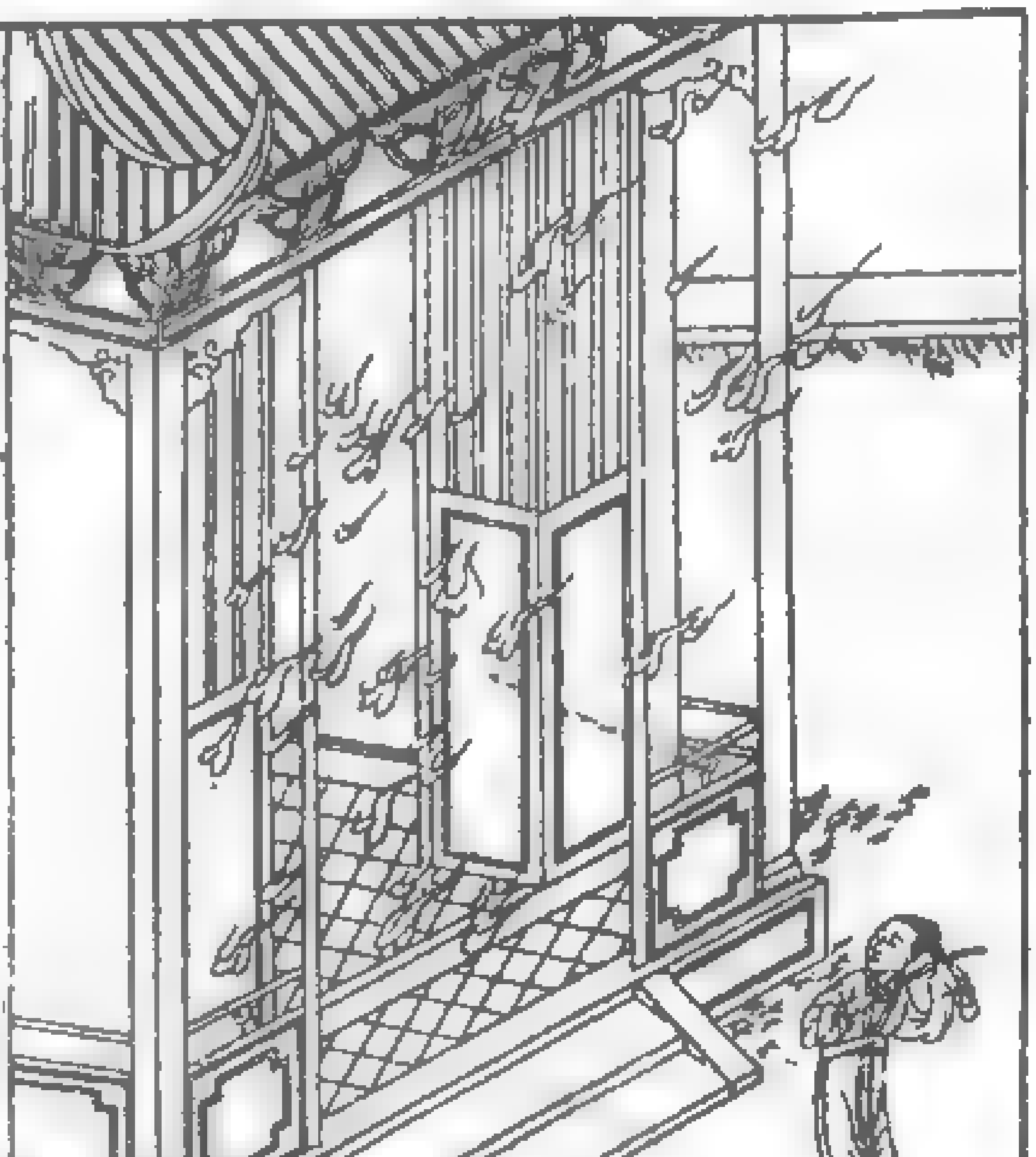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子淫通于大夫慶尅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怨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刖鮑牽而逐高子國佐佐遂奔莒更以崔杼為大夫使慶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尅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

齊靈聲姬　厥行亂失　淫于慶尅　鮑牽是疾
譖愬高鮑　遂以奔亡　好禍用亡　亦以事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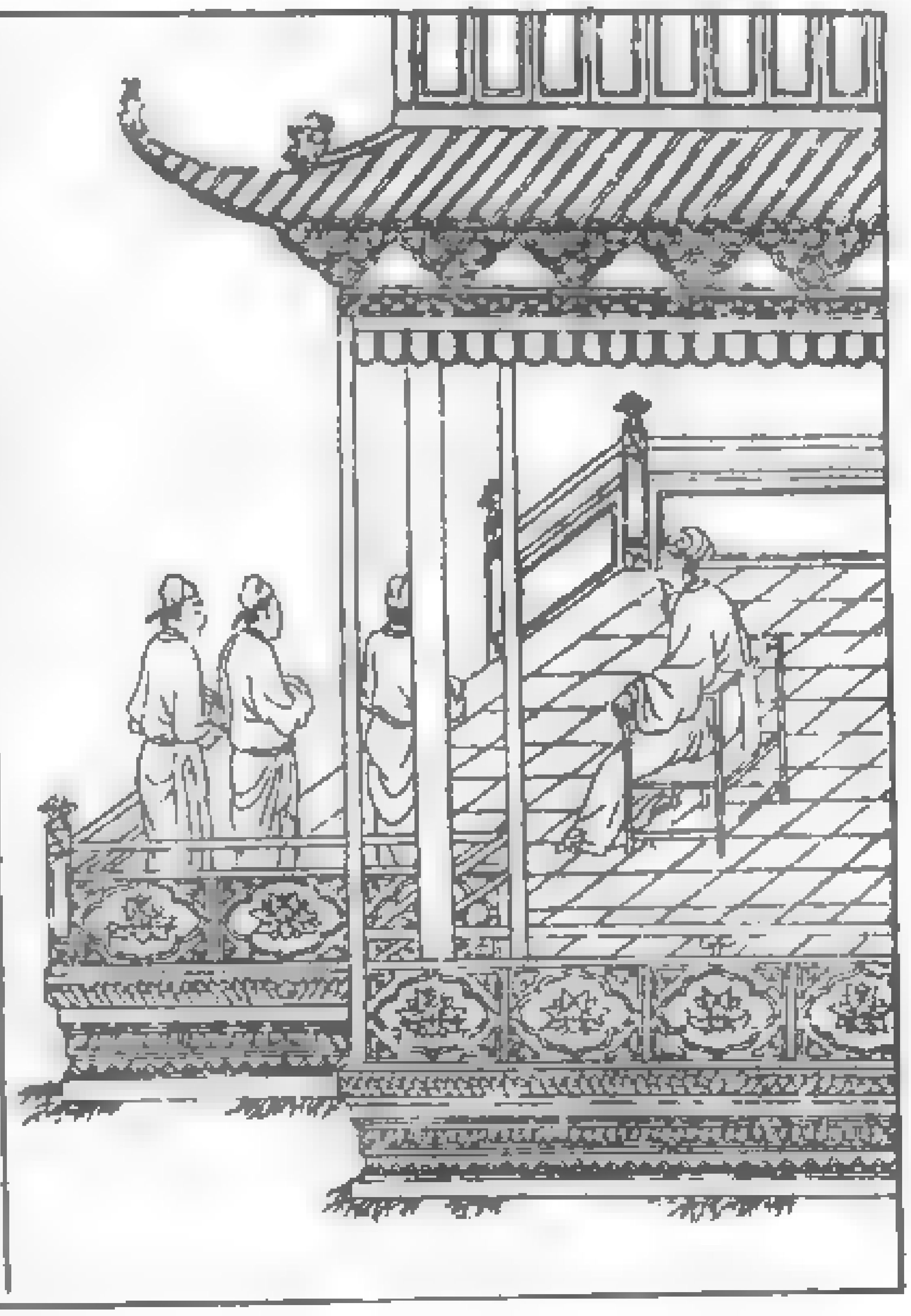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弔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既居其室比于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慍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上與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曰余聞崔子之疾也不開崔子與姜自側戶出閉門聚衆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公請于崔氏曰公知有罪矣請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

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請于崔氏之宰曰請就元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聞命公踰墻而逃崔氏射中公踵公反墮遂弑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夫子棠毋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為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大子城少子彊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成有疾崔子廢成而以明為後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毋咎與東郭偃爭而不與成與彊怒將欲殺之以告慶封慶封齊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于是二子歸殺棠毋咎東郭偃于崔子之庭崔子怒愬之于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至于此吾事夫子國人之所知也唯辱使者不可以已慶封乃使盧蒲嫳帥徒衆與國人焚其庫廐而殺成彊崔氏之妻曰主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廐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寔先敗此之謂也

頌曰

齊東郭姜　崔杼之妻　惑亂莊公　毋咎是依
禍及明成　爭邑相殺　父母無聊　崔氏遂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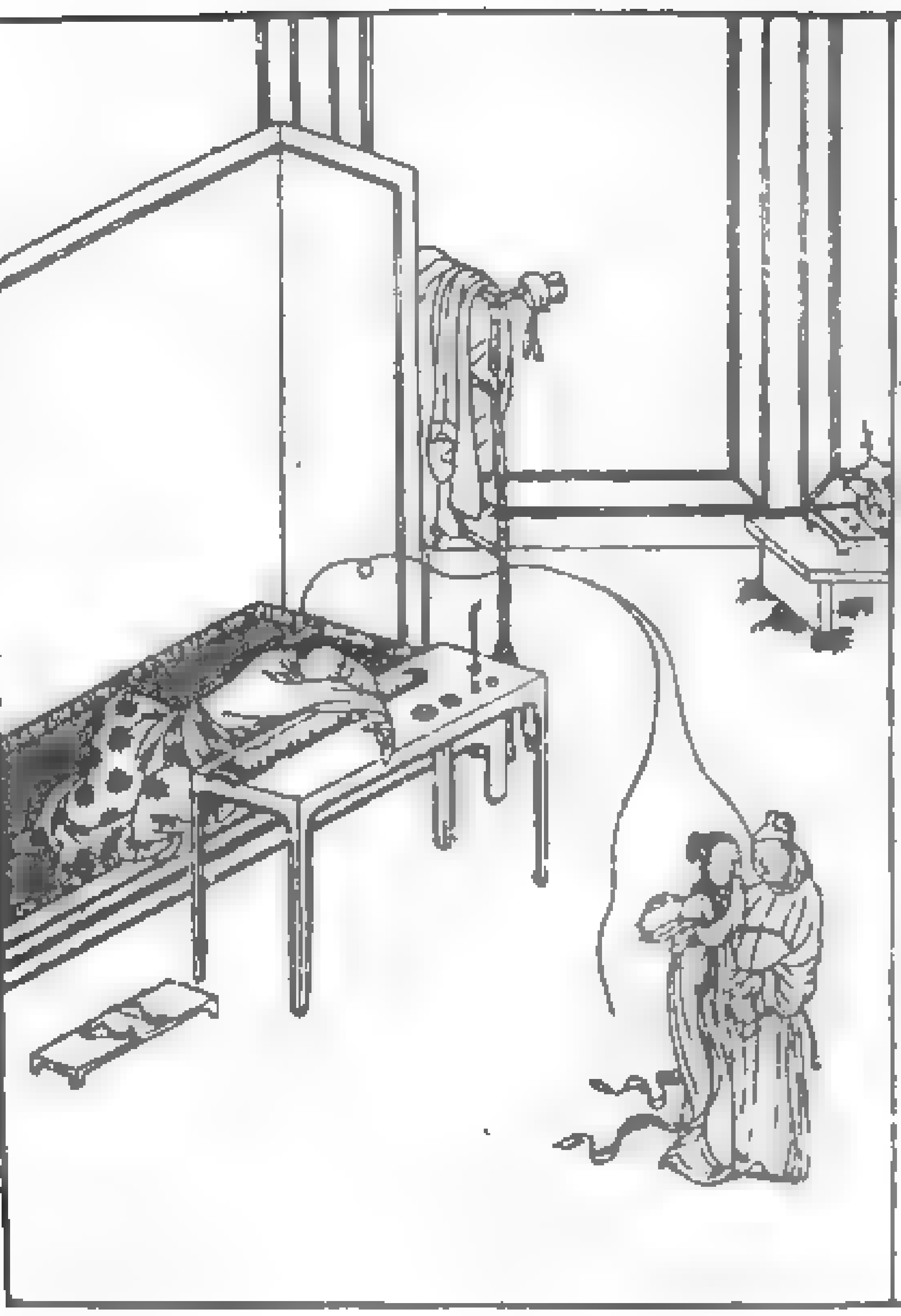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于宋子朝太子蒯聵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于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聵蒯聵奔宋靈公薨蒯聵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者蒯聵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于蒯聵蒯聵曰子苟能内我于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盟許以姬為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與蒯聵入舍孔氏之圃昏時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

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冑之士迫其子悝于廁強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蒯聵遂立是為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為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頌曰

南子惑淫　宋朝是親　譖彼蒯聵　使之出奔
悝母亦嬖　出入兩君　二亂交錯　咸以滅身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韓王女為夫人生子章立以為后章為太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我嬴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子而立孟姚為惠后以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封章于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羣臣宗室見章纍然也反臣于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久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于代計未決而輟主父遊沙丘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開之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丘宮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頌曰

吳女苕顏　神寤趙靈　既見嬖近　惑心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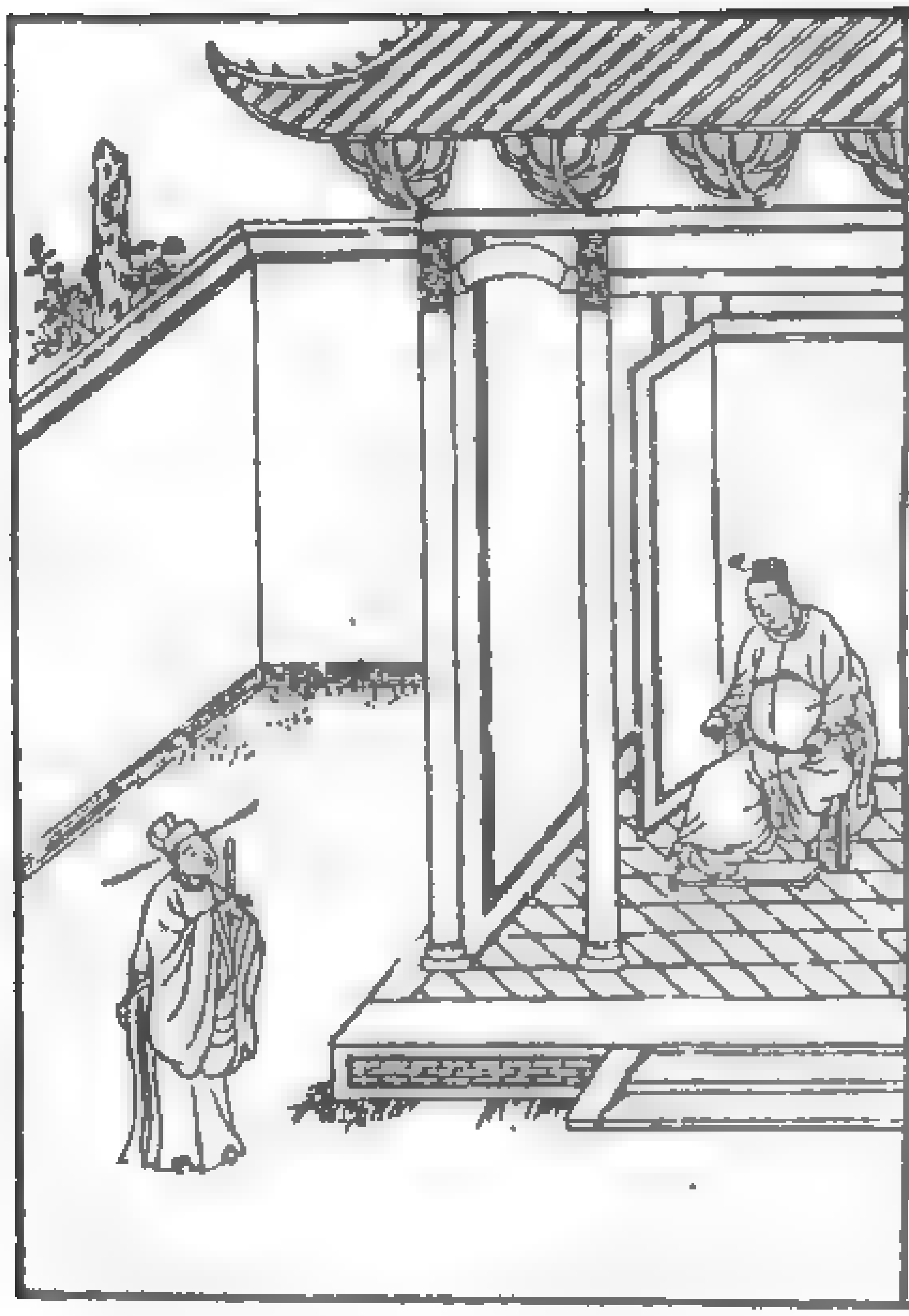
廢后興戎　子何是成　生閑沙丘　國以亂傾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為春申君舍人乃取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因間謂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立兄弟即楚更立君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又多失禮於王兄弟王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楚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悍立為太子園女弟為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悍立是為幽王后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為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為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盜言孔甘亂時用餤此之謂也

頌曰

李園女弟　發迹春申　考烈無子　果得納身
知重而入　遂得為嗣　既立畔本　宗族滅弑



趙悼倡后

倡后者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為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為太子倡后既入為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于王陰譖后及太子于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于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為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為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于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于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于代七年不能勝秦趙遂滅為郡詩云人而無禮不死何俟此之謂也

頌曰

趙悼倡后　貪叨無足　嬖廢后適　執詐不愨
淫亂春平　窮意所欲　受賂亡趙　自死滅國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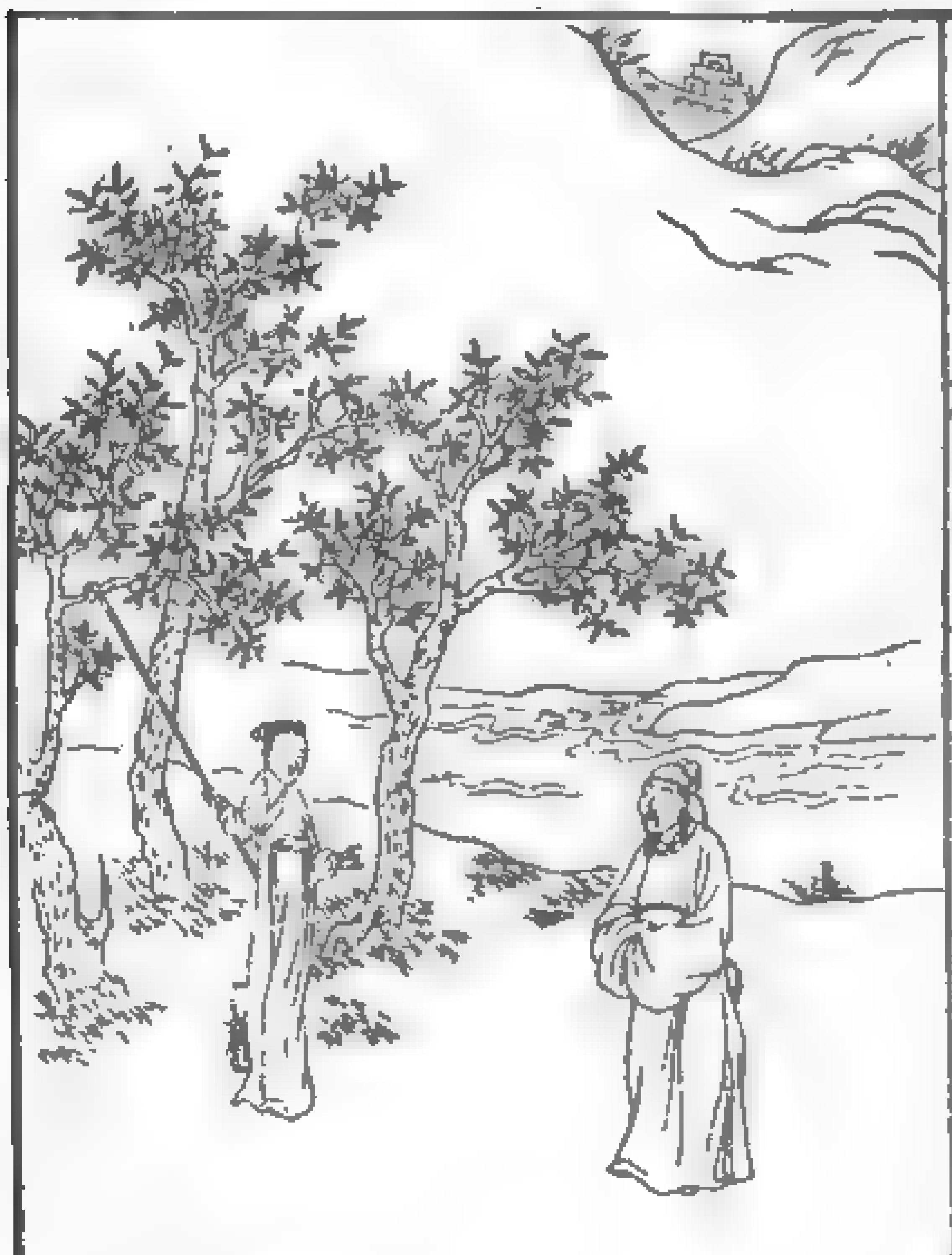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八

八卷

周郊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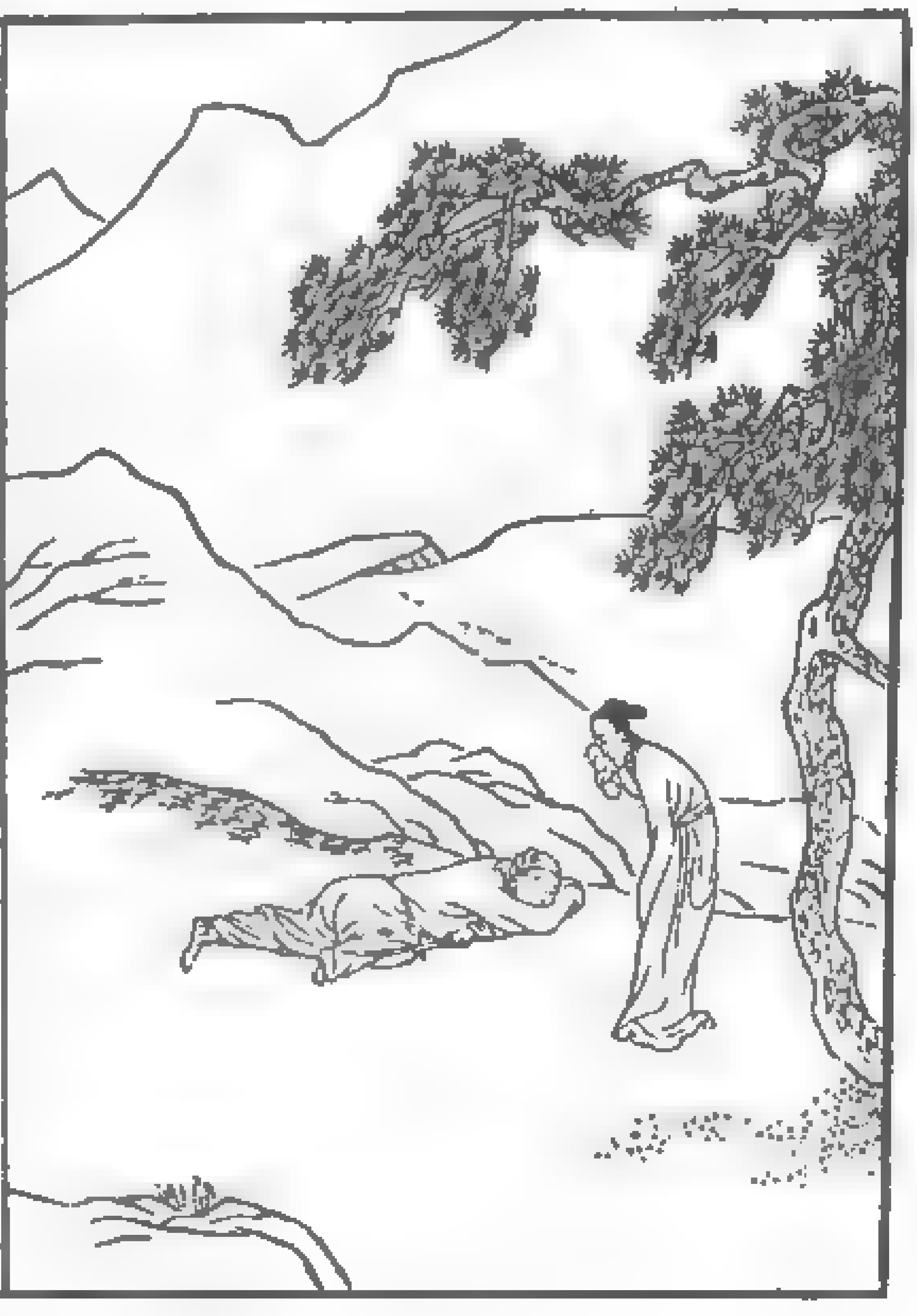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于郊之婦人也周敬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為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于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之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八卷



陳辯女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于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舍汝採桑女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飢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聶政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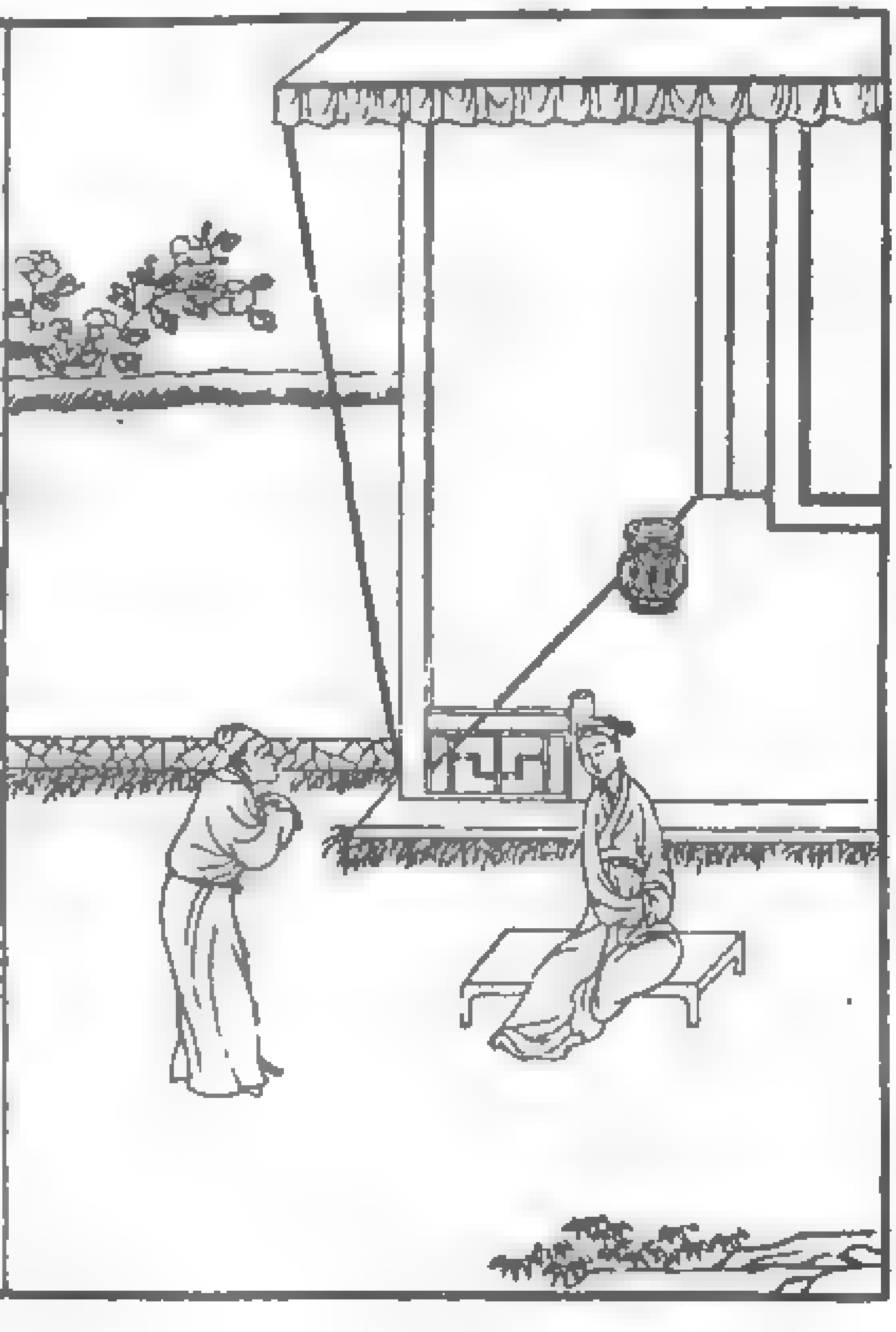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既終獨有姊在及為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暴其尸于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為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于尸下晉趙楚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王孫氏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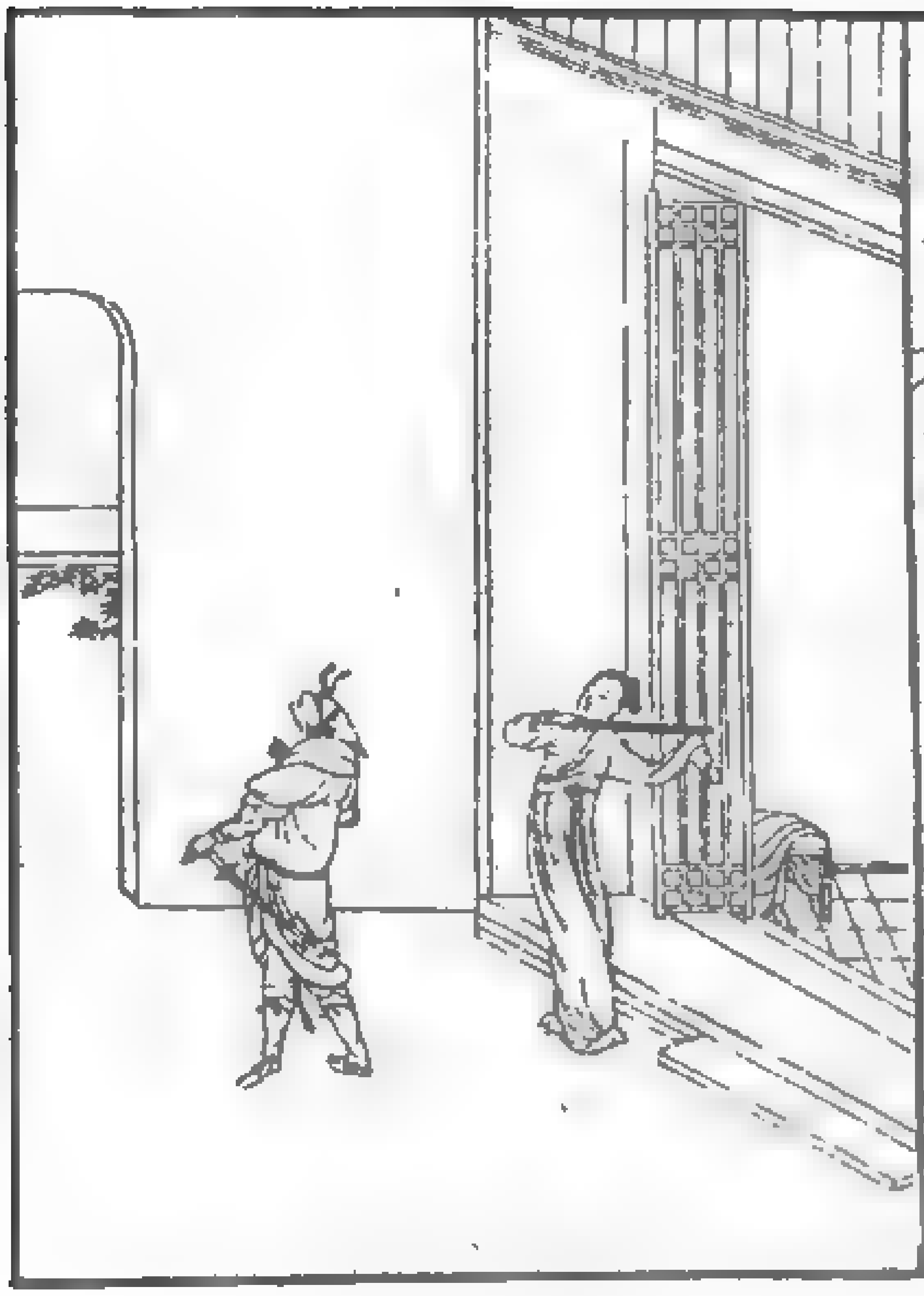
王孫氏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陳嬰母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為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先故不甞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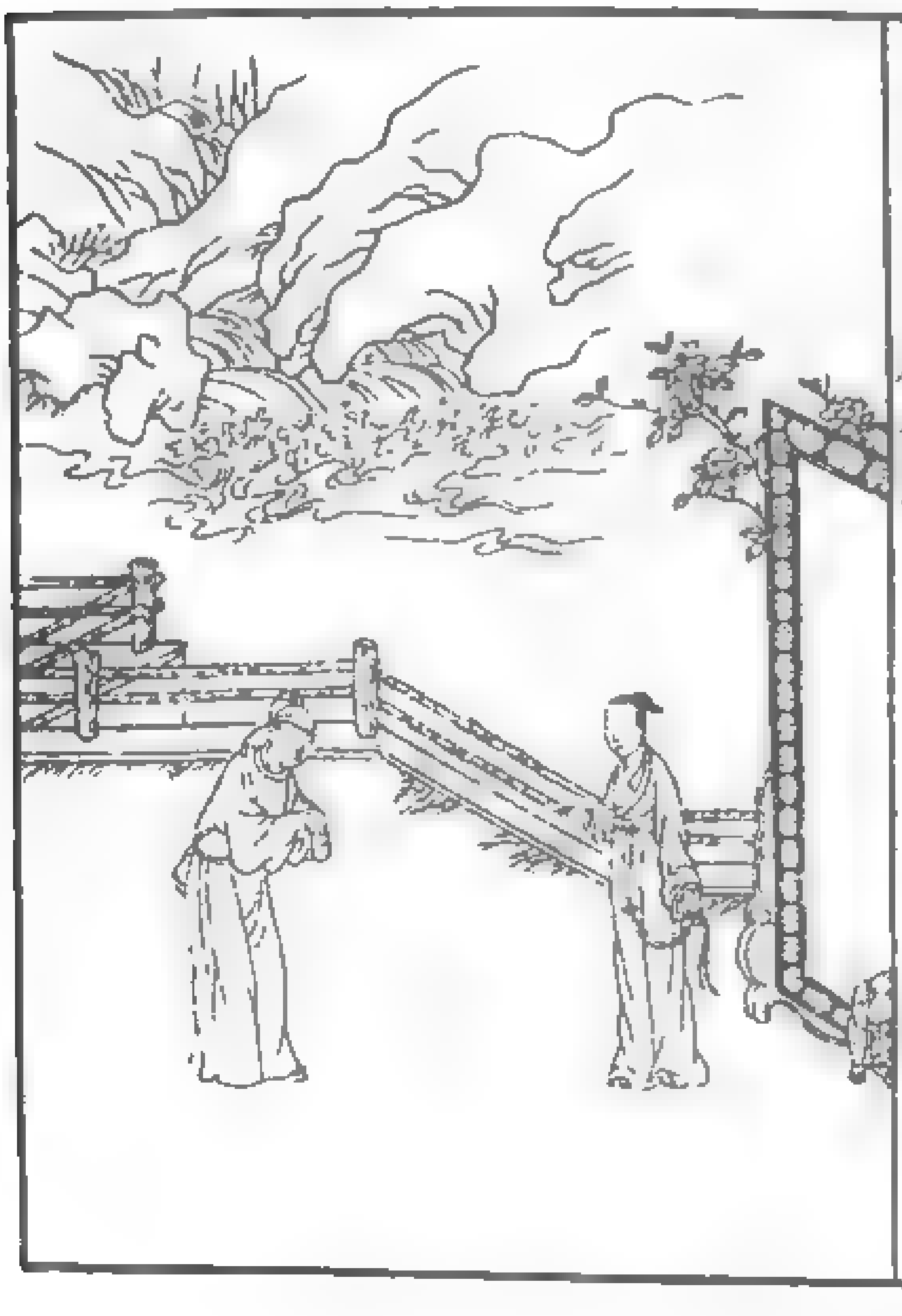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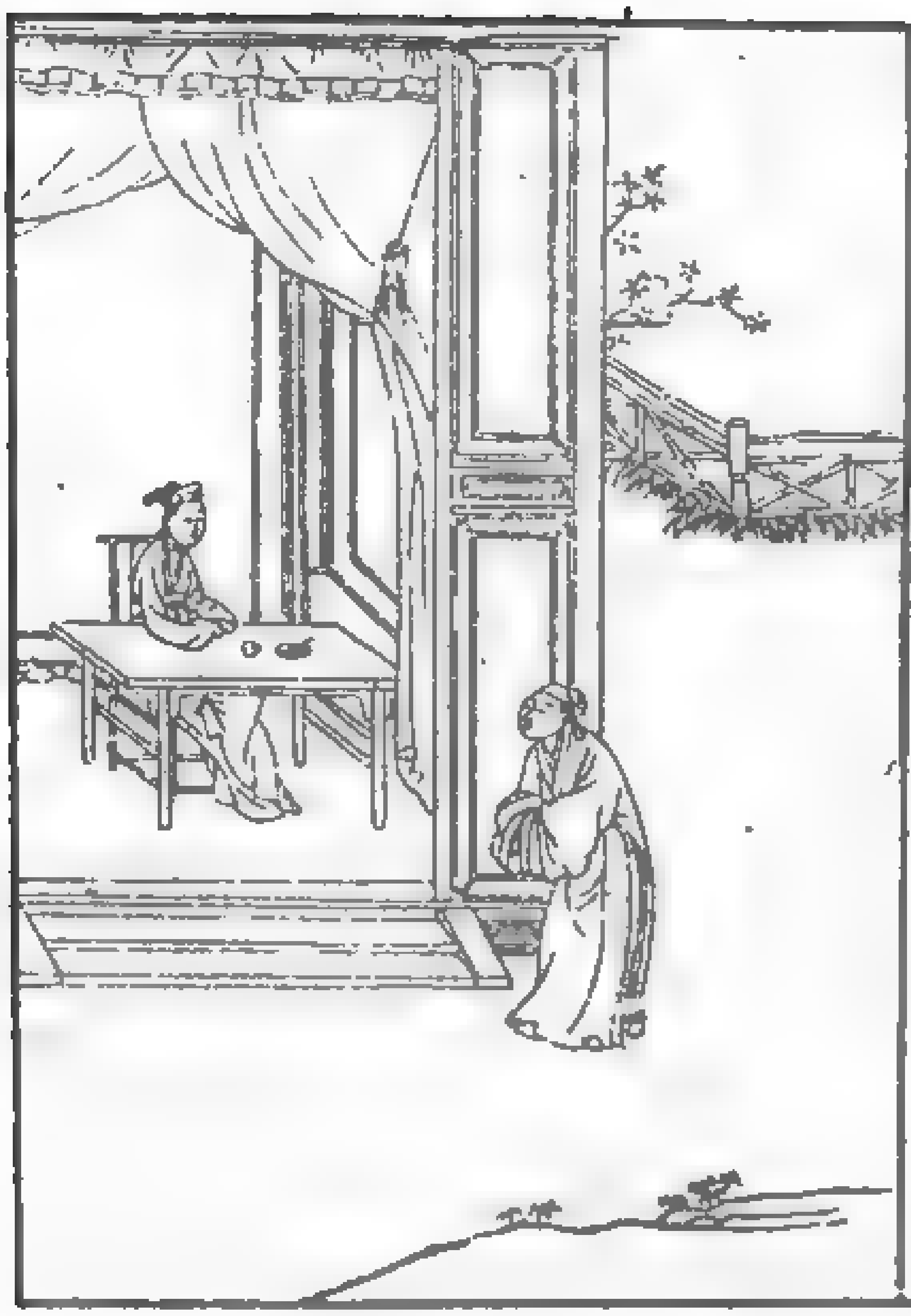
子此之謂也



王陵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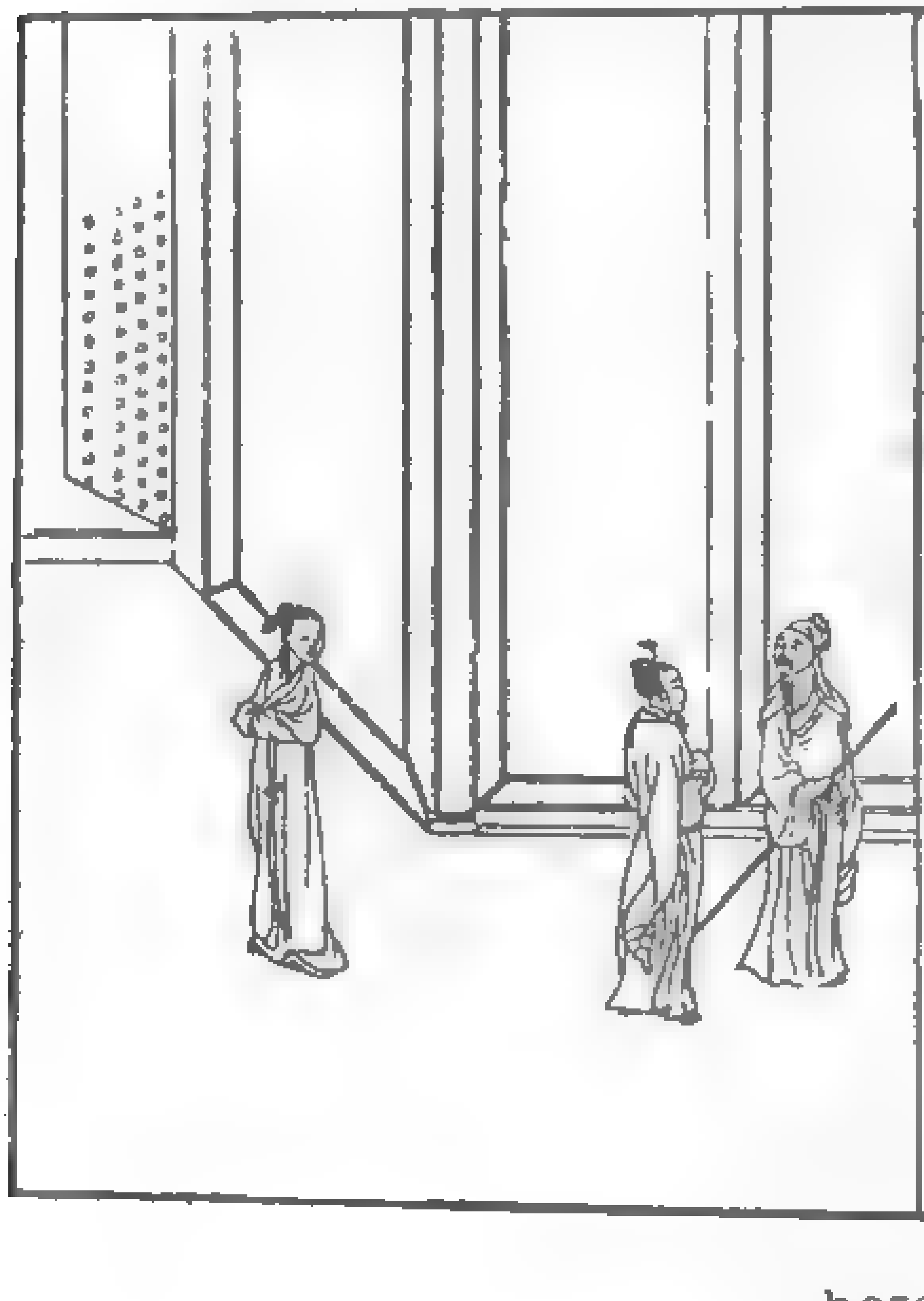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為縣邑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為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〻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張湯母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為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悛改後果為丞相嚴青翟及三長史所忌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丞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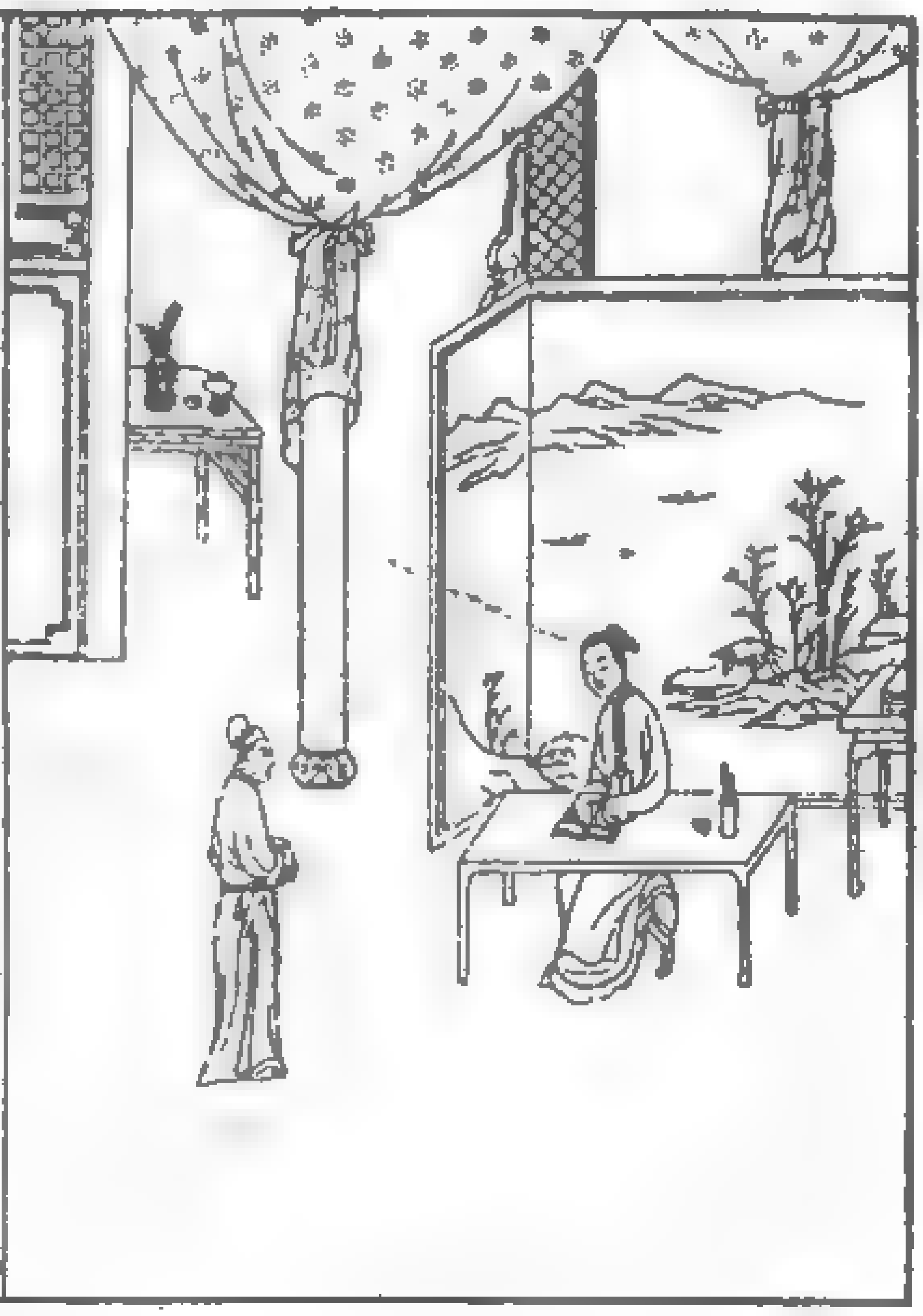


雋不疑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為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于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為吏不嚴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

楊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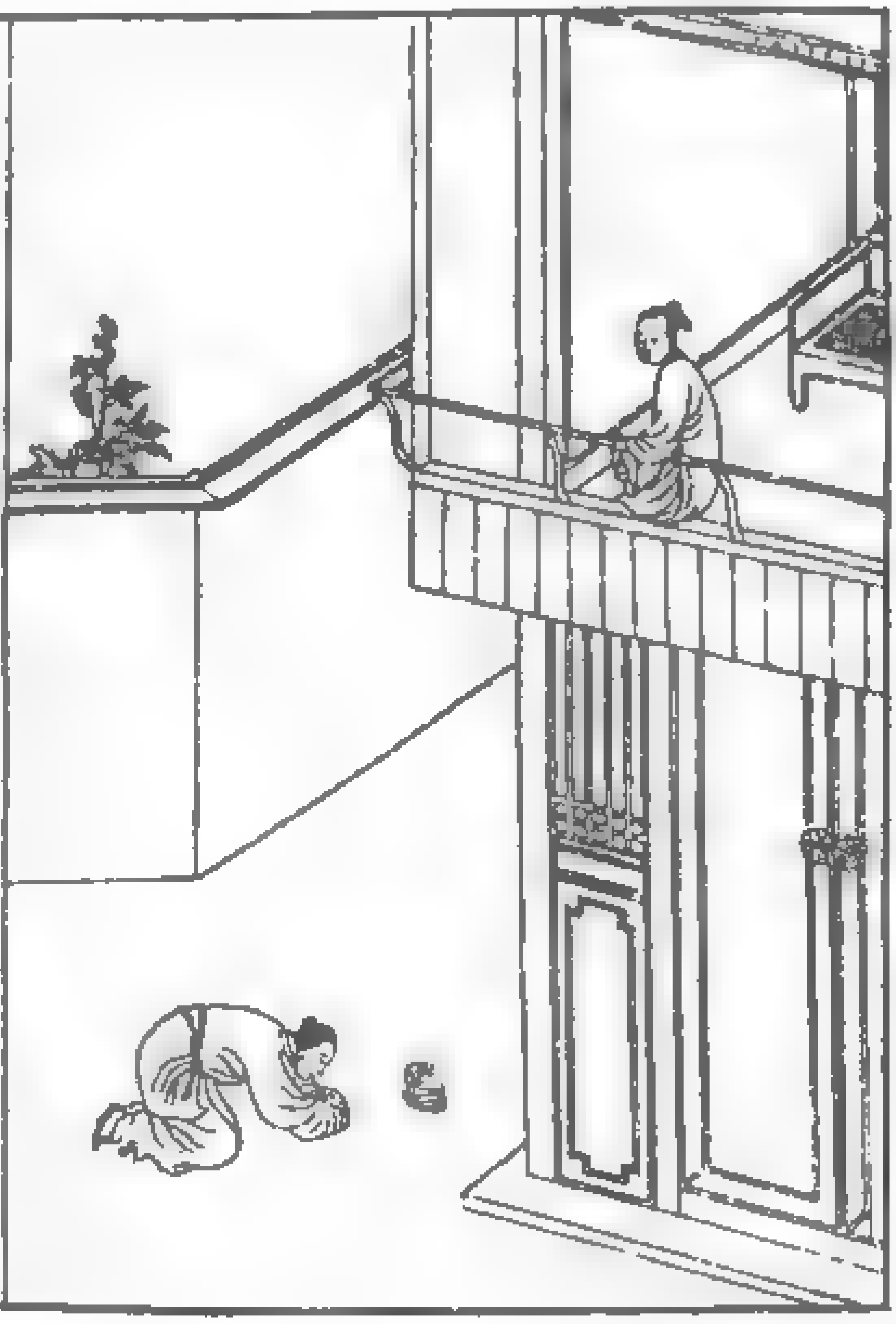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敞益封三千五百户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霍夫人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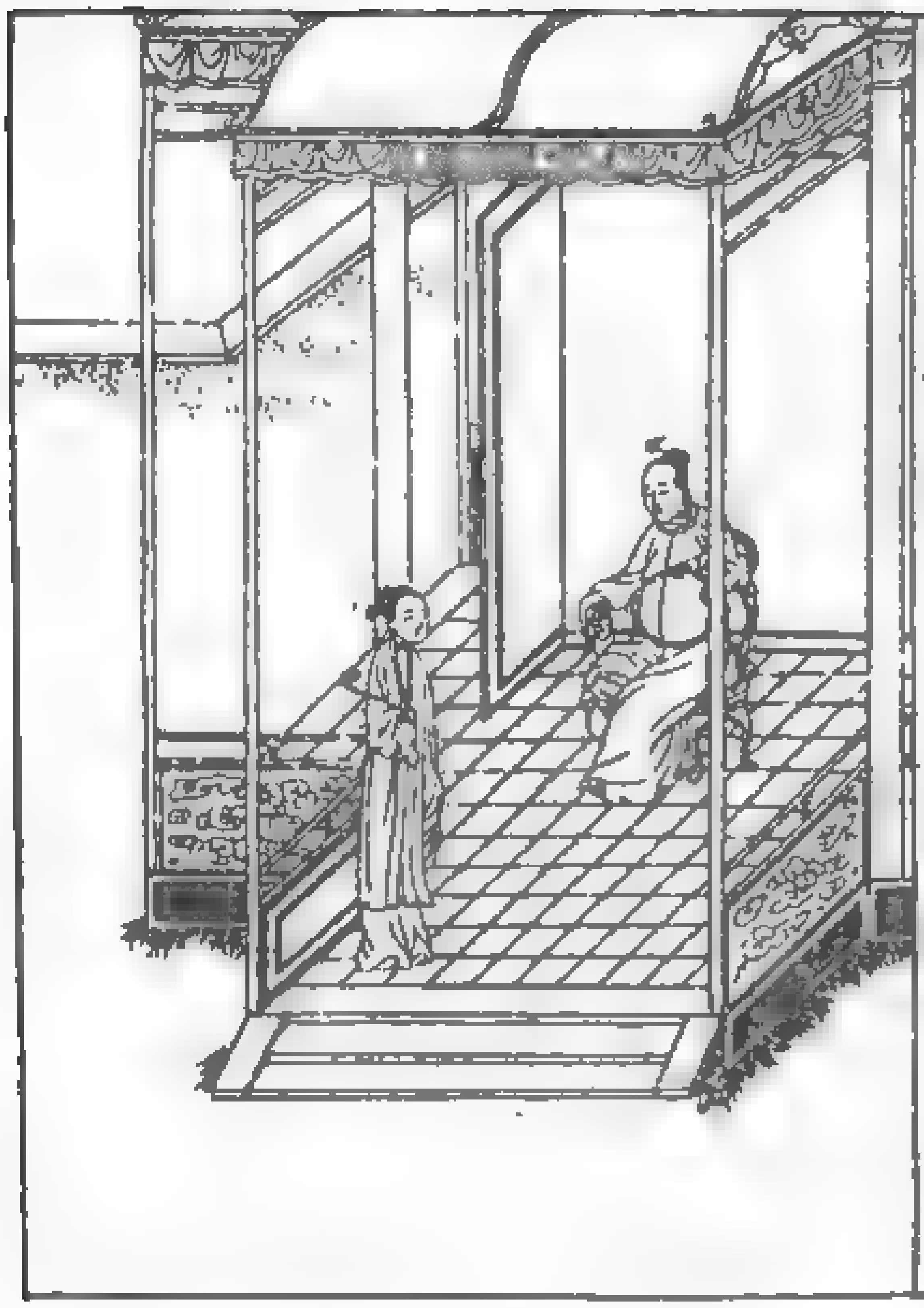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奢淫屢害不循軌度光以忠慎受孝武皇帝遺詔輔翼少主當孝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小女字成君欲貴之其道無由會宣帝許后當產疾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婦人娩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娩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為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擣附子辟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弑許后事急顯以情告光光驚愕業已治衍奏固令上署勿論顯遂為成君衣補治入宮具果立為后是時

許后之子以正適立為太子顯怒嘔血不食曰此乃帝在民間時子安得為太子即我女有子反當為王耶復教皇后令毒殺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光既薨子禹嗣為博陸侯顯改更光時所造塋而侈大之築神道為輦閣幽閉良人奴婢又治第宅作乘輿輦畫繡絪茵黃金塗為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又與監奴馮子都淫亂禹等縱弛日甚宣帝既聞霍氏不道又獄許后事泄顯恐怖乃謀為逆欲廢天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皆腰斬而顯棄市后廢處昭臺宫詩云靡為殘賊莫知其尤言肆於惡不知其為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嚴延年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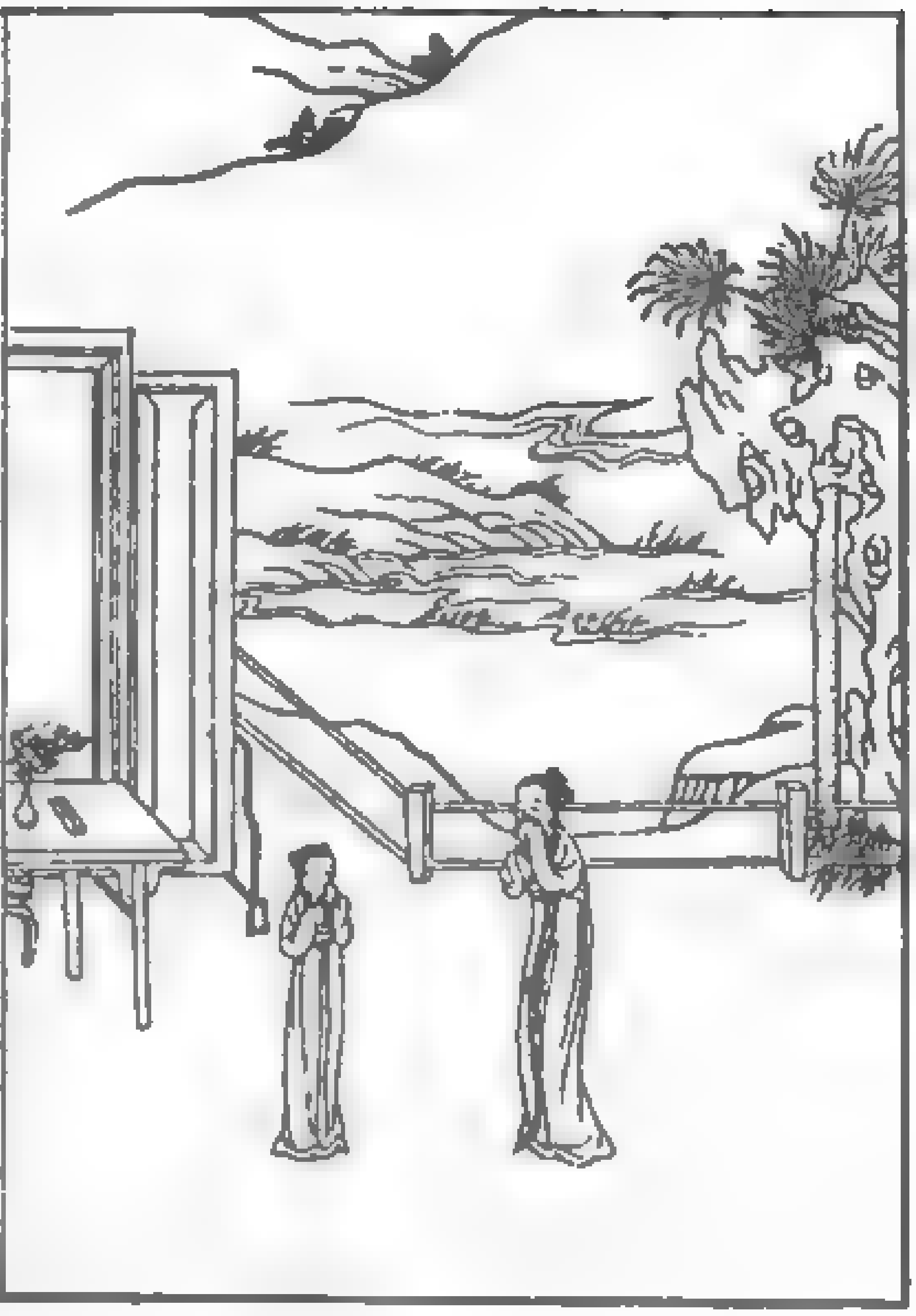
河南大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為御歸府舍母畢正臘



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為言之後歲餘為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弃延年于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今矣其嚴母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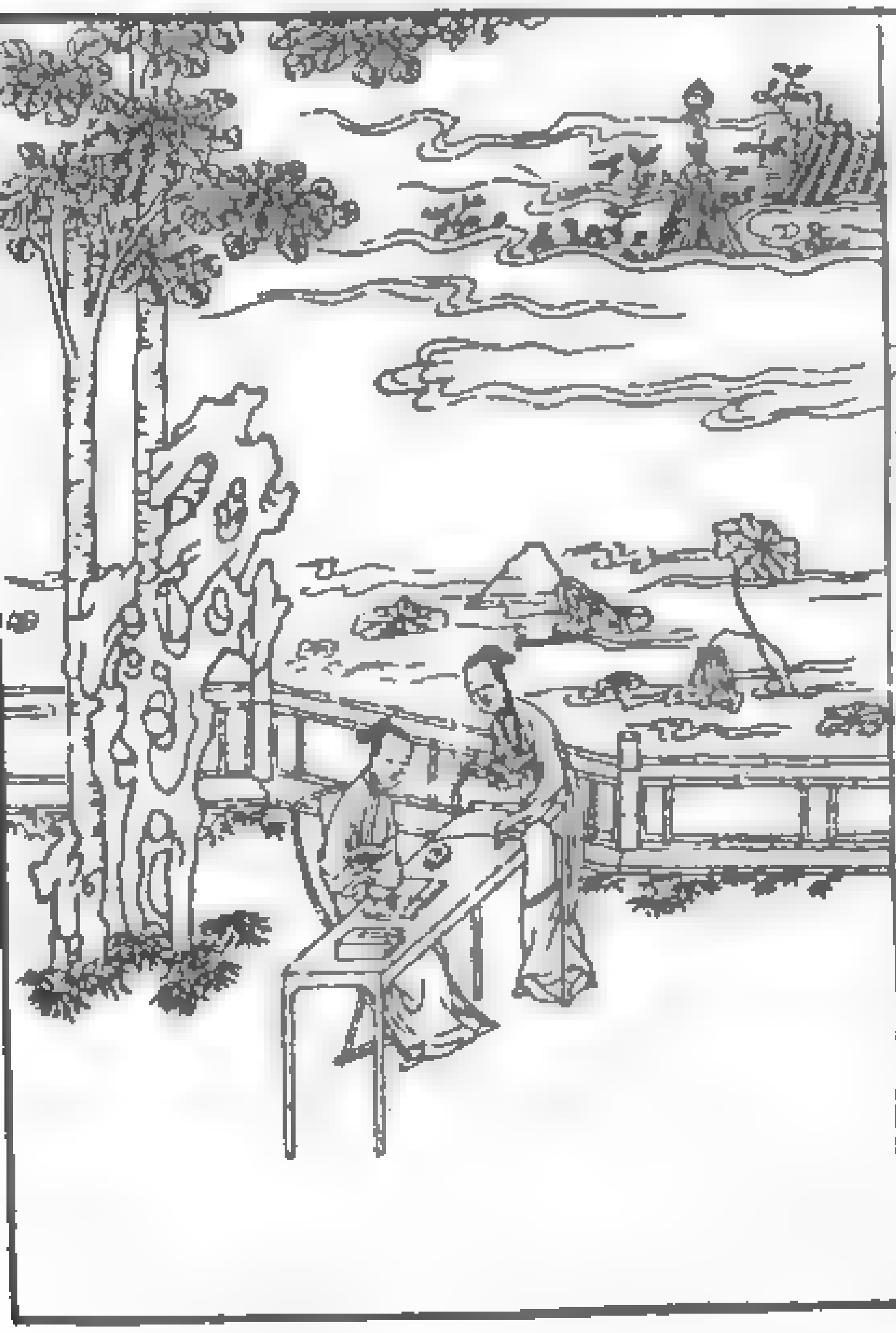
漢馮昭儀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為長使數月為美人生男是為中山孝王美人為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闘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為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王章妻女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為諸生學于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于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為鳳所舉意不肯附會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流涕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由是為鳳所陷事至大逆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曰平日坐獄上聞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成都侯王商為大將軍白章無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衆庶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為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遘咎也



班婕妤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況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于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于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〻得幸立為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

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妬譖訴婕妤云挾邪詛祝考問班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為也上善其對而憐閔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于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淑靈登薄軀于宮闕兮充下陳于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于增成既過幸于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為尤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豈一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遂奄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于罪郵奉供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供灑掃于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願歸骨于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菭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屋蔭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冷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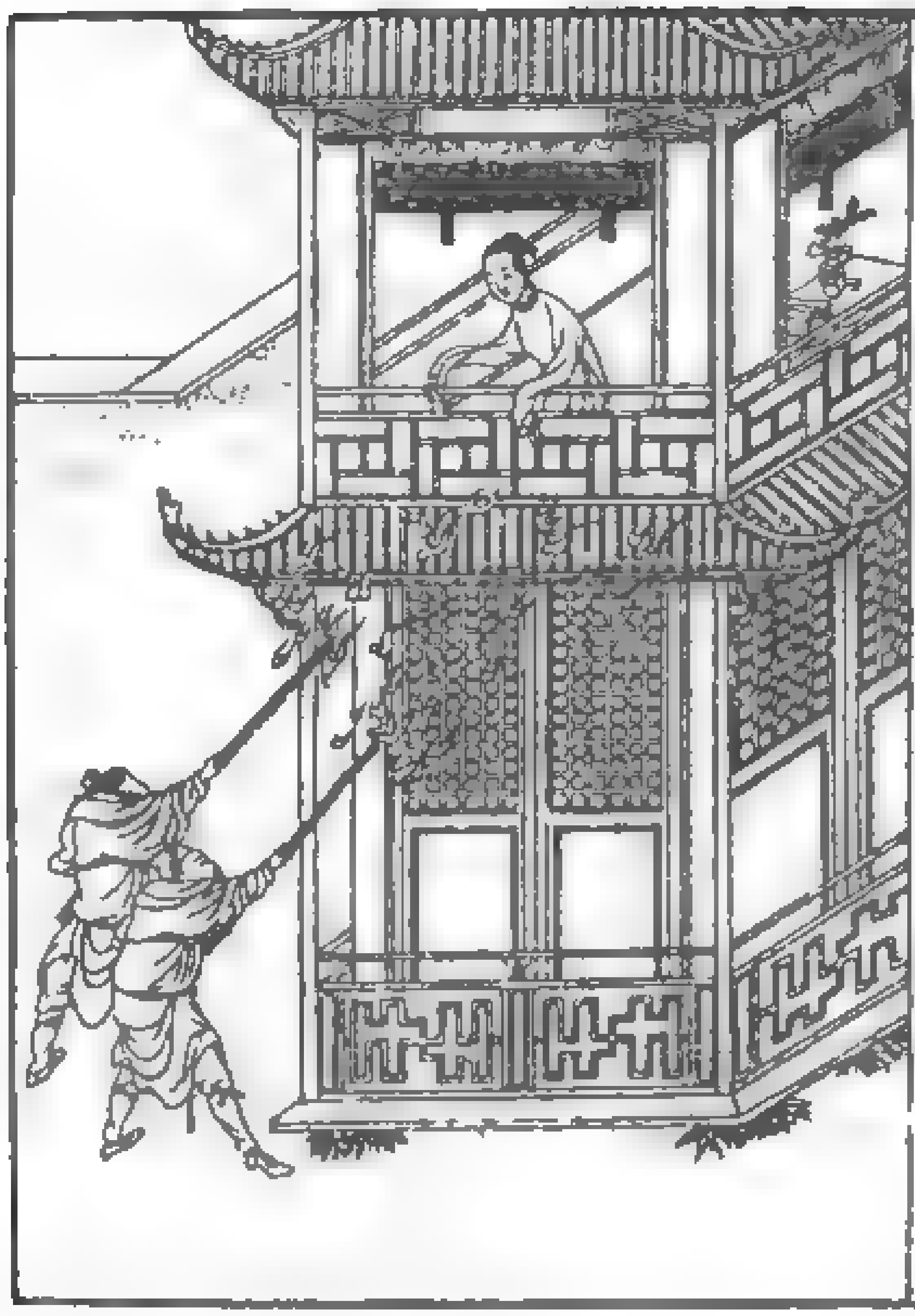
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縩縩兮紈素聲神眇〻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為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乙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娛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白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于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供養于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

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趙飛燕姊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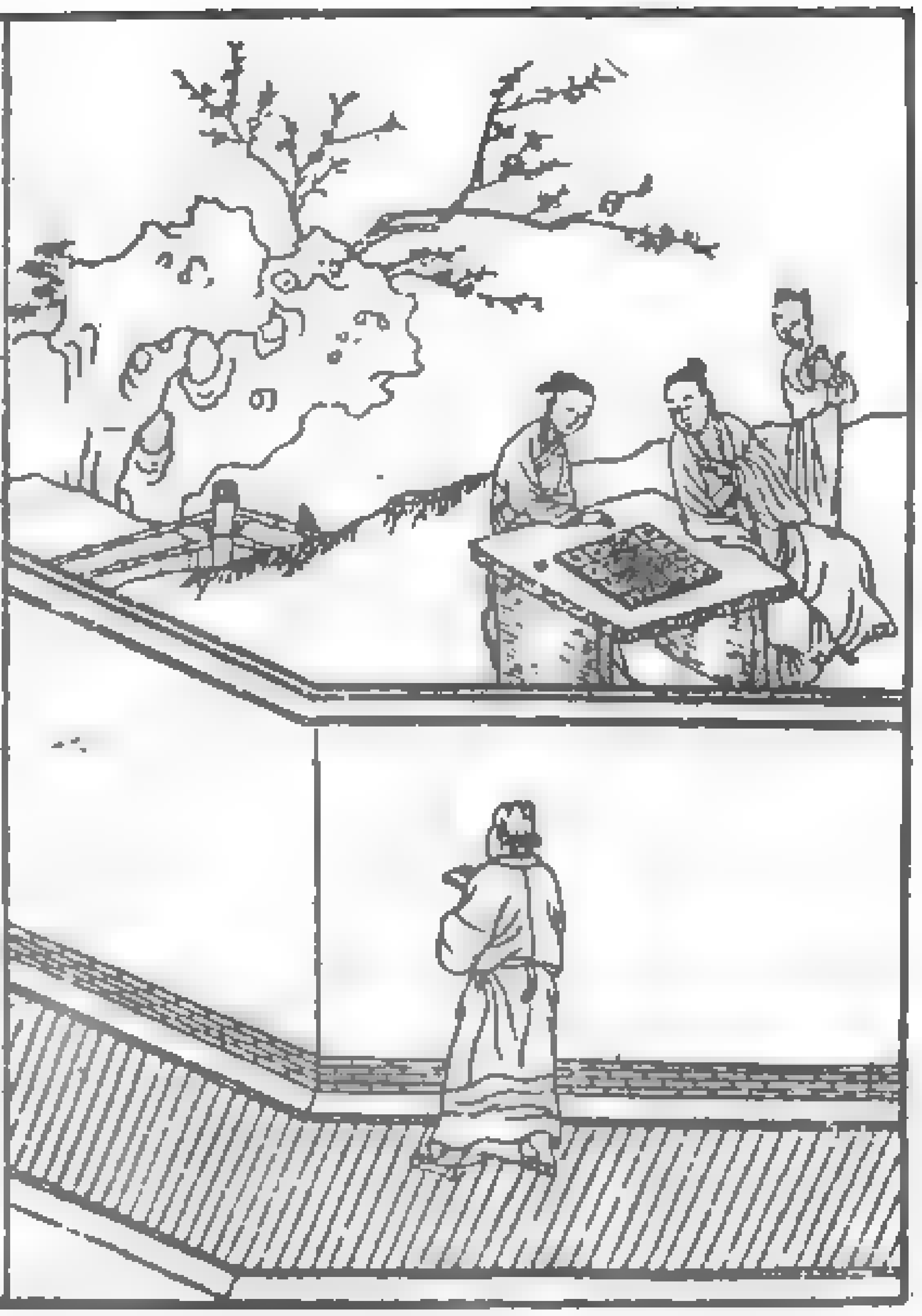
趙飛燕姊娣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飛燕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帝嘗微行出過河陽主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乃封父臨為成陽侯有頃立飛燕為皇后其弟為昭儀飛燕為后而寵衰昭儀寵無比居昭陽舍其中廷彤朱殿上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玉明珠翠羽飾之後宮未嘗有焉姊娣專寵而悉無子嬌媚不遜嫉妒後宮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謂帝曰常紿我從中宮來今許美人子何從生懟以手自擣以頭擊柱從床上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爾帝曰我故語之反怒為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如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言約不負汝今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之上者無憂也乃詔許氏夫人令殺所生兒革篋盛緘之帝與昭儀共視復緘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偉能御幸生子帝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殺之宮未殺昭儀怒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黃門奏事曰陛下無繼嗣子無

貴賤唯留意帝不聽時兒生八九日遂取去殺之昭儀與偉能書及藥令自死偉能得書曰果欲姊妹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乎乃飲藥死自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是使成帝無嗣成帝既崩援立外藩仍不繁育君子謂趙昭儀之凶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盖亦池泉之勢也



漢孝平王后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為人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禮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太師大司徒大司空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遣司徒司空左右將軍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公第司徒授璽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前殿群臣就位行禮畢大赦天下賜公卿下至騶宰執事皆有差后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嘗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因發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污者矣詩曰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更始韓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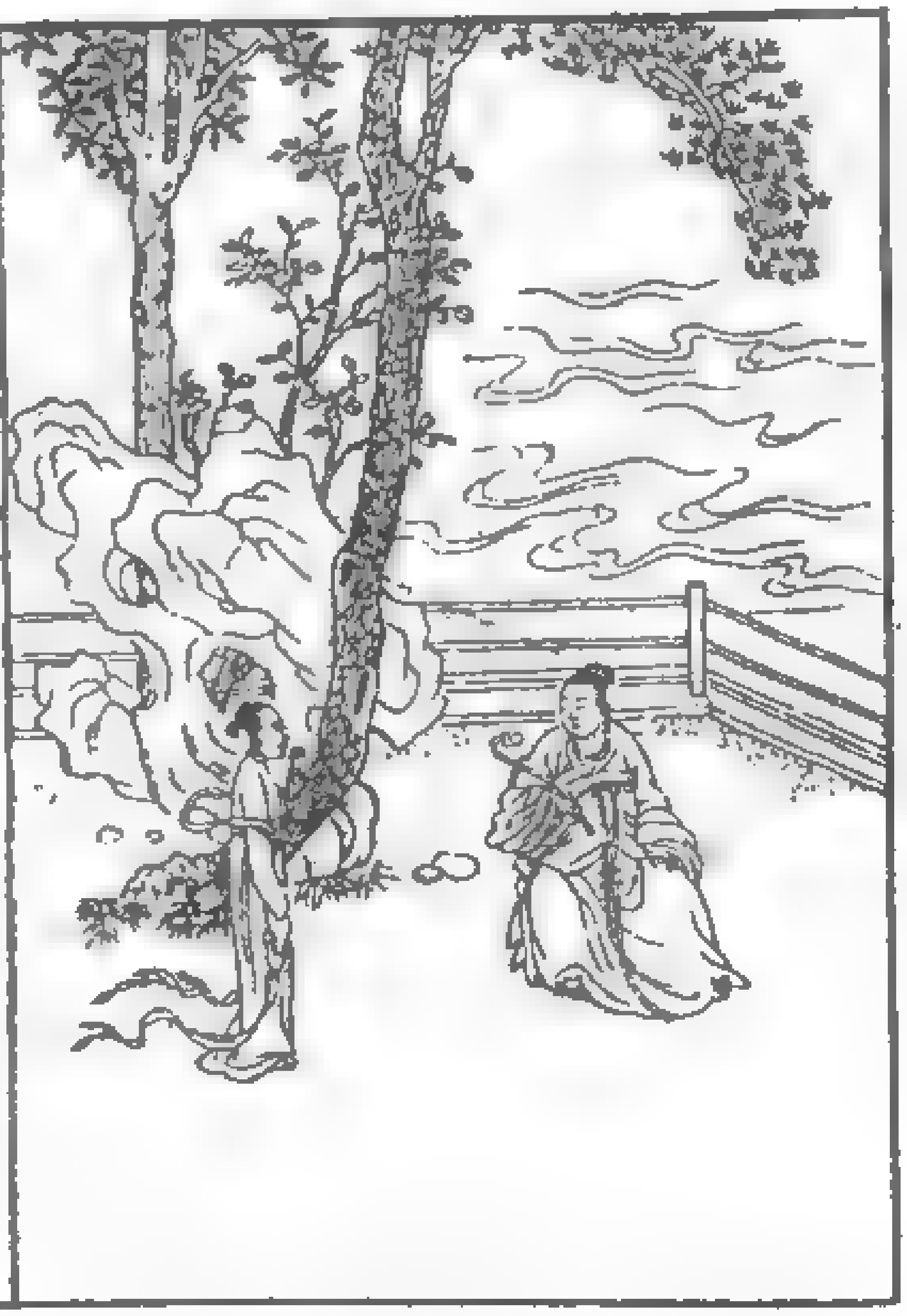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諂邪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之衆起自立為更始將軍兵威日盛遂自立為帝以紹漢統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更始視之曰不如此當與霍光等韓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更始意如此更始既惰于政事而韓夫人嗜酒淫色日與更始醉飽沉湎乃令侍中于幃幕之内詐為更始與群臣語群臣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尚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與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

紀不攝諸侯離叛赤眉入關不能制乃將妻子奉天子璽綬降于赤眉為赤眉所殺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梁鴻妻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賢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今来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綉傅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麁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

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俟光共遯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為事雖傭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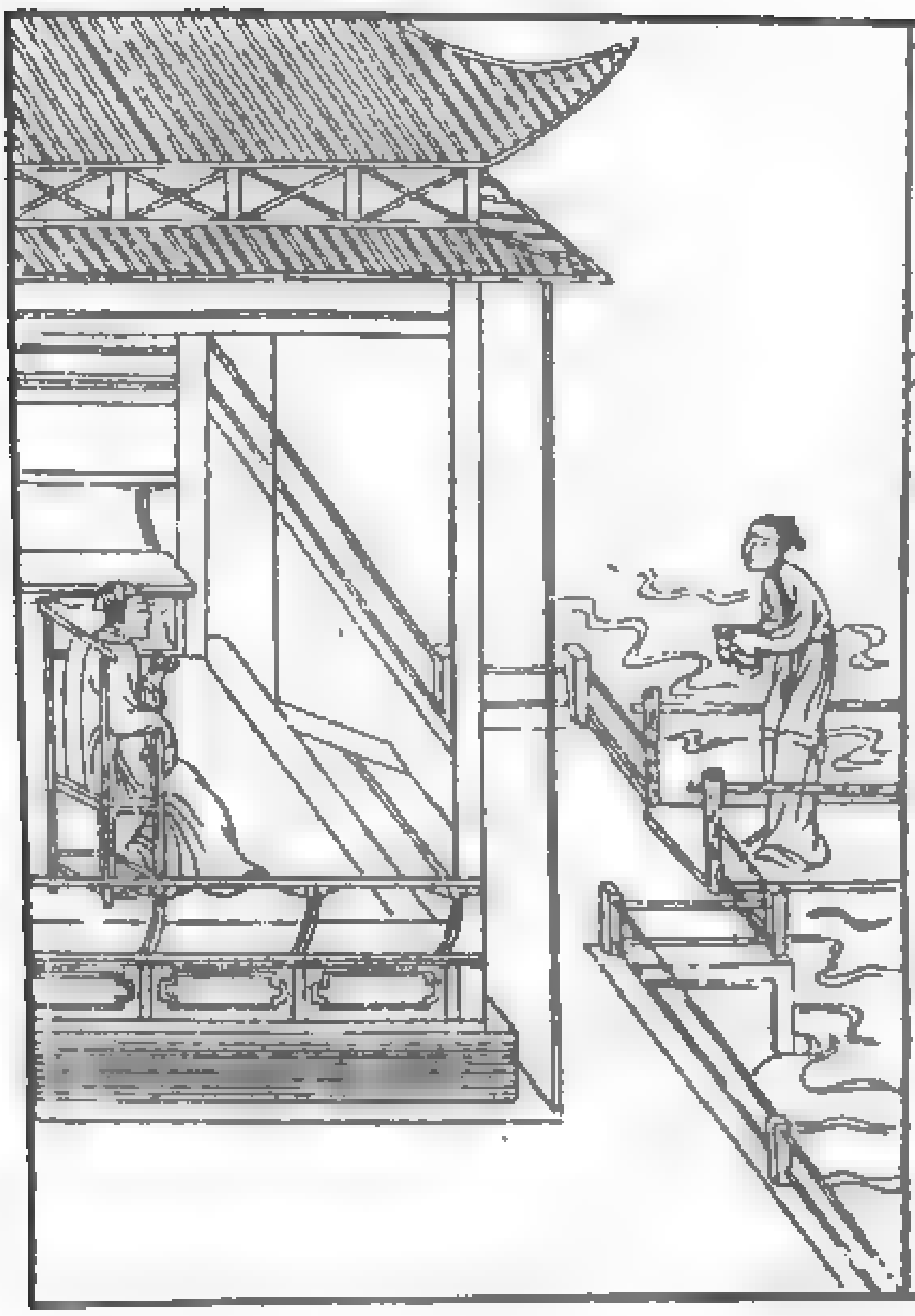


明德馬后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侍同列以承至尊先人後己發于至誠由此見寵時及政事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是時宮中尚無人事皆自為舞衣袿裁成手皆瘃裂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僭御褻瀆或因有所訴怨萬分見于顏色故預絕其漸

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
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
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秃裙不緣率皆羨胡倭越
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麤疏
反以為綺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
人知者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觀未嘗臨御窻又
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輙戒言不宜
晨起及禽因陳風邪霧露之戒辭意甚備上納焉誦
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說大義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
疾浮華聽言觀論輙擿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
於獻千里馬寶劒者上以馬駕鼓車劒賜騎士手不
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繫者甚
多后恐有單詞妄相覆冒承閒為上言之惻然感動
于是上夜起彷徨思論所納非臣下得闚后志在
克己輔佐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為虎賁中郎弟黃門
侍郎訖永平世不遷當明帝體不安召黃門侍郎防
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參
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后詔
曰外戚橫恣為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
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

飢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
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先武帝子等今柰何欲以馬氏
比陰氏乎吾自束脩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
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
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眾也以為外親見
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
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
褠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
其歲用冀以默止讙耳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人之
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脩祭祀身溫飽
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黍稷身則衣御
府之餘繒尚未足耶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有罰
言之責內亦不愧于世俗爭先是時城門越騎校尉
治母喪起墳微大後大后以為言惶懼即時削減成
墳上下相承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
鹿樂成王入問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
飾馬不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平
主衣絳緣直領謫以不得厚賜于是親戚被服如一
教化不嚴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蠶室濯
龍中后親往來占視于內以為娛樂教諸小王試其



誦論術術和樂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章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為衆女師範在國則可為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梁夫人嫕

梁夫人嫕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恭懷皇后之同産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于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為太子竇后母養爲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竇后竇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真後和帝立竇后崩諸竇以罪惡誅放嫕從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産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龍乘皇天授命育生明聖托體陛下為竇憲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冤死牢獄體骨不掩

耳今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脫身竄伏草野常恐殞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攬統萬里憲兄弟奸惡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我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既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即位薄氏蒙達宣弟紀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襍訊問知事明審引見應對上泣涕賞賜嫕姊嫕既美有節行又首追此事上甚善之稱梁夫人擢嫕夫樊調為郎中遷羽林郎

將恭懷后喪乃改殯于承光宮葬為陵追謚妹為褒
親愍侯徵還母及弟等及既到乃封侯食邑三千户
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闚悟時主榮父之魄還
母萬里為家門興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
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
也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八終

卓異記一卷

（唐）李翺撰

明刻歷代小史本

卓異記一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唐李翱撰。唐書藝文志則作陳翱、註曰憲穆時人。案李翱爲貞元會昌間人、陳翱爲憲穆間人。何以紀及昭宗。其非李翱亦非陳翱甚明。宋史藝文志作陳翰、而注曰一作翱、亦不言爲何許人。其序稱開成五年七月十一日、乃文宗之末年。其次年辛酉、乃爲武宗會昌元年。何以書中兩稱武宗。則非惟名姓舛譌、併此序年月亦後人妄加、而書則未及竄改耳。其書皆紀唐代朝廷盛事、故曰卓異。然中宗昭宗皆已廢而復辟、一幽囚於悍母、一迫脅於亂臣、皆國家至不幸之事。稱爲卓異、可謂無識之尤矣。又讀書志稱所載凡二十七事、今檢其標目、僅有二十六條。或佚其一、或中宗昭宗誤合兩事爲一事。均未可知也。

卓異記

李翱 述

高宗皇帝麟德三年正月一日有事于泰山玉牒文曰嗣天子臣治
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位極頽危天數窮否生靈塗炭勃皆偷
亡高祖仗黃鉞而救蒼元錫玄珪而拯阽溺太宗功宏餘石定四
宇於再廛崇社斷鼇飲滄溟而一息臣恭承餘緒永感精靈遂得
崑山殄燎炎海韜波繼業茂宗祧斯寶降靈寶矣今謹告成東岱
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薄萬姓陶化八紘又玄宗有事
於泰山開元十三年玉牒文曰有唐嗣皇帝臣隆基敢昭告於昊
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昇平六合
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丕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
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于天
子孫百祿蒼生受福謹按自麟德三年至開元十三年凡五十四
年祖宗封禪自古帝王無有倫比

兩即帝位

中宗皇帝弘道元年十二月六日皇太子即位嗣聖元年二月八日降
廬陵王聖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即冊爲皇太子神龍二年正月二
十四日重即帝位謹按中宗皇帝即位後復爲皇太子又重紹寶
位凡降兩度自古無比昭宗皇帝龍紀元年三月十三日自皇
即位至光化三年十一月三日退爲太上皇至天復元年正月一
日復政卻即帝位自古未有

平賊同日

憲宗皇帝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斬劉闢兩川之亂元和十二年
十一月一日斬吳元濟淮西之亂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斬李錡
浙西之亂憲宗誅三賊皆同月同日自古無等

三聖子皆登帝位

穆宗皇帝聖子三人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十三日即帝位文宗寶曆
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即位武宗開成五年正月十四日即位謹按
穆宗有聖子三人皆有天下詳求正史未有此倫或曰高洋兄弟
三人亦皆即位如何對曰皇唐伏羲軒轅擬時之亂承隋授洋光
有八紘安得以區區北齊偏方閏位弱才雜立欲相伴埒況高歡
乃魏臣廝馬之賤追封爲尊安得比我穆宗十二葉之嗣君也

相有二親

代國公元振謹按李虔撰行狀云自我有唐受命相臣未有二親存
者唯元振而已

三代爲相

河東公張嘉貞子延賞孫弘靖按漢書韋平繼嗣爲丞相者皆今
之張氏三代無此

三拜中書

燕國張說按中書故事不云說三拜此命終始無玷自古未有

三十二年居相位

大國公房玄齡按玄齡初與杜如晦爲友屬隋室喪亂未嘗不慨然
相傾有匡國濟時之心雖從步風塵未嘗自失不得已而調集吏

部尚書兼有知人之鑒見玄齡呼嗟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
此郎及房師至渭北玄齡即伏策謁於軍門秦王一見引為記室
其後居相位三十二年而終自古未有
二十七年背相印
汾陽王郭子儀按子儀至德元年自朔方節度使加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考二十四自古未有
代妻父為節度
韋皋張延賞按韋皋初自鳳翔判官殿中侍御史權領隴州立殊功
拜節度使及朱泚平入為右金吾將軍時延賞已為西川矣四年
之代領鎮士林之中近古未有
與妻父同時為相
杜黃裳韋執誼初黃裳為相時執誼自吏部郎中賜緋紫且及平章
事自近古未有
與使主同時為相
杜佑權德輿牛僧孺李玨按德輿與杜公神道碑云見忝賓府時俾佐
度時牛公自中書侍郎出鎮武昌辟玨為書記如按殿中侍御史
其後十餘年間玨已為戶部侍郎平章事時牛公自右僕射再入
為相正共序同列相庭當代以為盛矣
僕射
彭原公李程按李程自河中節度使入拜左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
年已前兩度拜左僕射為正丞相其後以南省事繁方帶平章之
號然非有德碩老有嘉名者莫得居之為極由此故相尾錄三年
此官不支於右振古為盛矣
父子同時為節度使
韓弘[illegible]公武[illegible]田弘正[illegible]布[illegible]按韓弘田弘正兩人皆有功憲宗
時為兩家父子同時為節度使或曰當代為美又曰王智興河
中子晏平宣武亦皆同時何不具載對曰王智興逐崔群據徐州
晏平用賂十萬貫取朔方其來久又坐贓貶永州司戶固不足以
編之
兄弟三人為禮部侍郎
崔邠郾鄲按國史以文章取士儒者選之以登第吏部補官方始
因之以求諸其相因之除授不由奏官之擇雖其人無階級可進
故禮部之重根本如是崔邠郾鄲兄弟三人皆任此官斯為卓異
子弟四人皆任節度
西平王李晟有子四人愿[illegible]憲[illegible]愬[illegible]聽[illegible]按李晟
收城之功皎如白日其後四子皆秉節旄大忠所庇斯聖神之報
應也
兄弟四人皆任掌記
盧簡能簡辭弘止簡求按使下有記必擇有文學得時稱
者任之盧簡能兄弟四人並當盛選時亦無比
四代掌綸誥
張嘉貞延賞弘靖次宗按嘉貞至弘靖四代掌綸誥世人以為冠古絕
今次宗又拜為前古未有士林稱之
座主見門生知舉

錦所業貶謫後柳璟乃後謫辭忱按故事考功員外郎舊舉自開元中以外郎望輕遂命禮部侍郎主之迺來取士益以爲重而座主見門生知舉者有杜二家翔後與璟又是禮部侍郎璟於及第後十六年致仕今官尤以爲美

起家二年爲丞相

張鎬按鎬孫及與張鎬神道碑云一命左拾遺二命右補闕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平章事起家二年宋璟以白古未有

與同列子弟爲丞相

宋璟與蘇璟子頲同時爲相按蘇頲與宋璟侍郎平章事時璟歎曰吾與蘇家父子同時爲丞相至如兵俱僕射亦有之吾可且

賢明則頲過其父非此爲論代爲相有如此頲與其父同秉樞者古無所聞璟初與其父比肩又與其子同列如璟年德並尊居台位又無其比

父子皆自揚州再入爲相

李吉甫子德裕按吉甫初繼世爲相者數子唯吉甫德裕皆自揚州節度再入爲相則無其比況吉甫以忠則得達衛尉徵德裕以清德繼武宗今上鑒擢起而用之與蘇璟父子相並德業無以過不再相再相者則德裕之盛爲難及也

文士爲文元功六拜正司徒兼侍中中書令晉國公裴度

按裴公進士及第登制科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以贊憲皇平淮蔡策功入朝遇權不能傷遂拜相而後爲小人沮其才識諫以忠上者多矣故其詩曰誤心綠忍肅霜警爲論其先自爲蔡州節度使至師撫三師共不敢以撓讒四十八年倫其元濟以獻明年平鄆州令青州兗州爲三道用韓弘父子田弘正父子兩家同時爲鎮將軍強其自古無之太和五年冊拜司徒兼侍中其年又拜河陽後二年又拜留守洛陽又拜司徒中書令仍依相位年一年又拜北都太原一年又拜入輔凡六拜皆當延以侍中中書令爲正相況雖以來以龍用武臣如公文業發身武功佐主制平且寇致位上台以台德終始於大位者近古儒生無比也

門生先爲座主佩金紫

李石按石元和十三年及第後二年賜緋後二年賜紫自拜相四年之內服金紫甚多而其官無其比至長慶二年座主庾公內難服

閑除尚書右丞始賜紫綬石乃選紫衫金印以獻議者榮之

門生爲翰林學士退座主白麻

薛廷老按文宗初爲翰林侍講學士後爲學士以備顧問祗對而已代宗登極并領翰詔每授相除拜不由外制德宗之代尤難其選凡及第之人入者甚衆或座主先逝而不見或座主官位而不及於內廷之制者唯廷老翰林時座主庾公拜兗海節度廷老爲門生得爲麻制時代榮之

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燕公張說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子均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孫淑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按張公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奕世無比時號爲佳致者耳

歷代小史卷之十六終

東林列傳二十四卷

(清)陳鼎撰

清康熙五十年刻本

東林列傳二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鼎撰。鼎字定九、江陰人。明萬歷間、無錫顧憲成與高攀龍重修宋楊時東林書院、與同志講學其中。聲氣蔓延、趨附者幾遍天下、互相標榜、自立門戶、流品亦遂糅雜。迨魏忠賢亂政之初、諸人力與搘拄、未始非謀國之忠。而同類之中、賢姦先混、使小人得伺隙而中之。於是黨禍大興、一時誅斥殆盡。籍其名頒示天下。至崇禎初、權閹既殛、公論始明、而餘孽尚存、競思翻案、議論益糾紛不定。其閒姦黠之徒、見東林復盛、競假借以張其鋒、水火交爭、彼此報復。君子博虛名以釀實禍、小人託公論以快私讎。卒至國是日非、迄明亡而後已。是編所載一百八十餘人、蓋即東林黨人榜及沈㴶溫體仁等雷平蠅蚋諸錄所著名者也。以節義炳著者、彙載於前。餘亦分傳並列。臚敘事蹟頗詳。其中碩士端人固所不乏、而依草附木者、實繁有徒。厥後樹幟分朋、干撓時政、禍患卒隱中於國家。足知聚徒講學、其流弊無所不至。雖倡始諸人未必逆料及此、而推原禍本、一二君子不能不任其咎也。此書仿龔頤正元祐黨籍傳之例、於諸人之姓名履貫無不本末燦然。俾讀者論世知人、得以辨別賢姦、而深思其黨禍之所以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其亦千古炯鑑矣。

東林列傳自序

前朝梁溪諸君子講學東林垂五十年天下靡然從之皆尚氣節重名義及國亡帝后殉社稷公卿百職以及士庶人百工技藝婦人女子皆知捐軀效節殺身成仁講學之功効在五十餘年之後亡國有光於明為烈余懼史之失傳也乃橐筆奔走海內舟車所通足跡皆至討二十餘年廣訪死難死事忠臣義士得四千六百餘人節婦烈女在外搜其事實作忠烈傳六十餘卷稿成欲上之史館攜詣　京師寓崇文

門夜為偷兒胠去僅存姓名錄五卷並目錄也自慰忠義猶得藉以不泯每思先梓以傳於世奈貧故勿能焉慨自東林講學以來風氣頓回賢良疊出奈罹魏璫禍逆璫熾虐繼之逆案諸奸揚灰播燼反指東林為邪為黨終之禍思兩朝斬艾放逐殆無虛日至於國亡之後學者竟以東林為禍窟緘口結舌不敢道焉或有耆老齒及者後生小子輒掉首頓足其畏也若洪水猛獸決逃而來逃死不暇局勢之變乃至於此余也深為太息今春寓梁溪惠山倪高士祠釋行笈亂稿得若干人皆東林諸賢也因窮愁羈旅中編東林列傳二十四卷嗚呼前朝待士之隆越三代其得士之報亦越三代矣然非東林諸君子講明聖學闡發義理激揚廉恥烏能視國如家視君如父趨義如流視死如歸踵相接而肩相摩耶嗚呼非講學之成効歟有何可畏哉然是傳忠烈中五十之一耳若覩殉難諸賢姓名錄則知有明忠烈之盛軼漢晉而超唐宋遠矣嗚呼學之不可不講也江陰陳鼎識

凡例

江陰 陳 鼎定九 編

一東林書院本在無錫城東弓河上宋政和間楊龜山先生從京洛南旋喬寓於此與諸賢講學十有八年之所也歷南宋元明久已傾廢至正德嘉靖間邑先達邵二泉乞休居鄉在城南別建東林書院祀龜山及諸賢於內與門人華雲等講學於中故列傳首龜山次從遊之羅仲素喻子才尤延之李元德蔣良貴胡德輝六君子次即列二泉以其為東林發動之賢也

一東林書院自宋至明久湮故址至萬曆中鄉先生顧涇陽昆季罷官歸求弓河故址與同里高景逸重復興起而龜山之講堂遂巍然四方學者始集故是傳首列涇陽昆季次即景逸起於萬曆止於崇禎至於
本朝人物以俟後之君子

一是傳皆本七錄及東林黨人榜并熹宗實錄七錄

者曰天鑒曰雷平曰同志曰雜犇曰點將曰蠅蚋曰蝗蝻七錄所載或百餘人或二三百人或多至五百餘人黨人榜者逆璫魏忠賢於天啟五年十二月乙亥矯旨頒示天下禁錮東林諸君子生者削籍死者追奪或逮問追贓之文告也又有前鋒及後勁二榜皆載清流姓名余則按其姓氏籍其仕籍或訪其里居叩其父老詢其子孫或考之記聞核之志乘采之史傳國冊諸書而為編次其或姓名雖載七錄生平無所建白未遭逆害并有人品不甚端者概不入

一七錄所載不盡東林人也雷平錄或謂出於沈淮本欲犇上盡逐諸賢以罷去而輟蠅蚋錄則出於溫體仁雜犇錄或謂出於陳演或曰出自楊維垣有孫黨昆黨秦黨楚黨齊黨趙黨鄒黨東林黨浙黨之目點將錄則出於魏廣微蝗蝻錄則出於阮大鋮又有續點將錄續蠅蚋錄則併七錄而盡歸東林矣或曰積蠅蚋錄及蝗蝻錄乃復社諸君子也計二千二百五十五人惟兩陝滇中無人七錄

所載有與東林毫無干涉者以睚眦私忿而並入焉彼既以爲東林而害之余即以爲東林而進之

一東林弓河書院毀於逆璫高景逸顧庸菴兩先生移建於錫城東門內更名道南終崇禎朝講學甚盛從遊者益衆主席者亦不一其人而其分則爲復社又分而爲幾社數千人然講者聽者或無功業於世或鮮道德於身徒事口舌講論誦說乃或偶踵東林之門或偶聽講於東林或出些微少資於東林或假肄業於東林以博科第或附影射於

東林以求名高或執役服於東林以志求食或入鄉賢名宦不可得而借足於東林或其阿勢求榮以趨承而邀福於東林者究之聖賢之學性命之理茫然不知曰我東林也我祖我父東林也居然欲附於大賢之列國人皆曰不可諒諸君死而有知自亦以爲不可余固以爲不可也槩不入

一是傳不分朝代及科第先後總以死難死節諸君子行狀相類者彙集於前餘則因其比而列之則死歿之先後歲月之參差概不能一

一是傳七錄及黨人榜所載者或前是而後非或始君子而終小人或言伯夷而行盜跖蓋惜之後論其人品則或死有餘辜誅之不足者或並非清流而逆璫誣爲清流言行皆不足取法者概嚴不入

一是傳名教所關流爲二氏者即爲東林亦嚴擯之或先從二氏而卒歸儒者則進之如熊開元姜埰方以智輩本清流人物也及其老而爲僧故不入如章如金等幼本黃冠及長歸儒又從事理學故進之

一是傳啓禎兩朝事大都備十之七八矣若删去一二則東林始末不彰焉且死節諸君子炳若日星豈可湮沒況有關於東林者乎故不敢遽去也讀者幸諒之

一是傳實有清流人物或至其籍問其子孫則飄零異地詢之父老則凋謝無存搜之載紀又乏其著述者之史傳竟無其故事故無從立傳惟附於諸君子傳中而已如曹于汴鄭二俊等皆清流人物也俱不得其事實倘有見聞確者請示我以便續

入集中

一是傳史家體也每多慷慨激烈之言牢騷不平之語怨天尤人之例然不如是則無以示勸懲懸勵憤矣非若理學家言一味溫厚和平歸人於中庸之道也若舒豆先生指爲激烈斥爲怨尤則請先讀二十一史知史家體裁而後可也

逆璫魏忠賢東林黨人榜 天啓五年十二月乙亥朔頒示天下

李三才 葉向高 顧憲成 鄒元標 趙南星

高攀龍 楊漣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 汪文言 周順昌 繆昌期

周宗建 黃尊素 丁乾學 吳裕中 萬燝

吳懷賢 劉鐸 周起元 夏之令 李應升

熊廷弼 鹿善繼 呂維祺 孫承宗 賀逢聖

汪喬年 范景文 焦源溥 侯震暘 賀烺

蔡懋德 惠世揚 李亥 顧宗孟 魏光緒

練國事 蔣允儀 解學龍 劉懋 趙洪範

吳國成 劉宗周 萬言揚 陳于廷 朱國禎

孫鏡 王紀 黃公輔 涂世業 季希孔

湯兆京 章嘉禎 王象春 孫居相 孫鼎相

喬允升 錢謙益 曹于汴 黃正賓 鄒維璉

孫慎行 易可壯 曾櫻 丁元薦 游士任

王之案 崔景榮 劉憲寵 程正己 涂一榛

方震孺 王允成 徐憲卿 陳必謙 馮從吾

鄭三俊 文震孟 鄭鄤 毛士龍 李炳恭

李邦華　史紀事　夏嘉遇　甄　淑　劉思海
許譽卿　熊奮渭　郝士膏　章允儒　熊德陽
歐陽調律　劉　璞　張愼言　馬鳴起　江秉謙
李日宣　喬可聘　劉　芳　薛敷教　沈思孝
顧允成　徐石麒　周嘉謨　劉一燝　翟學程
韓　爌　楊惟休　蔡毅中　宋　槃　張拱宸
沈正宗　王　洽　王心一　李宗延　倪　思
張鶴鳴　程　注　趙世用　方員度　沈維炳
朱欽相　姚思仁　胡良機　楊　姜　蕭　基

李遇知　霍守典　汪應蛟　楊維新　蔣大中
姚希孟　胡承顧　麻　僖　魏應知　丁時熙
陳士元　楊建烈　宋師襄　喬承詔　潘雲翼
吳艮輔　李喬崙　翁正春　朱大典　陳奇瑜
吳弘業　孫紹統　洪如鐘　歐陽東鳳　杜三策
朱國弼　林汝翥　楊楝朝　王振奇　趙　彥
唐紹堯　周洪謨　陳道亨　岳元聲　張問達
周汝弼　張繼孟　劉廷佐　史永安　田　珍
段　然　方逢年　李繼貞　顧錫疇　黃承業

李若星　師　衆　畢佐周　李承恩　王之宷
鄧　渼　何棟如　吳用先　孟淑孔　許念敬
熊明遇　何士晉　黃龍光　楊時喬　盧化鰲
徐良彥　錢士晉　施天德　王　圖　翟鳳翀
陳一元　陳長祚　畢懋康　李騰芳　趙昌運
彭遵古　程國祥　朱光祚　徐如珂　鍾羽正
蔣正陽　林喬枝　韓　策　汪先岸　郭正域
孫丕揚　胡　忻　王元翰　王宗賢　余懋衡
孫　瑋　李孔度　李仙品　周道登　朱世守

楊一鵬　陸完學　陳良弼　陳　言　李　玄
王祚昌　霍　鍈　楊新期　談自省　馬孟禎
韓奇象　方有度　金世俊　朱萬鍾　王繼謨
李思誠　方大任　陶朗先　陳熙昌　張問純
何如寵　戴　忠　馮　琦　劉元珍　姜志禮
于孔兼　耿如杞　區九倫　梅之煥　姜習孔
金士衡　侯　恪　韓　霖　易應昌　江東之
宋　燾　錢龍錫　姜逢元　陳一敬　劉　策
陳子壯　黃道周　王淑汴　滿朝薦　沈　演

劉鴻訓　成基命　王國典　張國紀　楊嘉祚
汪康謠　史孟麟　安希范　李復陽　林宰
張永禎　劉起肩　陳新芝　朱灝　劉憲章
韓鍾勳　周孔教　黃毓祺　賀王醇　趙德遷
孟稱光　劉斯陛　戴塤　陳仁錫　劉弘化
吳道坤　張道濬　李守俊　劉之鳳　王鍾麗
公鼐　吳弘濟　劉士章　張經世　徐蓮陽
侯恂　徐紹芳　蕭近　彭汝南　沈應時
薛文周　陳邦瞻　趙濟衡　何吾騶

以上為東林黨人榜 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經削奪者禁錮 又有前鋒後勁二榜未入魏廣微點將錄中人全具此榜矣天鑒同志二錄亦有十之四五雖擁而下蠅蚋螳螂則十之二三二榜僅十之一耳

東林列傳目錄

江陰　陳鼎定九　編

卷一

宋

楊時
羅從彥
喻樗
尤袤
李祥
蔣重珍
胡珵

卷二

明

邵寶
顧憲成　弟允成
高攀龍　華允誠

卷三

明

楊漣 左光斗 汪文言
周朝瑞 袁化中
魏大中 周順昌 朱祖文 陸宜 五人
顧大章 弟大韶

卷四

明

繆昌期 李應昇
周宗建 黃尊素
萬燝 劉鐸

丁乾學 吳裕中 吳懷賢
周起元 夏之令

卷五

明

石有恒
張振德 王燚
鹿善繼
盧象昇

卷六

明

孫承宗
呂維祺
汪喬年

卷七

明

賀逢聖
焦源溥 兄源清
胡守恒 許文岐

衛景瑗 族子楨固 胤文
徐標
蔡懋德
朱之馮

卷八

明

范景文
倪元璐
金鉉

馬世奇

卷九

明

李邦華

凌義渠

汪偉　王家彥　吳麟徵　孟兆祥　子

章明　劉理順

吳甘來

王章　許直　成德

趙譔　陳良謨　陳純德　俞志虞

彭琯　顧鋐

周鳳翔

申佳胤

卷十

明

施邦曜

金毓峒　張羅彥　張羅俊　尹洗

邵宗元

賀仲軾

沈雲祚

周鑣　雷縯祚

史可法

吳爾壎

龔廷祥

徐汧

袁繼咸

卷十一

明

劉宗周

祁彪佳

陸培　王道焜

張國維

詹兆恒

陳龍正

黃淳耀

徐石麒

卷十二
明
黃道周
顧錫疇
陳潛夫
楊廷樞
祝淵　林垐
方逢年
吳鍾巒

曾櫻
以上皆捐軀殉難者
卷十三
明
鄒元標　趙南星
馮從吾
王紀
沈思孝　吳弘濟
卷十四
明
孫鑨
江東之
宋燾
湯兆京
章嘉禎
崔景榮
劉憲寵
江秉謙

卷十五
明
郭正域
孫丕揚
馮琦
卷十六
明
王圖
李三才

陳于廷　子貞達　貞慧
汪應蛟
倪元珙
陳幼學
姜志禮

卷十七
明
葉向高
韓爌

翁正春
卷十八
明
劉一燝
周嘉謨
劉鴻訓
錢龍錫
姜逢元
𥡴國事

卷十九
明
楊時喬
鄒維璉
孫瑋
李繼貞
張三謨
毛士龍　李守俊
蔣允儀

卷二十
明
侯恪
金士衡
馬孟禎　姜習孔
梅之煥
侯震暘　子峒曾　岐曾
易應昌
卷二十一

明
孫愼行
于孔兼
薛敷敎
安希范
劉元珍
錢一本
李復陽
周孔敎

歐陽東鳳
潘永圖
卷二十二
明
丁元薦
汪康謠
林宰
史孟麟
葉茂才

許世卿
吳桂森
張大受
賀時泰
陳仁錫
卷二十三
明
文震孟 姚希孟
許士柔

成勇
呂大器
金光辰 金九陛
卷二十四
明
馬元颺
黃宗昌
劉同升
章正宸

喬可聘

華允謀　弟允誼

東林列傳卷一

江陰陳鼎定九輯
門人　沈霦戴陽
　　　蔡世英偉人　仝校

宋

楊時傳　本宋史

楊時字中立南劒將樂人幼頴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辯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

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
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
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
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
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
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其中孟子曰湯
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
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
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

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
之以滅其跡由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
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
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
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
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
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
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
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立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

時乞爲宜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人之數徽
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
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
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
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
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
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
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
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

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
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
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
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
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
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
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
用兵猶不免敗衂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
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

大帥敵人使强棄軍而歸挐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逝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北鬬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

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畧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

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名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

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

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

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上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

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

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絕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外史氏曰龜山先生學本二程昔明道諫神宗以正心窒欲爲先伊川上書仁宗亦以王道爲心後事哲宗復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無非欲正君也先生劾王氏一疏引君於正道者其得之程氏之學深矣夫

安石千古以來叛道壞俗之罪人也先生起而闢之出其正學以正君心而君正矣罷其配享燬其新經而士於斯正民亦於斯正矣所謂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者其先生之正學乎此宋之所以不卽亡而尚有偏安之苟延也非先生之遺歟

羅從彥傳 宋史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卽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婿也嘗詣從彥

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眞南州之冠冕也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

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

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啟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慾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流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遍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學者稱之為豫章先生

淳祐間諡文質

外史氏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其經綸不少概見獨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下開中與以後諸儒之緒聪然於兩間也

喻樗傳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愈棄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樗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爲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說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啟沃多而施行少啟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荊襄辟樗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

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閒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荊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畧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

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使退師鼎浚相得懽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旣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遷通判衢州已

而致仕檜死復起爲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孝宗即位用爲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年卒初樗善鑒識宣和間謂其友人沈晦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樗以作二牓道之後果然趙鼎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樗樗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樗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婿也遂以妻之

外史氏曰二程之學一誠而已先生學本龜山而傳

於程氏者也其言曰啟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
少是言也有所由來矣然則先生之學其致君者在
是其教人以事君者亦即在是乎

尤袤傳 本宋史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坰呼為奇
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
進士第嘗為泰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邻伯鎮置頓為
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至膺民漕司輸藁秸致一
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
有外城屢殘於寇頹毀甚袤即修築已而金渝盟陷
楊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
曰此吾父母也為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為

讀書計以薦名除將作監簿大宗正闕丞人爭求之
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袤虞允文以史事過三
館問誰可為秘書丞者僉以袤對亟授之張栻曰真
秘書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
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說自閤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
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袤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
見後說留密奏於是梁克家罷相袤與秘書少監陳
騤各與郡袤得台州州五縣有丁無產者輸二年丁
稅錢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

屬袤成之袤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高厚數
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墉正值水衝城賴以不沒
會有毀袤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
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嘆賞遂以文字受知
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部覈一路
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賑貸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
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袤推行於諸郡民無流
殍進直秘閣還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祠進直敷
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袤及鄭僑以言事去國

久於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
願詔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
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論諭
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闕失袤上封
事大畧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
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
旅怨差法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朘削而
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
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强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

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
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
分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
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恤禮散失事出
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袤斟酌損益便於
今而不戾於古當定廟號袤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
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宗廟之制
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
區夏爲宋太宗自眞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

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
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
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
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
繼父非光武比將來附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
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袤上議如初邁論遂屈
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
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
詔從初議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袤時兼侍

讀乃獻書以爲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
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懇辭以彰殿下
之令德臺臣乞定喪制袤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
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
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袤言
祖宗典故旣祔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
日前不集衆論懼無以厭服勳臣子孫之心宜反覆
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預議官詳議以聞繼寢之
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

補外進袤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
士院力辭上聽免直學士淳熙十四年將有事於明
堂詔議升配袤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說謂方在几
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
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
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
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
興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之詔可孝宗
嘗論人才袤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

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
有次日語宰執曰尤袤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
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
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論大臣也是日諭袤
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爲者故處卿以文字之
職袤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卽位
首勸上開講筵袤奏願謹初戒始孜孜典念越數日
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愼
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爲戒又

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爲常調橫
行十三階爲要官遙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
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銳
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倏遊而歷華
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爲議已言者因以爲周必大
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煥章閣
待制召除給事中旣就職卽言曰老矣無所補報
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讀有去
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

橫行袤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言願上謹
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綏
太和虛已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於
府事爲之末也陳源除在京宮觀耶律适嘿除承宣
使陸安轉遥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吳
元充夏永壽遷秩皆論駁之上並聽納韓侂胄以武
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袤繳奏謂
正使有正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勳賢之後不宜
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袤復奏侂

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
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
所以爲摩厲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
宮袤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
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
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
御過重華宮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袤率左史
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适嘿復以
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袤言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
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
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袤
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閤命遂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
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袤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
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
禮部尚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
壽皇有免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羣
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侍讀上封

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
汝諧事遷延一月如陳源召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
姜特立召尤爲駭聞向特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
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遽
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況加封
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賚無所不
可彼其閒廢已久含蓄憤怨待此而發倘復呼之必
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靜時上已屬疾
國事多舛袤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

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畧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别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袤少從喻樗汪應辰遊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袤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

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姦使真僞相亂耳待付出戒敕之袤死數年侂胄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袤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子棐梲孫焴禮部尚書

外史氏曰先生務公退輒閉門謝客以抄書爲事其子弟及諸女婢亦計日分抄故其家藏書積至萬卷嘗語李太史燾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饑以當食寒以當衣孤寂以當友朋幽憂以當金石琴瑟嗚呼先生之嗜書若此宜乎其學之正也

李祥傳本宋史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爲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參邏者以巧發爲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謗朝政鞫於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旣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卿坐謗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身爲諫大夫祥調濠州錄事參軍安豐守臣目占民田訟屢攻而不決監司委祥卒歸之民主管戶部架

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貢八年在外賢才不勝衆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淮鐵錢比不定祥疏乞官賜錢未銷濫惡者更鑄錫爲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鳳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臣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請開道學之禁後爲言者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上沖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謚肅簡

外史氏曰先生所學大公至正故能以公心發公論而動一時也汝愚之疏賴以明道學之禁賴以解而衰宋爲之一振所係豈小哉

蔣重珍傳 本宋史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丁母憂改昭慶軍尋以公事與部使者異議請祠易簽判奉國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界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休戚而已何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有不可勝窮之憂遷秘書省正字屢乞祠不可明

年待命雷川移文閤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命行都火應詔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己倘以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爲輕而以一身富貴之所從來爲重不惟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至於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卽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

所作爲進退人才與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爲天之子爲人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徽小全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卽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

此其厚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則告吏部不受貼職祿不願貼職恩他日星變求言復申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爲君難六箴名爲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上五事且曰隱微君德昔皆故相故臣得以專訊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名眞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此爲難辨人

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說書成家事勿以自務稍精神以窮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啟則手書削稿帝稱其平實遷作佐郎邊帥以入陵岡來上詔百官集議重珍言史嵩之既失相位危於幕巢猶欲邀功自固其位請擇賢帥如漢用充國使之規畫邊境審度事勢條上便宜丞相主出師關洛重珍力爭會邊帥議和戰不一復名集議重珍奏疏乞專意備守不得已則用應兵令不敢變前說不聽遂自劾以密勿清

光乃不能遏兵端乞免說書職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侍講席旋命止之夫暇講偶以他故則當知聖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心持守之難帝曰非卿不聞此言關洛師大衄復進兵重珍言若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又言爾來用臺諫類主不必矯激之說似畏剛方太過之士竊窺選用之意正謂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數月之間一失於某再失於某借曰慎重臺綱而憂其激亦當以平正者居之又論禁旅貧弱教習須嚴儆不能堪不稍變通非消變之道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弊未去者五狗私謂停罷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刑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鐫斥置閒散促覲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朝請大夫諡忠文

外史氏曰本心外物之辨是以正己者正君也抑邪

人進正人其導君於正者不已至歟先生可謂不負所學者矣

胡理傳

胡理字德輝晉陵人建炎間以避地始居無錫甘露鄉宣和三年成進士調開德府儀曹椽𢇁遷秘書正字太學生陳東上書攻六賊言者謂理嘗為潤色又與李綱同舟東下貶梧州人號蒼梧太守紹興初召試館職復除正字遷著作郎兼史館校勘時趙鼎當國以熙豐元祐舊史蕪穢屬理與張嵲修正鼎去位出守嚴州及鼎復相又舉理與嵲筆削成書已而秦檜立主和議理與同館朱松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

合辭抗疏忤檜去忤諸學既第後嘗受學於楊時問辨語孟諸書究極精微又嘗謁劉元城於南都疑辨元城曰子聰明能護以至道當成令器務以所聞進而筆之名護道錄尤善詩文安貧樂道至老好學不倦為一時表正云

外史氏曰天下邪詖淫偽之害大都聰明人致之然不如侗焉稚魯者抱其本來足以入道善乎元城聰明護道之言眞篤論也凡為豪傑為聖賢與流而為小人為二氏止為聰明不能護以至道之故耳先生可謂能以至道護聰明者矣

史053-367

東林列傳卷二

江陰陳　鼎定九輯　門人　沈　霖載陽　蔡世英偉人　仝校

明

邵寶傳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年十九學於江浦莊泉泉深器之成化二十年舉進士授知許州其治以興起教化為務月朔會諸生於學宮講明義利公私之辨正潁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愍帝曰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謚也州有巫言龍骨出地中為禍福寶取骨毀於庭杖巫而逐之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倣朱子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以備凶荒弘治七年入為戶部員外郎崇王來乞正陽鎮地分課銀帝欲與寶謂侍郎劉大夏曰正陽畿輔地尚不以封豈可使藩府收其商課如以春秋許田之義明白論列上宜聽從且課以救荒設非舊額宜革去大夏以

其議上帝從之歷本部郎中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調學校至則率諸生釋菜周元公祠修白鹿書院學舍以處來學者其教以致知力行為本先行檢而後文藝江西俗好陰陽家言有數十年不葬父母者寶為令生員不葬親者不得與試於是相率舉葬以千計寧王宸濠索詩文峻郤之後宸濠敗有司校勘獨無寶跡遷浙江按察使再遷右布政司與鎮守太監勘處州銀礦寶曰費多獲少勞民傷財慮生他變卒奏罷其事進湖廣左布政司正德四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時劉瑾擅政寶議事至京絕不與通平江伯陳熊漕帥也賂瑾少瑾憾之一日昧爽遣校尉數輩追寶至左順門曰行速汝張綵曹元二尚書自內出私語寶曰內批致謝君第劾平江則無後命矣寶曰平江功臣之後督漕未久無大過不知所劾二人默然去越三日給事中劾熊并劾寶徇庇遂逮熊下詔獄勸寶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遷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命兼左僉都御史處置糧運及會勘通州城濠歸奏忤旨先是寶為布政司時以

母老乞歸養格於例不得至是再請許歸省抵家又疏終養始報可世宗即位起南京禮部尚書再疏辭命有司以禮存問母爽闓請致仕不允時寶門人桂萼以議禮驟貴廡擯席以格之不赴尋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寶三歲而孤事母過氏至孝母疾為表告天願減已算延母年時甫十歲終養歸嘗得疾左手不仁猶朝夕侍視側不懈生平潛心理學務行實踐而不肯居道學名嘗曰願為真士夫不為假道學舉南畿受知於李東陽為詩文典重和雅以東陽為

宗至於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所著學史簡端二錄巡撫吳廷舉上於朝其定性書說漕政舉要容春勿藥諸集又若干卷晚自號二泉學者稱二泉先生家居以造就鄉黨人材為急無錫故有東林書院為宋楊時講學處後廢寶與其門人華雲讀書其地乃構精舍仍名曰東林講學其間厥後東林之教盈天下實自寶始又建五賢祠於學之東祀楊龜山以喻樗尤袤李祥蔣重珍配祀萬曆甲辰顧憲成高攀龍重修東林書院建道南祠亦以楊龜山主祀羅從彥

及喻樗尤袤李祥蔣重珍胡珵配之而以寶從祀焉

外史氏曰先生為東林發軔者也豈特真士夫哉邇其居官所行之政在在皆合於道視學江右所得之士君子濟濟不趨瑾不附勢卒以身退及居林下又創東林講學以造就鄉黨人材既而顧高輩出揭其道風流韻遂至賢良忠義盈滿天下可謂真道學矣豈特真士夫而已哉

顧憲成傳　弟允成　孫樞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自父學徙居涇里又號涇陽少負倍從師講善心莫善於寡欲而請曰竊以為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為主欲為役主强則役拱伏矣十歲讀韓昌黎諱辯爲避其父名輙諱之然不可勝諱鬱鬱不樂師詰之故以告其父曰昔唐韓安王諱忠語其子曰汝諱我是忘忠也忠可忘乎忘忠則我可忘也自是遂不諱其父告憲成曰學之不可忘亦猶忠也憲成誦受教家貧不能延師就學鄰塾歸必篝

燈誦讀恒至達旦其舉業之文垂髫已震踔一時矣稍長即從事理學萬曆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時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羣禱於神憲成獨不可同官代之署名憲成使人塗滅之居正死改吏部主事請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補驗封司主事十五年大計京朝官時都御史辛自修掌計事執政遂喪其私人人皆恚之時工部尚書何起鳴被劾起鳴訐自修以媚執政給事中陳與郊承風旨並論二人實庇何而攻辛於是自辛起鳴並罷并責四

御史糾起鳴者憲成上疏言何起鳴訐辛自修既罷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四御史是欲緘天下之口也語侵閣臣并責大臣言當各務自反有旨切責謫桂陽州判至則日與諸生講學稍遷處州府推官丁母憂服除補泉州府推官舉公廉第一擢吏部考功司主事吏部從無出而復入者從人望也會有詔三皇子並封王憲成偕四司上言曰皇上思祖訓立嫡之條欲暫令三皇子並封王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不可者太子天下之本

豫定太子所以固本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就見在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之有無非也皇上動稱祖訓祖訓所載立嫡待嫡之條意各有主與建儲之事判然不類皇上第以其合於已意援而附之為遵祖訓乎為悖祖訓乎其不可一也我朝建儲家法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並封廷臣言之甚詳皇上以其不合於已概置弗省豈皇上之創見有加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天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父

與子一體也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也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無所繫則難乎其爲名有所繫則難乎其爲實其不可三也皇上亦曰權宜云爾夫權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爲太子諸子爲藩王於理爲順於分爲稱於情爲安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均大逼所由也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皇上以祖訓爲法子孫以皇上爲法皇上不難剏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

不然凡皇子皆東宮也毋乃啟萬世之大患乎其不可五也皇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諸子卽皇后之元子諸子恭妃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皇后爲母而後稱子哉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爲此區區其不可六也況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於二十年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期也今日待嫡是未可以歲月期矣命方布而忽更意屢遷而愈緩皇上何以謝天下其不可七也自並封之命下叩閽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民亦聚族而竊議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輔臣以擔當錫爵夙夜趨召至欲爲國家定此大事排群議而順上旨豈所謂擔當必積誠感悟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與擔當耳不然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哉其不可八也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卽臣等亦有不能爲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伏

願皇上反覲長慮無違成憲無拂輿情無爽初命使皇元子早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廟之福社稷之慶悉在是矣憲成又貽書錫爵反覆辨論其後並封之議卒寢二十一年內計吏部尚書孫鑨考功郎中趙南星盡黜執政私人憲成實左右之南星奉旨罷憲成疏請同罷不報時鄒元標已轉南刑部求去有旨放之去憲成力勸錫爵疏留勉從之及冢宰孫鑨罷推代者時趙用賢以侍郎署吏部事錫爵囑推禮部尚

青羅萬化萬化翰林也又其同氣錫爵欲用爲冢宰盡攬其權以歸政府憲成曰往者內閣之推不專在翰林今已專據之矣而復兼冢宰是翰林之外盡無人矣此決不可用賢以告錫爵錫爵大恚然其議遂格而陳有年尚書吏部矣及憲成與選有會推閣臣之命吏部衆七人以山陰王家屏爲首而萬化不與焉錫爵恚甚揚言曰羅君推冢宰曰非翰林所宜今推內閣何又不可耶復以屬有年有年不聽而劾萬化者疏又至於是罷有年削憲成籍給事中逯中立

上疏力救並見黜先是憲成見羣賢擯棄日多思漸相汲引非錫爵意也値其假沐而推孟一脈王德新輙得旨錫爵作啓詢之曰此機甚佳自此益急推舉欲以激上怒又委過焉自憲成去而懷忠持正者尤寒林下矣是時其弟允成亦得罪歸里與兄日集羣賢講學取孔孟程朱之書而闡明之高明者聞之可入始學者聞之不駭既又得先輩邵寶所修楊時東林祠遺址於東林菴旁闢爲東林書院大會吳越之士講習其中歲有會月有紀而東林之名滿天下矣

三十六年起南京光祿寺少卿疏辭不就又推順天府丞命不下再陪推左僉都御史時孫丕揚再起爲冢宰矣先是二十三年丕揚以冢宰掌外察黜督學馬猶龍及參政丁此呂等侍郎沈思孝爭之强丕揚不聽疏逮此呂羅致之遣戍而死以是並不悅思孝而又有人言思孝欲奪其位及淮揚巡撫李三才亦其所不悅至是廷臣力攻三才憲成爲移書政府及丕揚謂三才在淮揚能制稅璫不敢動安民弭亂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又言思孝猶龍之

賢丕揚曰吾已容之矣既而一二攻三才者稍侵憲成憲成惟自反不與稽也又其甚者以東林爲詬厲物論噴歷是非錯互於憲成何與哉方憲成之再入銓曹也趙南星亦被罪尚書孫鑨亦奪俸三月憲成與李復陽同疏申救不報而允成等皆貶官亡何憲成亦削籍大抵錫爵之謀也而當錫爵再被名憲成猶惓惓望之所上葉向高孫丕揚書期其破畧錄善去私效忠蓋其憂天下之深愛國之至不暇計其言之可否也至其論學首辯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一

語其時皆忘道亦設講於三吳上一貫三教而貫入
於禪憲成謂釋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
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然當四字於告子易辯四字
於釋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釋氏之見性微也辯四
字於釋氏易辯四字於陽明難在釋氏自立空宗在
吾儒陰壞實教也又曰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
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
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
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

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
欲無弊不可得矣羅念庵曰終日言本體不說工夫
纔拈工夫便是外道使陽明再生亦當攢眉王塘南
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必憑
此語如服鴆毒豈不殺人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
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共維
持正學皆此類也萬曆四十年卒年六十三歿後十
五年猶以黨人奪職崇禎初贈吏部左侍郎諡端文
所著有涇皐藏稿小心齋劄記大學通考質言東林

會語商語還經錄証性編桑梓錄諸書弟允成字季
時號涇凡舉萬曆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廷試對策切
直有曰內寵將盛群小將逞語侵鄭貴妃讀卷官覽
之大驚抑置第三甲時御史房寰疏詆南京右都御
史海瑞允成不勝憤合同榜進士彭遵古諸壽賢具
疏曰人貪則畏人攻其貪未有執己之貪而攻人之
廉者夫欲天下人爲寰甚易爲瑞甚難寰身享貪饕
之利而詆瑞爲欺世盜名臣等之所痛心也得旨削
籍久之廷臣薦允成學行授南康府教授以母病辭

不赴母憂服除補保定府教授累遷禮部儀制司主
事三王並封議起允成與同官張納陛等力陳不可
考功郎中趙南星被謫復疏救謫光州判官立朝僅
六十日允成謝光州歸與兄憲成講學東林每以狂
狷自處疾世之爲鄉愿而託於中行者卒年五十四
天啟初贈尚寶司丞憲成孫樞天啟中舉人以學行
聞於世

外史氏曰先生昆季有絕人之才而用其全力於學
恪守程朱力闡性善之旨居官雖未究其用而所與

天子宰相爭是非者皆宗社大計晚年倡道東林引掖後學四方賢士爭歸之或亦有附以爲名高而忌者遂目之爲黨其後爭三案者攻魏忠賢者大率東林之人於是小人之害君子更以東林爲名門戶相攻二三十年未已要自天啟以迄崇禎之末其間忠節之士接踵而出不可謂非講學之力也當先生之始事不過二三同志闡明絕學豈嘗欲樹壇坫標榜清流及乎應和既廣其徒頗以操持國是鑒別流品於是朋黨之禍起視漢之東京幾無以異焉高景逸先生云自孟子以來得朱子于四百年間一折衷也自朱子以來得顧子又四百年間一折衷也則其所學之正直接程朱者矣

高攀龍傳　華允誠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年二十五聞顧憲成講學始志於學萬曆十七年成進士其舉會試吏部考功員外郎趙南星所取士也授行人司行人時四川按察司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傳註獻所著大學初義請頒學官一改章句之舊攀龍上言畧曰臣維自昔儒者說經不無異同而是非不容乖謬今以程朱大賢謂其學曰不能誠意謂其教曰誤人爲是耶爲非耶我太祖高皇帝御位之初首立太學命許存仁爲祭酒一宗朱氏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成祖文皇帝益張而大之命儒臣輯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全書頒布天下饒州儒士朱季友詣闕上書專詆周程張朱之說上覽而怒曰此儒之賊也命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所著書曰毋誤後人於是邪說屏息迨今二百餘年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禀於是不意今日乃有世則者肆然欲變祖宗之制率天下而背之也且自世廟以前雖有訓詁詞章之習而天下多實學自穆廟

以來率多穿鑿虛幻之談而弊不知所終使世則之
言一倡人人得自騁其私浮詞邪說充塞天下二祖
列宗之教蕩然掃地矣朝廷是之二十年冬奉節南
京尚孝陵時大學士王錫爵再起當國癸巳京察孫
鑨爲吏部尚書趙南星爲考功主計所排斥與相臣
附而斥者長官耶不得與於是言者論謫南星孫鑨
龍郎中于孔兼主事顧允成薛敷教等力爭皆謫而
吏部侍郎趙用賢亦被論辭併去之都御史李世達
疏救復爲戶部郎中楊應宿所攻遂與用賢俱去吏

部爲之一空明年攀龍使歸即上疏論其事詆從輔
臣又言楊應宿借不附吏部之名致阿狥內閣之實
反謂近世一種小人專以抗閣臣爲風裁附吏部爲
得計其爲說愈佞而其爲害愈深閣臣不當陰庇異
已鋤善類以公人國疏入應宿再劾南星等贓私而
言攀龍與選郎顧憲成爲姻此疏其阿吏部之實也
時言官多佐內閣攻銓司御史吳弘濟獨抗章謂攀
龍爲君子正論應宿爲小人邪說有旨會勘弘濟遂
奪職攀龍謫廣東揭陽縣典史二十二年七月攀龍

取道浙閩以達揭陽遂渡錢塘登嚴光釣臺所至亦
講學不輟尋入武彝謁蔡元定祠憩朱熹精舍益以
道學爲已任抵揭陽潮之人士皆從之游經其指授
皆知向學及歸學益有得自築室漆湖之上曰水居
時讀書習靜其中又與顧憲成修復東林書院祀宋
儒楊時偕諸同志以道學相切劘海內士大夫之賢
者嚮其名皆尊東林從者日衆後邪臣遂指之爲門
戶四十年憲成卒攀龍乃專講席徘徊家居三十年
名益重天啟改元起爲光祿寺丞二年進本寺少卿

時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紅丸歸罪舊輔方從哲下
廷臣會議攀龍謂從哲交通國戚表裏爲奸心不知
有君無君首惡之罪議甚峻轉太常寺少卿復上疏
畧曰禮部尚書孫慎行論舊輔方從哲一疏關係甚
大從防其遠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交結鄭
國泰父子所以謀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
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從哲力左右之培植其爲
鄭者誅鋤其不爲鄭者。時若狃知有鄭而已此賊
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

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又如戊政尚書黃克纘論李選侍一事陛下念聖母則宜布選侍之罪念皇考則優待選侍以禮義盡仁至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諭以爲假託忠如楊漣以爲居功人臣避居功必且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若惑其說孝不知其孝不孝以爲大孝忠不如其忠不忠以爲大忠事有不辨於至微賊竊於無形者皆如此類如方從哲鄭養性豈容一日不討尚令居藩較下耶疏入傳旨尚攀龍誣朕不孝當重譴

閣臣葉向高力救免是時持異議者甚衆給事中王志道首疏附和攀龍又遺書責之曰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遮誅爲君父種禍也夫以肖管紫禁之中忽有削鋼竊政之人於飲食男女之內行其斧斤鴆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而實中外所共知此而諱之是爲亂賊設護身之符若更加之正人以誣謗不幾爲亂賊立箝口之法乎皇祖戚福在手妙於謝傍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

皇上身上事若夫執大義守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不悖今但言孝經尊親而不言春秋討賊言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使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時從哲雖得免議而天下以爲三案是非非斯言不能折也五月陞太常寺少卿時御史鄒元標馮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攀龍時與講會方鄭之黨愶而且懼給事中朱童蒙

因疏詆東林目爲朋黨於是元標等皆去位攀龍贊乞休不允進刑部右侍郎時魏忠賢用事群小爭附而趙南星爲吏部尚書不附忠賢都御史缺廷推舉攀龍攀龍謂師生不當分掌部院徒爲攻門戶者藉口力辭不得既就職首劾罷忠賢私人崔呈秀先是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漣亦東林人於是羣小合謀陷忠賢曰東林必殺公適會推山西巡撫以謝應祥名上御史陳九疇誣劾部院徇私有旨切責遂與南星俱罷歸數月忠賢呈秀勢益熾修怨

啓五年四月詔獄起欲以汪文言興坐攀龍賴吳
錦衣者持之得免八月又詔毀東林書院攀龍乃移
祀楊時於道南祠戊南星逮楊漣魏大中等殺之而
削攀龍職方大中之就逮也過無錫攀龍操舟送之
高橋犖小卿之益怒令織造太監李實劾周順昌等
并攀龍與焉緹騎將至有偵其事以告者是日攀龍謁
道南祠作告龜山先生文焚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飮
後園池上聞官旂已至吳門逮順昌笑曰吾視死如
歸今果然矣晚復與家人飮夜半信益急乃整衣至
書齋謂諸子曰吾稍料理爲就道計姑暫退遂作字
二紙緘置中復入與夫人語而出二孫侍取所封紙
置几上示之曰明日以此付官旂毋先發因扃戶移
時不聞聲諸子排戶入一燈熒然發所封紙則遺表
也云臣雖削奪臣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面
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臣攀龍垂
絕書乞使者執此以報皇上復有別友書云僕得從
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至此亦稍得力諸子
惶駭奔池畔則已沉死衣冠端立如平生年六十五

先是就逮諸臣皆具極刑斃詔獄不辱者攀龍一人
而已崇禎元年詔褒卹死事諸臣贈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諡忠憲廕一子攀龍生負重望以直道不容於
時雖位列九卿立朝未及數載至其護善類擊奸黨
蓋孤忠自許死而後已者今世傳其書有與端辨田
學記周易孔義春秋孔義高子遺書編輯朱子要語
皆本主敬格致之說嘗謂人曰吾學孔子者無如朱
子故所學爲得其正與顧憲成鄒元標馮從吾輩齊
名真然東林之冠論者謂有明理學名儒如陳獻章
之灑落胡居仁之主敬薛瑄之實踐王守仁之超悟
攀龍殆兼有之而無其弊門人華允誠字汝立號鳳
超無錫人天啓二年進士少受易於錢一本及長從
攀龍聞主靜之學攀龍入朝允誠從攀龍與人書曰
僕一路受鳳超之益整齊嚴肅殆若性成故居之甚
安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崇禎初進員外郎改兵部職
方司員外郎感時事上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直糾
大學士溫體仁吏部尚書閔洪學闒部朋比阿黨市
權奉旨切責令回奏因盡發洪學諸交通狀帝知允

誠忠實僅等倖未幾請終養歸大學士周延儒再名
頗以收攬清流為名邀允誠一見固不往瑞王稱號
江南起為吏部驗封司員外郎見時事不可為告歸
在官僅十三日未幾南都亡遂匿不出後以不薙髮
故同其從孫尚濂被執俱死焉

外史氏曰東林自顧涇陽先生於萬曆二十二年會
推閣臣罷歸與同邑高景逸創本儒安我素諸君子
講學之所一時清流趨之如市而東林之名遂滿天
下推其名高之故始於爭立國本一請再請乃至三

請屢請而不允甚而嚴逐之遠竄之既而廷杖累累
流血滿庭而爭之益力當時政府不相濟而相軋於
是逐日爭者為黨人一斥不復訖一貫陰為賊害恃
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高東林君子之譽沸宇內
尊其言為清議即中朝亦以其是非為低昂門庭愈
峻而求進者愈衆甚矣學之不可不講也學不講則
聖道不明而人心敝廉恥喪焉當其講學之意原以
發明人心道心綱常倫理出則致君澤民斥邪扶正
以剛介節烈為重以禮義廉恥為貴故胥天下而化

焉於時廊廟之上或以清流自負者小人輒忌之嫉
之擠以汚垢之秩曰姑使其糴口或點鹽榷之役者
必攢眉蹙額環妻子而流涕曰自茲不可以為人矣
故蒞任必矯其廉潔飾以自贖然腥羶之名卒不可
洗遂負汚蔑之恨每罷官歸里者若破車羸馬殘書
數簏鄉黨亦以為賢願與約婚姻締金蘭相與往還
不倦若歸有餘貲買田宅高棟宇即親弟姪亦鄙以
為貪夫至於親戚朋友老死不相往來宗族父老之
嚴者拒不令入家廟曰恐辱吾祖宗也曰吾祖宗亦

羞見汝此等貪夫也由是深山窮谷雖黃童白叟婦
人女子皆知東林為賢販夫豎子或相詬讓輒曰汝
東林賢者耶何其清白如是耶至今農夫野老相傳
以為口實猶諜諜不休焉自涇陽先生救淮撫之書
出而東林之禍動未幾妖書獄起梃擊案興而君子
小人有不容之勢矣乃至擢逐正人必欲一網打盡
辛亥京察孫丕揚主之於是攻東林者起矣丁巳京
察鄭繼之主之則盡攻東林者矣世之所謂清流者
黜除殆盡時臺諫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號士大夫

有清譽者莫不垂首喪氣爲迫先宗即位葉向高劉一燝執政鄒元標趙南星周嘉謨馮從吾輩皆班九卿一時清流稍有起色奈諸君子持論太嚴於是爭紅丸爭移宮而東林之禍熾矣及夫熹宗委命閹寺熊王之獄旣成楊左之禍遂烈又假三案以媒孽東林而正人君子幾無噍類說者謂漢家黨錮四十年而黃巾起黨錮始解然無補於漢室之亡東林亦四十餘年而闖賊犯闕門戶乃敗更無救於明社之墟噫是何言歟崔魏煽逆不有楊左諸君則趙高閻顯矣闖賊喋血不有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

世奇諸公則河岳蒙羞乾坤削色矣東林自爭立儲以來趙志皋王錫爵等依違熒惑於上與諸君子相左及崔魏播虐魏廣微附和勾結諸君子必欲芟惡除奸如農夫之務去草而貽禍益深思宗之朝宰相如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等務從取奸覆餗貽譏而諸君子以綱常名教自任始終爭辨天下事不可爲矣東林初起者爲顧爲高爲鄒爲趙繼之者爲楊爲左再繼之文震孟姚希孟最後則馬世奇輩皆砥義文章足以驚天地動鬼神者也攻之者始爲沈一貫繼則亓詩教湯賓尹等其後則朱童蒙曹欽程崔呈秀楊維垣韓又繼以溫薛張陳最後者爲馬爲阮而天下亡矣嗚呼東林豈亡明者攻東林者亡之也哀哉

東林列傳卷三

江陰陳　鼎定九輯　門人　沈　彝藏陽
蔡世英偉人　仝校

明

楊漣左光斗列傳　王文言

楊漣字文孺號大洪湖廣應山人萬曆丁未成進士授常熟縣令是時東林大興每遇講會必至無錫與

顧憲成高攀龍諸君子探性理之要論治道之原政暇即與邑之士子相勉勵講道論德無虛日每問民疾苦徒行阡陌間以是徧知閭里利病稱當代神君云五載舉循良第一在省垣四方貨賄不敢窺其門及條奏天下大計言邊事必大爽宦吏罷經畧擇可以辦邊者纔義生風抗論海俗其風裁峻拔所謂以利刃齒朽腐也當神宗寢疾光宗不得入侍漣率百官問疾請閣臣宿閣中引宋文潞公訶內侍故事爲㑹傳語伴讀王安力請太子入侍夜無輕出光宗諒閣奉遺詔下考選撤關稅出諸章奏留中者皆漣一人之力也封后議起人情洶洶漣上疏力爭且請遺詔中首舉冊立又同諸大臣上疏乞嚴譴內臣奉皇長子居慈慶宮有機在防微事在慎始一疏光宗聞奏語太子曰此汝忠臣目屬者久之光宗賓天漣趣閣部大臣伏乾清宮閽人格不令入撥臂大詬閽人却遂得入慟哭畢請見太子三呼始出諸臣呼萬歲閣臣劉一燝韓爌奉太子兩手出乾清宮暫御慈慶宮時選侍猶踞乾清不肯出漣抗論於朝房於掖門

於殿廷者日以十數叱小璫於麟趾門者一叱閣臣方從哲及大璫於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而太子復還乾清宮移宮之日奇號叫呼聲徹御座上亦語近侍曰楊子官真忠臣也移宮既定漣乃卸始末上疏侵諂狀羣小恚甚詆以交關司禮思中傷之漣於是引疾歸未幾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漣力引東林諸正人以進羣小側目會逆璫恣橫漣上二十四大罪疏忠賢大懼宰相魏廣微璫之義兒也進謀曰東林必殺公忠賢怖且恚亦日東林殺我於是遂以

漣爲東林黨人云急徵楊漣坐故經畧熊廷弼賍栲
死崇禎卽位贈郞有加諡忠烈漣性剛介於人無所
容獨於其友陳愚爲莫逆交每閱邸報閱罔是蠹壞
朝端正人未嘗不拊膺歎曰上上深居所燭寔多矣
以故漣所爲及擊奸諸疏皆自陳君從恩之共攻魏
閹一疏則出自繆昌期手筆也
左光斗字共之南直桐城人生之夕月宿在斗父遂
以名之又自號浮丘生九歲能爲文十四作瑞麥賦
長益豪邁負氣聚書數千卷獨好觀古節俠諸傳記

既而豁然求程朱之學以自勉曰是可以安身立命
也登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官中書舍人擢御史初入
臺卽論輔臣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不職狀又捕
治奸胥冒官者百餘人權貴皆畏之同臺推以爲鋒
奉命視京畿屯政光斗曰國家歲仰東南漕運山北
人不如與水利屯田積粟也用上三因十四議疏條
析水道令民倣其意以時蓄洩便用作民遂大饒時
諸中官有侵屯事者輒奏請按治大璫劉朝矯東宮
旨索戚畹絕莊手封還之不與改北直督學立文藝

騎射二科拔其尤者入兼材錄嘗識大學士史可法
於諸生中數引與論古今事曰此國器也會光宗崩
李選侍居乾清宮邀封皇太后幷垂簾稱制給事
中楊漣與諸大臣會議疏請移宮選侍不爲動光斗
特疏爭之曰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
也惟皇上御天惟皇后配天得居之今大行皇帝升
遐選侍既非嫡母生母之列而儼然居正宮殿下反
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臣
竊惑之且李氏侍先皇無脫簪雞鳴之德卽貴妃之

命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況行於先皇則伉儷之
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卑之稱有斷斷不可者倘及
今不決必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再
見於今誠有不忍言者矣疏入選侍與內奄李進忠
謀詰疏中武后等語且召之光斗曰天子耳目之官
非天子宣不敢奉因語楊漣曰光斗命盡於此矣選
侍不移宮光斗亦不立蹺頭下也漣歎此中官使迴
奏光斗得免越二日而進忠盜藏事覺詞連選侍父
選侍始倉卒移宮諸中官將羅織之光斗復出仁義

兼盡一疏詆選侍移宮以後自當存其大體捐其小
過不宜以進忠等妄有株連又言光宗年號或議削
去及改紀明年爲非是先帝雖一月御天何忍言削
若明年新君御極仍以大行年月頒朔則又不可當
以萬曆末年八月爲泰昌元年其引唐肅宗順宗爲
比衆從之彌月之間定諸大計皆漣與光斗後先倡
議焉於是天下稱楊左居亡何遷大理寺丞進少卿
踰年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時楊漣爲右副都高攀
龍爲左都趙南星爲吏部尚書趙執法不阿而光斗

與吏科魏大中尤以峭直見忌逆璫魏忠賢方用事
亦心惡其不相下也羣小失志者遂爭趨附相齮齕
勢横不可制楊漣首疏忠賢二十四大罪以示光斗
光斗力持之璫聞大恨而先是逆黨阮大鋮謀掌吏
科又爲光斗所屏而與大中奸相魏廣微之失儀也
大中糾之於是二憾交作刑科傅櫆者憸人也遂劾
中書汪文言交通併及大中光斗等以應璫時在廷
多正人光斗得不坐及大中以謝應祥事被斥南星
攀龍罷光斗憤咤愈甚度與璫不並立密草三十二

斬罪疏劾忠賢未奏而事洩適吏部侍郎陳于廷會
推冢臣疏上逆賢矯旨切責謂此次會推仍用趙南
星私人喬允升馮從吾等顯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
抗旨徇情箝制衆正光斗遂與二人俱削籍去自是
銓司臺省正人絕迹矣時天啟四年十一月也明年
逆璫大興詔獄謀逮治在籍諸人羅之死楊漣以書
來訣勸令自裁光斗奮然曰死何恨哉但人臣即死
當歸命君父伏刀鑕下而先時擇便如懼死何會
其弟光先試禮部先一月馳歸白其謀光斗笑曰吾

若無以慰二親耳豈畏死者因置酒爲親壽數稱說
汜滂別母及本朝楊兵部繼盛西市事語慷慨家人
皆泣下莫能仰視既而謂其弟曰吾不能爲孝子矣
日來蒙候緹騎至未幾御史梁夢環復追論汪文言
遂以移宮逮光斗及漣等六人下鎮撫獄復坐受熊
廷弼賍二萬兩蓋奸黨欲以移宮顛其罪以坐贓逮
其妖耳當選侍移宮時光斗仁義兼盡之疏與賈繼
春之揭同上是未嘗不欲安選侍也廷弼撫遼光斗
曾策其必敗與疏力爭及再起而廷弼益驕朝議爭

欲據前旨者以謝熊光斗又疏持不可廷弼甚恨之
置對時廷弼抗言楊左嘗欲殺我是豈爲我嘗脫者
時奸黨許顯純等悉置不問光斗等六人遂斃死獄
中是夕長虹亘天桐城有大星隕如斗明年烈皇帝
誅璫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加太子少保蔭一子
予祠諡忠毅初光斗之下北司也廠衛陰刻卒偵伺
獄甚秘雖子弟親識莫敢嚮邇有舉人孫奇逢者獨
走千里詣獄覘之請行間客氏以免光斗弗許乃與
鹿太公正密醵金爲助正太常卿善繼父也時諸左

多匿其家亦不懼八郡諸生聞之曰此殆爲前督學
公故皆願出死力從之而光斗已斃獄矣於是天下
以楊左之死比漢陳寔且多兩義士也

汪文言者南直徽州府人以監生工書授中書舍人
游於公卿間以節概著一時賢士大夫樂與之交曾
客內監王安安固賢者光廟時凡善政舉行文言力
贊之無不聽也而璫遂目爲東林之窟會起大獄欲
羅織諸賢首以文言下鎮撫欲借以傾攀龍於時正
人力爲調護又賴吳錦衣者持之得免既而逆璫令
御史梁夢環復論文言交通狀以移宮事逮楊漣左
光斗等下鎮撫獄坐熊廷弼賍二萬兩文言百苦備
嘗諸慘俱受府無寸完而死焉

外史氏曰天欲亡明也故生逆璫以戕忠良忠良盡
而明運絕語曰吾人國之經紀也有經紀斬而國不
亡者乎吾觀楊左之死而知天已絕明矣

周朝瑞袁化中列傳

周朝瑞字思永號衡台山東臨淸州人萬曆丁未進士由給事中遷太僕卿性剛介不阿居官以淸節著在朝侃侃昌言羣小皆憚之時鄒元標趙南星在京師設館與天下名宿講孔孟之學朝瑞與同年友夏之令皆過焉會有攻之者朝瑞獨大聲疾呼曰講學者二祖列宗之教也今攻之殆欲攻二祖列宗耶於是朱童蒙等諸小人皆啣之入皆嗾魏廣微言於逆璫魏忠賢下詔獄拷掠死崇禎初贈大理寺正卿諡忠毅

袁化中字熙宇山東武定州人萬曆丁未進士幼有至性能事親以道居官飲氷茹蘖不染苞苴人亦不敢以非義干拜河南道御史以直言忤璫下鎭撫獄百慘俱備大呼列祖諸宗而歿歿之夕獄中鬼哭神號怒大風作衆見擯鎭撫司用刑者投諸廁獄卒奔往救得免越三日皆死崇禎立詔贈太僕寺少卿諡忠愍

外史氏曰甚矣逆璫之毒過於虎狼吾不知其是何肺肝也彼君子者逆似與有不共戴之讐焉兩先生因直言而殺身而破家而流離其子孫猶不足以快其心者何耶

魏大中周順昌列傳　朱祖文　朱陛宣、五人

魏大中字孔時號廓園浙江嘉善人性狷介爲諸生貧甚居湫巷數椽不蔽風雨舌耕不足自給怡然負笈從高攀龍游飭以正學相勸勉萬曆丙辰成進士筮仕行人每奉檄遐征減廚傳卻饋遺嚴考選入工科搏擊無所避權貴斂手踰年高邑趙南星爲大冢宰知大中清操卓識每事咨之其所薦引皆海內人望癸亥轉禮科時乞郎贈者濫甚大中引會典悉裁之忌者益怨甲子晉吏科都給事中以激揚流品爲

己任發露僞薦仕路益肅既而大中與楊漣左光斗首擊逆璫南北各衙門交章應之尋値晉撫員缺廷推謝應祥故屬佳品然出南星意大中不知也忌者彈之遂得旨降調旋逐南星攀龍正人之禍如火燎原不復可撲滅矣乙丑夏璫矯旨逮大中是日雷雨交作風吼水立士民擁之泣送者數萬人郡邑長咸涕下垷隸莫不掩面過姑蘇周順昌艤舟中者幾日夜過無錫高攀龍送之高橋而別至常州知府曾櫻見之潸然淚下大中顏色不變慰之曰死於王家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櫻捐俸金百金大中堅持不受曰譬如嫠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貴華而皖不敢以此易也逮至京下鎮撫獄拷掠備至誣贓三千三百金大中歷官十年貧不減諸生時五日一訊訊加全刑雖戚友指助者累卒不能如額竟死於獄崇禎初贈太常寺卿謚忠節子學洢奉遺骨旦暮哀號水漿不入以死人謂父死忠子死孝其魏氏一門之謂歟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曆癸丑進士授福州府推

官時稅監高寀横斂虐民激變劫巡撫署爲質民情洶洶不測順昌仗義抗寀寀始解散上聞撤寀歸順昌以清直得最擢吏部主事謝絕請託人不敢干以私請假還里葺舊居數椽讀書其中順昌素與璫作天啟甲子忠賢竊政羅織忠良順昌每閱邸報輒發憤嘆息適嘉善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獨往款語累日臨別涕泗許女字其孫買舟送逮校尉呵止之順昌張目叱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語而忠賢吾即故吏部周順昌也御史倪文煥

詗得之誣劾順昌貪橫歸道潞河舟重漏發白金浮露穡肯削奪順昌曰求仁得仁吾今日事吾何憾哉織而內臣李實疏參緹騎至知縣陳文瑞其門人也懷牒詣順昌泣下順昌曰吾辦逮久矣此特意中事毋效楚囚對泣顏色不變令請順昌入治裝擧家號慟順昌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楊徐曰此龍樹庵僧屬我書者我何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乃題小雲栖三字後識年月投筆而起改囚服出門順昌居鄉素有名士民哀憤聚以萬計焚香呼

冤聲徹十餘里擁撫按車請疏留議丹中不決旗尉素矯橫擲銀鐺厲聲曰東廠令人鼠輩何敢爾於是顏佩韋等大呼曰吾等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即前奮擊尉斃一人餘俱踰牆走脫順昌曰是益重吾罪也知府寇慎委曲調護士民乃安或有勸順昌自裁者順昌嘆曰予小臣也豈敢引大臣不辱之義乎固知此行必死死見高皇帝請殛元兇以肅清朝廷此願畢矣乃間行赴詔獄拷掠慘毒抗詈不屈許顯純搥其齒盡落順昌噀血濺其面詈益厲因觸石

碎首其夜爲獄卒顏紫所害崇禎元年贈太常寺卿謚忠介而參順昌之倪文煥都人所傳百叩御史也家居維揚白晝見五人嚴裝仗劍容狀甚厲馳入中堂已而旌旗衛從數十人導尊官來登座冠服儼然文煥大懼率妻孥叩頭祈哀庭下石井欄自起舞空中頁久墜地聲如霹靂乃騰空去亡何文煥以篡逆伏誅順昌之逮也有友朱祖文朱陛宣皆能周旋患難以及於死稱二朱先生祖文字完天世襲蘇州衛指揮讀書爲諸生幼孤母守節未旌祖文恒痛念之

順昌先未識祖文因文震孟言其母苦節順昌聞而憐之慨然白當事題表部檄下郡祖文始知感泣誓爲順昌死及順昌被逮祖文度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覘其後事遂詣同宿公廨中夜從容謂順昌曰公毅然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當先往爲地順昌首肯良久曰徐銀臺如珂肝膽如雪必能相濟顧侍御宗孟新入臺中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興之鹿善繼吳橋之范景文熱腸急難皆可告者祖文遂别去先走都下比順昌未至有

中以滅門事者如珂力辯而解至橐饘之事宗孟已
先爲之所矣已而懸賍數千祖文私幸旦夕告完或
得緩死百計丐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
走吳橋單騎冒暑間關千餘里逗留數十日措擬稍
就而顧昌已斃獄矣畢命之日祖文夜宿野店有聲
颯然至京徵服僻處偵察動靜鉠一感慟聞者僂惻
竟以勞悴憤懣發病死陛宜字德升萬曆壬子舉人
少無師以父爲師無一刻離膝下四上公車試畢
不待放榜亟馳歸乙丑之役途中心動抵家母病遂

卒陛宜摧痛不已至丁卯秋父病幾殆陛宜覓謝北
上逾年父歿毀瘠不支當顧昌被逮時親故多避匿
陛宜念少同學又同鄉衆晨夕省視依依不去左右
邏閱讀之變逆黨使人偵視往來狀人或爲之危陛
宜怡然自若僅而獲免殁後門人私謚孝介姚希孟
曰天生孝介以配忠介作謚議崇禎甲戌御史祁彪
佳特疏表章贈翰林院待詔祀金鄉書院五人者蘇
州府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五義民也當
天啓丙寅魏閹以緹騎逮周吏部順昌大索金錢拘

吏部宿縣署一時賢士大夫率先倡義斂貲以送民
之號泣請命者不下數千人校尉李國本因舉械擊
諸號泣之民中有一人急持挺械之尉而捽之者顏
佩韋也四人遂躍出執尉問此旨從何出尉曰實魏
上公命於是五人共言擊持僞旨者一尉投梁上驚
踣而死即李國本也是日又逮浙江黄侍御尊素來
旂孫驛需折夫馬百金五人復于驛殿之燬其舟五
人謀曰我輩拚死爲國除害合以千衆下武林殺猊
使焚其府然後自以請死雖寸磔有餘快佩韋曰不

可吾儕小人死何足惜吳中賢士大夫尚多倚畀我
輩而反借此以傾諸賢是我輩累之也於是止中丞
毛一鷺遂璫意令御史捜捕渠魁五人挺身自投曰
渠魁者徒皆我也無妄波及御史大笑曰爾陷吏部
死官大人小我爲吏部死百姓小人大體聚再三竟
擬大辟處决不敢褻中丞也五人臨刑時意氣自若
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數月顏色不變有賢士大夫
醵金購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尸合後二年璫授首
乃毀其生祠以爲五人墓爰立碑曰五人之

墓五人民也不曰民而曰人衆詞也書人以其義故人之也此春秋之書法也題碑者誰冏卿吳默也作碑記者誰太史張溥也

外史氏曰吾聞廓園先生被逮之日雷電交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三四尺士民側佇水中泣送者以萬計蓼洲先生之逮則舉國若狂而五人自死以還中朝聞之皆失色噫天怒於上矣人怒於下矣而崔魏乃竟恬然不畏耶

顧大章傳　弟大韶

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與弟大韶孿生並負異才大章通經術諳掌故慨然有經世志萬曆三十五年舉進士授泉州府推官移病免歸改常州府儒學教授時朝士各持門戶相指摘大章慨然以黨議已成須有以解之昔賈彪不入顧厨之目西行以解其難吾忍坐視耶補國子監博士廣文官冷非世所指名棋酒讌浪與朝士相周旋天啟二年典試廣西還朝值葉向高與劉一燝欲嫌大章及繆昌期亦善解之遷

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明習法律手批口決多老吏所不及時遼瀋相繼陷臺省捜摘如細棄市無虛日繫二百餘人饑寒瘦死存者五十餘大章詣於尚書王紀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猶甘之况一官乎即日論獻罪二人餘皆移大理縱遣紀歎息晋之於是原察臺省皆不悅杜茂者故隸登萊巡撫陶朗先麾下以罪餉逃匿僧舍為邏卒所獲兵部尚書張鶴鳴行邊劾茂與佟卜年約李永芳謀叛獄已具矣紀以問大章大章曰招謂卜年令河間茂匿廨舍三月偕卜年

二僕往來承芳所具有本末顧不知二僕姓名何也
夫謀反大事同行數千里豈有不詢姓名者茂之誣
服無疑紀曰善然則何以處十年大章曰十年雖非
叛然與修養眞同族坐叛族流三千里可也未幾紀
去官侍郎楊東明署事謂十年實首惡毋蔵令人拜
金世宗墓當伏誅大章曰此語何從聞之東明曰聞
之人言大章曰刑部奏事有審得某人云云無聞得
某人云云也東明大驚方進奏急止之已而又欲坐
十年死大章爭之曰律反族不同謀不同居者止恭

親論斬餘不坐東明作色曰謀反夷三族寧論恭親
大章曰公所言者漢法員外所執者大明律也從容
檢律以進東明默然慚愧而止後十年竟以夜半內
傳促死獄中至今寃之當廣寧之失也經畧熊廷弼
與巡撫王化貞議戰守不合致敗至是並逮下獄大
章時已調禮部王紀重其才留之屬以大獄大章謂
誅心則廷弼雖末滅論事則化貞實罪魁兩人不當
同科時以爲允楊漣等皆主之大章意蓋惜廷弼之
才議貰之以責後效然卒定廷弼辟者大章也會王

紀疏攻魏忠賢璫黨謂疏出大章手思有以陷之御
史楊維垣遂劾大章受廷弼賂爲營脫大章疏辯曰
當時會鞫者二十八人各出己見始議定辟臣何嘗
釋廷弼哉廷弼行賄應行於釋罪之人不應行於定
辟之人反覆論辯甚悉遂引疾歸羣小慽之次骨嗾
忠賢與大獄謀殺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逮汪文言
下獄以其言爲徵搒掠無所得聚而謀曰經撫之獄
顧大章引八議議熊廷弼廷弼楚人也大章楊左之
黨也以鬻獄坐顧以關通坐楊左則一網盡矣大章

時已出爲陝西按察使副使矯旨逮繫與漣等六人
逓下鎮撫獄五人先後搒死移大章刑部擬罪大章
慷慨對簿曰某奉旨送法司據招定罪豈容復辯辯
則抗旨不辯則欺本心欺法司且欺天下後世亦欺
皇上也不抗卽欺無一而可且五人者旣死矣借大
章以實五人之招是大章旣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
何以見五人地下乎明公能雪此案爲代瞻仰不然
有鎭撫司原案在復何言法司環坐愕眙莫敢異同
也已而復移送北司大章歎曰汪文言猶能爲貫高

我獨不能乎吾不可再辱矣乃呼酒與弟訣別趣和
藥飲之不死推經而卒初六人下獄獄中神祠木忽
生黃芝觀之六藕也獄卒以賀大章歎曰芝瑞物也
而困於獄吾六人其以此終乎卒之前數日手指重
傷援筆作自敘筆記訣別書凡數千言酒酣慨然曰
自唐虞至今幾四千年吾年五十已得八十分之一
不可謂不壽雖凶終不猶愈於死牖下乎又爲偶語
曰故作風波翻世道長留日月照人心曰此他日祠
歸也烈皇帝即位戮逆璫更定先朝爰書白其冤贈

太僕寺少卿大章性豪邁欲入解黨禍卒嬰其難至
今人猶哀之初大章死之夕大風雷雨如注逆璫外
舍及廣微寓宅瓦俱飄盡樹木盡拔去都城外三十
里椅泉隨之室內爲之一空其妻妾被衣立雨中隱
隱望見旌旗羽葆金牌燈火如按察副使狀者行其
屋上而廣微曰我爲宰相內倚魏公如天之德何妖
鬼之爲祟乃爾耶奸惡之不畏天如此大韶字仲恭
與兄大章學生連袂出遊人不能辨其少長大章舉
進士死璫難大韶以理學名老於諸生頭童不櫛衣

垢不浣潔則折拉每引鏡自詫曰顧仲恭乃如許少
耶詩義竟陵鍾惺稱爲有明第一后益肆力於學六
經諸史百家內典之書靡不研極其論詩謂詩有齊
韓魯三傳毛傳出而三家廢鄭箋多與毛異唐宋諸
儒多與毛鄭異朱子盡掃毛鄭概以鄭衛爲淫風世
儒謂其不會小序之意如伐木鶻鴣諸章是也今欲
刊定一書當用毛傳爲主毛必不可通然後用鄭鄭
必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羅羣
說而以己意衷之其論禮記謂自宋以前爲禮經之

學者惟知鄭注孔疏無所是非宣和間三代器物間
出學者援以證漢人之謬而陳氏集說出焉未有集
說以前學者之患在於疑而不能明既有集說以後
學者之患又在於明而不能疑不可不深維而自釋
也其論周禮則地官之原隰嵐物小司徒之上中下
地以及鄉師鄉老州長之名秩春官大宗伯之天產
地產春官之世婦夏官馬質之句內外司爟之出火
內火冬官之籩豆鍾棨以及匠人營國皆援經據傳
考古徵今以補注疏之闕而卜厳記多正又作五

帝世系辯正蘊明允太玄論駁蘊畯洪範五事說辯李翺五木經縱橫浩汗不下數萬言又謂大玄可以不作欲追蹤桓譚張衡於千載之上大話既自負才敏傑然有志於當世爰老病廢發爲文章以自慰嘉定程孟陽稱之曰李文德之流也嘗作竹簫傳又作戒賦嘻笑謔浪刺譏時政晚年焚棄其稿自定二十二篇爲最善云

外史氏曰塵客先生文章道義理學氣節固已表表人世毋須致論也至其不再辱而自經則皎然合乎道矣仲恭隱居著書不爲不求而至老死推其心亦可悲也已

東林列傳卷四

江陰陳鼎定九輯
門人 沈霽載陽 仝校
蔡世英偉人

明

繆昌期李應昇列傳

繆昌期字當時先爲常熟人後徙江陰自諸生至鄉舉皆困場屋而文名籍甚爲歷四十一年成進士年五十矣大學士葉向高主試以宿望選翰林院庶吉士是時常熟令楊漣以考選候補與往來密稱石交方昌期之未入都也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闢講堂於東林庵昌期私謂人曰諸君有意立名黨錮道學之禁殆將合矣既發朝而羣小攻東林甚急還觀其所爲皆附時相走私門惡清流清議爲己害昌期雖未心許東林而惡攻者滋甚往往盱衡扼腕形於顏色朝論遂以東林目之昌期亦弗顧也四十三年五月挺擊事起巡城御史劉廷元阿後宮以風癲蔽其獄

提牢主事王之寀抉摘主謀御史劉光復主廷元議疏攻省垣之右提牢者有無貪首功覬爲奇貨等議昌期憤甚語人曰一御史以風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御史以奇貨元功抹殺忠臣義士而主風癲者切齒嗾工科給事中劉文炳論劾昌期移疾歸明年內計華小欲逞志於昌期掌院學士劉一燝力持之而止歸里七年熹宗初補原官主湖廣省試以推高仇士良發策語觸忌者明年陞左春坊左贊善冊封建德王又二年陞左諭德先是逆閹橫殺光廟伴讀

王安逐首輔劉一燝而葉向高名至昌期於葉師生也又相善廻謂曰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公三朝老臣當以去就爭之力遏其漸無令中人手滑向高迂其言頷之而已趙南星爲冢宰素重昌期時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澄汰流品辨別邪正昌期每預其議初有皆側目方楊漣二十四罪疏之未上也昌期謂光斗曰內無張永外無楊一淸一不中而國家從之可僥倖乎漣與光斗不聽僉疑草稿出於昌期疏入外廷尚倚向高爲助一日向高言於內閣曰此豎在君側小心一旦去之不易得昌期勃然曰誰爲此言者可斬也向高色變而起號於人曰西谿殺我西谿昌期號也又廣寧陷昌期欲有所爭於向高語未合昌期詫曰果爾公非偷國之相即亡國之相矣向高氣結幾欲絕向高名覓大而不能受昌期之奸盡言亦過戇矣自是口語藉藉流聞大內與草奏之說相應而禍不可解矣既而向高去韓爌爲首輔亦雅意嚮之然忠賢啣之切矣未幾爌亦去正人次第削奪當遄出都門昌期持具往送合推掌南翰林

院忠賢遣小璫至閣厲聲門穆昌期仍留之送客遂罷歸既而璫矯旨削籍旋逮問方被逮時妻子不得訣別縣令岑之豹促令就道昌期曰早知此矣與應山何事應與應山何禍應山謂楊漣也逮至下鎮撫獄許顯純叱曰你係江南第一才子何爲與楊漣同謀昌期曰楊漣職司風紀某係詞臣平素交好同謀是實且某既爲詞臣是是非非應得執筆爲皇上謀爲二祖十宗萬死無悔也草疏是實顯純厲聲榜掠慘毒備至死之夕狀甚秘外人莫得知斂之日十指

跗落棒擲擲兩袖中簽逆璫以草奏故屬獄吏加梏
拲爲其他苦毒又可知也卒年六十五崇禎初復原
官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予祭葬諡文
貞
李應昇字仲達號次見江陰人生而頴敏出就外傅
過目不忘習戴記師命其自解析疑訓微宿儒不及
萬曆丙辰成進士謁選授江西南康司理應昇律已
清嚴公庭如水出其緒餘剛鑄多士紫陽白鹿洞書
院久廢應昇爲興復之立館舍招集人士旬有小會

月有大會會期親詣洞宿與諸生質疑問難推明紫
陽之教一時從遊學者千里應之其成名於世者指
不勝屈尋擢福建道御史時鄒元標孫瑋高攀龍後
先總憲雅與應昇善應昇又善章奏凡關國家大政
必就商確有大奏議必托代草應昇遂重西臺爲宵
小所忌每入朝上殿中涓爲之側目會逆璫擅權應
昇草疏十六事欲上矣爲楊漣所先故繼楊而劾璫
者應昇也萬燝廷杖應昇往朝房視之又上疏申救
人益爲之危魏廣微驕恣失儀應昇出袖中彈文待

論侃侃讀者吐舌以爲禍且不測初擬廷杖一百賴
首輔韓爌救免僅奪俸二奸銜恨必欲殺之有工部
主事曹欽程者以貪著察處府欲貿緣速化應昇條
陳疏中言墨吏破能如應思擢欲着爲定例勿復轉
民牧以防其肆虐欽程遂恨入骨而無其因逆攀龍
叅推呈秀疏貨山應昇手呈秀偵知赴席暮夜候謁
長跪求解應昇不爲動於是欽程迎合呈秀疏論應
昇其畧云應昇身爲東林護法疏中屢作含沙隱語
以排擠正人惟急援其東林大教主高攀龍驟躐要

津冀得藉以爲所欲爲於是名號其黨黃尊素等俱
爲論賢不論貪倖之說顯背明旨俾攀龍不數月之
亞卿而忽躋總憲重地疏上得旨奪職應昇歸足不
入城棄落落齋閉戶靜修絕不與聞外事適聞魏大
中被逮泣告親友轉貸百金贈之復與高攀龍書云
學問之途茫茫望洋古人云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
今山林席地恐復相煎見六君子之慘酷不免惻惻
縈着心如懸旌矣未幾蘇織局起元一案緹騎到常
應昇慷慨就道士民執香送者以萬計兒童婦女聞

之無不流涕至京下鎮撫獄榜掠備至大呼二祖列宗以死崇禎初贈太僕寺卿弘光立謚忠毅初應昇父鵬翀與吳縣洞庭山人朱鳳翔字古庭者爲莫逆交應昇以其盛德奉爲諍友及應昇被逮鳳翔即被崖擁于舍尾舟北上爲之百計斡旋奈璫燄正熾禍發不測鳳翔勿顧也獄中一切爲之措置及應昇死家道中落鳳翔即制其屍擇江陰田兩頃予之其好義如此吳人至今稱爲

外史氏曰西谿先生起於汲長孺而文章過之長孺見容於漢武而西谿見殺於逆璫此漢之所以興而明之所以亡也仲達先生立朝侃侃致小人側目欲殺之者不獨崔魏也嗟乎先生之死生關乎國家之存亡者也天既生崔魏以亡明矣而先生必欲存之是逆天矣天可逆乎此其所以見殺也噫

周宗建黃尊素列傳

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武康知縣改調仁和以卓異擢監察御史天啟改元夏四月京師大雨雹於是魏忠賢用事宗建疏謂四月正陽之月京房易傳當燠而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近見朝廷處分章奏始於害正之漸遂糾忠賢目不識丁衷懷叵測爲禍國家大可寒心疏入會天子方御講筵講甫竟忠賢悉抉摘疏中語指示閣臣問此何等語也葉向高從容曰言官也何可深究忠賢色稍解始得免及奉聖夫人之再入宮也給事中侯震暘力諫不聽宗建復疏爭語尤危切有詔奪俸三月忠賢故與客氏比益銜宗建不釋陰與私人戶科給事中郭鞏謀逐宗建鞏引其黨借內察欲盡逐東林諸臣乃竄宗建姓名其中宗建聞而歎曰網羅既成禍不遠矣吾固不惜死遂上疏劾鞏大略謂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斥矣侯震暘及王紀滿朝薦又斥矣鄒元標馮從吾及文震孟又斥矣今且欲并孫慎行盛以弘而逐之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

死無敢爲陛下言者故罪橫行愈甚奸謀愈深既有
忠賢爲之指揮有客氏爲之操縱有劉朝等爲之爪
牙而外復有羣等蛾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
下事尚忍道哉因請誅忠賢輩其力忠賢志且懼乃
率劉朝等環泣帝前且乞自免欲以激帝怒帝果責
宗建回奏宗建申請不爲屈擬予廷杖復以何高救
留改奪俸一年至是凡再奪俸矣客謂宗建盍少休
乎宗建奮曰幸不死杖下此上恩也上實生我其敢
不以死報於是忠賢將遣劉朝分率內操諸中官巡

視榆林各邊以犒軍爲名議既定剋期降諭宗建亟
陳內官典兵有三不可九害狀且曰漢中常侍之竊
政也遂致黃巾之禍唐北司之握權也遂驕藩鎮之
禍宋童貫之頻年用兵也遂釀五國城之禍本朝王
振劉瑾亦然皆已事明鑒不可不深慮而預防也疏
入不報然其事竟寢已宗建巡按湖廣丁外艱歸是
時忠賢益恣橫無所忌其黨亦日熾都御史楊漣左
光斗輩交章訟於朝凡所指摘必援宗建前疏忠賢
由是益追憾工部主事曹欽程誣劾贓罪既得旨削

籍壽役與周起元等俱被逮下詔獄前後坐贓銀萬
三千餘兩搒掠無虛日宗建假臥不能出聲鎮撫官
許顯純詬曰若尚能說魏公不識丁字否出片紙付
獄吏宗建遂死獄中是歲六年六月也明年莊烈帝
即位以廷臣言命贈太僕寺卿予特祠詔歸所追贓
五百兩又二年我師薄京師狥地至遷安獲宗建所
糾郭鞏者其縣人也方以忠賢黨被斥怨望上大帥
書求內附我師退語頗聞上莊烈皇帝大怒逮至論
死

黃尊素字眞長餘姚人也七世祖輝與同邑陳子方
死建文之難尊素登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
時湯賓尹爲宣黨魁聲燄懾天下官其地者必受牽
挽尊素至賓尹極自斂飭有大姓置私獄殺人尊素
擬其償者六七人郡服栗入爲山東道御史請留
用鄒元標馮從吾劉宗周請復召對言御門講筵徒
循故事講官未嘗獻規主上未嘗發問鋪飾文具以
治憂患相倂之天下庸有濟乎先是中朝分爲兩黨
遞相勝負其權在政府臺諫天啟初小人之勢稍絀

其黠者遂欲借內庭以除異己時閹人魏忠賢與阿
母客氏勢漸盛於是導之使盡收內庭之權依為城
社而始與外搆四年三月京師地震尊素上言皇上
臨御數年漸有厭薄言官之意章疏留中考選稽閣
官府之事稍稍忌諱言官遂有剝竊皮毛以塞責者
此端斷不可開也所係更於趙高禁旅近於唐末蕭
牆之憂慘於敵國毫末不札將尋斧柯今以此言入
告似為不急凌遲不止與日有欲進言而不敢有欲
開口而不得者矣亡何小人搆成內外之勢銅崩洛

應尊素惕然謂同志曰吾輩如處漏舟亦惟衣袽自
戒毋自為敵國也百等瓔含尚爾勿毀亡無日矣吏
掌垣缺出序屬劉弘化次阮大鋮魏大中大鋮方省
覲聞弘化奉使乃不待假滿追趨入京會吏部推歷
工科周士樸大鋮疑故出此缺以置已因潛通內庭
格士樸疏不下得長吏垣朝論譁然大鋮遂請告吏
部以大中代之大鋮由是讐大中及僉院左光斗時
冢宰趙南星變通銓政調職方郎維璉於銓部江右
臺省以不咨訪同鄉起爭事權維璉出疏過激臺省

皆譽之維璉為尊素房師大鋮嘗自托君子故尊素
極力排解其間然卒不能得二憾交作而汪文言之
獄起汪文言者任俠自喜嘗客司禮王安光宗登極
諸善政皆文言所指授諸君子以此多之不吝容接
給事中傅櫆與逆閹奄子傅應星稱兄弟逆閹亦視
之如子二憾乃使借文言興大獄劾左光斗魏大中
交通文言把持國政下文言鎮撫司鍛鍊以文致左
魏獄急時大中知尊素深沉有大計片紙屬曰事急
矣勿殺義士尊素與掌衛事劉僑晝策夜書一無連

染獄遂解羣小愕然六月副院楊漣劾忠賢二十四
大罪初商之尊素尊素曰公不見楊邃菴之除劉瑾
乎有張永以為內主故不勞而功成公今爭以口舌
是手搏彪虎也一擊不中禍貽之國矣雖然我不可
以不和因上言臣前者災異一疏微言之而遽逢嚴
旨亦知表裏之奸已成而道路之間以目今忠賢諸
不法狀既經暴露夫小人為惡往往畏主知懼人言
則尚有愧惕及其已知之將皇上視為習聞熟見之
事更復何懼人言哉始猶與士大夫為仇繼將以皇

上爲害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時劾閹者紛然羣小導閹廷杖以脅言者工部郎萬爆杖死尊素言律例所載雖叛逆十惡應死者猶且反覆於庭議鞫訊之間今以披肝瀝膽之臣子枉死於壅閉之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儕借天子之尊今而後可以立威可以箝口矣不知輕用皇上之威顚倒在一時而長留殺諫之名貽譏在萬世他日有秉直史之筆者書曰某年月日萬爆以言事死其奈之何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

之朝王振劉瑾爲之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爲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實非祖宗意也萬爆之杖也適與雨雹會六科廊之火也適與杖林御史會何其呼吸相應若此意者臣工之誠不足動主天意爲之震聳乎疏上後又倡率臺省會於東閣謂此後有傳旨廷杖者閣中當輒封還不可奉行閹人聞之虓前衮口横詈閣臣俛首不發一語尊素毅然曰綸綍之地司禮非奉命不得至若等何爲羣閹睥睨而去尊素因謂楊漣曰公一日在位則忠賢一日不相容國

事愈決裂矣不如去以殺其禍漣以爲然遷延不能決以至削籍始去魏廣微交閹得相魏大中因其大享不至將糾之尊素曰不可今大勢已去君子小人之名無過爲分別則小人尚有牽顧猶可一二分救也若政府明與之合惟所欲爲耳不聽廣微喟然嘆曰諸公溝人於險吾能操刀而不割哉逐甲乙宦籍甚忠賢曰此東林黨人皆與公爲難者也忠賢納之終熹宗世其黨殺不出此晉人欲用郭尚友爲巡撫冢宰趙南星惡其賂遺未允尊素曰木火之禍深吾

儕禍且不遠盍稍留晉人自助南星謀於吏垣大中終以應祥易之御史陳九疇言應祥爲大中座主以此得晉撫於是中旨盡逐要路之人而時局大變矣尊素亦以茶馬出京人第服其清言勁論不知其憂深慮遠彌縫於機失謀乖之際者一一皆左契也五年曹欽程論之削籍其冬訛言繇與謂尊素欲用織造太監李實爲張永已秘投以討忠賢閹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望漫無影響沈演欲自爲功貽書忠賢曰事有跡矣於是忠賢日譖訶李實取其印信本去

而建旨下益文言初獄原為左魏設不意尊素能出之故於諸君子中尤忌尊素爲緹騎至蘇州爲蘇民箠死失駕帖尊素萬里投獄獄中與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繆昌期講道不輟謂門人徐石麒曰吾於此不減黃霸之受尚書也忠賢使許顯純誣姓拷掠一日應昇困甚尊素榜笞大及應昇尊素請代拷顯純詰之尊素曰吾忍見李公負病受楚毒乎顯純憮然為之改容臨害時向闕叩頭復南向謝父母賦詩一章而卒年四十三六年閏六月朔日也後贈太僕寺

卿謚忠端

外史氏曰嗟乎兩先生死而明亡矣其後莊烈苟延十有七年者祖宗之餘烈耳假令李侯與長石死東南有繼起者相輔石齋或可存孤兒寡婦於一隅也二公死而善人絕矣余故曰明之亡也不待甲申也

萬燝劉鐸列傳

萬燝字元白江西南昌人萬曆丙辰進士居官素有帑性觥觥尚氣節遇事敢言時爲工部屯田司郎中與東林在朝諸賢交相往還故密其同年友劉鐸知揚州尤稱夙好嘗遺書使鐸之東林會講曰我以京官羈縻不得與此斯文之盛足下咫尺梁溪可坐失機會耶人生於世不聞至道枉讀書置身科第如入寶山空手而還人莫不笑之也朝聞夕死學者素願可因循自委乎未幾燝以言事忤璫矯旨廷杖政府

救不得竟死杖下舉朝爲之痛鐸字洞初江西廬陵人與燝同鄉同年故燝相切勉勵如此鐸得書即請假飛棹過無錫與東林諸君子講學有所得而還語其子及門人曰讀書自有向上路至於功名科第此其事之末者矣汝曹第以文辭爲進身之計而不求聖賢至道縱富貴而至將相則亦管晏之流耳烏能曳履而登孔孟之堂哉逆璫既殺六君子緹騎四出以鐸詩箑譏刺逆下鎮撫司死之揚民聞之爲之罷市巷哭者七日夕崇禎初贈燝太僕寺少卿謚忠貞

鐸贈太僕寺少卿

外史氏曰當逆璫初熾時韓爌在朝猶有所憚而元白竟以言事死杖下於是滿朝震動以爲宰相不足恃也而彼跳踉焉及迴初之死又當炎歊被日之時天昏地黑不足以云世界矣而有明於此亦即亡哭嗚呼

丁乾學吳裕中吳懷賢合傳

丁乾學字天行宛平籍浙江山陰人萬曆已未進士少同父寄居京師數歲知孝弟之道即能竭力以事父母爲人端方不苟言笑所往來者皆東林賢士大夫在翰林中人以師範推之見逆璫勢盛而大臣若魏廣微者阿附特甚不禁太息流涕仰天哭嗚嗚不已家人不知以爲忽得狂疾也他日會於朝堂以正言諷廣微廣微怒謂其私人曰丁檢討舉動如此想不欲保首領耶爲我廉其所爲入告上公而誅之月餘邏者無所得廣微怒密令錦衣僉事商守謙率中

官數十人毆殺之時乾學以主試策問譏刺逆璫已降謫在第矣吳裕中字磊石江夏人亦已未進士在京師與乾學比屋而寓每朝退兩人必促膝談心見時事日壞往往叫號呼天時爲江西道御史敢言以直聲著廣微惡之入譖於璫適裕中糾輔臣丁紹軾詭譎不法逆璫怒矯旨杖死闕下吳懷賢徽州人嘉興籍以貢生授中書因稱道楊漣二十四罪疏廣微邏得入告逆璫逮獄拷死乾學等既被殺株及家人

追賍被掠而死者數十人崇禎初乾學贈翰林院侍讀學士爵中贈太僕寺少卿廣賢贈工部主事

外史氏曰當逆璫肆虐而廣微助發天下正人消磨殆盡矣苟有人心者不得不疾首痛心也況三先生稱忠義者乎自必徵色發聲而忿之恨之矣此其所以見殺也

周起元夏之令列傳

周起元字仲先福建海澄人萬曆二十八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選浮梁知縣以能調三十三年調繁南昌四十年授湖廣道御史會攻東林講學之議起起元駁之大犯時忌四十五年出爲桂平道參議值柳慶大荒監司郡邑官皆缺大藩臬缺員獨起元攝事言於上官日荒盜並告先急救荒而徐議弭盜於是請動支次年兵餉之半分官買米水陸立兵民遞運法以米給其糈所過之地凡夫馬兵徒之費皆以米支給飢抑工銀抵庫有饑民求食者卽令保甲編摧遞米逐日給米於是兵民護官米不異己物猶擺賊夾岸睨視竟不敢肆掠復隨在設廠賑全活甚衆然後密除劇盜之不受撫者地方以寧顧單騎冒風霧染瘴疫垂絕士民皆爲祈觀或曰民之所祝天必昭之果愈四十八年遷四川副使未任値議留遼道奉旨留用加參政銜遷新設通州道時遼兵出關又廣寧潰兵散歸節制撫鎭監司率被兵衆有客兵由景州等擁衆相殺起元杵兵縛拿首兇畿地始安天

啟三年陞太僕寺少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
疏裁織造監額歷參織監李實陷取粉銀踰百四萬
兩實又誣陷蘇州同知楊姜起元三疏申救比璫假
方張矯旨削姜官而起元危矣四年江南大水寸椽
不登起元疏災傷之苦請行蠲賑乃先徵所屬設處
吳民賴之後疏劾蘇松道臣朱童蒙會權璫攜怒降
官銀江楚質米平糶濟饑又疏漕糧改折均平之議
旨削籍未幾李實疏誣起元魏忠賢矯旨逮錦衣衛
官旂逮問未至之前起元展拜祖祠宿祠下夢北獄

甚熾自亦被逮備極刑楚寐中大呼汝專權弄政凌
辱忠良欺我皇上耶時子彥陞臥側急呼醒起元曰
我將逮矣及緹騎至滸起元慨然就道郡士民爭醵
金帛助緹騎所需抵闕下入北鎮撫司獄璫黨許顯
純酷刑慘加遂斃於獄好義者爭助之得扶櫬歸崇
禎元年贈兵部左侍郎

夏之令字伯先光州人萬曆丁未進士拜四川道御
史以直言忤崔魏非逆璫之令與周朝瑞袁化中三
人同年中最為莫逆錄見時事日非璫燄日熾無不
扼腕椎心仰天泣血也既而正人俱斥朝廷一空又
逆璫矯詔興大獄緹騎四出三人皆先後下鎮撫司
拷掠備備之令大呼高皇帝而死天下哀之崇禎初
贈太僕少卿初廣微阿璫作東林點將錄進之曰殺
公者此輩人也於是忠賢決意盡殺之方其秉燭閱
單時至起元等六人忽怪風滅燭空中隱隱呼冤者
再廣微怒命婢復燃燭操筆曰我不冤汝汝將冤我
矣竟書之而六人死

外史氏曰從來滅亡之朝必有大奸以芟刈君子君

子者國之元氣也未有元氣喪而四體不受病者也
兩先生皆國之元氣一旦斬絕此有明之所以不振

東林列傳卷五

江陰陳　鼎定九輯　門人　沈　鏻啟陽
蔡世英偉人　仝校

明

石有恒傳

石有恒字伯常湖廣黃梅人性高潔以文章名萬曆三十四年舉於鄉四十七年始成進士與鄒元標最

善嘗持其書來東林納交於諸君子初授浙江遂安知縣下車以避勞邀利畏禍三事自誓以程朱正學課士訓民輸運不任里甲羨餘公貯之充運費督催僕種園蔬躬自灌溉不用民一物士紳餽遺悉辭不受歲災親履荒瘠地問民疾苦監司檄郡縣遏糴抗議力爭出帑金市粟民賴以濟調繁長興縣再調常熟長興民籲請得留時巨寇葉朗山吳野樵等結島嶼為亂剽掠無虛日撫按檄有恒討之有恒以隔屬辭不允乃設方略擒其魁戮稍稍戢而餘衆散處湖蕩伺間為出入有恒諭馳檄各鄉分兵搜捕當事遲之未果行天啟三年正月朔城門夜啟賊突入有恒方正衣冠待漏聞變出立廳事賊露刃脅之不為動且叱曰草賊敢叛天子殺王臣耶索印不可強之行不可以刃傷其長子璘亦不顧賊擁之出儀門有恒曰頭可斷此限不可踰也遂被害血上噴移時不仆主簿徐可行奔赴亦死之賊入署搜其篋祗為二端俸金二兩而已賊亦相顧驚歎事聞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烈

外史氏曰先生為東林樹赤幟以先聲者乎如不死於賊入則必與楊左諸君子先後同聲相應者也余嘗讀南皐先生與先生書曰余少以王陸之學即為正道及晚與東林顧涇陽交得程朱誠敬之理乃悟前學之稍偏也足下窮理盡性一本程朱其得道之正乎則先生之所以課士訓民者皆得聖賢之正者矣故臨難不少挫有以也夫

張振德王蕃列傳

張振德字季修崑山人幼性孝善事父母弱冠即從東林顧憲成高攀龍遊以萬曆丙辰選貢授四川興文知縣縣故九溪蠻地土墉三尺戶不滿千振德日與士民講學明忠孝大節人皆化之時永寧酋奢崇明有異志潛結奸人掠賣漢丁振德至請於兩臺復弓手舊額覓捕協防禦兵嚴酋人出入之禁又捕得興文人爲掠賣主者論死之招還被掠者三百餘人崇明遺之書不報縊以二千金爲壽復裂其書却之

天啟元年振德被檄入閩而崇明所遣援遼將樊龍等殺巡撫蒲泉據重慶叛時振德署長寧縣去賊稍遠從者欲走長寧振德以守興文爲正遂疾趨入縣賊猝至振德督鄉兵與戰力盡援絕退集君民城守會大風雨賊毀土城入振德度不支入署命妻錢氏二女淑貽淑慶等人持一刀坐後堂曰若輩死此吾死前堂乃取二印繫肘後持匕首危坐賊至慰曰無恐振德叱曰大丈夫從容就義何恐之有俄而賊焚民舍振德曰此吾授命時矣遂率家人北向拜曰臣奉職無狀不能殺賊惟以一死明志妻女先伏劍死薪上僕婦皆從乃命家人舉火火熾自刎一門死者九人賊目胡宗祿至火所見振德尸面色如生左手繫印右手握刀怒如赴敵狀皆驚愕口稱忠臣羅拜而去事聞贈光祿卿謚烈愍敕建專祠而長寧簿徐大禮者聞振德死嘆曰張君教我矣城破之日亦飲藥而死

王蕃字濬仲崑山人少孤貧賦至性九歲出嗣有從叔圖嗣產謀擠之河蕃忽心動奔歸後嗣祖析產且

鉅爲壽悉以讓叔獨迎養嗣祖母及母惟謹萬曆戊午舉於鄉授海門教諭丁母艱補儀真郡諸生贄邑令塋絕弗與通陞解州知州未任丁祖母艱在東林講學者三載崇禎九年補隨州故流寇出沒地或憂之蕃曰臣子敢擇地而蹈乎單騎赴任練鄉勇審偵探嚴馬政設擂木有土寇李真喬等濟何爲亂先討殲之不數月獻賊猝至攻圍甚急蕃身冒矢石且戰且守殺賊三百餘人賊有隨州紙城之號相持二十餘日力援俱盡會日暮大風雪西城火裂蕃知事敗

馳入署冠帶北面自經死蘄州治焚所縊室獨存義屍危立賊望見駭去所司察狀尋州印印出叢足尺土下事聞贈太常卿謚烈愍

外史氏曰兩先生雖死有先後然皆出於忠也忠者孝之表也兩君惟有眞孝之德故不畏强禦不怯冠盜而報國以忠耳然當倉卒之時而從容就義非養之有素烏能至此哉

鹿善繼傳

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先世自小興州徙定興之江村世有名於畿輔祖久徵爲曆八年進士知河南息縣有聲擢陝西道御史以敢言稱巡按蘇松諸郡皆以直聲著父正字成宇久徵長子也少爲諸生以孝聞性不解飲顧好客客常滿座爲人倜儻好奇能急人難至激於大義力爲排解雖自棄其身家不恤年八十餘卒人至今稱鹿太公云善繼端方謹慤少以祖父爲師萬曆三十四年舉於鄉四十一年成進士

授職歸里桐城左光斗嘉善魏大中長洲周順昌聞而訪之定交蕭寺中數歲始授戶部山東司主事精心鹽筴爲闢粵鹽法議內艱歸服除補河南司署廣東司事會廣東解金花銀至銀故隸司農供文武吏俸萬曆後始入內庫遼左方用兵餉中絕大臣請出之不允請帑又不允善繼言於戶部尚書李汝華曰與其蓄不出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如干上怒願以身任汝華如其言疏請帝怒奪善繼俸一年汝華欲補進善繼嘗曰司官以死生爭公以去就爭上意即

堅未必不可回也延謝曰閣人閉扉勒索太倉銀善
繼飛書主太倉者劉榮嗣劉報曰發三日矣貲未發
也訪責補還善繼復持不可曰有可還安用借請以
善繼言同奏死生惟命閣愕眙而去當是時上怒不
測人皆爲善繼危太公聞之獄舞曰臣子不當如是
耶籍以保身非吾兒也疏奉旨奪汝華俸一月善繼
降一級調外得山東鹽運司判官而金花銀竟補還
矣六月改元復元官典新餉書斥諸耗羨陋規外解
久不至善繼歎曰芻糗不前安得成功然倘加於民

民窮又安得應抗疏請發帑百萬不報亡何遼陽陷
以才望改兵部職方司主事與同舍郎葉震生耿如
杞爲尚書崔景榮草疏請罪行間將吏以伸國法廷
議多不便善繼上疏力爭復請録故將戚繼光後鄒
死事高邦佐等是時王象乾以大司馬行邊起用廢
弁張思忠等與職方耿如杞議不合如杞持之力有
旨責其違阻善繼上書首輔葉向高曰邊疆之壞由
於債帥請托今如杞不狥情乃以違阻罪之於國事
何勿謂能違阻之司官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

爲小失也向高是之議得寢尚書熊龍爲都御史薦善
繼剛毅清約實心任事請以職方兼御史督師下保
甲教民忠義有旨允行竟不果天啟二年大學士孫
承宗以閣臣理兵部事素重善繼善繼曰今日之事
惟更易逃官逃將使畏法不畏敵事乃有濟承宗然
其言請罷熊廷弼王化貞於法并劾治逃臣高出等
承宗閱視關門善繼從及出督師復表爲贊畫勾稽
將卒稽察營壘繳馬世龍偏裨中薦之爲大將承宗
在關拓地四百里善繼籌畫居多承宗嘗曰伯順在

坐儼若嚴師勁我不止謀議也其相引重如此十二
車營成承宗還昌黎將入賀聖壽因而奏機宜魏忠
賢方用事有旨樞輔將清君側者魏廣微以告忠賢
矯旨促返鎮其黨李蕃等復議減兵省餉以掣之善
繼移書極論皆不省時銓司缺廷議屬善繼善繼辭
曰樞相一日在師中善繼即一日在幕中主憂臣辱
願同生死且已出門告天復回頭戀吏部諸君亦安
所用之承宗語善繼曰太宰以銓郎待君子雖不奪
賢獨不憂太公七十者乎善繼乃辭塞上就銓司此常

人所不爲家君范陽男子書來囑善繼從公於邊若
人爲汝加一飯公以常人畜善繼願忍以常人畜家
君乎承宗敗容謝之方是時忠賢大興冀嗣光斗大
中順昌先後逮詔獄拷死皆坐贓追比三氏子弟頭
踏至無敢留者卒主善繼家太公爲之周旋橐饘醵
金應比善繼鬪又力助之人皆咋舌而鹿氏父子不
顧一時義聲動天下以久次轉員外郎遷武選司郎
中承宗爲璫黨楊維垣等論劾歷疏請告善繼亦引
疾歸崇禎元年起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

寺丞事未三載復請告歸里九年七月我兵攻定興
善繼將居江村邑令請入城守親族勸勿行善繼曰
吾雖無城守責每見士大夫非降即逃吾所深恥遑
子化麟奉太公避亂亟入城爲令部署守禦凡六日
城陷大罵不屈死之家人奔告太公太公慨然曰吾
兒誓以身殉城今果然矣事聞贈大理寺卿謚忠節
承宗爲詩六十四章哭之已而高陽破承宗亦死善
繼少嗜學得王守仁傳習錄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
既而與攀龍光斗等交遂得程朱之傳嘗與諸生論

經義人服其正又與容城孫奇逢以學行相砥礪從
遊者日益眾至不能容僦隣比僧舍居之每拈程朱
大旨教諸生大要以認理爲根主敬爲本故節義經
濟皆卓然有以自見子化麟有文行舉天啟元年順
天鄉試第一人孫盡心亦舉崇禎中鄉試有名於時
外史氏曰先生父子周旋東林被難諸賢可謂竭盡
其心中流砥柱矣况乎節義經綸見之實事迥然不
同於敗腐書生也乃天不厭亂遂使攖城而死不能
大其功業惜夫

盧象昇傳

盧象昇字建斗直隸宜興人漢尚書植之後也先世自涿郡徙義興桃溪祖立志知儀封縣事去桃溪遷居宜邑象昇生而白皙臞似不勝衣而膂獨骨負殊力少讀史至睢陽武穆輒起舞太息曰吾生得為斯人足矣吾立名節當冠即與東林諸君子往來舉天啓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督餉清源倉甫下車見余米盈鉅萬計歲耗亦累萬石而河南大旱無現糧積逋五載民嚚至揭瓦負襁棄兒鬻婦猶不得飽正供未追計也象昇力請折一時赴折者恐後而逋糧悉清時三藩就國藩纜噪呼等於盜賊象昇豫置布囊運米峙進舟及水次即令滿載藩撥亦服其能咸勿停擾而猾吏不得為奸以卓異陞大名知府時巨盜馬翩翩以大家子為群盜淵藪稱九省通家部衆擾人道上人莫敢仰視象昇往擒之市服坐馬上獨行無從有少年露刃衝騎而前問翩翩作何狀象昇應之曰已擒就戮矣少年即躍馬去俄頃復還而象昇彈指取之立棄市崇禎二年京師戒嚴募鄉勇助

王以知兵擢大名兵備副使六年正月流賊寇邢臺象昇登摩天嶺覘賊賊蠍子塊者善射發三矢一矢落象昇帽纓一矢殪中軍一矢從象昇脅間過簇箭有血痕賊駭曰盧公似有三眼真神人也不敢逼象昇射殺二人而還四月追賊於小西天山中五月再破賊於青龍崗八月復襲賊於沙河縣之卅井前後斬首數千級象昇臨陣以身為先親與賊格鬬刃及於鞍弗顧失馬即以步戰以是為賊所畏不敢窺大名而七年報功之疏不及人皆憤之初象昇追賊至廣平廣民聞賊來奔趨郡城廣守懼賊與民混閉關不納民數萬悲號動野象昇急呼啟鑰盡納之入與守語曰民為國本何得閉戶棄之寇來我為爾捍徼夜巡行城外不下馬解帶明晨賊遁廣民以安已而賊復渡河殘燬河南明年破鄖六縣蔣允儀罷上遂命象昇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鄖陽時蜀寇返楚者駐鄖之黃龍灘象昇與總督陳奇瑜分道夾擊白馬林關屯家灣石泉壩康家坪獅子山及太平河竹溪諸處前後斬首五千六百有奇當鄖陽主兵

幷減稅賦繕城郭及貸鄰郡倉穀三事上皆允行又於其間募商採銅鼓鑄稅羨餘以備糧又零賊之竄屯山谷者望烟追捕賊蹐谿塡壍椿栰如山鄖以是復成巨鎭初象昇至鄖發兵缺餉勢岌岌且從賊象昇草奏請發先解銀盔鞓帶飾金百兩椎牛作餅爲衆飽食因諭之曰朝廷餉且暫缺特後至耳爾敢背義作賊耶與爾衆約有懷二心者殺無赦衆屏息俛首誓死不二後川師鄧玘赴餉軍譁從關門鼓譟而下象昇單騎赴之衆相率潚伏泣訴象昇隱其情呼

玘詣壽亭侯祠率牲賽祀隨草祝版云有營私剋軍者神殛之玘面如土色卒爲其下所殺他帥至皆神明事象昇而鄖治已而商瑜所受降秦寇叛象昇遣將李玉華解商州之圍追擊於胡桃谷不利副將楊正芳等戰賊雒南斬五百餘級殺賊首飛天虎卒以力竭敗歿象昇乃上疏曰今日事勢未易使賊化爲民先使民不爲賊未易使賊盡殲於兵先使兵不走爲賊若果兵自兵民自民賊自賊則賊可盡矣如今秦中之逃大率逃卒饑民歷來斬誠累萬盈千

究之所殺者皆百姓賊固在也臣請設爲古秦之法因高設險丁壯聚居統以測保練長可使民得爲民復設爲併村之法小村之不克寨者附於大寨可使無一民棄爲賊乃又設爲清野之法民食勿散貯以資賊復不併貯以飽賊彼既無所掠勢不久留可使賊不見民而自去爲賊又設爲潛伏火器之法以竹木代銃竅地伺隘可使賊衆中疑不敢輕蹈害民未及收湖廣巡撫明年加右副都御史總理南直河南山東四川湖廣五省軍務仍管湖廣巡撫事與總督

洪承疇南北分勦未幾上命釋巡撫加兵部右侍郎總理七省軍務賜尚方劍便宜行事象昇既受命是時豫賊自麻城趨羅田犯蘄水象昇乃以全楚主客兵一萬八千人分之以三千護陵寢一千六百人守鄖四千四百人備襄陽命焉時旱援隨應孝感周元儒援麻黃蘄州秦翼明駐隨棗而身率楊世恩等迎戰於羅山既至而賊師盤齊王從信陽走應山象昇復率李重鎭陳永福等夾攻之賊遁去已而聞汝雒急使倍道而前屬鄖要究棄馳千四百里入汝督李

連鎮雷時聲連戰二日飛矢殪賊千人斬首一百七十餘級當是時諸將偃蹇不奉命尾賊而病民殺良爲功自曹文詔艾萬年陣亡尤世威敗衂言戰者聞虎色變事事觀望不前象昇慷慨酒泣勉以大義故所竟左良玉楊世恩等所至有功九年正月先是上以流寇未平齋居武英殿素服減膳撤樂象昇率諸臣於元旦表稱臣等暴師經年不能摧殄兇醜貽君父宵旰憂罪萬死請大駕還宮御常服常法膳上優詔荅焉已又自爲奏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

兵無人不落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時時寓有危形況請未必敷致兵從賊而將爲寇是八年來締繹而請之兵反樹賊黨積累而用之餉適資盜糧也又言督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咸寧甘固之兵屬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理每月需餉銀各一十三萬而聽承疇辭三邊臣辭全楚又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一處有賊一處求援一處需兵一處求調不應便成災越分應何以支持夫粉飾太平尚可調停遷就用兵勦賊豈容委曲挪移又言臺諫諸臣

不問事之難易不顧人之生死一味求全責備在議力不堅者必致因人以自諉不肯向前即清白矢者亦且避忌而灰心從何展布又云中外勿借浩費有詞勿懼苦難各省直無吝餉金諸紳士勿事橫議大家齊心合力效順除兇待賊悔禍乞降再議散遣安插然後輕徭薄賦郵死卹生保固元氣此則勦蕩之大局也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其言切中事宜上嘉納之是月李自成陷廬州破和州含山進圍滁州連營百餘里城旦夕下象昇在西

沙河聞變乘夜疾馳平明抵滁命祖寬羅岱等分兩翼殺賊追敗之於朱龍橋積尸枕籍水爲填咽不流象昇復躬援枹鼓大呼直前搏賊賊披靡再斬首六百七十餘級奪獲騾馬無算時城中猶未知賊敗象昇遣一裨將詣視卽竿其頭繫遣又欲殺之象昇自臨城又以砲矢相向行太僕李覺斯識象昇急令開城犒軍知州劉大鞏殷賴股栗無有人色象昇笑曰豎儒姑慰遣之明日築壇祭陣亡將士觀爲隕涕屬州人預發帛士皆感恩而流當是時自成精銳大半

盡於除陽使乘勝驅勦可收全局而淮撫未大與不
爲堵截復逸去招集散亡連營遝何楚孫象昇又追
敗之於七頂山又命祖大樂趨唐縣備汝寧祖寬趨
光化備鄧而親建大旂旗鼓追賊於鄖州使入告襄
陽曰賊疲矣東西攔截前阻漢江可一戰擒也楚撫
王家尹鄖撫宋祖舜慢弗應三月賊從光化之羊皮
灘復走吳鄖自象昇受命討賊閱三載未嘗寧居常
夜巡賊偶露地偃臥曲左肱作枕右臂牽挽馬勒冬
中聞馬蹄踐踏聲遂大呼躍馳軍中亟明鼓上馬始

行弗除其款已而知賊大隊夜行聞軍中呼躍反旋
中伏死奔達曙已行百里連晝夜追三百里斬獲無
算設露隊耐饑一軍盡醢矣又賊遁承襄象昇獨以
數百騎入其陣中爲賊所闖困二日與諸將約曰食
盡道窮留此死擊不勝亦死吾當力衝之乃率騎往
擊賊衆披靡因斷其攔道越三日賊降九年夏遷昇
休兵象昇疾走秦關與總督洪承疇議事凡臨潼邠
州渭南韓城華州諸處承疇隨地嚴兵阻賊象昇又
歷陳奇勝期日賊可平値京師戒嚴上命總督各鎮

撥兵并京營出征再賜尚方劍加兵部左侍郎右僉
都御史星馳入衞自象昇歸朝關兵回鎮賊亦大舉
入秦中原不以殄賊爲事矣已而京師解嚴廷議銜
象昇任中樞當事者忌之改總督宣大山西軍務請
陛見不許象昇知宣雲餉缺斗米千錢且內外解多
逋額難以軍法行力請屯牧占驗課雨問土宜卜美
種如老農之治稼行之二年積穀二十萬石上賞賚
有差傳諭九邊以宣大爲式象昇復具疏曰屯有十
利有上種有五易有五難何謂十利廣種薄收愈於

不種利一邊無棄土卽非窮邊利二伍鮮游軍漸覺
逃伍利三粟日以增則價日以減利四屯中草束可
資戰馬耕牛利五官民各有所入可佐召買之所不
備利六邊吏時行阡陌習知農時智慧日生筋骸日
壯利七軍與民相習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衆志可以
成城利八因屯而牧廣畜孳殖多畜牛羊犬豕雞鳴
狗吠之聲達於四境使士忘塞上之苦利九路墜窮
軍經年缺餉非逃卽斃無計生全若屯務興舉與之
行糧以活其命教之力作以堅其心利十也何謂十

梗人情畏難有得不償失之說一便也肩吏自便未
肯以乘軒策肥親田畯之業二便也令弁役軍從方
有事科派安有餘力助耕公田三便也猾軍厮賊非
其所習必出怨言四便也豪右侵種納糧則指為拋
荒官惡又認為己業五便也劣生把持將備等官多
不能與之為難六便也衛所工於影射指東認西四
至難明未免匿肥而報瘠七便也各路各堡文武多
官有一人不稱職一處不能行者未免生出浮言轉
滋藥舍八便也塞土砂磧百里之內難得一線河流

惟水地三倍於旱田卽不與民爭田勢必至與民爭
水九便也屯軍專事耕鋤難以分身他顧而功令所
在差操聽點之際宜加體恤未必人有同心十便也
臣更言其易軍有戰守操練之責成而十地其二則
易於使屯有牛驢種具之多費而官為措辦則易於
行地有遠近高下之不同而酌以時宜則易於力將
吏有明昧貪廉之別久暫勞逸之殊而嚴責考勤課
成則易於集事人情有淳頑勤惰之分虛實誠偽之
異而慎稽查明賞罰則易於勸懲乃若所難亦有之

邊方十年九旱一經災祲將種全拋此天時之難塞
上五穀非宜多係雜糧佈種苟違其性終鮮刈穫此
地利之難農歷三時總以收成為主秋高風勁若邊
事有警宜防收保不及此人事之難大凡任事者必
有利害是非得失毀譽隱伏於其內交伺於其旁此
任勞任怨之難任事而期於有成當局猶思展布乃
從而疑畏易起日後風波易生此事前事後之難惟
力破其難且梗者而身任其易凡利者天下事不止
屯務宜爾也奏上上命確議行焉屯政既修遂弛出

塞樵牧之禁又時出不意躬閱諸堡斬離伍把總費
自強以肅軍政十一年三月象昇以誕日方舉觴侑
客忽敵鑰云西邊乞炭台吉以數百騎壓張家口求
市象昇聞警卽夜馳六十里至天城令翁羽翎交道
上狎至夜分發符傳諭雲晉軍無動亦左衛遣諜探
知三十六營離邊牆八十里密檄雲帥從西至宣帥
從東至而自督標兵出羊房口搏戰先二日出榜示
之衆竟解去當是時敵十萬臨邊象昇以正言相折
一矢不加而去乃當事者謂無血戰功竟不敘未幾

丁父憂七疏乞奔喪許之候代而新督陳新甲以邊
未至會我兵分四道薄京師諸將惰以兵部尚書王
賜尚方劍督諸路軍入援上召見平臺方言當戰上
壯之與樞臣楊嗣昌議不合時嗣昌方以講款規事
為諸正人所攻益與象昇郄事無不中制象昇出都
號呼嗣昌曰文弱吾與爾皆以奔情身不孝莫解只
辦忠耳嗣昌志行至昌平請兵僅撥宣雲三鎮二萬
人與之又令就總監高起潛兵於通州象昇歎曰彼
不過欲總監撓我師期耳志不赴適嗣昌至軍象昇

厲聲詰問嗣昌色戰奮言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頸
耶象昇曰尚方劍須從自頸下過如不殲敵未易加
人也嗣昌嗇恨之已而真定河間皆失守遂落象昇
尚書銜以侍郎督師翰林院編修楊廷麟抗疏曰南
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請以軍事專
委象昇毋中制嗣昌奏改廷麟兵部主事象昇軍前
贊畫既至象昇頫與定象昇自誓必死晨出帳四面
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
皆泣莫能仰視十二月十二日進至鉅鹿南十里賈

庄奢擊虜有斬獲明日我軍大至總兵虎大威戰不
利象昇大呼率後騎繼之手擊殺十餘人身中四矢
二刃馬蹶死從死者僕顧顯掌牧人楊陸凱嗣昌疑
象昇不死有詔覈驗廷麟遣將得其屍於戰場麻衣
猶被體撫按仵若不識一卒遙見即號泣曰此我盧
公也遂肅拜衆皆拜鐵南百姓聞之皆奔走雨泣曰
盧公死誰卹我者蕩除地立祠每有疾病輒此禱祀
求福甚有痛其亡發狂疾死者而嗣昌故斬之使踰
兩月方得就殮象昇三賜尚方劍未嘗戮一裨將前

高平知縣侯弘文者奇士也僑寓襄陽見象昇勞苦
鄖聯願散家財易演軍隨象昇討賊題授監紀已而
象昇移任宣雲弘文率所募兵重繭至楚爲後事者
所陷以擾驛上聞有旨卽訊象昇不勝憤懣上疏曰
弘文破家爲主捐軀殺賊身罹法網臣甚痛焉臣初
聞弘文譴問卽遺書責之其報臣書初不及已事惟
以演兵莫爲殺賊兼之餉爲虞身雖對簿義切封疆
懷忠報國之氣可概從而抑沒之乎今舉臣欲以誤
用弘文罪臣推其意且有欲激演兵之變以甚弘文

罪者總之臣不請弘文為監紀必不至此臣誤弘文弘文不誤臣也未幾弘文於十四年建戌天下咸痛謂其高張異才不用而又嘆象昇之能得士於閫外也象昇多力善射喜畜駿馬皆有名字曾逐賊入南漳猝遇大賊戰敗追至沙河水濶數丈督馬一躍而過即所畜五明驥也嘗言功成築滄懸閣於桃溪以老竟不遂其志死時年三十九弟象觀字幼哲崇禎十五年鄉試第一人明年成進士象昇死四年上書頌兄冤得贈戶部尚書太子少師予祭葬又三年改贈兵部尚書謚忠烈特祠蔭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象觀英畧稍下其兄而文采過之後殉難赴水死方象昇之盡節於賈莊也楊嗣昌遣邏卒三人偵之其中有俞貂鼠者歸而言象昇死事甚悉嗣昌怒鞭楚三日夜逼令吐實終不易將斃仍翹首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天下賢士大夫聞而哀之俞名振龍素以販貂為業故人稱俞貂鼠云

外史氏曰先生經濟武畧不在武穆下武穆見殺於賊檜而先生見殺於嗣昌俱不使成其功此千古所

同慨也嗟乎假令楊機部之言得行以軍事尚委之國家事尚可為也奈何賊相必欲殺先生而卒使明社淪亡也耶

東林列傳卷六

江陰陳鼎定九輯　門人　沈　彝　栻陽
　　　　　　　　　　　蔡世英偉人　仝校

明

孫承宗傳

孫承宗字稚繩直隸高陽人生而沉塞果毅不苟嘗笑馬諸生嘗授經易水岸中仗劍游塞下從飛狐拒

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干青波故道南下結納其豪傑與戍將老卒周行營壘訪問要害扼塞以是曉暢敵情通知邊事舉萬曆二十二年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十二載遷左春坊中允歷左諭德司經局洗馬與鄒元標趙南星高攀龍諸君子交極契熹宗即位遷左庶子充日講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日講如故承宗為史官不避請權要不徵逐遊讌持重自守泊如也神宗末有東宮挺擊之變御史劉廷元以風癲斷獄閣臣吳道南欲以問承宗承宗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關皇宮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獨皇上能了此須中堂密揭之耳如其言而挺擊之獄定四十五年內計忌者議左承宗於外掌院劉一燝力持之乃止熹宗初御講筵內閣議講官講章宜簡要講罷勿多獻替承宗曰中堂當擇講官不當擇講章與其擇講章寧去講官可也會詞官李光元亦上書爭之得勿改既遊瑞造魏欲斥東林諸賢承宗密言執政力護之瑞亦疑其同黨勿

顧也當遼事初起朝議銜熊廷弼足以辦敵承宗曰未也當大事須置身天宇之外使視所措乃能洞晰情勢使敵在我目中今身為遼事所羈備備為懼敵人之入我邊發我庫付戰及藩籬之外乎一城挑三河虎皮驛破不能救枝所剛剝而日護其根本樹其能久乎旣而廷弼去瀋陽陷遼陽又陷經略袁應泰自焚死乃即家再起廷弼經略遼東寧前道王化貞為巡撫化貞主戰而廷弼主守兩人遂相怨交相謗也上勅廷臣議經撫去留否欲專任化貞而我兵已

度三年矣於是舉推承宗爲兵部添設侍郎專主東
事天啓二年正月我兵略廣寧化貞棄城走閔陽廷
弼見而哭之偕進於右屯以西四百里與監軍道
高出張應吾邢愼言化貞後入關以屢迎熊大侍爲
退守關門之說舉朝洶洶上乃拜承宗兵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入直凡九日即以閣臣暫掌部事承宗
因上日前切要機其略云年來兵多不練餉多不覈
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
以武爲備邊而日增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

戰守於朝此皆因循遲誤之失也今天下急務在收
拾人心而欲收人心在大振天下之氣又云以文統
武自是做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極怕文之武更屬
極做之法故臣謂今天下當重武之權而重武之權
在去文吏之擾又云國家京營兵十萬日添官以爲
兵害而不少添其餉營兵上等之餉不當蒙兵下等
之餉何能爲練當如蒙兵之法列餉爲三等而以遞
升遞降之法爾拔清汰環城爲營每城建三營營可
八千有奇建營之法即以陣法爲之令什什伍伍在

營如陣在陣如營升其統健者爲親軍而老弱揀營
姑任之爲老家此宋初升籍之法也永平爲陵京重
鎭爲山海後勁不可不再設經撫不可不設總兵與
山海薊鎭爲犄角之勢盧龍薊門諸州縣宜倣各邊
之法城各設守將一員築壘於必爭之地使鎭戍接
連墩營相望關西州縣處處設兵屯各爲城守其實
於東則若以山海之兵分布於各城以爲老營於西
則若以京師之兵分布於各城以爲突騎一片石而
西低繼光故壘在焉可按其蹤而加修葺畿南涿易

以及通州當清理額兵兼募新兵天津北平若京東
皆可屯田以屯撥遼人以渠服敵馬以租給軍餉此
上便也當是時邊警日急長安一夕數驚閣部大臣
駭日屏足苟幸旦夕無事言官如蜩螗沸羹莫適爲
公家計承宗乃上章請下熊廷弼於理與王化貞同
讞又請逮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以懲蜀之招兵
致餽者又請詰責募兵監軍諸臣以警有位之骫骳
者上皆允之而側目者衆矣兵部尚書王在晉代廷
弼經略遼東而王象乾先以兵部尚書行邊總督薊

遼習知西邊部落西人亦愛之而在晉之出也深倚
象乾謀用西人以襲廣寧象乾教之曰得廣寧不可
守也爲罪滋大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此穩着
也在晉乃請築重關於山海關八里鋪費一百二十
萬闢門僚佐袁崇煥沈棨孫元化力爭不能得皆奏
記內閣承宗請身往決之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
抵關閱新城詰在晉曰新城成卽移舊城之四萬兵
以守乎曰當另設兵承宗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
萬矣一片石而西北不當有守乎其戰兵卽守兵乎

抑另有戰兵乎築關在八里內新城之背卽舊城之
址也舊城之品阬地雷將敵設乎抑爲我新兵設乎
新城可守則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新兵之四萬能
戈舊城之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曰關
外有三道關可入承宗曰若是則敵至而兵逆如故
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承宗曰兵
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若是則又安用重
關且敗兵入三道關敵不可尾而入乎人心一潰不
又爲全遼之續乎曰將於八里內南負山北抵海掘

塹二十里以限敵馬承宗曰徐中山之經度斯地也
左山右海砂少土多故扼要爲關今將踐砂鑿石火
燒水激而成河不亦難乎成祖棄大寧諸城而獨守
遼東以大寧退有薊門天險遼西非遼東不可守也
今不爲恢復大計乃畫關而守畿東有寧宇乎在晉
語塞而止承宗出關親覽形勝還至建昌週雨留七
日條奏關東西形勢事宜凡十餘疏無慮數十萬言
上皆報聞還朝極言在晉不可恃改在晉南京兵部
尚書盡遂逐臣張應吾等而八里鋪築城之議罷經

略缺承宗自請行師上大悅以原官督理軍務賜尚
方劍蟒承宗乃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王則古爲贊畫
請帑八十萬以行既至關首定兵制以三千人爲一
營十五營爲三部兵不離將將不離帥使紀律分而
稽核便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安大砲於寧
海臺以爲橫擊頓萬人於三道口之石城以爲策騎
留砲臺十一於北水關外以防外敵此守關之大略
也汰副總兵以下數百人罷真定保定河南路更之
兵以實中原三輔承宗之議大約謂守與遼所以守

關門屯大兵於山海以次第戰守於法爲正爲實東
連西結分布於覺華獨串廣鹿於法爲奇而正虛而
實又謂西部必不可用遼之遺民必不可棄關內之
遼民當使籍土著關外之遼人當使籍卒伍關外十
三站之義民諸不附敵者當收置寧遠覺華以遼人
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此今日之大計也請置大將
以馬世龍佩平遼將軍印行拔鉞之禮節制二部罷
監陣之官更定偏裨總兵官以賓禮接經撫不戎服
庭跪下移咨朝鮮國王李琿激以同仇之誼犄毛文

龍於東江令復四衛檄孫師洸有容進據廣鹿而自
以春防帶發兵向虜進取之計時朝廷方急遼不許
也劉愛塔者遼人也爲金復都督改名劉興祚至是
內附會我兵去廣寧道臣萬有孚欲挾西部襲殺遼
人以爲功承宗不許全活者千餘人設六館以招徠
天下豪傑二年春進諸將將吏而問之曰汝等數言
撓覘寧遠何以屢更衆曰請戒期承宗曰以明日往
何如衆皆愕翼日即出關抵前屯總兵趙率教以客
糧買馬置牛屯練修舉大加慰勞以所乘輿予之自

前屯一日馳至中右質明抵寧遠登其城喟然而歎
復由盧山夜抵中右乃還治所當是時魏忠賢用事
與內操使中官胡良輔劉朝等犒遼已爲中人觀兵
之意承宗力言其不可有旨報聞募關以西邊兵數
千人遣督之甲將三千人出守中後所遣王楹將三
千人出守中右所又念寧遠城大而環徼祖大壽移
覺華島兵七百人於城中命大壽司版築注翁司窑
造以日興事又以土官招撫王守客兵訓練工職立
哨遊擊於要地專備應援又移撫夷市場於興水堡

遼乙精領精騎出哨中右換繇闖入一步即以掠論
於是我爭不得恣意屯牧方遼事之殷也承宗有請
人不得不從及邊警漸息中外解嚴於是朝議籍籍
謂承宗用撫臣閻鳴泰岳和聲及大將馬世龍爲非
是御史潘雲翼首劾去鳴泰以張鳳翼代之鳳翼復
主出關退守之說承宗力爭請勿設撫臣以撓戰守
不聽先是虎酋部中竊出盜掠趙率教擒斬四人道
臣萬有孚諂之督臣王象乾欲斬率教以悅西人承
宗力爭乃免而王撫之城中右也襲其兵出採木伏

彝酋素邀之中伏而死蓋萬有孚陰主之承宗怒遣
馬世龍引大軍從大梨嶺壓其巢五部恐遂徙三百
里外象乾恐其敗款也教素酋縛我逃人爲殺樞者
以賕而增其賞千金承宗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此象
乾之所能而非臣之所能也因極論西部不可用款
不可恃通官與當事之說不可憑會象乾以憂去遂
自劾乞罷遂又請勿推經略總督以一事權皆不聽
承宗在關四年前後復大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
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弓弩

火砲軍五萬輕車千輛偏廂車千五百輛沙唬船六
百馬駝牛騾五萬甲冑器械弓矢火藥礟石渠答鹵
楯合數百餘萬闢地四百里招回遼人四十餘萬逃
兵三萬屯田五千頃獲零級一千八百有奇故事積
級二百五十准一大捷承宗勿敘也論功加太子太
師與閣臣皆世錦衣千戶而魏忠賢則世襲錦衣都
指揮使加恩三等撫臣張鳳翼因進撫務遼之說恨
承宗剌骨與爲有孚潘雲翼媒人極論馬世龍之罪
以撓之又承宗素不悅於魏廣微及魏忠賢再遣劉

應坤胡良輔等犒師承宗待之又倨會是年九月遵
詔超喜峰古北口請以十一月入都門賀萬壽節與
廷臣面商進兵事宜廣微奔告忠賢曰樞輔擁兵數
萬來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應公等爲虀粉
矣忠賢繞御床而哭上南郊回趨內閣擬諭夫輔額
果詣齊門無旨擅離信地祖宗法所不宥兵部馬
上差人傳樞輔馬首即東午夜開大明門召兵部尚
書趙彥入分三道飛騎止之又矯諭九門守閹孫閣
老若入齊化門便鎖綁進來時承宗已至通州聞命

即日還鎮具疏入奏亦不牽連引謝忠賢遣人偵之
一襆被寢與中後車惟鹿善繼從意稍解而廣微又
嗾崔呈秀徐大化李蕃連章劾之比之王敦李懷光
會師失利於柳河明將李承先魯之甲皆死於是臺
諫交章劾承宗遂罷歸兵部尚書高第代之爲經略
復申守關之議承宗作家移書爭之不聽盡撤關外
兵棄軍糧數十萬石哭聲震原野而寧前道袁崇煥
獨不聽撤烈皇帝即位王在晉入爲兵部尚書恨承
宗不置抗疏極論馬世龍及茅元儀焚惑樞輔敗壞

關事逮世龍逐元儀又嗾新進臺諫交口詆承宗以沮其出崇禎二年冬我兵入大安口取遵化將薄都城舉朝洶駭謂非用承宗不可詔起承宗原官改兵部尚書駐通州仍入朝陛見時十一月七日也十五日上知承宗抵近郊召見平臺慰勞畢曰卿不須往通爲朕調度京城此時即須卿去而諭首輔韓爌即擬勑來事極要緊賜尚方劍自京營總協及坐門大小文武公侯駙馬伯下至總兵皆以軍法從事承宗承旨而出漏下二十餘刻周閱都城四十里五鼓

而畢即出閱重城乃乘月巡濠塹度險阻是日夜半內閣傳奉聖旨卿等傳輔臣承宗星夜往通料理勑書隨後補給承宗夜宿重門質明門啓聞後命遵旨即行事秘人莫得知知者亦莫之敢指斯其故難言之矣中外聞承宗之出也皆驚愕尚書李騰芳鄭以偉講官羅喻義要衆伏闕請留承宗聞之疾馳出宣武門宿僧舍明日抵通總兵楊國棟以軍禮見承宗愛而不辭曰吾以安衆也兩城中保鎮及京兵相半命國棟兼統之時上以流言怨置袁崇煥於法島帥

祖大壽中軍何可綱等率所部萬五千人東潰自通之南二十里趨張灣渡河承宗遣飛騎追三百餘里弓刀反向僨及其尾大壽傳語曰事已至此當出搦東巢歸以待命耳承宗密請調馬世龍撫諭又代爲大壽別白上俱如所請即命移鎮關門承宗即日戒途東發方世龍之追大壽於關門也令二將捧上手詔往大壽權有變密授指揮下謀而出關世龍追及之於歡喜嶺單騎入其營傳諭部撫諭諸將諸將皆羅拜王承詹事所部先去曹文詔騎將走大壽妻左

氏使人語大壽曰孫公大人再貰若死兵潰何不死城下以謝孫公今來此吾以大砲待汝耳大壽意奪於其妻而又恐諸將之責己也乃受詔斂兵以待命數日承宗再蒞關門而人心乃大定三年正月大壽入關謁承宗列所統騎步三萬於教場行誓師之禮乃遣死士浮海入報市朝始知關門無恙也及四城之復自爲露布奏聞上親告廟布告中外加承宗太傅蔭一子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賚白金五十蟒衣一襲三疏力辭上允辭太傅承宗還治所關政一新

時梁廷棟爲兵部尚書惡馬世龍不受中制令所善部郎丘禾嘉監其軍誣世龍坐視三屯不救承宗爭之廷棟益不悅故超拜禾嘉爲遼撫孫元化亦以言兵超拜登撫承宗連章求罷弗許旣而朝議皆欲聽其去以遼委禾嘉而上不從承宗十一疏乞休上遣中書詣關門宣諭視事四年正月八日承宗出關由前屯寧遠抵松錦十六日由三道關一片石屋石門燕河營關三協十二路由石塘路過平谷縣盤山入薊州而還條次東西邊政分八疏入奏上嘉納行之未幾而有麥河之壘承宗抗疏乞休疏十七上乃許乘傳歸已而追論長山之敗坐矯旨復城欲中以危法上不許命冠帶閒住削寧錦叙功世廕承宗上言臣願陛下治臣進兵敗衂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於進兵使天下以縶敵爲戒也臣願陛下治臣不能縶敵之罪不宜以兵困卸罪於復城使天下以復城爲諱也崇禎九年我兵破定興鹿善繼死之賦詩六十四章歿爲後二年九月圍高陽承宗部勒子弟城守十一月破城坐北樓叱衆家丁逐去我死此我兵挾

至城南三里橋欲降之叱曰我朝廷大臣城亡與亡死耳無多言以葦席布地望闕叩頭取弓弦自縊死從承宗死者次子鉁四子鋡五子鑰六子鈰七子鎬孫之沆之滂之澋之浩之瀗見子鍊鏻從孫之澈之渼之泳之澤之渙之瀚皆力戰死事聞上震悼忌之者猶在事僅復原官予祭葬後追贈太傅謚文忠

外史氏曰嗚呼痛哉在朝諸臣皆無心肝者其必去先生而用此輩犬豕豺狼者何耶嗚呼痛哉天耶人耶

呂維祺傳

呂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父孔學稱仁孝維祺少能文究心理學聞鄉先正孟雲浦之風私淑之著知非儀心法吟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兗州推官清獄囚罷驛夫行保甲法擒黃河巨盜二十餘人立山左大會置學田註邵康節孝弟詩以教學者修孔廟仲子廟蕆正祀典黜季孫子叔疑欲成擬立子思專祠以文子襲謂孔子至尊子思且不敢稱宜改先賢思爲子伋子先儒安國爲子國子皆奏行之擢吏部稽勳王事歷考功文選員外郎驗封郎中執法不附黨熹宗未登極前二日諸閹導之幸小南城閱簿具奏維祺亟偕同官臺省見政府危言阻之乃止遂抗疏請調護聖躬近御不得干預政事防微杜漸不可一步輕動魏璫聞而啣之天啓元年假歸立芝泉講會從遊者甚衆璫焰方熾指爲東林黨人毀書院去程朱位維祺祀伊洛七賢其中與李日暗講論不輟會城建璫祠維祺移書諸紳戒勿與璫益恨四年推考功郎中竟矯旨別推爲崇禎元年起尚寶司卿陞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卿疏陳八款如留中改票慎刑黜陪免進講棄言官慎宴遊寡嗜欲上嘉納之二年陞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陛辭上曰送之額輔臣曰此臣如何使之南輔臣曰南糧匱窘非此臣不可時南京倉庫如洗軍糧歷欠至一二年脫巾鼓譟欲借餉司官焚科臣房屋維祺署大司農事心憂之設會計簿晝夜稽覈搜北部借南糧二百六十四萬疏爭之搜杭嘉蘇松等府侵南部抵漕折銀八萬九千餘兩劾布政莊廷臣等抵之搜各省未納二百二十六萬兩及藩工銀十三萬四千兩又隱匿布絹紗銀二十四萬兩劾布政董承詔等抵之查出戶司書手韓文綜等侵欺南糧百餘萬庫書夏汝清等侵欺銀四千九百餘兩勒限究追修建三十六倉五場清究屯糧八十八萬有奇請開新舊爐鼓鑄獲利八萬七千二百九十兩有奇前此倉米不足一月越三年存糧一百五十餘萬可二年之用折色原銀九千餘兩歷欠應支三十八萬越三年存銀二十八萬織贖公費約積一萬五千餘兩除修倉助輸學田

侵賞外存銀五千一百兩分毫不以入私新餉又以國用未敷民力已竭請將漕通壩折耗歸并罷北直河南江北米豆折色加賦及改金衢嚴紹四府水兌折色人皆便之會上遣內臣監視戶工九邊兵馬錢糧紛紛四出維祺首疏抗論仍責相臣首鼠不言織而南北始有公疏上亦允罷惟以北部借餉請暫寬稅例一年緩解并免蕪稅南京加稅議格不行內監織造額外苛索力爭不克凡三疏乞休不允六年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留都軍政廢弛冒濫驕玩

維祺申令整飭嚴禁將官餽送不受一花一果揭示侵餉軍士十六條盡革打點需索每隊置小牌每營置大牌各書姓名使什長隸隊長隊兵隸總衛相習如臂指乃課武藝勤操練汰冒軍八千餘名察奸宄陳天爵等侵餉一萬二千餘兩正法備補黃二十五萬斬流遞謀者十餘人賊遂西遁復三疏乞休不允而維祺居南久絕長安交際權貴多失望八年大計致仕尋以拾遺革職遂歸侍父洛陽宅立伊洛會初維祺在南京立豐芑會及門楊以任等二百餘人講

程朱正學著孝經本義至是在洛及門姚廣唐等亦二百餘人而著孝經大全或問成進呈御覽命下所司較正有芝十八莖生於庭內閣臣趨撫交薦復職而維祺終不出洛城庳薄維祺首捐四千金倡修適有土賊王之典之變維祺率家丁鄉勇平定之邑賴安堵又值大飢維祺檄縉紳士民出家財設粥大賑四小賑七繪河洛災荒圖上之十四年寇陷宜永通洛城福王在城中維祺以大計動之不從寇至維祺守北城總家丁殺賊數人總兵王紹禹通賊殺守堞

者遂潰家人勸更衣弗聽勸縋城弗聽勸避民舍弗聽賊執下雲梯拔出西城道遇福藩奮首曰王生死命也名義至重毋自辱至周公廟見大寇不跪怒曰汝曰請兵餉我今復何如維祺厲聲曰我為兵部尚書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今日惟有一死耳不辱聖賢不愧天地生為正人死必為正神吾何畏汝耶左右欲生之維祺更嫚罵曰生尚書不值一錢北向拜皇帝曰門君恩未報臣力已竭又西向拜辭父母延頸就刃遂死事聞上哀之贈太傅諡忠節予祭葬造祠

陵子入監緒祺少失恃育於祖母牛氏牛守節事之
至孝天啓中旌表建節孝坊崇禎時父孔學以捐粟
一千石錢一百千賑一萬七百人御史題請建旌義
坊至緒祺殉難人謂忠孝節義理學廉能皆出一家
云

外史氏曰先生之學問先生之材能先生之功績久
已彰著於天下天下人皆知之而天子獨不知耶乃
不用以爲相而反用蠅營狗苟之溫體仁周延儒輩
嗚呼此天下所以亡也

汪喬年傳

汪喬年字歲星浙江遂安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刑部
主事璫數使人招之拒不赴東林諸賢被難喬年陰
爲調護歷郎中恤刑江南下內艱服闋補都水司郎
中任道改守青州青故雄郡賦繁胥猾屬邑徵解例
有添搭錢喬年悉罷去永著爲令政尚勤敏案牘無
巨細手自裁斷夜秉燭繼之廨無蛩土鐵十餘具薪
米悉自炊候鞫是非立決贖鍰計供解額無逮索
民一錢者崇禎三年舉天下卓異第一明年登州變
其帥下令無踰青州尺土紆道去時觀軍大璫體撓
督府喬年獨與抗禮璫不能奪六年擢山東布政司
參議分巡登萊諸郡生平氷櫱自凛至是凡僚屬贈
遺悉受不辭人莫喻其意及至萊城郭新破守禦空
虛盡出所受貲市馬募兵修濠隍治器械殘郡復完
以親老乞終養歸裝惟書史數簏而已居父喪復起
備兵河東十一年詔廷臣舉邊才方逢年時爲禮部
薦喬年長才真品操守無玷陞參政督學陝西治行
又第一十四年擢陝西按察使時巨寇方張歲復大

侵喬年積穀平糶勸秦晉督撫以下及臣室協助全活億萬計夏特節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未受勅聞李自成將寇關即日赴商洛與上官靡虛設險堵擊八月返西安未旬日張獻忠寇鄖西亟移駐山陽遏之九月總督傅宗龍敗沒關中大震即軍中以喬年爲總督代之當是時賊逼門庭得帥不幸命宗龍全軍皆殲而餉竭兵虛所向奔潰無同志中外洶洶無能爲朝廷設一策者喬年雖以清望被命一歲數遷然三秦之劫盡矣時勅印未至即負署謁固

原臨洮及固鎮總兵賀人龍等三鎮兵臘月騎始集餉兵儲糧爲進討計而兵部屢檄促出關乃傳檄米脂令發逆闖祖塋得一蛇斬以殉誓師祭纛十五年正月督師赴河南時賊圍總兵左良玉於僂城縣老營屯襄城喬年議搗其巢留步兵火器營於洛陽精騎倍道兼進二月抵襄城賊舍良玉以數十萬衆逆戰人龍等三帥未陣先奔諸軍遂潰喬年仰天曰此吾死所也率標兵千餘人入襄城拒守城無守具賊砲矢如雨圍七晝夜火藥矢石皆盡援兵不至俄犬

而襄城陷喬年臉中流矢率副將張一貴黨威臨紀孫兆祿等巷戰手殺數賊被創引刀自剄未死賊執詣韓家庄大罵不屈賊怒割其耳鼻舌乃死居民憐其忠瘞庄後賊退改殮面如生事聞進官蔭櫬歸裔年生平清苦自歸謝官邸二老僕隨行所居供帳悉此去其去青也青人尸祝之與范文正同祀以所讞訓民書供几案間時喬年尚無恙民有疾病疑難禱之輒應庭有橋木祀之日並寶累累人至今神之

外史氏曰前朝疏重書生而奴隸武弁視士卒如犬

豕後雖稍加體恤有小郤言者即剌刺不休而軍心失矣當其末年流寇猖獗軍卒皆以天命有歸見賊奔潰縱孫吳復生亦不能將也嗟乎況先生乎又奚之蔡讓乎

東林列傳卷七

江陰陳鼎定九輯　門人 沈犖栻陽 蔡世英偉人 仝較

明

賀逢聖傳

賀逢聖字對陽江夏人少與同邑熊廷弼齊名皆學熊尚文奇之曰賀夏瑚璉也熊干將莫邪也後皆如其言廷弼領解額逢聖下第尚文召慰之許爲眘火賀逢聖毅然起立曰某卽幸售不敢負生平笑臏戒見不第乎尚文益歎服萬曆三十一年舉於鄉屢上春官不利循例署應城縣學教諭刻苦廉儉以作人爲己任日率諸生講程朱之學及義利公私之辨嘗語人曰生平無一事足報朝廷惟寒氈七載實心實事庶免素餐耳四十四年登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歷中允國子監司業與鄒元標趙南星等爲首善之會逢聖故與廷弼不合王化貞失遼陽廷弼

同逃入關並下法司楚人銜之與濟朝爲等白廷弼冤疑逢聖不與逢聖門詎可以私嫌廢公議援筆屬草淋漓慷慨人皆稱其公然廷弼卒論死先是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既下獄死忠賢憾楚人甚已并殺廷弼楚士斥逐無虛日銜以逢聖清望好語之曰各省直建立生祠惟貴鄉湖廣寶無功德逢聖對此地方官事非某所敢知忠賢又言聞上梁文出公手何謂不知逢聖正色曰此借銜耳忠賢黙然遂借南京主試推未嘗矯旨削奪歸崇禎改元起元官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尋進少詹事協理詹事府事丁父憂服闋陞禮部尚書八年拜東閣大學士進文淵閣申救給事黃道周與首輔張至發議多忤遂請告歸十五年與周延儒同再召用延儒感輸重其供帳所過儀役迎謁逢聖獨用遞發關吏物色之不知誰爲江夏相公也比至又與同官祭國用不合復引疾求去六月帝御中左門召見諸輔臣逢聖時已得請復被召同入覲德殿賜坐逢聖伏殿大哭久之爲移中極殿輔臣亦隨侍復大哭命之出乃叩首辭大哭

不絕聲見者怪之莫喻其意陳演言逢聖條動天顏無人臣禮然帝不問亦不罪也十六年李自成陷襄陽總兵左良玉退保安慶而張獻忠乘間破廬州及蘄黃諸郡遂犯武昌巡撫戴良臣惶懼無人色逢聖方家居或請易他服避逢聖曰見危授命識之久矣急進發楚王請出帑金募戰士不允會監軍道王揚基擢撫鄖陽遽移營渡江兵益薄賊破漢陽門執楚王投之江逢聖與參將崔文榮守武勝門文榮被執死賊傳令必完賀相公否者斬逢聖歸家將自裁李

至傳賊將慕逢聖叱曰我豈為賊苟活耶冠服北向叩頭赴磁陽橋水死時盛暑屍數日不變後贈太保諡文忠

外史氏曰先生痛哭殿前豈有他哉於時有不能措一辭置一語者矣惜乎帝不悟也而在廷諸臣無一悟之者是蓋鬼乎蓋蜮乎蓋木偶乎蓋大豕乎彼陳演之豺狼猶曰無人臣禮何其憒憒如是耶嗟乎嗟乎至於殺身成仁在先生分也余何能贊一辭

焦源溥傳 從兄源清

焦源溥字逢源一字涵一陝西三原人少喜學問談名臣節義事輙慷慨色動登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知沙河濟二縣考最召為四川道御史服食儉甚左右苦之笑曰不聞長孺御史乎累上封事嘗論戒逸欲曰陛下馳於御馬而以求御民之方臣於使用可以得使民之道命家駕歸天啓四年起補江西道御史舉臣黎公三案忠奸淆源溥抗疏請明綱常其略曰人情意見或有異同綱常必無二理請平心以

覈之光宗為神宗之元子為元子者忠則為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為神宗之后為二后者忠則為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為光宗之后為二后者忠則為李選侍者非忠此不待辯而明也鄭貴妃逆謀從前未著至張差挺擊事發禁門喋血之禍迫在呼吸尚忍言哉況當先帝御極之初突傳神祖封后之命請封未遂而冶容直進遂致升遐今即勉寬貴妃始終愚禮以慰神祖之靈以述先帝之孝而鄭養性之都督不可不奪也至李選侍不過一宮人耳非貴妃比

使無失德於聖母陛下原無夙嫌則推先帝之愛自
當特加優厚臣恭誦陛下近諭所云凌虐聖母推阻
陛下又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卽欲爲選侍乞憐曲
宥前辜量加恩禮而移宮始末公卿大臣同與此事
必不可得而抹殺也且崔文昇李可灼不處極刑借
廷尉持平之說開兇豎漏網之門刑部尚書黃克纘
不得而逃其罪也又有疏救東林曰東林講學明綱
常名敎也今以爲邪黨而逐之是欲毀綱常敗名敎
陛下孰何道而治天下乎危言正論天下爭傳四年

巡按眞保例遷潁州道副使而以崔文昇監視潁州
欲甘心於源溥遂移兵歸崇禎二年閹黨旣誅起改
山西分守河東道遷武寧參政陞本省按察使七年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簡練將士治兵械城堡塹
闖[illegible]賊是時邊事日棘兵旣缺伍又逾年無餉餉歲
且洊飢民無糠粃至淘馬糞以食源溥疏請蠲賑增
兵調餉上六事屢疏不能應乃自劾求去而監視內
官魏國徵猶摭論其不職坐罷歸裒所撰奏議詩文
爲逆旅集曰吾旅人也得休田間幸矣十六年冬十

二月賊陷西安源溥被獲脅以總督脅降不屈則勸
輸金源溥嗔目大罵曰瞎賊吾恨不能生啖爾肉安
從得金速殺我毋多言面故巢多髯時人目之爲黑
焦至是鬚髯皆上指罵不絕聲拔其舌支解死年六
十三從兄源清字湛一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戶部
主事出知廣平府舉卓異天啓間歷副使參政崇禎
五年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宣府七年九月以
萬全左衛失守奪官論戍久之家居城陷抗節不食
七日死至今秦中稱大小二焦中丞而小焦源溥爲

尤烈一時同城死職者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絅西
安知府簡仁瑞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使崔爾達秦
府長史韋尚絅同府死職者商雒道副使黃世清知
縣則渭南楊暄山陽黃三誨白水王無逸蒲城朱一
統中部朱新鍱在籍殉難者吏部尚書渭南南企仲
其子禮部主事居業從子工部尚書居益太常寺卿
耀州宋師襄山東巡按御史王道純參政田時震副
使祝萬齡僉事王徵封副都御史朱常德舉人朱誼
泉庶增光都司舍人丘從周凡二十四人其他府先

後殉難及禦賊戰死閭門抗節死者尙數百人嗟乎
皆不可得而考矣
外史氏曰焦氏兄弟固秦人也然與東林諸君子同
鼻息觀其立朝侃侃視死如歸雖死有先後而與楊
左諸公並烈矣

胡守恒許文岐列傳

胡守恒字見可舒城人七歲能賦詩舉崇禎元年進
士授湖州府推官德清令某以賄聞巡按御史屬守
恒密察之守恒舟楫往來未嘗私也令聞伺守恒出
視事賄黃金菜甕中投入署守恒怒召令至曰吾不
負直彭人過亟持去令慚謝七年舉廉吏第一改翰
林院編修明年充東宮講讀官與黃道周汪偉諸君
子善以父老請告歸廬州連歲大饑人相食守恒倡
議捐賑募糟得以下得米粟千餘石全活數千人時
流寇四起張獻忠革裡眼等五營屯聚英霍山中剽

掠楚豫淮南諸州郡十五年六月寇舒城守恒方家
居率衆守禦凡七閱月賊晝夜圍攻射書城中購長
鬚翰林千金或勸之曰公爲賊耳目久矣剃鬚易服
疾入都當可免守恒曰我去顧令舒子弟獨死耶義
不忍且偏地皆賊去將安之毀形以偷生吾不爲也
守益力舒將孔廷訓叛降賊賊入執守恒好語之曰
汝守土官耶毋自苦守恒罵不屈乃以刃劓兩膝攢
刺之洞胸而死漕運總督史可法上其事贈詹事府

少詹事謚文節湖州民祀之安定祠復建樓祠旁曰
忠孝樓
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幼聰穎敏文章弱冠偕其伯父赴東林會講即有省曰讀書以利祿為者非夫也當向聖賢路上行乃可登崇禎七年進士例授北部以父官南缺便省覲改南京兵部主事督武學九年陞員外郎歷職方司郎中方是時天下已亂寇盜充斥江北賊革裡眼等寇瀕江諸郡文岐從兵部尚書范景文調兵食疏薦總兵杜弘域十年出為黃州知

府黃當寇亂後戶口凋殘大多逃匿景文以南都根本地擬留之文岐不可曰事不避險臣職也慷慨登舟比至捐俸製火器嚴斥堠募丁壯集父老諭之衆皆感泣未閱月賊至遣騎徐與常勝偵之伏兵以待賊方食礮發衆皇奔潰斬其前鋒一隻虎燴之奪大纛而還與郡人梅之煥應衙聯絡各鄉俘賊聞不敢近獄有重囚七人久繫文岐命歸省赴期就獄皆如約至乃詳請釋其罪為七義傳記之十三年大學士楊嗣昌視師薦陞下江防道副使駐蘄州蘄臨三蘄之守具監軍推官楊卓然撫張獻忠於城下見者寒心文岐練卒伍時換報賊遣其黨張雄飛潛渡將南下文岐偵得實獲雄飛立遣遊擊楊富馳田家鎮焚其舟殆盡賊不能渡楚撫宋一鶴上其功斬副將張一龍馭兵嚴文岐重之皆其宿帳中中夜呼噪聲四起文岐曰此必奸人乘夜恐通耳堅坐不出質明叛兵百餘果奪門遁一能率兵追獲立斬之一軍肅然楊富既久鎮蘄宋一鶴復遣參將毛顯文至不相能兵民洶洶文岐會二將以杯酒釋之各戢兵民始

無患烈皇帝數召對大獨文岐才擢鄖陽巡撫未拜命荊襄失守左良玉潰兵南下長江數千里民居商艘焚掠略盡文岐立馬江口迎之兵莫敢犯時諜報日急人無固志會陞督糧道客曰公今可行矣文岐歎曰吾為天子守孤城二載矣分當死封疆雖危急奈何棄之命其妻吳率幼子奉母歸長跪泣別乃檄楊富毛顯文屯關廂為固守計會藩宗逵守兵不給餉兩軍漸解散而藩下都司郝承忠復潛通張獻忠十六年正月遂大隊圍蘄州文岐率甲士往來堵禦

發神銃斃賊甚衆時夜將半天寒雪盈尺賊破西門文岐督軍巷戰雪愈甚銃火皆濕滅至關壯繆祠諸將請渡江文岐曰封疆已陷吾何敢獨生自經樹下家丁楊第救之佩刀出復殺數賊力盡遂被執賊見之鬨好許參政不愛錢愛百姓環擁見獻忠獻忠亦聞其名頗禮之文岐厲聲曰既被執惟速死耳獻忠怒命繫於後營時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同繫文岐密謂曰觀賊老營多烏合凡此數萬皆被掠良民若告以大義同心協力賊可殲也於是陰相結期四月

中以擲圖爲信生員王國統者嘗姦宦家婦爲文岐所撻責心慽之至是亦與約遂以其謀告獻忠獻忠索之得擲圖名文岐曰吾破武昌當發榜安民君爲我署之文岐知事露瞠目視賊取案上大硯擲獻忠曰吾頭可斷榜決不可押獻忠愈怒命引出至麻城縣三里坂文岐北向拜辭朝廷又南向拜父母甫再拜賊前連砍之遂死賊去士民收殮之面如生時文岐父聯樞從學西屏祖歸道南昌知府龐某曰長公殁王事雖死猶生足賀不足弔也喪歸過蘄黃士民哭送者以萬計督師史可法疏撫何騰蛟先後疏聞贈太僕寺卿給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祀名宦鄉賢

外史氏曰賊臣楊維垣凡十七疏斥東林爲小人若見可我西兩先生皆東林人也一則不肯毀形以偷生至洞胸而不畏一則被執而猶思圖正至碎骨而不辭視維垣詐稱殉難匿三棺於中庭挾二妾而宵遁半道遭營家擊死者爲何如耶信哉玉汝先生曰東林天下之材藪也豈可以等閑目之乎

衛景瑗傳　族子楨固　航文

衛景瑗字仲玉陝西韓城人舉天啓二年會試闈三年補殿試與高攀龍楊漣左光斗交最善既授河南推官以廉明爲巡撫都御史范景文所器重用卓異徵遂擢山西道監察御史首劾輔臣周延儒奸貪及銓臣曾楚卿救工科曹踌元等直聲大振出按畿南威惠並著以外艱不俟代奔歸詔鐫俸一級服闋補原官轉河南道御史巡太倉巨璫曹化淳有所請託叱不顧兵部尚書楊嗣昌議加勦賊兵餉景瑗抗疏

力爭謂天下安危視百姓利病邇者兵燹旁午旱蝗荐臻百姓病已極矣奈何復加征以促之亂不能用御史王績燦吳執御吳彥芳俱建言被謫景瑗疏請召還復不省給事中傅朝佑李如燦劾閣臣溫體仁待罪下詔獄上召對平臺景瑗在帝前力請釋兩臣以作敢言之氣帝方信體仁斥景瑗對大怒稱且叵測而景瑗侃侃勿顧也降行人司正屢遷至大理少卿時周延儒復當國修前郤遂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崇禎十七年賊李自成東犯太原督臣王繼

議終風迺景瑗議調兵迴援雁門關總兵姜瓖觀望不肯行及賊攻寧武關守關總兵周遇吉數遣使告急又促瓖出兵瓖執不應且曰非我信地景瑗憤曰國勢至此何論信地同舟共濟正在此時傾橐不及千金出爲犒軍費親率麾下赴援未行而寧武陷周遇吉力戰死賊遂長驅抵大同景瑗方督兵出城力戰而瓖內變開城門降賊衆大至景瑗兵潰衆擁景瑗入自成營或叱之跪景瑗不爲動踞坐於地大呼皇帝而哭自成好謂曰吾濟潤一民耳非有天命不

至此君能輔佐我當益加君官景瑗瞋目叱曰吾侍御一方坍滅汝而朝食肯從汝作叛逆事耶賊引之出願見瓖執手罵曰賊奴萬段汝與我歃盟而夕叛我死決不汝宥越三日再擁見自成自成又好謂曰爲忠臣吾將釋遣汝歸景瑗曰國破何家可歸盍速殺我因出不意以頭搶堦石血淋漓被面絕而復蘇自成竦然又命拔之出見賊衆無不大聲痛罵羣賊恨甚後三日驅至海會寺景瑗北向再拜曰臣失封疆死不足贖哭與繼母董訣遂自經死母與兩子皆

從行賊聞亦不殺也甲申五月南中立國追贈兵部尚書謚忠毅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初景瑗在大同獨與分巡道朱家仕誓至是同死於難

楨固字屏君景瑗族子也少負氣喜談兵留心民事舉崇禎七年進士授開封府推官楨固與族父景瑗皆以是官起家又皆在河南其聲名亦相埒人尤異之時流賊剽掠往來無常村民扶携奔走數十里不得至城邑多及於難因議築西關城處之關以事經南陽汝寧河南諸府皆量其地宜城者勸民加築且

出俸金助之既成民呼為衛公城又舉城守事宜十二則奏記上官上官奇其材有警檄楨固與謀即戎服擐鞍一日夜行數百里按視城壘修備禦所過扼塞險易悉識之以故賊不能犯崇禎十四年用宰輿徵召對中左門力言今天下民窮半以兵半以歲請臣惟戮力勦寇寇平則無殺掠之慘則時和時和則年豐年豐則用足是故平寇為足國第一要務擢雲南道監察御史首劾中樞玩寇謂中州為腹心重地河以南四藩封鼎建為天下之物力萃於此天下之安危係於此若腹心不守將四方震動自河洛告陷已壞西方半壁所恃者宛洛扼西南之險為大梁作障而南陽又報陷矣羅曹蹂陳項幾三月闖襄破梟勢必及宛此時撫臣居何地保督居何地禁旅居何地鎮臣居何地獨不能一為唐藩地乎此時督中州者丁啓睿也援中州者楊文岳也鎮中州者陳永福也此輩終能了勦寇之局否若猶未也則亟議更替府受事未久朝叙堪策若永福者萬不能千里長驅但恐以守汴者誤汴并誤全省也文岳於寇陷南陽

高臥犯邑察中州形勢賊自商雒入必犯南陽則汝州為要地自鄖襄入必犯南陽則襄城為要地自潁和入必犯沈丘自英霍入必犯固始襄城則陳州為要地若分額兵萬人為兩營一駐襄城以應南陽一駐陳州以應汝寧寇至夾城而陣靜可示犄角動可臨牽制是即所以為守汴計也不然顧汴則失洛陽顧汝則失南陽臣實憂之其明年出巡按畿南真定等郡數請蠲逋賦恤飢饉又請正驕兵悍帥之罪請革非邊米豆及俵馬之害又數檄沿河諸州縣安輯

河南民避寇至者凡全活數十萬人事聞再留巡按一年十七年春李自成陷河東諸郡漸逼京師李建泰督師禦之上命凌駉與楨同監其軍制京營兵三百人隸之楨困行至眞定聞昌平失守焚十二陵享殿欲還軍救援有旨命固守反鄉涿州既而京師陷疾趨保定挾一參將行至大石橋遇賊數萬騎與戰射傷賊帥賊少却已復益兵圍之楨固突圍出躍入井水淺不得死爲賊所執初賊僞相牛金星故中州舉人嫌楨同理汴時發其惡幽楨困於獄欲殺之會

自成兵敗西奔脫走入五臺山作絕命詞而死

紀文字祥望亦景瑗族子也崇禎四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歷編修司業中允左諭德侍講經筵時流寇四起海內騷動紀文方在里居十六年冬自成破西安全省瓦解紀文星夜赴京師慟哭言西土之危將延社稷次第上五疏備陳禦寇方畧且請捐家所有以助軍需上召見紀文哭陳剿寇之謀請召諸將集衛王室有詔褒之既而京師陷微服匿民間自成夠索得之備加慘刑不屈已又乘間南奔督師大學士史可法開府揚州疏薦以左春坊左諭德兼兵科給事中監興平伯高傑軍西討傑疏薦吳甡鄭三俊金光辰姜埰熊開元金聲沈正宗等訟文繼奏曰臣竊歎國家敗壞皆由在廷臣子全不務實昔年東林逆黨勝負相爭高者以有用之精神供無益之口舌者以立黨排陷之威爲納賄招權之藉而其實東林多君子逆黨盡小人既相攻擊君子多敗小人多勝此中消長原衰便知天啓朝足以鑒之矣惟朝廷明斷於上大臣虛懷於下畧其所短取其所長則裨益

時艱非淺也既而許定國襲殺傑於睢州又命以兵部右侍郎總督傑所部兵經畧開歸軍務再兼徐揚巡撫及兵下揚州大學士史可法知府任民育總兵劉肇基原任兵部侍郎張伯鯨死之紀文與監紀王士何剛同赴水死

外史氏曰天下事至崇禎末即周孔亦難於措手矣先生一門忠烈義不苟全得東林氣節多矣於此可以見講學之功也

徐標傳

徐標字鶴洲山東濟寧人天啓五年進士以忤璫故出知信陽州歷官鳳陽兵備崇禎十五年冬遂警告急保定巡撫革任擢標右僉都御史代為明年陛見賜銀幣歸任烈皇帝念畿民習兵獎之若欲得其詳十二月復召見標詢之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者四蕩然一空即完城亦僅餘四壁物力已盡蹂躪無餘蓬蒿塞途雞犬音絕道途間曾未見一耕者成何世界陛下有幾土地幾人民何以致治帝欷歔泣下曰諸臣不實心任事以至於此皆朕之罪也標因陳申戰舉用事帝善之十七年正月賊已陷太行酒及賞輔加標兵部右侍郎總督畿南山東河北軍務仍巡撫保定賊寬真定標統兵力守先是真定知府丘茂華脅聽送其家出城潛與賊通標執茂華下獄茂華夜與叛弁謝嘉福合謀遂殺標懸所屬州縣待賊數日後賊始以數騎來據真定隨直搗宣府入居庸矣福王南渡贈標尚書

外史氏曰先生當人心渙散之時而欲思赤手以回

蔡懋德傳

蔡懋德字維立號雲怡蘇州崑山人七歲讀大學便立志學爲聖賢長能文雅不欲以文名日讀先儒語錄得王文成書歎曰聖學淵源在是吾今知所宗矣萬曆己未成進士授杭州府推官有治行陞禮部主事時魏忠賢用事建祠京師禮部尚書率諸曹謁賀懋德與同官翁鴻業中道托疾歸及二殿告成忠賢受上賞廷臣皆進級有差輒具揭吏部辭之曰不敢無功受賞辭乞封光澤王差禮畢歸里築室奉母趨

所居日不匱室以見志崇禎改元誅忠賢起官江西按察司副使視學政先是在禮曹於文成之學有所得至是須拔本塞源論於學宮而一本於程朱立書院禮請鄒鑒水萬恒麓主之已則時蒞講席與諸生往復辯難著管見聽測數千言嘗登白鹿洞講孝經大義聽者感動咸謂鵞湖一會以後再見今日尋備兵嘉湖擒大盜有功盜平廷臣交章薦之以爲知兵丁艱服闋補井陘道甫三月改調寧前時關外動搖危疑日夕訓勵將士識應時機於偏裨中又與將

軍師大帥相勸勉時時稱說忠孝大義以感動之邊人大安而山東河南北直忽陷名城數十遂轉濟南道進山東按察司河南右布政使所在以廉能著尋齎表入京師遂論陳言極言天下變亂日深戡定匪儒經濟而經濟不本聖賢大道則見小欲速終不足以撥亂反治惟皇上精研大學一書以明德建皇極則揆文奮武何難焉又曰自儒者正學不明說一自是多偏黨而不歸於大中至正天下禍亂實原於此上甚嘉之乃命巡撫山西特賜召對上謂孝經小學

務避詣須行以勵風俗對曰學無大小皆有裨治化然今日反亂爲治當從大學提綱挈領最爲易簡上是其言賜饌及銀幣恩寵有加至山西榜於門曰願開已過求達民情於三立祠爲講會聘名儒傅山等主之又立千掀社以招奇謀異勇之士於是定講兵討叛寇三晉安堵如故壬午九月京師以邊警戒嚴徵天下兵入援懋德即日誓衆啟行而奉旨命防龍固乃於千五百里地扼關隘設烽臺布置嚴整匹馬不入境未幾賊陷河南尋入關三秦皆陷遂至西安

掠榆林晉中所屬平陽汾州皆大震乃移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獨提偏師三千日夜往來拒賊河上一敗賊於大慶渡再敗之於風陵渡又敗之於吉鄉渡相拒者四閱月太原告急宗友以書促之歸衛晉王乃親引千人馳入太原甫歸宗友出走而賊遂從平陽渡河而北矣賊遣偽使誘降執梟賊使首竿之以令衆而以死封疏自責賊怒悉其衆五十萬抵城下會城下瘞礮以待賊至適營其上乃夜發壯士發礮殲賊衆無算賊益怒揮衆攻城越二日城遂陷懋德先草遺疏懷之至是授贊畫知縣賈士璋而身將麾下巷戰久之知勢不能支麾下士欲扶之以走不可徑下騎徒行入三立祠登堂北向叩首呼曰臣力竭矣敢一死以報皇上復再拜祠中諸大儒木主訖解腰帶自縊於祠之東梁從死者自中軍副總兵應時盛以下凡若干人南渡後詔予祭葬建祠謚忠襄凡所官處皆祀名宦

外史氏曰先生爲學以致知格物爲根要以至誠爲歸宿以知及仁守莊涖動禮爲階級以發憤疑問深造自得爲工夫故其蹈大節而從容若暇也嗚呼俾先生而不克成其事業者殆有天焉

朱之馮傳

朱之馮字德止號勉齋順天大興人爲諸生時卽見知於楊漣左光斗中天啓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榷河西務却英金爵魏璫殿工不悅斥爲東林黨欲殺之不果乃補理問遷行人司副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浙江僉事淸軍山東參議賫表入京値家屬於濟南城陷母妻自殺母死以正月二日自是每元旦後守母位啜粥飲水拖十五日蓋痛母罹禍半月方葬也隱泉二年服闋補山西參政壬午應詔陳利

弊十二月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嚴核將士劾庸懦補虛伍時坐明倫堂召諸生講學以激發忠義鎭兵譁辱餉司之馮出郊撫定誅首惡七人李推晉督秦督不果甲申春賊氛漸偪所至皆迎降兵部主事金鉉上疏謂宣府京師屛蔽請亟撤內監摯肘專任之馮忠勇必足辦也不報二月太原寧武大同相繼陷巡撫蔡懋德衛景瑗總兵周遇吉兵備朱家仕皆死之人心大震之馮率文武紳士設太祖位於城樓慟哭誓以死守諭軍民毋聽賊誘終誑掠汝前降者可懲也督標兵禦賊砲矢相加兩晝夜內監杜勳王承廕開南門迎賊入之馮轉砲向內擊賊已大至左右擁之行叱曰離此一步非死所遂易公服登北城樓縊死諸生姚時中者篤知大節儀範修整知監鎭有二心歎曰以死勤事者獨朱中丞耳吾當從其後亦死之之馮孫具遺疏勸收人心培節義收人心在愛民力愛民力在拔廉吏又作書與金鉉別且戒子弟當讀經世書呂新吾呻吟語不可不讀疏上二日而都城陷之馮死時甲申三月十一日也

外史氏曰寇犯山西破城郭下郡邑朝廷親信內臣輒入賊迎降而先生獨慨然與城俱殉以報國家數百年養士之隆可謂不愧理學科名矣

江陰陳　鼎定九輯　門人　沈　霽載陽
蔡世英偉人　仝較

明

范景文傳

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北直吳橋人萬曆癸丑進士當逆璫熾焰時景文請告林下凡東林諸君子遭逆璫害景文家去京師甚近無不使人陰爲周全或走

書當事力爲排解如周順昌懸珠追比景文變產資之不足則遍告同志以爲助及爲兵政知烈皇帝悉臣下各持門戶言官多廷杖竄逐景文從容救解以此諸賢得不死者甚多所薦皆東林賢士衆同攻者一供小人多掣肘居私室必浩歎長吁憂形於色無日開也甲申二月入閣遂遍召對平臺景文對曰聯絡人心堅守待援此臣所知他非敢議上曰君死社稷朕志已定卿言是也二月十八日賊攻彰義門太監已謀内應逆賊矣景文值宿内閣十九日早方詣中左門請見而宮人給皇出走問之曰上太監隨駕南行矣遂趨朝房賊騎充斥家人勸易服歸寓輔駕爲去就景文曰駕出不與聞今將安歸給之出朝房遂自經家人復入而釋之景文曰此非爲我也因至五嶽廟草遺疏畢旋賦詩有翠華迷草路淮水泖烟漸之句蓋誤信宮人之言以駕出必幸金陵呼一家人隨至雙泉所望闕再拜遥拜先壟顧家人曰翌晨收我遂投雙塔寺旁龍象庵古井中死年五十九妻某氏先殉死福王立南都贈太傅諡文貞我　朝亦予贈

諡

外史氏曰先生當國命垂絶之時而并相綜有經天緯地之才亦無如之何矣然而見危授命殺身成仁可謂能擔荷萬古綱常千秋名教者矣

倪元璐傳

倪元璐字玉汝浙江上虞人生而穎異弱冠舉於鄉天啓二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尋授編修與少詹事黃道周同名時逆璫魏忠賢用事獻媚者至以忠賢享瞽宗配食孔子七年元璐典試江西獨以熇熇乎不可尚已命題逆璫志甚會烈皇帝御極而璫敗故免海內益以此重之璫既磔死餘黨猶踞要津欲禁錮林下諸賢乃力攻東林又剏為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目以一網清流元璐憤甚抗章極論首為

上別白言之其疏曰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錯之道乖臣見在廷章奏凡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為邪黨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宜薄呈秀者又邪黨乎哉夫東林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者大都樹高明之幟而或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狷則不可其所援引者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中實有謝華膴其若脫屣無陟於不恬泊然無營若子者也今曰邪黨則無不邪黨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五虎五彪之徒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不得不然之心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已悖矣末復言韓爌文震孟當用書院當復疏奏上未納而逆黨御史楊維垣力詆之元璐復疏曰臣前

疏所陳正為臺臣楊維垣而發也陛下明旨一則曰天下為公再則曰化異為同三則曰分裂門戶已兆治徵而維垣必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陛下於韓爌則曰清忠有執於文震孟則曰起用而維垣必曰爌非賢震孟不良陛下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為維垣效忠告者大不圖維垣以臣為謬也維垣謂臣盛稱東林蓋以東林之推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亦知東林中有首參二十四罪之楊漣及成擬崔呈秀之高攀龍乎且魏忠賢之窮凶極惡而維垣猶稱

之口嚴臣公嚴臣不受錢嚴臣爲國爲民兄五虎五彪律當處斬而法司初擬止於削奪不幾夠兒護之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正又何尤於推三才寬廷弼者乎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韓爌夫爌昭然抵觸逆璫抗疏嬰禍之跡而加以關說囮利莫須有之言已非篤論矣即廷弼一事爌係旨催免一梟未嘗赦之也廷弼行賄之說逆璫造此以殺楊左諸人耳謂移宮一案無從誣以受財於是改爲封疆四出追比此天下所共知維垣奈何尚守是說

乎至於不附紅丸及孫愼行君子之論臣言原非矛盾蓋愼行清望較之王之寀不侔議雖深刻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夫董狐不爲沽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即如王紀淸正著聞以參沈㴶忤當而譴斥震孟以薦紀削奪均之得罪於逆璫者也至於破帽策蹇傲蟒袍馳驛之人此何可譏夫刑賞出於朝廷而榮辱因之當時則忠賢之刑賞已耳維垣亦思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之超階躐級者誰爲

榮辱抑宮保楷王之劉詔何如枉梏抵罪之耿如杞自此意不明於是乎相率爲頌德生祠呼公呼父而不顧可勝歎哉而維垣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爲人前則峭直後則寬和若詆之爲婪取多藏則猶之稱嚴臣不要錢云耳臣雖斬首穴胸不敢聞命也故謂都門非聚講之所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意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也可謂聚講或有邪謀必不可且逆黨當日所以逞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以鋤學士

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爲自元標以僞學見逐而逆璫以眞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讓宣尼使講學諸人而在豈至此哉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力詆臣矯激假借兩言夫臣正爲今之詆眞狂獧爲假名義者言之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眞率性爲頌德生祠呼公呼父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不公不父豈不賴此人哉維垣以至揶揚之詞爲一成之論而謂臣大謬臣益不受也維垣又謂必小人待其惡稔乃攻而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小人惡

稔其壞天下事不知凡幾殺天下正人不知凡幾雖
攻而去之不已聽乎即如崔魏之惡稔久矣使不遇
聖明誰攻而去之哉維垣始終以爲無可奈何爲附
璫者解嘲設或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璫諸臣亦
無可奈何而舞蹈稱臣焉又令逆黨以兵劫諸臣使
爲叛逆諸臣亦無可奈何而即從叛逆可乎維垣又
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夫品節自邪試
之於崔魏而定矣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必欲殺
之逐之者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

劾節不阿或逐或奪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
之以鏡別妍媸維垣奈何不取法於此乎總之東林
之取憎於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高
明之槩不當毛舉其纖悉之瑕而徒欲與逆黨以首
功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人才不可不
惜我見不可不除衆譽不可不宣衆議不可不集魏
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不可奉以爲經守之不
失願維垣之熟計之也疏入報可海內傳頌以爲名
言已又上毀三朝要典疏其略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

三案起於淸流而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固可兼
行而其書則當速毀蓋當事起議興盈庭互訟主挺
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
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
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
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塤篪
此一局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
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
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

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
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
崔魏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名要典以之批根今日
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
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
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
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卽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
有毀之而已書奏從之時已遷侍講再轉左春坊右
中允七年上初御武闈始延對行傳臚禮榜已放上

疑考官不公逮繫在事諸臣盡斥其中式者命元璐
朋左庶子方逢年爲主考再試畢元璐獨疏救被繫
諸臣上亦不罪明年補日講官時上已罷翰林劉鴻
訓而相周延儒溫體仁數以朋黨擠羣臣會黃
道周救罪相錢龍錫斥外元璐疏請以己官代道周
又請召還府尹劉宗周以此益爲當事所嫉又上
制虛制實疏以議切時政其論治政本有曰勿以大
獻付之悠忽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恩怨不橫其胸好
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備百仍存毋浮慕精明
而蔽朧實甚凡保舉必有深意毋一筆抹殺以遏舉
誅凡至理必有定歸毋數票游移以嘗上意毋以意
見讐獨立之士毋以雜劾拒來告之人其論伸公議
又曰吏部左侍郎張捷舞智依奸致激奉論凡彼死
灰躬討性辛家國多凶所以向者盛傳勿敵之謀已
而仰有邊才之薦不觀袁弘勛以訟楊賈被劾潘國
楨以薦劉詔承刑何獨於今衆惡必察且昔年撤案
之定聖意本以彌爭故如鄒英持正尚云違旨鐫官
豈以張捷背公終聽覥顏就列體仁輩深啣之而上

獨重其言懸之御榻以備省覽八年流賊犯祖陵上
下詔罪己元璐復上對七年以前逋賦及改折東南
雜解疏上皆允行陞國子祭酒復祖制貢士積分之
法體仁知上意向元璐力謀所以去之乃授意勳臣
劉孔昭借胄封典劾元璐禮部尚書姜逢元工部侍
郎劉宗周等疏爭之體仁竟擬旨削元璐籍上改冠
帶閑住家居七年特起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以母老辭有旨敦促貽京師戒嚴元璐長跪告
母曰自綏州公以來再世祿食今天子有急奈何其
毋毀所衣稿示之曰爲謝旃也黃曰無太元璐乃毀
家召募得數十人及其弟瑾率家丁佐之可數百人
趨淮上問淮使者兌鹽徒爲助無有應者乃身率十
騎持滿夜趨衛除出濟北十餘日達京師上聞之甚
喜曰朕知是吾倪尚官也即日召見係奏守禦之策
悉備臨以劉超就擒敘功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
當是時上注意元璐甚切行且旦夕入閣而陳演欲
嚴首揆乘延儒覷師構成其罪又慮元璐大用乃入
告曰天下不治由兵農不合今廷臣可任者惟倪元

璐爲元颷耳使元璐爲大司農元颷爲大司馬彼此參合不日可治上心然之即日以元璐爲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與元颷分部治事五日之間三承召對元璐以浙人例不爲戶部辭不許召對中左門諭曰朕知卿久矣勉爲朕任勞又曰古帝王致治不過數人周四友漢三傑高皇帝用劉基宋濂亦一二人耳朕專倚卿可坐致太平元璐念太平非可農可致固辭又不允因進曰皇上必欲用臣敢陳三言一期與兵部通盤合算先准餉以權兵因准兵以權餉彼

兵之區餉不可問散軍之壘兵亦銷亾彼此相權則數清而用足此實做也一小生小節無益於數須求一舉而可得數十百萬又必有利於國無賊於民者銳意講求以圖有濟此大做也一謂陛下以堯舜之心孔孟之術而責治於司農特命儒臣講官爲之宜宜或出於措克權宜之策臣願以仁義爲根本禮樂爲權衡苟政有厲民者臣必爲民請命編所必編賑所必賑總奉陛下安民一言以彰聖學於天下此實做也語未畢上歎曰卿眞學問之言根本之計元璐旣退首定差規抑奔競薦保舉諸生蔣臣爲本部司務以任綜核先是軍與正賦之外有邊餉有新餉有練餉條目繁而胥吏易以爲奸元璐請併三爲一官民便之又請盡罷催餉科部差員及侍郎專以歲計責成撫按又做宋朱熹義倉舊法而反其五累以備凶荒時當極弊之後盡力補苴而度支終絀乃請以單籍餘丁輸粟改民籍免其勾補可得千萬民亦樂從上不聽保定巡撫徐標請復開中之法元璐奏先於都城開引十萬亦未及行會西人湯若望以開礦

造鈔逢上意而陳演與中官力主之又用延儒吳昌時賍濫各鉅萬朱大典贖鍰四十萬上命中官王坤與給事中韓如愈馬嘉植辛朝薦鄭勳催解元璐皆危言激論請收成命上爲罷遣坤餘如故造鈔之役復遣中官孫秉發於二與元璐又與閣臣蔣德璟交章爭之乃止在部凡十閱月事關利害無不力持皆此類也而嚀嗜者日甚陳演援意閣臣魏藻德密譏於上曰元璐素工文詞錢穀非其所知宜撤還講幄十七年二月詔解部務以原官專直日講元璐笑曰

此吾志也一日進講生財有大道上疑其諷刺輙詰
曰今國用匱絀至矣生之者衆爲之者疾何所措手
對曰陛下聖明不妨經權互用臣儒生止知因民之
情藏富於國耳上不懌而罷元璐不偏亦不引謝明
日上諭閣臣曰故事講筵有問難而無詰責瞭昔之
言是吾過也方元璐初直講將敷陳前郭上無不前
席傾聽嘗講尙書說命僞體仁侍側語誠其獨私許
公上拂然抵書盡變端耶首上視元璐捋髯徐理頤
之上卒頷就緩容聽受焉其忠懇爲上所容納又
東林列傳　卷八　圭
如此當流賊之起也惟事剽掠攻陷城邑輒棄之而
去議者憂其飄忽難制元璐獨曰此猶流水其害不
蓄倘令雄踞大都按兵四出本計一定不可復禦矣
已而李自成據襄陽進取唐鄧規畧大河以南將北
渡張獻忠自安廬西入蘄黃窺武昌以爲犄援元璐
謂二賊當離之使不相及乃可專力以圖自成自成
授首取獻忠直易事耳又大帥左良玉以縱掠荆楚
心懷兩端宜爲誅徃將厚責成功於是與樞臣元飈
合謀白上命鳳督及淮撫鄖撫諸撫臣畫疆自守以

遏賊爲功進秦督孫傳庭尙書督師率諸將分道南
下勦自成命左良玉沿江左右伺便進擊以是傳庭
振寶豐唐郟進逼襄城而良玉亦收復承天及荆襄
諸屬縣會傳庭乘雨出關爲賊所乘諸軍盡潰傳庭
死自成乘勝長驅遂陷潼關事聞元璐撫膺大慟曰
晏乎垂成之績隳於一旦天下事安忍復言猶諸手
詔秦晉二王如能任殺賊即假以大將權如遲不知
兵使悉輸所有給戰士毋爲盜云詔未達而西安已
陷自成遂有全秦舉兵向闕及上命李建泰出師復
東林列傳　卷八　古
申河防三議又陳救時三策惜乎其無及也賊至宣
府從出眞定急請太子撫軍而南如宋康王故事不
聽請以六十金募一士得五百敢死可以潰圍召勤
王師章上未發而城陷元璐聞賊入東帶稽首北謝
天子南向別母畢命酒酹所懸關壯繆像前酌盡數
卮出就廳事援筆題案上曰南都尚可爲死吾分也
勿以衣衾斂暴吾尸以志吾痛遂縊死南都立國贈
太保吏部尙書謚文正我　朝詔卹明季殉難忠臣
十五人元璐爲首諭祭易謚文貞賜地七十畝命有

司春秋致祀元璐才高而常若不足士有尺寸之長極意推揚必使上達尤精於易與黃道周角立成家而通權達變過之所著有倪易應本代言奏牘講編樞計奏疏若干卷

外史氏曰先生當啓禎之朝昌言岳岳能使羣奸破膽宵人屈服毎一疏出如撞晨鐘崇禎元年三疏其最著者矣烈皇帝毎得其疏置之屏間出入瞻誦以爲偉人不可謂不遇矣諸臣陰譖之而陽奉之引孝宗用劉大夏歎壩故事爲比夫以烈皇帝十七載之

知不能使一詞臣進於惡及以五日三召之勤不能從講幄致其勘亂之功卒至君臣同殉社稷嗚呼豈非天哉夫天之生小人也奸謀詐智令人臣測如楊維垣者小人中之鬼蜮也當甲申思宗殉社稷彼即詭言死難置酒高會陰偽謝別令生辦三棺於庭詔與二妾同死黑夜挾妾以遁明日其子麻衣號哭告左右居人詐稱父已殉國矣詎雖與至半道爲讐家擊殺挾其二妾去然天下皆信其爲殉難者矣嗟乎小人之欺天欺地欺神欺鬼欺己欺人直如牛鬼蛇神而不可測安得不破人家國哉

金鉉傳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以北京留守衞籍舉天啓丁卯鄉試第一人崇禎戊辰成進士時年十九自以爲不習吏事請改教授日集諸生講濂雒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被服造次居然老成人比之胡安定擢國子監博士遷工部主事時上已誅魏忠賢而太監張彝憲等旋用事奉勅總理戶工兩部錢糧建別署鉉曰此天下存亡之機也奈何誅一忠賢復任一忠賢乃抗疏言彝憲既有獨踞之庭必强二部郎官俯首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檄郎官以謁尚書儀註見復上疏固爭之旨諭金鉉不得過激時彝憲意甚得與其黨議接待郎官禮或曰視尚書當稍倨彝憲曰吾當稍恭而待金鉉倨耳鉉遂集諸郎官倡議曰職事可令掾吏移之吾曹有一人登彝憲堂即屬彝憲假子毋許入孔子廟於是諸郎官詣尚書各請以公事出至期彝憲升堂黃衫緹衣倡贊畢但見吏不見郎官待至午不至彝憲恚甚曰避金鉉不即來耶命小璫窺伺門外望扇導來即報

已而馬蹄前後過之無一人入者乃大慚憤借驗放十六門火器誣指十八位無火門劾以欺罔軍機日必殺鉉會尚書力爭僅削籍歸家居與其弟錝以讀書爲事尤善易學初號在六至是自題所居曰猶菴皆讀程朱書謂古今學脈之正無出乎此壬午冬上御文華殿命科臣舉淵官以孫承澤薦起金鉉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分守皇城兼修城守火器甲申二月寇從蒲州渡河晉省全陷宣府告急上使太監杜勳監視鉉上疏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恐受內臣之制請亟撤之不聽至三月寇至杜勳同總兵王承胤迎降之馮果死因哭語其弟錝曰今我哭朱公數日後汝曹旋哭我也未幾寇犯京師薄彰義門城下鉉急點禁兵歸謀偃母母章氏年八十矣哭告母曰鉉守皇城城亡當與俱亡今日從母乞此身母曰憶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且我命婦與汝偕勉之汝還歸當命我井中尋之出又命僕追往以朝衣覆之鉉行至御河橋衣朝衣望闕拜又望宿拜母即投御河

死僕奔告其母母曰孝哉欲會我井中矣急止從帷
投井妾王氏隨之俱死餘歸收葬畢哀號數日亦死
井中是年南都卹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節著有語錄
傳於世學者稱循菴先生

外史氏曰氣運至崇禎甲申窮矣先生挺然以節義
自持甚而母子兄弟及妾臧蹈於仁爲綱常名教光
讀其太夫人相別之言凜然千古猶生也嗚呼

馬世奇傳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崇禎辛未進士以庶吉士改
授編修丁丑會試同考己卯典江西試取拔多知名
士已而奉勅諭山東江西湖廣諸藩惡劫餽遺甲申
遷左春坊左諭德時烽警孔亟上數召廷臣問計世
奇奏目前要著在收拾人心而收拾之方須從督撫
鎮將約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上以其言
諭兵部勅行之三月十九日京城破世奇心計上必
死社稷沐浴更衣捧勅印北向叩頭謝恩南向遥拜
毛太淑人同妾朱氏李氏閤小室自經賊騎闌入因
傾蕭然太息而去諸僕伺間排闥窺之世奇與李俱
斃而朱已絕矣僕許達等環泣曰奈太夫人何世奇
叱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達又曰閩天子亦南幸曷少
從容乎世奇口皇上必不南何紿我爲手書約同年
成德同死夜檢書籍所存詩文等二十餘冊俾僕携
歸寄一函於弟世名一函於子壬玉次日有同朝數
人來寓勸勿死世奇曰吾意已定公等休矣妾李哭
而前曰妾死主前乞主飲姿妾不後死乃乞紗覺先

經死世奇命市三木以二殯朱李指其一曰以此殯我因謂諸僕曰吾受國恩十三年矣自祖及孫者四世今國破君亡分固應死益以二妾天之與我厚矣歸語吾兒謹事太夫人撫僕出題壁曰馬世奇同二妾殉此遂左手握椅右手撫几正襟端坐縊死世奇豐頤玉色皎皎如鮮霽彩鳳自少篤志嗜學好推獎後進嘗曰處世宜存生機勿萌殺機居官宜尋退步勿爭進步方差論諸藩宴楚府湖廣提學王家彥乘間言曰倘有兩郡新案未發世奇若弗解者答曰此

正司盡心之日也使客易聞焉家彥慚而退及過江丙提學侯峒曾自負衡鑒揚言歲試黜劣卷四千人世奇大駭曰一試黜士四千得毋過當乎彼孤寒不幸遭此無論絕進路且永失館穀矣峒曾踟躕曰案已發奈何世奇因教以覆試拔等之法於是收復者過半丁艾歎曰蘇州推官倪長玕其門人也欲以罪贓三千金助餉世奇辭之曰蘇方大飢留此賑民可也長玕又請以羨金三百犒從者金至立命以原封送錫庠供修學費其他取拔知名士如龔廷祥堵亂

錫蔡鳳成勳蕭琦王漢爲發肸劉渤劉日杲等皆先後死節不愧師門云福王稱號南都贈禮部右侍郎謚文忠我　朝改謚文肅賜祭一壇祠田七十畝

外史氏曰先生當國家淪喪之時從容赴死不肯有所靡顧其諸門人先後死節者不一其人皆先生一人倡之也俾三百年之綱常名教不墜於社稷淪亡之後所係豈淺鮮哉

江陰陳鼎定九輯　門人　沈　龔毓陽
孫世英偉人　仝校

明

李邦華傳

李邦華字孟闇一字懋明江西吉水人少讀史至諸葛亮顏真卿文天祥諸傳慨然流涕同邑鄒元標一

見奇之邦華遂從講學萬曆三十一年同父廷諫舉於鄉明年成進士知涇縣事實行常平社倉保甲諸法擢山東道御史首論用人非祖制條上十議時衆正論替呂坤鄒元標顧憲成皆被逐而王紹徽徐兆魁等猶目側東林諸賢爲朋黨邦華發憤抗疏分別邪正引蔓批根先後羅列明如指掌福王之國需賜田滿四萬頃邦華曰如此則之國無日矣疏言時勢所不能祖制所不可而皇貴妃顧戀母子鄭國泰竊弄威福臣不能爲解也且引傳嘯王家屏曾經二王進封之議封還諭旨令首輔葉向高何無片言執奏語皆激福王卒就國他日向高早朝過之舉炘熟視曰今日始識李御史不敢忘君議論出按浙江矢志澄清謂巡方在安民安民在去貪吏故事按臣供億取給贖鍰不足則預征之州縣邦華曰獄未成而坐贓非所以訓廉也悉禁罷之節所薦舉無敢餽謝者會大旱請賑未報可先出官錢市米活民無算中官織造爲杭病數論停遣以有司領其事卒坐剛直忤時以例遷山東副使不赴天啟初起兵備副使分

守易州明年陞光祿寺少卿旋用邊才薦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妖賊圍景州急邦華方到官辨用奇兵斬俘四千人全景武諸州縣進俸一級時遼事戒嚴行間言東征敵心悸邦華樹幟選銳卒出關令曰願者立幟下否則聽去初從有逃者久之軍中相語有不立幟下者不得爲李公帳下兒乃爭立幟下邦華復請募兵治戰守具置營房軍市使兵不離伍訓練以時一年而津兵可用累賜蟒服金幣後先加俸三級名爲兵部右侍郎會楊漣疏斥魏忠賢二十四

罪忠賢及魏廣微等卹東林諸臣大典黨獄斥清流殆盡而邦華一人僅存樞輔孫承宗督師行邊請入見言事廣微遽指為邦華所召將不利於君側忠賢大恐矯旨趣還鎮明日御史李蕃并劾邦華於是邦華亟請歸養去旋削籍崇禎改元張閣黨部起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尋改兵部協理京營戎政進本部尙書京營自于謙後法盡壞老弱與容籍半之而董戎政者率勳臣子弟與中官相倚三備兵營目占尤多皆莫敢問邦華汰歲省餉太倉二十四萬石又

補實軍四千餘人馬四百匹營務稍振而勳戚中貴御之者衆亡何遵化失守邦華厲兵樹壘請列營近郊為犄角而羣言交沮反坐以廢弛軍政罷去出都時勛貴又使所汰軍譁掠於途營務由此復壞越二載帝御經筵言及李邦華辦許多實事乃被人言歎息久之十二年待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建議守江東不如守江北守下流不如守上流宜於滁和全椒間駐兵屯田以固門戶池陽間遣大臣開府采石韻啣太平水陸兼制以固咽喉又請徐州設總督

宿重兵通南北為神京應援不果行而治兵簡將營伍一新以父憂歸十五年服除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具疏力辭又改北左都御史掌院事邦華之憂歸也自謂忠勤結主知而數為小人中撓不復希柄用既聞畿輔事急辭冢墓與家人訣曰此非臣子高臥時也行抵湖口始聞後命而國事不可為矣大帥左良玉縱兵東下刼掠橫甚留都文武無人色邦華傳檄告良玉曰頃者義旅雲集討逆勤王麾下不以此時枕戈礪劍與疾同讐而所過殺掠江流中梗

負君恩而受惡名為千古戮笑智者所不出也其即日嚴戢部曲振旅回船勿過皖江一步以貨流言某當為麾下湔此譏軍否則義旗回指不得以玉帛相見矣良玉捧檄心折於是邦華飛騎告安慶巡撫發庫銀十五萬餉軍衆乃大定翌日邦華親詣其營宣諭諸將士良玉乃申軍令斬淫殺者四人以殉還所掠濟鹽艘五百男婦四千餘人勤兵還鎮邦華力也既入朝號奏良久帝為嘉歎數目之邦華勵精執法與御史吏定憲規摘斥貪墨四人為安撫計甲申三

月賊破固關帝集羣臣問大計泣數行下邦華密請
帝居守以東宮撫軍南京羣臣向者志在滅賊今且
求自守不可得矣兵備民於內偵探絶於外望上爲
中國臣民社稷主則當爲中國臣民死守勿去請急
下罪已詔激發忠義名天下大臣宿將飛馳入援內
帑所積盡發餉士天心悔禍人心振起逆賊之首未
必不可褁街致也所慮東南渙散收拾無人萬一㡾
心觸起孝陵不免震驚考先朝成祖北征仁宗以東
宮監國南都中外晏然臣見皇太子英武端凝宜急

倣仁廟故事撫軍南京簡親王大臣忠智威望者數
人耑教輔弼軍國大事便宜施行迫不可緩也疏入
三日不報又請定永二王速分封東南鼎建藩服語
皆憤切流涕帝納之逡巡行且讀且歎密語閣臣陳
演曰憲臣言是已而外廷誤傳南遷科臣光時亨諫
止帝恚演語洩遂并寢其議當是時賊逼門庭道路
梗塞監國分封不早爲之圖而議行於危亡之頃又
無強將重兵爲之擁衛事無及矣邦華又言賊偵諜
滿京師多倚勛戚中官家爲窟穴乞嚴勅勛貴覺察

內外嚴防而中官守城千古覆轍不可不切慮也竊
觀在朝諸臣眞正邊才實難其選如袁繼咸張國維
路振飛差有方畧堪禦賊史可法饒忠發南方當耑
委之疏上又不報三月十六日率諸御史登城城守
中官拒以矢石痛哭而返明日賊破外城遂移宿文
信國祠酌酒三揖曰邦華先生里人當國難無可報
惟一死從先生地下耳因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之句是夜趨大內奏事不得入十九日
城陷聞帝殉社稷朝服北面流拜更青衣角帶曰國

事至此臣雖死當素服待罪且誡家人曰未知上所
在勿殮吾屍遂自經死屍坐中堂顏如生越三日梓
宮出東華門始殮腰帶間有帛書贊曰堂堂丈夫聖
賢爲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遺國不造容負夏謨臨
危授命庶無愧吾年七十一邦華家食時嘗講學鄉
九蓮山冠與復郡邑書院與賢士大夫討論聖學士
多興起其出而服官霆奔獄立終以黨人放旋起旋
廢多在林泉不得竟其用奏議雜文數十卷自題曰
留丹集我朝順治十二年贈少保吏部尚書謚忠

蕭賜祭葬立祠額曰旌忠子士闓邑諸生與弟士國同舟赴郡士國溺死士闓仰天大呼曰弟既死吾何獨生一躍入水而逝崇禎末命建坊旌其孝友

外史氏曰悲哉先生烈皇帝之諸葛武侯也若使無小人排擠俾以大柄彼河北之賊可屈指而滅矣柰何以烈皇帝之賢竟爲群奸所蔽致先生不安其位而君臣卒與社稷俱亡甚矣小人之害國家也

凌義渠傳

凌義渠字駿甫一字茗柯浙江烏程人少負令聞與同郡溫璜受知於邑令馬思理天啟五年成進士除行人崇禎三年考選授禮科給事中爲人美鬚髯頎體秀弁偉然塵外與人言吶不出口至抗論國事則又侃侃如也崇禎中請復首善書院并東林被斥諸賢三河知縣劉夢煒甫涖任失餉銀三千以責償急自縊死義渠上疏言比年以來兵興盜起法令滋章催科善者註上考鉤索良者爲能吏遂至以金錢殞命吏恐天下妄議朝廷之意重在金而不在官亦重在獲金而不在獲盜也詞甚抗直帝特原之宜興溧陽亂民焚掠巨室義渠又言國家所與立名分紀綱耳魏羽林軍士縱火焚領軍張彝第高歡以爲天下事可知目者發奸之令方嚴告密之門漸啟藩國悍宗入京越奏里閭小故排闥聲冤甚至僕豎可以侮家長下吏可以抗本官市儈可以持紳衿盜賊可以傲先主此春秋所謂六逆者也夫天下所以治者尚恃此上下之分苟防維決裂無復界限即九重之上

安所藉以提挈萬靈役使群動也哉歷禮科右戶科左給事中主山東鄉試擢兵科都給事中義渠在省垣殫思竭慮諸凡寇敵情形撫鎮功罪東島叛局西陲震端目灼心衡口營手書先後所上疏洞中窾會而言流賊及島事者人尤稱之其言流賊也謂滅賊之明旨屢更而逆燄燎原如故率土之搜求既罄而師徒不競如故就外之布置言之有能灼知賊情據實入告不事虛飾者乎有能慷慨枕戈滅此朝食誓不共戴者乎就內之調度言之有能祛拘牽之文法

握事權而聽閫外之操縱盡小小利鈍不問者乎有能排群策而持一斷實使閫外知所稟承不爲游移者乎以爭在呼吸之軍機而既候成命又候部覆又候部咨費時曠日比馳至行間而面目全非先着已不在手矣以信賞必罰之軍政而欲以爵賞懼以顯戮者無虛日繁多易褻積久生玩恐溫文自此不靈嚴檄亦因之不震矣其言島事也謂東島孤懸海外十數年來保聚日衆轉餉甚艱向來一切仰給於鮮今鮮路阻絕何所得食不但外侮宜防亦且內潰堪

慮居無何島衆果潰挾帥求撫義渠又言兵丁譟變屢鬨主帥廢置任意將蹈唐藩鎮故事請賜撫而陰用勒募死士以縛宄渠用反間以離叛黨同惡必至相戕及新督奉旨出海則云殲渠散黨宜速不宜遲速則可以圖功遲則更釀他釁其後皆驗時溫體仁當國與義渠同里介然獨立不爲附和以例出爲福建右參政歷湖廣按察使蘄松兵備山東右布政使南京光祿寺卿署應天府尹事十六年陞大理寺卿明年三月乙巳寇犯都城丁未有旨召對趨赴長安

門日不啟扉俄傳城陷義渠還寓門人李牂事以烈皇帝凶問告義渠嬰立負牆哀號動地以首觸柱血流被面李牽衣止之諭以留此身以有待義渠厲聲曰吾與爾道義交當共相勗勉何爲姑息哉揮出之據几端坐鬚髯怒張取生平所愛書籍焚之曰無流賊手矣日具緋衣向闕拜復南向稽首作書與父默畫端凝不苟闔戶自經死年五十二義渠天性清約讀書論文外泊然無營任兵垣日九邊大帥餽遺概不受或委曲旁致拒益峻初爲給事當辛未試士上

書願以不殺塞之學為諸士告以謹財用戒馳逐惜將日為事君之本居平聞爆竹聲則縮爪甲護痛未嘗剪及臨大節當不顧身如此在東省得士如王漢張令錫曾友徐丕訓皆殉難死與義渠同受知之温璜為徽州府推官亦死於難義渠所著有湘烟錄使岷詩及奏議八卷

外史氏曰噫嘻痛哉當時能敵者無一人如先生之識見也止知立門戶以遂利祿而不顧國家之門戶賊至臥榻之前而猶怡然者何耶有所恃也所恃者

何叩頭搖尾以求大用為卿為相為公為孤而已余讀先生傳不勝疾首而痛心焉嗚呼悲哉懷思宗之朝春秋所謂六逆世界也余聞之父老云奸宄以細故動輒叩閽家奴恃財賂官吏輒撻家長而斷其出戶下吏往往以賄賂上司輒揭其灸詐市井小人衙門胥役或恃財貨輒恥辱其紳衿民間失盜文武官吏勾攝絡繹不報即以諱盜罪之痛撻重枷羈縻犴狴不破家不已父子兄弟搆訟官吏受子弟之賄反辱其父兄於時民之怨氣上干於天而大吏端拱堂宇勿為之直朝廷察察於上自謂英明賢材脣不暇給而貪墨百足把持久踞津要撫按去清廉而薦污濁以中官為腹心曰此吾一家人也必能為國孰知亡天下者乃即此輩耶嗚呼有天下者慎毋以察察為明慎毋以家人同類為心腹而委任之至於身死國亡夸滅其子孫為天下萬世笑也

汪偉王家彥吳麟徵孟兆祥 子章明 劉理順合

傳

汪偉字叔度一字長源南直江寧人其先籍本徽州爲諸生時即有膽識當東林諸賢被逮人情洶洶皆閉戶不敢出偉策蹇直抵無錫賃舟河下慰勞諸君子北上人或危之偉曰好男子不於此時此處求死平生所學者何愧我一書生耳不得附驥尾爲恨又何畏哉崇禎元年成進士授慈谿知縣邑有虎災無能獲者偉齋宿禱於神明日即得之剖其腹有乳虎

五忠遂息十一年思宗擇知推治行卓絕者入翰林擢授簡討十六年闖獻連破荊襄兵鋒復及淮上偉知時事不可爲欲保金陵以固根本乃上江防綢繆疏首言布置謂金陵城週百二十里從無守法賊自北而來則淮爲之防自上而下則九江爲之防故禦淮即所以禦江守九江即所以守金陵也宜駐重臣於武昌建督撫於九江并分設兵部侍郎於太平采石浦口以備非常次言用人謂守江責督撫守城宜責京兆留都首重清議清議所歸即人望所屬宜擇

久任地方威望素著如臺諫詹兆恒葉樹聲郭維經成勇等督撫如袁繼咸方孔炤者以備督撫京兆之選又言兵非舊額額兵虛而餉不減水戰需船船壞而費難稽當清覈額餉以土著衛所之官舍餘丁擇壯勇者補伍整練兵舫以助聲援或有不足鹽課漕艘可以暫借江廣料解權改折色凡條奏千餘言其後九江闕鬬太平建牙皆緣其議也明春賊戈犯闕偉語閣臣事急矣宜遣大僚分守畿輔八郡一切得便宜行事而都中城守文臣自閣臣以下武臣自公

侯以下各率子弟分汛嚴防城中百姓家自爲守統以紳士而京軍分番巡徼以待勤王之集魏藻德曰大僚守畿輔辭尊居卑舍危就安誰肯爲者偉曰此何等時猶較尊卑計安危耶請以一劇郡見委得身先之藻德哂其早計未幾而真定叛兵縛撫臣送賊偉蹈泣曰事至此乎作書寄同里陸給事朗曰闖賊製樸真定奸人布滿都城外解絲粟不至諸臣無一可以支危亡者如聖主何竊恨平時誤國之人終日膚門戶而不顧朝廷之門戶終日言聲氣而不顧窮

民之聲氣今日當何處伸其狂暴耶時賊已踞城守城軍尚枵腹司餉官猶索常例不時給偉帥同鄉出貲市餅餌以供城西守者他城各效之乃得食十八日各親知各贈以金與之訣顧繼室耿菁撫幼子耿泣曰君不以雍氏待我乎偉瞿然曰若此能成吾志矣十九日賊發耿以幼子屬其弟因衣其新製袍衣上下固縫引刃自刎不殊復投繯乃絕時年二十三偉欣然起射耿曰貞成吾志矣移其尸於堂乃援筆書壁曰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城陷翰林院檢討

東宮日講官汪偉同繼室耿氏死節作書貽子勉以忠孝乃自經於堂福王立贈偉正詹予諡我　朝順治十年賜諡文毅立祠江寧同死者則王家彥吳麟徵孟兆祥及子章明劉理順等王家彥字尊五福建莆田人天啟壬戌進士與范景文金鉉輩為金石交時為戎政侍郎守安定門督戰甚力亡何內官降賊迎賊入被執不屈大罵賊怒殺之城樓火焚其屍南都福王立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端吳麟徵字聖生號磊齋浙江海鹽人天啟壬戌進士迎瑞向使

人招之不赴時官太常寺少卿城破即自經死贈兵部右侍郎諡忠節孟兆祥字允吉號肖形交河籍澤州人天啟壬戌進士居官廉潔自持日與子章明講濂洛之學時為刑部侍郎妻何氏子章明癸未進士子婦王氏同死兆祥贈刑部尚書諡忠貞章明贈河南道御史諡節愍劉理順字復禮號湛陸杞縣人幼與呂維祺結洛社之會有志於聖賢跬步不苟鄉黨有劉夫子之稱甲戌成進士歷官左春坊右中允妻萬氏妾李氏全家死者十八人贈正詹事諡文正妻

贈淑人妾贈孺人

外史氏曰甲申當天地否塞陰陽混淹之時諸君子能以皎皎之身歸之君父不為賊污嗚呼此詩書禮義之教深也

吳甘來傳

吳甘來字和受號韋菴江西新昌人崇禎戊辰進士爲外吏以循卓著入爲戶科都給事中以敢言稱倪元璐素重之與黃道周諸君子相往來時奸人有道學之禁皆攻東林甘來請復東林書院名破斥諸賢言辭侃侃温體仁沈一貫惡之曰不殺吳甘來無以息黨禍也甲申三月城陷作書與兄泰來曰弟不死無以事君兄若死無以養親古人親在兄弟同難必存其一者此也使兄上在則遜國程濟土木袁彬皆

可爲也否則求眞人於白水起斟鄩於有仍是弟雖死猶生也兄努力之遂冰浴冠帶北向再拜者五南向再拜者四賦絕命詩一章曰到底誰貽四海憂疾雷惝怳破城頭君臣義命乾坤曉狐鼠干戈風雨秋極目山河吞涕淚傷心離亂此生休懸知今日難爲繼惟取忠魂萬古留取佩帶自經死南都福王立贈太常卿謚忠節

外史氏曰先生以皎皎之姬爲東林諸君子之後勁直言敢諫震動一時天下聞風而興起者多矣及社稷亡天子身殉乃從容授命讀其所與兄書眷眷君國雖死不忘可謂忠矣

王章許直成德合傳

王章字漢臣號芳洲武進人少孤母教育之崇禎元年成進士授諸暨知縣章嘗飲祖帳歸少醉母蹶訶跪予杖曰朝廷以百里授酒人乎章伏地不敢仰視自是絕飲酒治暨有惠政期月恩信大洽乃與士大夫日講忠孝節義之學宗程朱之正脈浙中從陽明之學者悉反正而歸之尋調繁鄞縣暨民立幟約拒鄞之來迎者於境曰令我令也爾何爲鄞民亦譁曰令我令也爾何爲頌行自縣至楓橋六十里壺酒豆

肩不絕史民哭相嚮倪元璐爲文紀其事美之治鄞入覲卓異考天下第一復任凡九年再奏績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時帝明察知考選失當親策諸臣於廷章歷條政肴朔音帝數目屬之擢陝西道監察御史章感泣益務風節諫止宮操速疏告江南旱劾內臣冒功權貴皆奪氣會甘肅巡按差滿嚴疆懸西北又數罹兵凶人憚不前趨詰章章曰噫東西南北惟君命疾馳叱馭入關踰嵚峪抵天山按部不到地悉身經道鎮請設兵衛郡之劾巡撫侵餉剝民弛邊政罪

浪寇蹔鬨巡撫急徵兵章曰無庸此屬貪而易饜且饑驅故爲亂不如撫之親策馬入其帳諭降羣羅拜近衞洪化番者僧也而徒訟其寺建自成祖歷年久富盛諸將利其貲乘機請滅之移文會章章曰彼隸於我即我人以天子法吏不能平其獄而戕盈城之命是賊也持不可遣河西聽解之兩河畢章爲文檄城隍曰御史奉命西巡枉受一錢戕一人致干天澤神殛御史倘虐吾民爾神血食茲土不能請上帝殛此方當奏天子易爾位焚檄即大澍雨士民刻雲

當關以志與按甘肅二年疏百八十上及入備河南道御史巡視京營時崇禎十七年之二月也按籍京營額軍十一萬奇章喜曰兵至十萬尚可爲戎衣入軍點閱半鬼錄餘冒伍者皆憊甚屍行無生氣矢鉤刀缺聞礮聲掩耳馬未馳輒墮章頓足曰國家養將士三百年至此吾屬已矣悲乎如國事何急請名甘肅貧番數千可制賊後不報附書族子南奔曰此臣盡瘁命時矣亡何賊破真定京師大震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守阜城門分三城得一軍章自三月三日發

陴閱十日遂寓舍沐浴易新衣冠家人駭曰人故衣
敝太公何新爲章不應十八日賊破彰義門章手發
二礮賊少却須臾各門礮聲絕將享青衣而前曰賊
入矣公守此待死乎章叱之大聲呼將士入衛因策
騎前賊騎將邏城穴至逆呼下馬時享倉皇下長跽
乞降章操鞭罵不顧叱曰吾視軍御史誰敢止吾馬
者賊麇章股遂踣章罵曰逆賊無天勤王兵且至我
死爾輩不旋踵矣賊怒攢槊刺殺章抵暮家人覓章
屍猶一手據地坐張口怒目勃勃如叱賊狀云光時

亨者故倖倖方賊急時帝將南征令太子監國時亨
沮之曰豈欲爲靈武故事耶廷臣不敢發至是拜賊
馬首尋伏誅章妻姜在籍聞章死一慟立殞次子之
栻死鬪亦甚烈與章同死者吏部員外郎許直兵部
郎中成德也直字若魯又字一菴號桂玉南直如臯
人甲戌進士素以理學自任城陷聞帝崩作絕命詞
四絕云率土皆臣自聖明狂氛何事敢縱橫驅除若
得桓斜力一斬元凶盡洗兵君國深讐憐古今幺麽
逆豎適相尋微軀自恨無兵柄殺賊徒然報主心鄉

筆毅然辭世行老親稚子隔幽明丹心未學生前帜
青簡空留死後名在天靈爽念高皇開闢當年垂裕
長願侍君王崩爲帝袞新重使國威揚遂投繯死贈
太僕卿謚忠節德字元修號立升侯宋籍霍州人辛
未進士與黃道周倪元璐最善聞帝殉社稷携雞酒
至東華門哭奠梓宫大呼皇帝觸階而死母張聞之
歎曰爲子死忠爲母當死義死而得正斯已矣遂入
室自經妻霍及妹俱縊死甥李成龍亦死先是懷柔
陷德父文桂罵賊死德妹及德二妾童氏蕭氏俱縊

死前妻劉氏與一女因德昔年建言廷杖遣戍而死
於道贈大理卿謚愍毅

外史氏曰當此之時大官大祿者多迎降賊馬首恐
後三先生視死如歸直爲乾坤增色矣

趙譔陳良謨陳純德兪志虞彭琯顧鋐合傳

趙譔字鎭所雲南昆明人天啓四年舉於鄉除貴州龍泉知縣崇禎十五年以禦土寇功行取明年授四川道監察御史巡視中城獲賊諜誅之賊破京師譔爲所獲械之譔嗔目大罵賊刀杖齊下死於門帽衕衕同時以御史而死節者四川道御史陳良謨福建道御史陳純德貴州道御史兪志虞及譔而四良謨初名天工字士亮號賓日鄞縣人辛未進士以大理府推官入爲御史巡按四川城陷自縊妾時氏年十

七歸良謨方百餘日欲遣歸母家時執不可斂袵與良謨同盡純德字靜生號滋園湖廣零陵人庚辰進士是年二甲出身者俱蒙恩名對卽授翰林院科道官純德以奏對詳明稱旨授御史十六年命督學順天聞警歸京師亦自縊福王立南都俱贈太僕寺少卿謚恭節志虞字華隆浙江新昌人崇禎甲戌進士居官以侃直聞城破整衣冠北向再拜自經於寓事賊至其家儼然垂紳正笏據座如生搜其室僅脫粟數斗而已賊太息而去福王立南都贈太僕寺少卿謚節愍同時死者又有彭琯顧鋐琯字予白四川永川人甲戌進士官工科給事中城陷賊迫之降不屈大罵曰我爲朝廷諍臣不能未雨綢繆致賊奴猖獗攻陷神京撫躬自問無力勦絕賊豈肯降賊乎卽自剄鋐兵科給事也字齊城成都人丁丑進士城陷自殺俱贈太僕少卿謚節愍

外史氏曰天地反覆之時諸君子於擾攘中能從容以扶名教非其平生素漸孔孟之道深得程朱之學者烏能若此哉自汪偉而至顧鋐十五人皆出於溫

體仁楊維垣雷平蠅蚋二錄大書曰此東林之餘孽也不去之何以清朝廷孰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皆此諸餘孽耶嗟乎當之季末鄭之亂雅猶可也至小人逞利口以覆邦家其禍可勝道哉

周鳳翔傳

周鳳翔字儀伯號巢軒山陰人以大興籍爲督學左
光斗取生員第一崇禎改元登進士歷官司業許士
柔者祭酒也爲翰林時曾撰故左都高攀龍誥文有
年矣至是謂失當降其官調之鳳翔曰臣故翰林也
例翰林撰詞苟不當則閣臣竟裁之不則駁回使另
撰尚士柔於十年前初擬之詞未嘗駁回使改撰也
今忽曰失當是以閣臣之罪罪士柔也且誥詞非不
當也當崔魏肆燄臣節矣盡令血負肉誰不畏死樂

生而攀龍首以身殉皇上既辯而褒之中外想望以
爲推忠獎烈不知宜如何鼓勵今特以中書科先入
寶簿及其子世學不諳事理之故反指摘誥文進其
贈卹夫褒諡之典久奉於王言而綸綍之詞未須於
尚璽使泉壤悲殊恩之久稽而輿情咎載筆之有失
則是以世學而累士柔以士柔而累攀龍恐非陛下
推忠獎烈之盛心也不報既而懸論德充東宮講官
是時賊勢迫名對平臺問滅寇之策言論慷慨上爲
流涕會軍需告急議稅民間間架錢鳳翔曰事至此

是宜收拾人心時也尚可括民財以搖國勢耶昔賢
謂民心一失不可復收國勢一傾不可復振正謂是
也尚書倪元璐亟持其言亡何京師陷有傳僞出狩
者鳳翔思扈蹕倉皇奔探見賊據殿坐而魏藻德陳
演侯恂宋企郊楊維垣周鍾等各帥百官入朝賀鳳
翔至殿前覩之大哭急從左掖趨出百官皆驚怖不
知所爲而賊第頷之不及爲罰庶吉士張家玉者鳳
翔前一年會試所取士也抵賊書薦賊賊縛之夾兩
刀脇降不屈且其言愈辯侃侃賊怒其曰是何物子

急取其父母來剮其腸觀之家玉心動乃陽爲好言
謝賊賊舍去歸而告鳳翔鳳翔拒之曰安有此事而
告我者吾父母猶在也夫吾不能爲二親生矣家玉
出鳳翔作書辭二親其詞甚哀書畢再拜慟哭自經
死其題壁有曰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
蓋痛之也福王立南都諡文節贈禮部侍郎祭葬封
贈三代如其官我　朝順治九年追卹前朝殉難官
贈禮部侍郎諡文忠初鳳翔爲司業時監進漕米則
諸生廩也鳳翔獨不受儲之得數千石賑饑民窮學

侯家奴辱諸生鳳翔撰封事侯徒跣拜大成廟伏罪
不聽必捕其家奴付刑部乃已其清峻如此其後張
家玉起兵廣州抗我師累破龍川博羅連平長寧諸
縣退屯增城轉戰凡一年力屈死

外史氏曰野史記先生當京城陷闖賊捽帝后屍於
東華門外殮以柳棺覆以蘆廠無有敢往者先生奔
詣痛哭至失聲歸而自經二妾從之噫此何時也而
猶秉此禮乎嗚呼非烈男子不能也

申佳胤傳

申佳胤字孔嘉一字井爵號素園其先晉人徙永平
佳胤六歲而孤家貧力學崇禎四年舉進士授河南
儀封知縣減省條教與民休息邑界大河多劇盜佳
胤申明保甲令民更相約束奸無所容盜賊衰息豪
民張甲者素不法復能持吏短長前後莫敢問佳胤
按誅之霪雨河决艤舟自臨視雷雨晦冥吏民叩首
請登岸佳胤不可親操圭璧貫七捷塞之隄成民得
無患調繁杞縣杞地大俗侈豪貴請寄無虛日佳胤
素清嚴造謁不行豪奴强横爲民害者立抵於法時

流寇充斥雍豫間所過攻陷城邑有搗地王者率精
騎萬人環攻杞佳胤集士民城守凡數晝夜間出奇
兵奮擊賊稍稍引去佳胤聚父老謀曰賊雖退顧土
垣不足任樓櫓亟易以甓三日而城具擢吏部文選
司主事方是時懲貪法嚴而士大夫營殖不少衰銓
司尤甚佳胤廉直自勵非其人不與交退食燕坐人
莫敢干以私事非黃道周劉宗周東林諸君子來不設
座也會議補祭上便宜數事帝優答之轉考功員外

郎佐大計剛眇無所私頗忤權要意薛國觀方柄國
與學士文安之有郤中以蜚語及佳胤佳胤故安之
所取士也佳胤上書太宰請獨受譴不聽降南京國
子監博士國觀敗稍遷大理寺評事明年遷太僕寺
丞十七年巡近畿馬政聞李自成已破居庸分兵自
真定入郡縣望風奔潰議入都赴難或言京師危在
旦夕君幸居外可徐圖進止佳胤慷慨流涕曰我固
知京師必不守然君父有難安危共之何所逃避遂
策馬疾入門扃已旬日矣徧謁諸大臣畫戰守策甚

悉皆不能用因貽書子涵光曰行已曰義顧命曰數
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恩厚誓以死報三月十
八日聚賓客爲仲子行冠禮曰昔人所謂冠帶見先
人於地下也十九日城破或請易服匿他所佳胤笑
曰吾此來何爲者念起家賤食祿十三年國家事至
此豈敢愛死吾志決矣兩僕環守不去紿之曰我自
擇善地至王公廠有灌畦巨井僕窺其意急挽之斷
袖躍入僕呼號營救佳胤呼曰若歸慰太安人君亡
與亡有子作忠臣毋過戚也遂歿贈太僕寺少卿諡

端愍佳胤比屋同里而死難者則浙江道御史馬登
垣戶部郎中周之茂兵部主事楊會英草廠郎中徐
有聲工部員外王鍾彥戶部主事郝允耀中書宋天
顯滕之昕阮文貴史可觀光祿寺正于騰雲工部郎
中李逢申大理副王應選兵部武選司劉養貞戶部
員外寧承烈太醫院吏目楊元兵馬司吏呂姚誠順
天府尹陳貞達推官劉有澗教官王誥張體道閻汝
想孫順徐蘭芳同縊死明倫堂陽和經歷毛維張張
應選施溥其自公侯駙馬伯下至武職百戶等官共

六十餘人皆抗節殉國或自刎或自經或投井或全
家自焚而死男婦約有千人焉

外史氏曰先生奉命出延慶外爲政可以無死矣乃
必入城求死此其心何心乎曰不敢負君上不敢負
所學也嗟乎觀死難諸君子趨義如鶩豈有他哉總
不敢負綱常名教而已至於婦人女子及百工技藝
亦視死如歸蓋由當年講學者闡明人倫於上而以
節義爲重君子之德風也草上之風必偃乎

東林列傳卷十

江陰陳鼎定九輯　門人　沈彝誠陽　蔡世英偉人　仝校

明

施邦曜傳

施邦曜字爾韜號四明其先烏程人宋慶元間有名宿者仕爲餘姚令因家焉邦曜舉萬曆四十年浙江鄉試四十一年賜進士明年授順天府武學教授天啟元年升工部營繕主事四年爲雲南考試官歸晉員外郎時魏忠賢用事諸曹郎皆奔走其門圖速化會三殿工興工部諸司尤捷徑也邦曜獨不往忠賢怒諸令毀撤北堂爲五日限以困之俄而暴風拔屋得免又命依嘉靖時式作獸吻其式無從得邦曜方召工役勾稽夢若有神告之者明日發地得吻則嘉靖中所用之餘也忠賢遂不能難然卒無異擢稍遷屯田司郎中太監涂文輔承命督戶工二部邦曜恥

爲之屈亟請外出爲漳州知府盜劉香李魁奇橫海上邦曜獲香母繫而誘之香卒就擒魁奇援鄭芝龍故事請撫邦曜謂巡撫鄒維璉曰閩盡一之已甚其可再乎卒與維璉討平之其爲地方深慮如此歷擢福建按察司副使布政司參政四川按察使入爲光祿寺卿通政使時崇禎中也少詹事黃道周以言揚嗣昌奪情事逮詔獄太學生涂仲吉上書訟之書抵銀臺門邦曜大署其副封曰書上無益然此論不可不存上知其副封署語怒并奪邦曜官歸踰年再召爲南京通政使祉京師陛見陳學術吏治用兵財用四事帝改容納焉出都三日命中使召還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効力吏部推邦曜刑部右侍郎帝曰邦曜清執可左副都御史時崇禎十七年正月距國難時僅數旬矣邦曜見警日急請本兵張縉彥厲兵固守飛檄勸王縉彥殊泄泄邦曜叱之而去遺書家人曰吾以身報國無哀吾死至三月十九日在東長安門聞帝已崩慟哭曰君殉社稷矣臣子無半策匡時惟有一死耳即解帶自經僕人趣救之厲聲曰爾輩

安知大義時賊滿衙巷不獲還邸令僕取砒霜雜燒酒卽途中飲之九竅血裂而死邦曜少好王守仁書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集而讀之及劉宗周講學蕺山邦曜往復叩擊乃得程朱正學焉然時昇者問己同年生也官庶吉士殁京邸邦曜手治含歛且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命洒掃至東隅捧篲凝睨而泣怪而問之曰此先人任御史宅也兒時曾斷環蒸地對之不覺悽愴耳邦曜惘焉卽分嫁女之貲擇士人而歸之其見義必爲如此論者謂邦曜大節得

之學問居多哉　朝贈謚忠介

外史氏曰莊烈皇帝英明之主也若使先生執中樞之柄猶可拒賊而不至卽亡耳雖然小人紛紛於朝而欲使君子得行其志是必不可得之數也天而已矣

金毓峒張羅彥張羅俊尹洗列傳

金毓峒字鶴冲完縣人萬曆乙卯鄉薦攻學又二十年至崇禎甲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以理學自任與東林聲氣相通辛巳名對陳漕弊擢御史上疏請寬畿內征徭言兵事請飭大法按諸將帥觀望取敗者又請恩詔請名東林廢斥諸臣乞寬復社之獄謂標榜議評誠處士之大戒而語言文字非盛世所深求愛惜人才培養士氣惟上幸留意言多採用旣而當按甘肅以今秦事急改命按秦留三年乃代方是時

總督孫傳庭練兵於秦廷議催戰之檄屢下毓峒疏爭謂秦兵驕悍將跋扈倉卒出戰勝負未可知禍若延秦秦亡而天下去矣疏奏不允傳庭潰賊入關中甲申春李建泰受命督師毓峒監軍賊已北向畿輔毓峒同張羅彥等定計守郡城傾家招士率姪振孫等死守城陷建泰以令箭來招毓峒叱罵折其箭赴三皇廟井死妻王氏及從子肯孫婦陳氏婢桂春皆死振孫素負氣飾城守多殺賊至是衣其銀鎧金胄佩劍大呼曰城頭殺賊將者我金振孫也橫劍殺賊

數十人力竭被執不屈賊支解之鋐嗣僅存一幼子
張羅彥字仲美號二酉清苑人崇禎戊辰進士由行
人歷吏部文選司郎中光祿寺少卿與黃道周文震
孟善庚辰謫歸羅彥剛果有氣概少從父都督僉事
純臣歷行間習兵事家居城守郡中歟推羅彥主之
給事中時敏奉敕過城下夜半呼門不納敏怒劾羅
彥擅司城鑰詔勿問李自成陷全陝而東紳士或爭
為亂首相與稱仁領義曰迎真主羅彥聞之不勝憤
與兄羅俊計今久無保督新太守未至鎮帥又盡挈

其兵以去我鄉紳猶不主其事奈天子何於是約署
印同知邵宗元合官紳士民望闕拜誓為死守計鄉
兵僅二千捐私財激以忠義會真定兵反殺趣撫人
心忿危羅彥塞兩城門示必死眾始定賊劉方亮旣
下河間欲北向京師聞保定城守遂移兵向保定適
李建泰兵至建泰有二志故以勤餉激散其眾僅以
百餘人入而劉方亮亦至城下使人誘降羅彥曰是
必甃其來誘者始鵝觀望懸重賞購先擊者人爭用
砲擊賊賊怒攻城羅彥密遣人突出擊之賊敗益衆
攻具城下大詬曰覇占城者張羅彥也聞都城不守
羅彥氣益厲賊百道急攻累日夜不能破賊傷眾方
亮自戮其裨將數人期必拔而建泰陰與賊約項上
插白旗為號舉火城西南隅馳殺鄉兵城上亂而賊
入羅彥知不可為急歸家悉驅婦女宋氏錢氏等入
井題官爵姓名井亭上自書忠字於面縊死

張羅俊字元美羅彥兄也同生兄弟六人不拆產少
從鹺督女終身不置妾年五十登崇禎癸未進士家
居保避與弟羅彥等倡郡人城守撰守城日記擒誘

降賊於東門督鄉兵擊賊者皆羅俊也城旣陷獨出
衆中擊賊賊仆羅俊憤甚扼賊之吭而齕其面僵一
耳賊乃共前擊殺羅俊弟羅善縣學生羅轄崇禎癸
未武進士多力善射城破巷戰矢盡下馬提刀截殺
甚衆賊共圍擊戕之張氏闔門男女同盡者二十三
人

尹洗字宇新安肅人天啟二年進士授所符令未仕
補蒲圻調繁洛陽治行稱最擢禮科給事中以忤璫
出福建建寧恭政時罷歸家居保定府會賊圍城洗

分守北門城破被執賊將劉方亮欲屈之慘辱備至會有偽晉方亮者啟爲洗乞免洗厲聲曰我大明都給事也吾城人人皆樂死彼刑餘之夫弑弁巾幗輩且義不苟活而我獨生乎正悔多此一日不死耳賊怒縛至西郊殺之洗全家自焚死太監方正化被刃上馬顧謂左右曰朝廷用吾忠勇命吾觀師此城吾力不能守雖死亦負忠勇矣且朝廷三百年天下半壞於吾輩宦官之手吾當以一死稍稍爲奴儕生色耳躍馬大呼殺賊與大寧都司劉忠嗣郡人參將賀

秉鉞等各奮勇巷戰殺斃賊數百人力盡而死官紳婦女闔室自盡者以百數閒巷夏家婦死者不可勝紀賊梟嘴指相向歎曰使天下各城如保定者數區吾儕安能徜徉中原以遂得志如此哉

外史氏曰鶴冲先生以監軍莫由遂志懸城效死幾致殄宗仲美昆季以及宇新非守土臣也發憤拒賊不共戴天區區抱一木於大廈既傾之後舉全家以殉之此豈有爲而爲哉忠義之誠油然不可遏也嗟乎彼膂輔稽顙而簪臣齒臂有壯上不以守四方而

投之草野邪之傾覆有自來矣

郃宗元傳

郃宗元字景康號又芝徐州碭山人少在東林講學長於京師與黃道周劉宗周爲忘年交由貢士官保定同知甲申賊趨保定時新知府萊人何復字見元者未至宗元攝府印圖將合復始至以印讓宗元曰吾已誓死而入勿以臨敵易主搖衆心也因大會諸生講見危授命義衆益奮總監方正化者嘗守保定有功素善張羅彥因以識宗元與復京師既破賊射書城上約降云國亡矣誰與守李建泰得之以示正

化曰宜爲一城生靈計得一用印文字可免正化泣不應復曰太守未嘗有印也卽有印太守必不爲此用乃名宗元宗元顧視其肘曰曩者何公讓印而元不辭焉爲城守先在我耳今事急且與印同死卽何公爭亦不與肯送閣下印降書乎元江南老貢生下吏薄祿不肯北面事賊公大臣受重任不圖報萬一乃爲人趣降獨不念皇帝親臨正陽門以武鄉晉公相期者乎建泰語塞其從卒欲兵之宗元擲印地上拔佩刀自擬左右力持之爲綃其印宗元慟哭去城陷日何復親然西洋砲立砲前自爇死宗元挈印投城下賊獲之欲奪其印不肯授大罵死手猶持印不解賊斷兩指取印去時邑典史沙潤民原平涼通判張維綱鄧州知州韓東明祭酒孫從度壬午舉人高陸孫從範劉會昌張爾葷等皆死焉

外史氏曰景康護持其印至死不釋見元自火闔郡就義如歸賊棄其尸五日莫能盡語云燕趙多義烈之士信哉

賀仲軾傳

賀仲軾字景瞻河南獲嘉人資質朴嗜讀書外無他嗜登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知醴泉縣俗刁悍力清請弊治聲最著外艱服闋補青浦冠紳之藪竿牘無虛日仲軾一切屏絕士子季有考月有課砥礪名行不專以文尚歲徵漕粟悉貯於倉粟雜糠責在民加耗抑勒責在軍軍民咸稱其平修海塘祠爲文以見志入爲刑部主事遷郎中時部郎湯道衡被誣下詔獄仲軾具疏申救得釋出爲鎮江知府丹陽姜志禮以

少卿忤璫罷歸爲尚書趙南星獄辭連及部劄行提而未奉旨仲軾白撫臣曰志禮爲四品京卿不奉旨孰敢擅提若今日奉旨局異日以辱天子之卿責狀何辭以解守正得禍所不恤也卒不應亡何遷陝西西學道副使璫私人銜之劾奏鐫秩遂引病乞歸起補武德兵備所屬營衛厲精操練信賞罰清占役蕭火藥屹然巨鎮寇不敢犯御史袁化中與楊左同死璫禍錮倖葬之丁繼母艱歸崇禎十七年春寇薄都城河北郡縣皆罷僞官仲軾撫心太息曰人臣大節難虧讀書貴有實用此吾自靖所也兒子行素曰叔父無官守可不死不如詣闕直陳死君父前仲軾念道梗卽行且不達死小盜手與自經溝瀆何異而僞官要仲軾入城仲軾大怒曰賊敢見我乎謂子姪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此入彼再無中立乎生功力視此一日見河北千里名區豈可無一忠臣乎呼妻恭人王氏妾李氏張氏王氏曰汝皆當死吾不忍手刃願從死者隨吾不願者不汝強也卽登樓取酒與子姪輩飲子姪出卽闔戶自縊妻妾俱相隨以死

自盡是日也天忽晝晦烈風折木發屋人以爲忠烈所感仲軾孝友剛直本於天性深湛經術而尤肆力於春秋作春秋歸義悉破諸儒牽強附會之說以求合先聖筆削之意首嚴春王正月之辨而於弑君篡國中外名分考據精詳辯駁明切後之學春秋者皆取衷焉又著柏園初草冬官記事八卦等集八十餘卷多自得語同時胥華理宦和字寒石舉於鄉本姓李恥與自成同姓因更姓理學尚該博與仲軾友好登高慷慨悲歌人莫能測亂後航海而死

外史氏曰余閱奸人七録多摭先臣謂其爲東林黨人也然卒不遇逆璫之害者以黠拧録無名耳嗚呼闔門盡節大河以北千里增光矣非東林人物不能也

沈雲祚傳

沈雲祚字子凌太倉人幼穎悟絕倫弱冠即同其父謁高攀龍於東林求程朱正學得主靜之理而歸輒以聖賢自勵崇禎庚辰成進士授華陽知縣先是蜀中有搖黃賊作亂秦猶勳者石砫土司秦良玉之族也潛伏內地爲賊耳目後被擒在獄夜半殺獄卒逸去吏請閉城大索雲祚曰無庸易獲耳潛遣人告土司土司果擒賊至已斷其手足指矣吏驚以爲神雲祚曰吾籌之熟矣賊踰獄必走歸石砫秦夫人

方以勦寇効節朝廷其肯爲逋逃主乎於是立夾殺之十七年正月張獻忠破夔門而入成都大震雲祚詣見蜀王陳守禦之策不納乃以言激內江王曰人無愚智皆知賊勢猖獗成都必危今蜀府貨財山積不早指之募死士東向殺賊一旦豕突遝蕩軍民奔竄誰爲王守此府庫者且獨不見周楚之已事乎內江王聞言心動入告蜀王王終以祖制辭五月賊陷重慶縱火燒切數百里烟燄不絕城中一日數驚大雨雹雷震宮殿火器局無故自焚蜀王始懼悔不用

雲祚言稍出財召募而賊已薄城下矣雲祚知事不支慷慨與僚屬誓衆曰事至此吾輩與城存亡他非所知也巡撫龍文光總兵劉佳胤率兵三千從川北來佳胤出戰敗還時城濠枯賊謀渡濠登城文光急遣郫縣令趙嘉煒決都江大堰注錦江以益濠水甫至城已破賊四面火攻北角樓崩守陴者迸散蜀王與兩妃嬪沉於井內江王至淥從之文光佳胤投浣花溪死雲祚與御史劉之渤推官劉士斗俱被執幽於大慈寺絕粒半月不死賊使其黨饋以食誘之降

雲祚忽從衆中躍起大罵指其口曰吾有口食賊肉耳豈食賊粟哉賊相顧錯愕奔告獻忠遂與之渤士斗同遇害初之渤與崇慶知州王勵精皆賊同里人或説之至是之渤不屈而勵精聞省城陷朝服望北闕拜書文山孔曰成仁數語於壁舉火自焚一時同死者蜀府長史鄭安民內江教諭姚思孝太僕卿尹伸給事中吳宇英雲南按察使莊祖誥東鄉知縣乾口貞工部主事蔡如蕙禮部員外李含乙及進士王起峩舉人江龍騰而前所遣郫令趙嘉煒方決堰卒

遇賊射之赴水死其子慶麒自家走萬里求父屍三年不獲過堰夫向聰奏告以死處爲安家三渡口遂招魂壘土葬焉而雲祚殉難時有幼子尚蔚方五歲友人匿之山中得脫越二十年始歸

外史氏曰蜀稱天險可守者也乃當時封疆大臣無一爲桑土計者卒致寇來如入無人之境假使蜀王早聽子褒之言豫爲藩籬之計何至一敗塗地而貽禍於通省生靈耶前朝天下之禍於蜀爲最豈由風俗之惡而天降大罰乎抑亦人謀之不臧歟後之君

子圖蜀者其當思有以丕變之庶幾人心正而風俗淳彼蒼不至頻降大罰也天道好善而惡淫有世道之責者其思之

周鑣雷縯祚列傳

周鑣字仲馭金壇人幼孝友及長性剛介不阿舉崇禎元年進士歷官至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廉潔自持非義不取與執政素不合小人皆惡之及歸閉門不見一客研窮程朱正學有以白沙新建之說告者輙掩耳而不欲聞曰吾將洗耳於江流也甲申李賊陷北都烈皇帝殉社稷鑣痛哭三日夜淚盡繼之以血及福王立南都名諸舊臣鑣以三朝舊典力阻定策遂忤權奸當賊相馬士英當國特薦起從逆賊臣阮大鋮大鋮素惡東林諸賢作正續蝗蝻錄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善財童子七十二賢聖菩薩又蠅蚋幾有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五百尊阿羅漢共千有餘人皆海內賢良欲盡殺之以空天下遂首逮鑣及雷縯祚下獄矯旨賜死鑣僕某既斂亦縊死主柩旁縯祚字介公太湖人崇禎庚午鄉科累官山東武定僉事道歷任以清正著所至有善政至今民猶思之不置焉或曰鑣與縯祚死之夕兩士英大鋮已陰具表獻南都於北　朝矣我師不納乃遁

外史氏曰南都之亡也物怪人妖叠起如大悲之假皇帝童氏之假皇后王之明之假太子三假擾而南都遂亡嗟乎如南都不敗天下之善人無噍類矣豈特仲馭介公兩先生哉嘗聞之父老云阮大鋮誓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訝爲梨園裝束錢謙益爲禮部以艷妓爲妻之柳隱者冠插雉尾戎服佩刀跨騎而入國門視者以爲明妃出塞嗚呼大兵大禮皆如娼優排場之戲豈非人妖物怪乎欲國之不亡不可得也

史可法傳

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鄰大興人生而聰頴異常數歲時短衣無火寒涕交頤然好誦讀受書輙求益數倍常見稱長從師林公爲師執蓋行道中惟謹抵客舍侍立移日不敢動弱冠受知於督學御史左光斗光斗嘗知人獎拔無遺善識士至今思之謂前後百年無及者既首擢可法第一次盛某第二謂人曰盛可一榜史其綸扉之人乎戊辰成進士可法爲人軀小貌劣不稱其衣冠語不能出口然有大志好經世方

畧初授陝西西安府推官時洪承疇才畧過人在陝大得軍民心可法亦致之治聲日起名爲戶部雲南司主事歷員外掌戶科尋陞安池兵備道江西右叅議兼僉事協理勦寇軍務才望益著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安徽廉公勤果信賞必罰將士皆爲用命提軍數與賊戰賊輙奔潰當是時史都堂之兵號稱强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臨陣以身先之矢必死所衣布袍徧書已姓名曰戰殁後可易識也丁父憂廬居城外素冠麻絰遇者不知其爲貴人或竊窺其誦書朗朗多匡濟天下語亦不知其何書也服闋後起總督漕運侍郎浙河豪戶多竊引水漕易涸可法繩以法漕賴以濟尋晉南京兵部尚書時天下岌岌人才盡矣東南半壁力不能支進督師閣部出鎮維揚嘗致書京師當事以見志曰可法荷朝廷重恩國士知遇愧不能以死報徒靦顏人世爲國家三百年社稷計耳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可法之志决矣至於一人之節輕闔城之命重非敢以草草報也城破當亂軍中拔劍自刎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通

判吳道隆江都前令周志畏吳道正新知縣羅伏龍縣丞王志瑞監軍督餉道王纘爵黄鉉職方何剛施鳳儀兵部侍郎張伯鯨衛胤文及紳衿等共七十餘人俱死之可法既死不得其屍維揚士人以衣冠葬之於梅花嶺昭忠節也

外史氏曰先生當傾覆之天而欲以一手擎之其志則壯其心可悲矣何也於時國賊馬阮在朝方以芟夸正人君子爲事直以天下國家付之或有或無之間雖爲先生繼其後者乎而先生張空拳冒白刃子

然一身一手以與天爭不亦悲乎

吳爾壎傳

吳爾壎字介子號以白浙江嘉興石門人弱冠舉於鄉出編修衛胤文之門三年成進士當崇禎十六年之秋時闖賊已破西安獻賊亦破武昌國事大壞爾壎選授庶吉士恒以國恤爲念十七年春李自成度河入晉大學士范景文薦爾壎對德政殿問守禦策爾壎請道關使於西邊土司李魯祁三姓假之重職使起兵牽制賊鋒以待援兵未及行而京師破爾壎與海寧人祝淵南歸見督師史可法於揚州晉從討

賊因與淵訣拔佩刀斷一指令歸遺父母賊警未靖晉不還矣可法乃令爾壎招撫河南諸土寨擒剿自成僞署官辛苦致涉於荆榛中歸維揚被圍入見可法相對痛哭城陷可法死爾壎亦死焉舊嘗輯史傳死節諸人各繫以贊名曰仁書及是死難如其志云後檢遺骸祝淵所携一指家人遂以葬

外史氏曰天啟間逆璫毀東林書院高景逸先生移建於錫城東門內璫敗講學者復盛先生每歲春夏必携笥笈讀書聽講於中嘗語同志曰大丈夫不能

深造聖賢之域亦當効聖賢或忠或孝之一節以成
仁可謂久要不忘者矣

龔廷祥傳

龔廷祥字伯輿號佩潛無錫人家貧歲獲館穀以奉
二親父歿居喪盡禮事母至孝嘗遊馬世奇門甚敬
其爲人曰吾所賞者不獨以文也崇禎癸未成進士
受知於房考劉理順深器重之未選國變聞劉公及
馬公俱殉難京師廷祥設兩公位爲文以祭北面舉
酒以竹如意擊石歌罷失聲哭一如謝翱祭文信國
狀曰以未得死所不敢死南渡後補選授中書謂所
親曰吾半生食貧今又冷署不能具肥甘輕煖之奉

少傅老母獻奈何或答之曰古人以孝養不以祿養
廷祥曰父母以此教子則可人子惡得爲是言聞者
歎服已得封差候禮部銀牌未給未出都北師渡江
廷祥痛哭而言曰吾今得死所矣且曰吾不死恐負
劉公及馬先生時有解之者曰子官不過中書任不
過月餘于未有死責且家有老母未可死也廷祥曰
有諸孫在爰手書寄其子曰此時惟捐軀以見志而
已但思一見母而不得肝腸寸裂血淚滿襟汝等須
善事之緘付家人趨曰乃具衣冠別文廟大呼劉公

馬先生曰吾今得從遊於地下矣遂登武定橋投秦淮河而逝時乙酉五月某日也

外史氏曰道學者何忠孝節義是也能忠孝節義乃爲眞道學觀先生孝視若此忠君又若此忠孝眞矣是之謂眞道學彼徒貧口舌者吾斯未能信也

徐汧傳

徐汧字九一長洲人少孤貧事節母朱至孝諸生時即以名節自任嘉善魏大中被逮過吳門汧慕其忠直以內子簪珥貨二十金贈之周順昌聞而嘆曰國家養士三百年如徐生者眞歲寒松柏也崇禎戊辰成進士選庶吉士上不次用人散館親試拔置第三授編修遂名對平臺說書便殿汧發言愷切上心器之有意擢用而汧遠權勢甘淡薄告假家居爲園於廬之旁中有垂柳二株遂以陸慧曉事名二株園焉時與門生子弟講課文藝獎借後進恒若不及

庚辰分較禮闈得孫廷銓高爾儼姜垓胡周鼒數人皆爲名臣歷官詹事府少詹事甲申賊陷京師帝殉社稷汧遂謝賓客去聲伎日夜涕泣朔望朝服北嚮而哭會南中議立福藩諸公彈冠相慶汧獨慨然曰相無王導謝安將非祖逖陶侃區區新造之江左分門別戶燕雀處堂其能旦夕安乎吾惟有一死以報十七年故主耳每指園中池謂人曰此吾止水也乙酉五月汧知金陵失守往鄉掃墓還投於虎丘之新

鼎橋下而卒子枋壬午舉人隱居不仕以書畫名

外史氏曰明事至甲申不可爲矣而當時諸公猶思彷南宋之故轍欲偏安一隅奈何有君如此有相如彼而欲思苟延不亦妄乎此先生所以與南社俱亡而不忍再見飄海沉舟之事也

袁繼咸傳

袁繼咸字臨侯江西宜春人生而英異有膽氣人號虎孩兒稍長砥志節天啟五年成進士授行人奉使致祭壽陽王禮成贈以王所乘名馬不受既而困餉李應昇黃尊素於獄璫怒欲并殺之繼咸曰吾行吾友道耳若以一杯羹而殺朝廷一官徧廊廟皆可殺矣會有解於璫者乃免崇禎三年擢廣東道御史疏請辨君子小人進退之介不阿權貴以會試監臨坐累謫南行人司副轉禮部儀制主事歷員外郎部曹

無言責南禮部主事周鑣以建言得罪輒爲疏救六年主試廣東請遷山西提學未出都內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事怙勢變權責覲官齎冊謁伏惟大同知府蔡屏周長揖諸郎吏多屈辱繼咸願曰口士氣盡矣疏請維廉恥振氣節言諸臣行已有恥必不婚瘖取容今未覲天子之光而先屈膝內臣非獨喪士氣亦傷國體此臣所爲太息也乃若諫官以言爲職古者宰相上殿則諫官隨之惟不言則有墨刑諫而被刑非盛世事近見科臣李世祺以論輔臣溫體仁

降罰非祖宗選用諫官初意恐不當杜諫諍之口長從諛大臣之風時以蹇諤稱抵山西校士嚴明士多嚮學巡撫吳甡首薦之以作巡按御史張孫振被謫逮問三晉諸生傅山等追送伏闕訟冤者千餘人孫振蓋嘗屬以私牘者也至是纘咸發之以聞乃更逮孫振復纘咸官分守武昌呂賊倡亂峽山用方畧削平功在蘄黃間改加巡道監軍十三年陞淮揚道副使尤多摘發性倔强與督鹽中貴楊顯名抗禮顯名陽薦其才請加敕兼視鹽事實抑之受節制也卒以

强如故遂坐免流賊張獻忠陷湖廣督師楊嗣昌檄爲監軍襲之畧陞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數困賊十四年二月賊襲陷襄陽而纘咸實分治鄖軍爲部議所擠復逮繫論戍明年薦起總理河北屯田大帥左良玉初軍襄陽襄鄧連敗引踞安池間轉餉不繼兵寢爲暴上下數百里江帆中斷纘咸從趨小孤山致書良玉聲大義復告都御史李邦華檄移川黔餉銀十餘萬餉之左兵由是不暴掠然不肯一戰帝特命閣部吳甡視師始議設督府九江扼吳楚吭於是以纘

咸總督諸軍事時闖獻賊圍武昌疾馳趨良玉西援見浮屍蔽江下指謂良玉曰大將軍忍見此乎良玉面發赤又正色讓之曰大將軍功多罪亦不少朝廷不督過之一歲兩遣中使宣諭閫國徐中山所未有也奈何不圖報稱良玉左右以他辭爲解纘咸叱曰人孰無死張睢陽死賀蘭進明亦死吾行矣寧爲睢陽死不爲賀蘭生良玉大慚始進師纘咸犒以牛酒鼓勇敗賊收復武昌賊走岳州亡何吳甡坐逗留罷復改纘咸屯田會獻賊陷長沙袁州新總督呂大器

與左良玉不相能軍中大閧聞於朝乃罷大器復移纘咸督九江軍良玉挈兵還湖廣福王立進封良玉寧南侯氣益張纘咸始終導以忠義良玉報書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朋友然纘咸之再爲總督也雖以宿望見推兵事多掣肘不盡由己出乙酉四月闖獻賊南渡纘咸集鄖效忠等三將守九江而自統副將往援袁吉間良玉反兵東下復旋九江先是馬士英當擁立功下僞太子獄外人傳疑洶洶良玉內懼賊逼聲言救太子誅清君側約纘咸會於舟中言及

太子事大哭袖出太子密諭封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密諭從何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大恚勉成爲主盟已議定駐軍候旨矣繼咸歸集諸將城樓灑泣曰晉陽之甲春秋所惡義不可同亂也亡何良玉兵夜入城縱火大肆淫掠內外軍皆亂繼咸正冠帶將就死爲黃澍諫阻出城面責良玉良玉疾方劇望城中火光拊胸曰吾負江督吾負江督遂嘔血卒是時我師定江南　英王軍壓九江矣良玉子夢庚以軍降繼咸被挾俱北再四求死不得

入京師數奉諭旨令易服以朝引疾辭將匝歲丙戌六月復命令就官不就求死封曰不殺固滿朝之仁致死實明臣之義越二日赴死於城東便門里許三忠祠南臨刑色不變初繼咸被拘舟中賦詩見志有曰衰年奉二老一死酬至尊從容文山節誰招燕市魂云云奏議有六柳堂集多散軼不傳

外史氏曰袁臨侯前代之文文山也其死也事相類所謂從容就義者是耶嗚呼前朝之失由於宰輔之貪墨自葉韓兩君子之後無一善者敗壞已至不可名言矣乃馬阮復繼而決裂之與封疆大吏何尤哉

東林列傳卷十一

江陰陳　鼎定九輯　門人沈　霖載陽　全校
蔡世英偉人

明

劉宗周傳

劉宗周字念臺紹興山陰人生而端嚴言動有倫雖年少時已歸然負儒宗望萬曆辛丑成進士丁內艱時許公孚遠學宗紫陽宗周叩爲學之要告以存天理遏人欲遂謹識之勿敢忘甲辰授行人歸養丁外艱讀禮之暇惟以明理見性爲事一日劉永澄至武林互正所學退與決求仁之旨析主靜之說辯修悟之異同永澄爽然如有失而去壬子起官道謁高攀龍相與講論復有問學三書皆儒宗要言時顧高諸公興復東林大會四方同人講學不輟京中人目爲鉤黨將搆大獄宗周上書言顧憲成之學歸於自反請各思自反何如時論避之旋告病至天啟辛酉起

禮部儀制司主事時魏璫初用外廷未有言者乃首發其奸未幾果竊柄亂政如所言遷光祿寺丞累遷太僕少卿以病歸甲子起右通政未赴而冢宰趙南星等斥逐觐局盡變乃疏辭陳人臣進退之義有旨削籍居家潛心理學嘗與攀龍質疑問難而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奉爲準的崇禎初復官起順天府尹棄衰就道其子徒步隨之甫涖任即以直諫被斥歸閉門靜坐不見一客其門人輩請設教不得已過陶石簣祠集紳儒會講以伊洛主敬之學宣明於衆兩於慎獨之要尤加謹焉丙子起工部侍郎屢進昌言疏論內閣溫體仁狀且極言任用中官體統太重之弊上怒斥爲民歸家啟蕺山書院從游果千人梓所述人譜以授學者存朱子致知與陽明致知之辯壬午起吏部左侍郎陳聖學三篇晉左都御史上言建道揆貞法守崇治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請復首善書院及社學罷廠衛上意頗嚮之甲申救諫官熊開元姜埰忤旨罷歸甲申國變聞信即赴杭省既至衣麻被髮請師舉哀或欲俟哀詔至宗周曰

豈有子聞父喪不辟踊之理詔至再奉行未爲不可也弘光立起原官至南都疏請誅誤國諸臣又表勸設征併勦四鎮淮撫戰守失宜之罪有違時宰意遂見逐乙酉六月山居聞變不食而卒學者稱念臺先生

外史氏曰先生之理學文章沛天下宇內儒宗皆歸之觀其立朝正色有古大臣風國亡而身與之俱可謂無媿於所學矣

祁彪佳傳

祁彪佳字幼文浙江山陰人年十七舉於鄉天啟二年成進士授興化推官瀕行跪其父故參政承㸁請教承㸁不答彪問之曰不見夫跨澗者乎繫壺而扶掖人藉其肘終其身不能溺一旦挾諸清冷之淵翻壺却變機其身入水而溺成矣今者入官則翻壺却變之時也彪佳去果以賢能稱嘗出撫亂兵斬其渠徇於軍門崇禎四年考選擢御史時京營操兵遣七太監主兵政彪佳激切諫久之巡按蘇松預以十革

四申九詢撤下屬革者革其弊也申者申其所當行也詢者詢其何者可行何者在所革也乃掾屬所答覈之定黜陟會蘇州無賴名打行嚴其稔惡可殺者四人械於儒學鄉三老詢之曰是可殺否鄉三老曰可即又詢諸觀者曰是可殺否觀者曰可於是榆大箠箠末圍五寸積一寸半每箠十易樣箠一箠至死驗之陳其屍而宜與鄉官陳一教奴客播虐慾家刑牲焚其廬刦其財肆其屍墳彪佳先捕諸奴客正法乎衆心且盡追還所佔掠男女田產而奏奪陳氏

父子官然後治諸怨家之爲亂者時彪佳回道居上
考而舊輔周延儒與陳氏傑婿怨彪佳執法陰嫉中
官駁彪佳下其等降級上親索筆改罰俸當是時人
議彪佳寃而猶幸上之知也彪佳爲人修長潔白風
度燁然而遇事敏斷時乞病家居猶立賑災法賑東
南饑寧紹台三府十九縣皆倣行之乃以病假過八
年自劾請烙過五年閒住限例而詔起掌察名對賜
茶餅會吏部吳昌時破計典任意出入彪佳遇於朝
面折之叱昌時攬權亂法疏參昌時昌時故叵測而

彪佳是時又以疏留掌院劉宗周爲上所忌至是疏
入恐從此重得罪人人爲彪佳危而上疑昌時謂彪
佳言是既而昌時敗彪佳循差例刷南京卷國變諸
臣援宋高故事擬以福王爲兵馬元帥彪佳曰監國
本朝故典也何遠引爲議遂定未幾有傅正大位者
彪佳抗言曰甫建國而遽登極何可且秦師勤表未
至即有忠如陶侃者尚以不預定策爲恥況其他乎
然是時邀功者駕言本兵史可法有二心可法懼雖
是彪佳言不敢持遂以蘇民變謂彪佳素德蘇出彪
佳安撫蘇州彪佳所至設先帝位率衆哭即諭以大
義且言中原已無賊國有長君使人心得安乃揭榜
於路曰叛逆不可恕忠義不可矜毋借鋤逆報私怨
毋假勤王造爲亂捕蘇民者斬之凡借名抄從賊官
如劉項煜家劫時敏室所瘞棺文第捕治而嘉定華
生家諸奴客同時起縛主戮辱索身券所至數萬人
彪佳盡捕之斬數人餘悉捲獄令曰有爲原主所係
者貰其死於是諸奴客家皆膝行搏顙匄原主赦免
遂募士爲蒼頭軍親教戰適興平兵擾丹陽市錢浙

兵勤王者不平鬭而傷軍民大譟城閉彪佳牽蒼頭
馳治斬興平兵興平伯傑夙憚彪佳名至是忌之揚
言且移兵丹陽以啊彪佳彪佳却以牒復約會傑於
大觀樓時傑踞瓜步大觀者瓜步樓也傑謂彪佳必
不至至期風作傑笑曰祁撫不至有辭矣頃之隔江
帆起破浪頃刻達岸傳呼曰祁都堂至矣撾鼓入傑
閧之大駭擐甲出迎及門見彪佳角巾單衣携胥隸
各一人又大喜手揮部士去勞且拜坐語久之起指
江誓曰公鉅人也公在傑敢越尺寸以洄公者有如

此江乃屠宰饗彪佳彪佳一舉箸而別既而馬士英
憾彪佳適劉宗周劾士英阮大鋮謂彪佳同爲之嗾
其黨張孫振劾彪佳二心阻監國正位爲潞王地彪
佳不與辯祇疏辯定策劾所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竟去我兵下江南貝勒以書幣聘宗周及彪佳彪佳
沉水而死死時別家人寫言應聘將渡江宿所搆山
園夜開牖望南山笑曰山川人物皆幻形也今山川
如故而人生已一世矣詰旦家人失彪佳所在見梅
花淺水露角巾曰是耶蓋入水端坐云後唐王稱號

贈少傅兵部尚書謚忠敏
外史氏曰先生爲言官曾痛言賦稅徭役獄訟關梁
之弊上是之而未行也及按蘇時則有定解覆潛隱
租平漕兌革行銷置役田禁攤賍諸事皆實實裨民
者與宗周同講學同死難而大鋮但嫉其同鄉同住
丹陽遂爲同惡不去之不快者何耶嗟乎南國之亡
亡於馬阮也當時京師諺曰都督多於狗職方滿街
走相公止愛錢皇帝但喫酒又有罵士英之門曰兩
朝丞相此馬彼牛同爲畜道二黨元魁出劉入阮豈
是仙宗道路之言如此欲國之不亡其可得哉甚矣
小人之害國也

陸培王道焜合傳

陸培字鯤庭浙江仁和人生而倜儻負氣發憤讀書日不盡數卷不止爲文詞摛藻風發光釆爛然人皆歎其華贍崇禎十三年成進士例當投行人需次南還益縱覽古文奇書勤敏過諸生是時東南吳越間競尚文會培自少好客長益喜自負與其兄弟收名文士日夜爲賢豪催稱詩角藝一時號西陵體亦稍稍使酒任俠於人有不可則瞋目叱曰君亟去毋汙我座及文詞氣誼傲然深相結則折節身下之至急

其困阨雖患難死生不易也由是客過武林者莫不爭先願從陸氏兄弟遊既而與王道焜遊東林講學穆然大悟曰原來吾生平所爲皆聖賢所不屑也遂一意誠敬而軌於道培爲人有篤性事父兄孝謹父卒於官培自江寧歸號慟搏顙齧臂血淋漓見者皆爲之泣十七年三月賊陷京師北望哭累日絕意仕進已而福王立南都就選得行人明年奉使淮上未還而南京不守遂歸誓以死殉五月我兵下杭州時家人避地桐塢山培跪白母曰兒人臣也不能卒事大人死不塞罪毋嗚咽不能語所親爲之解曰行人無守土責如必不得已盍少待以覩變培仰天歎曰主辱臣死陸生男子忍復須臾苟活耶初潞王尚在江東至六月聞潞王去海遂求死妻陳率家人晝夜伺守不得間乃徐徐收顏曰吾爲老母泣留不得捐踵頂矣聞游兵且入山汝曹盍徙避之佯索酒滿引數巵言笑自若促陳徙去卽上大牀曰經死先一夕留書訣兄抒作絕命詩杭人士聞之無少長皆流涕年二十九時同死者錢塘王道焜字昭平聞變謂

子舉人均曰吾父子世受國恩不死北而死南晚矣亦自經死道焜故奇士父國柱同知兗州自免歸道焜舉天啟元年鄉試歷南雄同知崇禎末詔徵天下賢能吏將親試以不次用道焜名在選中吏部以郡丞無考選例題陞兵部職方主事道焜上書謂國家懸異格以待非常銓臣執故例而靳考選非陛下收羅賢豪至意得旨許候考而甲申之難作號哭曰臣惟一死報國矣至是卒如其言杭人嘗與陸培並稱之唐王稱號閩中各賜以官培謚忠節道焜謚節愍

外史氏曰兩先生以豪傑之材蘊聖賢之質使當日
執政置之於有用之地其豈不能當一面乎惜乎竟
以一死傳其名則亦可哀也已

張國維傳

張國維字玉笥東陽人少以理學自勵慕東林名走
數千里來會講中天啟壬戌進士知廣東番禺縣屢
擒巨盜以卓異擢刑科給事中遷禮部改太常少卿
秦中流賊起渡河轉戰蹂躪黃鳳滁泗間朝廷憂之
遂命國維以僉都御史廵撫南直至則察視沿江形
勢而安慶孤懸江北據陪京上游楚豫之盜往來窺
伺時調徵寧及吳淞兵戍之而海寇復竊發國維乃
募壯士議增馬步二千於是皖爲重鎮又以群盜出

沒微濵江諸邑修城郭建敵樓爲永久計治吳七載
威惠大行每值旱蝗則請蠲請折抗疏入告而其大
者尤在講求水利蓋吳爲澤國明初開修水利設有
專官至宣德中周文襄忱爲廵撫秤土均糧凡垻壁
之灌注湖流者依重科畝澮之進退潮汐者減輕則
其法尤爲精密弘正以來屢命疏鑿自萬曆戊申後
始漸廢弛農人竭蹶培壅收獲仍儉坐是民多艱食
盜風日熾國維乘單舸遍採河渠悉爲圖說凡三吳
諸水之故道曾傾眾朝嚮者次第編訂他如臣僚

章奏官司案牘莫不蒐採輯爲三吳水利全書共計三十卷上於朝又疏請修治吳淞白茆於瀕江瀕湖瀕海之隘口渠堤創閘以吐泄節宣之朝廷知國維才乃以兵工二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督河道時天旱水竭國維徒跣暴烈日中禱於東嶽大雨如注河遂通疏會大盜李青山起山左騷動有旨會剿而青山佯請內附國維單騎造賊營青山出不意大驚羅拜請死國維陰察賊徒欲餌我既還遂部署將吏疾馳之賊方置酒高會謂其下曰侍郎已酹吾術中矣

畧不設備國維至青山就縛餘賊悉降捷奏賜金幣蔭一子錦衣而沂州王明及齊見龍張文宇等聚衆剽掠諜斷餉道國維悉用計擒斬之東方遂寧十五年擢兵部尚書我兵已入關七日前上書稱疾弗允也國維視事乃論劾督師范志完逗撓總兵以下數十人又檄薊督趙光抃率諸將捍禦急調天下援師國維見內外交訌勢甚危急請馳軍前自効上以機務重不許而是時永城叛將劉超擁兵觀望擅署御史魏景琦家表請入援廷議授超以保定總兵官國維獨抗言曰此賞奸也若羽翼已成又一曹闊矣乃屬巡撫王漢圖超謀泄漢爲超所殺國維密授巡按蘇京方畧與督鎮共除之且赦丁啟光斬叛自贖超卒伏誅方國維急調援師也劉澤清入援臨清失守御史蔣拱宸疏論之國維言都城告急天下入援者恐後若一方有事歸罪中樞必海內不舉勤王之師而後可未幾國維請告上許之而言者以周延儒用范志完爲縱敵上大怒緹騎逮訊併及國維下獄刑科孫承澤疏救國維矣日上御文華殿出疏示內閣

及刑部諸臣范景文力言國維素著勞績罪有可原科臣言是上命以原官督浙直兵餉甫出而都城陷矣福王立南中以國維爲京營尚書馬阮惡之以爲東林黨人入蝗蝻錄中遂乞歸省母而南都失國維遂與方逢年熊汝霖孫嘉績鄭遵謙朱大典等迎魯藩於台州監國紹興國維爲大學士督師江上適馬士英自南中奔至欲入朝國維卻之首参其誤國十大罪士英懼遂不敢入時兵馬雲集人治一軍不相統攝國維請合諸將尅期會戰十月我兵至方國安

嚴陣當之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接應會天大風雨火砲弓矢不得發遂收兵而唐王已即位閩中頒詔至魯藩不悅下令欲返台州國維星馳至絡上疏唐王言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所當同心協力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守藩服禮制昭然若以倫序叔姪之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衆心奔散之日鳩集爲勞若南拜正朔鞭長不及猝然有變脣亡齒寒臣老臣也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疏出議始定然閩浙成水火矣浙東將士與我兵跨江相距會

閩中使陸清源賚粉犒師而是時馬士英阮大鋮同依方國安國唆國安斬之且出檄數唐王罪國維聞之嘆曰禍在此矣國安既斬閩使恐閩發兵又見杭州堅守不下遂議抽兵屬國維西征以余煌兼兵部尚書代督師時我兵方屯北岸用火砲擊南營國安懼拔營走江上諸軍皆潰惟王之仁一旅獨全因具舟楫邀國維入海國維不得已乃率衆迎扈魯王我兵渡江國安士英謀挾魯王投降遣人守王會守者病王得脫傳命國維過防四邑遂遁入舟山而事不可爲矣先是我兵破會稽有貽書招國維者國維答以身爲大臣義在必死惟乞全老母而已至破義烏衆勸入山國維曰誤天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我兵至七里寺國維具衣冠南向拜曰臣力竭矣作絶命詩有精靈常傍孝陵墳之句從容赴園池死其子亦被戮

外史氏曰嗟乎當魯監國扼守浙東與閩聯絡亦足以支吾也乃馬阮二賊唆斬閩使遂成水火卒不可支豈二賊與朱明有不共戴之讐耶不然胡爲必欲

蔣爽其土也先生之死重於九鼎矣二賊能無愧乎

詹兆恒傳

詹兆恒字月如永豐人崇禎四年進士授福寧知縣有惠政十一年行取考選南京廣西道御史十二年巡按蘇松常鎮諸郡法紀嚴肅吏民畏戴之十七年五月福王立金陵兆恒上疏言目前大計兵餉為急今北漕已漸入南而停泊江淮者尚衆運并旗甲折乾盜賣弊竇不一而足宜急勑計臣將在淮者令督臣路振飛督之在京口者令漕臣白抱一督之星夜押發御尾入南除補給京軍月糧外尤宜立運

歷庚無久露泊江干以資寇糧從之未幾陞大理寺左寺丞時馬士英當國兆恒與給事中章正宸皆亢直敢言故悉從陞擢當時謂趙之正所以遠之而兆恒强項如故也六月士英薦阮大鋮詔冠帶召見兆恒言自崔魏煽禍毒危宗社幸先帝入繼大統芟除内難廬奸人凶黨竄何生心於是欽定逆案頒行天下以首惡正兩觀之誅黨從列春秋之案凛如也然御極十有七年此輩日夜合謀思燃溺灰幸先帝神明内斷確不可移今梓宮夜雨一坏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讐恥未復悲痛常在聖心而忽召見阮大鋮還以冠帶使屢年欽案還同羹上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乎疏奏命錄逆案進覽於是兆恒繕寫成帙附疏入告而士英亦於是日進三朝要典矣七月奉命頒節九月陞大理寺左少卿大鋮遂作蠅蝻錄盡羅天下賢良指為東林黨而兆恒預焉兆恒遂屢疏引疾明年二月回籍我兵下福建兆恒起兵開化之嶺頭山兵敗戰死

外史氏曰阮賊與朱明何讐必欲盡芟其股肱之賢

良者何耶嗟乎忠烈往矣子孫式微矣彼蒼既不佑矣而賊之子孫猶有垂紳食廩者天乎天乎是何心哉

陳龍正傳

陳龍正字惕龍浙江嘉善人少師事無錫高攀龍而與同里魏大中同學天啟辛酉舉京闈第三人乙丑璫禍作大中首被逮送至錫山因謁攀龍證學累日初以文章經濟自負自中年後悔其無本一意反求身心遂悟關鍵在存誠而推行則在於愛人其所為皆有體有用之學年五十登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戊寅五月熒惑守心龍正上養陽好生二疏規切時失六月進特簡撰職二疏申責輔臣以人事君之義大忤執政己卯十月彗星見詔求直言龍正上格心疏其畧曰語云事天以實不以文臣請曰事天以恒不以暫何謂實皇上今日求言卹刑之誠是也何謂恒願皇上勿忘此求言卹刑之心是也蓋星變有時弭而直言無時不當愛人命無時不可哀是心也豈僅覩彗星而動哉願皇上歲歲存之日日存之疏入上甚嘉之未幾立冬日大雷電雨雹龍正上請正郊期疏謂先王以至日閉關而後世以至日郊天於禮殊戾孔子對魯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

其日用上辛夫冬至不恒遇辛則用辛必冬至之月明矣云至日者則為冬至之日云日至者則是日至之月而非本月也上特命閣臣會部議奏久之駁上辛不便應仍用至日乃再進郊期考辨疏御批數十言從容清問閣部皆志及三疏四疏上辛格不行龍正遂為郊期荅應一書冀此禮明於後世更著東天民傳以見志庚辰奉命冊封輝府因假歸壬午入都應詔陳言進生財弭寇禦邊三疏俱蒙優旨又有聚荒議投閣未進而輔臣黃景昉先述以告上一日舉姓名問他輔至再無荅者既而戶垣楊枝起疏薦諸正人復及是議宜令繕本進呈旨下取覽龍正補疏上之而終沮於部又著掌上錄言兼足公私中明宮府內平外郤四事而以格君心擇治人為本錄成晉江蔣德璟請觀而梓傳之癸未四月朝局稍轉進剳析偽學疏十月聞闖逆破潼關為詞衣帶間云南箕廟聽帝依主北闕閒居也致身甲申正月調南京國子監丞三月抵家求題致仕五月初聞國變驚慟屢絕遂得疾七月南渡遷禮部祠祭司員外龍正乞休

再三始允乙酉六月南都潰得劉宗周殉節狀遂絕粒而死著有學言二十卷政書二十卷文錄二十卷因述二卷爲幾亭全書行於世學者稱幾亭先生

外史氏曰先生爲人内嚴毅而外忠厚者也觀其點儒統說以爲本朝學術自白沙傳金針於甘泉雜禪於儒其後諸家繁興立說彌肆殊爲斯道憂今盡芟其悖道之語存其正論俾學者以爲宗粗謂諸家皆醇儒正學可也㦖觀其絕粒而死與國偕亡則節烈又凜然千古矣

黃淳耀傳

黃淳耀字蘊生嘉定人少力學爲諸生即以名行自勵同縣侯峒曾無錫馬世奇皆鄉先生名知人一見淳耀嘆異折行輩與交驩崇禎十六年進士未授官而歸福王南渡求仕者爭趨南京淳耀獨不往或問其故應曰諸公多營子者往則必爲所牢籠矣君子始進其可不以正耶訖不往淳耀體貌魁秀讀書尤潛心先儒性命之說每置日曆有事必書其上以驗所養既節尤多所自得嘗爲書謝其鄉試房考官因

自敘曰某寒淺下材自十有七歲而入黌庠今二十有一年矣蓋嘗求義理於六藝求事跡於諸史求萬物之情狀於騷賦詩歌求載道之器於漢唐宋數十家之文章編刻規模涵揉稟栝放而之於詩若文之間竊謂古之立言者非其有得於心則莫能爲也夫既有得於心矣雖有言可也如遷固向楊韓歐之屬是也既有得於心而有言之者矣雖無言可也如宋家之叔度是也某比來刊華踐實玩思性命求東林程朱之道所以悟明其心而廓大其氣以庶幾古之

因文見道者尋繹久之亦復超然有見於語言之外世儒舍性命而談事功舍事功而談文章是以事功日陋文章日卑詖淫邪遁之害及於政事而不可救也某粗有識知其敢貿貿焉以文人自居以富貴利達之習自溺也哉我師下蘇州淳耀偕諸大家率鄉民城守師既入城從容詣城西僧舍將死僧止之曰公未仕可勿死也淳耀曰城亡與亡此儒者分內事耳遂自經死其弟諸生淵耀亦從死焉

外史氏曰文章功名不本於道德斷非真者先生之文章動一時矣若城亡不與之俱亡則揜爲之辭藻讀者不恥之矣其死也重於泰山乎

徐石麒傳

徐石麒字寶摩一字虞求嘉興人其先有居青浦者因爲青浦諸生幼穎秀多能長而沉冥於天文樂律兵陣之書貢於鄉上計偕罷歸而同年生蕩於途石麒爲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以女妻其遺孤舉天啓二年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司節慎庫是時奄豎方用事勢張甚苟當其意卽得美遷所以羅致石麒者至再石麒方嚴自處不少顧奄始不悅奄興三殿之役督責峻急帑藏不支石麒累疏願將浮費稽因奄格不行每驗諸石麒必以令甲折之大忤其意大獄起楊左諸君子相繼瘐死坐贓累千石麒之師黃尊素亦在繫時支蔓鈎連無不引避幸免而石麒獨首約同里爲魏大中償所坐并爲尊素上輸貲出之若虞偵事者以報奄奄益怒思所以中之會戚畹王升婿顧營葬金石麒疏發之下詔獄奄屬升子造悖辭誣訐石麒詔并訊石麒條列升父子罪狀甚著奄不能紬事得解然猶罷其官以歸崇禎誅大憝名用諸去國者石麒與焉補南祠部郎改吏部文選郎

尋改考功主計典一二有大援負時望者屏黜不顧
既而被黜者知其至公亦不敢怨也計事竣例得敘
勞擢京卿時相惡斥其私人持勿與久之遷尚寶卿
轉應天府丞攝尹事時驛傳多凋敝而江東驛尤要
衝馬戶之役最大馬戶者非富民即高貲商官吏多
以私嫌僉報産立破南都空虛多坐此石麒議以額
役之錢官爲募人牧馬悉罷僉報遂列十二條或移
御史臺或上請著爲令十一年春大司寇鄭三俊持
法平以鑄局屯豆二事失帝意下於理三俊海內耆

德而帝方震怒不測百僚趦趄無敢言者石麒入賀
元會因極言上上嚴刑峻法上下不交漸成蛩背故
上天應之以災三時不雨大可省懼且請宥大臣以
執法頌繫上累聖德疏入人盡危之越三日帝御門
畢忽名群臣申飭大要以非不知司寇清而清固人
臣分內事安可自恃析律骫法今念其老姑釋之故
事未有於御門宣諭者帝所逮治大臣未有六日即
釋去者天下仰帝之明而嘆格君之深也尋召拜左
通政轉光祿卿帝銳意於治力崇節儉有終身蔬布

之論而食監供具積習多浮汰謂帝王家事大爲用
昔生屏屏被簪爲石麒勿顧也覆奏允食可能省者
以成君德寬國用帝悉嘉納之晉通政使先是帝尚
綜覈兼採聽聞布衣上書者馳騁闕下叩銀臺門或
獻策求用或有所攻訐往往得售其說倒置無等主
者遇之則噂喈反脣至挾持不可忍石麒討此輩非
可以勢格也日進其讒說者就其封章句駁而字比
之持之以理繩之以法使窮於辭而慚生焉於是告
訐之風少息亡何遷少司寇攝御史臺署部事時貫

索壞滿視事三月而出滯獄萬餘陳新甲爲樞部乖
方謨國雖下吏多奧援猶揚揚自負石麒立傳爰書
遂棄市海內快之晉大司寇時周延儒再當國頗能
進一二舊德收物望然小人以非道進者不能拒也
故君子亦不能安其位石麒爲納言及少司寇時相
君時致欵洽示接引石麒落落若勿知者及是時邊
警方大嚴帝甚憤怒而外廷言事者有江南北分黨
及二十四氣之蜚語帝微知之因出中旨諭羣下毋
結黨而給事中姜埰上言陛下何所見而有此諭恐

啟奸人窺伺端帝震怒而行人司副熊開元新從譴
所來極論時政徵及元輔帝意已移而難大臣各予
杖下獄都御史劉宗周以廷諍譴去石麒上言宗周
立朝無偽忠偽信之習陛下用而舍舍而復用宗周
今老矣陛下斥去之欲再見此岩岩岭岭之老臣豈
可得哉書上不省而以議坐開元㮚罪止配贖不足
塞上意閒住歸里未幾闖冦逼畿甸痛哭竟夜為文
檄同志起義兵悉吳越之甲北首赴難而鼎湖之信
至矣遂定繼嗣嫁二幼女悉遣姬媵圖為國報仇而

福王監國尋稱號起為右都御史旋晉冢宰是時中
貴人勲戚外鎮互相附麗政柄不一石麒條上七事
忤權貴意多格不行推登極恩進階光祿大夫太子
太保然知事不可為遂謝病去既而我師入嘉興石
麒方在鄉募兵為城守計信迫乃還曰吾大臣不可
以野死時城閉請縋之上老僕李成欲先登少僕徐
錫年十五謂成曰君老矣幸速歸鄉成怒曰童子何
知謂我老耶俱縋入城陷石麒自經縲寬不得斃顧
老僕曰幸速成全我成痛哭不敢視錫慨然叩首於

下者再起為主人緊縲遂絕因謂成曰主人今日死
何為耶成泣告曰主人受朝廷大休大祿今日國破
君亡故以死報耳錫曰若是則我輩食主人食衣主
人衣主人死我輩焉敢苟活耶遂解帶繫廳楹而縊
成大慟亦自經在鄉二僕祖敏李升聞之俱自經死
時順治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也石麒為人忠誠正慤
造次不二齊家以禮雖御僕亦知大義為時城內外
自里無人跡嗣子爾穀間關百計凡二十餘日始得
入城負其屍亂積橫中以出方溽暑顏色如生握手

沒爪髮鬚怒張凜然有氣焉後一年爾穀以湖冦波
及死於市妻孫氏聞爾穀死一女在抱棄之赴水死
立而不仆一門之內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僕死義
嗚呼亦何可多得哉石麒博學強識條貫經史尤長於
國家典制諸司掌故故騁於持論與人言移日不倦
文章古雅淵茂章奏謇健愷直而性樂易愛人下吏
寒士才行可錄而厄於無援者汲引不遺餘力然不
以告人人有終身不知者故咸以為長者而其生平
同德碩交惟都御史劉宗周大中丞祁彪佳左納言

侯嗣曾給事中吳麟徵考功郎夏允彝外此不多見
皆與石麟相繼殉難則其取友可知已所著有可經
堂集
外史氏曰崇禎之末先生被放里居聞廷議以南遷
聚訟人皆非之先生曰若膠柱死守亦非臣子愛君
父之道苟挈華南幸各鎭撫之兵勝勇奮發大臣勳
衞半留居守半充扈從以謀恢復亦不爲無策也倘
觀望狐疑至求遷不得尚忍言哉觀其說其亦濟變
之一道歟宋李綱嘗議巡幸謂關中爲上襄陽次之

建康爲下當時亦未嘗膠柱於故常也特規度之地
不同耳陳亮論與綱合而惜乎宋不能用也嗟乎崇
禎時所謂關中襄陽之險既不可圖惟建康籓陪都
之形勢以烈皇帝之憂勤剏痛得人而用之天下事
未必其不可爲耳唐李翺云翺嘗怪神堯以一旅取
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爲憂夫興亡之
判豈以其地哉向使擁福王之君若相雖得秦楚之
地而據之其覆滅寧有異於建康者耶若先生者其
濟變之圖無所庸而直以一死報國豈不痛哉

東林列傳卷十二

秀 景留懷揚

江陰陳 鼎定九輯 門人 沈 翛載陽 蔡世英偉人 仝校

明

黃道周傳

黃道周字石齋福建鎭海衞人家貧業農事親以孝
聞年二十四始發憤讀書遂窮傳奧之學鈎深致遠

高自標置天啓二年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
討時在翰林者多雍容養望道周乃作矯輕警惰文
以諷之同列皆欽重焉遼事方急中左寧遠相繼陷
沒島帥毛文龍自詡鎭江之捷當關者欲藉之收覆
華島以窺寧右漸圖河西上其議於朝當發兵餉數
百萬道周獨決其非策也而文龍卒無成魏忠賢用
事道周拂衣歸崇禎元年起原官明年遼督袁崇煥
殺毛文龍道周前固策文龍不足恃至是獨撫膺謂
闢門之禍自此始亡何我兵大入薄京師帝震怒即

軍中逮袁崇煥究主者崇煥言由閣臣錢龍錫上并
械繫之獄具當龍錫死道周聞之嘆曰安可使明上
有殺輔臣名上疏救之謂督臣受劍制閫外償事誤
國雖磔裂莫贖輔臣坐論綸扉遥度邊事一不當輒
坐死後之閣臣必且長顧却慮不敢任邊事邊臣亦
得以瑕鑄閣臣撮單詞片語爲質是使綸扉之內割
邊疆爲殊域也陛下即位甫三載閣臣受重譴者九
人矣一代之間寧有幾宰輔陛下即欲整齊羣下數
求言功不過攸虞廷故事令諸廷臣各陳時政考詢

屢省因而登之何材不服即欲威柄獨運操縱游宇
但乘羣瑞之期網舉數條別貴賤輕重親渙德音寬
與更始使天下曉然仰誦神武何必囹圄償盈孤卿
騈首使四方傳者咸謂朝廷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
疏入上大怒降詔切責道周不爲挫復疏言前代戮
輔臣惟漢武帝之於劉屈氂我世宗之於夏言下六
百年僅見此爾皆非嘉事也然武帝以英偉之略動
若風霆世宗以淵穆之識同符造化雖有芟除不損
大業今震疊方殷拆投未及養兵多年物力已殫謀

臣顧慮未有一決即殺一龍錫無益於邊計徒駭士
氣而傷大體且陛下以兵騷徵輔赫然爲誅督臣繫
卿貳斥郎曹已過當矣而閣臣又且不免庶僚相對
容頭顧身無復伏波朱勃趙王貫高之誼即國家緩
急何所賴此全軀掩口爲者臣故不自量欲歷疆場
觀變害一當荷戈横原草爲羣輔滅罪近臣雪恥此
臣所大願也上益怒竟削籍然龍錫亦竟得減死道
周既家居益著書講學臺省交章論薦九年擢右中
允時帝厲矜英察值四海多故疾羣臣結黨行私敗

國事臨朝數咤憂形於色首輔溫體仁輙言災眚兵
戈皆郡邑無狀所致非重治無以懲後屢起大獄而
上以爲能蒼眢之道周上言天下神器爲之有道藉
訔刀筆非所以繩削天下之具也陛下當法先王內
以至仁愛其臣庶外以至明至武奠其封疆引吉甫
名虎之倫躬贊大業擢觀賢人何足共圖大計乎夫
郡邑之吏猶之坌土所應不過數十里之內非所以
廣名殺氣天下陰陽風化皆視當宁之心氣與二三
元老刻責自厲而已奈何使草土臣庶市其怨色乎

體仁見而卹之明年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階閣臣入對便殿問以用人理財策道周據古今條對甚切上亦名重之呼先生者三道周既負重名天下望以為相而性戇直對面折廷諍雖屢被譴訶不恤也中夜讀書至宋臣真德秀傳捋几歎曰古人立朝一月三十六封事而吾儕默然已乎是時楊嗣昌奪情用為兵部尚書而宣大總督盧象昇丁艱嗣昌薦陳新甲代之亦自喪中起復道周儒者念國家即乏人奈何數以墨衰從事貽後世笑慨然思論之卿觀熒惑

逆行太白晝見嗣昌所薦寇事茲失策題謂馮元飈曰天象如此此人必誤國宜率同列固爭乃為數劉疏論邊事寇事其一糾嗣昌新甲未上也會上傳部推舉閣員元飈謂枚卜無出道周上者疏入或觸忤[illegible]多下其所知謂之曰公得政所挽回者大奈何必以口舌爭朝輕宰相獨不為天下計乎道周因而暫已而上竟相嗣昌等五人道周不與焉上素知道周學行以其性偏執非救時相故後之道周亦非以不相少有觖望特恨為同列所誤不早擊嗣昌竟就

初稿為三疏以進上之相嗣昌疑非朝士意道周又衆所推而出身强諫彈其辭直欲以理折服因名對羣臣詰道周曰朕聞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可謂無所為乎道周奏天人只義利之別為利者以功名爵祿私之己此是人欲為義者以天下國家為心即是天理臣三疏皆為天下國家綱常名教不為一己功名爵祿所以自信其無所為上問何為先時不言道周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得不言臣今

日不言更無進言之日且加高官厚爵誰則不樂臣緘默數時亦可偷升斗之祿但所惜者千古之綱常天下之名教耳奏未畢嗣昌出奏曰道周說綱常一字臣不生空桑豈不知有父母臣聞命之初遜避控辭而明旨迫切不敢不[illegible]皇[illegible]命道周品行學術為人所宗臣意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不謂其疏中自謂不如鄭鄤臣始歎息絕望鄤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鄤杖母禽獸不如道周又不如彼尚何謂常之可言道周隨奏大臣聞言義當引退使小臣得

盡其言漢唐故事諫官論執政者執政皆出總諫官
對伏讀彈文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爭辯
不容臣盡言者嗣昌曰臣爲綱常名教不容不剖陳
但委覺非體道周實係淸品爲人望所歸望皇上放
臣歸里道周曰臣生平恥言人過今日在上前與嗣
昌口角亦失體臣知爲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天
理人心而已上曰對君有體何至滌罵汚詆大臣道
周曰臣何敢詆罵疏中只有兩句說公子開方不省
其親管仲比之豭狗李宣不持繼母服當時比之人

梟此兩句是臣過激亦惟遇明主始敢直言宋臣司
馬光云臣若有所專司則有所不言如爲論思之臣
則無不可言者今臣爲侍從論思之臣與嗣昌比肩
事上不比詆毀大臣臣二十躬耕手胼足胝四十喪
親負土成墳誠不忍見奪情之事上曰旣如此何又
說不如鄭鄤道周曰章子棄於通國孟子不失禮貌
孔子曰云辭命不如宰予臣謂文章不如鄭鄤上曰
章子是不得於父豈鄭鄤杖母之比爾言不如鄭鄤
正是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劉學謂人奈何避於權

勢使主上不知是非上曰陳新甲諳練軍情今爲邊
鎭多事不得不用嗣昌薦舉甚多不止新甲一人爾
謂其走邪徑托捷足豈朕一人不知威福予奪盡出
臣下乎道周曰臣不識陳新甲但人心正則行徑皆
正心邪則行徑皆邪今新甲在蜀閩命已兩三月又
辭謝往復動須八九月新甲未得來盧象昇不得去
使新甲可以來則盧象昇可以不去上曰陳新甲服
將滿盧象昇父死在途如何不教他去又指疏曰疏
中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試問何爲是奉冠婚

是吉禮喪禮是凶禮凶對吉而言是說禮非說人人
皆有父母父母皆有年老之時是人皆凶人皆不祥
之人矣道周曰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援琴之
後始稱禪吉未禪吉前則孝子自謂凶人不祥之人
古者兵禮鑿凶門而出故奪情在邊外用凶禮則可
在朝中則不可上曰自謂是孝子哀毁自謙豈眞是
凶其是不祥人旣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臣見嗣昌
二年來今日是墨衰明日是墨衰不知何日丁艱何
日起復我朝自李賢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

惟白圭曾坐司馬堂翁萬達以尚書除左司馬亦自
陳以去向使嗣昌在邊疆則可在司馬則不可在司
馬則可在政府則不可使嗣昌一人爲之猶可又呼
舉引類使成奔競世界則不可上曰孔子誅少正卯
當府不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僞而辯不免君子之
誅今人心有所爲借綱常名教大題目來遮其私正
此類也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臣心正
行無不正無一毫之私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
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斥之曰汝讀書有年

止學得一佞口耳道周叩頭起復跪奏臣請爲上分
別忠佞二字夫人臣在君上之前獨立敢言者爲佞
豈讒諂面諛者爲忠耶忠佞不分則邪正不明何以
致治上曰不是輕以佞字加汝問汝這邊道在那邊
非佞而何羣臣見上變色皆戰慄流汗緹校在殿下
惴惴將有所縛上終以儒者優容之命六級降江西
按察使斷事十三年巡撫解學龍薦之上以其黨逮
建問至京廷杖下獄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涂仲
吉疏救皆予杖刑部主事吳文燦以訊問遲緩亦杖

六十部議道周永戍烟瘴上以爲未盡尚書劉澤深
堅執如初乃得請十五年上御講筵偶言岳飛事嘆
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輔臣周延儒曰岳飛自
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卽如黃道周之
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
甫遣官卽傳旨復官明年遣祭南海遂歸十七年北
都陷福王立召道周至南京見馬阮用事拂衣去唐
王在福建用爲吏部尚書兼大學士鄭芝龍跋扈道
周引祖訓抑之有隙乃自請出師駐廣信芝龍齮齕

之無兵無餉予書告身以忠義激發募衆萬餘人出
衢州爲婺源令所誘至明堂里兵潰被執至南京死
焉

外史氏曰嗟乎明既亡矣而先生猶狼倉以圖恢復
不亦難乎假使南渡以來馬阮卽死而任先生以國
或者李綱趙鼎庶幾再見於南明而社稷或可苟延
於江左奈何馬阮不死又欲誅錢東林期於斬草除
根而後快則先生危矣至唐王再起已死之灰焉能
復燃乎先生口一息尚存也烏容已耶所謂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者其先生歟

顧錫疇傳

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幼至孝穎悟異常年十二爲諸生申時行特加器重曰名位不在吾輩下十三應試南闈魏國徐時雨一見驚異以女妻焉萬曆己未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天啓甲子典福建試時魏璫方恣闘題以無父無君斥之發策首以人之貴賤爲問而謂色授氣使者爲甚醜不可兒及爲程策曰朱子雖沓於豸璫金組鼂奕於婦寺會內閣魏廣微以譎托不從同邑顧秉謙以聯宗不應傳成

具罪遂與江西主考丁乾學廣東主考陳子壯同時被謫乙丑降調丙寅削籍崇禎初名用陞贊善歷諭德遷國子監祭酒奏復積分舊制釐正從祀位號有從祀議言十哲中宜進有若南宮适而降冉求先儒中宜進諸葛亮狄仁傑范仲淹也有近儒應從祀議謂呂柟羅欽順高攀龍顧憲成馮從吾也有梅福應從祀議以追封聖裔之論始於福也有從祀儒者不應稱名議或子之或字之也有從祀兩廡位次議以瞿九思年表爲可從也　既請終養歸卽家遷少詹詹

事尋陞禮部左侍郎請上孝仁太后謚定東宮出閣諸儀三推枚卜會楊嗣昌奪情入相錫疇在禮有違言嗣昌疏論流冦宜撫不宜剿有樂天者保天下及善戰服上刑二語錫疇抗言此諸侯交隣事稱引不倫益與嗣昌牴牾遂摭其部中事以駙馬王昌胤助不及額部從輕擬久已留中者忽下章職為民越三年起為南京禮部弘光時進尚書首疏請遣使北行祭告陵園奠安帝后梓宮訪求東宮二王的耗又請復建文景泰年號謚讓皇帝廟號惠宗景皇帝廟號

代宗及贈謚開國功臣李善長等遜國忠臣方孝孺等正德諫臣蔣欽等忤奄諸臣左光斗等殉難諸臣范景文等於長洲諸生許琰順天布衣湯文瓊廟祀京師又擬謚文震孟劉一燝諸臣追削溫體仁原謚人皆韙之與馬士英忤請祀海歸遭父喪金陵不守錫疇扶服南行至福州唐藩有使相之拜錫疇以守制力辭不許出駐溫州江心寺招徠豪傑以圖大舉會有總兵賀君堯者縱卒殺掠浙東錫疇劾奪其職賀即率部衆圍寺錫疇大罵曰汝為國家大帥不思

忠國愛民恢復封疆日事淫掠其如天道何即抽刀自刎賊以其尸投之江中溫人覓之三日乃得殮

外史氏曰余少遊永嘉愛江心寺之勝而館焉日與溫之父老訪求故蹟因知先生之死甚詳父老以為有文文山之志故勒碑於信國之祠焉嗟乎明祚已亡而猶思收拾餘燼以圖復燃難矣然在先生豈肯甘心身在乎此所以寧死於劍刃而不願終於牀第也

陳潛夫傳

陳潛夫字元倩錢塘人家貧瓠落日旰或不再食然好大言駭俗人亦莫能善也聞諸君子於無錫東林講程朱之道乃泛舟問學焉崇禎丙子舉孝廉十六年除開封府推官輒抗疏言時勢請天子召對不報時闖賊既蹂躪河南以是年入關踞秦中且出師窺晉而中州八郡開封歸德汝寧南陽在大河之南彰德衛輝懷慶及開封屬縣封丘原武在河以北河北未經破傷諸持節使者皆居之委河南不守而河南

村落豪傑結土寨自固犬牙其間無所屬賊署偽官數十人鎮撫之人心不甚為用潛夫至封丘飛章上聞言河南尚有可圖之勢河北實有累卵之危願請重兵守衛懷邇賊勿使下而身自渡汴梁聯絡號召復通郡之地庶上不及報會故總兵陳永福降賊其子陳德為巡撫麾下軍尉以其衆謀縛巡按御史蘇京去變起倉卒人人不知所為潛夫曰此獨倡叛軍未盡變也乃募兵千人張勞軍旗幟鼓行而前請巡撫秦所式及鎮將許定國卜從善等以兵會欲往捕其衆設計擒德而巡撫業解任辭不肯與二鎮將遂潰而南潛夫度德既西大賊旦夕且至力不能抗遂奉周藩渡河封丘人涕泣襁負而從者千餘家潛夫理舟楫濟之三日始畢時崇禎十七年正月也初汴梁東西土寨數百相攻殺無已婁道一者最驍猾狠戾潛夫乃單騎率二三吏士步行從傳呼直造其營道一大驚延入座拜跪稱如禮潛夫勉以忠義相勞苦道一叩頭聽命授以告身為偏裨簪花絳衣遊行諸縣赫奕朝廷將也遠近山寨聞之以次爭降附

於是軍聲大振闖都城陷士卒皆縞素出師邀擊賊將德於柳園大破之會賊敗走秦中氣方沮喪繞河上下數百里豪傑爭來投誠中原數州震動六月傳露布江南時福王立南都方經理江淮度中原不可聞而自撫按鎮將以下皆鼠竄去誰復知有封疆計者及見潛夫檄大奇之廷論慨復功授巡按河南監軍監察御史潛夫入陛見倡議恢勦之策大要謂四鎮之兵不下數十萬人而擠督汴豫尚皆按堵如故陛下誠分命藩鎮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馬首北

向則人心思奮汴梁一路臣聯絡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與藩鎮之兵相為接應左提右挈則河南五郡可以盡復五郡既復盡河為固南連荊楚西控秦關北臨趙衛上之恢復可望下之亦江淮永安此今日之至計也如因循玩廢而曰吾且禦之堂皇之內臣恐江淮亦未可恃也而相馬士英方修列恩怨譎饋遺多寡別玉聲金色法書圖畫之真贋詆潛夫言弟作應之不為理潛夫心傷罔計之不立門戶之不破社稷將亡而羣心日潰急上疏爭之士英疾怒之

凡所請兵餉乞隨征文武官吏及聯絡戰守諸大計率不相應故將許定國者樓睢陽城中殘卒千人掛掠自食潛夫謂定國懦且叵測不可任士英故留定國河干而以私親越其杰為巡撫事事牽制之其杰刻隘失眾心且不習其豪傑諸寨兵莫肯為用而睢陽許定國自以宿將不得比諸大鎮內懷觖望時與興平伯高傑部將相仇殺初四鎮跋扈不臣及史可法視師激勵之稍感動而傑尤敬愛可法潛夫與深相結傑益感奮願為前行統兵而北要潛夫與俱謂

吾此行必且破潼關梟李賊之首收全秦以報天子潛夫謂傑公方出師而許鎮有二心盍其後不除之不可傑曰吾直折箠使之何害及至睢陽定國負弩矢郊迎盛官館偉儲張延入城為好會傑欲以信義服之駐兵城外數十里身輕騎赴會潛夫力諫不從既就館相與歃血盟盟已語潛夫吾旦夕移營儀封先生先為芻糧計潛夫亦起行是夕傑醉臥定國引壯士刺殺之傑兵既無主遂屠睢陽散入秦鄢湖中為盜自是無復有言西伐者矣而是時士英既與可

法嫌弱傑死心利之北向酌酒賀而獨忌潛夫持使節喜事別遣御史代潛夫而潛夫適以憂去初有婦童氏詣吏自言福王妃也久相失今聞王在金陵為天子吾亦欲南耳廣昌伯劉良佐具禮送之南潛夫之歸也至壽州見車馬儀衛甚盛傳呼曰皇后來皇后來官吏夾道伏謁潛夫亦朝之行宮而帝方謂元妃既亡採淑女錢塘大昏禮在旦夕叱童氏妄自言抵之獄士英嗾臺諫交章劾潛夫以去國姦臣挾妖婦熒朝廷又指睢陽之變為衅起潛夫命金吾緹騎

即家逮繫下獄五月我師下金陵潛夫間道歸荒海至會稽魯監國拜太僕寺少卿明年我師下紹興潛夫書絕命詞携其妻孟氏及孟氏娣妾於潛夫者也至小赭村之化龍橋拜母弟及諸親戚與辭訣卅孟氏娣娣令先下度氣絕乃自沉時順治三年五月三十日也年三十七其弟麗明祚明晉明以梛棺殮之潛夫爲人駿快遇事嘍喈立斷倜儻好持高節不知者詆爲誕妄不謂於天下事能有樹也其在汴時太史劉理順汴人也燕都陷理順死之潛夫爲建祠請卹捐金贖其諸子其好義類如此

外史氏曰先生一佐郡卑吏當國破亡獨能聯絡所部豪傑成軍河上氣吞爈鬪又結悍將之心而願爲之用功雖無成然觀其倡議畫策向使與陶侃祖逖輩共功名安在無尺寸効哉

楊廷樞傳

楊廷樞字維斗蘇州籍無錫人嘉靖丙辰進士楊成之嫡孫也爲諸生即以理學氣節自命嘗與文震孟姚希孟兩人談經論史及古今情事每遇忠孝節義輒欷歔慷慨爲之嘆息不置至於奸邪叛亂之徒未嘗不目眥髮豎必欲殺之而後快及魏閹亂政毒陷正人一日緹騎南下至吳門逮周順昌人情洶洶有格殺校尉一事廷樞與文震孟實倡之繼與婁東張溥金沙周鐘同邑錢禧輩訂復社文章滿天下名曰國表四方名公卿日以社藝相質後學來問字者踵相接其實爲斯文作干城爲世道人心作砥柱非徒從事於聲氣間也是時東林之後復社聿興說者共疑爲顧高諸公復起云崇禎庚午舉江南第一廷樞爲孝廉與吳門同榜許元溥陸坦鄭敷教皆人品端方人稱四孝廉其一言一動爲世矜式自當道以迄有司無不式廬下訪折節就教然足跡不至公庭亦不妄發一函凡有關於國家因革與夫生民利弊者雖百口陳之萬言達之勿靳也以是當世益重之學

者尊之如泰山北斗朝野望之亦如景星鳳凰云其後屢上春官不第乙酉國變避居光福山中勿復問人間事矣君亡何忽有兵從白山中來者呼曰奉憲即縛之去縶之舟乃餓五日不死因於舟中賦詩十二首作家書以遺其孤而死

外史氏曰先生當國亡時潛身草莽中仰天泣血處之無可奈何而已及其被難從容就義有古人之風焉嗚呼殺身成仁安在其非孔孟之道乎

祝淵林奎列傳

祝淵字開美海寧人崇禎間舉孝廉弱冠篤志正學居常自省其過輒入曲室面壁跪不起至流涕自撾其律身嚴厲皆類此壬午上計偕會科臣熊開元姜埰言事獲罪憲臣劉宗周疏救之上怒不測廷臣無敢言者淵戴儒冠慨然上書其畧曰臣聞主聖則臣直是切直之言人臣所願効而難遇其主人君所樂聞而不易得之下憲臣劉宗周戇直性成忠孝天授皇上賜之罷斥臣亦不為宗周惜而所惜者宗周以

戇直而斥繼之者必懲之為諛謟宗周以迂執而斥繼之者必懲之為便捷諛謟便捷之徒安所不至夫平日有犯顏敢諫之忠臨難始有仗節赴義之概士氣卑靡至今極矣寇亂以來開門揖寇者有之靦顏偷生者有之坐視君父之急逗延不進者有之此皆戀爵祿怖生死肩草蓄縮之一念為之爾若宗周不惜軀命觸忤雷霆之威此其孤忠激烈言即不當陛下亦宜優容之書奏切責下所司議奪南宮試而宗周亦罷歸先是淵固未識宗周至是乃從之學宗周

雖斥罷帝含怒未釋於是遣官校卯官逮淵究主使
意在宗周淵就逮於府環而觀者數千人皆大聲歎
息流涕故事逮罪人以駕帖時以槼旨無駕帖例不
合諸生因疑之大譁亂挺而起者數十百人校俱驚
匿淵號以大義衆乃解散好義或有氣力者爭投以
金及援救之詹淵歎曰使我以利死死有餘恨卽以
利生生益有餘恨凡一金之餉一言之援非利乎吾
知有義而已悉麾之旣就道諸校搜其裝惟周易莊
子及先人小像一幅甲申正月入詔獄卽訊拷掠備

至淵抗言曰男兒死耳安有身上書受指他人者二
月京師圍急放獄囚淵得出已城陷太常同里吳麟
徵死之方死語其家曰待祝孝廉來淵至相與語麟
徵乃死淵裂所臥衾二三丈斂之飯含襚祭之儀雖
處變亂一如禮朝宿櫬側者旬日閒關步陰持其喪
歸會福王立淵詣金陵請竟前獄不許復抗疏訴淋
奸輔欽言見之大驚佯謂曰上卒匿不上當是時淵
義甚高名震天下一時賢士大夫爭慕之願一識其
面以爲榮宗周復出爲憲臣淵痛時事日遘亂勸之

奉身引退其明年閏六月淵曰吾分當死遂不食死
越二日宗周亦絕粒而卒

林峚字子野侯官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海寧令峚
以文章負盛名比至官澹靜簡木不務科指下咸易
之闔邑人祝淵因救劉宗周下獄卽周恤其家甫一
月燕京信至金陵未立東南所在變起邑鎭李刀三
故大家奴素驕驁乘閒煽諸奴怨於諸大家者揭竿
起而已陰陽撦兵其閒通邑震恐以狀聞然不敢論
言刀三峚得狀漫置不問徐降牒云旦日詣鄉約所

講約比至則數千人擁而要峚又漫不置可否衆益
易之謂令固模稜耳安能處大事耶刀三頗身在事
外狎遊而嬉居有頃召衆講鄉約未半卒縛刀三
至庭下人皆大驚峚徐起問庭下人吾自下車廉此
人奸狀罪當死衆謂若何咸應聲曰當死遂立命健
卒杖殺之合鎭大驚人人股栗峚從儀中出一紙號
通衢元兇旣除餘悉不問衆歎呼釋兵一邑安堵於
是威名大震峚惠愛人然持法嚴明有力者撼之屹
如山岳是時江右雖苟安頗亂萌所在竊發而寧獨

大治性淡泊無嗜欲厨傳蕭然不知肉食吏伺其乏
皆以金盃盞兩手跡之曰若驗我十指骨相從何處
受金耶明年四月閒我師將至解綬去去之日城守
衛士挾盃給餉一年環拜而薦壺琖帶坐堂上召諸
者曰吾此刻未出城門吾頭可斷吾法不可折衆乃
改請一季至門必得首者治以法乃可衆乃推爲首
三人至序而責之始給餉三月籍庫藏上之府事畢
出城去其威信服人至此民提筐擔甖以蔬果茗醴
追泣送者百餘里不絕抵侯官會唐王稱制授吏部

郎與黃道周爲一人交唐王去江西而督監關由海
入閩殺從從之告其父曰兒當死久矣守海寧棄城
逃當死扈從駐鐘州不能隨當死今不死失人臣之
分貽父母之羞乃首履負戈率先戰死於陣年四十
二
外史氏曰余既悲開美之死於不食而又悲子野之
死於戰場死不同而其志則一皆可悲也嗟乎士君
子願立名節然非堅識毅力欲其當險不撓難已方
子野之謝海寧而歸也人以爲不死矣孰知二年之
後竟死其死也不爲聲名意氣而然也分也開美號
殺念臺歸乃從學念臺亟迎謝曰前日之舉得無止
過乎開美請曰何哉念臺曰意氣乎聲名乎開美憮
然請益自是學日進嗟乎意氣聲名之爲其病中於
人心可以無辨乎二君子之死也分也不爲意氣聲
名之累也夫

方逢年傳

方逢年字書田遂安人舉天啓二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四年遣主湖廣鄉試是歲以外艱去當逢年之往湖廣也魏忠賢方亂政逢年發策試諸生以上下泰交爲問其發策出極言歷傳中旨非是中間指斥宦寺至舉漢之常侍唐之北司寓比擬語致激切見者太息稱善忠賢知而恚甚有旨降三級調外逢年在翰林爲大學士葉向高及鄭以偉所引重復與同年倪元璐交善每以學行相淬礪及用文

字重作忠賢聲勢大振中外俱以東林正人目之而忠賢內鄙次骨雖已被謫猶未厭也南京御史徐復陽希指再借科場事論劾有旨奪逢年削籍副逢年主試者給事中章允儒亦并得罪莊烈帝即位詔起故官歷左中允累至右庶子充經筵講官崇禎七年擢南京祭酒召爲少詹事進禮部右侍郎又充重修光熹二宗實錄副總裁先是三朝要典一書作者悉稟忠賢逆黨私意誣詆賢士大夫無得免者實錄亦率倣此帝既命毀要典至是復刊定實錄逢年毅

然提筆一切是非賢否絕不苟徇由是羣小益側目矣十一年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是時天下多事帝急需賢才輔政所遴諸閣臣類多不循故例偕逢年入者爲楊嗣昌程國祥蔡國用范復粹四人均以外僚得蒙眷注而逢年獨起家翰林舉朝遂稱爲異數爲人公廉不受請屬餽遺既素號東林黨友而性復端重於是同官劉宇亮薛國觀嫉之論事每不相能咸思乘間擠之未及發會軍興後先諸犯官所輸贓贖錢征解患不如額科臣上奏以遇刑

部官帝覽大怒頗疑尚書劉之鳳私庇罪人欲予重辟其疏適屬逢年擬旨逢年以爲是皆人臣並盡歷歲且久遠不當株坐親黨且之鳳無預不得已始擬遣戍以上帝見所擬愈怒奉詔詰責竟以間任去而之鳳亦遂不免逢年居閣中僅七月數見嫉於同官不能大有所施設已又去非其罪中外以是惜之逢年顧數日時勢方棘某菲才得遂䘮責幸矣閱六年福王即位仍復故官致仕南和伯方一元疏薦不報我師下浙江值避地天台吏民推之城守兵敗被執

死於衢州時順治三年九月也其事具詳國史始逢年任禮部部諸大臣保舉人才力薦按察使同縣汪喬年幹畧可大用又無錫馬世奇亦所取門下士也世奇有重名稱逢年高第弟子其後喬年官總督侍郎世奇官編修相繼殉節死所善尚書倪元璐亦死世乃以知人頌逢年云

外史氏曰先生以東林賢者而與嗣昌輩賊臣同事其能久於相位乎然先生去而國事益不可問矣卒以一死而殉其亦不愧東林也夫

吳鍾巒傳

吳鍾巒字巒稚號霞舟武進人始讀王守仁傳習錄悅之繼讀釋氏壇經聞養生家言又皆悅之及受業於顧憲成亟賞其文每課試必列第一嘗從高攀龍游聞其講論始悟向來所悅之皆非學術一軌於至正一時名彥如繆昌期馬世奇輩相得甚歡而李應昇則從鍾巒學者也迨應昇謁選鍾巒賦水竹居詩送之其詞曰有木有水亦云其淸不因撓濁不竇決行靜則照物動則養生之子之遠爾心是旌有竹有

竹亦云其壽千霄玉幹戛風金聲中以虛貫節以方名之子之遠爾德是成有居有居亦云其珍罷鄂不入毀譽不聞澹焉虛止超然寡倫之子之遠曷哉維寅後應昇被逮抵郡寓鍾巒家乃與議論今昔又以顧易袖珍本贈之曰毋亂方寸既以貢試入都門黃道周負重望在詞林一見喜曰吾雅慕李仲達恨不得見今見霞舟如見仲達矣相與講論兒日而別年五十八由光州學悔連舉進士是爲崇禎甲成選長興令抵任靖盎安民暇則與諸生講德考業吳越諸

士爭師事之丙子分考浙闈得士錢肅樂等己卯中
使崔聳以巡察與极出其見郡縣體與撫按同輒矢
志不肯屈膝遂中蜚語罷歸家居(演易朝夕不輟時
四郊多壘士爭談經濟鍾瑯曰不明於死生必不能
忠義不知忠義必無經濟作勸學說與同志砥礪爲
周延儒再相招之出不應辛巳詔滿除外任參爵各
官補紹興府照磨居一年量移桂林府推官甲申六
月聞國變痛絕復蘇曰馬素修必死已而果然是年
冬擢禮部主客司主事以滿獄未行乙酉七月抵南

雄聞南都復潰留不進自是轉徙閩浙兩粵閩辛卯
八月渡海入昌國衛城至九月二日我師至積薪自
焚於文廟左廡樓下年七十五全家俱死著有周易
卦說大學衍註霞舟擕卷語錄雜著藏於家學者稱
霞舟先生

外史氏曰先生幼以理學氣節自負不肯作齷齪兒
嘗曰大丈夫不能爲大聖大賢亦當作忠臣義士豈
可依回庸碌哉故其理學氣節迥然直峙於兩間道
南之遺緒至先生而益光矣

曾櫻傳

曾櫻字二雲江西峽江人萬曆朝進士官戶部出爲
常州太守清操正氣聞於海內其治行爲天下第一
嘗過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諸君子講論道德鄉士大
夫羣推重之奉爲主席天啓丙寅逆閹焰柄羣小搆
煽矢集東林矯旨拆毀符檄刻午伐屋撤垣勢如風
雨又適當攀龍沉淵時破梟取卵邑令吳某繫攀龍
長子世儒至常州櫻見之驚謂吳曰若欲使忠臣子
孫必爲豺虎所魚肉耶遂匿世儒不使出越數日官

旗受吳門五人之厄遇梁溪不復大忿而世儒得倖
免皆櫻力也已而奉旨勘問院道勘語皆有攀龍與
上年被逮諸臣同惡相濟等語府詳獨以同朝共事
四字易之後擢爲副使道累官至藩臬罷歸林下不
復出矣後逆璫指爲東林黨人矯旨削籍至桂王稱
號廣西召拜大學士國亾殉難

外史氏曰當逆璫勢焰熏天地炙日月天下騷然賢
人君子夜無安枕白晝道路以目吳懷賢以稱頌楊
大洪二十四罪疏劉洞初以詩箑寓譏刺皆被殺於

時清流重足而立當道者翹之如蟻或畏之如虎先生介然獨立周旋忠臣義士使覆巢之下得有完卵非東林人物無此擔當也

東林列傳卷十三

江陰陳　鼎定九輯　門人　沈　霽載陽
蔡世英偉人　仝較

明

鄒元標趙南星列傳

鄒元標字爾瞻江西吉水人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首輔張居正父喪奪情抗疏指斥入朝門適翰林吳中行趙用賢以諍居正杖於廷血肉狼籍亟歎曰奇男子也出袖中疏上之略曰居正才雖有為學術則偏志雖不小忌刻過甚進賢不廣自用太濫言路未通民隱未達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才以居正而在京守制綱常以斁人心以壞安望其弼成帝學輔翼聖志哉居正且大言曰不顧旁人之謗議不恤匹夫之小節將以三年之喪為小節乎臺省諸臣不言己為曠職又有御史曾士楚出疏保留省臣陳之謨效之朝廷為首善之地臺省為公論所出持論至此

可勝歎哉疏入杖八十謫貴州都勻衛徒跣就道數濱死抵戍所進勻士講學從者日衆巡按御史王衡閱兵於軍裝持戟雜伍中御史亟遣人謝對曰此君命也何謝爲十年居正死薦起爲吏科給事中元標疏陳五事一寡欲以正君心而聖德培一召對以決壅蔽而泰交成一肅憲紀以糾羣吏而貪墨去一崇儒術以端士習而風聲樹一選撫臣以廣休養而百執事賢慷慨論列凡數千言帝嘉納之朝士多急利祿廉恥寖微元標疏糾南戶部尚書張士佩歷進禮

部尚書徐學謨難退尋並罷去而所推薦耿定向羅汝芳許孚遠等十餘人皆名儒風望舉朝爲之色動十二年春慈寧宮災元標痛言修省有保聖躬開言路節財用振幽滯寬罪宗放宮女六事忤旨朝士故揚言上怒欲杖殺都給事元標令妻檢數所服布袍白蠟藥云予筋骨雖病然精神尚可杖五六十若纍騎來即徑去第毋令老母知之會大學士申時行數請曲貸謫南刑部照磨僉都御史石星告之曰公聞上語否上方御勝怒命撲滅曰若不問鄒某數朕耶其見憚若此明年五月調北吏部驗封主事請改南以便養母不許已而吏部尚書楊巍應詔陳言元標又爲代草謂後宮多嬖寵近侍用事者十人號十俊即宣德朝之八黨也請割衽席之愛嚴便嬖之禁省內庭供億之煩減每歲贖鍰十七萬之數勑御史沐馬快船諸弊皆人所不敢言者十八年陞本司員外郎遽引疾歸逾年檄赴官途中所見聞吏治民瘼臚列幾萬言如家人父子相告語又言明主不以言爲而忽采納藎臣不以身遠而忘諫規陛下初臨御時

年才十齡朝講日親山谷傳中國聖人今聖齡方壯遽違前志臣竊痛之千金之子一日不出里閈猶獲有跳梁之患百里之吏一日不坐堂皇吏胥有舞文之變今萬國萬姓係陛下爲安危一日不朝則堂陛情隔忠良謀國事有不可知矣願陛下味孔氏一貫之訓鑒孟子九仞之譏魏徵十漸之疏留神詳覽臣不勝大幸又聞太子天下之本重太子所以重宗社也今皇太子睿齡日增不知宮中保護有幾賢吉臣竊謂宜出而與諸儒臣相親也易稱主器莫若

長子故受之以震類早冊立以慰天下望是時元標忠纓藉甚在廷內外推轂者數十人帝終以切諫怏怏不樂用而元標念母將八十又請改南遂左遷南刑部主事亦忻然迎養及考滿赴部引疾復遷郎中值母憂歸遂堅臥不起居南皋之野談道著書學者稱南皋先生林居垂三十年由是學益進光宗卽位召起刑部未幾熹宗立陞大理寺卿進刑部右侍郎在道聞遼東不守歎曰三十年來惟爭門戶不問封疆禍見於今日矣請簡用岳元聲汪應蛟吳達可諸

人而先定幾省勤王約寬山東饑蠲逋餉以固根本旣至又陳振茅聞幽振武保泰數事而歸本於節儉和厚大約收拾人才調養元氣爲國家計財用爲小民陳疾苦帝皆可其奏元標旣以清直立朝與趙南星高攀龍並稱類漢所稱三君子者天下咸屬目焉晚年風力遜始仕時科臣汪慶伯少之元標曰大臣老臣與言官自各有體安用呶呶作少年故態哉然於國家大利害則抗直如故李成梁子如楨驕恣楊鎬喪師得罪旣僉議如法忽降中旨從寬元標撤如

楨當死鎬罪不當赦并斥諸內臣干憲紀帝爲改容卒仍初議是時天下賦重遼餉尤急元標曰不可以一遼失天下心請爲遼餉而以鹽課鼓鑄稅契義助諸策爲之補救東事未寧而黔苗復亂議者爭言用兵元標曰患不專在苗興師動衆非長計也具陳其情狀惟在處置得人節制有法正當以不治治之因盛述前撫臣郭子章安苗功蓋元標在黔時嘗讀子章書觀其壁壘圖當日與安會歃血盟處拊髀嘆之故所論多切中又上書政府言其事天啓元年冬遷

左都御史條議計典在核實毋縱毋苛廣寧之告潰也命議經撫罪多與辭元標曰王化貞棄廣寧宵遁宜服上刑熊廷弼比楊鎬多一逃比袁應泰欠一死均難逭罪時服其正論京察諸賢有以門戶受錮者請追䘏其旣死而亟錄其遺賢或以衰遲難之元標痛惜老成曰今凡案置一古器坐客改容於用人何獨不然薦高攀龍劉宗周等甚力光熹之間三案無信史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責首輔方從哲甚峻元標急推其言疏曰乾坤所以不毀者賴有綱常綱常所

以植立者特有信史國史不書野史必載請亟定光
宗實錄表明公論亂臣賊子之膽可破也又請矜容
戇直言天變時危宜亟下求言之詔作敢言之氣令
陛下卽位未二年數逐言官不急爲賜環則士氣不
振將來政柄不知落何手矣其持議不阿類如此當
是時客魏已陰用事憚元標方嚴猶逡巡不敢肆而
元標所引用正類皆非僉人意尙書孫愼行王紀皆
坐忤旨罷斥元標力救不聽亾何遂以講學被謗矣
元標之拜御史馮從吾爲之副二人同志剏首善書

院講學於京師給事朱童蒙攻之以爲招搖門戶蓋
奸黨欲攻正人意不在講學也元標奏曰臣自少至
老浮沉南北數十載獨有此學患難死生未嘗間志
昔隆慶間徐階當國集諸計臣千餘人討論識仁定
性二書未嘗以此少階相業今乃爲末俗所諱人生
百年自帖括靑紫外一無所關雖位極人臣虛生浪
死耳旣不許京師講會願罷臣歸田以寃所志陛下
經筵日講爲諸臣先毋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
馮從吾亦屢疏乞與元標同罷閹臣葉向高爲之疏

辨議留給事郭允厚郭興治遂痛詆元標以二氏之
學元標六疏乞罷乃加太子太保馳傳歸猶上書言
邊徼事薦朱燮等可用匡擾後吏部尙書趙南星猶
會推起用不果召未幾卒元標爲人剛直無苟容通
籍五十年晩登九列而前後在朝不滿數載中閒廢
養陶泳篩器合弘當居正之死羣衆交攻獨無一言
訾及人以爲難歿後以璫禍削籍崇禎元年李邦華
請卹贈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諡忠介廕一子平生與
海瑞善歿而祠諡有存眞願學太平山房諸集初爲

吏部時趣毋之官過彭澤舟夫不集属彭澤縣尉旣
而侑之曰此亦吾父母國也柰何以尉忿致心卒好
言謝遣不追云

趙南星字夢白直隸高邑人九歲稱神童二十一舉
於鄕二十五成進士蓋萬曆二年也授汝寧府推官
擢戶部主事張居正當國病京師競爲禱覘南星與
顧憲成姜士昌獨不在變吏部考功尙書楊巍欲糾
御史丁此呂南星瀆之於編修趙用賢給事中王士
性巍衆之引疾歸再起文選上剖霖夏心疏所抨擊

者如左都御史吳時來左副都御史詹仰庇少詹事黃洪憲給事中唐堯欽御史蔡系周孫愈賢等皆衆論不予者而給事中李春開婿衆糾南星上不聽又引疾歸尚書陸光祖將去特起南星田間調補考功郎中當是時繼光祖而為尚書者孫鑨有執持屬吏盡一時之選南星為考功主計靜坐籌燈苦心參酌有蟲巢於耳薦成而不自覺援筆註考嚴於要津而寬於散秩遇一權勢姓名齊脘乙之要津無所關白即臺省長預察事者亦不使知閣臣王錫爵趙志皐

張位等盡喪其私人即志皐介弟亦中察與去說者以為數十年考功第一然執政銜之深矣臺省又恥不與聞也轉而拾遺吏部奪尚書俸鑨南星秩謫外已而倒籍凡救南星者皆放斥有差南星之為吏部也屢起屢跌家居三十年位不過郎署與刑部鄒元標吏部顧憲成海內比為三君子如漢之竇武劉淑陳蕃焉熹宗即位即家起太常少卿左通政尋轉太常卿明年歷工部右侍郎皆不拜帝詔切召乃就職甫一月即陞左都御史明年佐主京察其所斥黜略

與為考功時等亾何代張問達為吏部尚書謂京師交際殷煩士大夫朝氣皆疲於酬應亭午入署儼儼不支請以全力盡職業又廉廷撫之賢者與郡邑循吏皆久任銓司如考功文選亦不得僕僕更代官評報部不得循故事以甲冗寡援者塞責又往時八品官有例移封父母請下逮九品幕僚以下皆鼓舞稱慶於是上再剖良心疏與三十年前奏白相唱答謂貪墨濫則罷歷輕減上官毋得受守令貢獻又知從來典選者竿牘盈笥臺省至與傲選銓郎多磬折耳語嚴飭諸司毋循一切請托有挾而求者庭白其事

一給事中代貲郎求鹽司即以貲郎為王官出給事外藩左都御史孫瑋卒用高攀龍代之不以門牆引嫌佐之者楊漣左光斗給事中則魏大中御史則袁化中等求而弗得者皆恨又故事銓曹重行輩序若魚貫若以副郎入職郎中上即不服南星以清望調兵部鄒維璉於考功時江右銓司吳羽文猶在事一省兩銓尤為創見又不與江右臺省謀於是陳良訓章允儒等以非例責維璉而傅櫆已滑通魏忠賢首

攻維璉以擬南星而難端作矣會楊漣二十四大罪疏亦以是時上先是忠賢亦知南星爲人望欲其爲總憲時於上前亟稱美之一日囑其甥傅應星來執贄南星麾去又嘗同坐弘政門選通參南星正色語曰主上冲年內外臣子各努力爲善忠賢默然怒形於色又魏廣微者其父允貞南星同好也素以通家子畜之不少假借乃廣微以同姓嚴事忠賢倖致擢地而南星待之益峻每歎曰見泉無子見泉者允貞號也他日廣微三至求見門者曰休矣將脫幘而寢

廣微怒曰擯我耶人可擯官不可擯也恨刺骨與忠賢比而嗾南星及都御史高攀龍發崔呈秀貪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倉皇走忠賢叩頭請命言不去南星我兩人未知死所及推晉撫謝應祥廣微抵掌曰得之矣以攀龍爲南星門生大中爲應祥門生也賊御史陳九疇劾之而廣微呈秀合計獻忠賢遂退郎夏嘉遇都給事中魏大中而南星亦乞骸行矣既而攀龍以南星門生去首輔韓爌以救南星去一時名賢削奪者踵趾相望日必數人逾年而國遂空諸小人乃取南星素所顯斥及諸正人擯擊去者分布要地作逆閹爪牙首用傅櫆等之言起大獄羅織海內殺楊左諸人惟南星行撫按鞫訊當事者藉是劾首功辱南星於庭子清衛外甥王鍾龐受箠罷荷校兩月觀者雨泣坐贓一萬五千兩罄產不完十之一士大夫陰助之經訊之日投牒者數千人寃聲沸內外特與遠戍時南星年已七十六法當贖忠賢矯旨不許而逆黨趙興邦盧承欽梁夢環張訥輩劾奏無虛日指爲元兇南星戍代州清衛戍莊浪鍾龐戍永昌

相去萬里將行妻馮氏一慟而死清衛母李氏憂死清衛子方七歲以家難怖死南星慨然不以介懷坐短榻携殘書一篋自隨執鍾龐手仰天視曰汝兩人往戍所宜閉戶讀書彼蒼不終憒憒也至代僦小樓以居顏曰吉祥又掃土室顏曰味檗作漢高曹操等七論又爲韵語以約漢以下事關人足音塡戶不敢應晉藩遣使存問亦不答崇禎初肆赦撫臣牟志夔逆黨也故留滯不聽歸終殞戍所明年詔復原官贈太子太保謚忠毅

外史氏曰當明之季君子濟濟在朝使無奸相之內搆逆璫之中孽俾諸正人各展其學亦足以為治也豈至覆亾哉奈何旣壞之奸回復亂之逆惡誅戮賢良戕賊方正不至夸滅淪喪而不止此豈天道使然歟余讀南臯夢白兩先生傳不禁涕泗滂沱而傷心也

馮從吾傳

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長安人好濂洛之學嘗受業於許孚遠居父母憂哀毀盡禮中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山西道御史巡視中城不避奄人謁見上怠於政事抗章言皇上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多留中不發諸臣言之諄諄皇上聽之藐藐屢請發祀而遣官如故屢請朝講而靜攝如故屢請批發而留中如故豈在廷諸臣無一言當上心耶皇上試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天下何等景象也是勵精之效旣如彼庚寅以後南倭報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叠出迭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攝之患又如此失今不圖長此安窮况今當朝覲之期萬方畢集咸欲一覩清光而竟不可得則必相疑而議不曰皇上困於麯蘖之鄉而懽飲長夜必曰倦於窮寵之娛而晏眠終日雖近頒勑諭謂聖體違和或可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心豈可得而欺哉况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卽斃杖下如此則旣非靜攝又廢朝政縱

諭旨森嚴恐不足服天下而信後世也願皇上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勿以目前之晏安為可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為可忽天下幸甚疏入上大怒欲廷杖之會皇后長秋節閣臣救解得免大計外吏命從吾司偵邏苞苴絕跡都給事胡汝寧者執政私人也特疏論之汝寧遂斥外請告歸起故官巡長蘆鹽政潔已惠商鹽政大飭二十四年春上怒南北言官凡科道掌印者盡斥為民從吾預焉自是杜門不出日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邃光宗

踐祚起尚寶司卿進太僕少卿改大理同定熊廷弼王化貞之獄歷僉都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廷議三案罪謂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挺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為難者即奸人也學小惡之時臺長為鄒元標相與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益為小人所惡給事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遂相繼疏詆從吾上言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為令甲臣子望君以講學而已則不講是

欺君也倘皇上問講官諸臣望朕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將何以置對先臣王守仁當干戈倥偬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惜毀譽而為此也遂屢疏乞歸又二年起為南京右都御史未赴改工部尚書力辭予致仕既而魏忠賢益熾乃削其籍同邑王紹徽為冢宰素與從吾不協使廷撫喬應甲窘辱之不勝憤懣而卒崇禎改元復其官賜謚恭定從吾為學全在本原處透徹末發處得力而於日用常行必事事檢覈以求合其本體故所造光明純粹

卓然為一代大儒所著有辨學錄疑思錄關中書院語錄及少墟集行於世首善書院者建於天啟初年葉向高為記董其昌書之後為魏忠賢毀碎其碑向高記畧曰吾聞鄒先生之學深參默証以透性為宗以生生不息為用觀其意趣所指似欲并禪機玄旨而包括之為一家馮先生之學反躬實踐以性善為主以居敬窮理為程其識力所至又若欲麾二氏之學而盡驅之於外者向高微意蓋不滿於元標云

外史氏曰余游長安與其孫交好得拜先生遺像魁

梧奇偉燕頷虎頭儼然望而畏之也及讀其所著書則委曲宛轉以發明先賢之蘊又恂恂然如孱弱書生焉嗟乎天欲亾明乃生逆璫以戕賊之使不得一展其所學傷哉

王紀傳

王紀字惟理山西芮城人丰采凝峻萬曆十七年進士推官池州以廉辦聞入爲禮部主事歷遷儀制郎中與顧憲成爲石交十九年冊立東宮有日矣以余冊未就欲另改期廷臣疊請冊立帝彌不悅紀又特疏請之不報然守正據典禮凡宮府儀制皆愼別長幼有羽翼東宮之力朝士倚重是歲十月皇太子立明年紀陞光祿少卿尋引疾去久之起補原官主試河南覩宦途溷濁以由君子觀之一節命題爲求富

貴利達者作痛砭時貴覩之甚恨然紀不恤也轉太常少卿提督四譯館陞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四十三年加副都歷戶部左侍郎陞尚書入督倉場歷官中外皆著清望天啓二年改刑部尚書會議三案紀憤懷忠鯁嫉諸用事者甚嚴謂麗人之蠱惑崔文昇之凉劑李可灼之紅丸同一機軸舊輔方從哲獨秉國鈞慣結與援止知有貴妃不知有君父罪更在沈一貫上當先帝哀勢過甚已成篤疾可灼紅丸再進從哲賞主使之故有回籍之溫綸有銀幣之厚賚由前

而覲從哲過信可灼有妄用藥之罪由後而覲從哲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爲法受惡百喙奚辭故不逮可灼無以服天下不逮文昇無以服可灼不削奪從哲官階錄廕無以洩天地神人之憤議出人爲竦然會客魏擅權內外遍呼吸刑部郎徐大化黨邪害正攻給事中周朝瑞紀劾罷之謂朝瑞持徑尺批逆鱗天下所稱朝陽鳳也大化誠抱孤憤爲朝廷擊賊今有人於此巧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能顛倒天下之是非交結權黨誅鋤正士誠今日之蔡京也何不

明目張膽出袖中彈文相擊乃與麼氣正性之朝瑞相尋干戈耶紀意所彈射蓋大學士沈漼也御史楊維垣疏令指名紀遂上疏直斥沈漼引宋蔡京爲比以爲京漼生不同時而事實相類其結附魏進忠與京之弃合童貫同乞哀董羽宸與京之愬獄陳瓘同要盟死友劉輔忠孫杰與京之固結與居厚王漢之何異罷逐顧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與安置呂大防蘇軾何異降斥持正言官江秉謙熊德陽侯震暘與貶謫常安民任伯雨何異尤可異者賄交婦寺竊弄

威權中旨頻傳而上不知朝柄陰握而下不疑此又京迷國罔上貽百世若合符節者也宋史昌言擊蔡京者大中丞石公弼大司徒陳顯臣明爲司寇耿耿孤忠義難緘默乞斥姦輔以謝公論并罷臣以謝言官臣雖伏草莽死無恨客魏聞之怨甚哭愬帝前會修卜年劉一燝等下獄指爲邊臣奸細帝怒欲立訊誅之紀不肯附和坐違慢忤旨漼遂劾紀二大罪內批削籍紀既負清直聲大學士葉向高等合疏力救言法者天下之平也天子不自斷而與執法之臣共

之斷乎允而服人心也王紀身爲大臣獄決遲回無所逃罪誠以此事重大而佐證未有淑問未當殆求其情罪允協衆論僉同彰朝廷雷電之明若欲曲庇叙人臣等百口可保也不聽向高再疏獨救又不聽紀與夫人騎二驢襆被以歸朝論大譁修撰文震孟上疏曰紀言紀策塞出都人謂快於馳驛破帽蒙頭人謂榮於蟒玉遂并斥震孟去國後閹黨煽禍羅織無虛日會紀卒人皆吐舌曰使王尚書在必不免矣

崇禎元年復官贈少保廕一子謚忠毅

外史氏曰嗟乎明欲亾矣以惟理先生驚天地泣鬼神之言郎刻木爲君者亦當點首也柰何竟不能動其忍心耶哀哉人犯必死之疾雖使岐伯復生終難療矣

沈思孝吳弘濟列傳

沈思孝字純父嘉興人也七歲授尚書端介如老成人隆慶元年年二十六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又三年謁選吏部故事進士踰三年者得謝有司爲京朝官時高拱署部事見思孝器重之使所知諭之曰暫淹曹郎爲臺省地思孝辭乃授番禺知縣時殷正茂總制兩廣巇富人與外國市而權其子母又欲闢海口諸山以供稅思孝皆持不可正茂不能難仍薦之思孝方以卓異召將授給事中而同官闘之於制府陰中之僅授刑部雲南司主事萬曆五年冬張居正以父喪奪情思孝與同部員外郎艾穆共疏爭之詔杖思孝八十謫戍廣東神電衛瀕死者數矣十一年居正死思孝等皆復官先時同上疏杖謫者艾穆而外翰林吳中行趙用賢進士鄒元標也五人以同患難故相與友善思孝尋晉尚寶司丞十二年至京師陞光祿寺少卿時御史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以追劾張居正及攻馮保徐爵爲居正黨所側目又以帝卜壽宮植東之等爭大峪山非吉地語侵執政而用賢中

行蹇謂自喜執政亦弗善也思孝甫入都卽有以執
政意說其委蛇者思孝謝之曰某非以一死博富貴
者也會御史丁此呂以論發科場事爲吏部尚書楊
巍所劾諸人數爭之閣部大臣積不能平遂明攻植
與東之而指摘中行用賢等思孝忿曰江陵雖歿餘
氛猶熾耶時王錫爵新入朝植東之等頗推戴焉錫
爵拒不納更上八不平之疏以攻之錫爵亦致書思
孝且語其人曰若主與我同佐何如吳趙二子耶思
孝復書曰寧負相公不敢負友負國以故凡保江陵

勿遺思孝勇於任事顧與魏學曾不相下給事中侯
慶遠劾其舍門戶而守堂奧議以南人未習邊事調
撫河南思孝辭不往曰臣不能三秦豈能中州帝雅
知思孝薦陞大理寺卿時內官郝金以詐傳懿旨下
獄金內官張誠私人刑部薄其罪思孝駁正誅之帝
喜尋晉工部左侍郎陝西織造羊絨思孝疏請減十
之四陝人賴焉未幾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
理京營戎政時吏部推舉以思孝貳李楨而帝用思
孝有疑其藉內援者給事中楊東明劾之思孝再抗疏

行蹇謂自喜執政亦弗善也思孝甫入都卽有以執
政意說其委蛇者思孝謝之曰某非以一死博富貴
者也會御史丁此呂以論發科場事爲吏部尚書楊
巍所劾諸人數爭之閣部大臣積不能平遂明攻植
與東之而指摘中行用賢等思孝忿曰江陵雖歿餘
氛猶熾耶時王錫爵新入朝植東之等頗推戴焉錫
爵拒不納更上八不平之疏以攻之錫爵亦致書思
孝且語其人曰若主與我同佐何如吳趙二子耶思
孝復書曰寧負相公不敢負友負國以故凡保江陵
東林列傳　卷十三　圭
勿遺思孝勇於任事顧與魏學曾不相下給事中侯
慶遠劾其舍門戶而守堂奧議以南人未習邊事調
撫河南思孝辭不往曰臣不能三秦豈能中州帝雅
知思孝薦陞大理寺卿時內官郝金以詐傳懿旨下
獄金內官張誠私人刑部薄其罪思孝駁正誅之帝
喜尋晉工部左侍郎陝西織造羊絨思孝疏請減十
之四陝人賴焉未幾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
理京營戎政時吏部推舉以思孝貳李楨而帝用思
孝有疑其藉內援者給事中楊東明劾之思孝再抗疏

辭溫旨弗許時孫丕揚爲吏部尙書方大計羣吏叅
政丁此呂在察中思孝以此呂爲御史有抗直聲力
爭之不得給事中鄒廷彥復繼楊東明劾之帝怒謫
東明奪廷彥俸會御史趙文炳劾文選郎中蔣時馨
納賄時馨疑思孝嗾之遂訐思孝求少宰不得乃結
江東之劉應秋等命李三才以欽授御史帝怒時馨
削其籍孫丕揚亦以思孝之爭此呂也乞歸帝慰留
丕揚命逮此呂亦不罪思孝也尋閣臣趙志皋等亦
辨此呂才名自負廓落不覊貪汙未必肯爲仰思孝

議帝復命思孝侍經筵南給事中祝世祿疏請去思孝
以安丕揚時論韙之御史俞价等復劾思孝爲盧杞
工部員外岳元聲疏爭之帝皆不報時丕揚思孝皆
杜門不出志皋等言二臣皆賢者所爭亦皆公心請
上宣諭令即出視事并諭言官疏署勿互相排擊從
之二十四年乾清宮災思孝請行皇太子冠禮爲回
天第一事復奏日本封貢事謂亟宜修戰守之備并
論志皋石星主封誤國皆與時議不合蓋剛腸自任
負氣骯髒其天性也丕揚罷以乞休允放思孝亦得

請歸詔馳驛去病痊起用居家七年卒思孝晚結主
知及去國復得溫旨由是忌者益甚一去不復出矣
然思孝品望素定一時正人皆推之陸光祖謂鄒元
標曰吾郡清操潔行沈純父朱汝虞兩人獨純父嫉
惡過嚴汝虞名廷益嘉善人官通政使有年亦曰純
父雖剛然玉也世奈何以石攻玉顧憲成允成高攀
龍鄒元標皆善思孝憲成屢致書當事訟其賢且爲
辯誣思孝卒元標爲誌其墓惜其不大用也惟以
爭丁此呂件丕揚秦人重怒之遂成洛蜀之勢其後

辛亥京察之前御史史記事大亂將作疏詆以思孝
爲戎首謂其與顧天峻合謀翻局以錦衣衛劉承禧
僞書爲口實憲臣擧能力辯之而思孝亦以是歲卒
矣萬曆四十一年賜祭二壇天啓中贈太子少保子
士龍士皋士龍舉鄉試思孝同里同時以建言削籍
有聲者爲御史吳弘濟

吳弘濟字海舟秀水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蒲圻知
縣二十年行取選湖廣道御史二十一年吏部侍郎
趙用賢爲吳鎮所訐去位都御史李世達戶部侍郎

李禎等皆罷戶部郎中楊應宿鄭材復論用賢等以
緒執政行人高攀龍斥材應宿爲讒諂且以喜同惡
異斥輔臣部切責攀龍弘濟乃上疏言應宿疏訐吏
部攀龍責望輔臣陛下皆令部院參看臣一喜一懼
喜者喜應宿之有所懲而小人有去國之日懼者懼
攀龍之黨苗責而忠臣被進言之辜夫攀龍責備閣
臣亦無他意誠以進賢退不肖之權握於皇上而斡
旋其間者惟在閣臣今大小臣工之賢者比比而去
其所奉以去者皇上之明旨而票擬實出閣臣此閣

臣所以不白於天下而攀龍所以有言也若應宿之
言上無朝廷下無公論臣竊意其妄有所挾而出此
疏入帝怒弘濟黨援攀龍命降二級調外閣臣疏救
不聽給事中吳文梓等交章救之帝愈怒斥弘濟爲
民文梓等俱奪俸弘濟歸不及俟起用而卒後逆璫
亦以黨人禁錮崇禎立復官贈光祿寺少卿孫稅持
字臣手有文名以志節顯

外史氏曰當東林初起時政府鑒江陵之傲僨以爲
黨每言於帝而帝誤聽之凡有中傷東林者亦即以
爲黨嗟乎東林黨禍始於神宗末一二宰輔先種其
毒根至崔魏而毒大發也若純父海舟兩先生已稍
露其萌蘖矣至思宗朝既不能用參苓芪朮以調劑
而益攻以巴黃砒石毒愈甚而命隨之悲哉

江陰陳鼎定九輯　門人沈雲載勝
蔡世英偉人仝較

明

孫鑨傳

孫鑨字文中餘姚人忠烈燧孫也父陞爲禮部尚書鑨兄弟以進士高第先後列大僚而鑨獨恂恂若寒素初授武庫司主事提督京師武學學中貴戚子弟都城游俠射獵者皆繫籍於中鑨宿知其弊當六年會舉之日一以文義爲去留比奏將上尚書欲易一私人鑨力持不可既退同官宋岳呼鑨曰立峰吾今畏汝矣寧有上官煦煦言而面赤强爭者乎立峰鑨別字也疏上留中同事者皆危懼鑨不爲動蹐日竟下由此名大起遷職方員外郎丁外艱服闋補武選郎中是時世宗深居齋宮鋤言事諸臣屢興大獄舉朝惴恐鑨具疏極諫以秦二世宋徽欽爲喻盡發諸

奸與中璫不法事大學士徐階見之大詫曰痴也郎杀何輕批逆鱗哉會上病諸璫壅之不得達引疾歸隆慶元年起南京文選司郎中陞南尚寶卿考滿入京時高拱以內閣攝吏部尚書見鑨欲北之鑨若不聞而去遷南鴻臚少卿萬曆初入爲太常少卿提督四譯館遷右通政再陞光祿卿張居正奪情議起疏劾不報復引疾歸居正殁以原官陞大理卿歷刑吏兩部侍郎拜南京吏部尚書又改兵部陸光祖罷入爲吏部尚書當是時事權初歸詮部人情杌程中旨選還諸曹郎爲倖倒籍者蹤相屬鑨不爲動遷除大政不謁內閣路遇閣臣亦不避道循光祖之意加稱直爲大學士張位積不能平疏言會推大臣與議者各舉所知彙奏取上裁以此欲撓吏部權鑨覆寢之而給事中史孟麟力申鑨議疏繼上位益怯而閣部水火矣鑨在吏部集思廣益欣然舍己意廓如也時徵聘久廢鑨獨豪一二篤行士於科名外以維世風如鄧元錫劉元卿王敬臣王非爲行可等士論韙焉萬曆二十一年大計京官故事皆在正月二三宵小

輩為閣臣出力者皆借條陳侵吏部權欲以決隙致
潰鏜與考功郎趙南星悉慨自矢曰法之不行自親
昵始於是南星首摘其姻婭都給事中王三餘鏜亦
廉其甥呂胤昌胤昌者文選郎也自是部院臺省
莫敢以意干其私人而城社之黨紛嘗是時大學士
王錫爵假歸兼程赴闕意欲有所庇鏜知之計疏先
一日上錫爵憤甚合謀張位而臺省以不得與聞察
事也二恨交作使臺省合謀曰拾遺吾職也仍拾吏
部耳遂合糾稽勳員外郎虞淳熙職方郎中楊于庭

兵部主事袁黃鏜疏爭之政府故擬留用而給事中
劉道隆劾疏至嚴旨詰吏部專權結黨已又責其回
奏不認罪奪俸三月南星降秩外用淳熙等閒住鏜
求去不允鏜又念身去無須多言顧權黨之說不可
使遺患將來乃具疏申明職掌並乞骸骨又不聽又
凡東林賢者盡疏薦之大拂錫爵位意焉既而都察
院公疏救南星上大怒責其市恩於是左僉都御史
王用汲右通政魏允貞大理寺左少卿曾乾亨吏部
主事顧憲成李復陽禮部主事于孔兼員外郎陳泰

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陛戶部主事賈巖國子監助教
薛敷教等二十餘人具疏力爭咸歸咎內閣而劾錫
爵與位尤甚已而史孟麟陛吏科都給事中引疾不
拜極論前事禮部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啓睿連爭之
皆不省當是時聚訟盈廷清流盡逐東林黨錮之禍
基於此矣初陸光祖之在吏部也選郎王教以量移
萬國欽事一司皆劾籍政府欲假以立威懲後而衆
益不服後遂屢行之鏜罷而繼鏜者不久即去自是
吏部用人之疏一概留中而閣部之權並輕惟二三

臺諫以口舌為權衡排斥異已而已觀於丙辰丁巳
之察可為浩歎者也鏜請去益堅上遣中官賜養羊
上尊終不出疏十上賜乘傳歸踰年卒久之贈太子
太保謚清簡鏜淳誠質行自奉寒薄與人循循如長
者意所不可責育莫能奪三王並封議起諸臣岳元
聲等引祖訓各上封事久不決鏜率九列廷爭之錫
爵氣奪儲位始定風波震撼中樞光祖而為名吏部
者惟鏜為然子二長如法癸未進士刑部主事以爭
國本謫朝陽縣典史後至光祿卿次如洵癸丑進士

山東參政天啓間逆魏擅權矯詔入東林黨中爻子
皆削奪崇禎立乃復

外史氏曰先生爲東林肇基者也當其在吏部時引賢若渴東林正人濟濟咸登矣及其去位而清流之禍脈焉俾無張王之嫉忌則先生不罷而陞與純王忠伯輩再起與東林諸賢共佐朝廷太平之業未必不遠追文景也余故曰肇東林之基者先生焉

江東之傳

江東之字長信歙縣人少爲諸生性剛有大志萬曆五年賜進士授官行人擢山東道監察御史比附馬侯拱辰於逵貴戚斂手避之是時張居正初卒而馮保猶用事徐爵者保假子也居正素藉之以通於保居正死爵焰益張昨乘驢出入東安門莫敢詰止東之行過爵執其驢付所司即上疏陳爵罪歷言爵借馮保以作威福狀雖未明指保罪而實以撼保帝覽奏怒命錦衣衛逮爵論死尋以御史李植疏竄保於南京先是江西巡撫僉都御史王宗載與遼東巡按御史于應昌合謀竄殺御史劉臺以快居正之忿至是宗載協理都察院事東之露章劾之曰故大學士張居正執理十年不爲無功但攬權太專設心太險媢已者立躋要地異已者墜之重淵以致邪佞之徒趨媚太甚以成居正之惡如御史劉臺論劾居正義正辭嚴其忠義之心不出趙用賢鄒元標等下也臺不死當與諸臣并用矣李宗載前撫江西必欲殺臺以快居正之心肆其佹家代劉誣本遣人伴送來京

妄奏于應昌奉旨察審同心狐媚邇務訶爲扭報虛娗宗載復啗故江西巡按御史陳世寶以美官擬辜遠戍辜死淸州柨僉不備行道之人莫不流涕曰是劉御史也何罪而至此極耶是殺辜之慘至之者宗載行之者應昌世寶也世寶嘔血暴卒天實誅之宗載謀害忠良當以首論應昌誣賍枉法當以從論疏入帝命戍宗載應昌於邊故事御史上封事必以副封白堂上官東之捧疏而升宗載迎謂之曰江御史何言東之曰言公殺人媚人耳宗載失氣反走聞者

咸側目焉小阿卜戶率百餘騎襲破黑峪關殺數十百人去邊臣掩其敗塹藏諸屍詐以功聞爲巡按御史李植所劾朝議遣科臣勘之帝素知東之時方督屯畿輔帝曰此行非御史東之不可命撤屯務往將行執政有爲邊臣請間者東之指心謝之至則盡得其掩敗詐功情事顧未有左驗乃間行關外見新冢蔬圃疑之命吏士發土得九屍屍皆中創於是諸將叩頭服東之報命分別降罰坐死有差御史丁此呂論劾居正時科場事失執政意吏部尙書楊巍奏劾此呂謫外東之言巍阨節不終巧塞言路且言輔臣申時行二子皆中科名不欒此呂有是疏巍之劾雖曰巧庇故相實則逢迎新輔疏入不報時民間多私自宮者東之請嚴禁之帝稱善南豊知縣車大任以丈出餘田要首薦東之曰是謂竭澤而漁百姓將由之困乃請改正新增虛糧田地劾大任奪其官又請蠲恤屯收近地免守陵戶銀力二差及禁皇親佔產害民諸事帝皆嘉納之時帝方追憾居正及保東之與同官李植羊可立皆以論劾當上意乃詔曰江東

之盡忠言事摘發大奸有功擢光祿寺少卿尋晉太僕寺正卿時居正保餘黨時復引繩批根中傷善類有劾李植者東之發憤上疏曰張岳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數臣忠義天植九死不移臣安爲之黨而樂與之遊今若以李植與思孝中行等交往爲罪則植猶未若臣之密臣之罪重於植願先罷臣於是給事中齊世臣御史吳定交章劾東之東之屢乞罷帝命中使至皇極門慰留之蓋異數也居亾何禮部尙書徐學謨爲帝相壽宮於大峪山大學士申時

行王之東之與植可立相繼論大峪山多石非吉壤忤執政意於是大學士許國訟言攻東之植可立等王錫爵入朝偏東之等交攻之也上入不平疏攻東之等於是帝意漸移遂左遷東之植可立三人東之爲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復劾欽天監正張邦垣相壽宮欺罔不報尋出知霍州以病免歸萬曆二十一年吏部郎中趙南星推用東之起知鄧州尋歷湖廣按察司僉事備兵辰沅甫三月帝親書旨付吏部晉南京光祿寺少卿尋召入爲大理寺丞進左少卿署大理

寺事南星與鄒元標創首善書院於京師奸人欲攻之東之力排攻者乃止關人格殺親弟而以其妻當刑部郎議輕其罪東之駮置重典獄上詔如東之議而譴刑部司屬太醫屬范洋爲人通賄於選郎蔣如馨事覺繫獄時馨欲殺洋以滅口東之以洋當過錢律不應死會御史趙文炳劾時馨獨官削籍時友外訟銓司欲出丁此呂東之與忠孝以此呂素伉直力爭之於是言者萃劾東之且嘰趙文炳自反其詞謂劾時馨疏爲受東之指帝知其奸不問也東之

屢乞罷帝仍慰留焉執政慮帝終右東之乃乘間出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貴放之也貴州素荒徼土司安疆臣謀以新貴縣復爲貴竹司東之毅然折之且得其納賄中朝諸狀疆臣懼而止又請設天柱銅仁二縣改土爲流薦用能士朱梓等皆下所司行之烏撒頭目阿備稱兵據安效良求繼東之檄兵縛阿備而許效良繼焉高寨苗剽刦新添衛東之檄兵擊之斬首百餘級事聞賜白金播州楊應龍佹殺五司五司轄黔郡東之募兵擊賊賊夜薄我軍殺傷相當

議者遂以輕發失事坐之東之撫黔三年爲科道京察拾遺詔令致仕去復以播兵事落職東之行至安慶患風痺抵家而卒東之爲行人時刑部郎中舒邦儒其同年也闔門疫死遺孤一歲人以疫故不敢過其門東之爲經紀其喪事自着官服往抱其孤歸乳之舒氏卒有後少納妾於杭得娶人婦還之不責其直人皆稱長者云東之歿後亦入東林黨中崇禎立乃復其原官

外史氏曰先生與李植羊可立輩負其才氣志欲不

倔強桀以立功名彈劾侃侃論事風生要皆出於為
國家非有私也且其是非亦未有乖於正論者乃當
時賊相必欲驅天下氣節強幹之士屏為雷風水火
薄射之形者何耶嗟乎社稷欲墟遂使此數賢終
不得竟其志也

宋燾傳

宋燾泰安人萬曆二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
巡按應天兼理學政時應天有劉天緒之亂天緒河
南人以白蓮教扇聚千餘人自相部署號龍華帝主
圖掠倉庫犯陵寢事覺捕治燾因上言自採榷役興
民不堪命一夫振呼而從者響應况今北虜犯順邊
餉告急外有庚癸之呼內無度支之蓄萬一潢池弄
兵揭竿繼起誠所為瓦解之勢也宜及時發內帑之
金停無藝之稅克詰戎兵簡練將帥則內治順而外

防固矣時相朱賡不恊清論而莫有言者燾上言大
僚多缺百職不熙閹豎鴟張於內邊烽憑陵於外四
方盜賊水旱道殣相望而九閽轉隔天聽益高賢才
鱗集者不用斥逐者不起使其壯者老老者死摧抑
消磨之法士氣奄奄殆盡矣又言憸邪之輩習於結
納以頰熱繞指為伴食鎮靜其言侵擊輔臣於是賡
上疏求斥罷帝優詔慰留然攻賡者繼起如陳子廷
汪若霖輩至交章累牘皆自燾發之自此與宰相齟
齬矣遂移疾乞歸築室養志與東林諸君子相往復

導卒天啓間以鄒元標疏贈光祿少卿後以東林黨削奪崇禎改元乃復其官

外史氏曰吾聞父老云朱賡綵與人也為相時大小九卿科道衙門皆以賄納其鄉人為胥隸刺其巨細事以聞賡因之而要貨故富至八百萬久之根深蒂固胥吏皆得執持國政於是天子之權下移於輿隸而天下事壞矣前朝敗亡之毒實賡種之也其禍遺蔓數十餘年至我朝康熙初都御史董訥奏除之然至今猶有影射者當賡執政時勢如猛獸負嵎先生毅然攘臂而搏之可謂權矣

湯兆京傳

湯兆京字伯閎號賓齋宜興人萬曆十九年進士授豐城令廉惠甚著豐有三不在之謠曰銀不在庫吏不在屏囚不在獄七年徵拜御史時稅璫四出橫索至窘辱官於死且折辱宗室莫敢言兆京輒入告竊言之一時生氣而奸人希旨言興利者百出京衛百戶王邁桂閻應隆請科直隸田房稅變賣高淳等縣馬場可得數十萬又請海外貿易獻四十萬輒得旨查勘兆京上言以為東南凋敝至極邇番禍變可虞年來水旱頻仍閭里蕭條大非昔比富者貧而貧者流移何從取盈而得數十萬以奮虛鑿空之說為焚林竭澤之謀人窮則亂歟窮則攫吳閩之間屢見告矣臣謂東南凋敝者至極以此昔年閩粵浙直之中倭皆緣土人通番起釁竭東南半壁之財力僅乃靖之朝鮮之役亦費國家數百萬倘邊圉稍有不戒臣不識太倉太僕尚能辦數百萬之費否耶敎猱升木聞者寒心臣謂邇番禍變可虞者以此乞下吏誅奸弁以為言利者戒書上其議寢已又逮視西域有中使

二人塗辱侍郎數文禎詰之則鄭宮使也兆京露章劾處發配金陵邪瑞肅然自是兆京直聲震朝宁趙按宣雲復上言宣府大同名爲兩鎮地實犄角今既設稅監復有礦監已激成廣昌之變宜一切罷免不報而守備皇陵內監李浚指盜陵木焚居民無虛日兆京密陳之浚僨之亦誣訐永寧軍人盜木冀軋兆京朝廷遣科道臣往勘乃得白尋按福建還掌河南道管內計復按順天兆京所至有膽決不避權貴風力錚錚而先是宣雲之役兆京誣既白而軍民被逮

者數十人浚必欲殺之以杜口無然愈甚兆京疏其惡貫已盈中外怨恨狀帝震怒責浚長跪三日其下爲犬皆杖配被逮者悉放還會廠監盧受其黨家猗度法都人知兆京能持法訴其狀受惶懼無措令其客來謁因說曰君少節意寺卿在我耳兆京笑曰三公不易介者何人而敢以脅我卒堅執不少貸又脅發稅監馬堂跋扈諸奄無不崇跡悵惕御史然憚其公正莫可抵隙以是得伸其志福王之未之國也舉臣屢疏不得上通兆京倡率科道官伏闕叩請疏乃得至御前大抵言祖宗之制莫重分封未有親王既壯而久居京邸者臣等伏讀高皇帝祖訓有曰自古親王居國其樂甚於天子今福藩已鼎建天中而陛下不俾之啓行何陛下之愛福王異於高皇帝之愛其子孫也夫食洛食遲十年十世此福王之家也千里邦畿萬國朝宗此非福王之家也期在明春之詔臣等信陛下之有成言乞勅下早諏吉日以襄盛典未幾福王遂之國蓋奪嫡謀卿閣之力居多焉初兆京掌河南道日與孫丕揚曹于汴同理京察爲萬曆

之辛亥時黨事起附東林者曰淮秦李三才方爲淮撫而王圖秦人也與東林相難者曰崑宣崑山則顧天峻宣城則湯賓尹曰四人者皆希望枚卜而其徒爭擁戴之是年主察者皆東林而湯賓尹金明時等皆被察於是明時秦聚魁等上書詆斥兆京諸人喧呶不休二百四十年以來察典之撓亂所未之有帝亦平處而已丕揚圖于汴相繼去兆京尋奏論吏部尚書趙煥擅權因挂冠歸未幾卒年五十二贈官太僕卿天啓間兆京死垂十年魏忠賢之黨追恨之列

其姓名於東林黨人與宋壽晉子汴江東之史記事劉憲寵魏大中章嘉楨袁化中等謂之前鋒榜示天下云

外史氏曰先生果東林之前鋒也當神宗之末閹璫其熾矣非其伐之於先則忠賢九千歲之稱不其易而爲萬乎楊左諸君子繼其鋒以身家性命推之而逆黨始不敢遽爲莽之篡奪否則熹宗之鼎早屬趙高矣

章嘉楨傳

章嘉楨字元禮德清人萬曆八年進士授蒲圻知縣丁憂歸起補當塗會歲大旱鄰境蝗飛蔽天將及當塗嘉楨禱之一夕蝗盡赴水死邑獨有秋民有治地得金穴者金皆鐫嘉楨字因持以獻且曰天賜公也嘉楨取金熟視之謬曰此支乃嘉祐固宋物也令籍入庫悉作正供以甦民力御史喬璧星按部至索行賂嘉楨以歲飢民貧不爲具璧星怒夜宿太平驛見驛中設位祀嘉楨召丞欲撻之丞言令有德於民民皆設位奉祀何撻丞爲璧星趣取驗丞出食頃擔囊負捆而至皆民所奉嘉楨祠版也璧星大感動乃特疏薦之都御史海瑞亦以治行第一薦擢兵部主事調禮部復調吏部歷文選司坐會推閣臣事削郎中頓憲成籍嘉楨降羅定州同知解職歸居十八年起南京刑部主事遷尚寶司丞奏言微臣幸荷賜環同僚尚在遣佚乞將遷謫諸臣鄒元標等九十八人廢棄諸臣范儁等一百十人悉賜錄用而謚孟化鯉顧憲成等以慰幽魂不報再進右通政四十五年京察

以忤御史劉廷元借拾遺被劾遂降級調用天啓元年補兩淮運判三遷至大理左寺丞卒既亦以黨人削奪云平生負經濟大志所學亦純粹爲權奸所阨未竟其用士論惜之

外史氏曰先生東林之赤幟也雖所上之疏不報而諸賢爲權奸阨抑者皆有起色矣自後正人得立於朝不可謂非先生一疏之力也

崔景榮傳

崔景榮字自強長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平陽府推官擢監察御史疏劾東廠太監張鯨罪巡按甘肅再按湖廣河南最後按四川積資十八載晉太僕寺少卿甘肅地富河隴三面距邊將邊效久戰具粗備諸將多媢敵自固景榮悉劾罷之請令土兵就以土官練鄉勇番部統以宿將捍外忠敵入番拒於外我應其內不以小小順逆定功罪著爲令火落赤入臨洮越渭源去鞏昌四十里景榮張燈乘城賊知有備引去播州之亂起李化龍總督八路景榮以巡按監軍大帥劉綎吳廣輩故健鬭然素驕蹇綎使人馳金幣至景榮家爲太公壽景榮上疏論劾閩軍股慄進兵逼龍圖賊僞降冀小緩景榮劾治吳廣責戰益急卒平播州或言播平賴安氏力居多宜以播地畀安景榮不可會化龍憂去景榮爲善後計請錮蜀一歲租并卹上東五路罷礦使化龍疏叙監軍功景榮悉去之以太僕三年滿擢都御史巡撫寧夏諸將吏夙聞景榮按河隴狀咸震懾銀定素驕歲入掠諸部

屬陰爲之導適犯六羊河口景榮親督戰破之因議革導賊諸部賞諸部俱請與銀定絕銀定旣失導剽掠無所得亦叩關求市景榮故難之令倍送丁口自贖賚急寧夏歲市費不貲議省之在任三年僅一市其後佐兵部延綏吉能等挾欵求補市延撫以一年爲市請力駁寢之卒亦無他變歲省金錢十餘萬四十五年入爲兵部左侍郎署部事皇親鄭養性襲父左都督駙馬都尉侯拱辰子昌國乞恩授都指揮使已得請矣景榮以恩施太濫引祖制再疏諫止又言

邊事不宜專用債帥頃九邊大將非賄不得薦大亨爲兵部武選職方明以賄爲交易凡都司守備各官負債皆數千計請行禁絕從之總京營戎政改吏部以疾辭六上疏不得請於大明門叩辭去踰年起宣雲總督召還晉兵部尙書時邊事瓌劇羽檄紛馳封事日數十上力疾題覆會遼瀋陷熊廷弼王化貞議不協命廷臣議經撫去留景榮數爲言官所論御史方震孺請罷景榮以孫承宗代之遂引疾歸天啓四年十一月特起爲吏部尙書當是時逆璫魏忠賢盜

國柄羣小更相倚附逐尙書趙南星郎家起景榮欲倚爲助比至璫偵戶宅以待景榮不赴移宿火房錦衣帥田爾耕來謁辭不見帝幸太學璫請先一日聽祭酒講議裁諸聽講大臣賜坐賜茶璫又議減考選員額汰京堂添註官景榮皆力持不行錢傳政府及六曹集議事景榮曰吏部事與司禮無涉非戶工各曹比璫恚曰彼謂吏部無弊耶孫承宗督師關門請入賀聖壽面奏機宜璫黨謂承宗將清君側矯旨促還鎭崔呈秀徐大化等連章論劾下九卿集議景榮

訟言曰關門非承宗不可於是嚴旨趣視事楊漣左光斗之被逮也景榮移書魏廣微勸其申救坐郎中三日力促之廣微不得已具揭有旨切責廣微俱以景榮書爲徵曰景榮教我也於是御史倪文煥特疏發景榮有云景榮身爲冢宰同一君子也首攻淮撫之邵輔忠力詆東林之劉廷元疏糾張鳳翔之盧謙何以久不登啓事也同一小人也黨護淮撫之孫居相貴身東林之史記事詐陷毛文龍之夏之令何以久不關削奪也且東林之人輦金數十萬托李孔度

為奸細陰謀翻局何可不問御史門克新復參景榮
王調停之說媚奸邪而邀後福景榮遂削籍為民崇
禎改元用廷議復原職遣官存問四年卒贈少保景
榮去官時處璫禍未已妻王為製服殮啟已亦密置
毒飡中幸得免天啓中稱清正冢臣推景榮與趙南
星云

外史氏曰當逆璫煽虐之時所畏者正人在朝耳故
去高邑而進長垣以長垣可以招國而為吾徒也孰
知長垣又一高邑耶此倪文煥之誣參刻不容緩焉

嗟乎先生一去天心可知矣

劉憲寵傳

劉憲寵字抑之慈谿人中萬曆十四年會試奔父喪
回已復丁母憂不御酒肉不處內者六年始就廷試
授吉安推官郡多賢大夫憲寵悉與之交相砥礪以
名節御史㢟方者知其賢每攜以自助所部太和萬
安二縣多兼并郡守汪可受欲行丈量法憲寵已取
為郡試考官矣力辭之任丈田事因乃得均決獄意
主平反然法之所在屹然不移行取授虞衡主事改
禮部儀制司遷員外郎當管冊庫凡藩府之請名請

封必致餽始得憲寵悉卻之疏朝至夕覆事無留難
胥吏聽令而已代王欲廢長立幼力持之遷本司郎
中皇長孫生條上諸禮儀一依皇長子例所以陰衛
儲宮者其慮甚遠以聖母徽號禮成起擢光祿少卿
不樂仕乞冊封之差以歸家居十餘年熹宗踐祚起
原職遷太僕少卿右通政念加派之害疏乞蘇民困
以弭盜源語極剴切溫旨令設法具奏乃上言鹽法
屯田鼓鑄三事其言鼓鑄欲大小錢兼行大為母小
為子錢多則用母而以餘數用子錢少則用子而以

整數用毋其說甚具時不能行遷南京太僕卿乞假歸未幾羣奸用事御史袁鯨劾之革職憲寵天性和粹而操行廉介服食無異寒士鄉邦重之時小人摭同志諸錄以害東林清流憲寵預有名故被劾也卒年八十四

外史氏曰小人之害君子也恐君子得志而不容耳若先生者謹愼自持所謂狷者是也奈何亦見忌於小人也耶

江秉謙傳

江秉謙字兆豫歙縣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鄞縣知縣地濱海閩民漁於海者遇風舟壞避者誣爲通洋繫縲數百人當事者將白於朝秉謙執不可三駁三覆卒平反焉入拜山西道御史薦觀光祿歲省費無算天啓初魏忠賢設內操大學士沈潅助之募兵都下中外危駭秉謙首率諸御史劾之廣寧陷言兵部尙書張鶴鳴經撫失職樞臣何得辨玉行邊坐忤謫外尋落職爲民皇子生詔建言者皆復職忠賢卿秉謙不得與後楊漣劾忠賢亦以錮秉謙爲罪云秉謙以疾卒與友人訣而歎曰吾願生平不負所學爲令不負地方爲御史不負朝廷所願不遂命矣夫崇禎初詔復其官

外史氏曰兆豫先生以強項忤璫遂禁錮終身賫志以歿海內惜之然不至如楊左諸君子絛死詔獄衆猶以爲之幸也嗟乎明之氣運適逢陽九百六之阨正人君子不遭荼毒以死卒不享其天年者何耶嗚呼三代以上義理之天耶故人得以義理爭之耶三

代而下氣數之天耶即天亦囿於氣數之中不能自爲之主耶雖然忠孝節烈禮義廉恥此八者挽回氣數之資也吾人學具此以與氣數之天爭不可舍此而隨氣數之天洄例也夫

東林列傳卷十五

江陰陳 鼎定九 輯 門人 沈彝載陽 蔡世英偉人 仝較

明

郭正域傳

郭正域字美命湖廣江夏人萬曆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才氣高朗博覽群書與寧波沈一貫相左功名遂以坎壈終一貫者正域館師也正域服闋補原官不復執弟子禮踈之又一貫之戚全中允爲曹給事所糾一貫疑擿發於正域東事起用師三年上遣郎中丁應泰視師發一貫私書應泰正域所善也其疑益深時正域充東宮講官臨中允歷諭德庶子五年不離講幄一貫平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居二年陞詹事府詹事備講如故尋陞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篆踰年回部攝部事正域在部諳典故惜名器堅執持敢諫諍不貸錯胥吏不假權郎曹部務爲

之肅然時歸德沈鯉為文相器重貫出首揆上正域與鯉交相善也一貫愈恨之然正域在部每事與一貫忤孟夏朔日食值廟祀正域言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終禮者四日食其一也當祭而日食牲未殺則廢宜以朔日專救日翼日廟享又封益王使者將發而王薨則斷以聘儀遭喪入境則遂也諸侯相聘必致主命況天子之於臣耶卒遣使行又夏至陪祀諸臣托疾不至則言祀事不虔由上久不躬祀所致宜下詔勅勵羣臣日食之占曰日從上食君知佞臣

安心用之以卜其國一貫怒召欽天監監官詰曰若妄言當黜正域曰宰相憂盛危明顧不若瞽史乎彼能禁我能救毋恐一貫聞之而止兩淮稅監魯保請專勅關防兼督浙江織造鯉持不可而一貫擬票兼予之正域曰改造礦稅別名也保得關防是總督四省也勅可與關防不可與也上顧司禮太監曰保不要關防也罷郭侍郎是好官一貫疑有內援益比而孽之矣秦王為其庶子請封世子正域堅執不予又請封郡王又不肯覆一貫使大璫以上怒脅之不聽

牓示部門曰秦王由中尉進封次子不得封郡王母妃年未五十其庶子不得封世子毋得違條例告擬於是秦府所推金錢皆不效而恨之者刺骨矣謚議起故大學士呂本名在議中一貫與朱賡曰吾在誰敢奪正域曰敢奪者我也援筆判曰如黃光昇當謚是海瑞當殺也如許論當謚是沈鍊當殺也如呂本當謚是鄢懋卿趙文華皆名臣不當削奪也疏上竟格不下而謚議不果行正域之與一貫相枝拄者大端如此而其他未可悉數也楚宗人華越上書告楚

王非恭王子有莒滅鄫之嫌王大懼輦金走闕下使人私於正域幸毋窮楚事願以饋首輔者饋公正域怒揮之去而持楚事益急楚宗人口語嘖嘖謂郭侍郎為王地則須其歸以鐵椎椎其首裂其顱耳正域謁一貫請勘一貫以體訪固拒之及楚中勘疏至假王頗有端正域持議益侃侃諸為楚者疾其梗己也又患其知楚賄而亂己也嗾王飛章論之正域抗疏申辯以王餽金上聞且向人極言楚藩行賄狀移病疏四上乃得允舟泊楊村而妖書獄起妖書者爲東

宮作危語而波及一貫不知誰何筆也上初得之詔
牽連宮楚恭闈骨肉憤懣不能食下部大索一貫私
人聚族謀門楚事方殷而妖書踵作可一網盡也以
楚事附致妖書則妖書之人可懸購而以妖書証明
楚事則楚獄可立解於是一貫從客為上言是書也
非他人必臣下相傾為此徵引其端以挑動上怒而
御史康丕揚奏曰妖書楚事事不相侔貫一根柢給
事中錢夢皐奏曰首相一貫不主楚書則妖書不出
矣次相賡不上楚揭則妖書不出矣妖書實出郭某

而沈鯉為亂臣賊子實與同謀一貫乃擬旨察治務
得真賊并勒正域以楚事聽勘初荊門州故同知胡
化恨州官阮明卿誣告妖書實出其手事下刑部夢
皐等喜急告尚書蕭大亨胡化與正域同舉於鄉正
域在楊村尚私至經邸其機不可失也大亨諷化使
引二人化大呼曰郭舉進士後二十年音問不通何
謂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為沈鯉公等但為蜀犬殺
人媢人即斬胡化之頭亦不能誣人蜀犬者斥夢皐
也刑部郎王述古如其言具讞上曰誣也並釋之而

東廠捕得妖人皦生光上意卽以此定獄一貫意未
厭揭請詳鞫丕揚抗章訟生光枉請少緩則賊之父
子兄弟可授首闕下所謂兄弟者指正域與其兄國
子監丞正位也上怒謂丕揚阿庇反賊而獄益急於
是丕揚與提督陳汝忠捕布衣沈令譽名僧達觀且
拷且死卒無狀又以風影牽連刑部郎中于玉立吏
部郎中王士騏皆削籍次相與監丞之門邏卒周徼
戶闥不敢書啓楊村旅岸重圍擊柝讙呼徹晝夜宣
傳上遣緹騎逮正域迫使自裁正域笑曰大臣有罪

當伏法死都市何為自屏草莽意豁如也汝忠又盡
械正域僕隷搒拷竟無所得及會審生光以鍼刺其
妻妾指爪令引正域皆不肯生光坐篋輿中瞠目視
丕揚夢皐罵曰死則死耳千刀萬磔自當之奈何使
我牽沈相意陷郭侍郎左都御史溫純禮部侍郎李
廷機越席起曰讞獄者若不承安有既承而反相抵
者乎御史牛應元湯兆京沈裕皆力爭東廠太監陳
矩數日朝廷有人遂具讞上大獄乃得解正域既去
御史史學遷劾楚事其究大白一貫卒不為清議所

客乃拉文輔經同去而楚宗與王相擠不已至於刼王人殺廵撫三十餘人騈首就戮然後知正域當日之力請行勘非刻也先是楚勘疏入詔廷臣會議人持一牘李廷機在部爲撮略以進而諸人謂正域匿議單不上正域不辯廷機奏曰臣爲之也言者乃止妖書獄急一貫意甚銳翰林唐文獻楊道賓周應賓陶望齡等正告一貫郭侍郎將不免人謂公有意殺之一貫揮杯著地以子孫爲誓文獻復進曰亦知公無意殺之臺省方希風下石而公不早結此獄似

有意瓜矣何以對天下後世一貫色沮獄漸解而蕭大亨欲脫生光而坐正域也手削爰書授王述古述古抵其藁於地曰此獄若成刑部諸郎盡當抵償不獨明公也大亨默然而止順天通判孫許兩折戶部尙書趙世卿柰何附權相以害正人世卿力言於一貫一貫亦爲心動當是時權相之勢焰薰天隣日而詞臣散僚引据名義岳岳不稍𨻶避如此則正域之不死者天也正域貌不踰中人然英氣勃發有胆智敢言任事在講幄皇太子午夜出講天寒爐無宿火

正域大言曰無論皇太子玉體柔脆不耐寒凍卽我輩三四措大承乏禁廷亦何忍其霜天雪夜屑個口噤以死乎巽曰請傳禁中爐火郁然矣及爲祭酒條上監規七事請做司馬光十科胡瑗二齋以羅眞才請罷納貢毋以明經之選等於鬻爵李都督者寧遠之孫魏國之婿也騎而過文廟門學錄李維極執而扶之侯家奴數百譟邸門思逞而寧遠魏國盛氣想正域正域曰以學錄扶都督誠過雖然公侯子入學習禮亦國子生耳安得褻衣走馬橫絕先師廟門以

先師扶國子生非以學錄扶都督也卽上奏曲有所歸不若兩平之令詣門交謝而罷留都公卿制於臺諫之口臺諫所善卽恣肆無敢問太學生李文孜爲陳御史蔡客以收責繫司徒役人數十於兵馬指揮獄中立取而置之法其在禮部司奸以王市而不得直長跪泣道旁正域疏奏上逮命承運庫予之闔化王遣官入貢例予鈔市貂鼠鈔之直鬻人病之傳語主客郎以錢易鈔而遠人歡常熟諸生試郡以小忿辱郡守或言人衆法所不及正域曰恃衆犯法長此

安窮盡勦一縣諸生不得預試而倡亂者盡以三尺
從事其長於政事又如此歸田後常乘小舟往來東
林以十三經補註商於顧憲成昆季而得程朱主敬
之學遂視富貴如浮雲與兩京權貴不通一字焉然
望益重海內冀其旦夕柄用萬曆四十年卒後四年
贈禮部尚書天啓初奉光宗遺詔加恩侍學加贈太
子少保蔭一子中書舍人謚文毅五年逆璫以正域
爲東林黨矯旨削奪思宗初乃復其贈謚所著有黃
離集皇明典禮志武昌江夏郡縣志楚書妖書始末

十三經補註凡若干卷

外史氏曰嘗聞之父老云萬曆中天下豐稔斗粟僅錢
三十文凡民間日用布帛食貨其值甚低弗昂也四
方太平兆庶富足子弟皆知向學及東林講學興而
四民皆重名節尚禮義士大夫以廉潔爲高雖奸臣
如沈一貫張位朱賡之徒皆利好貨鼠竊狗偷然有
郭侍郎輩忠良在朝惟恐其或知之淸流之議卽隨
於後也嗚呼端人直士朝廷豈可一日少哉夫通判
佐貳之卑員也敢於面折尚書可以想見當年氣象矣

孫丕揚傳

孫丕揚字叔孝陝西富平人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
授行人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出視居庸關復巡按順
天景王之國中官倚勢爲奸沿途繹騷用術裁制之
暴璫屏跡嚴嵩子世蕃伏法詔丕揚往籍其家再巡
按廬鳳淮揚癸釋無辜藩王於高墻勢豪殺人莫敢
誰何一訊得其情憫其無子令娶獄中生子後竟致
法焉人服其手采莫敢犯也隆慶元年引疾歸再起
原官掌河南道至朝覲考察再掌京畿道刷卷時大

學士高拱復起當國專而横疏糾之拱怒擬旨切責
時丕揚已遷大理右丞矣給事中程文摘其巡按順
天時事誣以罪回籍聽勘丕揚慷慨語曰世無百年
不死之宰相亦無一日不白之是非何須乃爾羅織
然希拱意竟奪官萬曆元年起原官尋以右僉都御
史巡撫保定時齮齕丕揚者時猶爲井陘兵備跼蹐無
以自容丕揚笑曰無恐有善政吾仍薦汝其人感激
自奮後竟薦之丕揚以拱故頗厄然見拱所行大政
未嘗不心折與諸屬吏言稱高先生而不字也其處

平若此居官嚴厲雷勵風行郡長吏惴惴畏法爭爲廉潔以自售居任三年修紫荆關沿邊墩樓三百六十座石垣一千九百餘里以功陞右副都御史先是張居正欲使丕揚爲大璫馮保建坊丕揚曰內官有何功德因峻拒之由是忤居正意給事中陳三謨劾之有旨南京別衙門用旋丁父憂家居十年起應天府尹南都風俗華靡諸曹郎修爲宴會聞丕揚至皆減騶從屏音樂人以方之楊綰尋陞大理寺卿歷戶部左右侍郎以不合於時力求南轉陞南京都察院

右都御史中途引疾歸十九年冬起刑部尚書甫之官即請清理天下冤獄又上約束郡縣省刑疏是歲減天下繫囚之三劉東暘哱拜作亂上入叢語逮治總督尚書魏學曾丕揚力辯其誣又奏減左通政務求輔兵備隨府等罪又白慶府受害之由與慶妃死節之苦公論韙之內璫頂龍殺人懼罪逃入大內丕揚曰我所司者法也朝廷不得而移法自上立乃自上失可乎遂特捕龍上降旨委曲命以龍婪爲首丕揚仍戍龍不少假借上聞亦歎曰孫丕揚忠臣二十

一年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上不視朝臺章陵替丕揚上疏釐正臺規其略曰天下之澄清治法與治人而已御史者分任澄清之人都御史者總持澄清之法者也故四方體統欲正宜首嚴臺班之因循以爲天下先百僚法紀欲齊宜先釐臺規之參差以爲百僚倡臣不敢遠舉如今掌河南道御史風紀總會也相習爲乍長乍更矣巡按御史省直具瞻也相習爲重內輕外矣巡視御史畿內首善也相習爲季易月易矣欲望澄清嚋其任之臣舊臺臣也猶能記憶舊

章大約掌道之任使宜專巡按之舊貫宜仍巡視之責成宜久三者行使在內者不敢以養望循資之地傳舍其職業而不講在外者皆知爲耳目民社之托拮据其心力而不辭則十三道之體正而後可以正人十三道之法齊而後可以齊衆其於澄清吏治可漸覩矣時上嚮用之意專丕揚又高自標置不苟言笑諸御史入謁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明年秋陳有年罷遂改吏部尚書先是大選外官競爲請托丕揚創爲掣籤之法分籤爲四隅東北則北京山東爲王

而以河南之汝彰歸南京之廬鳳淮揚附之東南則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廣東爲主而以廣西之梧州平樂桂林附之西北則陝西山西爲主而以河南之懷慶開封河南南陽湖廣之鄖陽附之西南則以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爲主而廣西之柳州南寧慶遠潯州太平附之至於起復調簡地僻缺孤或人浮於缺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籤法之窮者爲令吏部之有掣籤自丕揚始也又申會推之法上曰用人卿職也自今以後科道官職司彈劾不得會舉若列卿推舉不當

者即與糾正毋徇私爾丕揚受命益得行其志無所屈撓明年外計人服其公初沈思道迫欲佐銓閣臣張位復慫恿之丕揚不應於是大拂張沈意嗾御史趙文炳論劾文選郎蔣時馨以撼丕揚丕揚疏爭又御史丁此呂向以建言得名左遷山東參政在任不職有揭其罪於丕揚者按籍黜之而此呂之黨惡丕揚丕揚以原揭進上大怒逮此呂付詔獄戍邊於是江右官於朝者惡丕揚沈思孝浙人也素持論與丕揚左浙人亦惡丕揚張位與此呂同邑庇其鄉人亦

惡丕揚於是恚曰惡我者位主之也乃抗章求去並糾位弄權結黨上右位而絀丕揚遂以太子少保引疾歸林居十四年復起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年已八十矣白首出山天下想望丰采然性少容過於憨直入朝首薦呂坤爲都御史不報以去就爭亦不報時內外缺官丕揚受事兩月推上數十人皆留中乃具疏言臣以八十之年豈復營求富貴感陛下知遇欲盡忠爲今朝署俱空卿闕無路國家亦安所用臣乞仍賜放還以遂首丘之願大學士葉向高亦代

爲請上報曰老臣公清端亮董率百僚國家多事豈可引疾求去補官諸疏當即檢發丕揚復起視事時部所推選既不能即邀上旨而諸臣俟命動淹歲時曹事盡廢乃以便宜使外吏侍候者盡署諸曹借倖辦事中外稱便上聞亦不罪也萬曆三十九年大計京官丕揚主察佐之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院事王圖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掌河南道御史湯兆京等當是時宣浙結黨相攻東林有必不並立之勢攻東林則以顧憲成

李三才王圖爲首攻之者金明時秦聚奎王紹徽劉國縉也方祭典未舉史紀事有大亂將作直發羣奸逆謀一疏已爲黨人側目及祭事既行御史金明時居官不職意逃察典特疏攻圖及其子淑抃而譽丕揚與王國以間之於是于沘光京投揭吏部謂明時要挾不揚遽聞於上然所謂要挾者不過前疏所云未嘗詆丕揚也秦聚奎有捨死報國之疏爲明時稱冤力攻秦人擧朝大譁弘綱意主調停衆又謂其首竄兩端失大臣體及明時疏三上再犯御諱削籍聚奎閑任而丕揚所黜湯賓尹徐大化劉國縉張嘉言皆駐私邸著王紹徽喬應甲榮和聲等以黨魁皆出爲外吏於是攻東林與秦人者並起爲難逆察典畢而王圖去丕揚與弘綱累疏乞歸不聽明年二月丕揚掛冠徑去葉向高力言於上乃降溫旨馳驛回籍丕揚去而羣奸用事丁巳之察東林盡逐國事愈不可爲矣四十二年丕揚卒年八十三踰四年給祭葬贈太保天啓二年謚恭介既魏忠賢指爲東林黨人削其籍崇禎初詔復之

外史氏曰叔孝先生以老成持重之賢立於朝廷衆小雖欲戕賊忠良猶有所憚也及先生去而小人熾矣於是攻東林逐東林殺東林者無虛日而國事大壞廊廟空虛矣悲哉余讀山左王氏村覡錄載丁此呂參政山東時多不法丕揚去之人皆稱快考此呂居言路時頗稱伉直其黨不察反惡先生補臣袁位又以此呂故從而快之以故宣浙黨人散謗載道遂成市虎然先生實淸流之主宰也

馮琦傳
馮琦字用韞選東廣寧衛人幼穎異絕倫嗜學甚苦
嘗翳燈帷中默誦竟夜凡古今掌故經濟事宜無不
通其條貫年十九登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直史館纂修大明會典尋編纂六曹章奏兼起居
注會典成陞侍講掌文臣誥勅以爾雅重一時尋補
日講官故事經筵多獻替之言日講衍其義耳琦與
交河余繼登私計謂上久不御講講臣無所獻其忠
乃援古諠傳時政冀有所感動陞左春坊左諭德二

十年陞少詹掌翰林院事年未四十請假歸三王並
封議起移書大學士王錫爵謂長不可爲而嫡可爲
萬一冊妃爲后則嫡庶難倫引世宗方皇后事爲証
錫爵悟以三誤自劾事乃寢明年假滿補原官再陞
禮部右侍郎時礦稅事方殷而災異叠見太白太陰
同見於午又狄道縣山崩平地湧大小山五座琦乃
勸上謹天戒慴人窮以保治安畧曰自礦使出而百
姓之苦更甚於兵稅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於礦皇
上欲愛民而彼專欲害民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

商皇上戒勿信擾擾而擾擾愈多皇上責其不許騷
擾而騷擾愈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
之心必先朘民方能肥己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
皇上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禮部修省之章未嘗批
發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即所云遍解天下無
礙官銀無礙云者不過支剩羨餘近日征調太繁正
額錢粮尚多拖欠羨餘支剩何從得之此令一出不
但指有礙爲無礙亦將指無銀爲有銀必將正項公
銀半充進獻及至公用無措又派民間庫藏虛空閭

閻凋敝又如仇世亨奏徐鼎掘墳亦當先下撫按覈
勘虛實先正其掘墳之罪而後以物入官未有罪狀
未白而先入貨財者也片紙朝入嚴旨夕傳此風一
倡誰不效尤臣等方欲陳奏而高時夏救君恩之奏
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百萬奸
內生奸例外成例臣等前日猶望其日減今日乃患
其日增不致民窮財盡釀成大亂不止疏入不報以
病歸旋丁父憂起補原官纂修起居注改吏部右侍
郎兼官如故轉左侍郎主外計人服其公又辯魏允

貞之誣每月揭官俸歲深者於壁以次推補郎才地不同就一月中低昂前後者不得踰晷求之門遂杜琦在吏部知無不言其請而得報者如增淨躁之條與降調郎中王允光議處饒州通判沈榜及請建儲行冠婚禮他如救顧憲成趙南星薦鄒元標馮從吾等諸疏郎不得報而事因以正者多也又如中使譴撫臣魏允貞高寀妄薦陳性學爲還撫皆和悅而諍比何文選郎以推欽降官觸上怒琦攝太宰具疏謝罪乞令該司落職俱事上報可十年以來聖怒發而

復齊吏部之得請者僅此是年陞禮部尚書時冊立詔下期迫司設傳經費不給琦曰今日禮爲重不可與爭會其弟馮璦輦遼餉四萬出都卽追回給司設而冊禮成聖躬不寧諭停礦稅已復欲必行琦與同列合奏謂聖躬由病而復安臣等所同喜也聖德已光而復晦臣等所共惜也臣願省思慮以養神平喜怒以養性盡罷礦稅布恩惠於天下以養福又奏皇上御極三十餘載青宮與朱邸同開太子與四王並冠此古帝王難並之完福也惟天爲能降福人主受

天之福無可酬答惟有一將一享必躬必親乃所謂報耳乞親行郊祀於以受天祉祜陝西黃河渦琦請修省盡撤礦稅召回中使又言今天下最爲民害者遼東高淮淮上陳增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五人之惡皆不減陳奉乞照奉例將五人撤回其原管事務併就近內臣廉愼者理之又中使邢隆請給關防勅書琦奏一事輒用一印恐印文愈多璫查愈雜適以召奸覺而滋擾也執奏甚力上不能難至以御前牙牌防給之秦王由中尉總國統令甲惟嫡子

得襲餘子當仍中尉王以嫡久未生請先封庶長子郡王以待嫡琦執謂此濫觴不可啓屢奉旨部議報終持不上又士子藝文詭異不經臣下章奏冗濫無法乃疏正文體不得雜用釋氏語章疏不得妄引浮詞詔從之寧夏卒訌琦語征西諸將無苦攻城無輕決水荀善用間賊當自潰卒如其言尋病篤十六疏乞休不允卒於官遺疏發章奏補缺官爭羣臣收人心而又終之曰前代欲爲堯舜者在累積其所不足陛下欲爲堯舜者在克治其所有餘陛下奈何僤一

日之發憤不以成一世之業立萬世之名乎疏奏上爲衰悼贈太子少保諡文敏琦操守清正不尙炫耀有淸畏人知之意持論最爲和平忌嫉激發後至天啓朝逆璫魏忠賢肆虐謂其專與中官爲難削籍追奪入東林榜中昭示天下崇禎改元乃復其贈謚所著有通鑑分解經濟類編兩朝大政紀及北海集四十六卷

外史氏曰嘗稽之史冊凡國家好利及用貪人族類未有不亾者也他朝姑置勿論如元之末年皆用崇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爲何物其問人討錢各有名目下屬始參曰見面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索覓曰追節錢上元曰花燈錢端陽曰蒲粽錢中秋曰月餅錢重陽曰萸糕錢冬至曰餛飩錢除夕曰壓歲錢每事需索曰常例錢出巡而經其道曰過山錢下郡縣曰長夫錢初到任曰墊衙錢勾追曰齊發錢獄訟曰公事錢坐衙審斷曰鋪堂錢吏胥需索曰東道錢轎馬錢舟楫錢飯食錢供應錢開手曰紙筆錢管家曰封視錢轉補曰利市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

得缺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肥曰好窩子漫不知忠君愛國之爲何事蓋蒙古旣不讀書而性又最貪末年多用之故壞也至於明末則用内官如礦使稅使監軍之類出則惟錢是索誠如先生所言朝廷欲愛民而彼專欲害民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戒勿擺置而擺置愈多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也有天下者其思之哉愼之哉戒之哉毋惑乎小人而好利也

東林列傳卷十六

江陰陳鼎定九輯　門人　沈舜掖陽
蔡世英偉人　仝校

明

王圖傳

王圖字則之其先太原陽曲人徙耀州舉萬曆十四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在史館厖然以公輔自待時秦人布滿九列而圖兄弟尤矯厲特起與東林相倡和南北黨部之萌從此起矣圖守檢討十五年沈一貫當國有妖書之獄圖少詹及其門援引古誼極言規諫一貫弗善也久之陞右春坊右中允掌南院還坊充東宮講官以右庶子掌坊事又四年陞詹事府少詹事久之以吏部右侍郎掌翰林院前後服官自宮坊歷亞卿皆不出詹翰資望最深萬曆中年黨論滋起王家屏沈鯉之後負地相倡謂可紹二人而大拜者咸屈指郭正域劉曰寧並圖而三正

域逐日寧逝物望漸屬於圖而小人之側目滋甚當是時孫丕揚爲冢宰秦人也圖又秦人群小忌而謀間之三十九年京察群小造爲假書以撼丕揚謂禍滿當逐當平耀州繼之秦脈漸盛於是紛爭遂起又顧憲成馳書救淮撫李三才或嗾丕揚發單諮訪廷辯淮撫是非以爲鉤黨之計圖詫曰秦人與東林一網盡矣亟言於丕揚止之群小知其所由解皆恚恨移而攻圖圖又與祭酒湯賓尹隙御史金明時素不職欲逃察典飛章首攻圖圖抗疏辯而劉國縉繼之鄭繼芳又繼之秦聚奎且言今天下大勢惟有秦人而已更無皇上也論今天下人情惟有趨附秦人而已不知有皇上也祖宗二百年來考察大典本憑以黜幽也而秦人借以發抒私忿皇上五十餘年培植之太宰本託以程材也而秦黨借以壓伏人言又云王圖因明時劾破其入相之路御之刺骨至今而明目張膽扶同排陷夫沈一貫雖陽施陰設猶有僅天下公議之意圖則并此心而無之矣圖杜門求去上不許仍令王許李賓尹竟以不謹罷劉國縉徐大化

袁嘉言亦罷脅應甲王紹徽欒和聲外調明時舉李
落職諸附楊見黜者聚族而求逞於國國求退益堅
言者持之益急乃抗疏別白極論賓尹所以被察與
紹徽等所以媒孽之故移疾出國門求去疏前後二
十上始令給假又三年始以病予告丁巳內計舉小
用事以拾遺中國當時主察諸人並罷而前局盡翻
矣泰昌元年光宗以講讀舊勞陞一子天啓二年起
原官四年歷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
事逆璫矯作削籍家居七年卒兄國爲萬曆五年進士
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撫保定子淑朴萬曆三十五年
進士初授寶坻知縣即金明時所糾縱子納賄發交
者也官至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再坐國罷官削籍
崇禎初詣闕訟父冤復原官贈太子太保謚文肅

外史氏曰萬曆朝之小人何其多也不知祖宗何罪
於天而天生此林林總總之奸邪以敗其國耶彼小
人者喪其廉恥腐其肺肝惟知有富貴利祿而不顧
朝廷宗廟社稷則惜忠良身家性命毒於虎狼矣則
之先生方以公忠盡國而虎狼群必欲除之而後快
嗟乎先生至今墓草猶香白骨尚生而攻先生者天
下後世無不唾之罵之徒遺臭於千古已耳

李三才傳

李三才字道甫陝西臨潼人從移家畿南之張家灣舉萬曆二年進士少負志節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以名世相期許允貞為御史抗論閣臣張四維申時行不當以甲第私其子故相張居正覆觸嚴旨謫官三才以戶部郎論救亦降東昌府推官自此聲名籍甚其在山東治尚威嚴擒捕大猾根株必盡二十年後民猶思之累遷督學卿貳二十七年秋以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再加戶部尚書是時

朝政日弛朋黨角立播州朝鮮次第用兵礦稅四出黃河決蕭家口三才獨厲風裁以聲名自高因上疏曰明主不好利而忠國忠臣不先身而後君蓋利有大小義有緩急撤之早也臣自束髮登朝正陛下臨御之始郊廟必親朝講不輟用人未必賢而必才行政未必平而必勤庶官思奮百度具修國有餘粟民有餘食亦一時之盛也自火酋內訌而國費侈矣哱拜外叛而國用匱矣然此猶內事也不得不應之兵也未幾而日本之役興矣謂朝鮮貢獻邑也屏蔽勢也為屯兵鴨綠以為聲援可也為收復王京因而奏捷可也為危亡不保即郡縣之亦可也計不出此驅祖席之赤子勤瘁海之外奔奪有限之儲胥填無用之絕壑勞師百萬費財百萬士民愁苦海內驛騷於中國何益哉如曰彼我衛也不救非以為仁乃實不足為衛矣如曰彼亡我隣倭也不救非以自保今九邊盡鄰國矣如曰彼夙志忠順也取之非以為義然不能禁敵之不取也此失計之一矣未幾而播酋難作矣楊應龍之殺妻也此土酋之常耳土酋之事中

國不治也詩不出此欲繩以法始而議剿繼而議撫撫何又剿剿何又撫朝更夕改二三其政彼習見我如斯也悅然有輕中國之心而狡焉肆跳梁之志陷我城池戮我軍民封我職官奪我疆界於是六郡之師以臨之雖天幸其決旋即殄滅而殺傷糜費亦略相當其終之剿是也其初之撫則非也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故哉此失計之二矣乃天不厭禍茲者黃河又決非細故也非違憂也國家安危天下治亂從此始也蓋治之而不必復其故也則泇河恐終不

足恃漕運終不可濟京師萬衆仰屋待哺即使化沙
礫為南金變瓦石為和玉民不能食也治之而必復
其故也則百萬之費數十萬之夫將焉取之取於民
而民不堪也取於官而官無應也與大役動大衆自
古奸人資也所謂挑動黃河天下反也此一役國家
之安危治亂也夫前之失計如彼今之大患如此即
今太倉無一年之蓄九邊有終歲之飢小民皮骨僅
於豺狼四海脂膏竭於谿壑拯溺救焚出民水火轉
危為安易亂為治無如前日奏傳聖諭矣故礦稅旋

復臣不必言弊政當罷建言終斥臣不必言忠良當
收無辜復繫刑法當改臣不必言蓋聖心原無不聖
聖旨原無不周故不避忌諱不顧利害歷陳國家所
以受病之勢與所以致亂之機如此陛下試思之無
聊之民尚可當此礦稅否用人之日尚可棄此忠賢
否積怨之衆尚可終此濫及否穆然深思毅然猛斷
前所傳諭務在必行啻在一念利在天下屆在一時
伸在萬世所食窮衣稠身修行郊廟必親朝講必復
盡祛近日之弊一還當年之美此猶救時良策尚得

其半者也不報先是中人出究礦稅橫行恣睢陳增
在淮尤無狀三才直以氣凌之見則汗必沾背凡各
稅官無狀者令死囚攀為同盜捕而捶殺之移牒於
增增莫敢誰何已又盡發其奸人告且曰陛下愛珠
玉民亦愛溫飽陛下憂萬世人亦戀妻孥陛下欲黃
金高北斗之積而不使百姓糠粃充升斗之儲陛下
欲為子孫千萬年之計而不使百姓有一朝夕之謀
試觀往籍如此政令而不亂者未之有也及至於亂
孫臣不啻糞土積聚散於一朝悖入悖出失衆失國

每誦斯言心寒鬼散可畏也疏入又不報復上萬民
塗炭已極疏亦留中乃自劾求去上竟允之時三十
九年二月也一時南北臺諫交章保留御史史學遷
疏尤切至比其才於管仲皆不報三才有姿貌威容
敢言負氣推揚為南北衡賓客所過傾心結納莫不
爭赴其廷下籠駕馭中朝舉動朝發夕聞上終用其
言罷去陳增東南賴得安枕功高名重頗見汰色時
論欲以外僚直內閣如祖宗朝故事忌者疑為推戴
三才於是工部主事邵輔忠給事中劉時俊御史徐

光魁喬應甲等劾其贓私數百萬出死力相攻擊三
才盛氣陳辯不自引去而顧憲成自林居遺書閣部
力爲洗雪於是言者又乘間并攻東林物論糾纏飛
章鉤黨傾動朝野從此南北黨論不可復解而門戶
之禍移於國家矣方王錫爵之再召也密疏言上於
章奏一槩留中不過鄙夷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
然臣下以此愈猜疑鬼疑神甚非國體其疏甚秘而
三才鉤得之謂錫爵以臺省爲禽鳥故言者攻錫爵
不遺餘力又性豪華疑不爲清流所喜而結客滿天

下憲成之前譽言曰至信其才眞足辦國家矣或言
憲成過淮上三才燕之常蔬而已厭明盛陳百味憲
成駭問對曰昔偶然耳昨偶乏故寥寥今偶有即羅
列以此不疑其奢其操縱類如此三才既留又以人
言求去疏凡十五上不報請移徐州侯代又不報遂
登舟侯命始許之歸而罷雙鶴書院講學其中家近
畿南不乏奥援聲譽翕集輪蹄過從塡溢街衕御史
孫居相復薦之黨人虞其復用嗾劉光復李徵儀聶
心湯等糾其用皇木侵官地僭籍待劾於是三才遺

書政府曰某與相公同里同學從無怨言不知何故
必欲置僕於死地僕平生傲骨不喜媚人使今日可
附相公何如始進之初附江陵以取通顯也當江陵
秉政權傾人主威福不下分宜某以一新進上疏不
過一主事又非有言責也忠憤所激彈劾奸佞如觀
廚鼠全不知有權相全不知有功名亦全不知有刀
鋸鼎鑊叢見所至自行吾是而已豈有四十餘年砥
礪一旦盡失之致某自分必死何望有今日惟是驚
大獄君之崇疑試問相公清夜捫心安耶否耶嘗慨

盧杞李林甫之徒非不赫赫一時未幾而灰飛烟滅
身死名辱徒貽萬世唾罵耳竟何益哉一時富貴可
暴也千萬人指視亦可畏也一人私憤可洩也士大
夫淸議又可懼也一日行事可忽也史官直書天下
後世公論更可虞也敢以書告天啟元年廷臣多薦
三才下廷臣博議侍郎王德完力阻之而止二年遼
事起樞輔孫承宗薦爲經略詔起南京戶部尙書未
任而卒三才所同志者憲成爲東林人望稱爲名臣
允貞撫晉有聲以子廣微附奄隤其家聲化龍用治

河平播功晉宮保以功名終三才獨遭彈射不得抒
用亦以黨人之故云
外史氏曰道甫先生豪傑而有聖賢之資者也當其
在位時所行之事雷轟電掣雨注風飈令人有不可
測者至於律身以廉居心以正不染塵氛不蹈邪徑
所用吏皆才能之士其屬員於常俸外多資以金使
之不貪結納賂遺以千百計盡其薪貸殖能運算獲
息甚阜而人多歸之惜乎爲宵小所忌假令予以大
位勘亂治平未必非管樂之流焉余故曰豪傑而有
聖賢之資者也

陳于廷傳　子貞達　貞慧

陳于廷字孟諤宜興人父一經有孝行鄉里私謚爲
孝潔先生母雷氏方娠于廷夢虎飛天門之辟及生
而手足結毛成麟文襁褓中數起躍地不驚舉萬曆
二十三年進士授光山知縣吏無敢以餽遺進歷任
唐山秀水皆以治最稱擢授監察御史直言敢諫萬
曆中年邊賞漸墮士大夫否戰內靡邊備驁不可制
廷議未之覺也己酉四月正陽門災于廷抗疏論大
政七八事因言邊事詆欺敵人繕積利假卑遜以緩
我俄貢俄停俄衆俄寡出沒如鬼神我邊計諸臣庚
癸共呼奄冉歲月猝然有變何以禦之毋乃以宗社
民生爲僥倖後卒如其言嘗言給事中汪若霖鯁直
不當黜又言輔臣朱賡挾私意逐諫官又言王錫爵
無狀又言職方郎趙拱極吳有孚輩皆兩相私人不
宜處要地又言詞臣陶望齡顧天埈犯淸議奉命巡
鹽河東首言閹人張忠不法亂鹺政當罷又言鄒元
標趙南星王德完皆直臣當召用巡按江西嘗言淮
藩庶長子常洪謀不軌又言宗藩多庶代嫡冒生

劾瑞長及蒞養異姓糜祿食爲宗盜又言額稅宜飭九江稅璫潘相酷痛商船商大譟于廷力言璫當撤又言井稅亦當罷熹宗即位陞太僕寺少卿遷太常卿禮部尚書孫慎行請究紅丸集九卿臺省議闕下于廷獨力爭謂李可灼固有所幸矣灼御醫乎非也時梁[illegible]所誤耶必謂誤則張差以瘋脫并脫陰翼張差者成何世道前事已誤今又議減紅丸獄尤誤刑部尚書王紀以持詔獄不上削籍于廷借言紀無罪不宜罷今以直言放紀紀得矣其如他日史臣執筆

書曰天啟某年某月日罷刑部尚書直言王紀何後世必謂朝廷借獄佟卜年一事斥賢臣以恐喝臣下將陛下爲何如主哉不聽久之自通政歷大理卿晉戶部侍郎又言鑄錢十議力劾司官乾鑄本者歲得數十萬緡再晉吏部侍郎冢宰趙南星相賀曰冢宰不足言與公同官可喜也當是時齊楚之間攻道學者驟起借書院爲端諸正人皆引避去而高攀龍又劾崔呈秀魏大中劾傅應星羣黨遂合謀魏忠賢以排天下魏璫羽翼既成天下無敢攖魏璫者楊漣左

光斗至以身殉之而一時正人驅除盡矣初南星議去于廷代視事魏廣微欲以私人代南星于廷面折之而會推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忠賢大怒叱曰是三人者庸愈於南星乎于廷乃渠魁不可不急逐之于廷既罷與楊左同日出國門忠賢命騎四偵之于廷行李蕭然而止後又遣緹校逮之會熹宗崩乃免烈皇帝立更政舉遺老起南京右都御史掌南察時逆璫雖誅而奸黨猶在位乃與署察事戶部尚書鄭三俊等合疏言曰臣子致身惟奉一君以爲大朝廷

行法凡懷二心者必誅自逆璫竊弄威福羣下諸奸有先倡媚南中尤甚攻之於是遂奉魏忠賢爲盟主近侍太監胡良輔等爲轉關有建祠者有拜祠者有頌功德者有代驅除者有交璫薦引者因而有借璫逮他者或雖無顯然獻媚之詞而身與流毒之列或未奉摘發譏革之旨而猶侈書錦之榮在今日類夜行晝伏之蹤在異日恣覆雨翻雲之計若僅與濁職者同一處分非所以杜奸萌而肅計典也遂露劾謝啟光郭如闇何宗李時馨夏敬承劉漢徐復陽魏豸

胡桂芳張聚垣虞大復顧膺葉天陛周宇李際明鄒存性魏弘政葛大同歐陽充材夏之鼎等二十人而科道又交拾房壯麗張鶴鳴田仰張文熙孫國楨楊紹震彭惟城王之臣邵輔忠徐大化曹思誠徐紹吉郭鞏光劉廷元霍維華郭永厚呂純如馬之騏潘士良王應豸岳如發丘兆麟等二十二人一時邪黨俱盡輿論快焉又三年陞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具疏辭不許拜闕謝恩畢退而告人曰予廷平生好言天下事官御史時則其職也熹宗拱默中人有竊政者

于廷卽去吉路亦當言今天子英明嘗疑臣下好名沽直更多言徒滋疑天子惟有勉修職業仰報萬一耳明年八月御史祝徽畢佐周以劄銜并失上旨下都察院議于廷乃抗言曰陛下赫然留意武功欲激勵諸甲胄臣卽薄譴兩御史未為過然天下將驕卒悍紀綱不立尾大之勢已見萌芽又摧排法吏以長其焰恐益潰廢不可收拾將貽聖明之憂方大今日倘避激聒不一淡言為失職失職凡負國老臣不敢是時天子意有所向于廷持之益堅凡五宜諭五不

奉詔上怒又先是以草場災下御史潘偉獄以武闈下余文緒馬如蛟獄于廷各疏救之於是上責于廷庇臺員而輔臣周延儒素不悅于廷又從中擠之遂再削籍歸御史刑庇佳禮部郎周鑣推官湯開遠俱疏爭不報于廷事四王立朝四十年不為欽急而見其必為有直無曲以敢言再削籍故海內翕然仰之與趙南星鄒元標高攀龍等歸二年而卒福王立國追贈少保子貞達字則廉由任子官戶部主事烈皇帝遣中官分理部事卿以下無不順其意旨貞達獨

強項不屈以筵擯下刑部獄謫順天府知事甲申殉國難死而季子貞慧最知名貞慧字定生天啟閒逆閹竊國而逆黨作百官圖及邪黨天鑒同志點將諸錄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其間侍從之臣楊漣左光斗外于廷為之魁崇禎末阮大鋮作蝗蝻錄謂是東林後勁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貞慧為之魁然貞慧雖為布衣而持循名節與金沙周鑣貴池吳應箕無錫顧杲等言激揚名聲互相題拂衡量公卿試刺執政幾如後漢黨人會崇禎十一年阮大鋮謀

起用貞慧與諸人具揭發其事初魏忠賢伏誅阮大鋮以逆黨禁錮日夜謀於故相周延儒思起用延儒已許之矣而周鑣不從會宣城人沈壽民保舉入京首劾楊嗣昌並及大鋮大鋮始沮喪而貞慧等之揭又繼之於是大鋮恨次骨會延儒再相大鋮遣私人逆於虎丘賂以金爵延儒返爵曰息壤猶在然南都清議亦可畏大鋮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其可乎延儒諾之而去貞慧應試南都每酒後與諸人沸席大鋮以爲笑樂大鋮聞之銜恨十七年三月京師陷南都立國馬士英執政阮大鋮驟起爲兵部侍郎於是作蝗蝻錄大捕諸人周鑣雷縯祚下獄死沈壽民吳應箕等亾命顧杲與貞慧等俱下鎮撫司大鋮之意實欲借此盡殺東林諸君子會國亾乃止貞慧出而隱居陽羡山中後十餘年而卒

外史氏曰嘗讀明太祖實錄見其用法酷烈多殺戮勳舊成祖既攘建文之業又重戮天下義士忠臣且使其妻孥多入教坊則亦慘毒之至矣彼蒼豈不怒乎及其亾也多生小人以亂其國孟譚先生以王佐

之才懷濟安之志而不能展其一籌卒爲權奸所抑老死林下夫豈非天意乎

汪應蛟傳

汪應蛟字潛夫南直婺源人萬曆二年進士觀政部曹日從耿定向講學於世味泊如也授南兵部主事轉郎中引疾歸補南禮部郎中再移疾去居家究心性命之學與理學諸君子往還無間久之補福建按察使副使改四川提學副使山東參政備兵易州按察使礦稅擾民應蛟上言陛下所利在帑藏之私蓄而臣慮在閭巷之傷殘陛下所安在目前之無恙而臣慮在將來之不測及今不悟駸至天變人離雖復

盡大地為黃金變河沙為珠玉而瓦解勢成天下事可勝道哉疏入不報倭犯朝鮮移備天津旋擢巡撫倭患弭改撫保定先是天津葛沽白塘一帶舊屬汙萊土人咸謂斥鹵不可耕間有濱河者稍蓺菽豆畝獲一二斗應蛟獨以為無水則鹹得水斯潤若以浙閩濱海治地之法行之穿渠灌水可為稻田於是用其法於二處墾田五千畝畝收三四鍾凡得粟及菽豆萬餘石乃上疏曰天津當河海咽喉為神京屏戶見在水陸官兵凡四千人費餉六萬餘兩俱加派民

間原無請給內庫欲留兵不免於病民欲恤民則無以給軍臣早夜熟思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地連封接畛奚啻六七千頃若為之開渠以通蓄洩築隄以防水潦每千頃可致穀三十萬石以七千頃計之可得穀二百餘萬石此非獨天津六萬之餉可以取給即以充近鎮之年例省大農之轉輸無不可者因條盡墾田之丁夫與額稅之多寡以聞得旨允行焉衛升御勝秋劉斯忠者誑奏畿輔可括稅十三萬已得請應蛟言真保順廣等府非舟車輻輳地僅小民分

地而集約期而市日中交易而退其貨不過米粟花布其人不過土著村氓陛下憫念元元豈忍以斗尺之贏餘橫加征斂原奏官虛張為利借公營私伏乞陛下念畿輔根本之地敕賜停止不報應蛟三疏力爭乃得減半時所屬旱蝗應蛟發倉粟為賑策騎周行村野按戶以給民賴之濟萬曆三十年陞工部侍郎予告歸天啟元年擢南戶部尚書尋改北遼蜀黔方用兵餽餉旁午應蛟言臣嘗讀史見漢高帝與項羽相距滎陽數歲用師嘗數十萬而蕭何從關中饋

餉調發未嘗乏絕豈有神輸鬼運之術哉考其生平籌畫惟是養民一語高帝稱其勞績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吾不如蕭何夫給餽餉而先以撫百姓當時關中施爲可槩想見故能與漢滅項如運諸掌然此非漢高蕭何之剏言也大禹陳謨於舜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堯舜所以致盛治漢高君臣特暗合耳今國家值多難之時當匱之之極勢不得不嚴催科然必以愛養民本爲本因條奏愛養十八款以紓民力三方布置議起需餉千二百萬應蛟力阻

之廷議紅丸移宮二案應蛟責備元輔多與時議左廷臣有以爲老不任事者天啟二年見逆璫漸用事乞骸歸加太子少保臨發疏謝陳堯舜敬修心學曰臣生平所得在是不敢不入告內引宋儒語以宦官宮妾爲戒四年廷推吏部尚書璫矯旨以署部事左侍郎陳于廷爲黨比革于廷職而應蛟等皆削籍又三年卒所著有中銓瘡言彝語及海防應機計部奏疏俱行於世

外史氏曰先生學宗誠敬不希頓悟士之遊其門者有莊敬日嚴之感里居謝絕一切常衣縕枲不異寒素當毀書院禁講學作默識解示門人勉以力行嘗語人曰聖賢爲道德豪傑爲節義士夫爲功名商賈爲財利夫不能爲道德節義而爲功名已失却地步乃下爲商賈所爲可耻孰甚焉又曰在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可知吾知盡吾誠敬焉耳嗚呼非學之粹然曷至此

倪元珙傳

倪元珙字賦汝元璐從兄也偉儀幹修軀廣顙旋頷口可容拳耳不及肩者寸與元璐同舉天啓二年進士初授祁門知縣以最調歙縣時告密蠭起奸人吳榮者人奴也告其主吳養春以布衣擅黃山利數十年坐贓九十餘萬株連徧郡元珙曰吾在必不使黃山爲阱凡所以慰居民詷緹騎者靡澳俱下歙稍是不亂明年工部主事呂下問至搜索遍窮谷勒富家子通及婺婦舉百姓不勝憤一夕聚衆人鼓噪

毁院門必殺下問乃止下問踰垣去二百里至績溪元珙單騎往勞下問持刀哮曰今日必與公偕死元珙笑曰百姓已散身自就公死耳但願公歸告朝廷黃山瘠不能產金也下問怏怏去遂劾元珙挑禍慢詔書魏忠賢命逮元珙會姑蘇殺緹尉信聞乃中輟已而忠賢又使其私人大理寺正許志吉來督贓志吉故歙人而尤無賴自躪其鄉甚於下問元珙持益堅時逆黨許顯純已殺諸名賢志吉拜爲假父蹈厲上下時時諷元珙爲魏璫建祠元珙笑曰畚鍤之事須與百姓謀之今洶洶如此敢復犯乎志吉恚又將劾之會熹宗崩而止烈皇帝卽位忠賢等伏誅而元珙以治行高等入爲監察御史首訟黃山之獄因發兩人奸狀奏上下問爲民志吉論死元珙知天子方向用吉官故吉事日益鋭既請召還忤璫劉宗周方震孺范景文耿如杞等百餘人又請逮治逆黨顧秉謙魏廣微霍維華李魯生門克新等三百餘人又發吏部奸弊劾文選諸郎吏又請愼名器無聽雜流以貲得官凡數十奏上皆是之未幾巡按江西先禮前

哲而後視事時粤賊鍾凌秀等由閩武平突入贑州旋由贑犯吉安圍永豐撫臣移疾去代者未卽至元珙以按臣攝兵事於是募丁健飭將吏繕城堞以五千火扼賊之背又結鄉兵分防鄱陽九江之間賊進不敢攻退無所掠於是大困又以兵少請召粤虔閩三省會兵剿先是標兵已破賊於黃牛崗復敗之於木湖及三省兵合遂大破之斬獲無算凡五閱月而賊平會有嫉之者竟不敘僅以修城功賚白金三十兩已而以御史督學南京而復社之事起初太倉

張溥張釆以文章聲氣結納於東南開為東林之繼
有依附得名者輿論不無異同温體仁當國因慫諸
正人欲借端剔除異己奸人陸文聲希政府意作蠅
蚋錄約二千餘人皆海內君子也上言復社不治將
為不軌上已疑之會蘇州推官周之夔以漕事罷官
疑忌溥等亦疏訐復社生徒妄立四配十哲名目皆
溥與釆為之宗而劉宗周黃道周附之上因下其事
於元珙元珙故遲久乃奏因諸生修立名節即矜激
無所害上意稍寬而體仁以為黨護擬旨鐫職二級

降光祿寺錄事元珙雖貶官而心傷時事規切執政語
甚激又云今閣臣分曹擬旨無主名有所逃責請令
各疏名使明主得因事考其能否奏上執政大恚擬
旨切責然上心是元珙言更令易擬凡三上不允上
竟自降詔從之著其言為令閣擬疏名自此始而元
珙亦以是病久之陞行人司副治益邸喪復以病歸
歸又七月而卒卒之前十日陞光祿寺丞
外史氏曰先生鬱為人望奈生遭末世當國如體仁
者又盜賊為心刻刻以正學為攻時時以正人是戮
烏能使先生得行其志哉嗚呼東林諱而復社興復
社誣而朱明絕奈何若溫若沈若周若陳諸相國讀
孔孟書而攘科第中人竟同於食灰壞者耶

陳幼學傳

陳幼學字志行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確山知縣確山少水利多荒蕪幼學教民墾田八百頃通河一百九十丈有奇省雜支銀六百抵正額三年民以殷富撫按上其績調繁中牟至任活饑民無算牟人德之縣南地多茂草不可耕幼學令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數月草盡闢膏腴二十里又築堤十三道障河民無棄田其貧不自給者男一牛婦車一輛分木棉數十斤佐紡績會年饑中牟獨無流殍幼學家故貧

成進士又遲暮故其爲人樸誠視吏事如家事經營纖悉初若煩碎久之皆切民身家出於至誠民亦欣然戴之七年進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奉旨録囚讞輔以矜疑釋者三百餘人遷郎中俸滿出知湖州府所司以織染羨金進立叱去之挨殺豪奴凌采郡人稱快大猾施敏楊陛橫於鄉捕得杖殺之中書潘廷圭庇施楊爲奸上其狀巡按御史窮治如律民爲之謠曰公來如炮施敏埋窖公去如雷楊陛飛灰三十六年大水幼學召父老議賑勸糴立粥場與飭推閒世科分董其事又置義田三百畝移飢民修塘就食爲從來救荒第一在湖州六載遷九江副使以母老告歸家居十五年爲東林長後起太常少卿不赴年八十四卒學者稱筠堂先生外史氏曰先生守吳興時政暇即與士大夫講性命之學執經問道者以千計至於政治之良至今郡人猶能道之不衰非徒恃區區語言文字之流也

姜志禮傳

姜志禮字立之丹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建昌推官丁憂歸補衢州屢遷刑部員外郎知泉州府歷廣東副使改山東參政轄登萊道時福王賜田四萬頃其派登萊二郡者凡二萬七百餘畝王所遣丈田內豎已至青州里井騷然志禮乃抗疏曰兩郡瀕餓人不堪命其不宜有藩府田租此不必論且遍處海畔與倭爲鄰所賴安堵供賦以作京師保障其不宜有藩府田租擾民生以攜民心亦不必論獨計洪武迄

今封王子弟屢矣有莊田二萬頃者乎有莊田跨連三省者乎繼福王而封尚有瑞惠桂三王也倘比例而請將與之乎不與之乎國家靈長未艾繼福瑞諸王封者更多也倘盡比例而請將與之乎不與之乎不與則誰非屬毛離裏之親與之則既有分土自有分民私室日殖公家日絀雖乎其爲制也撫按諸臣閱清丈之旨相顧駭愕無可奈何第曰文冊已在御前不必遣官騷擾已耳夫騷擾即倖免一時終未拔本而塞源也試思他年比例陳請之害將見一統輿圖僅足供諸王之四分五裂而天子且孑孑於上也豈不殆哉恩始於今禍貽於後他日滋蔓難圖將干戈取之而不足皇上適聚歛甚於此臣非謂可薄於福王也但皇上愛子宜以道德不以土田即未免世俗愛子之情不妨出內帑之積量爲頒賜何至割裂魯洛楚之地行偏愛而基永禍也且天道惡盈此亦豈福王利乎疏入帝大怒降廣西僉事量移江西參議浙江副使天啟三年入爲尚寶少卿明年進正卿河南進玉璽魏忠賢欲志禮表獻之執不可李魯生

假中旨之詆志禮斥其并其黨遂以年老劾罷猶加太常少卿有公論也尋以東林黨人矯旨提問削籍崇禎初復官致仕志禮端方亮直歷官所至有聲藩田之疏尤外吏所不敢言林居建議蘇湖濟運當事賴之卒年八十九

外史氏曰世宗寵愛福藩乃至天下騷然廷臣受禍者不一其人也先生以外吏而言之侃侃披其逆鱗而攖之豈不畏哉甚矣東林之人方且剛也

東林列傳卷十七

江陰陳鼎定九輯　門人　沈彝載揚　蔡世英偉人　仝校

明

葉向高傳

葉向高字進卿福建福清人生而倭患方棘母逃外家産於敗厠遂名曰厠六歲就外傳稱奇童萬曆七年舉於鄉踰三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轉南京國子監司業二十五年以左春坊左中允典試南京明年陞右庶子兼侍讀掌坊事充東宮侍班官指示明切光宗甚喜向高長髯于思風來拂動光宗私謂內侍日此飛鬚先生也既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再轉吏部復攝戶禮二部事時戶工二部以神帛費爭向高告冢宰曾同亨兩部皆朝廷外帑爭無益不如量費而縮之同亨以爲然省費以萬計居三年考滿北上意不欲行遂請告歸不允先是光宗之未

冊立也妖書獄起首輔沈一貫借以傾次輔沈鯉及禮部右侍郎郭正域向高遺書一貫勸其平心和氣恬風波爲止水化荆棘爲周行一貫大恚以故淹南中者十二年從此聲望益重三十五年一貫與鯉同罷乃以向高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秉政者朱賡故事首輔爲政次輔唯諾而已向高有所商確悉直言賡亦無忤也未幾賡卒李廷機以人言避位向高獨相者七年當是時神宗倦勤萬幾廢弛諸大典率困隔中外有岌岌之憂其大者福王受封久不

之國光宗日在危疑且出閣講學久輟至於大僚空虚考選沉滯謫籍永錮宦寺過多邊餉靳發礦稅不撤言官數被逮繫間有傳諭外難奉行向高才智敏妙言辭敷暢時或中官宣旨還奏曰占復書反覆詳盡上讀之心開有時觸忤久亦爲霽前後言比年陛下每謂時事艱難臣謂陛下自爲難也若一下德音則壅滯立通廢弛立解天回地轉更無停留雷動風行誰敢淤遏此政無難又言古稱帝王大節曰愛惜人才曰待士有禮而人臣事君輒謂之天若蘊隆恢

焚天淨不加何以奠位高卑清寧世界往時朝廷有奏輒報閣中疏揭甚稀今外廷章奏十九留中不得已轉望閣臣至有一事而數十揭者愈瀆愈輕愈緊愈厭天下責望臣等彌甚當時而臣等感動精神無加昔日眞病不敢言病宜去不敢言去與不能爲不敢言不能爲悒鬱無聊中焦如火終歸誤國又言今天下南直隸及浙江湖廣各省洪水渰沒至今未退百萬生靈轉徙流離無有還定之日而征榷之令未除土木之工未艾織造之困未舒六曹九卿朝廷所

倚綱維庶務也年來寥落晨星近累牘連章稱病求去應聽與否當速賜處分使進退分明公私交便至於卿寺科部諸臣亦復如是太倉軍國之命老庫繼磬業已多年各處轉輸朝不謀夕那移馬價冏藏俱空日者薊鎮報警羽檄紛馳撫臣請餉計臣告窮彼此傍徨莫知所措不識明歲何以支吾言官條陳事關兵食槩不見報臣惟有鬱結愁思無聊以死以七尺之軀還之陛下僅此一官而已豈復有他策哉上感動爲蠲江南租稅留稅銀賑濟而考選之命亦下

遼東稅監高淮以暴虐爲遼人所逐上怒欲罪遼人向高力言淮貪惡乃詔淮歸又欲逮繫同知王邦才等又欲嚴追淮遺稅餘銀向高具揭極言恐搖動人心而追銀之議乃寢蓋萬曆三十六年也明年向高又言天下治亂必有其形朝政清明庶官輯睦則治法紀凌遲人心囂競則亂今天下治耶亂耶卽如近日進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既樹釁隙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始而窺覦繼而佐鬬又繼而操戈株連蔓引枝節橫生暮四朝今好

勝自口使盡言無諱之朝變白馬清流之禍陛下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決斷不決斷聚之使爭養之使鬬奏牘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由夫人自譽爲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以爲君子則與君子矣見詆爲小人無傷也天下後世以爲小人則與小人矣臣望諸臣和衷以事上陛下明斷以肅下則議論分明人心宸肅其夏以病告值萬壽節復入直再疏求去懇言時政又揭請賑山西福建災傷奏以礦稅繫獄滿朝薦及王邦才等先是諸王婚禮

費不過數萬潞王上弟也僅八萬福王以愛故至二十萬至是瑞王且婚引福王爲例部臣不敢言向高力爭乃復未幾以人言求去堅辭票擬上不允請益堅時上病目慈聖太后遣人問故上對閣臣雖我爲所惱耳慈聖諭閣臣僅一人當好語慰留之於是命大璫宣諭者二不受命値南郊分獻乃強出時內傳擬嚴旨催進戶部金花買辦銀兩向高言金花銀正供也當如數進買辦銀浮費也太倉所積幾何尙能堪此封還原旨力爭曰是歲省度支二十萬後請發

帑金助邊其北直隸山東河南四川陝西福建進供稅銀以二分解部一分賑荒上皆從之三十八年正月復疏言今日聖德未光世道可憂者大端有二曰時政壅塞議論煩多時政之壅也如痞膈之病使人困悶而不聊生議論之煩也如霍亂之病令人昏憒而不自覺時有風霾牛妖之異復言天下有必危必亂之道蓋有數端而水旱災傷夷狄盜賊物怪牛妖尙不與焉承平日久一也上下隔絕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

習日下不可挽回五也臣恐宗社之憂有萬億於遼東者矣時自仲春至孟夏久不雨向高密揭陛下臨御將四十年惟是礦稅一事爲此受多少煩言忍多少悶氣招天下後世多少議論其實所積之物皆歸無用乃將幾萬聲名破其玷缺臣實痛之又言九卿諸臣爲災民請命至切至苦不知曾經御覽否諸臣移書責臣不爲力請臣伏枕殘生叩閽無路惟有隗死何復何言陛下引咎責躬齋心精禱而雨澤猶慳風霾轉甚狂飇怒號震撼天地陛下即深居高拱亦

動於中夫人情當窮迫之後何事不可爲一旦相聚爲亂近逼國門此時下蠲賑之令人亦不感即欲用兵無人用命爲今之計止大發帑金分道賑濟庶幾稍救所以然者欲使恩出自陛下耳上又從之當是時向高杜門者三乞休者七上慰留者三宣諭者一始復入直而爭論淮撫李三才及顧憲成之事起乃歷舉君子小人之辨爲上別白言之初承天有護陵碑文凡陵役有司不得擅捕顯陵守備太監杜茂縱役蘭光裕肆惡巡按御史史記事下承天知府勞謙

捕治因而相激茂遂遣人哭訴於皇太后及上前言謙捕去人皆剜目折脛備極楚毒上大怒命錦衣衛逮謙及府中僚佐向高請毋輕發楚俗剽悍洩所當慮且知府擅捕守陵人誠違制然承天人鬨訴諸璫於御史御史暫拘洩衆忿旋即奏聞此權宜法令御史不下知府人情擾亂矣今復逮謙衆必大鬨上驚陵寢祖宗湯沐地聖子神孫當世世加厚無動搖之上意解復以危言動諸大璫事乃免考三年滿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三辭不允

乃拜命明年當考察京官孫丕揚爲冢宰列四黨於訪單分散詿款向高以非故事止之不聽已而御史鄭維芳劉國縉遣匿名書傾王圖而金明時別有訐疏主事秦聚奎復有捨死報國疏於是朝論紛然至謂察典當改以上素信丕揚不爲動而察疏久閣向高屢請不報已而北察疏發而南察尚留中屢請方得南中臺省劾北察疏又至以向高搆金御史爲言上欲重處之向高言察竟矣毋再起爭端擬旨責讓終歸不究上從之仍令文書官告以委曲寬宥意復

聞更有何言惟附奏感謝而已是秋皇貴妃王氏薨光宗母也力請厚其喪儀明年連疏乞罷語過戇上疑其要挾不報疏再上上遣鴻臚官宣諭而去志益決又密揭考選不下臣必掛冠徑去上不得已發至私第行之故事下吏科至是明示歸重且貴言官稍息議論也而議論愈嚣向高宛轉撑持補苴調劑即内臣亦云自在閣臣他人做去此公獨當其苦亦實録也明年命典會試時閣中止向高一人上命章奏送閣中票擬又爲增試額五十人不爲例先是福王

之國定於是春復借言土田錢糧未備易期明年向高封還御札謂王行必難緩又密揭再三上意稍動而南御史竟劾向高不宜主試事於是注籍求去上不允六月武弁王曰乾上書告奸人孔學等謀不利於東宮私刻木爲聖母皇上像釘其目爲巫蠱語多涉坤翊宮向高密揭言此奸徒所爲當靜處之勿爲所動動則紛擾上覽曰乾疏震怒至於擲翻御案左右莫敢近忽自言如此大事閣臣何以無言近侍乃以閣揭進上覽畢威頓霽積藏之已而向高復語大

瑞曰乾疏勿發恐以疑似影響驚動宮闈事愈難處
惟速定福王之國期以釋天下之疑上深以爲然答
用他事詰曰乾於理當是時人情危懼謂其禍倍於
往年妖書賴閣臣鎮定處危疑若無事而中外大安
初向高有密揭請福王之國引景王留邸皇考危疑
爲戒礦稅之行欲竭天下脊髓以予福王語甚危激
檀指祖宗成例卿非揭言及景王朕思皇祖時皇考
外廷不得而知也今是上傳諭福王所謂田土并錢
與景王比何今名分已定皇太子又有皇孫何猶疑

之有卿又言及礦稅此舉爲三殿非爲福王卿輔弼
重臣不得過爲疑忌宜即出贊襄向高疏謝臣小人
也過計私慮故前揭云然賴陛下爲臣剖析臣復何
辭但皇考當時雖名分未定然講請不輟今東宮輟
講業已八年不奉天顏閱已久矣福王時節入宮每
月兩次皆人所知親疏懸殊又遷延留滯之國無期
悠悠之口實難家諭小則悲議私談大則妖言惡語
蔓延不已將陛下父子兄弟間有難處之事此廷臣
所以苦口力爭不能自已豈真疑陛下與福王有他

端哉莊田一事外議謂王借此極難處目以圖淹久
至於礦稅天下實以此疑皇上此在聖心必自明白
上再諭福王朝謁傳免已久日期明諭不必再疑天
下始帖然知向高之力言於上也當是時福王久不
入宮本所素知姑借外廷讒語以動王聽以速王行
已而上復以皇太后稱齡爲言遲且二年眾駭爲中
發向高佯不省請上預慶卽遣王行上大怍遣文書
官傳諭朕所謂賀聖母稱齡者乃四十二年之國擇
日乃四十三年也卿何謬誤至此向高封還御札謂

陛下壽聖母而實留王人謂孝事之盛心乃罷留愛
子之私計且潞王聖母愛子也亦在外藩福王在國
上表稱賀有何不可上覽奏徘徊歎息次日傳諭福
王來春就國向高奏謝且感且泣中官亦私相語曩
者閣臣誰如是事定久矣以延鎮三大捷功加少保
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改戶部尚書力辭不受
復以一品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改
吏部尚書廕一子尚寶司丞將福王之國雖得命莊
田猶取盈四萬頃向高疏減其一又諷王自辭其一

四十三年慈聖太后崩撰遺詔明者婚封典禮皆已
定期并得釋楚宗錮税額之半一日鄭貴妃遣人來
言曰先生全力爲東朝願分少許惠顧福王向高正
色曰此正老臣今爲王處人稱萬歲千歲及吾輩云
百歲皆虛語耳皇上壽登五十不爲不高稱此能容
骍啟行賚贈倍厚宮中如山之積惟意所欲若骍移
莎改常額外絲毫難得况積年口語可畏一行永釋
且得賢聲老臣爲王何所不至貴妃聞言大慟卒
如期行向高送之郊外殷勤垂涕而别先是禮臣定

儀注别皇太子四拜坐受無他語向高密啟皇太子
必當加意皇太子泱然之及見王欲答拜福王固辭
乃立受答其二握手哭别送至宮門福王大喜上與
貴妃偵知亦大喜已而送太后喪徒步至土城謁山
陵題主皆屬次輔至是特遣向高異數也禮畢遂請
省墓上仍不從堅請乃允加少師坐蟒賜馳驛又令
暫留數日因疏勸用人與政特薦鄒元標等上遣內
臣護行圖其邑山川以歸踰二年張差事起上歎曰
葉向高在事不至此光宗即位起於家未至熹宗立

再遣行人趣行當是時南昌劉一燝以次輔當國蒲
州韓爌肩隨之與老璫王安同心輔政安固光宗伴
讀協至移宮者也宵人不便間一燝於向高謂不欲
其速入十一月向高至首請發帑金二百萬濟遼念
遼陽始陷由撫臣李維翰輕率進兵推官鄭之范貪
刻軍需奏請逮治爲故總兵戚繼光請補贈謚上皆
從之未幾王安見殺一燝以人言去國恩禮甚薄檢
討繆昌期極言於向高始獲優旨一燝去而時局又
一變矣初熊廷弼有功遼陽言路攻訐之去袁應泰

敗一燝起廷弼田間爲處分諸抨擊者以明賞罰廷
弼至遼與遼撫王化貞隙化貞故向高癸丑門生愚
而輕信謂西部可用王進戰廷弼爭之朝論右王而
左熊化貞遺書向高有辟闢等數唾手以授老師等
語已而棄廣寧遁竟陷廷弼同逮議惜熊材者疏論
遼事遂有門生誤老師之說給事中侯震暘疏糾諸
輔以不能主張責向高向高觀人情向背各半漸有
去志王安死魏忠賢益横魏廣微附之有中魏外魏
之稱忠賢以向高耆舊猶未敢失禮向高亦曲爲彌

繼如救諤允周宗建之廷杖高攀龍劉宗周文震孟之重處其功居多玉牒成進中極殿大學上復以光宗實錄三穫挾功加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兼支尚書俸辭不受又以六年滿進太傅又不受汪文言者歙人也原名守泰故王安客居中用事安死避楊州逮入倖免死改名文言再入京機警有口辯游歷公卿間得授制敕中書兵部郎中鄒維璉改吏部或疑文言與魏大中爲之維璉同鄉不悅疏劾二人並及僉都御史左光斗忠賢以安故欲殺文言下詔獄

向高謂文言之用其失在臣凡再申前說文言僅受杖去而左副都御史楊漣二十四大罪之疏上中外遂如水火矣方漣疏之未出也光斗贊之甚力昌期曰擊內者只在呼吸間耳一不中而國家隨之况今日內無張永外無楊一淸可蔑倖乎光斗默然疏竟入向高亦不以爲然會九卿科道疏連上衆意當乘此決勝促向高爲助不應止具揭稱忠賢朝廷寵眷已隆盛滿難居宜聽歸私第保全終始揭入拂內意向高懼思有以自解而流言自是起矣會工部郎萬

燝以陵工縣費不給疏請內府發銀上大怒廷杖之向高疏救不從燝竟死而御史林汝翥以畏杖潛逃羣璫圍向高第大索傳汝翥爲其甥也乃具揭自明言中官圍閣臣第二百年所無臣若不去何顏見士大夫上爲收回中官向高遂移居郊外再疏乞歸加太傅廕子遣行人護行賜銀幣蟒服大宴陛辭之日上慰諭爲國愛身以待召用向高去文言再逮死且借以起大獄同事輔臣劉一燝韓爌俱先後削奪冢宰趙南星遣戍楊漣左光斗等拷死詔獄獨向高恩

眷屢加優渥出脩慶陵功成再加上柱國而內實嫉之甚因魏廣微之點將錄首以李三才配水滸晁蓋次即向高配水滸宋江逆璫不得不忌之耳又明年以發憤卒贈太師以執爵例特加樹檔謚文忠向高前後乞歸共一百二十九疏在神宗時獨相七年嚴主壽成廷宮絕遊大本既定朝野晏如若因事號功每杜門求去上必借一事慰之初爲羅萬朝薦等三人又爲允點閣臣二人及再相熹宗封疆外虧貂蝎中無養亂者在先決防者在後故其求去之疏有曰

年來人情分別門戶一起一伏互相猜防以臣持論稍平欲共留之以彌縫撑柱其間不思世路如水微風鼓之而成波疾風激之而成浪欲水之平當息其風以今日之風而求波浪之靖即馮夸海若亦縮手無計舉天下士大夫無智愚賢不肖皆並歸於競進有不遂意則怨謗橫生令人轉思昏夜乞哀之爲恬次臣無代毛洗髓之術爲之蕩滌更换其能以空言維之乎第使臣脫然而去天下之人或以愚鈍如臣尚然知足萬一有所感動而少抑其躁競之心是臣

去賢於留也又嘗歎昔事神宗以手代口雖其燭炤怒亦即平時亦即允今日與內臣執辯以口代手閣中一片地幾成口舌場雖勝必不繼復難措手矣後卒如其言所著有蒼霞諸稿行世

外史氏曰熹宗之朝羣奸擾攘百佞森立即使周公爲政安能輔此童昏之君制此虎狼之衆哉况臺山先生乎然臺山在而調護清流尚可苟延國脈至臺山去而有明亾矣

韓爌傳

韓爌字象雲山西蒲州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中允庶子掌春坊事再遷禮部右侍郎侍讀學士四十七年副史繼偕總裁會試教習庶吉士光宗即位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亾何上崩爌偕諸大臣受顧命時方從哲爲首輔當今可灼進紅丸從哲既不能止反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文幣二表裏舉朝皆爲不平明年禮部尚書孫愼行上疏引春秋許世子不嘗藥之義以責從

哲比之弑君廷臣交章力攻爌謂國家有大喪以先帝聖明而目之曰弑筆之於史何以示後且爌等皆受顧命不能力止均之罪也安得獨坐即具疏白之從哲得善去而以可灼戍邊即愼行不以爲異議也尋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再以登極恩加少保吏部尚書進武英殿再加少傅進中極殿二年以山東平妖功加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時魏忠賢客氏用事盡反初政爌持正不稍貶犖犖臣阿逆賢意希進者忌爌與首輔葉向高等不爲己用

乃造天鑒同志點將諸錄以獻之四年楊漣上疏極
論忠賢二十四大罪臺諫相繼論劾而上任忠賢益
堅何高謂劉之不能得遂力請去爌爲首輔會上不
豫爌入對言聖躬關係甚重伏望愼起居遠嬪寺清
心寡慾以攝養爲先上頷之而忠賢之黨方以三案
起大獄殺諸正人爌不肯奉詔則輒下中旨行之切
責爌爌遂言官爌求去又不聽先是詞臣文震孟上
劾勞恭艱疏忠賢恚欲上杖之時首輔葉向高在告
爌與忠賢力爭始降級調外及是會吏部尚書趙南

星都御史高攀龍以謝應祥事爲奸黨所訐退辭去
國爌上疏言一日而去兩大臣臣民失望且御批稱
發不復到閣攀龍一疏經臣等擬又蒙御筆改移大
駭觀聽有詔切責爌觀朝政日壞閹勢日張中外蒙
蔽終不可與共事而顧秉謙魏廣微輩日夜搆爌於
忠賢所假票擬逐爌而奪其位爌乃上疏自劾曰臣
備員中書參密日積即南北用兵軍需匱絀不能贊
廟略以佐邊籌災異頻告欲發驛騷不能軫民艱以
培邦本請戒宜先戎衞而覘兵禁撤無從扞宵旰之

憂忠直尙稽還朝而惕掠朝堂無以回震霆之怒以
至後先多官之黜降諭旨中出之變更在聖明祇肅
紀綱乃中外懼興黨禍而臣既不能先時深念有調
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挺持爲封還之題斯皆罪狀之
大著者請亟褫臣官仍治臣罪以爲輔理溺職之戒
疏入竟予告去臨行復疏謝有左右前後務近端良
惠綸綍以重任途肅紀綱以肅朝寧等語忠賢銜之
益甚爌單騎出都門忠賢意猶未釋矯旨削籍已而
付黃龍光請停刑一案坐贜二千餘兩捕其家人死

杖下爌悉斥田宅以償猶不給親友爲醵金完之爌
由是棲止先墓忠賢必欲殺之會熹宗崩得免烈皇
帝即位以閣臣多不稱職令廷推舊臣僉舉爌楊維
垣力沮之不聽遂復召爲首輔進中極殿大學士陞
見閹勢甚至尋御文華殿諭以票擬務消異同二年
正月上以逆案名爌及吏部尚書王永光入對平臺
時廷臣頗以毛文龍跋扈袁崇煥欲除之上因與
爌等造膝密語左右莫得而聞也上素惡門戶溫體
仁以枚卜不與訐錢謙益去之毛九華任贊化亦訐

體仁他事體仁言九華贊化皆謙益死黨故誣臣以
報謙益上怒切責贊化嬪救曰言官有聞入告但新
進小臣不諳大體乞寬之宥贊化亦安體仁上因謂
進言者多懷私意不憂國而植黨自名東林於朝廷
何益嬪退復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
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因而黜
陟孰敢不服若戈矛妄起於朝堂畛域橫分於官府
非國之福也上嘉納之先是上在藩邸素惡逆賢之
黨及首惡伏誅即欲定附逆諸臣罪案閣部僅以數

十人入告上怒曰魏忠賢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
遽至此乃手列諛誦贊導速化條目命嬪等密議對
下建祠稱誦諸疏指示曰此紅本媚璫實錄也卿董
案入之議既定於是大學士臣嬪臣標臣龍錫吏部
尚書臣永光刑部尚書臣允升左都御史臣于沛上
奏曰人臣首戒無將天討用章有罪祖制內官不許
干預政事重交結近侍之律於以防內外而肅宮府
杜奸萌而窒亂源法至嚴也逆璫魏忠賢狡譎多端
兇頑無忌始焉小忠小信胝便身固機而作福作威

漸干國政內則妖姆客氏窺覘禁密結為腹心外則
逆臣崔呈秀揣度機情助其羽翼戕宮妃而戮忠直
盜帑藏而弄兵權已邀無等之三封將議逼尊之九
錫迫逐藩邸播棄宗臣建生祠以卜人心遣內鎮而
連邊將陰謀叵測僭勢顯成桀辟已服上刑爰書具
列逆狀誠如聖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者也至首
發人難禍始發蹤或側身帖殺勢成騎虎有如動搖
母后倡和逆封鐵券金章飛題恐後腴田甲第請給
爭先或引聖經以懲恐中傳或擅史職而抹殺直筆

畢發朝會忍此罪魁鞮騎鋃鐺大興冤獄修壁駕以
殘軀命不難殺人媚奸供頻笑而效爪牙總是酬恩
報怨至於一人而創祠幾地一事而諛誦連章祠省
直祠邊鎮祠京郎未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頌
奏章頌鄉錄未已也而且頌以絲綸此聖諭所謂首
開諂附頌心擁戴者也又有從貿旁通網羅密布腹
藏鱗甲擠青蠅貝錦之讒意慘鏌鋣釀白馬清流之
禍抑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斯
又潛施鬼蜮之毒而更巧避彪虎之名此聖諭所謂

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律亦異或已經褫逐不盡厥辜或謬附推傷當追始禍遵明聖諭擬法依律無枉無狥三尺無私天誅不貸西凶畢寘國法用中惟是大慭既罹不赦之條而各小宜開自新之路或事關題覆隨尾列名或身在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任於捍禦或編摩効有剞劂而又或生平才守俱優敗歷獄勞以著此聖諭所謂事本自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以後効或與昭洗免臟姓名因明罰敕法之嚴條兼赦過宥罪之寬政也疏入報可於是忠賢客氏而下坐死者崔呈秀等六人劉志選倪十九人坐戍者魏廣微等十一人逆孽魏志德等二十八人城旦者顧秉謙等一百二十七人削籍者徐應元等三十二人閒住者黃立極等四十三人上自為諭冠之名曰欽定逆案頒示天下當是時大慭斬除議者謂宜嚴治黨與以副朝廷錯枉之權以昭千萬世人臣之戒而猶謂失於過縱於是言官交章劾王永光本黨逆閹不稱冢宰以領閹之人定附閹之

案庇覆良多王永吉言之尤力上怒下爌等議罪爌疏救之言永吉不宥永光必不敢居位上乃赦永吉奪俸一年尋以皇子生推恩加爌太傅力辭許之時起王象乾督宣大撫西邊款成有日矣而宣大撫臣張宗衡抗疏請戰上召爌等問所宜從爌言宗衡前亦嘗請款今忽變其說前後矛盾胸中似未有成算請下督臣及三鎮撫按議之上又舉汰兵裁驛二議問爌爌言汰兵不過當清占冒及增設浮兵若衝地額兵固不可汰也驛遞疲累當責按臣核減以蘇民困其所節省當即蠲之民以示德意上然之初熊廷弼既誅遺骸未收御史饒京以為言不許其子兆璧復詣闕泣訴爌謂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使誅廷弼者按失守之律與同事諸人一體伏法廷弼九原亦當目瞑乃先以無影之賄懸坐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為清流阱陷又以刊書惑衆借題論殺身死之後尚坐贓十七萬兩辱及妻孥長子兆珪迫而自刎斯則廷弼死未心服海內才臣義士亦多憤惋待以封疆之故未敢訟言於陛下之前耳臣等竊平

心論之自有遼事以來徼倖營私之輩不知凡幾廷弼再任經略不取一金錢不通一餽問終日焦唇敝舌與人爭言遼東如其家事似猶此勝於彼魏忠賢益嫉威福士大夫爲爵祿所誘靡然從風廷弼一長繫待決之人屈撓則生抗違立死乃終不改其剛強自遂之性以致觸腐顯戮慷慨赴市其伏罪猶未盡累臣總不敢淡言而傳首已逾三年收葬原無禁例則聖明必在垂仁臣等所以娓娓於此者以茲事雖屬封疆於邪正本末於有關係陛下天縱聖哲或未

以臣言爲淡漫也疏入上感動乃許收葬時廷臣論疏東林者爭擬逆案欲援引一二人以漸翻案而爝力持之忠憤者曰衆會袁崇煥已殺毛文龍議者皆以爲功其冬我兵入大安口取永平薄京師上逮崇煥下詔獄詞連錢龍錫幾坐死中書加尚寶卿原抱奇露章劾爝上疏薄抱奇而心是其言爝遂乞休爝再上馳驛歸十七年正月流賊渡河破蒲州皆譽而卒年八十矣

外史氏曰東林無實異一賢不特無噍類亦三族而嗣之矣秀宛於中調燮於內其功鉅矣余故以二君子爲東林殿

翁正春傳

翁正春字兆震侯官人舉萬曆七年鄉試屢上春官不第循例署龍溪教諭二十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奉使册封周藩歷中允庶子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三十八年陞禮部左侍郎充日講官尋署部事時神宗高居大内大僚多不點用羣臣疏請考選起廢凡數百上皆不報會十一月壬寅朔日食正春上言日者衆陽之宗本不宜蝕況仲冬律中黄鍾於卦爲復乃陰極陽生之候有此虧蝕其變尤甚臣考萬

曆三十年來八歲之間日食者三前兩歲爲四月朔是純陽之月也今歲爲十一月朔是又陽生之月也夫以純陽蝕則陽既受侵以陽生蝕則陽益寢弱豈非陽德實虧故上天垂象乎君德象日宜照臨不宜藏閉宜發揚煦育不宜收斂摧抑皇上自萬曆二十年後財貨日斂聚人材日剝落旨意日留中至今已極矣一切請補大僚推考選起廢棄皆不省而横征逮繫者終不止致黄扉紫闥寥寥孤羅六卿九列三五晨星閶闔徒號天聰愈遠天下不見陽和舒育之

氣而冰凝之象獨堅夫日之食與匪只在一時皇上之寢與行亦只在一念誠鑒於天變之不可不畏而翻然轉移舉從前缺失立見施行將日中之治行天變可挽回矣不報又言欽天監奏十一月壬寅朔日食差至三刻曆法果按成法而差當如前代歲差之法隨時修改以合天道今官生輩於理數未精安望脗合宜訪求精通曆學之人如原任按察使邢雲路兵部郎中范守己照先年給事中[illegible][illegible]例改授京堂又翰林院檢討徐光啟原任工部員外李之藻皆精

曆數又大西洋歸化之龐迪莪熊三拔等有推彼國曆法測驗推步足備采用請令光啟對譯與雲路等參訂修復然曆法疏密莫顯於交食真僞莫逃於測驗觀象臺年久滲漏地勢失平儀器欹斜與天度不合宜及時修造并擇天文生陰陽人等疏入亦留中三十九年八月萬壽節倣古人金鑑錄之意獻萬壽八箴請君心遵祖制振國紀信臣僚實賢才罷聚斂恤民命重邊防帝雖不能用然心善之王恭妃之薨也久停不擇地正春力請之乃命偕中貴人往既得

吉矣中貴有所附以地府覬覦難之正春作色曰妃
誕育元良他日國母也詎以天下儉乎奏上得報可
初代王無嫡子御人裴生鼎渭已奏立爲嗣已妾張
氏有寵進次妃生鼎莎復援宗藩變例請以正李廷
機爲禮部主鼎莎謂裴未經奏選渭不立也至是王
兩子爭襲廷議以鼎渭長宜立下禮部正春曰均庶
立長宜也然必父得立是有兄弟無父子矣請以爵
予長子之子而以前所立者爲將軍則兄弟之倫正
而父子之恩亦不至掃地議者韙之時倭寇未息琉

球國遣使入貢正春言中山已服於倭今使臣多倭
人物雜倭器其心巧譎絕之便卽不然亦宜詔福建
撫按按驗量留土物以見恭順使臣如例給賞不必
入朝帝是之當是時皇太子輟講已九年福王之國
無期瑞王婚禮亦久不舉廷臣章滿公車總不得命
正春以職掌所關屢疏上請至引天時祖制人情反
覆入告至是復連上三疏其請開講曰東宮輟講日
久援陳愈切槩置不問意臨御日久靜攝多年視天
下事無一足爲吾念者遂并大本之地子孫之計而

亦緩之乎其何以對列聖慰四海臣民且天下亦多
事矣元日風二日火宮府營衞之形朝紳水火之象
閭閻困敝內外交訌是尙可泄泄從事乎且皇上四
十年全盛不宜厭倦於勤而東宮之爲人子可知皇
元孫九齡岐嶷將蒙養其正而東宮之爲人父可知
陛下聰明大綱奈何於目前大事遲疑如此請之國
曰藩封一事中外竭蹶以待乃吉期至今未定夫親
王典禮有先時而備者有臨時而催者督之早民不
能堪督之遲又恐一時貽誤今之國無期百司何以

爲準也請婚期曰高皇帝詔民男十六以上女十四
以上許及時婚配況帝子天孫顧乃盻穠李於掖宮
摽梅於邃閣盛事猶未舉哉宜亟舉行上承聖母
歡心下衍宗支大慶倘仍逾時不舉是國家爲飭禮
臣子爲溺職臣所大懼也皆不報四十年八月順天
府鄉試進士鄒之麟分校搜中落卷童學賢等爲御
史馬孟禎等所糾孫居相復發科場積弊追論庚戌
湯賓尹韓敬事正春議覆學賢黜革之麟降閑散官
而給事中趙興邦亓詩教詆正春不恭論王考爲徇

私於是考官郭淐朱延禧各疏引罪正春議分別罰
治未上給事中孫振基欲并議庚戌事遂疏論正春
及吏部尚書趙煥等正春言賓尹庚戌事與臣今日
先後不同時鄉會不同事臣安敢於詔旨外擅議請
終養回籍有旨一并議奏詩教復參正春支吾首鼠
正春具辯益求去大學士葉向高言年來禮部事最
繁正春止一人獨任言者猶未見亮益見大臣任事
之難得旨慰諭正春疏謝條場議八事四十一年再
知貢舉四月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日講如故以

母老再疏請假歸養許之天啟元年起禮部尚書協
理詹事府事四年都御史楊漣劾太監魏忠賢二十
四大罪衆朝交章攻之正春亦上疏論劾有旨以沽
直不諳切責遂抗章乞歸明年御史陳朝輔希忠賢
意參正春年踰七十母近百齡猶夜行不休時正春
能歸久矣袁鯨復論正春是身門戶爲東林巨魁又
明年母夫人百歲正春率子孫爲壽鄉閭榮之九月
以勞疾卒崇禎初謚文簡正春在禮部最久職舉政
修爲人嚴整終日無狎語倦不傾倚暑不裸裎目無

流視見者肅然起敬其教龍溪時芝生學宮又有五
色雲之異遂冠天下有明三百年間職官領廷對者
二人曹鼐以典史正春以教諭而正春鄉試居榜末
爲尤奇云

外史氏曰明代之事全敗壞於神宗其不即亡者未
至荒逆耳若夫既以聚斂爲事加之般樂怠傲而剛
愎自用抑君子而尚僉佞未有不當其身而見禍者
也凱兆霞先生諸疏其亦危矣噫若無東林諸賢在
朝執持天下事豈可料哉

東林列傳卷十八

江陰陳鼎定九輯　門人　沈　齋載陽
　　　　　　　　　　　蔡世英偉人　仝校

明

劉一燝傳

劉一燝字季晦南昌人少白晳疎眉風姿朗秀對客凝坐與人語聲可貫耳侍郎鄧以讚見而異之曰劉

季晦精神淵著能隱隂數人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未幾歸踰七年起授檢討是時沈一貫當國三十三年春京察所謂錢夢臯鍾兆斗者內閣私人也一貫庇之會其兄一焜為考功郎屬一燝為請免堅謝之已又請對曰黜陟大典非所敢私若以兄故而為人開倖椎有拂衣歸耳二人竟中察典未幾貴皇長孫御書使楚藩尋陞贊善洗馬丁毋憂起補諭德歷官國子監祭酒詹事府詹事掌翰林院事四十五年春京察一燝當注詞林冊是時有十

亂四閣臣之稱大東小東之謠伐異開陷如孫承宗繆昌期孫慎行等以物望為黨人所齮齕一燝毅然曰諸君皆國幹也其可去乎一二忌者時用蜚語撼執事持益力於是謠曰他司大熟詞林無收言不克逞志於一燝也故事掌院無一歲不遷者一燝以前故四年不遷比考績司勲難於引例一燝笑曰固知二百年無院長考績之例抑知二百年有四載不遷之院長乎其負公望在此其招衆忌亦以此矣先是一燝侍講東宮偉容止聲音弘亮光宗心識之一日

請對引南山萬壽之詩以開廣上意時爭挺擊者動搖國本故假呼嵩事用尊元良而規鞫獄者也光宗誤應以讀史惜三餘一燝拱手賀曰殿下今日問講即以勤學自勵此大禹惜陰心也大平令範可卜矣久之轉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光宗即位念講幄功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數日上疾大漸召羣臣入宮受顧命李選侍從幃後趣熹宗出傳封后一燝奮曰皇上憑几延羣臣彼紅衣幃後者何人語聞中外皆知宮中將不利於嗣皇矣而環布

盡李爪牙熹宗亦心動比上崩宮中洶洶慮變出一
燝曰事急矣當力請見皇長子內官李進忠等擱乾
淸門不聽入給事中楊漣抗聲曰吾等奉大行皇帝
旨迎嗣皇繼大統爾何人敢格不令入衆乃却羣臣
入哭臨畢問皇長子安在羣閹東西走不置對太監
王安至曰爲選侍所匿一燝正色厲聲曰誰敢匿新
天子者安搖手曰徐之此難以口得當以計誘公等
愼無退遂趨入白選侍不出皇長子諸大臣不肯退
第一出卽返選侍領之復中悔挽上裾不釋安抱上

疾趨而出一燝頓冢宰周嘉謨等叩頭呼萬歲畫卽
定位號絕他倖也乃導輦行至丹陛上選侍頻使使
挽上裾比抵門厲聲猶達外追輦還者使三至時陛
戟森列一燝外戒金吾謹宿衛語太監王安敕內璫
毋踸踔朝上吉服立殿前者日高不聞宮中聲譁言
曰事去矣二三大臣作何狀及望見鹵簿旌影且前
又譁曰來矣復揚言嗣皇社稷神人主奈何不令吾
儕共見乎駕詣文華門半駐閣下令曰止非璫而扈
者不得入駕馳而門閉衆少却一燝翼上左英國公

張惟賢掖右扶上登寶座卽東宮位然後擇吉告廟
受朝事始大定是日羣臣上箋勸進上不允上旣錫
於還宮選侍亦冀還而得以挾重也一燝亟奏曰今
乾淸未淨殿下請暫居慈慶上然之復諭安曰主上
沖年無母無后外廷有事吾當受過若宮中起居公
等不得辭其責上還宮謂安曰今日安得羣闥下伴
我我乃無恐一燝修髯長髭上希見外臣故目一燝
云然翼日尚書周嘉謨御史左光斗疏請移宮羣閹
嗾選侍要上盟乖箴詰問左御史疏中武氏何語欲

予杖一燝力持之乃止上登極之前一日選侍猶踞
乾淸首輔方從哲欲展移宮期持不可曰本朝故事
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也
可姑緩耶選侍卽日移一號殿而天子復還乾淸自
是而移宮之案立矣上旣御極方從哲以病在告一
燝參決大政國事倉皇大禮駢集如神廟升祔告成
詣天壽山相大行陵寢地皆一燝與次輔韓爌任之
故拮据獨勞旋以登極恩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
士改戶部尚書仍予廕矢心當國謂朝廷以法祖爲

先臣下以奉公爲要匡主德重疆事扶衰幹蠱知無
不爲而大端則在以人事君神宗三十餘年舊德遺
直廢籍塡委一以大行遺詔從事如鄒元標孫愼行
馮從吾孫瑋趙南星鍾羽正高攀龍等白首耆艾布
滿九列而士氣伸又謂國家設官言與行相成今言
者操任者之權票者又格言者之路上操下奪是交
困也善御者調六轡善治天下者任六官六官任事
而言路得以繩其愆言官陳事而政府得以裁其是
則天下治於是一切條奏皆下六卿有不經者詔格

之蓋懲萬曆末年言官沸囂政府倒權天下日多事
也而衆始不悅於一燝矣初李選侍知宮在必移其
下李進忠劉朝等盜內府秘藏過乾淸門而仆金寶
纍纍臥地下上遣大臣驗視按治甚急羣小爲奄豎
策曰上怒亟獄未易竟也內庭宜傳選侍移宮日䟽
足投井語猥籍不可聞上沖人以違先帝爲詞易摵
也司禮太監王安數悻直忤旨羣愳安窺上位把持
法司上必怒而逐安如此則移宮之案翻顧命大臣
可盡逐而大獄解矣於是造爲蜚語搖惑中外上不

得已乃以選侍夙忤聖母及近欲稱制事諭內閣示
廷臣一燝具揭封還言事關宮闈秘密無論外廷不
宜抄傳卽宮中左右亦不宜令窺瞯庶不致周章觸
播致生事端會歲饑宮災御史賈繼春首上安選侍
揭倘書黃克纘給事中李春華御史王業浩更番詭
辭爲盜璫脫罪以嘗試上意上果怒復發出前諭令
頒示羣臣又出御札重詰問繼春語所自來人慮賈
禍不測賈亦股慄自揭爲人所誤一燝謂言官風聞
言事內廷影響宜輕及然天子新卽位輒疑臣下

朋黨此機一開異時奸人乘間中朝士君子先受其
禍矣乃具揭上慰聖懷救御史而反覆朋比之無因
已而賈回奏削籍而御史張愼言高弘圖救賈疏上
上震怒留中欲重治一燝請發票只救賈者乃自責
罰俸而旨譴書局外字御史反滋隙而謀擠者計益
深及司禮安以強諫譴死魏忠賢客氏用事上意寖
然盡解而羣小乃搆心戢志一意攻一燝東事日亟
朝議謂非有撫熊廷弼不能辦上遂起用經略遼東

而言者交章摘一欵因而奏曰臣知君父爲尊封疆
爲重恩讐禍福非所計也上亦念其舊勞委任如故
而客魏積不相容言者摭拾不已自是去志決矣方
一欵之在閣也持大體明國法抑浮夸遏僥倖引繩
切墨不少假易盜庫之獄上傳旨詔劉朝免死辜閣
辯疏徑下法司一欵引例執奏封還原本則中外皆
似魏忠賢故名進忠擴陵工遜敘一欵援祖制內臣
非司禮掌監及提督陵工不得廕弟姪票止加恩三
等又救攻客氏言官周宗建侯震暘王心一倪思輝

等則客魏交恨閣臣沈㴶由客魏入以募兵要寵與
劉朝比而與內操言官糾其弄兵一欵爲之主則關
閣交恨謂遼事如繫容捕風僞帥毛文龍不足倚西
援未可信而議棄廣寧者三尺不可貸也則當帥寧
撫與逃臣交恨於是徐景濂郭鞏孫傑崔維華等詆
謫萬端上亦無如舉豕何矣抗疏求去十二上乃得
歸加少師廕壐丞一欵疏曰以擊楫枕戈之日侈東
門祖帳之榮他日史冊書廣寧失陷有加官廕子以
行者臣節掃地矣疏三上允辭廕即日戒行其陛辭

疏略曰鼎湖上賓事變倉卒爾時光景皇上知之在
廷諸臣胥知之事定之後遂謂天佑神授原無他慮
而危身爲國抗聲內廷者遂以諭誠去計亦皇上所
淡憫也禁闥秘密非臣所知但思先帝龍潛之日皇
上鶴禁之中翼戴何人調護誰力扶掖鑾輿抗遏要
挾當日指以爲功今日搆以爲罪上下千古呂雖張
承業與李輔國魚朝恩法戒昭然臣願後人毋徒爲
五宗光寵計也外廷臣子自當以君父爲急發東朝
持挺之奸者目爲生事消後宮牝晨之禍者坐以交

關雄唱雌和意欲何爲尤臣所未解也又曰臣去國
孤蹤何必深言時事然係一身進退者小係宗社安
危者大若以茹荼吞炭苦心付之長歎於歸隱得矣
如國是何恨臣攻臣者借經臣舊案以爲難端不知
廣寧之失自有公評情罪何難立斷必使蜚語流聞
爲王化貞解嘲張修德報怨恐莫須有之獄不宜再
見今日也忠言苦語臨行獨切平生大節在移宮受
禍亦在移宮歸二年楊左拷死詔獄要典既定詔削
官追奪誥命勒令養馬當差至是而移宮之案始結

初方從哲劾罷上宣諭獮首輔再三控辭以須葉向
高之至向高初有間於一爆巳知其避席延佇始爲
釋然一爆終不自明也兵部尚書張鶴鳴用一爆推
轂起與奸細杜茂獄謀連欲殺一爆刑部尚書王紀
閱實平反一夕內降斥紀去而一爆亦得白逆閹復
用劉朝行邊劉廷元霍維華等持三案甚急一爆從
容謂所親曰彼以三案殺我則與楊左同死彼以封
疆殺我則與經略駢首持忠入地亦復何憾越五年
崇禎改元詔復原官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致仕遣官存問八年卒
贈少師謚文端

外史氏曰與化李清有三垣筆記云思宗嘗與輔臣
周延儒言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皆非紅丸一案方從
哲曾奏不可輕進皇考愀然曰朕勢將不起飲之或
僥倖得生不飲坐以待斃矣此實皇考欲進進而稍
劾又命再進朕與先帝俱在側非從哲所爲梃擊實
係風顛移宮尤爲不情皇考以先帝及朕俱失母命
李選侍撫養渠愛如子先帝與朕亦事以母所云氣
毆垂簾皆外臣不知內廷事有此紛紛耳忠賢巨惡
王安亦非善類若令得志一等人耳此學道袁繼咸
適於御史喬可聘者後淸入京詢之同官所言皆合
余謂此言出他人之口或可爲憑若出之延儒則提
此以自爲解嘲耳謂人言不足信也當梃擊時羣臣
交章上訟而當國豈無一賢者之能述其與偶乎紅
丸一案或光宗病急強而飲焉庸或有之至移宮一
事熹宗有選侍氣毆聖母及欲稱制遣封后發內閣
示廷臣之諭必非無影之詞也讀李晦先生辭疏可

見熹宗登極之初非先生亦岌岌矣豈相國臨去而
敢謊言以面欺朝廷耶

周嘉謨傳

周嘉謨字明卿湖廣景陵人登隆慶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出爲韶州知府陞四川瀘州等處副使下車即擒治大憝楊膺䆁豪猾殷傑會建武兵變同官皆懼禍縮項不敢前嘉謨曰是何貌虎而遽鋒鏑迫人也輒單騎徑往曉諭禍福叛卒四千餘人皆俯首聽命及撫白草番彝覘師邛州灌縣皆饒方略萬曆五年陞按察使乞歸等丁內外艱起補故官時蜀人爲稅監丘乘雲橫歛逮繫相屬嘉謨移檄所司一切抗

絕之又廉得奸猾附乘雲爲虐者五人置於法乘雲亦無敢誰何轉四川左布政使踰二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時隴川宣撫多安民叛入緬據蠻滑嘉謨檄金騰副使黃文炳副總兵黃獻策討之斬首二百餘級獲安民立其弟安靖諭散其黨而還亾何廷推總督兩廣疏減滇南額貢黃金五千兩不報直爲官買法而西彝交趾越境使掠兵餉不給酌鹽贖四千餘金給之又爲南海番禺高要高明四會諸邑築隄捍災民賴以安四十六年陞南京戶部尚書明年

改北工部又明年改吏部尚書當是時神宗賓天光
宗即位嘉謨請召還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完等三十
二人鄭貴妃邀封太后上再諭內閣趣禮部具儀注
侍郎孫如游謂本朝無例不聽後廷臣會議松棚下
嘉謨名鄭養性抗言責之曰先朝不早建國本皆由
汝家今久處乾淸宮萌非常之念事發鄭氏無噍類
矣莫謂衆朝無人此自爲汝家門禍福宜早決之養
性懼入言於貴妃而封后之議乃寢光宗大漸嘉謨
偕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尚書李汝華給事中楊漣等

入受顧命明日光宗崩而移宮之事起嘉謨首率九
卿科道力爭楊漣左光斗繼之選侍大怒然卒不得
不移乃出居仁壽殿而側目嘉謨者衆矣自賈繼春
安選侍揭出朝論大嘩上怒下九卿會議嘉謨請示
優容不聽再請上諭曰移宮始末卿等有公疏科道
有單疏賈繼春皆置不問乃以遑迋逼逐輕詆朕躬
且皇考選侍王氏等四人同日移宮繼春不恤其他
獨揑造李選侍雉經朕弟妹四人亦同日移宮繼春
何不重念獨迋意皇八妹入井向使繼春悔悟引疾
遠避朕豈汲求今激昂肆辯故朕必欲直窮根柢以
質雉經入井眞僞結此移宮公案卿等祇在體國當
爲朕分憂毋止曲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再責繼春
回奏於是削籍爲民當王安死魏忠賢漸用事沈㴶
首通其私人劉榮以密結於忠賢忠賢以霍維華之
疏王安也深德之維華復引孫杰與忠賢通而嘉謨
惡小人之亂政也以年例斥維華於陝西杰爲維華
修怨特疏糾之嘉謨引疾致仕陛辭上去國戀主疏
上優詔答之三朝要典成以移宮事忠賢矯旨削籍

思宗立再起南京吏部尚書踰年卒
外史氏曰余讀明鄭先生傳則知熹宗即位之始李
選侍作惡於內也甚矣九卿公疏科道單疏寧皆無
影響之詞耶賈繼春之疏上而帝大怒矣豈亦僞者
耶況上諭鑿鑿而奸相周延儒造此莫須有之言誣
爲出於思宗之口竟指三案皆非則亦淺可痛恨矣
夫熹宗登極才十六齡於時思宗未十齡耳又安能
借伊昔之是非而喋喋告之延儒耶此延儒謂人言
不足信也林殺滿朝忠義以自爲解嘲耳若曰余前

日以贓罷者人言之妄耳余何罪焉云爾

劉鴻訓傳

劉鴻訓字默承山東長山人生數歲有疾已殆一道者見之色動以兩指採戶樞塵丸之一投而愈人咸怪之長為文能援寫背聰揮筆數千百言萬曆己酉舉於鄉癸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下帷誦讀如諸生時葉向高時目屬焉嘗笑撫其床語之曰以此俟子丙辰授編修己未分授禮闈明年秋二帝相繼升遐宮庭多議執政大臣囁嚅不肯言鴻訓特詣首揆以擿當勉之朝論推許天啟元年賜一品服充朝鮮正使齎兩朝詔旨論鴻訓宣國威德國王以下皆肅然特遼陽已陷朝鮮為造二舟從海道還遭風舟敗鴻訓跳水中適值淺沙扶截他小舟浮沉海波者三日夜又幾溺忽有小鳥金色集帆上得達登岸報命三年陞右春坊右中允四年陞左諭德以艱歸六年即家晉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忤逆閹削奪歸思宗即位既誅忠賢時輔相在位者多閹黨帝欲更置新參以勵始政廷推十人鴻訓與焉帝倣古枚卜事特召吏部尚書房壯麗左都御史曹思誠吏科都給事

中魏照乘掌河南道御史安伸等入內庭帝焚香告
天置諸臣名金甌中探之先得錢龍錫李標來宗道
楊景辰再得周道登及鴻訓名凡六人有詔進禮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遣行人至里門召之崇禎元年
二月入直時國討難伸而羣氛未靖在直者倡調中
之說以相持鴻訓性伉爽遇事敢任特爲帝分別黑
白奏之而一二宵小先附璫璫敗復劾附璫者人以
冀解免者至是爲臺省所糾鴻訓奮筆票擬言其陰
陽閃爍交第削奪御史袁弘勳僉人也以報復參鴻

訓且以要典之燬爲鴻訓罪錦衣張道濬學和之鴻
訓從容具揭云諸臣參論楊維垣賈繼春等疏同官
錫與臣票擬臣從田間來不知此中大有狀附但據
我上問未敢隱瞞至要典一書海內忠臣義士吞聲
飲血已久臣實不敢謂此書爲不刊之典揭入帝遣
鴻臚至鴻訓邸宣諭而臺省鄧英劉斯琜等交章劾
弘勳奪職異論始沮夏五月召對平臺鴻訓以民生
之困由吏治苟且請以久任爲第一義因薦南戶部
尚書畢自嚴善治賦兵部尚書王在晉善練兵帝皆

納用六月宗道景辰以人言去鴻訓與龍錫標道登
同加太子太保晉文淵閣當是時羽書紛至帝責在
廷諸臣言狀鴻訓爲帝言爲治當有次第毋躐欲速
之弊帝意爲解鴻訓儀觀秀發鬚長尺有奇音吐琅
琅中律呂每言事帝必霽顏受之而旁觀者不能無
側目會帝召詰給事韓一良疏惡一良語反覆欲停
都憲之授鴻訓言王言當惜不宜惜一官又闢門以
脫巾告帝意責計臣而鴻訓請發帑三十萬以示不
測恩皆失帝指惠安伯張慶臻者奉勅總督京營故

事知京營者不得問巡丁而慶臻勅書獨有兼管捕
營字提督鄭其心以侵職論之其增之者不知何人
也人成云中書田佳璧受慶臻賄閣臣標等糾之云
從來敕稿皆相緣舊本中書繕寫送臣等閱過進呈
制總督京營惠安伯張慶臻敕有增入巡軍字係中
書田佳璧未經呈明朦朧添入乞賜推問御史吳玉
給事中張鼎延遂糾鴻訓及尚書任晉俱受賄有據
帝赫怒下鴻訓獄諭吏部曰鴻訓身爲大臣防維盡
裂受賄擅增敕書事證的確猶屢疏瞀辯欺罔支吾

然事由兵部仍謂王在晉苗思順無職其誰信之且大同失事重大隱不以聞及平臺名對甘心欺藐并張慶臻田佳璧俱着九卿科道依律會議於是大學士李標等揭云適見皇上發一臣同官鴻訓會議一本御史雖專指鴻訓而臣等撫心自問實四人同體之事鴻訓與臣等俱以皇上龍飛之初從淪落廢置中拔簡綸扉躬承眷顧置身霄漢此等榮遇豈區區千金萬金可以相易者臣等與鴻訓久處踈略直率則有之其欲竟辭吾君與臣等實有同心今乃議論

交滴詞嚴無地願皇上采羣議以盡事中之公論特特恩以全事外之國體則臣等幸甚而禮部尚書何如寵亦為帝言輔臣重任受賄大罪鴻訓受上知深且其人自有本末不宜有此反覆與諸臣爭殿上帝怒終不解會議者再乃命讁戍代州而革在晉思順職慶臻奪俸三年佳璧論如律或云鴻訓在政府議事有所不可輒言曰皇上終是中主閹寺因而浸潤謂鴻訓以昏君目上從中譏搆百端至是必欲置之極典賴羣臣力救得論戍去七年卒於戍所卒時有大聲發於谷中人以為異福王稱制江南乃復原官

外史氏曰嗟乎當思宗御極之初既誅巨憝盡屏諸閹委心大臣冀成中興之業故命相之始焚香告天舉行枚卜得錢機山及先生等六人何鄭重也迨乎先生以救書得罪而機山亦以東江之故幾與袁崇煥駢首西市帝始有輕視諸臣之心以為是皆不足信而閹宦得以中之矣卒至交結壅蔽康熾江潰帝終不悟以至於亡究其初則諸臣不能稍白一心矣公矢俱有以啟之疑也先生之獲罪實關與亡之大

機故詳著於篇以為世鑒

錢龍錫傳

錢龍錫字稚文號機山南直華亭人萬曆丁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陞春坊諭德詹事府少詹掌南院事禮部侍郎天啟中魏忠賢亂政削奪去官思宗即位既誅忠賢以金甌貯諸臣名字焚香告天得李標劉鴻訓及龍錫等六人皆以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崇禎元年六月加太子太保晉文淵閣其秋召起舊輔韓爌入為首揆時方定附逆諸臣案帝以委之爌與龍錫爌為人端而厚龍錫則

謙而和初僅列四五十人以請帝不然之再令窮治爌龍錫又以數十人呈帝怒其不稱旨命分附頌贊導速化三類且云忠賢一人在內亦何能為苟非外廷逢迎豈遽至此翼日召閣臣入指黃袱所裹紅本示之曰此皆媚璫實跡也爌等知帝意甚堅乃網羅無遺而逆案遂定龍錫故江南物望所推一時主持議論又皆出其門下士姚希孟邪黨爭為側目不能不睚眦於龍錫矣先是袁崇煥召起為遼東經略時龍錫即以方略崇煥云當從東江做起東江者謂島帥毛文龍也龍錫曰公舍實地而問海道何居且毛帥亦未必可殺崇煥曰可則用之不可則有以處之耳龍錫未及置對而崇煥別去二年五月崇煥行邊至雙島誘文龍至以餉金十萬犒其師自與文龍登舟相觀山海形勢即舟中斬之上疏數其十二罪當死而言臣出京時已商之於輔臣錢龍錫矣當是時文龍擁兵自擅有跋扈聲崇煥一旦除之頗以為當即當宁亦不以為罪也其冬大安口失事兵鋒直指闕下人有言崇煥之殺文龍陰為主款地者帝為浮

言所惑遂下崇煥於獄御史高捷史𡎺袁弘勳者楊維垣私人也以疏參劉鴻訓為公論所不容褫職時票旨為龍錫恨之會鴻訓以改赦得罪去冢臣王永先乃為三人請復官捷𡎺先得請相與合謀欲借崇煥以報文龍因即崇煥所云與輔臣相商一語捷疏糾龍錫指為同謀意欲羅織多人以快私憤龍錫上疏辯入有勸龍錫者言明主可與忠言當於辯疏中激切言捷等朋比之謀庶上悟而大獄可緩龍錫不能從遂致仕去明年八月既誅崇煥遂追逮龍錫言

其背公徇私羣煥主款疏語已露龍錫終不奏明若
不重罪何以懲後下獄論辟而并譴戍科道官毛羽
健毛九葉王應斗三人時思宗方任法以督責臣下
在廷咸惴惴不自保即深知龍錫之寃無敢須言者
四年正月右中允黃道周起自田間乃上疏云臣竊
觀比來逮繫舊輔錢龍錫舉構覊鐺樹簿法庭搶首
獄吏羣臣相覷默無一言此自書傳以來所未經見
也尚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
日自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為引痛也今舉

羈所坐特庸疎牽為罪督舉援耳督臣受劍制閫外
忘親忘君僨事誤國雖磔裂莫贖閣臣坐綸扉遙度
邊事不知能否成敗須浸叩頭此於鬼薪城旦奚加
乎先朝臣張居正嘗以邊功得蔭錦衣堅辭不受曰
吾身未嘗至疆埸而受上賞即一旦有敗何所逃誅
臣疑其言以為不忠由今而觀未謬於先見也凡疆
埸事最難言勝負何嘗一彼一此今閣臣以邊事坐
誅後之閣臣必顧盼踟躕不敢任邊事又令邊臣得
以蝦隮卸閣臣後之邊臣有事必撫閣臣隻語單詞

為質則是使綸扉之內割邊壇為殊域也自古宰相
生值明時無大故而伏斧鑕者惟漢劉屈氂及先朝
夏言耳漢武決意北伐心疑丞相沮廣利之師故一
旦破法而戮屈氂世宗決意棄河套心疑開釁撓玄
修之事故一旦破法而誅夏氏今東疆之圖未有定
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而獨斷然快意於一舉輔臣
韓既無欲恭引杯之致廷臣又無壁刎齒馬之嫌遂
使三台頭灰於貫城斗柄銷光於理勢每見衣冠相
語以目天下人心衰颯如此誰復為措安攘之略者

乎今巷議洶洶謂殺袁督為毛文龍報讎朝廷自為
人神攄憤何嘗計一故弁然物情既如此則邊將必
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故殺一閣臣為毛文龍報
讎猶可為劉與治樹幟則不可借一閣臣為邊臣今
日示前車則可為政府異日開後阱則不可且自陛
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寧有
幾宰輔當堯舜盛時岳牧舉鯀貽殛咎天浮沉九載
放殛之餘未聞岳牧係縲煩皐陶之聽也陛下即欲
威柄獨運操縱海宇亦何必困國償盈孤卿騈首令

四方傳者咸謂天朝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書奏帝謂龍錫畀袁崇煥與文龍無涉何稱代為報讎本朝不設丞相疏內援引不倫至與河套撓之修登臣子所宜言且稱夏氏是為何語著回話道周再疏言恐邊臣藉口閣臣則雖蝗之獻不壯故因邊計而引東江因東江而及毛帥因閣臣而引宋事之宰相思古宰相無遂制之實而收遂制之功今閣臣無宰相之名常受宰相之禍有此兩意滯於胸中故倉卒屬筆奉旨責其支飾降級調用然帝意亦漸解矣至五月因

天旱修省科臣劉斯琜又有疏請宥始釋龍錫於獄論戍定海衛在戍十二年再經肆赦皆不得釋福王南渡稱號乃得復官存問卒於家

外史氏曰吾聞故老云島帥毛文龍雖當一面足以制敵然往往縱兵淫殺焚掠以為富沿海一帶受害者數百萬家朝野人人痛恨謂其有跋扈意則惡之深而衆惡皆歸之辭也袁崇煥受敵閫行間之言誘而斬之天下稱快然斬不以其罪也故有浮言之譏朝廷卒誅崇煥以正專擅可矣而林及機山先生則過焉嗟乎此猶逆璫之遺禍而東林之餘殃也夫

姜逢元傳

姜逢元字仲訒會稽人登萬曆進士官翰林進中允而其弟一洪亦成進士父鏡臨卒遺言曰吾家數世皆名臣汝輩當正身立朝以勉繼先烈同也特慎勿植黨二子唯唯故當崔魏時逢元一洪皆自言非黨人而其實東林羽翼也既而逢元進國子司業充講官科臣楊所修建言宜纂定要典做世宗朝明倫大典故事而崔呈秀矯旨開館敕大學士顧秉謙以下二十三人分總裁纂修謄錄收掌而以逢元非黨人

可用列逢元副總裁官例總裁官入館據上座舉筆判諸館務逢元舉筆忽長歎衆愕然問故逢元視所舉筆示衆曰吾持此有年矣今欲用之而有違於心吾敢違吾心以用此物哉遂擲筆而出自是不復入館先是逢元爲講官講虞書退有後言大聲曰後言非他謂既退而小人間之則有言小人之得持其後也御史趙南星曾用其語入疏中忠賢抑之至是矯旨謂呈身門戶革職崇禎元年起詹事仍充經筵日講官尋自禮部侍郎進禮部尚書時禮部所掌宗藩最多猾弊凡請婚請封諸事自郡府至親王各有賂逢元除之會唐王聿鍵殺其從父請面陳越關入都都人恐摯以宗藩事責逢元逢元私啟閣密處之遂報伏去逢元枚卜舉第一再舉又第一凡九枚卜終不用而逢元亦久厭曰吾得正身立朝以不墜先烈足矣他非所有也遂乞去請終養疏十六上後上親御門出諸章奏召廷臣給筆札各試票擬次日傳逢元及陳子壯文震孟張至發以下九人吏部錄年貌履歷上之上已用逢元而內侍沮之曰執有講官加

逢元倨傲者復止至九年致仕逢元少時夢斗魁贈詩中有金殿簪花字自謂殿試必第一既而不驗至是將去會皇太子行冠禮逢元充三加官簪花殿中逢元乃歎曰然則吾之終此官豈人事哉

外史氏曰聞之富貴在天則富貴者天實主之也於時之天亦奇矣所主之富貴俱界蠹國害民之奸者何耶嗚呼醉耶憒耶熱睡耶錯界之耶左右竊柄耶吾安得梯雲而問之

練國事傳

練國事字君豫永城人以進士授沛縣知縣調繁山陽天啟初舉江北卓異第一擢御史時山東妖寇叛巡撫趙彥不能制國事上疏劾其遷延畏避失事機識者壯之會閣部孫承宗行邊國事上疏請定應衆事宜而廢甯撫閻鳴泰當是時邊務久弛承宗以輔臣秉鉞將士不相習而事權中制教然督盡瘁援枹鼓出關指麾部署義不反顧時中朝罕持之者人以是多國事之力也尋差巡漕明年事竣報命未幾被

論削籍先是魏忠賢以取冬衣辱尚書鍾羽正國事疏論之坐是罷去崇禎元年詔起掌京畿道明年遷太僕寺少卿督山西餉又明年以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時流寇方熾帝銳意用兵山陝各斬賊獻俘國事在行間與有力七年晉寇敗逸入陝西受降已而賊復叛帝怒逮國事論戍廣西陝西人李遇知等疏救不報後遇知任吏部尚書爲國事稱冤云督臣陳奇瑜主撫與國事相左得罪非其辜詔復冠帶家居逆總兵劉超者國事里人也詔援汝汴歸里傑殺鄉御史魏景琦等數十人怒馬趙國事庭欲脅爲亂國事目惡少以堀踞殺人罪及身耳將軍國之大帥而冒反跡朝廷一赫怒而族赤矣將軍宜守順上書陳冤狀聽生死於朝廷超懼稍稍禁屠掠謀依總督馬士英爲解免會巡撫王漢奉密詔討之國事啟北門以應賊覺挽襲大潰殺漢國事履虎尾日夜鍵一室讀書或誚之國事曰此於死生際須定力勝之吾力恐不及正賴書卷助我耳士英受詔討賊總兵黃得功兹抵城下國事密書與士英令許超降而擒之超故

有復貴陽功士英貴陽人德之單騎出見士英明日舉全軍出東門得功斬其黨張獻策合戰擊賊盡殪俘超士英於是重國事及士英擅權誅勦東林黨人幾盡而國事得晏然司馬之堂者以此也

外史氏曰當逆璫炎赫時而先生放膽捋其虎鬚幾不免於虎口及劉超之叛又復履其虎尾矣至於士英虎兕清流先生晏然坐於虎頦之下而不遭其兕嚙豈非得讀書鎮靜之功耶所謂以定力勝之者非耶

江陰陳　鼎定九輯　門人　沈　彝戴陽　蔡世英偉人　仝校

明

楊時喬傳

楊時喬字宜遷江西上饒人弱冠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抽分杭州先是榷關稅者以增入爲能取商浮故

額時喬相天時豐歉爲經度地宜淡涸爲紀順人情願惡爲規畫其方無幾時課皆足又恐法不經久乃獻議於朝請稅銀止據日收數盡行起解不得拘泥以前數取盈庶上不病國下不病民得議遵之遂著爲南關榷事書垂永久陞禮部員外郎遷尚寶司丞以病歸萬曆十四年起南京太僕寺丞轉尚寶司再以病歸二十年補原官歷通政時留都異學繁興故參政羅汝芳作倡其徒推爲聖人建祠祀之時喬抗疏曰佛氏之學其說主戒律輪迴因果慈悲福田利益粗淺僅惑庸衆自單傳直指一入則賢知高明者信之然猶自爲一說不與儒者混爲一途自汝芳借孔子言仁孝言人心倡言人心見性成佛高談渺論曰吾學直捷不煩修爲曰吾道廣大無所障礙謂傳註爲支離謂經書爲糟粕謂躬行實踐爲腐迂謂人倫物理爲幻妄謂規矩法度爲桎梏謂禮義廉恥爲虛僞惟一了此心市金可援處子可摟蕩檢踰閑皆爲率性總爲無傷反道亂德敗俗傷化此正古人所必誅者而新學小生轉益信從立祠聚衆禍將何

極乞敕所司拆毀散遣以彰明風教詔從之歷吏部右侍郎三十二年尚書李戴致仕署部事時喬棲止銓署盡絕請託會大察京官閣臣沈一貫移書欲留錢夢皐等其餘黨中者皆有所庇左都御史溫純不從夢皐等以中旨留用反攻純吏部員外賀燦然忽疏參純並夢皐等謂吏科共事察典且爲臺長溫純惜藉非銓臣夾持吏垣力爭臺長得行一意得毋害廢公而行私乎時喬駁之曰臣與純同事一體私則皆私如謂果由於純是狗私因私也臣狗純私尤私

也徇私爲人臣大惡如有之其應斥尤在純上至夾
持之說臣實不知所夾持者何事適以重臣同事二
心之罪臣始事倉卒未能先發和調後事因循未能
力圖鎮定以致舉倫暄嚣事局未竣職掌罔何乞罷
罷臣以爲不恭任事者之戒不報當是時輔臣弄權
言路縱肆倚賴時喬力持之不爲所撓又請復闢行
取又立疏塹之法簡汰頑鈍署部事五年號爲清平
時省垣競進皆自擬正陞閒陞重内輕外時喬謂今
日越法易後日守格難誓不徇情壞法自某始故陞

補必要於例又特疏請用註誤官范鐫等一百十人
遠謫官鄒元標等一百九十人以疾請告不允卒於
官篋無寸絲至不能殮四司佽助之以畢大事時喬
天性淡泊久處田畝歷官强半家居至少宰方從事
於官猶不攜家蔬食緼袍清苦甚於寒畯造詣剛方
不爲勢要所奪贈吏部尚書謚端潔殁後天啟間魏
逆用事以時喬曾薦元標等乃列黨人榜中追奪贈
謚至崇禎改元乃復

外史氏曰當清流之阨於奸輔衆朝一空矣并先生

爲之置辯朝廷其孰知之哉讀其薦剡曰門戶之見
彼奸佞借之以傾正人耳在朝廷不可以門戶而不
辨其賢不肖也夫講學諸臣所以明倫紀也非所以
樹黨而害朝政也縱曰樹黨亦君子之黨矣必無害
於國家也烏可不明辨而槩以黨人目之乎其言愷
切如此而流一貫欲害同輔立黨以攻一時賢者斥
逐殆盡繼之者遂承其衣鉢大堅諸賢乃有講學之
攻而清流受禍矣惜乎先生年不副德卒使諸賢淪
落無盡殆有天意存焉

鄒維璉傳

鄒維璉字德輝江西新昌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初授延平推官孤介有大節一刺不通巡撫袁一驥脅以私怨羅織下屬維璉多所匡救不肯枉法歘訣監司又欲為一驥立生祠維璉立阻之以是得抗倨聲久不調凡八年始行取至京師不赴權貴人或招之維璉曰寧失臺省不可失吾節也待命闕下又二年始除南京職方主事值遼事急條上時政格不行已進員外郎以憂去天啟三年起補職方郎中即上疏

請去債帥之弊言邊帥結納津要皆乞貸於素封之家而責償於卒伍壞武備而裂封疆病實在此臣謂中外薦典寧簡無濫寧崇實效無採虛聲則舉刺公而將帥不敢營為居間絕而將帥不能求遷庶不至剝軍以償債則軍法可行虛冒可杜僥倖去而真才勸彊場其有起色乎疏入報可時有宋明儒者自言能役神兵討賊刑部主事譚謙益薦之於朝將大用維璉復抗疏言將帥必求得人左道不可破賊乞敕當事諸臣鑒古酌今毋惑神說以貽天下後世笑吏

部尚書趙南星見其疏嘆嘉之南星素知維璉清方有為及為冢宰欲大飭銓政請於朝得就近調補司官上許之於是南星移維璉於稽勳司踰月復改考功故事銓司無一省兩人者時南昌吳羽文已為考功主事人多以非例責維璉謂當引去而給事傅櫆已潛通魏忠賢故因事羅織東林首欲攻維璉以撼南星又日迫羽文使行羽文遂杜門求去不許維璉亦求去南星恚上言司官不為用請旨詰責以尊朝廷維璉乃入視事會左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

四大罪魏大中繼之諸臺省部寺譁章登上忠賢初亦窘甚傅櫆陽上疏自明不附忠賢而實陰構忠賢起成汪文言之獄忠賢以有外助遂矯旨責漣詰直罰魏大忠俸并責諸臣瀆擾廷臣駭然咸惴惴危懼維璉乃上疏曰臣觀今日天下亦眷眷多事矣全恃君側肅清朝政修明庶可支將傾之厦奈何有廠監魏忠賢積惡內廷又增腹心一大患也忠賢罪狀罄竹莫書憲臣楊漣首發其惡讀者感憤至於泣下臣謂討賊之典當不踰日乃皇上護庇忠賢惟恐傷之

且有督過楊漣沽直之旨皇上豈真是非舛誤而輕祖宗天下於一擲乎夫從古大惡大奸每借小忠小信以獻媚及其罪惡旣盈慘禍立見歷觀往代明驗昭然今忠賢罪狀已彰卽不請死於皇上之前亦宜亟辭廠務移住閒宅以示天下悔過之意或可保其天年不當再聽奸人布置挺而走險以求必勝不然天怒人怨皇上卽不肯割忠賢天下倘有代爲割棄者忠賢萬死不足惜其如國事何哉臣願皇上奬發優詔奬勵直臣下忠賢法司定罪或赦而不誅亦令謝事庶人言可息宗社可保矣疏入忠賢復矯旨切責維璉旣非言官亦來責擾維璉知勢不可爲乃告病張訥遂希忠賢旨疏劾維璉削奪爲民逮下獄論戍貴州崇禎初忠賢敗起南太僕少卿五年由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維璉至閩嚴察吏安民禦倭弭盜勵力匡救時艱至廢寢食然與政府不合謂其黨東林也明年值紅彝之亂攻閩之霜山維璉檄鄭芝龍急擊之芝龍以海寇未靖自引兵至福寧與戰後期不至而紅彝復操大艘突入中左焚我戰艦官軍多死

傷者維璉乃還福州趣發餉給漳泉募戰士犒有功授諸將方略以陸兵截嶺道布水兵阨諸港乘小舟出奇擊賊諸將皆奮芝龍自福寧來亦誓死戰斬獲無算賊遂棄中左入大洋維璉因上疏劾芝龍縱彝之罪芝龍方有內援上先入其言下部議維璉罪以何賊復犯石潯海澄同安諸處維璉皆擊走之先後捷上復自劾不能平賊爲芝龍所誤而吏議已下竟奪維璉官是時維璉方大集舟師自漳州調發諸軍至銅山與賊遇苦戰凡八晝夜大敗之生擒酋長數十人焚其舟艦器械略盡捷聞上命止論將士功維璉破賊班師還福州始知罷官因上疏自明不報遂解組歸久之卒維璉撫閩三年山勦海戰頗有成算大有功於閩乃爲政府以門戶詭抑中外惜之

外史氏曰曆泰啟禎之間廷臣所稱東林君子者知有君臣大義同道一心而已安有所謂門戶之見者哉迺小人挾邪說以攻造門戶之名加之不欲使其吐氣究其禍之始者江陵先兆其萌蘗而後則沈一貫之技沈鯉命其私人康丕揚錢夢皐等立幟以攻

其後朱賡王錫爵沈淮溫體仁周延儒陳演輩皆奉其衣鉢而直至國亡德輝先生在廷侃侃為公家也孰知奸人遂以門戶議之俾明主竟惛然莫宗亦以為門戶不可不破也於是斥逐之放流之而不容清流一日安於其位卒致寇滿天下廊廟無人覆其宗社而止焉噫小人之心何忍哉

孫瑋傳

孫瑋字以貞陝西渭南人登萬曆五年進士由行人考選給事中以母病不候旨竟歸降桃源縣主簿累遷至保定巡撫嚴法令剔蠹弊節浮費廣儲蓄摧豪扶弱民賴以安時滹沱水溢從吏勸瑋乘船以避瑋不可擇署中稍高處居之曰水至此惟有死耳水僅及床足而止衆服其持重還兵部侍郎轉戶部總督倉場陞兵部尚書督左都御史事瑋清廉不受餽遺督倉督察皆有聲譽又性忠純敢直言極諫會星變

因上疏其略曰陛下有綏惠之仁而奉行者無愛民之實政陛下有綜核之智而任事者無體國之實心如吏治清矣而闒茸庸流齷齪小輩未盡汰也財用節矣而冗食積蠹冒賞積奸未盡革也苞苴夙息而營謀干進者尚多驛傳費省而尅剝取媚者猶衆北邊稱貢矣而邊民之困於饑寒者無投石超距之歡虜寇稱平矣而生靈之斃於干戈者有玉石俱焚之慘蠲租之詔屢下而以掊克為能者竭澤而漁欽恤之命屢頒而以搏擊為事者向隅而泣諸若此類上

于天和惟陛下猛力回心朝乾夕惕仍敕諭各衙門
祟尚本實洗滌舊染大臣懷翼翼小心之忠小臣持
蹇蹇匪躬之節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者在此疏入
報聞會應天巡按荆養喬與督學御史熊廷弼相訐
朝議欲獨罷養喬璋按法兩斥之楚人之論紛起累
疏乞歸至二十四疏溫旨慰留是年七月出城待命
十月乃允歸天啟元年起南京吏部尚書明年改北
刑部未任再陞北吏部尚書仍掌左都御史事時朝
政漸亂閹寺擅權屢以母老乞歸不允尋卒於官方

璋未卒之前一日效古人尸諫遺疏上陳謂今天災
迭見民不聊生內而城社可憂外而驕尸未固法紀
變遷人心乖解陛下欲圖治平莫如固結人心欲固
結人心莫如汲用善類如輔臣劉一燝都臣鄒元標
尚書周嘉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弘鍾羽正侍郎曹于
汴詞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謙寺臣滿朝
薦部臣徐大相等並老成丰度蹇諤英姿而魏落林
泉跧伏草野陛下若聽臣言漸次簡擢必能任聰德
聚違之責效拾遺補闕之長振飭紀綱提醒聾聵以

為陛下收拾人心尤望陛下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
進君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天意可回民
志可定疏入上竟不報贈太保未幾魏忠賢用事斥
為東林黨人矯旨削奪為民璋聲色貨利一無所嗜
當官守法務在鋤抑強梗不為瑣屑科條居常恂恂
寡言及當大謀議衆相視莫敢發獨守經據古侃侃
敢決而於取予去就尤嚴兩辭冢宰堅請投閒以名
分定儲皇之位蓋老成正直君子也崇禎初復原官
謚莊毅

外史氏曰余稽漢制御史大夫與丞相並埒也其可
屈指者周昌之強項貢禹之清直薛廣德之敢言尚
矣先生不必盡有之而持躬東行從容養重進而議
於朝廷退而議於草野者又何多遜也跡其尸諫一
疏勤勤懇懇嗚呼古大臣所謂以人事君者先生其
庶幾乎

李繼貞傳

李繼貞字散尹太倉人萬曆癸丑進士授大名府推官擢卓異陞工部主事調兵部副山東典試發策以漢唐閹寺爲問時魏璫焰方熾指爲訕調官尋革職崇禎元年起補武選司改職方嚴法紀絕賄賂飭不得通饋遺有營刺者抑之造御覽冊先戰功次列督撫薦因召對具言武臣難知狀又言邊事勢在有查點無訓練上顧曰惟爾稍有執對曰臣無寸長惟包苴情面自分斷絕上善之四年延綏大饑繼貞上疏請賑曰皇上以數十萬金錢而活數十萬生靈臣澤莫大焉活數十萬生靈而農桑復業所獲賦稅不止數十萬金錢也利益莫大焉彼地斗米銀四錢發銀不如發粟之有濟宜先發四五萬金用徧博濟入運之法就近糴粟輸至軍前更敕山省按納事例及贖鍰俱輸粟入邊酌量腳價低昂其直使輸者稍有饒益則輸必多可以撫饑可以賞功而依賊之民必散賊不就降必就縛耳會延撫洪承疇秦帥杜文煥請撤王承恩還鎮繼貞疏覆不獨王承恩宜還鎮延

綏卽楊騏亦當還鎮固原不獨二將宜還鎮其部下兵亦宜隨之西還使之殺賊賊平乃許歸秦中撫鎮既得西來兵將之助勇氣自倍賊當消沮而後可剿撫並用撫非撫賊撫我饑民之從賊者已從賊者雖多猶有限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限當此斗米四錢之日慈父不能有其子而能禁其束手就斃乎宜如神廟四十四年特遣御史賑荒東省之法必得二十萬石之粟以往盡心賑濟賊就撫者給以耕種推誠安插如此則民之已化爲賊者還化爲民而將化爲賊者永不爲賊賊勢漸孤必有斬元惡以獻者疏入上乃令王承恩還鎮遣御史吳甡以十萬金往賑而藩王以下捐助五萬金粟麥二萬石然所救不及十之一七月因遣楊嘉謨還鎮繼貞再疏爭之曰前賑臣攜十萬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萬人而斗米七錢亦止可活五十日耳望上宜敕賑臣回奏十萬金果足乎不則當早沛恩膏雖內帑不宜惜也繼貞嘗語人曰賊初起得十萬金便可濟吾爭之經年始見從今賊勢已十倍於前非三十萬石不可主上

以國用匱乏慎惜金錢雖下手部命專使所薊止此如以杯水救車薪庸有濟乎後卒如其言五年登萊兵變總督議主撫仍以官兵駐登城繼貞持不可請調關外兵解登圍亂乃定繼貞在部久邊事益練習先幾料得失瞭若指掌權倖以請託不遂嫉諭之解任亾何起補尙寶司卿旋改北五月轉順天府丞甫十日侍陞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天津津故水陸衝歲給遼關禾芻餉一百二十餘萬石繼貞作三運按次無後期率僚佐練軍實開屯田五萬

一千頃歲收穀數萬斛城中地瀉鹵相地鑿渠井得給飲軍民大安舊制遼餉中米豆一項每歲召買於各州縣陸運至遼塹解等費十倍本色餉可策廷桂役年不可算繼貞繩以法遂結閹衛陰中之會劉應國兵失利詭言津登兵從叛論罷已上念繼貞不置即家拜兵部右侍郎疾亟具疏辭復下南京操江巡撫之命命下繼貞已卒天下惜之繼貞負幹略以孤立得主知三黜三起居家遠權勢蕭然若寒士所著有津門草雪虹閣集

外史氏曰嵩先生之忤璫也幾有茹獄之禍矣嘗自懷鴆毒以俟緹騎曰吾不能若楊左甘戮朴也幸而熹宗即崩不然殃及之矣至其經濟非當時諸臣可及奈何權倖之不容遂使三仕三黜不得大展徒爲天下所惜耳

張三謨傳

張三謨字纉典平定人性至孝母歿廬墓三年哀瘠無虛日郡邑旌爲孝子弱冠舉於鄉卽負笈往師高邑趙南星南星一見語人曰張子正人也館於家者十年講學論道晝夜不輟天啓二年成進士授行人時南星爲冢宰魏黨方齮齕之人莫敢近三謨獨比屋往來不少避凡三使秦楚汝陽得免禍崇禎元年選授御史首上疏排逆黨評騭諸臣品行劾李魯生去之因旱陳言極論楊維垣議論邪遁張樸張訥表裏爲奸奉旨勘議又疏言治亂大關在精察畏謙容得其職閣臣盡心輔導票擬一切務以成就君德爲合輿論或有所失許言官不時爭執諸臣就事論事間不得爲輕詆醜毀之言以傷大臣之體亦不得凡因小言輒求引去務秉虛公以成休容之風上深是之二年巡按福建海寇李之奇就撫爭有功罪論議掌道不快於三謨欲出之上曰張三謨才守可原他無錯着回道管事明年丁父艱七年服闋補原官上目擊時艱一疏發閣事將壞欲圖共挽其責首輔溫

體仁尤切上嘉納之或語體仁曰張御史一疏公不第當認過且當下拜不當嫉之也體仁佯爲之會冢宰缺上召諸臣面舉吏部侍郎張捷乃舉呂純如吏科盧兆龍同科道諸臣合奏純如名在逆案不可用捷力言其賢且爲訟冤三謨復奏廷推冢宰甚重卽舉事非逆案亦論昭雪何與廷推純如生平賢否姑且勿論業已身負重累何以服人捷再三奏猶有不效臣甘認罪三謨言天下事豈堪嘗試捷語遂塞退復倚疏爭之事得寢八年巡按順永保河九年掌河南道熱審平反甚多有寶鈔活羊之賜御史詹爾選直言觸上怒下獄命三謨看議從輕忤旨降行人司正十一年歷光祿寺丞尋遷大理寺丞署印務上罪司寇劉之鳳欲置大辟三謨議當戍上駁之或曰何爲寬人危已朝廷之法從朝廷而已三謨作色曰爾知法爲朝廷之法不知法爲天下萬世之法乎執議如初上怒鐫三級十二年進少卿明年陞順天府尹大理寺卿十五年內閣謝陞得罪嚴旨議處臺省新進阿首輔意欲置之死三謨獨曰聖怒卽不可追但

故相薛國觀賜死未久不一年而殺兩相臣如周體何於是悉從末減不數月有枚卜之典三殿與房可壯宋玫與焉閣臣陳演以宿憾房可壯陰激上怒遂與冢宰李日宣掌科章正宸掌道張煊同逮下獄南北言官交章申救放歸卒於家

外史氏曰思宗之朝忠直之臣如緯與先生者亦多也皆置不用而用溫體仁陳演輩爲之從者是何肺肝耶邦之傾覆不亦宜乎

毛士龍李守俊列傳

毛士龍字禹門宜興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杭州府推官以賢能著擢刑科給事中適同里何士晉寓適楊漣至士龍從未識遽避屏後聞漣語慷慨激烈知其非庸人也即往拜定交自是每事與楊左相左右焉小族之內官劉朝以盜宮下獄時魏忠賢用事朝營緣內宮上疏嚴劾奉旨中寢既而朝以閹援得脫典禁兵與忠賢害士龍適蘇有五人擊殺緹騎之變忠賢懼乃變計離其黨而殺之先戍士龍於平陽會而逮之士龍乃挈妻子將遁深山中璫敗乃免崇禎

登極得復其官

李守俊字念兹由進士授高要令兩入秋闈皆稱得人以治行擢戶部主事司榷九江未及期而課足即放關通舶免其稅商人德之爲立祠以祀焉歷官至司道天啟五年遷廣西布政將天下藩司皆爲逆璫建祠守俊恥不赴任璫使御史田景新劾守俊黨高攀龍削籍聽勘崇禎改元補廣西布政召對改湖廣左布政卒於官櫬過九江父老相率攜雞酒泣奠曰

放關一事目中不可復視矣

外史氏曰禹門先生與漢之張儉其行徑何異哉嗟乎漢與明之亡也以用宦寺兩迹滿流同一轍焉奈何後世君王信任宦官甘之如飴而忘其毒甚於虺蛇也耶念散先生於關一事膾炙人口至今商民追思不置萬曆崇禎間用宦官司榷天下元氣剝削盡矣蓋關挩一重則百貨俱昂凡民間日用布帛菽粟無不倍價而細民重困咸思為盜此中原所以淪沒也元耶律楚材柄國弊益甚多至稅課長試悉用

上人嘗語人曰吾蒙古性貪又不讀書罔知廉恥俾司錢穀必至切掠平民者矣及其末後全用蒙古指曰類人類人者同類之人也斥漢人為異路異路者不同道者也一切財賦齊猶之司漢人不得望見焉而平章省路津要之官皆用蒙古交相猶鹿上下征利直至民窮財盡人人思亂而朝廷不知卒亡天下而後已嗟乎元與明用小人與民爭利而亡又同一轍也

蔣允儀傳

蔣允儀字聞韶宜興人萬曆進士初授桐鄉令以廉明著調繁嘉興邑困於賦役由田不均之故也允儀乃作均田法上之當事民乃得甦以最擢御史抵任即劾王紹徽奸貪狀紹徽革職時魏逆竊柄允儀於冬至節上抉陽抑陰疏言賢士大夫陽也宦官宮妾陰也忠賢怨嬌旨切責奪俸出按三秦盡釐諸弊秦民大安同道後京師傳言魏璫縱上親征哈剌慎部因巡狩各塞允儀乃上疏曰古帝王之用巡狩者因

其民分土人各有君而生殺予奪皆由諸侯大主處尊全無繫屬若非五載一巡守遐陬僻壤君德厚京人情苦樂孰得而知且黎庶何由仰而歸德陳詩觀風廷見耆老以示四方知有共主而操生殺賞罰之權諸侯之命繫焉而不敢肆志於吾民也後代四海一家天子一尊矣一命之吏廢置皆由朝廷又何必巡守以重勞焉至於哈剌慎部則素貴夾入犯不過命一良將帥三軍征征可耳又何必天子側身戎馬哉疏入不報然親征之說遂止既而王紹徽賂忠賢

起爲都御史嗾門人餘兆先劾允儀爲東林渠魁削籍歸時李應昇被逮下北鎮撫司寄詩允儀曰與君夙昔爲兄弟意氣寧論杯酒間他日蒙恩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允儀得詩垂涕曰正恐我亦不免一逮耳崇禎改元起李河南道遷太僕少卿轉巡撫鄖陽劾疏唐藩不軌上因撤其護衛移撫襄陽因守道徐景麟誤傷官兵株及允儀亦被逮論戍後以護陵功推屯田都御史未任卒著有洪香園文集行世

外史氏曰先生因悉巡幸之禍而力沮其謀蓋鑒於秦漢隋代及武宗也九邊之官吏軍民幸矣夫大舜五載一巡守國不費而民不勞良由兵衛少而征求寡也若秦皇帝後車萬乘漢武帝旌旗蔽空隋煬帝舳艫千里不用民力者乎當煬帝之出也宦官之株求侍從之需索閭閻之鋪張行宮之供奉牛羊雞犬日以萬計所過地方燈樓綵市陸離相接娼優龍陽之供奉有司以千百集矣大臣小吏乃至縉紳子弟及監生生員富商巨賈皆命進貢獻以爲敬行宮帷帳多置麗人以待幸於時百官無不竭力掊掘剜肉醫瘡是以有賄寺宦者賂嬪妃者賄左右者以求陞遷餽送侍衛黃衣貨賂宰相九卿揭債借帑以邀榮寵扈從大小臣工皆飽囊果橐盈船滿載以歸而海內窮矣盜賊安得不起乎先生之疏所係豈小也哉

東林列傳卷二十

江陰陳鼎定九輯　門人沈霽載陽　蔡世英偉人仝校

明

侯恪傳

侯恪字木庵歸德人御史執蒲之中子也萬曆四十三年進士天啟間爲編修與楊漣繆昌期諸人遊漣

條上忠賢二十四罪有言昌期起恪代其稿忠賢怒謀殺之而其假子欽與司田爾耕素善恪進曰是人頗以詩賦謬名公卿間而能告米芾書翁必無意曲宥之耶忠賢頷謂爾耕兒試爲我招之爾耕退詣恪語故舊恪故喜飲酒與嬉笑飲酒酣爾耕促膝附耳言公方以楊繆故重得罪我爲公畫計某月日吾魏公誕辰公自爲詩書之言未得竟恪大怒推案起酒羹濺爾耕衣上淋漓爾耕低頭慚恧已而乃大發怒去會魏廣微以大學士知貢舉而恪爲其下校官廣徵心嫌恪恪所薦鄭友玄宋玫卷輒有意推抑之以爲陝恪恪力爭曰人生貴識人義恪豈戀一官負天下才哉語侵廣微而忠賢且入子御史智鋌廉知之乃劾恪罷官忠賢矯旨令恪養馬恪即日掛冠去未幾忠賢誅故得免崇禎初起爲庶子與輔臣韓爌詞臣姚希孟更削三朝要典須定逆案遷南祭酒考祖制定監規疏陳六事太學諸生聞之曰是嘗與魏相爭鄭友玄宋玫者耶願入成均者近萬人明興三百年來未之有也後宋玫終工部侍郎殉節死友玄以

御史直諫被謫當世名恪爲知人恪生平善爲詩每賦詩輒飲而前後慮天下事有不當意則又感憤日夜縱飲以病請歸尋卒年四十三所著遂園詩二十卷李自成破歸德詩卷在掠中子方岳奮身往賊中復得之負以過河得存長子方鎮有才名城破死

外史氏曰先生尊人爲朝廷骨鯁直臣而先生之直又如矢焉然幾不免於虎口矣乃卒以天下事感憤而殁不能以老壽終人皆惜之

金士衡傳

金士衡字秉中長洲人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授永豐知縣父應徵故廉吏居恒不營生產及士衡為令有父風吉水鄒元標僎之舟次見其臥具敝敗因慨以二布大敷服而去由是兩人遂相友善二十七年用卓異徵明三年擢南京工科給事中是時中使四出以採礦監稅為名所在恣暴民不堪命士衡上疏曰礦者採於山榷於市今則不山而採不市而榷矣此曹刑餘小醜市井無籍不知宗社遠謀一旦假以利權貪饕無饜如楊榮倡亂於麗江高淮肆毒於遼左孫朝造患於石嶺此其尤著者也陛下深居內廷日不覩閭閻飢苹之色耳不聞士女齎咨之聲朘削殆盡而猶眈眈逐逐不知顧恤夫今天下亦多事矣水旱之災盜賊兵燹之警所在有之蕭碭豐沛之間河流泛溢敗城決隄平陸湮為巨浸居民化為魚鼈顛沛流離之衆易為生亂忽復橫征巧取以驅之故是故一榷採也及今議罷猶可以安易危以泰傾否其權在上不在下設或因循不止獸窮則搏鳥窮則啄

其權在下不在上權不在上而國家之禍有不可言者矣陛下停止之諭不啻再四奈何明詔之而明格之重天下疑也夫始而疑中而駭終而相顧太息以為給已太甚得毋禍起而以不肖之心應陛下歟語云信者國之寶靡者事之賊惟陛下果斷而力行之則宗社幸甚不聽於是我兵方起建州將取遼陽舉朝莫以為處士衡獨憂之因上疏曰滇南之有鳳騰霄粵東之有文莽此藩籬之患疥癬之疾也遼左之有大敵此門庭之患心腹之疾也昔人謂女直兵滿萬難與敵況乎生聚訓練以十萬計哉又曰神京實薊遼為脣齒薊鎮又倚遼左為犄角遼危則薊鎮不得獨安薊鎮危則京師不得晏然而高枕此忠臣義士所以寒心投袂不能自已者也既而甘肅地震復上疏曰臣聞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前此湖廣以風雷冰雹告順天以陰霾青晦告豐潤以地陷告四川以星變告遼東以天鼓告山東山西以牛妖人妖告今甘肅又以天鳴地裂山崩川竭告矣陛下謂此治徵乎亂徵乎若明知其亂而泄泄從事是以天

下戲也夫天下者祖宗櫛風沐雨百戰而得之天下
也傳至陛下何以屑越若此邇者邊臣告警望闕門
而號泣者不可僂數而大內所積朽腐充斥自若也
陛下何不出帑金數十萬分給九邊俾荷戈執殳之
夫藉有宿飽賈勇之効死疆圉何不可之有自稅使
之出也有年於此矣小民藜藿不飽短褐不完蕭條
困苦棄墳墓捐溝壑言之痛心酸鼻而縱橫指斥者
日夕不止譬有疕癰垂絕之夫負以扃重而行千里
其果能乎哉夫古之鹿臺西園瓊林大盈非不富且

厚也然而無濟緩急此覆轍之遺轍已事之明鑒也
陛下若復遷延其間則兵已困矣民已離矣外則敵
人乘虛而深入內則山海之嘯聚草澤之窺伺一夫
狂呼羣起響應當此之時上下離心其誰為陛下捍
禦者土崩瓦解莫可收拾轉盼旋踵大事且去然後
陛下悔之亦無及矣又不聽士衡在南京諸科臣缺
員不補勿兼掌六科事章奏數上中間危言極論約
略相類聞者為之撟舌不敢下而士衡卒不顧也逮
神宗既棄羣臣不十餘歲而天下大亂邊澀以訖於

亡殆不出士衡所揣云三十八年擢通政司參議既
與鄒元標友善又數稱巡撫李三才可大用朝中忌
為東林黨魁竟中忌者以考察降浙江鹽運司同知
不赴閒十年用元標薦復起兵部郎中進尚寶卿至
太僕少卿天啓間忤璫斥為東林遂引疾歸卒於家
士衡再世仕宦生產不踰中人所居屋僅完壁亦絕
不措意先是楊應龍伏誅士衡安疆臣邀據故所侵
地總督王象乾不許士衡嘗劾象乾起擊最後象乾
第象恒以巡撫抵吳意弗謂善也已廉知士衡請介

狀始稱說不置吳中自是遂兩賢之南京有妖人劉
天秩之獄兵部用假名書株逮甚衆士衡又嘗上疏
固爭凡無辜得免者數百人其居官平恕且侃侃不
阿蓋如此

外史氏曰先生之慮天下國家瞭如指掌矣奈何不
用其言而卒棄其人俾老死畎畝此我　朝之所以
興而有明之所以亡也

馬孟禎姜習孔列傳
馬孟禎字六符桐城人幼孤授徒奉母與同里左光
斗相友善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主考官葉向高奇
之爲延譽聲名大振明年成進士知江西分宜縣悉
心撫字會以逋賦被督民恐失孟禎與相戒輸納不
數日立辦三十四年行取授廣西道御史孟禎性剛
直遇事敢言既爲言路益慷慨思樹立首論輔臣朱
賡誤國及王錫爵徇私滅公狀有旨切責又言京堂
官冒濫劾姚文蔚陳治則王永光又以災變疏請御

朝開講亟發章奏遴補部院大臣并召用鄒元標趙
南星皆不報石埭人孫大功居京師力能通權貴以
採生割切自恣孟禎廉得實坐臨署立捕之中貴拜
四請不聽卒按論如法巡太倉銀庫例進羨金萬餘
奏罷之曰國家何事不可取贏稍崇節儉清冒濫節
可得數十萬何爭此羨爲時諸臣爲稅監誣陷逮繫
甚衆至是衆將李獲陽斃獄孟禎言獲陽已不可復
生在衞獄尚有同知王邦才卞孔時知縣滿朝薦在
刑部獄則有知縣李嗣善本皆循良適遭羅織久困

囹圄將爲獲陽續至楚宗一案羣奸誣搆除已就戮
外見錮高墻甚多雖非高皇帝子孫尤聖心所宜矜
恤亦不報代王庶子鼎渭鼎莎爭立孟禎援祖制有
嫡立嫡無嫡立長之制謂今宗藩一書不知刻自何
年何人私改增減夫代府諸宗已不能以嫡之一字
曲庇鼎莎而說者因謂母裴氏未經奏選欲以濫妾
之子加鼎渭此可援乎請嚴查核則渭莎之當立不
當立自明部覆從孟禎等議立鼎渭爲代世子四十
年順天鄉試進士鄒之麟分校於中書于發藻房拔

中落卷童學賢等孟禎發其奸學賢坐黜之麟降謫
散官給事中孫居相因追論湯賓尹韓敬庚戌會闈
事敬以不謹閒住戶科商周祚欲并罪知貢舉吳道
南孟禎言場事勘議已明不宜波及公正大臣且有
道南之言而查號簿因查號簿而始相得擬其罪則
道南爲發奸非欺蔽時服其公明年巡視長蘆鹽政
四十二年按山東福王之國奏請贍田二萬山東應
給四千四百餘頃王意欲奪民膏腴孟禎不可計租
準値如故事王左右復誘王遣承奉至登萊覈田都

邑騷動孟禎列其暴橫狀謂會典所載各王府不許占買民業其欽賜地畝租稅例赴州縣上納不許輙自收責煌煌祖制世世守之陛下誠愛王俾之厚實亦宜予以美名漢之河間東平可法也况山東東連遼海西則河漕疾騎抵都不過三日可使臥榻間卒有震驚不可測之憂乎臣寧負福王不敢負陛下王就國初由舟行已欲改從陸孟禎復止之請待奏報王不得而止當是時國是日非廷臣各倚門戶京察大典南北各以意爲去留互相攻擊孟禎言銓政失

平科道外推不當任私意疏參顧天峻爾雲舉等又論劾姜喬熊廷弼許奏宜勘與吳亮嗣宮應震等議不合出爲廣東副使辭不赴天啓初爲起南京光祿寺少卿轉太僕寺丁內艱魏忠賢竊政諸東林善類斥逐殆盡御史王業浩劾孟禎倚恃權奸且與左光斗善削奪爲民光斗被逮時詒孟禎以子孫爲託孟禎慨然曰吾事也以孫女許配其孫之乾崇禎改元王永光尚爲吏部尚書故嘗爲孟禎論劾欲得一通問孟禎笑曰吾老婦乃復以趨時屈節耶遂不起

姜習孔字素臣浙江遂安人家貧力學舉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湖廣沅陵知縣沅故三楚邊境地連黔蜀苗猺雜處習孔加意撫循邑苦養馬累民免役者多蕩產力請免遂著爲令未期丁外艱服闋補涇縣稅契例有羨餘習孔罷歸什倫公用縣門井泉其冽禁民不得汲習孔榜門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聽其汲取民至今便之調繁無錫邑衝事繁晝夜判決無留牘時邑人顧憲成高攀龍創東林書院講學習孔政事之暇往復講論無虛日所拔士馬世奇等皆爲

名臣以治行高等擢南京吏科給事中省垣例受民詞習孔首禁絕五總省冢再疏京營司內外計典風弊爲之頓革復奏請南直隸鑄設三殺銀百六十餘萬有以羨言者不爲動也時魏忠賢擅政習孔疏論魏良卿等世襲又爲高攀龍及文震孟孫愼行等奏聖夫人客氏出居外已有旨復入奉侍科臣倪思輝朱欽相具疏爭帝震怒御史王心一申救並得罪習孔抗疏畧曰客氏乳哺之勞臣豈不仰體第皇上吉道行明知其不宜久居宮闈也以出宮爲是必以

復入爲非能斷大義於前即當割小恩於後三臣雖稍煩聒而一念忠樸實愛君父臣非爲三臣惜實爲國家惜耳璡入以不諳事始免罪尋歷南京大理寺丞當是時璡孫鵾張攀龍及楊左諸人皆死御史曾應瑤希璡意以習孔昔薦用攀龍等不知其人覘所舉有自劾職追奪誥命崇禎改元復原官廷臣交章論薦補原職陞南鴻臚寺卿謝病歸外史氏曰甯先生立朝直言侃侃爲東林表帥一時宵小無不畏憚尚肯容之乎乃一疏不起亦知天下事不可爲矣故甘老於田間也

梅之煥傳

梅之煥字長公兵部右侍郎國楨從子也父國森舉鄉薦早卒之煥從其母劉居山東之沈莊倜儻雄駿年十四爲諸生臺使者按部閱武騎馬橫絕教場使者怒命與材官角射執弓服矢射九發九中中輒一軍大呼射畢長揖上馬竟去使者不懌而罷縣西龍潭絕壁下瞰之煥指曰誰能下此潭不足縮者同游浚應曰能再問之如初輒舉手推墮之鶩沒泅水僅而得免家人皆懾讋之煥談笑不改色人以此異之

登萬曆三十一年與楊漣同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之煥在翰林語則矯首厲角坐則掀髯鼓掌觀館閣諸公低頭緩步暖姝相向者恒目笑不自禁也居七年出爲吏科給事中即上封事言方今天下民窮餉缺寇橫兵疲大小臣工兵農錢穀之司日夜講求猶懼不給言官舍國事而爭府局部曹舍職掌而建空言舉天下盡爲虛文所束縛轂之下京營之兵馬入衛之班軍戶部之錢糧皆有費無用有名無實種種弊蠹動曰舊例不可省是太祖高皇

帝之例耶抑成祖文皇帝之例耶有作意整頓者不
口生事則曰苛求事未就而謗與法未伸而怨集何
怪豪傑灰心庸人養拙付國事於不可爲也臣請陛
下嚴綜覈以責實事通言路以重紀綱刑臧否以惜
人才臣所言者不過老生之常談能真實舉行未必
非對症之藥也之煥既抵院將事疏屢上不見省又
於門戶一無所附麗居六年出爲廣東按察司副使
分守惠州惠獄多冤槎一連十累歲不得決關門凋
脫案牘期旦日會堂下據案呼囚明舉其刑書云何

與時發遣獄成於手中迅疾如神嶺表多盗用沈命
法分行攻捕郎時伏辜惠州宗沈烈女於水擒得就
烈女死地援殺之瘗其女於蕭烈婦冢旁刻碑以誌
焉官家子倚父勢爲奸擒治之不可得使人曉諭其
父令子就理寃民知禍而立甲乙丙以次質對盡反
具侵掠則縛勢家子痛笞之日用以謝鄉人拜以謝
而父也令自改行爲善上海寇袁八老掠潮州殺守
吏潮非之煥所部自請往剿嚴兵扼海道絕饋運斷
樵汲散免死牌數千首服者拔距八老懼遁降於閩

役之煥督學山東八老率舟師援遼滿之煥於登州
語之曰海上之役不得望見顏色今何以在此八老
泥首謝曰畏公天威是以走閩今日敢不爲公死乎
其爲劇寇畏服如此天啓元年召入爲通政司參議
遷太常寺少卿三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
贛丁母憂歸里未幾逆閹之難作先是楊漣爲兵科
都給事中參預顧命建白移宮及爲左副都御史案
劾魏忠賢罪狀羣小嫉閹與大獄逮漣榜死言官摘
扶漣黨以之煥爲首指漣就微日之煥往送執手慟

哭誣之煥在省中受賄聿建即訊當是時緹騎四出
之煥自分必逮而獄久不決每頓足曰我豈不野豬
頭豈若閹爲我耶野豬頭者蓋平居與漣相爾汝之
辭也已而又封至少留危朝家事壞於璫兒媼息之
手大丈夫當刺血草奏告於二祖十宗摭承天門痛
哭引歐刀自刎北闕下肯低頭騈首作囹圄中一片
血耶短衣襆被騎馬北上親知股栗莫敢過信陽故
人王思延止之曰壯哉遂與子永别強爲我少留痛
飲信宿而去越日邸報至坐追贓遣戍思延笑曰可

以歸矣之煥跨馬歸據鞍鞅鞅如有失也烈皇帝即位名還以原官巡撫甘肅土魯多寇犯塞單乏見糧之煥鉤板邊吏邀勒淮商中鹽引悉以給商一日得銀三萬有奇戰士宿飽乃爲三覆以待敵遣羸卒數百人領羸畜誘之過敵反走敵略取羸畜逐北深入總兵楊嘉謨部前鋒迎戰敵驚將從間道闌入則二覆起邀其後之煥親率標兵夾擊遂大敗斬首七百餘級生得銀定王子絳木素降六百餘人悉分隸麾下甘兵以此益強明年春復大入塞病痢大黄山下

枕籍相望諸將請捲捕之之煥曰窮寇用是得侯何不武也遣譯人宣諭朝廷威德乞沙磧地活汝慎毋恐踰月病愈望邊城搏顙涕泣而去溫體仁用閣訟擾相位之煥數飛書中朝別白是非體仁深啣之思中以危法二年我兵薄都城率部入援總領兵譁於途之煥駐蘭州再次邠州率師還鎮已又趨入援逗折數千里半年始至本兵希體仁指劾其逗遛欲用世宗殺楊守故事上不聽遂罷官歸久之體仁當國象宗嗾邑子上書告之煥體仁從中主之之煥自是

不復起流賊越秦隴躪豫楚蔓延光黄間之煥戒守令勿去有我在用軍法部勒鄉人子弟僮奴警邏迥遠偵探援兵登陴守者恃以無恐八年春賊乘夜逼城而南不敢逼自是賊游兵相及不敢犯麻城張獻忠每過城東戒勿近沈莊西陲兵所在焚掠過沈莊必斂兵免胄稽首而去鄉人入保者益衆名其堡曰保生之煥既以前事回籍聽勘久之敘甘鎮前後功加級蔭子忌者阻之終不名用崇禎十四年秋病卒初之煥與同邑侍郎陳以聞好楊漣初歿語以聞曰

昨曾見野豬頭來陳駭曰何謂也之煥曰日午時忽見竹亭篁篠間狀貌如生把余臂語曰血書中未盡之語汝爲我證明之言訖而歿之煥罷鎮里居賊入年不敢窺歿後二年獻忠陷麻城猶戒勿犯梅氏持牢酒祭其墳羅拜而去

外史氏曰天不欲太平宇內以梅君之賢足以仗三尺劍削平小寇奈何終沮於賊相豈非氣數歟

侯震暘傳　子峒曾　岐曾

侯震暘字得一嘉定人舉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天啟初擢吏科給事中是時保姆奉聖夫人客氏方擅寵與魏忠賢及閹臣沈㴶相表裏勢傾張甚既遣出宮而熹宗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遂宣諭復入震暘疏爭謂禮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魯昭公慈母死欲爲之練冠有司執論乃止夫古之慈母職兼教養猶恩以義絕何況今之幺麽里婦其可數昵至尊哉女德無極高明不祥陛下即爲客氏富貴計亦當畀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毒且陛下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可也出而再入不可時出時入尤不可宮闈禁地姦璫羣小睥睨其側內外鉤連則借叢煬竈有不忍言者昔王聖寵而廢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搆曹節王甫之變禍貽宗社良可寒心此陛下之殷鑑也疏上讓震暘沽名卒不省會遼事方棘經略熊廷弼遼撫王化貞兩人者不協數持論相牴牾兵部尚書張鶴鳴頗右化貞議者遂欲移廷弼與化貞畫地任事震暘逆知

其必敗疏謂事勢至此陛下宜遣閒經臣果能加意訓練則進止遲速不從中制雖撤撫臣一以付之無不可者有如不然則督其明白回奏以聽處分收拾殘局專任化貞此一說也不則移廷弼於登萊而出本兵爲經略鶴鳴威望素著慷慨自命與其事敗同罪不若挺身報國此又一說也本兵如不可出則遂以經略授化貞另擇沉深有謀者代爲巡撫以資後勁此又一說也不則直移廷弼於登萊以終其三方布置之策與化貞水陸相犄角此又一說也若復遷延猶豫決僨國事於是方有旨集議而廣寧陷矣化貞廷弼相率逃入關門猶數奉溫旨責以戴罪立功震暘大憤滿再疏謂臣言不幸驗矣爲今日計論法不論情河西未壞以前舉朝所惜者什七在化貞今不能爲化貞惜也河西既壞以後舉朝所寬者什九在廷弼今亦不能爲廷弼寬也策撫臣者謂宜責令仍赴廣寧聯屬西部然而帑庫已竭其能赤手效包胥乎策經臣者謂宜仍責守關然而所謂守者將如廷弼前議三十萬兵數百萬餉以收全局乎抑止捃

摭殘卒出之關外以姑示不殺乎凡此無一宜者廟堂之上欲行法則牽於情欲徇情則制於法及今不早定逃臣之律殘軀其奚賴焉其後治失事者罪養略如震暘疏云已遂糾閣臣沈潅結納奉聖夫人及諸中官爲朋比具發其搆殺故監王安狀帝大怒命調外任鐫又鐫二級以歸震暘任吏科才八閱月章奏數十上其大者率係國家安危治亂詞最切直爲小人所深憚竟用是得罪去然訖莫能害也及震暘歸未幾而黨禍遂大作矣越五年卒於家其明年爲

崇禎元年子峒曾以主事奏曰先臣震暘用狂直得罪先朝幸遇陛下復官而先臣已不及待先臣觸忤權姦特忠入地猶得比死事諸臣共沐霈恩死且不朽特贈太常少卿震暘凡三子峒曾與岐曾最知名峒曾字豫瞻天啟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外艱服闋改南吏部歷官郎中出爲江西提舉參議會黜宗生兩人忤益王旨及峒曾將謁見長史戒宜引咎拒不答既入見王問誤黜兩宗生亦譴責胥史乎峒曾毅然曰胥史何罪此曹奉參議所奉朝廷令甲也

胥史何罪王愕且怒然以其言直不能有加而罷峒曾守正多類此累遷嘉湖道左參政以卓異被舉名爲順天府丞是時所舉僅五人與峒曾同舉者穀城方岳貢江陰張有譽皆旋至大官而峒曾辭疾不至福王南渡名爲左通政又以疾固辭我師下蘇州偕進士黃淳耀率吏民城守城既陷趨投池水中未死兵鉤出之遂遇害子演字幾道演弟潔字雲俱皆從死嘉定殉國最烈者吳人訖今稱侯氏黃氏耆老道之至泣下岐曾字雍瞻國子監生少以文行與峒曾

齊名峒曾既死越二年軍府名購故給事中陳子龍子龍雅善岐曾嘗過宿其家旬日去岐曾遂坐累備受慘刑者凡二十七次終以不屈死至今傳侯氏雙義云

外史氏曰先生於國家安危治亂固已籌之熟矣其如執政藐然若有鬼物憑之者余讀先生傳不禁歎爲咄咄怪事嘗謂前朝之亡雖曰天意實人謀之不臧也其子當灰飛烟滅之時猶能植綱常名教於大壞之日其亦得家教之深歟

易應昌傳

易應昌字瑞之號白樓江西臨川人舉萬曆丙午省試明年成進士授福建甌寧知縣歲大水漂沒田廬男女無算應昌拯恤備至民賴以甦臺使者按部偶以他事相拂掛冠而去使者廉其治狀爲八閩最引咎謝過焉四十八年召擢河南道御史有旨俾巡漕政諸所釐剔漕運不梗天啟元年巡按應天旋改督學陟大理寺丞進少卿時魏璫方熾諸正人纍纍削奪應昌亦坐斥家居崇禎二年以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起佐臺務疏請清吏治奠民生極言州縣蠹胥之弊人以爲得弭亂之本明年正月擢左副都御史先是薊門失守烽火徹大內京師戒嚴刑部囚有逆者思宗震怒下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獄以新尚書韓繼思議獄輕革職命應昌署都察院事更擬以聞應昌仍以杖上屢旨駁問應昌曰法如是止矣臣不敢以己官易人命帝大怒并逮應昌令錦衣鞫訊而杖司官徐元璟五十當應昌佐臺時御史史𡎴高捷發縣冢臣王永光不由司具稿遽題復𡎴等職都御史曹于汴惡之不爲奏覆𡎴等即入陛見于汴以亂臺綱乞致仕去𡎴等因汙詰之應昌疏糾兩御史奸其倖至是爲蜚語言應昌黨庇遂結激帝怒坐以違旨徇私置應昌大辟大學士成基命府尹劉宗周講官文震孟力救不報會京師大雷雹詢應昌之日雷震寢宮案帝稍警悟命緩其獄并停天下刑明年四月旱步禱不應司天言大臣獄有冤者始放出論戍後數年放歸南渡陞晉工部侍郎卒

外史氏曰當烈皇帝時小人林立以陷忠良天亦奪

矣時發雷霆以警之而奸佞不畏猶曰圖君子之命以快其心者何耶嗟乎氣數不惟能束縛人并天而束縛之矣

東林列傳卷二十一

江陰陳鼎定九輯　門人　沈弈欽陽　蔡世英偉人　仝校

明

孫慎行傳

孫慎行字聞斯號淇澳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授編修妖書事起時宰有所逞憾欲窮其獄慎行抗疏言宜存國體時論韙之前後以艱歸冊封歸請告歸輒鍵戶著書不通一客累遷禮部侍郎署部事時光宗儲位雖定而福藩猶未之邸慎行數陳調劑邇令就國隱外有羽翼功他若慈聖太后廟號王貴妃藏王諸王選婚諸殯皆守正力爭楚獄久究議為平反釋其幽禁者數十人代藩廢長立少念其事與東朝相類急正之以杜小人窺伺者而庚戌科場之弊率按法持之又請祀羅豫章李延平於文廟在部逾年請告去竟被京察罷職昌啟閣再召為禮部尚書先

是光宗大漸李可灼進紅丸服之晏駕民間訛言被弒慎行不勝痛憤上綱常大義一疏得旨下九卿科道議議上詔奪從哲官而戍可灼二三逆內者意不懌尋以爭秦藩封爵非例忤告歸會副都御史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楊既拷死而慎行以論紅丸坐戍得寧古極邊慎行坦然就道而上晏駕璫伏誅得解戍未幾以原官協理詹事府事名高卧不起崇禎八年有旨廷推閣員特名慎行時已病疏辭不允扶曳應命甫至都而卒天下惜之年七十一贈太子太保諡文介

外史氏曰天欲亾明也先芟夺正人盡矣所存者一二老成又流竄遐荒當其起用之日天下莫不延頸望之乃竟不少假以年者何哉君子曰是天欲亾明也

于孔兼傳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自少事大父父母及其昆季孝友備至登萬曆庚辰進士授九江府推官擢禮部主事累遷儀制司郎中磨勘戊子試錄疏發其可疑者數人皆當路子弟取都御史吳時來不當諡忠恪得旨奪諡朝貴咸目攝之既而累疏爭三王並封議竟寢及疏救考功郎趙南星語侵閣臣遂落職謫安吉州判赴任即投牒歸就邑西郊建志矩堂築八卦亭偕士友講肄其中而時過錫山與東林講席其論學一本於程朱諸新說與舊相懸者塞耳不欲聞嘗曰學在不事空言無求頓悟惟下學上達躬行君子是儒門真儒其訓子曰士君子能於羣議眾詆時立得腳定纔見堅貞能於尊官厚祿時回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槩能於從容談笑時解得急難纔見才識能於淡泊冷寂時無歆想心纔見志趣能於風波震撼時無驚恐念纔見器度汝曹識之當沈一貫以妖書加害沈鯉極力周旋得脫於禍人高其誼自解官歸講學之暇巾車櫂

舟追逐雲月若未嘗有牽連左官之累優游二十年以壽終後逆璫以其曾救南星也指為東林矯旨削籍崇禎初乃復

外史氏曰儒者之學天德王道而已先生以志矩名堂志乎天則也志乎天則而天德全矣天德全則成真儒而非徒從事語言文字之儒也讀先生願學齋逸稿先生立朝直道自是儒之真者矣

薛敷教傳

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幼侍祖方山與聞濂洛關閩之學長而與顧憲成高攀龍締交互相砥討學問益淡萬曆己丑成進士觀政時會御史王藩臣上疏不白憲長都御史吳時來耿定向交劾之敷教憤然起曰是欲爲執政箝天下口也抗疏爭之甚力有乎律曲學金陵險陂之語忤執政勒令回籍三年起鳳翔府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時有詔並封三王與疏力諫復貽書王錫爵有東門黃犬追悔已遲之語錫爵恚

甚然事因之以寢未幾京察趙南星因斥當路私人被逐敷教抗疏申救謫光州學正與士子砥礪德業一以道義相成州人重其德者如在春風中尋丁母艱歸遂不復出日從東林講學苦自刻勵垢衣糲食出入不假肩輿上一蒼頭以隨中年婢媵相繼負郭始盡知交中有諷其少通融於交際者婉謝之曰少秉一節老而渝之辱殆甚焉即同志所遺亦不受其有問病饋藥餌者稍嘗而謝曰行就木矣不敢忘當年矢志性至慈蠕動不忍加害其於人則油油與偕雖至俗客不作分別見獨耳目所及之凶人必翦之而後已至於解人厄揚人善終日孜孜常若不及平居每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皦皦不汙終歸一節又曰今人所以不甚講學者謂講學爲欺已欺人耳不知不講學者都真心不自欺否機械變詐畢竟關誠意之說而滅棄麗紛華畢竟關恥惡衣惡食之說而滅自私自利之人聞天下一家之說畢竟不至十分損人害物講學何負於天下哉人以爲至言年五十九卒學者稱玄臺先生私謚清端著有浮弋集泉上

雜語續憲章錄藏於家歿後天啟中逆璫引羅批根謂其曾救南星列之東林術中頒示天下云

外史氏曰先生嘗作真正銘云學尚乎真真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君親忠孝兄弟恭友提身以廉處物以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訕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非偶讀書學道保所稟受精神有餘窮玄極趣智識聚眛秉拙省煩殊途同歸勞逸難狃世用我分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矧節遂時今生諒否

必眞必正夙所自訓嗚呼誦斯銘也可以想見其人矣

安希范傳

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幼有夙慧弱冠登萬曆丙戌進士官行人當入臺省而格於年有詔以增年者希范曰安生不以臺省重也遷儀部念母老請南言者曰盍少俟其以銓部擬之矣希范曰安生不以銓郎重也竟得南司封會王錫爵當國多斥異己者希范上言近年以來正直老成之臣敢言之士俱不安於位如趙南星趙用賢孟化鯉人皆知其剛正而次第屏黜孫鑨李世達李禎雖才品不同而先後去國行人高攀龍一疏竊以爲皇上之忠臣亦輔臣之諍友而反蒙重斥於是人心公論不能無責備於閣臣願皇上嚴諭閣臣無植私黨疏入嚴旨逮問上怒解削籍歸居膠山之西林適顧憲成集遠近同志講學東林忻然從之别搆一室讀書其中泰昌改元起廢詔下直臣遺老半入彀事希范恬然不之問猝聞鼎湖冉賓慟逝痛泣者終日即命駕之吳興菁山營菟裘矢終焉之志嘗作詩寄憤有曰執簡定應書趙盾舉朝誰請討陳恆又曰受遺元老仍增秩進藥鴻臚也

賜金一腔熱血見乎辭矣等病卒年五十八天啟初
贈光祿寺少卿學者稱我素先生平時與高攀龍講
性命之學攀龍曰性命微言與他人言多不解與小
范言輒解每好讀書論事謂六經文章之祖經世之
談外此則溫公記事本末識古今得失之林也後逆
璫指為攀龍同黨入東林黨人榜中昭告海內削其
贈官崇禎立乃復著有養心日劄讀書日箋荒政撮
要武備私考文獻通考刪諸書藏於家

外史氏曰先生天資近道類於陳仲弓郭林宗其人

幸薦剡將及而先與耳倘不即死而從諸賢以起則
正色危言其有不從楊左周魏諸君子之後者乎

劉元珍傳

劉元珍字伯先號本孺無錫人萬曆乙未進士初授
南京禮部主事陞郎中以親老引疾歸養者數年再
補南京職方司郎中覈假冒黜羸弱裁冗濫歲省金
錢二萬有奇時大學士沈一貫當國以楚假王事怙
禮部右侍郎郭正域又以次輔沈鯉右正域并恨之
刑科給事中錢夢皐一貫私人也遂疏參正域并及
鯉於是楚王遂以為真而正域卒罷去妖書事起一
貫思嫁禍於正域夢皐又直指正域與鯉所為引繩

批根將一網異已者乙巳京察吏部左侍郎楊時喬
左都御史溫純力持公道夢皐與其黨名麗考功法
一貫益恚神宗閣京察不公盡復言官之黜者且留
察典不下人心憤甚莫敢先發元珍乃抗疏曰朝廷
磨礪一世伸正絀邪以端揆大臣無樹私交無作好
惡無或嫌上而循下彰善癉惡一切聽之公評而佐
天子持衡焉使人務節義而重廉恥於是君子道長
而泰道隆不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輔沈一貫
其人者又不意有頑鈍無恥如刑科給事中錢夢皐

其人者夢皐推年例而妄奏求容掛察典而乘機建
議壟斷如市士林不齒迨兩蒙錄用濫被殊恩因此
蠱惑聖聰猜疑部院并考察全疏亦中格矣臺省被
察諸臣槩留中矣國家代守之典章屑越於今日朝
野駭然僉謂夢皐之黨陰謀叵測將異日種種僥倖
之門從此以開大可慮也夫使夢皐羞惡未泯亦宜
斂彈射而斂跡胡乃猖狂自恣轉作風波駕言楚事
含沙反射變衍何極僉謂夢皐之黨挾鋒叵測將異
日種種傾危之隙從此以開甚可畏也夫使政本之

地不私一人則奸慝無遯於上聞邪謀亦安能下逞
乃沈一貫實爲戎首自秉政以來曾不聞佐輔皇上
救生靈於塗炭者何事起忠良於擯斥者何人年來
比暱僉人乖謬尤甚即如京察一事皇上豈有愛於
夢皐而故暱之又豈有私於臺省諸臣而獨寬之蓋
由一貫曲庇私人爲術甚巧內則假公以朦上外則
挾威以箝下既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皇上之
德以固其交頓令百年鉅典忽焉決裂而皇上顧獨
任其咎一貫生平機械畢露於此夫以輔弼之臣不

能導皇上驅逐羣邪廓清仕路而反以身爲叢奸聚
慝之圖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寵者高張無忌將來
誰肯爲皇上觸權要持國是乎一貫之敢於欺妄如
此敢犯清議而不顧如此有爲之厲大如夢皐其人
者將何所施而不可近見夢皐諸疏無不擯詆胥藉
以黨名人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
而得羣詆邪謀者所關治亂安危之機會良非細故
幸皇上自爲社稷計少留意焉疏奏神宗玩之不已
意不許也一貫及其黨經營百端調不廷杖元珍議

不可恝適會覆部增笮木上怒反杖旨繼而兵部主
事龐時雍直攻一貫欺罔誤國有旨元珍與時雍皆
削籍而一時被察得留者亦免官其明年南京吏科
給事中陳良訓御史孫居相極論一貫奸貪遂罷相
而元珍摘奸之功爲首歸十六年值光宗即位徵言
事廢棄者起爲光祿寺少卿是時遼瀋既沒舊贊畫
劉國縉以招撫南四衛官民爲名擁衆數萬入內投
畢督餉侍郎令發天津登萊船南濟元珍上疏曰國
縉爲李成梁義兒狼狽相依種害遼左成梁棄朝廷

驅土國縉代爲營賄倖免誅戮無窮禍本實基於此
李維翰紅旗催戰玩寇喪師撫順失守楊鎬繼之密
與李如柏主議和之策獨忌劉綎爲當戶之蘭故令
杜松出撫順布私人誘入伏中松與綎血戰以死一
則寸骨不留一則合門碎首如柏爲諸將領袖冷眼
旁觀令箭之招適與奏合是兩名將與數萬官兵實
稿與如柏殺之國縉一當贊畫之任首疏力保鎬與
如柏而反欲坐杜松以違制此何心哉國縉主用遼
人冒帑金二十餘萬究竟所稱土兵三萬曾得其一

骨之用否其贊畫行徑大率如此已而被參解任踪
跡詭秘不知東還以後作何勾當一任踪蹟居戮之
傺獨脫然於千鋒萬鏑之中直待河東盡沒河西危
同累卵國縉不後不先突如擁衆以入衆至數萬不
爲單弱况山東礦徒素號驍勁矢不外附國縉旣能
招撫圖衛官民亦可收礦徒之用曷不就彼中糾合
牽制以自贖從前之積孽而乃違欲間道登萊天津
竄處內地意欲何爲况遼瀋之亾皆以降人爲內應
今數萬之衆保無奸細攙入其中果爲國縉招撫者
或別有指授亦不可知夫一國縉耳今日若能招撫
逃亾昔日必不扶同賣國昔旣惡其賣國而黜之今
忽信其招撫而收之呼吸安危豈容嘗試自遼事發
難以來猛士捐軀叛帥反噬今日震竦人心之機全
在刑賞操縱刑賞之權全在果斷有如功罪已分彰
癉莫決坐令戎行勝氣漸廢於廷議迂緩之中甚可
惜也疏奏下部議覆部畏國縉之黨不覆也而兵垣
請擢國縉爲東路巡撫者則格不行矣未幾卒於京
邸年五十一初元珍以建言歸也與顧憲成講學東

林自喜得歸宿地又與錢一本爲同善會表章節義
優卹鰥寡有言非林下人所宜者元珍曰痌瘝一體
如救頭目焉問其宜不宜也嘗有如交當路藉之爲
民被誣陷大辟者投暮夜金元珍怒叱去之徐廉其
冤審爲雪理不令之知其不愧獨知如此平居以子
路自負不使惡言入於東林講論稍涉附會輒正色
曰毋亂我宗旨閭誦講學者曰彼皆吾黨好名以爲
口舌其實彼之不好名乃當爲決裂名教地也當東
林爲天下彈射元珍謂高攀龍曰此吾輩入火時也

無令其成色有減可矣後亦以東林追奪烈皇帝卽位詔復其官著有文訣文衡仮庸絮語三畏堂素業湖畔逸農遺稿

外史氏曰吾聞先生之爲人嫉惡甚嚴一佞人在其側輒如物梗喉悶必吐之而後已蓋其所稟者剛德居多剛者天德之首聖人所謂無慾之剛也先生其無慾者哉

錢一本傳

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萬曆癸未進士令廬陵以輿起斯文爲已任建王文成祠幷祀鄒文莊諸公延禮名儒倡明絕學擢御史首疏糾前按臣祝大舟貪黷不法得旨逮戍舉朝肅然又請祀羅倫羅洪先陳眞晟曹端於學宫已巡按廣西方行部聞冊立皇太子改期乃上言曰父子至親長幼有序陛下之明旨也今皇元子年已十齡不出閣講學愛而不勞非親也元子母與諸妃伍而弟母皇貴妃反出其上毋以子貴弟可加兄非序也且陛下欲法肅皇帝乎肅皇帝

建儲在嘉靖十八年今已逾二年矣皇貴妃恩禮過於中宮日萌奪嫡之心皇元子與皇諸子章服不別名分不正傳聞陛下曾先言於皇貴妃因疑爲信以要陛下此皆肅皇帝所未有也陛下惡諸臣激擾一人言之則故遲之一年既而又一人言則又遲之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者庶得曲就眠愛之私不思國本動搖周幽晉獻之禍可以立睹疏入留中踰三月給事中孟養浩亦以國本爲言得旨杖養浩

并革一本職歸里杜門絕跡公府郡守歐陽東鳳建先賢祠傍搆經正堂共推講學時宜與有明道書院史孟麟主之無錫有東林書院顧憲成主之三人往來講習四方士大夫與起者衆於是小人害正指爲朋黨一本講習如故若不聞者嘗曰不見是而無悶不見知而不悔正吾輩得力處也居恒自省有曰既戴天履地而爲人當參天兩地以有事又曰心術中有許多淫衆慝穢聰明中有許多亂色奸聲身體中有許多惰慢邪僻之氣且去細細查考生平無他玩

好獨潛心於六經濂洛諸書下至天文地理無不披究而於易學尤深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作像鈔又歷敘儒學正傳爲源編滙編自出心得勉人學問爲黽記每過東林會講學者翕然從之舉稱啟新先生年七十二卒天啟初贈太僕少卿

外史氏曰先生之易學最深蓋人但得之於辭先生則得之於象朱子有曰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先生之於象得之深矣自像象管見及像鈔出而學易者有所歸止功亦鉅矣哉

李復陽傳

李復陽字宗誠江西豐城人萬曆癸未進士授無錫縣令莅任編役最均催科有法戊子己丑歲凶加以疫癘捐俸出鏹以蘇民困循行阡陌訪問疾苦鄉老莫不樂親焉向爲江右李見羅門人傳止修之說至是與顧憲成講學黌宮時高攀龍年方二十五往聽之躍然喜曰吾學其有興耶後乃相與開講席立文會朔望紳士畢赴三年四境大治陞吏部與憲成同佐計事以考功郎趙南星降調同憲成上疏略曰頃

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降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劘惟茲內計之典始而諮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爲今南星被罪臣等獨何辭以免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人之心倘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不報其切直如此歷遷通政司左參議卒學者稱元沖先生後權魏以其疏救南星斥爲黨人削

毅宗崇禎立乃復

外史氏曰先生令無錫而四境大治其功業至今猶能追道之也至於立朝以讜言進不撓邪徑節介著於一時非得學問之正曷至此

周孔教傳

周孔教字懷魯江西南昌人萬曆朝進士初令臨海以循卓徵入爲御史適趙南星論時事忤當路其冢宰孔教糾之不應吳比部徹如特疏彈之時臺省官閧然起曰言官論人者也非論於人者也奈何壞我體面將合疏排焉孔教又與萬二愚諍止之曰若如是攻擊則禍在國家矣史孝常玉池應名而北時孔教爲督學約玉池偕許京兆少薇啟請執政請行東宮三禮久之執政議欲先大婚而後冊立乃與玉鉉

部濟生力言其不可而止及巡撫江南政暇過東林與常士大夫講正心修身之學明程朱之正他如舉劾各屬賢否請停織造浮派諸疏言言痛切至於戊申救荒一事尤爲披瀝肝膽哀痛迫切一字一淚有令人見之而不忍讀讀而不忍竟　其爲政惟虛衷下物孜孜求善常若不及朝有告焉朝而行之不俟晝矣晝有告焉晝而行之不俟夕矣凡此皆其一片精神所注非僅僅指陳是非條晝利害間已也與顧憲成高攀龍爲石交每事諮詢以是善政滿江左後

晉秩總河三吳諸父老日夜竭蹶北走罔與叫閽乞直指爲特疏以請上不允特加慰勉一則曰大得民心一則曰久著勞績命下促赴河任遂行後逆璫斥爲黨人削奪崇禎初乃復

外史氏曰吾於先生之爲政而知其所學之正矣周官有云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先生之政至今百姓猶追述其德不休至於講學東林後之人亦有追蹈其跡而邀譽於一時者不足爲先生重也

歐陽東鳳傳

歐陽東鳳字宜諸湖廣潛江人萬曆己丑進士官戶部出爲常州太守政績懋著爲有明三百年來循良第一下車即倡學甲辰書院成爲文以記之其略曰楊龜山先生者固程夫子所目爲道南者也晉陵之有宋儒學也自龜山始也其言云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率性而已嗟乎世皆以新會之自然姚江之良知爲第一義而究其所以實非於人性上另添一物也主敬主此窮理窮此亦非於率性外另爲一

事也何必曰千古秘密至今日始洩幾欲閒宋儒之統哉余爲此懼私心時特念之幸而有人焉超然反其所自始相與聯集同好恢弘遺緒此其尊德樂道又非第泛涉其涯而已倘宋儒之學因是以張於晉陵而大明於天下滔滔世道亦且因是以有綱維而不至於端引防潰之患其所補寧小小也故特著其說以俟後又建傳是堂於毘陵以講學建坂斯堂於先賢祠之東與多士論學取會多君子之義任滿擢潁上備兵勤勞稱職數載致政歸朝命再辟堅臥不

起乃得佳壞於豹湖之濱而穴之曰此予之所歸也築室爲顏曰夕可杜門體道於中使友人問夕可之說於高攀龍攀龍乃作夕可說應之又數年卒學者稱宜諸先生從逆璫毀書院見其碑記斥爲黨人削奪崇禎改元乃復

外史氏曰先生守常州以學爲教化而合郡漸之迄今猶有流風遺韻焉及見時之將晦遂歸林下再召不起可謂知幾之君子矣

潘永圖傳

潘永圖字君懷金壇人幼嗜學切求程朱正脈聞白沙新建之謬因走梁溪求正於高攀龍攀龍與之講論累日遂有得而歸崇禎元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轉員外郎中與黃道周劉宗周相友善時小人目爲東林餘孽及溫體仁爲相欲逐清流作蠅蚋錄而以永圖馬成名爲前鋒使者每言於上曰門戶之害將亡宗社若不除之恐禍變矣幸思宗不聽故難不作永圖在戶部管太倉銀庫能釐剔奸弊屏除扣減陋規尚書輩交口而稱其能初思宗誅逆璫魏忠賢委任士大夫而士大夫率皆推諉避事思宗傍偟四顧無可當意者於是復稍用中官爲耳目戶工二部至設總理太監張彝憲攬權驕倨凌侮士大夫部臣皆爲之下永圖獨不屈出爲歸德知府流寇犯商丘守備喬宇定約爲內應引寇焚掠近郊圍城甚急永圖積薪署門與家人約曰設有不測舉火自焚日夜乘陴固守賊悉衆攻城益急文武吏相顧失色永圖舉止自如懸金購死士縋城下斫賊斬首數百殺其愛

將一人賊驚顧遁去兵部上其功而中官張彝憲修
前郤功不敘轉山東副使治餉通州當是時邊事告
警巡撫總鎮提兵入援備兵使者以遷去人咸為永
圖危之獨能拮据楮桎軍需無乏會巨璫盧維寧奉
命總督永圖再持正與忤功又不敘以他事降調歸
未幾起為遵化監軍道副使遵化轄喜峰大安兩路
最為要衝至是三失守矣永圖親歷險要增置墩堡
又創為擴險設伏之議上之一歲之中聯絡聲援拊
循什伍緝輯潰兵聲名日振思宗積其前後功由監

司超拜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八月受事十一月薊州
陷明年二月以封疆重典論死當永圖受詠時人咸
謂其受事日淺餉匱兵單事多掣肘非盡永圖之罪
其回話一疏言馬蘭松棚兩路分隸薊州道界嶺報
警臣率師東禦道臣鞠思讓私調尖夜聽點撫令戍
兵分班尖夜撤則哨探誤而烽火失傳戍兵撤則臺
牆虛而關堡失守臣雖欲背之口外亦不能及又思
讓誤用教官高發膚播薊州匿奸內應以致辰攻西
覘而臣所領將吏兵俯種種可以痛哭雖韓范在軍

亦無如何債事有人代為受過臣亦何辭焉死時年
五十當是時有僉都御史馬成名溧陽人與永圖生
同庚居同里同舉進士同擢都御史且同制至是得
罪同事臨刑同日識者以為前定云
外史氏曰嗚呼邊事之不可為久矣萬曆初年張江
陵當國慎擇本兵妙選戶部當時戶兵二部皆老成
久任而九邊文武大帥居正莫不嘗試嚌其材知
之審矣則調和其間使內外一體故呼應無有不捷
而推諉有所不可邊陲陰受其福自居正死而閣臣

之局屢變戶兵二部因之邊帥又因之始之閣臣一
變而為諱飾蓋避前人攬權之名而席其強盛之實
雖拱手無為天下未至驟裂其時戶兵二部多閣臣
之所厚號勝仕顯官以體統軋邊帥而邊帥亦尊富
自將置武備不甚講是壞之基也繼之閣臣再變而
為陰偽快意恩讎主張朋黨戶兵二部多其私人以
尋怨御邊帥而邊帥救過不暇嗜進無已闒茸可以
為賢覆敗可以為功是壞之成也繼之閣臣三變而
為貪墨金幣惟恐不多恩蔭惟恐不廣交結惟恐不

固欺蔽惟恐不淡亂盈天下而取快目前以向背爲朋黨以利害爲恩怨其將戶兵二部特閹臣之外府耳以緩急難邊帥無事則以爲谿壑有事則以爲犧牲甚至歸騎飽颺邊臣糜爛而內閣方以廟算論功晉官受賞以至封疆危殆言路喧呶大農中樞視質官如傳舍誰秉國鈞不自爲正大壞至此一時所爲督撫者直待而承罪耳豈不痛哉自萬曆癸未以後暴顧甲申以前其履霜堅冰淪胥及溺之狀與萬世規鑑也總之朝廷一用閹宦天下未有不亾者三代

則無論已亾秦者閹寺也亾漢者閹寺也於晉於五代於隋大半伏閹寺之禍也唐之亾非閹寺乎宋之亾非閹寺乎元之亾雖由術用蒙古以專利要未嘗不由於閹寺也而明又繼之君天下者何爲不悟哉嗟乎明之閹臣得以竊柄者無不由於閹寺也況內外皆用之哉其亾也宜矣

東林列傳卷二十二

江陰陳鼎定九輯　門人沈霽載陽　蔡世英偉人　仝校

明

丁元薦傳

丁元薦字長孺號慎所浙江長興人萬曆丙戌進士質剛骨勁見大識超歷挫抑甘厄窮百折而東不餒

其浩然之氣初官中翰矢口而陳當世之弊時以爲賈誼之疏與世遂不相臭味一斥而歸沉寂田間者數年再起儀部復矢口而陳當世之弊時以爲汲黯之戇與世益枘鑿而不相投於是鎩其翅絕其轡至欲刺以大盜之刃一決目中之刺竟中他事削籍歸甲子元晨賢令被弑一邑震怖若將隕墜元薦奮不自計流言矢集屹無所避擒盜寧民一邑得安平時究心理學其加功也深其用心也密凡東林諸君子無不就正而於顧憲成則師事之憲成嘗答書云承

示新功其善周子揭主靜是得手事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是入手事李延平教人靜坐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又就中點出一活機此大儒留下海上單方也他日又云得手書不勝欣慰足下用心如此何患不日進也寡欲二字極妙周元公首闡聖學亦只此二字是一了百了功夫更不須此疑願與足下共勉之亦只密切做去不須悔前慮後反成憧擾令心體上多一事也嘗過無錫赴東林會講他日寄成致書曰東林之會風色蒸蒸座上發貧賤富貴一

則尤令聽者竦起足下之功於是乎大矣年七十卒天啟中以其爲憲成門人也禁錮之崇禎朝乃復

外史氏曰當明末時習俗此偷苟有良心者率不能合晁先生乎故一出再出而終見惡於時流此其入山惟恐不深而甘老於田間也

汪康謠傳

汪康謠字淡衷號鶴嶼休寧人精研理學以紫陽朱子爲宗弱冠舉於鄉萬曆癸丑成進士授諸暨令摘奸剔蠹不避權貴擢戶部司庾臨淸以練兵備白蓮賊有功陞郎中出守漳州蒞任日瞿然起曰是紫陽舊治也吾庶於其鄉仕同其地豈別問治譜哉一考故寇申之爲自約者八約屬者三又有八禁五不擾普爲令告以實心行實政州大治彝舉卓異第一推漳南參藩適魏璫肆焰崔爲同門友嘗授意招致乃

峻詞拒絕守漳三載迄不通一字崔御之巡撫周起元坐贓數萬下漳州籍沒士民洶洶泣訴康謠亦泣曰吾不惜此一官以護孤忠寢其事不累漳一人忤崔意推陞疏上逆璫矯旨削奪去後漳民思其德奉祀朱文公右額曰新安兩夫子祠崇禎改元起福寧兵憲時紅夷不靖賊氛四起乃廣什伍集亭障嚴接濟嘗以元旦馳師寇不及備斬馘無算寇平以疾告歸日講學於天泉還古書院精治尚書體朱子大意爲之註有尚書删補一編行於世學者稱鶴嶼先

生
外史氏曰先生守淳及備兵禍寧政事功績歷歷在
人耳目惜乎終於泉石而不復再出噫先生亦知時
事之不可爲矣

林宰傳

林宰字德衡福建漳浦人萬曆辛丑進士授無錫縣令涖任後適東林方興講學遂捐復講堂其後重建道南祠成又爲之記其略曰宰維吳地自讓王肇路而來季子歌風言游禮樂斌斌號文學之國矣中更六朝五季剝蝕於談靡糅雜於戎馬非先生正學南來五百年墜緒何以昭茲來許顧或謂南宋道學空談無用宰按先生策燕雲之師則云宜退守汴京不可虛內示外金人內寇則云宜堅壁清野署遣援兵追躡至於三鎮不可棄和議不可從責金人敗盟問

罪王使必復而後已種種石畫皆熟諳情形事變深於兵家者之言此豈有用道學豈與爭機鋒而涉功實者埒也或又以其辟應蔡京爲疑不知先生鴻才鉅識行權濟時正善學二程而融之使其志得行於靖康建炎間則女直可無南窺二帝可無北狩一祖六宗之業可無偏安江左奈之何阨於權奸不究其用以殉此諸君子所謂扼腕太息而欲宰之論其世也歟自東林復振後每月主會遇當道憲長四方賢

哲一執於禮其有心衛道如此至先後試士拔馬世奇華允誠爲第一人稱冰鑑云其加意人文又如此凡民間有事剖斷如流按律得情吏胥不得上下手去任後民思之曰安所得林青天哉其得人心又如此官歷部曹至南京兵部侍郎卒學者稱平華先生後逆璫毁書院見宰碑記遂入東林榜中削奪崇禎改元乃復

外史氏曰先生作令梁溪政治和平青天之號婦人女子至今猶能道之其所取士皆一時節義文章之

流嗟乎今安得所謂林青天者出而爲宰一振東林耶

賀時泰傳

賀時泰字叔交湖廣江夏人平時寡交遊惟與同里郭文毅大冶尹譯枧胡對薇砥礪文行既諸公攻第貴顯時泰淹蹇貧益甚諸公或相向爲慰藉時泰夸然嘗遇歲除不能具一杯羹以一毋雞萓二升易米七升五合支度歲三日猶賦詩自勵曰膚苦丈夫志風霜善自持惕和非不愛義命貴安之是時長子逢聖尚幼風度端凝屹如莊士時泰目鋼而心許之自是益樂饑謀子迄逢聖貴郎大書於堂云當年雞萓

未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以故逢聖自釋褐金華歇歷撫府及於受命成仁三十餘年如一日壹惟奉其家教鄉黨比於郭有道邵安樂一日見高攀龍依庸堂扁榭取道不遠人之義乃作人模樣一書自人之大體小體以及同體異體約數十條允堪做法又著思聰錄一卷其人模樣書云士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尋一個真節婦人做樣子便不難了嘗與山右河汾人辛全字復元者爲學問友手書商學交最晉別著三世事小錄及文箴二十四則皆有碑名

教有關世道之言學者稱陽亭先生又稱入模祿先
生云
外史氏曰先生一雞一苴猶顏子之一簞一瓢也樂
饑課子不以貧累及子貴而志不少易非得道之深
者烏能至此哉

史孟麟傳

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九歲能屬文長益砥志於理
學萬曆癸未成進士由庶常授工科給事知無不言
丙戌皇三子生有詔封母鄭皇貴妃草疏論其不可
草具偶示同鄉姜士昌乃袖而歸署其名以上一時
羣臣連起諍之章凡數十上俱被譴謫而鄭亦止稱
貴妃論者稱士昌翼儲首功而不知疏實出孟麟也
癸巳有旨三王並封內閣王錫爵擬諭以進乃同本
部郎岳元聲率省部諸僚大聲疾呼沸於野沸於朝

疏既數十上孟麟更綜集羣篇覈括體要爲條議答
問奏之大指謂中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封王之例
又曰有嫡立嫡不聞無嫡而待嫡無嫡立長不聞有
長而虛長其詞委折詳覈俾難者無復置辯由是並
封議寢震位旋定而錫爵銜之會孟麟有疏劾中貴
遂擬旨予杖孟麟乃易囚服趨朝待命上知其忠有
密諭閣臣終不譴言官以快近習旨竟留中既而疏
救選郎趙南星與朝議忤遂相繼稱疾歸時孟麟與
南星俱未識面後並出山始交善爭掌吏垣並佐察

典所排擊多雍貴而星因奉旨逮削孟麟復疏救亦免歸外艱閱起太常少卿再丁內艱服闋不稍久之特起太常少卿提督四譯館初御史劉光復嘗指斥東林又抨所交淮撫李三才及戊午挺擊變作光復廷諍下獄上怒叵測孟麟方奉差在途見邸報奮然抗疏請立皇太孫救光復疏入被旨切責謫降運判光復得減死惟仲公是不計昔嫌人尤以為難前後林居三十年偕同志研求濂雒宗旨既捐其世業就邑中創明道書院復游錫山師事顧憲成友事高攀龍質疑問難要諸至當為學本不雜禪學篤經丙夜危坐澄凝人有疑為禪者尤喜獎誘後進出其門者多為聞人病中矻矻著書問國是紛紜深切牟李鈞蜀之變後竟如其言天啟初補大理丞晉太僕卿未赴卒贈禮部右侍郎賜祭葬後以東林追奪崇禎立乃復學者稱玉池先生著有明道附言亦為堂集併奏疏行於世

外史氏曰予讀先生文慨然想見其為人及考其終行乃知為一代賢者不徒文字而已也先生歿後奸

黨稱應甲詆為東林護法而削其籍應甲攻東林疏凡三十上極言諸賢之惡以是清流盡削尊然千百世下是非昭然究何益哉

葉茂才傳

葉茂才字參之無錫人性至孝痛母先逝事父逾謹萬曆己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三月旋告歸迎養遂得南工部榷稅蕪關念商重困以寬恤為主去關五十里有雙港往譏防漏稅風濤不測易為商厲立命弛其禁差竣改吏部郎中請告歸起禮部郎中歷遷太僕少卿時御史房世濟疏斥諸建言者為邪黨乃上疏爭之略曰當日發奸摘伏論列沈一貫湯賓尹諸人者謂之邪黨則曲庇私人墮祖宗二百餘年

計典明通關節壞二百年大典者反為正人君子乎變亂是非將貽國家無窮之禍不報諸黨世濟者群起攻之又嘗邀於年例考選不公上書鄭太宰云年例兩衙門之步處也考選充言路一大關鍵也去取間風聲所係令處一真品則真者畢懼選一偽品則偽者畢進尚何以年例考選為又嘗致書高攀龍辯當年四案正論危言扶植千秋名義最大爭告歸後改太常少卿不赴擢工部右侍郎以祖父母未遂封贈一出甫三月見權璫當道國事日非遂請致仕璫

璫惡之屢欲加害未能也迴籍四十年什九在告家貧布衣蔬食出則徒步所居老屋數椽薄田兩頃不厥寒暖仰承父志去官而家去城而鄉青鞋布襪以奉杖履撫胞弟茂德極其鞠養居恒論學以洛閩為正宗以守身為切務所交惟東林諸君子皆白首不渝終歲扃戶不出嘗有詩云涉世幸逃亡見黜歸田甘遂一閒身其自寫至矣方魏忠賢亂政熹宗未有嗣長洲姚希孟赴京師茂才告之曰君行矣好語諸公宜思其大者請信邸出閣講學此今日本計也其

憂君愛國之心如此崇禎初方起召用已卒矣年七十二著有見聞錄易箋錄八貞女傳與至吟等編行世學者稱閒遠先生

外史氏曰先生介然特立衣冠不正望望而去如伯夷然平易近人勸掖流俗下至乞兒皆可相親如柳下惠半世曹郎在在盡職數歷風波不罹黨禍如申屠蟠析理論事一字必嚴不好為渾語以居寬大之名如程伊川云

許世卿傳

許世卿字伯勲無錫人家貧有志操天性孝謹父早亾事大父有禮步趨無尺寸軼事母至孝爲諸生有聲受知郡邑絕不干以私萬曆乙酉舉於鄉淡然自若服食居室不稍變其初丙戌從公車還爲幽居十載出入恒指而自問曰若得無食言否或以私嘗之輒指其腹謂曰此吾之息壤也可奈何所居敝巷閉門不敢守令下車一謁後不得再覩其面郡守歐陽東鳳延請修郡志以東鳳端人也一出應之平生交

遊絕少見小人如日中刺嘗曰和風未學由由惠清節寧希望望夸每自東林講學歸敕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子睡無慚夢寐乃爲學矣五上公車不第庚子冬行至桃源河冰堅遂返謝去傳金自號息白老人矢終焉之志嘗於隙地手藝菜甲曰不如是何能無求於人清苦自甘晚而益窮客有持橐金謂曰此物易公片楮耳乃直視曰當謁客竟出門去不顧有親黨坐法者來告急世卿適鬻一婢代爲輸罰鍰終不爲緩頰其刻厲如此疾革囑其子曰吾有某逋未償某施未報某家人貲未給某故人子與田所入已嘗其直亟取券還之脩然而瞑時年五十未仕而卒著有中解編太元元言露穎編諸集而特好爲詩一切欣戚悲愉之感悉發乎詩詩成抱膝長哦輒復欣然自得學者稱爲靜餘先生

外史氏曰今之所謂孝廉者文詞而已何嘗知所謂孝所謂廉也先生之舉孝廉可謂不負其名矣至於易簀時語非其道耶不能也嗚呼

史053-636

吳桂森傳

吳桂森字叔美無錫人幼有至性父喪哀毀如成人長從顧憲成高攀龍講學萬曆四十四年以貢應廷試後遂絕意仕進急歸過毘陵學易於錢一本每玩一卦輒進而詩正焉發其緼歸時一本目送曰吾易在吳矣爰就質見象抄廣其意作像象述天啟初高攀龍出山延主東林慨然任之已而攀龍手告兒東林四座弦歌心竊自喜尋璫難作攀龍死止水桂森哭之慟竭貲以佐費官旅時書院已毀乃約同

志鄭期楨期相兩兄弟就業道南祠已而相勗曰平陂往復天道之常吾輩但當為所能為以待天之自定乃集真儒一脈敘道學淵源而以闕中為從吾為道脈之合焉璫敗有表章書院之旨亟謀與復建麗澤堂又構小齋名來復講易其中孫儒翁集其說易也謂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坎乾來主坤也人心之誠也震誠之動艮誠得主也離坤順從乾也人心之明也巽以入之兌以說之自誠明自明誠非誠與明乾坤或幾乎息矣又嘗正王守仁無善無惡四語曰有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格物知善無惡是致知聞者以為名言晚年倣義門鄭氏家會及五經會輯屬宗人子弟以為常其自署曰東林素衣所著像象述外有金針易說談易齋問真儒一脈尚書說春秋大全纂禮記訓釋等書行於世

外史氏曰余讀先生像象述一書知易之有理有數有象焉今訓詁家但知講理融通而已而不知象數之寓於理中微先生易其蔡無乎

張大受傳

張大受一名夢時字伯可別字弦所無錫人少穎異隨父大參澄齋公讀書貴州署爲文超軼不羣萬曆癸卯舉於鄉屢上公車不第謁選授安吉州知州爲治大得民心甲子元旦劇盜葉朗生徐棐發長興令不有恒將犯安吉夢時率士一戰而殲大敗四境牧寧民苦解絹請上臺易爲官輸民甚便之尋陞常德同知署府篆再署司李賢聲茂著以監偏沅軍有功薦陞山東鹽運使同知寬商恤竈國課無虧及沿海

告警竭守禦之策民賴以安一時有循良之目將有殊擢竟告歸家居講道東林刻有會講商語捕撮笑拈二編晚年嗜學益甚日讀書寸許雅好書法日擢數幅爲衆案頭性存彭澤香山明道康節數卷以當尚友卒年七十八

外史氏曰先生七歲工對偶九歲能詩侍塾師坐一書樓手題云上此樓來一動一言務遵聖訓下此樓去一事一念務慊衆心其幼時志已不凡矣年十五以縣試第一補諸生久困場屋入太學四十後始發賢書其後奮志東林得諸賢切磋之益卓然稱有道者焉

陳仁錫傳

陳仁錫字明卿號芝臺長洲人年十九舉萬曆丁酉孝廉時文習衰靡慨然以倡明理學爲己任究切經術所爲文不屑西京以下屢上春官不第天啟壬戌始成進士廷試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丙寅充日講官在經筵多所規正每以進忠直遠奸佞爲言時魏忠賢用事方芟夸善類聞仁錫言惡之會忠賢冒軍功累爵上公給鐵券仁錫當視草辭不可忠賢密使人謂曰屬草則台座不則刀鋸唯擇乎仁錫曰

吾腕可斷草不可屬數日即有孫文豸以誦步天歌妖言亂政見捕詞連仁錫及文震孟坐以東林謀字震孟先已降調里居以池陽救得免逮而仁錫遂削籍歸當是時朝士奏對稱上公而不名伏謁呼九千歲宗社大命懸於絲髮仁錫以一書生抗拒直揭一代綱常還之君父其關於世道人心者不小也崇禎初起原官稍遷中允再補日講出宣詔三韓舟淵棗記阨塞甚悉爲小冊可當聚米也轍袁之贈一峻謝之又明年庚午署國子監司業所教士以誠敬爲本是秋充經筵講官所敷陳皆切時務不事訓詁辛未分典禮闈得士爲最秋冊封周藩歸時相惡其不附遂訟於朝曰是門戶後勁也是東林嫡派也科道何爲不逐之遂乞身甲戌三月起南祭酒南雍士子欣然復有南陳之稱南陳謂文定當永樂時統南雍者也以何疾遂不起卒年五十六贈詹事府詹事謚文莊所著有經濟八編大學衍義續補及賦役漕政水利等輯最大者世法錄一書凡本朝之大經大法祖訓之敬天勤民以迄禮樂兵刑象緯曆律邊鎮方輿

漕河利濬莫不畢具疾作遺命上世法錄於天子曰臣之報主盡在是已其所學大略如此學者稱芝臺先生

外史氏曰先生在朝與文姚諸公名節相期道義相砥乃其時欲陷之者一曰東林嫡派再曰東林邪黨不去之不止者何哉君子曰是天也

江陰陳　鼎定九輯　門人　沈　霽載陽
蔡世英偉人　仝校

明

文震孟姚希孟列傳

文震孟字文起長洲人弱冠舉萬曆甲午賢書居父喪哀毀廬墓竹塢三年未嘗見齒有真孝廉之目十上春官至天啟二年始成進士廷對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時魏忠賢擅用事因禁講學興黨議正人以次竄逐震孟上疏言勤政講學之實謂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則左右近習無緣可以蒙蔽且曰空人國以曾私窺幾似濁流之投胥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疏上忤忠賢意乘上觀劇摘疏中傀儡登場語謂比上偶人激怒上傳杖八十輔臣救免降調未幾逆璫矯旨削籍崇禎改元復原官充日講纂修熹宗實錄校對光宗實錄删本請改定三案之說其在講

筵嘗講君使臣以禮力勸帝培養士氣推心感人勿徒峻刑法以啟猜疑講罷即傳旨釋刑部尚書喬允升副都御史易應昌於獄又講春秋宰咺歸賵言咺位六官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焉用彼相蓋有所諷也在春坊時疏劾呂純如羅織諸賢今藉奧援思借邊才起用吏部尚書王永光假竊威柄變亂祖制考選擯斥清才上命指實具奏永光旋罷歷詹事府少詹事上知可大用八年七月進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既與首輔溫體仁忤十一月遂罷初震孟講春秋稱旨已而引疾不允體仁語之曰行相君矣何避也其相也值體仁在告出不意聚命之震孟自恃特簡於體仁無所依附始入體仁有票擬必請正有改必從震孟語人曰溫公虛懷乃爾何云奸詞官何吾騶曰是人機械甚深何可信也越數日體仁知其疎凡震孟票擬徑抹去不用震孟拍案大呼以諸疏擲體仁體仁亦不顧至是震孟吾騶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體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票擬奪俸體仁不可震

孟作色擲筆曰言官以去爲榮即華職無害體仁遂
揭此語入告與吾驂俱罷譽卿擊璫有直聲十年不
調削籍以去而震孟清勁負時望入相僅三月體仁
擠之不竟其用天下惜之十年卒於家福王南立謚
文肅
姚希孟字孟長吳縣人生數月而孤其母文氏徵明
之曾孫女也希孟父殁文僅二十餘家故貧困於役
希孟晬之日縣吏卒將之庭縣堂而貌人皆憐之或
以慰其母曰此兒吉徵也數歲穎悟異常幼即能屬

文外祖父元發異之謂其子震孟及希孟此兩孺子
皆不凡以故震孟與希孟舅甥如兄弟也希孟生至
孝母課督之甚嚴甫成童而業大就與震孟俱爲春
秋大師老生宿儒皆自謂勿及希孟師事張世偉而
友周順昌朱陛宣震孟弱冠舉鄉試屢上禮部不第
希孟久爲諸生年三十四始與世偉順昌陛宣同舉
鄉試踰六年遂先震孟成進士就改將選爲庶吉士
希孟初以親老辭請於母而後應時學士劉一燝韓
爌爲教習師皆深器重之神光之際再值大喪一燝

與爌同時執政希孟左右其間一時名賢布滿朝列
給事中楊漣論劾崔文昇侍疾無狀及力主移宮事
皆希孟贊決之詠授翰林院檢討時漣以移宮事放
歸與希孟慷慨言別久禍福共之熊廷弼案與東林
異而希孟深重其才於其被逮也出郊唁之慰勞良
苦且爲白之公卿間其後閹黨借廷弼以誣諸人蓋
自此始也天啟二年魏忠賢與客氏漸得志殺王安
文震孟始登第即以言事落職希孟所與遊及共講
學者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等先後去國廷臣以學

爲諱於是希孟亦奉母歸與震孟俱南居往來東林
講學二年忠賢焰益熾巡撫周起元謂希孟曰賈彪
云我不西行大禍不解公亦有意乎不得已仍奉母
入都至則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相
繼併黜希孟入朝悵悵且惴惴也居無何甫同考會
試而母文氏以病卒於京邸希孟奉喪歸至中途遂
璫嫡首削籍抵家屏居墓廬絕葷血者三年朝夕哭
聲震林木過者聞而悲之七年熹宗崩莊烈即位誅
忠賢逆黨稍斥而柄國者猶持同異希孟與震孟等

未即登啟事高陽孫承宗貽書同邑閣臣李國𣚴乃名為左春坊左贊善尋進右庶子與震孟俱為日講官將韓爌復出為首輔奉詔定逆案希孟助之為多而楊漣左光斗周順昌魏大中等贈謚恩卹典備至凡政出自爌者皆希孟力也希孟在講筵四載歷陞詹事府正詹事兼侍讀學士帝亦重之時諮訪政治得失是時周延儒溫體仁方迭用事延儒頗善希孟欲引之而體仁深險忌希孟英粲時思以事中焉會庚午順天府鄉試希孟與姚恭明為考官誤取武

生三人武生例不當入闈然責在提調於考官無與也體仁欲歸咎希孟乃票旨命覆試武生而以文字苛繩之遂謫希孟以少詹事掌南翰林院希孟既去猶時諷其講諸於帝前冀帝復用之也蓋體仁之忮刻如此希孟至南京得疾請假歸歸二年而卒震孟入閣僅三月體仁亦以事逐之震孟歸而希孟病矣舅甥執手榻前依依靡間希孟卒甫十餘日而震孟亦卒

外史氏曰文起在朝席不及暖而即放逐孟長入朝未久亦即被謫夫天未欲存明也故使其舅甥歷坎坷焉天欲存明豈肯使之速亡哉

許士柔傳

許士柔字仲嘉常熟人幼聰慧父伯彥課授十三經孫吳握奇經諸書諷誦皆上口踰年卒業鄉黨父老皆驚異之萬曆末舉應天府鄉試天啟二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四年授檢討持節冊封楚王以父喪去崇禎初服除歷侍講纂修神熹二朝實錄管理誥勑歷中允諭德後爲左庶子掌左春坊事先是熹宗時魏忠賢擅政群小狩門戶異同嫉忠賢命諸史臣撰三朝要典辯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伸邪說毀

正論復改修光宗實錄削其與要典牴牾者莊烈初元用中允倪元璐言燬要典而所改光宗實錄如故少詹事文震孟疏抉摘之是時溫體仁當國與王應熊皆附會邪議者意難之震孟疏入錢士升爲次輔擬諭禮部詳核同異帝御平臺手出震孟疏辯明三案是非帝力闢要典邪說體仁懼其改實錄也陰沮之曰事久經聖諭申飭便可垂示萬古於是春是非已明不必議改之旨應熊所擬也士柔憤然曰若是則要典猶弗焚矣乃上疏曰臣備員纂修恭閱皇考實錄總記於世系獨書皇上娠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也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書也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也此皆原錄備載而改錄故削之者也原錄之成在皇上潛邸之日猶詳愼如彼新錄之進在皇上御極之初何以率畧如此夫臣同官震孟所言是改錄所筆者也筆焉而不信天下萬世猶得按其說而正之若臣所言是改錄所削者也削焉而不書是使聖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倫皆闇而不明缺而莫考其於信史謂何疏上得旨謂累朝舊例不必

滋煩體仁復令中書官捧穆宗總記以斥士柔士柔抗章爭曰皇考實錄與列聖條例不同列聖在位久登極後事編年排纂則總記可以不書皇考在位僅一月登遐三后誕育聖躬皆在未登極之前不書之總記將於何書也穆廟大婚之禮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總記不載至於冊立大典編年未嘗不具載也皇考一月易世熹廟之冊立當書皇上之冊封獨不當書乎體仁怒將劾之同列沮之而止士柔復上疏曰累朝實錄無以不書世系爲成例者臣所以抉摘

改録正謂與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皇后皇考之嫡
母也原録具書保護之功而改録削之何也分莫尊
於正嫡功莫大於保聖當日國本幾危幸天心有所
付託坤寧調護寔孝慈之極則顧復之深恩史官不
難以寸管抹殺之此尤不可解也疏上報聞如故體
仁滋不悦會體仁忌倪元璐嫉誠意伯劉孔昭劾之
并及士桒族子重熙私撰五朝注畧事將逮士桒士
桒懼亟以注畧進御帝覽而善之事得解尋出士桒
爲南國子監祭酒體仁去張至發當國承體仁指謀

逐士桒高攀龍之贈官也士桒爲行誥詞故事制誥
皆屬詞臣惟贈官誥文屬誥勑中書職掌崇禎初褒
卹諸忠誥詞皆出詞臣手蓋諸家子弟請之中書以
爲侵官故深恚時攀龍誥軸未給至是其家請補給
仍以士桒所撰詞進帝方申飭言不得用駢儷語中
書黃應恩摘制詞語告至發至發喜卽以撰文違制
劾之遂命鐫二階調用司業周鳳翔爲抗疏辯曰詞
林故事閣臣分屬撰文或手加詳定或發回竄改未
有徑自糾叅者也誥勑用寶歲有常期未有十年之
後用寶進呈吹求當制者也贈誥專屬中書崇禎三
年所申飭未有追咎元年之史官誣爲越俎者也高
攀龍純修正學皇上翦逆褒忠一旦毛舉細故舞文
攻使忠良色沮奸逆軒渠非所以厲當今示後世也
疏雖寢不報公論韙之士桒尋補尚寶司丞遷少卿
以卒子琪詣闕辯誣狀請復本官帝許之仍贈詹事
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士桒倜儻善應卒頒詔
至南京中官運皇木梗道從人勢張甚士桒奉詔書
碣首巳朝服侍其旁中官色沮叩頭去

外史氏曰余讀仲嘉先生傳知體仁至發果魏璫之
義兒也不然玉汝文起兩先生欲改正實録而體仁
輩陰沮之者何耶嗟乎體仁輩直犬豕之不若矣按
炭與席帽山人筆話載體仁與至發未顯時曾貸黃
金各製飲器署魏忠賢下鐫其名以父事之余猶以
爲惡之之辭耳及讀筆紀諸書乃知席帽山人之不
謬焉

成勇傳

成勇字寶慈樂安人七歲記萬言性端介喜鬪歲規惡婦戲人號為成子路讀太極易通有會謂理學在實踐不在空言天啟元年鄉試第十明年會試策引宦官仇士良為戒主司歎曰戇哉又三年成進士方是時逆璫魏忠賢横甚諸新進諷勇詣往謁勇愕然曰吾儕進身始未能折檻陳言除兇監顧乃媚閹人要榮恥矣堅不往授饒州府推官婿璫者爲勇甥鄒元標東林黨魁也往當附挫之勇不應至則遣元標

廬請業官會中使承璫差馳浮梁治塲抬器過饒知府率僚佐郊迎勇不可中使怒索供具辞知府群吏走匿郡騷動勇坐廳署遣吏捕中使諸從役笞之中使走署恚曰有旨有旨勇曰旨採器冶耳詬辱二千石鞭長吏豈亦旨耶中使踉蹌去誓曰不怨上公捷殺此吏有如日勇聞之恬然凶何崇禎改元璫誅獲免凡三爲理官所至出孝經小學及先儒語錄進屬吏郡之士大夫發明其義曰吏治以講學爲先任歸德冬月衣單袷有以貂裘進者峻却之流寇數十萬圍城下衆崩噪勇乘城誓衆曰宋州古睢陽張許風猶在乎今日勝則生不勝則死死生皆臣職耳率衆擊賊賊大敗遁去舉卓異第一考選翰林五月給事中陳啟新沮之啟新者故以武舉蹐言路者也時帝御平臺召群臣時務楊廷麟等稱勇才品帝動容改南京監察御史會黄道周疏劾楊嗣昌奪情攖怒不測勇上疏申論辭甚峻同官止之曰覆車不可鑒乎勇曰講學先明倫明倫先事父爲人子而不知父又寧知有君耶此不言孰可言者得旨逮繫勇就道太學六堂生李數千人集江干哭送之下獄嚴鞫主使

初訊曰天地鬼神主之再訊曰二祖列宗主之三訊曰周公孔子主之坐繫者三年日與道周以孝經易傳相辯析作詩遞唱和會大震電肆赦遣戍浙江寧波衛劉宗周張瑋汪偉等先後薦牘數十上起福建道御史不就隱居十五年獨處一小樓署一聯曰萬里風光樓上眼千秋事業榻前心著有程易發西銘解艮齋洞語錄諸書而卒偕勇隱者鄉人張貴吾慷慨言事多奇中從勇游患難不忍去共樓雲龕中好

言仙一日寒風冽冽雪滿山谷勇與賁吾踏雪行望叢棘中一物徐視之則人也乃開目顧兩人曰公等來何遲耶相與坐樹下移時勇叩其名曰吾肅宗朝小吏耳見一顯者臨刑心痛楚不自得遂逃入此山中辟世因欲授勇導引法勇辭之曰予入山逃死吾入山待死耳士各有志不相謀也其人笑曰又三年清明之前一日其從楊左諸君歸來乎勇作雪中人記之至是果卒

外史氏曰理學者洵在躬行實踐不在空言也先生歷仕官履艱危一皆身體力行至死未嘗少懈可謂得理學之實者矣

呂大器傳

呂大器字先自四川遂寧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六年擢吏部稽勳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以終養乞歸張獻忠自楚流入蜀大器以邑城庳倡士民修築賊過天星等經遂寧見城堅不可攻引去大器慮賊復至募士著習弓弩火砲撫按上其事詔加一級十一年例轉陝西關南道參議明年陞固原副使西安有劇盜穴長武山中巡撫丁啟睿檄大器馳剿大器用穴地火攻法盡殲其衆十四年調湖廣驛傳道參政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甘州總兵柴時華者與前撫劉鎬郄賄鎬已復威脅之縱兵大譟至焚其臺門鎬返所予路加倍乃止鎬坐是罷去以憾死大器入境密陳時華諸不法狀請移之凉州已得旨令時華秩以副將王世寵代之時華既解印忿之欲爲變會其部將坐法當逮給時華曰朝廷且逮君新撫亘陳兵凉境矣時華惑之帥親軍千餘出甘州保所築私莊遣使齎金幣結土魯番爲邏者所獲鎮道馳報大器亟遣兵捕之以其事聞時華拒戰十餘日大兵

日集士督番不至親丁多降者時華知事敗大呼曰我誤聽人言至此欲逃死安所乎命舉火闔室自焚死時華西寧人世爲將其下多死士叛聞之日衆朝震駭不十日捷至帝大悅十五年名爲兵部左侍郎明年總督保定軍務周延儒以首輔督師軍潰諸將多陷沒惟保定軍獨全詔分別行間功罪晉秩一級是年夏張獻忠破武昌調大器應皖江楚總督命總兵李輔明馬科各以四千人聽節制時南昌告警遣部將謝騰雲李士元及左良玉兵遏賊於樟樹鎮大

破之十一月復吉安及廬陵吉水十二月復茶陵醴陵奉詔與良玉平賊十七年正月調南兵部副尚書史可法治軍留都李自成犯京師可法帥師入衛大器署部事莊烈皇帝凶問至南中洶洶議立君未有所屬福王潞王皆避賊至淮上大臣意多在潞王鳳陽總督馬士英貽書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魏國公徐弘業等集議朝內大器時兼署禮部主潞議不肯署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方列福王不孝不弟等六事貽可法及士英而士英已與南

竇總兵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歃血立福王矣遂兵江北大臣畏之不敢違乃以福王告廟五月王監國南京尋即位士英入輔政出可法督師淮揚大器改吏部左侍郎給事中李沾以擁立功陞太常寺少卿疏劾大器定策懷二心大器乞罷不許六月士英薦阮大鋮可任樞貳以冠帶名見給事中羅萬象御史陳良弼大理寺丞詹兆恒等交章言大鋮以欽案擬皮不宜名大學士高弘圖請下九卿議與士英不合未久大器抗疏劾士英挾重兵入朝覬留政地其子

乳臭而都督妹婿手不寸鐵而總兵瓜葛之越其杰以軍犯而監軍附逆之田仰以久廢而侍郎逮問之楊文驄以抗提而職方贓大心雄目無法紀又云吳甡鄭三俊等臣不敢謂其無。事之失而清直剛介均係海內士民之歸馬士英阮大鋮輩臣不敢謂其無一技之長而貪鄙險邪終爲宗社無窮之禍語極切直不數日劉澤清入朝極詆東林遂劾大器爲東林衣鉢眞傳前撫甘肅以私忿殺總兵柴時華及受賂諸事大器連章引疾遂以原官致仕初大器佐南

樞堅主立游議與時忤至是慮後禍以親書告廟祝
文送內閣其謝表有云赤眉銅馬合溪而糜爛神州
樹賈溫敦接踵而橫居津要蓋指士英大鋮也末又
言臣自此雲遊遠涉恐當事者誤以姓名達瀆天聽
致形跡無獲臣不敢不預為請明人頗疑其橫九月
李沾復疏參大器懷挾異心阻撓定策遂奪職命法
司逮問大器已間道走柳州明年我師下福建執唐
王廣西總督丁魁楚邀與瞿式耜與大器等定議立
永明王由榔監國肇慶晉大器大學士兼兵部尚書

與魁楚同與樞務內監王坤自閩至以司禮竊國柄
魁楚深相結遂入相大器心惡之又與魁楚爭戎政
不協屢引疾會永明王西出自請留守遂辭去由梧
樞詔再至梧復返柳州入蜀召之不出先是偽將劉
陞率兵三千人歸永明王至是相傳王已死楚宗人
朱容藩據夔州自稱監國諸將皆賀大器抵遵義守
將王祥郊迎容藩亦使入以千金來逆大器北行道
李占春營具言永明無恙容藩僭竊不宜受其爵號
占春然之不復事容藩後敗走忠州為追兵所役王

祥綦江人素勇悍為乜闌子監官張獻忠之亂據有
遵義諸縣自稱平寇伯晉忠國公後為孫可望所敗
自刎死嘉定人楊展起家武進士亦據嘉定號為遺
民潰賊皆歸之衆至數萬人時蜀大饑父子相食展
遣使告羅黔楚自縉紳以下至弟子員皆資給農民
與牛種口食使擇地而耕願從戎者補伍百工雜流
各以藝就食孤貧無告者廪之於是蜀賴以全活雄
視一方自稱華陽伯頗性矜尚文墨不務攻戰至引
賊自助卒為袁韜武大定誘殺併其軍袁武張獻忠

故部曲也大器思用蜀人既歷諸鎮深為太息蜀總
督李乾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韜武大定忍而好殺
王祥庸儒不足仗蜀事其可為乎遂之黔至獨山州
疽發背卒葬遵義之九龍嶲

外史氏曰先生以皦日直矢之軀而與群奸同事無
異麻生蓬蒿中也安能一日容其直哉卒至安不終
日而又皇皇奔走於苗蠻燹𤈦之中希一申大義於
天下至於死而後已亦可哀矣嗟乎此皆東林人物
也誰謂東林朋黨哉

金光辰金九陛列傳

金光辰字居垣滁州全椒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督餉寧關論止譁兵之亂擢監察御史巡視西城獲營兵爲盜者七人立斃之羣下肅清內使周二以戲殺人即移司禮監往捕罔方值御前被收乞哀帝曰御史所執者祖宗之法朕何敢私卒抵罪由是益有聲六年命視太倉庫尋兼理新餉及節慎庫時流寇大亂中原用兵新舊餉增九百餘萬吏叢爲奸帝用單與法誅後期者不能應光辰請定條例鈎考事得

就理五月京師大風雹上言崇治體課實行明功罪須國儲端化原廣言路六事會給事中章正宸以糾新輔王應熊下獄具疏救之引陽城沮裴延齡呂誨論王安石爲比不聽明年八月帝御平臺賜諸大臣筆札令舉堪任吏部尚書者吏部左侍郎張捷舉原任尚書呂純如帝曰此逆案中人也科道官云何光辰與御史韓一元等面斥其妄退復疏論純如之奸及捷乘機起用借題翻案之巧事遂寢十一月奉命巡按河南值歲饑仝泰流寇盡趨而東商雒伊汝淅鄧之間賊騎充斥光辰間道兼程以進謂撫鎭陳永福兵寡不足恃請以左良玉鎭河南而調曹文詔張全昌等分馳夾擊以壯聲援會良玉擁兵不進即疏劾之諸將皆奮已而全昌破賊於許文詔追賊於隨州祕陽皆大有斬獲賊兩過歸德使祖寬陳永福祖大樂等先後擊走之乃請蠲賑被災州縣數十處民賴以甦河南府推官湯開遠者奇士數有功光辰會薦於朝使監良玉軍副以建言被逮立奏釋之使蔣賊光辰雖不典兵而善鼓厲將士凡地形險易兵力

分合及剿撫機宜皆先期入告受事十五月疏凡至百餘上事竣還朝以疾乞休不允值邊警命分守東直門見時事日非陵京震動憤然上疏劾首輔溫體仁誤國又論督師楊嗣昌不職當逮問適兵部侍郎仇維禎奉命出鎭通州請留內臣杜勛爲監鎭光辰復劾維禎身膺重任一籌莫展而先擁戴中官又摘其疏中如失怙恃等語以爲羞士類而誤封疆頗極醜詆而帝方倚任中官越四日命九卿科道錦衣衛官俱至召光辰入出疏詰責甚厲光辰直趨楫前辯

對不稱屈帝恚甚將行廷杖會是日風雷大作雨如注殿廷晝晦懼而止命刑部議罪先是光辰同新寧侯譚弘業駙馬都尉鞏永固給事中張元始等守門忽問名光辰衆疑將就獄皆錯愕失色元始對之出涕光辰顧笑且去瞰升給事中馮元飈荆州木密繫救疏何不測則立進之良久見光辰出左掖門皆大喜爭往迎問光辰徑詣門上無所語張給事見而歎曰雷霆不懼寵辱不驚君其兼之矣然終以忤體仁部議降級有大璫使人招光辰曰皇上每言金御史

才可大用但性急耳盍一詣我可免也光辰使人謝知謝之卒得降以去工部侍郎劉宗周方假歸在道具疏力爭亦奪職光辰在籍三年復召為大理寺丞累遷至通政司左參議會有旨起廢即薦陳必謙許譽卿周鑣金鉉楊廷麟張采王相說詹爾選范景文方震孺金聲等十一人時崇禎十五年也五月帝以鳳陵重地恐重被寇欲以總漕都御史史可法改督鳳陽令諸臣各陳得失光辰進曰鳳督誠宜易若使易以漕臣是欲急而反緩也今闖曹已破歸德

歷數程則過淮革左獻忠盤踞英六歷數程抵揚萬一二賊相合漕臣乃欲從淮上以救二陵則已隔在外矣帝曰何謂在外曰潁亳接壤河南過壽州則為鳳陽泗州揚州此河南賊來之路也廬州既過則為全椒六合儀真揚州此舒廬賊來之路也今賊在河南及舒皖間若以數股由徐至淮以數股由廬至揚兩道交錯聲援斷絕漕臣豈不隔在外乎帝曰光辰言是也朕按地圖亦如此未幾遂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時帝方以劉宗周為左都御史張瑋為副都二

人同時被召都中謂之三正閏十一月復召諸大臣對中左門令逮熊開元姜埰語次諸臣遽請釋姜埰熊開元不聽劉宗周復申救之抗辯良久帝怒命候旨處分光辰進曰宗周之救二臣非為二臣起見也無非欲皇上為堯舜之主廣納言之美耳主聖則臣直一時不識忌諱語言過激乞賜優容帝曰開元此疏定有主使必宗周也光辰曰宗周賦性硜直賓客不通二臣之事即宗周亦謂其不能無罪但在御前不覺以忠愛之心披納牖之蓋實從君德起見且宗

周在事百務整理卽近日皇上所頒憲綱日與諸御史申飭奉行前者同臣察理城守不避風寒其實老成可念帝曰金光辰亦著議處光辰復奏臣忝司風紀竊見宗周爲人其在臺中卽不動聲色人心亦肅若皇上留此老臣不但衆朝有所觀感卽薄海內外臣民無不悅服如有一字之欺臣願甘斧鑕帝命光辰同宗周先出候旨宗周奪職光辰降三級調外自是臺中遂無人光辰亦再疏終養以父憂歸廬墓山中十七年三月闖賊逼京師光辰墨縗與禮部郎周鑣武德兵備使雷縯祚糾義旅勤王旣聞城陷帝崩走南都哭臨三日卽歸墓所五月福王立江南馬士英阮大鋮等當國以東林羅織諸正人興大獄鑣及縯祚皆遇害日遣厰衛卒伺光辰遂携家避居丹陽湖不仕而卒光辰清操亷節不下宗周生平對君告人無稍委曲朝士目爲金赤子其論溫體仁楊嗣昌與內侍杜勛皆與帝意忤蹶而再起復以救宗周去及體仁以主使斥回嗣昌敗宣雲之失杜勛八騶迎賊而京城隨陷權奸閹寺之禍竟悉如光辰言

金九陛字允諧光辰叔父也光辰嘗受業焉爲人博學慷慨好持大節領萬曆四十三年鄉薦久不第授穉山中滁人皆嚴事之因遇逆璫祠不下車巡按劾之罷去崇禎初起知棗陽縣始至卽辨疑獄禱雨拔蝗民驚以爲神時流寇方肆虐楚中戕州縣以數十計棗故介襄承之交西渡豐樂河東踰隨州溫峽口皆距承天顯陵二百里爲極衝九陛增陴濬隍挑其邑中壯士得四百餘人授以兵仗造勁弩毒矢爲戰守計邑有蟄杯堰阨塞也率衆馳往築土城鑿濠引水環之伏壯士其中爲縣城聲援而自以民兵擊賊於鹿頭店射傷其渠帥顯天王遂破之賊凡十餘至終不能踰棗而南勛陽巡撫盧象昇疏其有護陵功擢南光祿寺大官署正轉戶部主事已而寇大隊掠廬鳳間烽火連數百里游騎過江上南兵部尚書范景文急使九陛監浦子口倉護軍餉浦口城小而樓櫓不備乃多築墩臺積礮口礮具人持毒弩晝堞而守之賊知有備引去以功轉本部郎中榷稅杭州升廣西蒼梧兵備副使大破猺賊於鳳凰山威望益著

時崇禎十四年也明年奉表入朝帝召見慰問賜銀幣復還湖廣上荊南道而鄖襄巳陷楚中盜賊蠭起九陛間關赴任稍收復諸城邑撫定劉萬保燕子窩諸賊悉有功會三省合勦八排猺尚復以監軍治餉務事平總督沈猶龍薦九陛才將命推擢南巡撫而九陛年已七十矣病不能赴歸一年而有甲申之變以憂卒論者悲之

外史氏曰思宗朝有材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久蓋由群小叢集而不使正人一吐氣也兼之烈皇帝多疑致之豈盡由於氣數哉

東林列傳卷二十四

弟　景留傑揚
江陰陳鼎定九輯　門人　沈　霽載陽
蔡世英偉人　仝校

明

馮元飈傳

馮元飈字爾仙寧波人年二十一與弟元颺同舉於鄉天啟壬戌成進士初授揭陽縣令歲旱衆請嚴事海神元飈移牒曰神無功德於民而南面設仗如王者僭非法聚薪將焚之既而澍降有米艘稅數千元飈悉蠲之為輸助貲忤璫罷歸崇禎初擢戶科給事中首論停天下增賦百四十餘萬又疏論錢法五弊謂臨清山海九邊等處宜聽人輸銅如中鹽例設官鼓鑄而統其事於兵部則邊餉易給將卒皆可彈壓矣時楊嗣昌督師山東上平賊策請天下有礦處聽民開採以散賊衆元飈廷折之曰此乃聚賊何謂散乎及嗣昌在閣部麋兵餉無算上一日以賊細為憂

元飈曰此兵戸不相核耳郎如勘餉一事初擬用兵十二萬故措餉二百萬今所報兵數不滿八萬則溢餉巳百萬矣誠欲覈餉不如覈兵上爲竦然元飈在垣中久遇事奮發其所糾繩當路若周延儒温體仁王應熊輩侃侃不少借十年東宮出閣預選講官六人宮諭項煜編修楊廷麟疏讓黄道周内閣張至發怒其沽名遂出揭言之奉有矯讓之旨元飈抗言道周疾俗巳甚闔門却掃人皆重之特以數忤執政引嫌褒足而東宮出講二臣獨能篤信舉知退然自下

正使其言不必用自足倚勵末俗增輝盛典爲大臣者亦深嘉歎風勵百僚而閣臣一揭若大不快於其言者乃并遷怒道周臣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疏出人多避之然忌者益衆久之稍遷太常元飈屢請外遂出爲南京太僕寺卿陞通政司召入爲兵部右侍郎時天下事日壞將卒偷不可復使邊帥起債倍於曩時自元飈佐樞而詗事者數懷重賄探之亦不得其門去故上以是信元飈而元飈實積勞善病方爲都給事時嘗侍文華殿忽踣仆折齒上

惻然命糾儀者勿問也然以世恩遇主知自矢盡瘁十五年秋上旣誅長壽陳新甲顧廷臣無可任樞密者一日召諸大臣並馬遊西苑賜宴明德殿元飈時以左侍郎攝尚書與焉旣下馬殿前上臨門南面立閣臣班於階諸尚書立階下上命元飈前元飈以位次不敢越辭上曰無嫌再命前乃進參諸閣臣次上握元飈手語曰知卿固世家祖父兄弟受國恩宜善自力元飈頓手謝宴畢因論兵事良久出御馬佳者百餘匹及内製火箭次第示元飈元飈爲辨其良楛

上曰大司馬缺久無踰卿者元飈以多病不任劇遜謝久之旣疾發乃舉劉餘佑攝部事又舉張國維上用國維尋罷去卒用元飈爲兵部尚書而用倪元璐爲戸部尚書兩人素相得又皆以經濟負天下望至是同日命下中外相慶上聞之喜甚語於朝曰昔堯命四佐舜舉五臣朕得此兩人不爲少矣而小人大忌之謂東林再出門戸愈勁而天下事壞矣攻之者甚衆一日元飈至戸部堂與元璐聯坐面令吏書對簿吏書半匿不敢出元飈呵責之元璐以是得汰尺

籍浮餉三百餘萬耗糧之費一時爲清元飈乃請自各軍副將而上由廷推參游而下督撫薦舉於以核成無旁溢使上從之而兵部請寄贓罰之費亦於是盡矣當是時上倚元飈出輔臣上有密旨一夜嘗數發元飈亦慷慨誓破賊乃請以督師孫傳庭堅壁潼關總鎮左良玉堅壁襄陽西則應蜀北則扼闗東顧鳳皖鳳皖之兵扼淮保定之兵扼河犯期會師戒勿浪戰使賊饑困聯絡土寨漸蹙而取之廷臣多言不戰則賊益張兵久易懦元飈謂將士習懦益久未經

行陣宜致賊而不宜致於賊自逆難以來催戰督戰可爲殷鑒一日質爭於上前曰皇上若必以戰遲速爲利鈍請先下臣獄俟一戰勝斬臣謝之耳上無以奪也而廷臣猶力請不已將以逗留爲督師罪元飈手書與傳庭戒毋輕闘且示白高兩將不可任元飈旣謝病傳庭撓於衆議趣出關中兩將先逃師遂大潰而是時我兵方攻山海關朝議倉皇欲檄天下兵元飈强起入見曰賊若據河北密邇三輔則憂在旦夕今獨嚴飭關內急使河北軍銜三輔毋事紛擾爲

也已而元飈病益劇上賜爪果遣醫診視咸云不可治乃允歸元飈因舉都御史李邦華爲兵部尚書史可法自代而廷議乖剌卒用張縉彥元飈謝病出都不數月而都城破元飈聞烈皇帝之變與兄天津巡撫元飈以不獲從死爲恨日夕悲慟九月朔日元飈先卒越九日而元飈死年四十有七

外史氏曰思宗朝食祿者大都皆爲妖狐之魂所憑耽正人君子之讜言如冷風敗葉之過耳勿聽也狂吠之聲囂然於闕中不虛其祉而不報白谷出關之戰余深悲夫鄭仙先生之言不幸而中也

黃宗昌傳

黃宗昌字長倩山東即墨人舉天啓二年進士爲人重名義不苟爲依附初授雄縣知縣時逆璫魏忠賢用事雄近京師故多中官往來有忠賢子姪廕錦衣衛指揮者干政民弗堪詈諸理左右詠以危詞宗昌曰吾奉天子法而以奸容耶又中官之黨殺人朝貴多爲解不聽憤曰是其氣焰足以論死況又殺人終令抵罪以能調清苑知縣是時逆璫勢愈張三輔郡縣爭建忠賢生祠如恐不及宗昌言於知府方一藻故不授工以稽緩之及璫敗請苑獨無祠初璫惡宗昌倔强欲以東林殺之密使人言於一藻令劾罷而不果會熹宗崩乃已崇禎元年擢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先是熹宗崩於八月二十二日三殿成敘功行賞於是月二十一日矯旨加銜者六十一人宗昌憤之入臺班即具疏言權奸大惡無如矯旨人臣玷染無如僞官矯旨雖細法所必誅僞官雖賢千載共棄逆璫弄權竊柄陰謀叵測屛除異己誅鋤善良彼豈一旦而無忌若是率由懷祿固寵之輩阿諛苟容嘗先

意逢迎遂啟其奸大喜功之心因生其矯竊問鼎之漸如向者寧遠報捷不過敵人解圍自去非能斬將搴旗復有寸土乃虛張聲勢命爵論功即朝臣一毫無與者皆遷官廕子錫幣賚金濫至百餘人國家名器盡爲逆璫收羅心腹之具然此距先帝升遐之時尚有旬日雖欺罔擅行猶曰禁勿之事誰敢與知至於三殿工成之日正先帝大漸之時豈有安閒出詔之理縱曰彌留一息不肯以昏亂示人何不聞此日名我皇上付托大寶及命大臣中論軍國重務而乃諄諄以不急之事加恩於虛糜官爵之人此薄海內外所不敢信也今首惡既殄羽翼當翦凡加銜陞爵諸臣出自魏氏者皆魏氏官非我皇上官也奧援既失猶戴僞器以立於堂堂堯舜之朝此亦良心盡失不可以爲人矣又曰臣以新進小臣非不知元氣當培攻擊宜緩第在肆虐之時則宜進保元氣之說以與逆璫抗在今昌言不諱之日邪氣不盡除元氣終不可復疏上奉旨言敘功冒濫久宜澄汰盡著察核以憑裁奪易矯僞爲冒濫則票擬者之舞文也宗昌

再疏爭曰臣前指逆璫矯旨多官仰藉偽銜故舉敘功時日彰明較著者言之非糾冒濫也謂冒濫者固可誅卽非冒濫者而受賞於此時是誰賞之耶亦非糾與殿工無涉者也謂無涉者固可誅卽與殿工有涉者而命官於此時是誰命之耶蓋冒濫之罪猶可寬矯偽之罪不容逭臣披肝瀝血以糾大奸閹臣乃以冒濫概之臣竊疑焉得毋閹臣素藏逆璫見臣所刺有隱然心動者耶否則前日所出之旨閹臣與逆璫表裏故見臣疏囁嚅不敢出口耶否則力庇所私

切狐兎之悲耶不然何判然不侔若是也旨謂矯偽冒濫疏中無甚分別倘知矯偽有人何妨指出不必堅爭票擬宗昌曰此奸人廣樹我敵也遂指霍維華黃克纘等六十一人疏上閣票果以人數太多不必概詆置之宗昌喟然歎曰人臣立言論是非不論多寡矯偽衆盈可憂乃恨多乎由是愈慷慨建白又糾逆黨餘孽張我續等五人又糾智鋌等九人上皆允行而忌之者衆矣二年春禮部右侍郎周延儒資淺入閣而禮部尚書溫體仁其陰鷙倍於延儒二人交相妒又交相比也御史任贊化疏糾體仁下詔獄宗昌繼糾及延儒責令回話疏再上衆謂禍且不測會皇子生得免奪俸半年旣而體仁與錢謙益鬩訟事起宗昌疏糾體仁留中不下先是楚岷王爲校尉彭侍聖及善化王長子企鋥等所弒其事隱莫能白法司與按撫鞫問三四年莫得要領乃命中官驛馬各一人前往就訊次年命宗昌巡按湖廣方擬會勘聞遵化失守巡撫洪如鍾提兵入援宗昌轉餉給軍務又鄖撫梁應澤督本標兵與洪會又選武襄等處民

兵爲殿又聞鎮筸五嶺兵素驍勁以其地遠移駐岳州嚴檄督發其兵剋期以進兩撫旣出抽調空虛邊苗柯陳倶思蠢動又多方安輯之慮師行餉缺又具啟藩王助其不給又徧檄郡縣括薪督贖鍰佐之又察出黔鹽私鬻應入官者萬金催漕米二十四萬餘石以濟軍需自冬徂春心力畢竭於援師而題報一無溫綸則當國見忌之故及勘岷事盡得其實復奉旨責問前諸臣失出之罪宗昌疏糾一道臣一知府一同知受賄庇逆而上以宗昌失糾於先降四級調

用忌者意猶未厭復以清苑逋賦連及宗呂候訊者十年會詔蠲逋乃得釋十五年冬卽墨被圍率士民登陴固守仲子基中流矢死明年左都御史李邦華薦之未及用又明年三月京師陷宗呂聞變哀號將欲南奔以土賊圍城不得出家居二年病卒方仲子基之嬰城中鏃而死也妻周氏妾郭氏兩劉氏慷慨同殉一時稱爲五烈邑中有王生者國變杜門養母母死卽自經遺書告子曰吾身爲親之子卽爲君之臣天地大經無貴賤一也我生不辰當茲酷亂食微

生而害義不可以爲臣然親不忍遺故寧蹈不臣之罪以養母服母喪而殺身不可以爲子然君不忍後故寧蹈不子之罪以殉君是余之苦心余之大罪也識者聞其義烈而傷之王生名羲如字御赤亦卽墨人曾執弟子於顧憲成

外史氏曰先生昌言諤諤以攻逆黨是高揚左魏之後勁也使天下知有君子小人之分者皆先生之力耳

劉同升傳

劉同升字孝則一字晉卿江西吉水人少有至性居父應秋喪鄒元標來弔見其哀毀語人曰吾儕講學不如劉孝子之一哭也時遂稱爲劉孝子云讀書刻勵以古人自命文非班馬書非鍾王弗好也屢困場屋有謂不宜專力於古者弗應久之至天啓辛酉舉於鄉上疏爲父應秋請卹典戊辰再上疏請易名賜謚文節甲戌刪宋史期以三年丁丑上春官篋無他卷携宋史自隨而已同行者私竊笑之是年登進士

第一蓋思宗特擢之也在翰林獨行己志黃道周曰劉殿撰養其身以有爲中立不倚者也然小人輒指曰此東林之餘波也將大不利於國家矣戊寅楊嗣昌奪情入內閣服緋上任諸臣交章劾之俱被嚴旨中飭同升憤然上疏曰臣備員侍從待罪二年每見皇上至孝永慕廟祀致誠頒行孝經小學風勵天下臣仰窺淵源宣弘教化竊惟朝廷所以爲四方觀望賴有倫紀以爲之維也是謂大經原本大經變通其制使倫紀之立萬世勿墜是謂大權權者權乎其經

未有離經而言權者也是故孝子有終身之喪而聖
人制三年之禮非過於情之禮而不及於情之禮也
縱有弗類必無毀制而忍於情天性然也臣於楊嗣
昌有不忍言而不容不言者敢昧死為我皇上陳之
臣官史官也依阿澳涊以附閣臣則愧良史上負聖
明下負所學日者策試諸臣簡用嗣昌更以國事多
艱焦勞宵旰如人亟欲疾去雜試諸方以冀一效聖
明之用心亦甚苦矣都門喧傳謂嗣昌縗絰在身姓
名不祥非若軍旅可以囚事行之也臣所以隱忍未

發意嗣昌亦人子也良心不昧父死謂何必且哀痛
惻怛上告君父辭免綸扉庶幾善體聖意曲盡輿情
夫邦政之權亦非輕於掇地也辭綸扉而掌邦政亦
可效於時艱也何乃循例再疏遽入辦事服斜安忍
叛禮滅親垂之史冊萬世唾罵傳之邊徼四裔竊笑
以為國家之人如此大臣自處如彼何以彈壓折服
遐邇之心哉夫人有所不忍而後能及其所忍有所
不為而後可以有為臣於嗣昌以其所忍覘其所為
嗣昌之失而志短也臣已逆知其後矣何也成天下

之事在乎志勝天下之任在乎氣志敗氣餒鬼神瞯
之必有非恒之災動乎四體病則為狂魄已先奪如
此其人即欲有所用於天下而必不能有所用於天
下明矣嗣昌清夜平旦試一捫心何以對其父鶴志
氣餒敗不知何如即廷辯飾非盡昧本心而清夜平
旦亦痛心疾首悔其志之短而心之失也嗟乎彼其
之子自忘其父而臣猶責之亦不足責之甚也且嗣
昌自號闖人豈其見不及此無奈伎倆已窮苟且富
貴兼握部以重綸扉之權借綸扉為解握部之漸和

議非他票擬由己將與方一藻高起潛數輩結連邊
撫敗同罔功掩敗為勝歲糜金錢立心如此何所底
極獨不畏堯舜在上共驩難欺而欲以袁崇煥之故
智用於今日不見皇上之處崇煥不動聲色而忽奮
乾斷乎長自皇上切責而嗣昌不可以為臣今又一
旦忽易墨縗而嗣昌不可以為子若猶附和黨護鉞
口金躬不惟臣以為不可天下後世亦皆以為不可
臣不及遠引古昔近如李賢奪情人望頓失張居正
奪情身名不終夫物未有本實先撥而傾折不隨之

者也豈非志敗氣餒已事之明証哉國家亦何賴焉
當賢居正脐抗言而犯其鋒者先臣羅文毅倫鄒忠
介元標是二臣者初入班行直節報主臣生二臣之
鄉忐二臣之學當言不言顏面何施且臣念及先臣
應秋而不禁哽咽也先臣起家及第五載講筵疏納
忠爭册立講冠婚東封議起力排和戎後作越志皇
等遂嫉斥小陷以不測皇考深憐忠直皇祖特鑒清
操得免身家之危卒至憂憤而殞伏遇皇上登極賜
謚文節臣一介書生欽蒙皇上特恩親裁進士第一

龍錫隆盛感激涕零父母髮膚竭盡思報臣之一家
皇祖所保全之一家也臣之一身皇上所生成之一
身也兢兢勵志惟恐有負知遇欲尸默充位義之所
不敢出也瀝血拜疏目犯新命罪無所逃然生死榮
辱皆是致身之地臣亦遑恤其私也伏乞皇上廣擇
忽覽折衷典禮勅令嗣昌終喪守制庶幾綸扉不玷
倫紀無斁疏上謫福建按察司知事遂至東林講學
月餘而往壬午名復職未赴甲申聞思宗殉社稷一
慟幾絕卧病吐血卒所著有詩文二集刪改宋史五

經四書註大全合編明名臣傳明文選明詩選文苑
英華刪選金陵遊覽志音韻彙編金石寶鑑錄等書
行世

外史氏曰先生之劾嗣昌也義嚴而詞雅余故具錄
其語以爲後之進言者法嗟乎當思宗之朝賢材不
乏也奈何以嗣昌不祥之失而玷辱綸扉耶獨惡嗣
昌與石齋先生廷辯引不如鄭曼之言以支飾不特
志敗氣餒其亦喪心亾恥之甚矣而何可以當國哉
乃思宗不察反咎不齊者何耶又恨嗣昌不自量力

而講督師及至軍中手足無措一籌莫展惟日與門
下客以形家言相度山川曰某地葬可封拜也某地
葬可科第也某地葬可豐腴也此豈軍旅之事乎督
師宰相之舉動應如是乎或進兵機正言則掩耳而
不欲聞如有惡鬼附之者安得不亾人天下乎嗟乎
志敗氣餒烏足以負荷軍國大事哉先生之言若操
左券矣

章正宸傳

章正宸字羽侯會稽人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以鄉會試俱冠經有名閣臣溫體仁私招之不往出爲禮科給事中王應熊與田威晚通降中旨入閣不由廷推廷臣莫敢言正宸疏諫曰豈有枚卜降中旨者在皇上出此必爲特用易感恩却衆議則衆絶窺伺覦天下事未有不順人情而可以有濟者也而應熊亦惟非人情故不可用夫徇情與順情名同而實異振作與操切事近而用殊今廷臣疑之人奈何使做

狠之夫贊平成之治哉上怒下詔獄鐫掛曰新進妄言耳無他肺腸正宸仰而歎曰新進直言則有之未妄也時詞臣馬世奇爲解於應熊應熊遽離坐揶若旋去及登車乃歎曰壞天下者東林諸公也不殺正宸無以破門戶之固會科臣莊鰲獻等力疏救華職既而應熊敗起戶科是時體仁務刻深結曹王諸內侍毛舉苛細至軍國大事概置不問科道官猶嘿每訣曰聖朝無闕正宸益以此責望輔臣甫復官拜疏陛謝痛言左右耳闒宰執上下皆惜身家保祿位與

內侍相關通名爲線索其言不可聞上親舉筆圈其疏付擬票旨令通行嚴飭於是閣臣內侍皆切齒曰此東林之餘孽也不可不急除之値襄陽告警逆充襄藩册封欲令賊殺之使事竣復命復以蘇松缺糧勸遣督蘇松糧欲以遲誤殺之又復命乃於十一年火藥局災進弭災之疏直劾閣臣以爲火於五德爲禮臣象也臣失職則禮教不修故火災今臣之無禮於君也甚矣夫陛下未嘗以沽名市德疑大臣也而大臣以揭救錢謙益鄭三俊則先爲沽市之語以嘗

陛下是無禮也史𡼏彼劾而用爲局夫在唐虞爲唐虞之時在桀紂爲桀紂之時今在上何如主而偶不逐意則動稱目爲是又無禮也在官無私營張櫂芳徑欲借城工以復銓職藉非陳啟新早爲參白則天下疑考功大法可金錢買也是又無禮也磨勘試卷該科職掌今閣臣即舊科臣也有批抹而無糾參是骫法也骫法亦無禮也諸正宸所劾皆直指嗣昌國觀而上方嚮意嗣昌因諭曰輔臣不必苛求然終避其言十五年元日上朝賀畢宣閣臣延儒上殿東向

長揖稱先生曰先生其輔朕朕將端冕以求之正宸聞之歡呼入頌聖德且微責延儒以巧佞雖飯稱眾數千言上深歎賞呼漢子而延儒爲正宸會試主考見其疏大恨嘗就正宸握其手數曰朝廷事大家可爲何必執意見以與物忤正宸悚然曰亦惟視爲大家事故不敢徇以私耳延儒色變既而欲復舊輔馮銓以冠帶銓延儒主考也正宸復爭之延儒大怒曰吾固無望於汝矣而欲我亦如汝耶會上驟用修撰魏藻德入閣召對中左門語不合延儒遂摭前事并

責之謂把持枚卜下獄幾不測輔臣賀逢聖疏救之得遣戍均州十七年三月太常吳麟徵以掌科陞任爲正宸自代命甫下而京師陷正宸同左都劉宗周縗経哭杭州責浙撫黃鳴俊起兵勤王而以丁艱歸廬墓又一年江南下大哭三日別墓逃入深山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先生當應熊嗣昌觀國延儒輩群夫亂吠之時而進以堂堂正論宜攖不測之禍矣非江夏其不免乎余幼好黃老術嘗訪道於終南遇先生於鐵崖嶺幅巾方袍雙眸炯炯靜坐草廬叩其聲越音也余以爲神仙中人矣因再拜向求長生之學先生曰噫子過矣道自軒皇設教以來至今存者何人耶老聃死者也莊周死者也若不見於南華乎一有秦佚之弔一有門人請葬此二君而死者又何有於長生乎況子年不滿二十英英之氣逼人盍從孔孟之道以盡彝倫則孔孟至今在焉其爲長生也與天地同矣又何黃老之足云余叩首承教立志逃楊歸儒先生止余數日教以程朱誠敬之學曰出則可以致澤

隱則可以獨善俾虛靈不昧常存天壤豈非長生乎又何黃老之足云

喬可聘傳

喬可聘字君徵寶應人天啟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是時魏忠賢勢方張即請告終養崇禎改元補前官可聘性儉約居官謝絕干謁舉止畧如諸生同朝惟嚴事黃道周劉宗周而親善倪元璐馬世奇陳龍正皆世所謂東林黨人也中書事少日夜相切劘學問講求性命之旨尤汲汲以政治得失人才邪正爲慮吏部左侍郎張捷嘗力薦呂純如爲本部尚書帝以純如在逆案中有旨不許給事中呂黃鐘遂爲捷可

聘乃上疏曰臣謹按逆案者陛下所欽定亂臣賊子無父無君之案百世不可改易者也顧臣謂道路之言舉小方與金載寶謀欲攘臂搖擊乘間以翻此案今觀捷舉純如黃鐘即舉捷彼倡此和相倚爲奸則前言果大驗矣陽消陰長其害安窮此臣之所大懼也竊謂舉小猶黨逆於溷濁之世而黃鐘獨黨逆於清明之朝捷罪浮於逆案諸人黃鐘罪又浮於捷若不早折其萌則凡在案中者必彈冠相賀耽耽逐逐而來大禍自此始矣疏上可聘聲望大著黃鐘乃外

轉閣臣溫體仁頗畏忌可聘遣所親微諷之曰喬君但到門投一刺臺省可立得也可聘笑曰某區區七品官耳安敢登宰相之堂哉竟不往凡滯西中書者十年始考授監察御史因陳官守言責疏帝嘉勞焉每覽疏中有緊處輒御筆以硃圈之先後共六十四圈宣付史館蓋前此未有也巡按浙江浙中士大夫下訖吏民俱搖首相戒勿犯喬御史其見憚如此可聘爲人恭謹外剛而內和不尚刻覈詭激之行以釣取聲譽雖與東林諸人還往及其臨事是非可否率

皆直道而行不肯雷同附麗嘗出巡金華舟阻水漲求縴夫不得蘭溪知縣盛王贊持手板立雨中大罵曰村民方事東作縣令請以身代役可聘立乘肩輿冒雨去人疑王贊必得罪而可聘卒尉薦之在籍右侍郎蔡奕琛故與溫體仁同里相厚善爲東林諸人所惡會有以奕琛私書上聞者下可聘勘報可聘平心決之或勸深文以入奕琛罪可聘拒曰發人私書前賢所恥且某奉三尺法不可故縱獨可周內耶都御史陳乾陽又以私人屬可聘可聘不聽乾陽亦私

銜之遂坐他事降應天府知事累遷大理寺正悉謝
病不就福王南渡仍起御史掌河南道印數言宜罷
厰衛停燕飲君臣交儆早決大計以圖中興之治皆
不省外轉御史黃耳鼎承馬士英阮大鋮風旨疏訐
都御史劉宗周所牽連朝士甚衆得旨嚴詰可聘言
宗周開誠布公此社稷臣也耳鼎厭薄外轉逞章誣
罔株引善類非人臣體請以耳鼎所轉瑞昌道換臣
為之事得中止㝡後上疏論治兵其畧曰用兵有權

權在我欲戰則戰欲守則守欲和則和如注矢石於
高墉之上皆我所得而操縱也權不在我譬千鈞之
牛受制三尺之童弭首而下之行止不能自持矣國
家殷憂方甚亦有知今日用兵之權者乎請先言戰
唐安史之亂徵兵回紇是時肅宗親統六師與李郭
收復中原特借之以為犄角之助事已兵休酬以金
帛而已本朝自罹寇變徒幸敵寇爭衡遂致燕雲山
左坐視淪沒此時始欲厲兵秣馬傒言恢復豈可得
乎此戰局之異於唐欲戰不得戰也請次言和宋北
狩之後偏安江左是時高宗勵精圖治諸大將屢奏
戰功南人氣勝金人膽落是以王倫輩得成和議耳
基業甫就我兵積弛從未斬將搴旗讋服四遠顧專
恃尺一之詔一介之使俾彼强鄰就我戎索此和局
之異於宋欲和不得和也然而天下大計可知已昔
曹操百萬敗於赤壁苻堅投鞭斷流敗於淝水勢非
不强兵非不衆然而長江大河波濤洶湧雖衆且强
無所用之是故於守為易因上防河事宜且曰當此
危急之秋晏然自謂無事議和不成必將大舉及今

綢繆猶患其晚乃徒狃偏安苟且旦夕即不能光復
大業獨不念祖宗締造之艱乎疏上亦不報我師下
江南可聘棄官歸以老壽終於家嘗自言始讀王文
成公全書奉教於劉念臺先生知有知行合一之學
已又與陳幾亭游知有居敬窮理之學晚節讀宋諸
儒語錄知有四通八達理一分殊之學其後益潛心
朱子始知有存養性情主一無適之學所著有自警
篇及訓子諸書文藏於家先是温體仁故忌可聘然
數語人曰喬使君清正君子未可沒也黃耳鼎旣被
劾即造可聘門謝罪終其身不敢怨可聘之正已格

物多類此

外史氏曰東林尚學聖賢然流於氣節者多矣余謂氣節者豪傑之大端非聖賢之全體也豪傑者狂簡之謂歟先生言遜行簡以約自處不驕不卑其狷者也歟

華允誼傳 弟允誠

華允誼字汝翼無錫人弱冠舉萬曆庚子孝廉壯遊東林非濂洛關閩之書不讀非孝弟忠信之言不言窮治六經而驗之身心惟恐不合尤潛心易理凡卦爻靡不體認於身心及任寶應縣教諭日與二三同志研求性命之學心誠口苦聞者悚然諸生中有爭地終歲不解者服其教各讓不取乃即其地築堂三楹顏曰興讓率諸生有志行者講習其中立規約東尤以正人心辨是非爲急曰是非明而好惡公好惡公而賞罰當賞罰當而勸懲備從善去惡返正易邪之念決矣嘗謂弟允誼曰今之學者稍著科第官爵一念便落利字將究竟無所不至蓋此念即患得患失之根此根不除而一生功力左旋右轉總成無父無君種子其言痛切如此允誼深佩其兄之毅遂成名儒又云人知身不妄動易心不妄動難而不知心不妄動易身不妄動難也人知靜坐之以心簡身而不知靜坐之以身涵心也皆獨得之語爲先儒所未發高攀龍稱其爲人純然若赤子退然若處子至辨

義而趨毅然若勇夫猛士千萬人而不惴人所滔滔
而驚之者必深愧之人所昧昧而進之者必深嗤之
人嘲之以爲迂以爲腐而不知其所圖維皆千秋之
事也年至中歲遂卒著有三傳粹精春秋傳戴記纂
疏諸書藏於家
外史氏曰先生之學純如矣皎如矣足可以爲師表
矣惜乎中歲而殁使天假以年又不知其何如之造
詣也